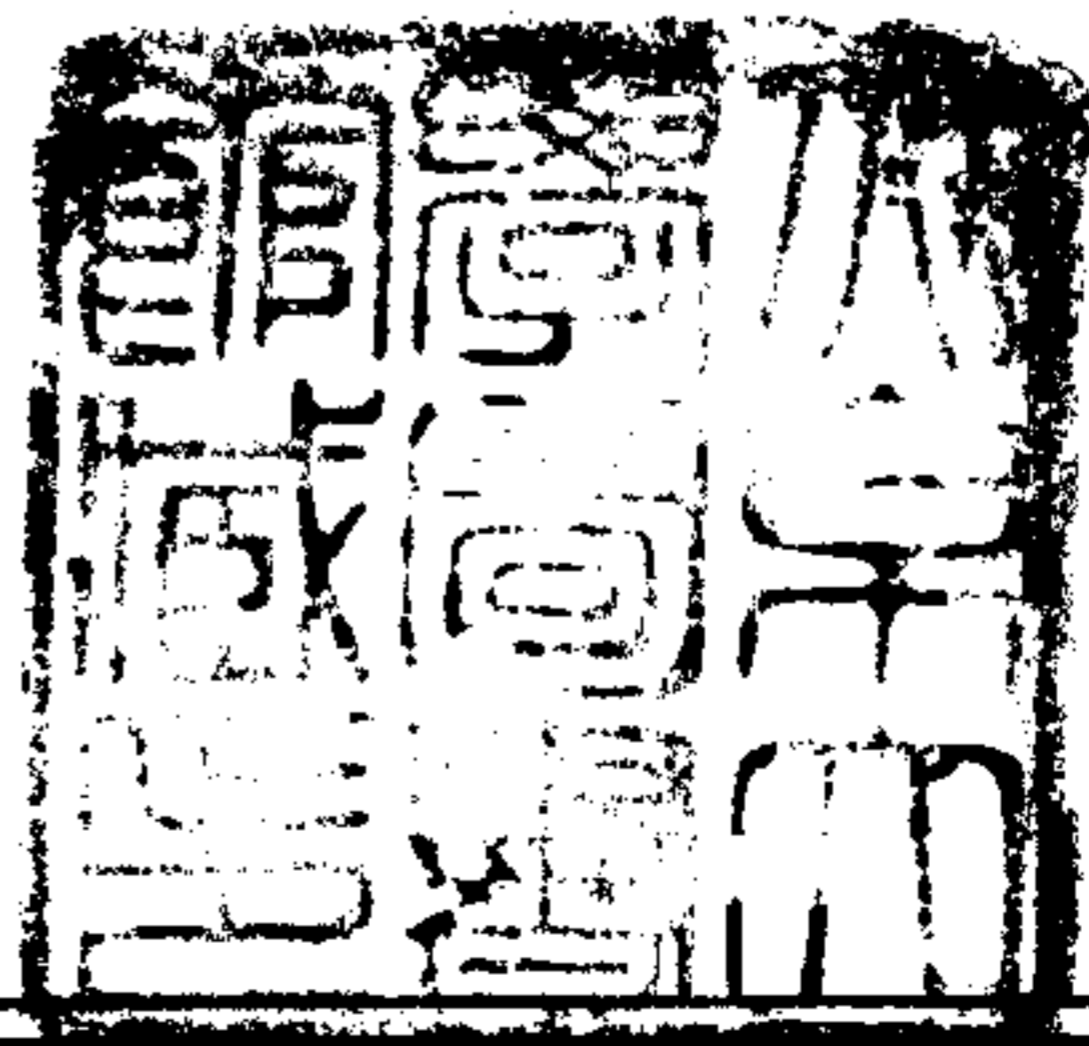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一・史部・雜史類

皇明史概一百二十一卷（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皇明大訓記十六卷、皇明大事記五十卷、皇明開國臣傳十三卷、皇明遜國臣傳五卷首一卷）（皇明大事記卷三十五至皇明遜國臣傳卷五）

〔明〕朱國禎輯

2736/01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

宣大邊防

朱國禎輯

邊鎮惟大同最當衝其地周為大同川秦因燕趙之舊置雲中郡水經注曰趙侯於河西造大城不就購焉見群鶴遊於雲中經日有光氣在下乃即於此處築城故名洪武二年常遇春兵至克之置十衛稱重鎮旁引宣府宣府秦之上谷兩鎮特角翼蔽山西虜不得入宣府鎮城外尚有葛峪白陽諸險大同直北平漫無山川可據虜登北嶺而望自大邊至三邊二百里舉在目前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一

賸望者無所容按伏者不能掩至為難守自成化中巡撫李敏修築邊牆墩臺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七丈余子俊又照延綏守牆法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增築四百四十座凡十月告成弘治中許進納虜貢加修宿兵獨多本色外解綽然有餘鹽商四集漸號殷盛其險則五堡外障虜至格戰內兵一出便即奔去自武宗巡幸至再供給括括殆盡五堡之變叛卒往投越十年再亂益復凋敝虜眾蹂躪甚易軍餉轉輸極難鹽利衰息田無蓄畚官民困竭莫甚於此

各處牆垣攤塌小小修輯不足為固舊設宜大總督旋設旋罷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起毛伯溫總軍務行邊與大同撫臣史道疏請復築五堡許之其時總兵梁震雄勇善戰多家丁大同人深仗之堡成而震卒家丁多走虜為用邊患益棘

十九年虜分道入塞大同人願與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攔阻虜喜竟越大同由宣府犯山西三關京師大震遂修三關險隘添戍兵厚為備

二十年議築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謂虜必蹂躪我望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二

塵葉而却走徒費工力無濟保障巡撫龍大有以為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部覆大同地方祖宗朝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章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圯壞年久恐隳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但地方廣濶公私匱竭果難為力

二十一年眾議牆工當舉于無事之日鳩工并力庶幾堅完即風沙摧壞可以補完今方多事虜騎長驅牆之

築者尚僥半築者可超而越頃刻間即成平陸事勢顯  
然 上以去歲虜深人得利今秋必來宜以整兵防禦  
為急修築暫止兵部尚書張瓚奏山西朔州遠東奇遊  
兵十枝候征宜大總督移住朔州便調遣各墩堡在近  
邊者刻期趣完或謂撤宜大以守三關是舍門戶禦堂  
與非計瓚不得已覆留增調遣兵總督程鵬姑謾言自  
解謂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管急趨關南依牆固  
守俟賊情歸決戰毛伯溫為兵部尚書請下大同進北  
自鎮邊堡東暗門抵陽和後口搶風崖又自鎮河堡西  
界抵老營堡接境擊壞削崖築牆修堡以原發賞功銀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

備經費顧久弛難卒辦言者闕起謂虜惟恃馬力請川  
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其可笑如此而三  
鎮防邊本意初未能有及者蓋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  
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四千五百人備禦大同而內邊  
寧鴈等處仍有官兵防守隘口為大同聲援及與宣大  
各路分守舊兵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  
分地擺守比因大虜透入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  
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列兵守  
之後因兵力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遊兵馬七管召募  
及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大率六萬餘人公私搬運內

地騷動宣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  
而北路遂虛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遠陝兵馬不下五六  
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勢益汗  
漫毛伯溫憂之謂各邊正奇遊叅兵馬原有定額邇者  
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為耗蠹莫此為  
甚行總督諸臣覈軍實漸舊登減之數并畫區收補之  
法至千里徵兵供億不貲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  
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於奔命惟飭邊臣預探遠瞭知  
虜所向專力為備有警即鄰境策兵往援 上亦傳示  
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甸藩籬往者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四

虜賊入邊殘民為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為故常失  
事已甚矣今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  
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獨衝者治罪無赦仍發  
大倉銀三十三萬兩備宣大芻粟  
二十二年虜駐河套犯延綏宣大幸無事撤回督餉侍  
郎趙廷瑞  
二十三年增設大同各守備官詹榮自甘肅改鎮大同  
議邊牆修築其費誠多其險原不足恃然舍此又無可  
用力 國初兵疆長驅二千里力尚有餘今兵散且  
弱補于跬步猶不足明于步之義而後可以言守古曰

進寸退尺無牆一退不可復止虜騎直叩鎮城是無邊也。以城爲邊不可久之計也。今兩年中虜悉兵渡河而西，未卽東行，我得稍稍休息。此天假之便，及早程工實爲至計。方議上而總督翟鵬得罪不果行，其冬侍郎翁萬達總督

二十四年兵部尚書戴金謂伯溫之說不可廢，督撫可仗疏言紫荊密雲係國門之藩屏，宜大偏關又爲紫荊密雲之捍衛，故添設重關以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相度，亟爲修築，并勅萬達議處以聞。乃命兵部侍郎路迎兼會都往尋，行掌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五

關管萬達銳意肩邊事，謂大同爲山西外護，守大同則山西自然無虞。遂主併守之議，蓋外邊控虜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足。秋高馬肥，虜必狂逞，若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攝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卽欲堅壁清野，已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方始皇皇請討，勢已無及。設險守國，築垣乘障，必資人力。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湯則難禦。有牆則難者亦易，無牆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足

憑也。若遇虜于空曠之墟，則失一狼走千羊，徒飽虜腹。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乃先度地自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迤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凡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迤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迤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六

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同內邊，可通大舉者。紫荊寧馬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週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寇紫荊必自宣府入，固未有

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遂與巡撫唐榮總兵周尚文定計先于五堡外添設諸堡其長邊修築必資內帑少不足用又為酌處

二十五年二月疏大同東路自陽和口暗門起至宣府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有鐵裏門鵝鶻峪瓦窰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牆塹擬于山南二三里許添築邊牆一道濬濠建堡增墩立哨使宣大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荆屹為外塹通計經費約用二十九萬餘金期以三月初土脉融動及時興作其督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周尚文俾如中西二路一體悉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心料理乃發兵部馬價銀九萬兩戶部轉發太倉銀二十萬運赴本鎮周尚文廉勤謀勇守邊有勞修築之役悉以付之三月又疏大同修邊初議起開山口遵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餘里雖地平工易然紅土臺必由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趨平地渡溝而北一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陁峻中隔西北相懸應援轉運微有不便而西陽得籍一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

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宜大兩鎮均蒙其利兵部以為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運之艱也又鐵裏門鵝鶻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諸途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為舍此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為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不百哉 上曰築邊之議守臣躬所相視必與遠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行宣府與築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發太倉馬價四萬兩助之已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陽河而本兵以為疑臣惟修邊為守邊也不可守則不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必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參議蘇志皋所築在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徑而省且易守也其鵝鶻峪二邊前歲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即鐵裏門之軍咫尺千里故臣又以為不便非聖明獨斷幾搖然更有請者陽和堡雖隸大同東路實近宣府防秋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為犄角 上曰大同邊牆總督議甚具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不問奪郎中褚實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由是在山西者已極高厚大同本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次第告完連亘千里形勢甚壯又言古稱夷狄之衆

不當中國大懸然所以能為中國患者彼悍而我怯彼  
簡而我煩彼專而我渙近虜且併西海吞屬番掠我居  
民資為耳目諸酋所市約增數倍每一大舉動稱十餘  
萬人而我沿邊伍籍縮于舊額尋常師旅莫能邀遮蓋  
時勢之大略如此夫度形勢之便則詳于外防正以捍  
內量為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  
于昔而後所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  
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至各兵必帶甲登牆列營待  
敵者蓋有險而不設與無險同有牆不守與無牆同是  
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九

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  
之事也修邊固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國家雖費  
要非得已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宜大西鎮與虜為隣  
最衝者北路則龍門赤城至獨石雲川接連龍門所百  
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  
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亟當繕修其餘稍緩者每  
歲借用防秋兵糧從宜補築一度工費前工約費糧賞  
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今所餘止三千六百有奇乞  
命戶部再發如前數以便興工其守邊八事除慎防并  
兵等項外其明出塞者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

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  
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  
大舉入寇其管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許兵將得  
擇便出塞掩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 上是之允  
行

二十六年兵部請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兵  
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  
關東及宣大地面亦不必列兵止是預擬信地分布士  
馬防守先所設兵壯俱革罷遼陝客兵亦免調所省糧  
餉費且六十餘萬蓋專重大同移山西兵出關從萬達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

原議也山西巡撫孫繼魯奏三鎮各有信地自紫荆居  
庸山海東枕滇渤自鴈門寧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  
險以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諸關據險嚴防則關南可  
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開延敵乎夫紫荆  
拱護京師鴈門等關屏衛全晉一也不掣紫荆以併守  
宣府反掣鴈門以併守大同非臣所解况自偏頭寧武  
鴈門東抵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  
河鎮口臺為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  
十里為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  
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關門戶山西處守左關大同歲守右關均為緊要山西前日併力守左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之右豈得無憂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三關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失事之罪必有所歸萬達復奏繼魯謂了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為難支然則寧鴈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新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為可危然則八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于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邊軍實係守要之意今議移寧鴈擺邊之兵量移併守而冗餘之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一

兵漸減額設官員仍留關隘正不失為復舊繼魯動以危言相恐始于謝恩疏內已知意見相背近復貽臣書云宣大山西各有巡撫各有總兵各有地而成法其存勅諭見在變亂者固蒙不避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朕曩奏准律有明條敗蹟罔功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洩夫以臣伐木修營房敵臺等用而執以為犯禁臣先奉欽依于北樓口採取若緊切路口存以捍虜其與盜伐販賣者何可同也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

嚴督所屬相與周旋猶恐經營弗逮乃沮排成議安望有濟兵備劉璽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將繼魯別處不然早賜罷臣勿悞邊方大計兵部集議以上奉旨修守事宜令翁萬達嚴督各總鎮協謀整理周尚文亦勿得疑沮繼魯初至輒于謝恩疏內排詆已屬不敬今又騰播私書牽指往事譏測 君上敢背 明旨挾制總制官沮壞成事錦衣衛逮至京處分劉璽行總督官逮問而修邊之費戶工二部已發三十七萬兩工已報完尚未查覈至是又欲重修請發二十餘萬戶部覆往宣大所修甚多工完已久總兵周尚文請修築餘銀稿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二

賞軍大臣以為事完而後有利功成而後有賞既有剩且有賞是邊牆俱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且其疏內稱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廷發銀時固非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問則牆何可恃工何可完其耗蠹之弊難保必無當加核實報可萬達等言去年修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蓋量地衝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但臣等心目不逮耗蠹之弊誠不能免乞命戶部官二員稽其出納併查往年工費戶

部覆修邊非本部職掌禁革奸弊亦非官司事所請難  
允 上曰兩鎮修築邊牆幾八百里請發備六十餘萬  
邊臣區畫已詳此與前時無事歲耗帑銀餘百萬者不  
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省言非事實  
以致邊臣有此論奏部臣不必遣督撫等官宜盡心共  
事不必瞻顧該司官罰俸一月

二十七年二月萬達奏昔年幾棄大同坐困全晉今量  
制量留與修邊次第俱頗就緒而臣猶皇皇未能解于  
心者誠見邊臣襲先年守臣之謬噴有煩言致中外傳  
聞疑信相半夫守大同正以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三

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工其始也衆咸危臣請俟秋防無  
慮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  
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即幸而無他  
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當守之故謀國  
者不以成敗定是非况任事者敢以異同爲前却耶臣  
敢繪修完三鎮邊牆圖而以邊關形勢冠于首簡進呈  
聖覽所有未盡事宜如宣府北路龍門雲川一帶新築  
牆內多膏腴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  
增築堡寨營房聽其居住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  
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

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邊餘銀給之三鎮已築之  
牆隨時繕葺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烟墩非緊要  
者當革宣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  
宜悉減撤移墩軍任牆上敵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室量  
給荒田令其携家任種覆上允之大同邊事從此益飭  
蓋自二十四年萬達初至叅將張鳳報效生員王邦直  
力戰歿于陣虜死傷塗地我兵大集遁去自是憚不敢  
入者數年間入周尚文督諸將數出寨破走之大同幾  
振大酋俺答屢遣使求貢萬達聞于朝請善處時方主  
收套之議不從萬達亦上書言套虜未可輕逐主議者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四  
亦不聽果受其禍

二十八年有曹家莊之捷虜知不可犯漸引而東奏往  
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  
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間素  
稱險峻孛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或可無慮  
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  
自阻而孛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  
視前數倍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而  
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  
城盡界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

二萬有奇又復據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遙兵分力弱  
守備疎虞若隆慶永寧之間倉皇騷擾南山諸口山梁  
乘虛漫走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為之寒心  
也事有緩急勢當變更宜之北路谿谷僻仄地產貧瘠  
虜未即窺者避其險遠無所於利故也近乃入寇至再  
以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故爾生心若內垣既固虜  
計斯阻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腋龍門所滴水  
崖一帶俱當厚為補葺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  
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逡巡觀望於谿谷僻仄之間而我  
內垣之守已堅攻不可墮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歸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十五

路當無不雜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  
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天  
塹人謀相須並用可保無虞茲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  
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牆僅三十餘里可以省  
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  
寧墩地勢所可守者止循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有更  
改俱創築新牆一道北路外邊補修創修務期通完又  
自永寧墩歷鵬鷄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  
為創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為外邊即與東路新牆連而  
為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蓋不止

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  
然相應之利也尚文尋卒萬達召為兵部尚書憂歸賊  
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徃西北去我兵遂  
怠十八日復由松樹墩掘牆入大同右衛地方又于平  
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一半留據牆  
尤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大學士嚴嵩以聞下  
按臣勸實兵部奏八九月間虜犯宣大潰牆深入大同  
者抵寧武入宣府者抵鎮城分別罰治

二十九虜自古北口潰牆入直抵京師敵塲大略而  
去仇鸞以入援被寵用事請開馬市虜旋市旋掠市亦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六

竟罷大同無歲不被兵見前十三卷  
三十二年總督蘇祐上言擺邊無益兩鎮之兵計里而  
分每里不過七八十人既不許移又多避匿虜聚而多  
我分而寡勢自不支一處潰入千里之守俱為虛設虜  
既入邊我兵反後不若聚而守堡相機出戰足以禦敵  
部覆邊牆為已成之業一旦舉而棄之似為可惜隨宜  
修補撥軍巡瞭庶可為耳目之先乃得止山西巡撫趙  
時春有文武大略請併兵拒戰謂擺邊失策宜止守墩  
堡仍屯大兵據要害以備應援每營務足五千人一鎮  
約立三四營選官兼領設法教練輪大營之精騎往來

巡邏以連聲勢隨虜入之多寡走報赴援以遇賊鋒成  
功頒賞不吝千金畏怯妄報即行軍法寧武偏關老營  
軍士各存本處操備免其更調軍無更戍之勞官省行  
糧之費其年九月虜犯神池利民等堡時春合兵自出  
禦之虜方縱掠八角堡忽謀者報虜騎二十餘去此兩  
舍許疾掩之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涑等固止  
曰虜悍狡未可易公第駐此涑當督諸將盡力抗敵必  
不貽公憂時春大言曰虜知吾來必避少緩即不能及  
矣據臂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來感涑  
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時春棄眾而奔虜欲取時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七

春涑等殊死遮鬪遂巡虜騎益眾涑與其子松及大同  
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  
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涑所將全軍  
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卒以繩接之而上乃免虜  
尋引去  
三十三年總督許論奏前尚書翁萬達議築大牆於大  
同禦虜此今日安邊長策但以兵少不便擺邊於是變  
守牆不若守敵臺之說又變改敵臺為空甌臺之說一  
彼一此皆非久計臣思之萬達所築邊牆六百餘里沿  
牆有墩臺六百餘座皆在牆內每賊攻牆臺兵既不得

用力賊已入牆率震駭逃去宜將各墩臺改築牆外每  
三百步一座俾矢石相及其離牆俱不越二三十步之  
間每墩底濶四丈五尺頂三丈二尺高三丈上加女牆  
營房以便棲止下築月城穴門以通出入墩各置壯士  
十人守之遇防秋量增其數約工費可九萬金作治不  
過數月從之發太倉銀三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六萬兩  
給之

三十六年桃松寨來降 桃松寨者黃台吉之第三妾也  
自大同新平堡未降守者勃之宜大總督楊順謂為奇  
功以未降夷男婦盡送之問下黃台吉俸答于其士馬  
雄冠諸部且克殺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慙悲凡殺  
守台及其親屬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寨內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八

大同左右諸城皆為所攻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  
銀馬駝駝相易不則糾眾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  
于是大同巡撫朱友言此首犯失妻妾且甘心於我即  
今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餽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  
何以善後乞亟令該部詳審桃松寨收令哥等情偽從  
長議處以彈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屢  
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  
以為便更奏許之于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願令誘收  
今哥將桃松寨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黃  
酋選騎追之及于黃河兩岸執至塞下召其諸婦家親鄰  
裂之刺取心血偏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  
于是虜得知順等無能為散牧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  
二十七年右衛圍急 上驚趣發兵糧往救時楊博召  
為兵部尚書 上憂邊留暫總宣大事集兵齊進圍乃  
得解博請預處兵食以備將來右衛又困城中今僅運  
米萬石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不堪固守而左衛平

遠天城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須頂處其中東西三路俱當添設墩堡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山雲陽舖各舊堡別築新堡於紅土舖黃土坡二處仍於各堡空處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墩堡既修則當計處軍馬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百匹仍計處車營左衛造偏箱車二百輛右衛三百輛候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至流移之人加意安插漸使復業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錢糧三年凡新

大事記

卷三十五

十九

堡車營合用火器宜令工部給發拒門等六堡皆逼鄰虜境比之右衛尤為剝膚請以時修理各建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尋疏大同各處邊牆傾圮城堡破壞雖有上馬不能過虜之不甯請以修復為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荆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方神池諸處牆塹以絕虜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能進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自不得逞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中言修築堡寨請如甘肅之法務令堅厚澤源以南如磁窯諸口驛馬銀釵諸

嶺乃天設險阻為紫荆倒馬外藩宜經理重其守將仍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築再陳修築事宜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二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把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尋以秋防稍暇請大築邊牆為經久却敵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於內帑兵部覆大同自併墩之說與而三邊之斥埃漸疎乘塞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騎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二十

事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完之日具籍以聞俱報可三十八年博改督前邊代以張松言守邊要務莫先於堡寨宜將堡小人稀虜至不能自保者量地遠近歸併大堡各置戎器擇堡寨所信服者一人督率未盡事宜聽其酌處仍責鎮巡兵備查理約束又言虜犯蔚州天然堡壯夫龐鐸能捐貲率眾力抗一堡幸賴保全且以木石擊死數賊收有虜箭賊急攻欲得之鐸令盡取達箭約二車許悉脫銃中斷之投堡外虜乃引去其智慮

可嘉乞給與冠帶責令守堡以風示塞下詔可時大同諸將數出擣巢有功虜數犯薊遼宣府我亦益習戰不復畏虜如往時矣

四十一年總督江東言北虜自二十九年侵入之後謀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平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基布星羅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破則掠及小堡小堡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一

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敗亡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凡此之計臣已日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堡一策最為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者在干積穀增城濬池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又造雙輪車以備戰守擇任將帥和睦行陣厚郵間諜嚴禁邊軍通虜此確然可行可久而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務為粉飾習于因循亡羊補牢固為已晚方病蓄艾尚猶可及朝議是之然修邊決戰之說皆

不可廢兼而用之斯為完策

四十四年山西巡撫萬恭泰本鎮邊河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王繼祖始倡打冰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烈隨打隨結軍士寒苦多至僵仆其於防禦終無足恃計自險崖建陰灣為極衝當亟築牆二十里自陰灣至石門為次衝當漸築牆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勞而無益守牆則我常恃以待虜之來打冰則虜常伺以乘我之敝况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二

昔之虜患以冬春今在夏秋此時冰淺虜寨裝可渡冰何足恃此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平刑而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為障而虜節年屢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蓋平虜之東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平虜西至偏老則四顧荒漠墩堡為墟朔州乃河西之地絕無人煙大同勢孤不能遠顧故近年虜專事西掠而馬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為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剝床及膚患也今如臣計自老營東二十里為賈家屹坨又東二十里為乃河又東二十里為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為平虜衛廢堡悉

在急宜修築每堡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為一墩軍勢相連烽火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工費亦不取取之內帑括諸司贓罰改班軍折銀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

陝西四鎮

陝西地遠瀾重在河套即榆林城為鎮搜套者前後二十餘年去而復來余子俊削崖設牆為固于是延綏獨重與寧夏相首尾又西北千餘里為甘肅通哈密要道孤懸河外台曰三鎮始命王越為總督有戰功封威寧伯越去虜數入寇以上見廣紀中弘治中秦紘總督改開城縣為固原州建府其中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築豫堊石峽口雙峰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甃石為垣裏鐵為門邊牆延袤千餘里自後始稱四鎮以歷年所造兵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車用二十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四

大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且戰且守虜始稍戢正德中楊一清築白馬城堡以絕東路之寇嘉靖初王瓊築下馬房關中路之患得免十五年唐龍言花馬池定邊管之境乃虜騎入犯要衝請自乾滿定南八墩至石澗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之間創築新牆自寧朔至永濟堡昌平墩九十餘里之間增築舊牆以固疆圉十六年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其中故有堡寨率多頽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并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者一人為之長多備

矢石遠設斤戣烽火及時收斂人畜各自爲守大虜入境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因以與之地方在軍衛牧所者貴成將領兵備苑馬及衛所監苑之長在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郡縣之長巡撫都御史每一年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諸臣皆以輕重受賞不則有罰由是邊防漸飭因秦紘車制稍爲增益其上置銃炮鎗斧大小兵器以百五十斤爲率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獅豹之像兩傍各施虎皮以蔽矢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挽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縹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二五

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修築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不堅卽爲改築自寧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總兵梁震復於李乾溝要路大加剗乾澗之中挑挖墩塹以制虜入在延綏則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定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營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六千共七萬餘金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泉上有小堡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兵百人一千戶將之據守其地堡外空地甚多令堡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傍石溝有鹽池卽今堡軍采食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遂不能深入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曠遠終難保障今江寺堡東南起至徐斌水鳴沙洲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召軍田種可省餽餉爲給事中朱隆禧等所駁詆以棄地甚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二六

初 臣等以邊疆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



土乃壯尉之國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後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與永濟等處木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擇木與險永樂同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也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七

不止花馬池套無大虜仍居固原若群聚套中勢將入犯則總督于五六月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管一帶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再為添築使聲援相接可資保障又言堡之工大難辦墩之費省易為且有三利民便于邊遊烽火相接足懾虜心盡滅水草善地虜馬不得飲牧即宜大三關亦宜舉行從之楊守禮勘報延綏東西三十四城堡獨當黃河一面之險宜增修仍統以都指揮其定南定北乾溝乾澗併兵番守張珩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百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

宜于舊墩舖空處添築敵臺二百六十三座幫築四百一十七座鎮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為犬羊牧地當議復各沿邊諸堡多無室家視如傳舍改為千戶所令有定居聽聞邊近邊地土為屯種計綏德為石隄襟喉延那門戶崇山巨障號稱險阨自築牆後直控河陰綏德撤備近年虜乘虛入犯仍設屯堡增守備把總各一員二十六年曾銑疏延綏與河套為隣前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一道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管止約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以虜數自本鎮西境入犯乃修花馬池邊牆一道復自寧夏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八

橫城接築至定邊管約三百餘里為障而自定邊管至黃甫川一帶無牆連年虜入率由是道所當亟為修繕願地廣工大難責効期月宜分地次第修築西起定邊營東至訛州堡長四百四十餘里為西段通環慶保安要寨所當先築自龍州堡東至雙山堡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以自雙山堡東至黃甫川長五百九十餘里為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尚發二十萬兩給之然諸志有復套其銀皆為車馬器械之備尚猶未足歲用百四十萬金無暇興工得罪死王以旂言延綏一鎮邊

精計用銀二十萬三千六百餘兩三年次第築成先發  
十六萬餘兩明年再發先是西虜惟吉費最強合俺答  
屠戮秦晉吉費既死子吉能等聽命俺答大入薊鎮宣  
人山西無寧歲間犯延綏寧夏陝西殺一總兵餘皆敗  
夫西垣虜寇始稀甘肅一鎮自陳九疇破賊後楊博通  
水利屯田墾荒永不起科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道  
里寥曠斥埃疎隔增築榆林泉諸處聲勢聯絡易于哨  
守莊浪當海套二虜交馳之所邊鄙荒殘行旅震懼舊  
有遊兵一枝移於安遠堡適中駐劄東制鎮羌岔口以  
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永寧有尚家等堡可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二十九

以互相防守又迤北平泉等處添築一墩以便傳警蓋  
本鎮所苦在土魯番自馬黑麻納款使者八伯人入居  
甘州其患始息稱樂土焉

朱史氏曰暴秦長城千古口實然先趙靈王業為之蓋  
皆以人工當天塹此夏受厲民作備之績也而蒙恬之  
死乃歸罪于絕地脉恬之當死恐不在此要之禦胡中  
策舍是無可仗者漢主于戰二萬人可成緣邊九郡唐  
務廣地一蹶而縮都鄙數驚宋失幽燕無險可據專恃  
講和其初使命往來等十兄弟既乃支吾狼狽稱臣降  
為叔任辱為俘囚我朝斥地萬里初自大寧山開平

直接宜大繞河據東勝帶寧夏出甘肅包絡洮岷并收  
青海域外之域盡經搜捕險外之險皆作藩籬威以畏  
之惠以招之控關修隘以防之織悉具備無以加已一  
再傳後餘威震于喜峰陷 駕猶然迎復規模尚在庭  
廼無虞亡羊補牢未足為喻失馬操轡其出不窮自余  
青神而後大約以修築邊牆為主虜之所短在攻我之  
所長在守因山起伏隨地回旋推之各邊寸寸墨之人  
人力之歲歲增之東西何啻萬里秦越之一旦而有餘  
我需之百年而未足此仁暴之分一以亡一以長世判  
然華夷之大界也往事班班皆有可述中間用兵調度  
大事記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

臣之極思亦 聖祖之遺意也廣寧而西本有邊牆  
分合以至偵探點關雖不專恃一牆顧趾定而後心不  
搖身依而後群不渙藏無形之險于有形寓不測之威  
于可測未及乎上且得其中謹守其中亦不落下此勞  
臣之極思亦 聖祖之遺意也廣寧而西本有邊牆  
分合以至偵探點關雖不專恃一牆顧趾定而後心不  
搖身依而後群不渙藏無形之險于有形寓不測之威  
于可測未及乎上且得其中謹守其中亦不落下此勞

三山營之中與開原之邊海在千戶屯  
各營建城墾計經費用銀三萬六千兩有奇三岔河以  
北自大寧既失與虜共之 伏于東初為嬰豎後乃虎  
狼方危急時速修廣寧之險多築臺堡捐募兵十一之  
費三月可成半年可遍旌旗相望刀斗時鳴 決不敢  
輕入即入堅壁相持三日而倭七日遁矣乃言戰者輕  
于一擲固為失筭言守者三方布置用兵十八萬添餉  
五百萬何處着力茫然望洋昔耿恭在西域數十人可  
支半年賊質在鍾離五百人可抗百萬守者自逸多多  
何為即以其人之言反詰之將何以對憤盈已極粗復  
難醫全咳筆陣之鋒大笑同舟之敗封疆棄矣山海奔  
大寧記 卷三五 三十一  
矣舉朝皇皇且罵矣此時七尺之軀甚輕不死敵尚  
有面目入國門蓋猶欲卸罪于戰也賜劍蟒玉委草土  
以無慚破帽固尚咆哮而求脫斯之豪傑千古未有  
運之一阨也

邊儲

國朝邊費自屯田子粒外商人納米中鹽米無甚貴之  
時軍民皆濟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  
城崇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用南  
京折銀例每一石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  
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弘治初  
戶部尚書葉淇變鹽法輸銀運司邊方米價騰湧正德  
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  
五錢正德初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瑾以為 祖宗朝  
無此例命尚書王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對以  
大寧記 卷三十五 三十二  
無初未及引榆林銀米本末也瑾怒遂罷年例之送瑾  
誅復舊嘉靖三十一年虜勢日張仇鸞誕上選各邊兵  
入衛即募補大同二萬宣府一萬逾年不增一卒堪任  
戢守者總計不過二三千人蓋養兵之費戶部以為非  
年例不肯發鎮臣亦以非年例不敢請又自馬市興邊  
儲為虜所壞者十五萬無隄防屢奉詔尚未興築兵部  
以為言下令著實修舉仍留二鎮選兵待戰大發餉銀  
濟之三十三年總兵岳懋戰死虜屯聚大同左右等衛  
軍饑乏士馬物故者枕藉于道 上聞怒逮前總督  
祐發銀十萬以賑仍區畫召買以濟戶部總計歲入

糧稅馬草絲絹布疋戶口食鹽開稅鹽課等項除存閉  
及起運邊腹外額該漕運京通倉米四伯萬石解京庫  
銀二百萬兩有奇京邊用度胥此仰給其銀舊以七分  
經費存積三分備兵荒爲常嘉靖已酉以前歲支最多  
不過二百萬少者七八十萬庚戌之警有時增設遂沿  
爲常例者如各修邊銀自庚子歲節發且八十餘萬客  
兵銀自庚戌後每歲增二百餘萬之類是也有逐年加  
派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匹草料歲支草本折各二  
十餘萬募軍調發等銀歲加共一百餘萬之類是也有  
因循日久糜費而不可省者錦衣衛官軍月支米至四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三

萬石光祿太常尉役月支米六千石神樂觀樂舞生各  
監局匠役月支米七伯餘石各衛官軍歲支米至三百  
一十二萬餘石其間冗員未併冗食未汰之類是也有  
侵冒日甚牽制不可禁者光祿歲派供用外每歲用銀  
數十萬各邊修守每年據前用數外無慮數百萬其間  
統領收支之人不無陽出暗藏移寡入多與夫一切調  
掣分付無法冒濫不實之類是也嘉靖三十年辛亥所  
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壬子五百三十一  
萬癸丑四百七十三萬甲寅四百五十五萬乙卯四百  
二十九萬丙辰三百八十六萬丁巳三百三萬計太倉

歲入銀數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爲一切之法箕歛題  
增派括賦贖筭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  
其初亦賴以濟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  
往往奏留請免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  
以兵荒不惟諸軍與徵發停格卽歲入二百萬之額且  
虧其三之一而內庭之賞給齋殿之經營 上時以夜  
半出片紙有所徵取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  
大同右衛告警今歲自入春來發宣大銀二十六萬有  
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銀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  
萬兩邊臣奏討日棘尚書方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十四

間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七事大約不過增墾引徵拖欠  
處賦罰等其一借南糧南糧武營之變因此議上切責純謀國不  
忠令再議皇恐謝罪請先發太倉積收銀五萬及近地  
米豆三萬石并聽選監生願輸本色者悉赴大同乃得  
解 上復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  
大有可通變足國者若革裁冗費追逋折解咄咄間卽  
可得數百萬顧司計之臣束手不能指畫當下廷臣會  
議于是改鈍南京代以賈應春諸大臣條陳理財二十  
九事亦不過加納徵折增課下及廢寺庵觀水櫃餘田  
與減車船夫役驛遞鋪陳而已得 旨允行惟充軍先

後議贖皆不許言者一以選兵汰冗為主四十年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完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繁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攷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皆有侵冒尤莫甚于薊鎮前總督許論坐斥戶部侍郎霍冀往覈冀與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五

總督楊選會議上言薊鎮主客錢糧自庚戌年京運始發至庚子年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為十區副參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遠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通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蓋宿弊 詔可四十二年發邊主客軍餉及在內供億之費共三百六十三萬各項正賦及節年欠所入額止二百四十七萬兩

此後舊沒廢世蕃羅費大出分半清遠當一百一十萬

浮於人凡一百一十六萬兩積會議各項銀六十五萬事例銀五十一萬僅能支給今各省會議各項銀解納不前事例之開三年限滿前項歲例不足銀數無從處給其寧夏年例主兵銀二萬五千兩客兵銀二萬兩延綏主兵銀十九萬兩新增募軍料銀三萬兩客兵銀八萬兩甘肅主兵銀二萬兩固原主兵銀七萬兩歲以為常無所加減宣大山西三鎮四十二年共發過客兵銀三十三萬兩明年增至三十九萬兩又明年增為四十五萬兩至薊密諸處視昔更為倍增其時各邊例銀惟宣府最少尚可考自十八年前歲用年例京運准贖

大事記 卷三十五 三六

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圍種之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石有奇草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三十年以來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內帑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腳價遂多至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詳推弊源蓋由十九年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後邊地之鹽皆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

且日加於往年將新增銀糧哀益其間度足以給于是  
邊臣將新增三十萬之數留本鎮另貯名曰歲餘毋得  
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呈部借  
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其客兵守牆煩費不貸出塞  
為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  
至四十年總用經運銀引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  
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不敷者也虛耗財用孰  
大乎此自三十七年以來豫發召買曲計出納以地量  
兵因兵度餉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為蓄積更量移諸鎮  
陳粟浥爛者隨宜處置由是軍餉漸充數亦漸減此四

大事記

卷三三五

三三二

十三年總督江東巡撫楊巍籌畫以後各鎮皆行此法  
邊計稍紓總論各邊增費在薊鎮十七在宣大山西十  
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  
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在甘肅五萬  
一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  
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  
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以分  
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  
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  
銀者不同三十四年會計延綏舊設軍兵六萬六千餘

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  
匹歲用五十六萬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舊設軍四  
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  
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  
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  
固原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  
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浮費  
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財之弊約有五  
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  
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  
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  
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糜糜濫支此詐冒積習之弊  
適資侵沒因緣為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  
大出兵則以少為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  
或應擊故畱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宿旅實繁有徒供  
給饋遺冒支儲糈此支放積習之弊今會議酌費求經  
久可行之策以聞

大事記

卷三三五

三三八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六

朱國禎輯

嚴嵩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八月嚴嵩入閣二十三年甲辰罷

鑾得罪奪官始當國年餘召夏言歷其上二十七年戊

申夏言死復當國前後凡十六年一品考滿二十一年

止一子世蕃承蔭有機智頗識往牒歷工部左侍郎掌

尚寶司事三十九年三考滿吏部稱其勤敏忠孝加正

二品俸富貴已極惡貫以盈前三十六年丁巳其密黨

趙文華三十六年四月丙申三殿朝門午門災上欲

先建朝門午門責成甚急趙文華方附吏部尚

書李然得為工部尚書加大子太保文華雖係炎然實

無應卒理尉才不能以時奉 旨 上遂不擇且稍開

其連歲視師江南贖貨殊民要功債事之詳欲勉免之

重連歲贖意八月先開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高門樓并何運該部不專管

會其于錦衣千戶擇思請假送親回籍時以聖旦稱

停封事期八月終止擇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在期

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為文華罪謂其吉修限內引

疾敗發已甚况我無辜生命朕人宥之以勸後任事者

而其子疏慢乃明書二十九日是為故冒吉期不敬君

上至矣文華熟為民擇思發邊衛充軍因詰禮科夫科

今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鄭國賓給事中周啟

泰濬守經陳麟揚乾亨俱引罪責其黨護同欺飾辭以

對命錦示衛執詣端門杖責俱黜為民仍以文華江南

諸不法罪狀示高且諫勿以弟子掛念高惟恐對文華

平日任情作事不令臣知非歲南征獲功臣為之喜不

意近日人言其過夫多端諫如 聖諭然彼時實未有

與臣言者既不能救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

無可解所以日來備極懷懼掛念于彼荷 皇上俯鑒

臣衷既以罪狀發張程李默再出江南人畏如豺虎

上籠既以罪狀發張程李默再出江南人畏如豺虎

所至望風趨避未稍後即獲罪賦賂填溢其後則擇取

余納之江南金價頓增數倍比以成功凱旋驕盈甚

與高子世蕃比周作惡盤根固蒂朝野以日憂其為禍

未已賴 上聖明燭照其奸一旦頓然去之若發蒙振

落中外鼓 削籍死三十八年己未嵩年八十肩輿入直

拜稱快焉 三十九年庚申御史耿定向劾其黨吏部尚書吳鵬

以天官為已私物凡百司例當遷陞者其始也必自白

以請也其既也必謝辭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之

禮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瑣論請其致事

大較者如鵬備董份主考而子招中式詳日昭昭已

自難掩及授官之際會元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

一也而吏部司屬李一科白壁皆賊墨著聞為御史林

騰蛟給事中袁洪念所發騰蛟送情外洪念亦淹淹者

數年以此指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

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宴驗封員外宗

臣各以合墨資錄被斥未幾一則升河有參政一則下

福是提學副使又何惟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

足於鵬者三也臣昔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

九一人人為借動主事中外日笑之口此官身價數千

金矣人部以來多為奸利乞墮登墜樓 行是為天

下貪殘者掃赤帳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臣之不

足於賜者四也九者重任當以德送今得無可否任其  
紛紛請託惟絕有力者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後之  
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實之北祭酒向非聖明得斷  
則計曹為養病之所而大學是措惡之區矣此臣之不  
足於賜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開市甚而盈筐書帕顯  
然投於曹中門者亦受者亦報如此而欲移文撫按  
禁貪職職臣恐即不反唇亦腹誹也此臣之不足於賜  
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為亂首而欲未流從  
者未之有也章上鵬及翰林學士董份各疏辨求罷命  
其賜心供後份安心直撰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  
乞罷部曹罷之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未久勒罷四  
十年辛酉妻歐陽氏卒其年南御史林潤劾其密黨鹽  
法都御史鄒懋卿勢貪月五罪需索屬官餽餉罪一受  
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  
三濫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乘  
至幾變罪五無聊疎懈照舊供職盈而漸降之罰矣  
先凡 御札下問辭旨深與西苑玄修陳設齋醮 聖  
躬起臥不常外庭得失時歷于懷內侍傳出或蚤或暮  
閣臣在直房竦息以俟嵩幸而知昏多瞠目不能解世  
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 上意又陰結  
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資一大錠為常先有以待事事  
湊泊 上意喜益相安蓋 上一日不能舍嵩嵩又一  
日不能舍其子也既專政日久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  
嵩躊躇未決世蕃即援據已事參綜陳說言之可聽嵩  
以為才每請司以事開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  
曰與東樓議之蓋其別號也世蕃益自恣多交文學幹  
局之上張聲勢擇心腹悉據要地願指禍福遂竊國柄

以吏兵二部為壑明目張膽大啟賂門一時狡佞無行  
之士自趙邠外劉伯躍萬家輩咸朋黨交通為之關節  
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墨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  
取如探囊朝管暮獲捷若影嚮趙邠藉資俱奉使江南  
撫按以下咸望塵拜道左供費賸膏血餽遺竭帑藏中  
外切齒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  
相敬如賓傍無姬侍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鈴山堂  
十二年清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挹必傾嵩  
其愧之世蕃亦畏憚每得貨賂奇珍藏之不敢使見時  
亦僱僕侍側母顧不喜數日攝之曰汝父辛苦起家汝  
以廢得官廢之為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  
陽既卒 上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  
其示禮臣議卹典從厚後不為例賜祭三壇所司分治  
喪具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年老無它子乞留侍許  
之以孫代行世蕃因大佚樂 其干預各司事如故然  
不得出門潛入直房代父擬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  
與諸姬諸狎客徵逐酣昏胡盧不甚了了即展轉探索  
亦不能參透如往時中使守直房催促父引領外片紙  
若景星卿雲不時至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  
步一失多有抵牾 上不憚未發頗聞世蕃淫縱心惡



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神懸周  
吉函 上以為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為  
箕仙對其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  
之詭曰留待皇帝正法 上嘿然遣萬壽宮災官在西  
苑 文皇舊所御者 上自壬寅宮變即移于此不復  
居大內其年十一月癸亥夜火作禁衛皆不能採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諭禮部祭告不必詔示修  
省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以 列  
聖宴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以 英皇幽錮之所大  
不樂次相徐階與工部尚書雷禮議疏并力營新宮

上喜報允即以階子尚寶司丞璠督工世蕃已公除嵩  
言臣于受恩深重請効力止令外巡視防其入也從是  
比軍國大計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  
類而已階口親用事廷臣多知之嘖嘖將有舉動顧自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紳謫戍後無敢以身試  
者御史鄒應龍等之謀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  
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  
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蕃二為義  
居然可見四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寅疏上言工部侍郎  
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

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  
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  
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  
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  
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賄賂  
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  
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  
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濟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  
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  
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  
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  
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  
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  
者性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  
子鶴代為扶襯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會  
宴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扶其  
一目至於鶴本豚鼠無知習聞賊穢視祖母喪有同奇  
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郡



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擇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極具密疏匿毀舊中何問訴上前為大類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王玉玄俱論斬劉於獄極尋死獄中大臣請驗而請致得自斃責令封狀於是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詔奪即中乃良階俸二月該吏論罪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寺卿萬家刑部右侍郎鄒懋卿太常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得旨家懋卿屢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任降虞龍為四川僉事九月戊戌詔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南刑部右侍郎何遷南右通政胡汝霖南光祿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甫廣西副使表應樞諭德唐汝楫南太常寺卿管國子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閑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厚歛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臚汝霖兩貪肆不檢啟常匿喪遷光祿入世蕃幕中至以粉墨塗而供其驩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托至是伯躍等為給事中趙灼所劾甫為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為給事中陳贊所劾同治罪明年四月嵩具奏起居井進祈鶴文檢及各宗法秘上優詔答之仍賜銀五十兩絲幣四表裏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鐵

柱觀延道士田玉等為上建醮祈福玉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以上又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世蕃未達戍所龍文則潛歸聚謀甚閎多養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以洩此恨階聞厚為備拳勇士密布中外一夕數移多以候旨為名撫几鍛鍊而已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意外勾當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廷臣大闕必指及于汝上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莫若歸命于徐少自安密為之計先在閣中徐肩隨者且十年恭謹周飭事之幾不敢講鈞禮嵩本柔媚又懲貴溪之禍接對甚和事必與商語多曲聽徐更深憂曲慮每訟言松為鬼國不可居又倭患焚掠幾盡必不能居力請于嵩曰江右德義之鄉願庇宇下遷居求結婚自附嵩亦喜從之即買宅建坊于南昌徐既善藏嵩亦善遇外若相通內多潛消故彈嚴氏者非階門生故舊即其鄉親形跡大

善亦兢兢得免于彘惟世蕃多行無禮非人情所堪徐  
既曲忍父不盡知也方應龍疏上徐往謁慰籍甚至自  
誓身任調解嵩喜叩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為托久留  
夜半而別既歸子迎于戶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如石  
壓首常慮傾墜不乘此下手更待何時大罵曰吾非嚴  
公曲亮包容不至此舍曰報恩而負心為難人將不食  
其餘嵩又遣所親探之語具如前蓋徐亦明知上猶  
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每遣人致饋甚厚  
徐必受必加答情意懇嵩信為真即世蕃亦忘舊事  
謂徐老不我毒釋然無後憂鳩工大治館舍外色假塗

人耳目陰賊彌甚才又足以濟惡伊王不法納數萬金  
求援嵩既歸遣較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  
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貨并其囊以歸其  
他睚眦必發必狠亦其性實然嵩亦益老所值官司謬  
益恭示可憐之色其待鄉人素厚人多原之終不能少  
禁其子子擁郡場之貨挾虎豹啞人之餘始鬼矚其室  
天亡之期斷可知已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自知仇在  
必報鉅罷去時著于心又劾祭酒沈坤三十九年居鄉暴橫擅用  
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鑿劾其兩子糾眾防備借不知名  
人為敗卒梟首示眾爾爾官店將鹽院引皮私刑關防  
印子勒抽稅銀舉放私債將監主生員嚴刑拷打過取  
小妻女以私怨囑官監禁毋男占其家資逐弟貨住房

并及其任南監折毀空為私宅得用等事上覽其  
疏惡之如知縣張為民仍令廷杖連繫來京訊治坤  
辛丑狀元素跌宕負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嫉之初以  
南祭酒居委會便犯江北請文武吏望風奔潰坤嘗率  
鄉里保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衆坤遂以軍法部  
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賴以保全而被  
榜笞者亦遂生怨恨內有給事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  
學生一二應嘉素與坤有隙又性險狠遂與諸生撰為  
謠言播之于潤疏劾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  
實其所謂到手胡鑿者固無恙也他皆倣此及坤逮至  
竟將死獄中庚死獄中非其罪人多冤之口語籍籍潤  
亦深悔思大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府推官郭諫臣諫臣  
已未進士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  
督郭至其里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郭帽亦不禁或尤  
之曰我眼孔大京堂科道官僕主公門叱嗟誰敢動  
此么麼何為者郭遂具揭于潤後歷吏部主事卒揭  
至皆嚴氏事得之大喜四十二年十月奏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  
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為主事之  
若奴隸世蕃自罪諫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誹謗  
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  
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 詔  
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潤下郭諫臣捕世蕃  
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一云初  
成雷州行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被匿  
亡命為通逃潤數遣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  
祈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督  
建寧宇聚所役四千餘人辰集夜散詭秘匿測袁州府  
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既而世蕃聞閩廣群盜  
欲掠其家夜陰蓄家卒千餘人備之由是人心疑懼噴

皆不巳潤  
方上疏

四十四年三月二人至京潤仍疏列世蕃居鄉驕奢淫  
虐諸不法狀甚具疏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

龍文為羽翼惡男嚴珍一等為爪牙窮兇極惡無所不  
至在省城已占舍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表州已占官  
地以象西海直欄橫樓宇雕甍巍然朝堂之規模也  
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西府居東府居北府居  
中府居南府居西府居東府居北府居南府居東府居  
舍環巨數十招四方之亡命為獲爵之壯丁森然分封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  
比其富世蕃已除天府諸子各充東南雖素女屢年謝  
客於孔家貴亦無億萬間閭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  
朕此之由而諺曰朝延無如我富極富之女列屋群房  
不皆能風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開金絲帳朝  
歌夜絃右對左舞童淫無度汗流網常而諺曰朝延無  
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

中妖妄並藏于內且則代我而乘其則也金而散故邪  
字三劉相說洪斗文據歸反回鍾福秀等數十百人明  
解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汚婦女府縣擄獲招申  
明其家人人寺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皆夜殺人  
事人不知何限切思實深謀之初一亦不遇結納賊首誘  
他人在獻田上今世蕃不法與逆津無異且包藏禍心  
已着在朝之日供藩與換妄懷異圖世蕃受賂祈為脫  
免河異錢等第之交通廣深手居朝則為錢寧革居鄉  
則為深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惡維赤其族猶有餘辜  
于嚴尚能絕百餘公然欺主世蕃同發雷州並未赴伍  
僅居南雄二月而返萬乃勝隨請移近鄉既奉明旨使  
留在案以明旨為不足道以國法為不足道推知私恩  
不知公議豈非為之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  
千盡送與高檢其詞而處分之向可誤于不知于  
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高不能  
無罪也伏乞 聖明乾斷少 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私黨  
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

尚眾傳通謀畫極工各以策獻自裁之每拍掌曰任它

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私謂賄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楊焦山沈青霞之獄 上最內忌填

入必激 聖怒至聚眾通倭之說直以言官謾語諷使

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其黨班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申

楊沈之冤可望昭雪一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

以得名若牽扯所無之事人既不信 上亦生疑非計

之得益就中臺省居多伴秉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

于當道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

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說具稿請徐階第議之徐固已

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

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

乎曰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

沈正欲抵死笑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天

下萬世公惡然楊以計擢 上所諱取 特旨沈暗入

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為已過一入覽疑法

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

平打發出國門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

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擢居要地且夕冢宰

此舉又眾所瞻仰如斯而已乎眾愕然請持歸另議曰

離此一步遲此一日洩此一語從中撓擾者必多事且

有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闔發聚衆木謀以試上意  
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曰天上事惟相公能測  
階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  
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  
喚入仍扃戶令疾書用印封上仍囑法司當日于午  
後到朝房携印吏候某出閣即相會不可雜一人輕發  
一語乃散去世蕃見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  
欲將我與爾債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詔曰  
且飽飲不十日釋縲纆善歸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恩  
命未可知徐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

大書記

卷三十一

一

亦是老父欠斷養成其惡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  
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政疏  
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道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假  
之以恐喝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奪之以歛貨於  
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  
曰問安凡勦報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剋銀兩多  
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  
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  
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  
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

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還以致  
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胎國家禍害  
迄今數載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  
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十萬金于世蕃擬爲授官  
克藩典換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或徒或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殘民貽憂宗  
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聽醫官彭孔邪  
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倉廩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  
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  
式第宅縱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

大書記

卷三十一

一

所專摠僭越淫佚兇忍之事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  
誦克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快懷怨望安居分宜  
足跡不一至成所能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謾言詛  
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  
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陰延諸曉兵法  
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警殺人攝制  
衆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  
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  
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  
海衛棄伍北走疑誘致北虜南北響應世蕃子紹庭以

帶俸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詞伺其父嚴嵩溺愛茂法留世蕃原籍仍敢崇飾偽辭奏祈釋戍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致望誅上尤為不道請同龍文俱擬子罵父者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還原主子侄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產田土等事宜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

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 旨下徐袖之即兩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亟催錦衣官同至城隍廟取二惡略問數語仍速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闊外都不知世蕃雖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得 旨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二

開相抱哭家人請寫遺囑謝其父及妻子手職不能成一守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時李臨川先生公車亦往看後五十年余偶譚及問狀日如豬一殺蓋言肥白猶以不確為恨當死借舍眾買棺

之墓于官道傍已亥余使事過之下車一掘地不及半缺土堆無樹木後有石刻僅尺許記其官與號凡二行八字歎息而已遙見直北峰巒繚亘秀時與人指曰去此十里嚴氏故居也 所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親識人等侵匿受寄者追償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為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都人鼓舞稱快有譽階能翦大憨者感額曰政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主天下可治彼自取罪予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彼殺桂洲我在事又殺其子人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日後分解或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笑曰鼠

也非虎也說者謂階深中于嚴氏盛則柔之卑異太甚敗則傾之機局大深然前非此必不能一日安位安位將以事 明主撥亂返正厚其終也假富貴自汗儵然若蛻所全者大也後非此又必不能除奸如林中蟒穴中蛇速之則受傷縱之則貽害不疾不徐因物付物以人巧奏天則自來君子待小人未有得法中肯如此者蓋寬而實嚴惡而實不惡青天白日中雷轟電閃無留害至今可以想見既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蔽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工料等銀罪狀 十七人各遣配有差法司奏上世蕃籍

沒貨產解部濟邊報允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  
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珠玉器皿段幣盡送內庫備賞  
齊供用今內藏鮮儲請如前例 上詔戶部嵩國大蠶  
其賦銀宜以一半官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  
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散失者仍於林潤並撫按有司  
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富於是戶部先進巡城御  
史孫丕揚所沒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銀五萬三千餘  
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 詔該庫驗  
收仍令江西揚州二處財物速行追解八月江西巡按  
成守節上籍沒嵩家藏 勅諭三道 誥命二十軸  
勅命三軸 御製詩一軸 欽賜大道歌一軸 御筆  
珍藏二冊冊副三本 御筆珍藏三封 聖諭五十六  
軸 聖劄一百七封 欽賜銀牙圖書各一面俱沒入  
內府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  
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  
餘條金鑲瑋珣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縵環  
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  
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  
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  
餘畝餘珍珠寶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之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九

及諸常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  
詔戶部會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  
銀兩宜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  
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  
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  
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宗副使袁應樞通判章  
澤經歷熊襄同知趙濂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冠帶行巡  
按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儉邪濟惡今  
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 上曰  
嵩已處置矣萬宗等依擬田畝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  
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為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  
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  
部稽考餘俱允行九月 上諭徐階曰昔我論嵩服一  
習武彼曰佳兵不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  
不次報北情博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於先勝似  
成功於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圍莫過於預防嵩昔妄引  
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  
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於預庶無大失博自知利  
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  
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二



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部則每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又苦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武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之於巡撫兵備旣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困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於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叅遊爲領勅之官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甲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過於聖鑒無多出類然使能不加挫辱以作其氣當不致萎蕪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私意一生漸至於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二氏旣籍沒量追之數又在其外

聞報後散失已多遂株募頗爲地方累往返書劄無算大都付之一火獨直隸巡按王汝正以胡宗憲私書進先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書抵龍文托世蕃爲內援書中自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已敗書未達仍留龍文所及龍文伏誅汝正搜得以爲奇貨疏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爲用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寇已正明辟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指何嚮矣使六一得亡走倭中恐南事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叅覆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其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訐汝正私受所屬贓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巡撫操江勘報從之宗憲尋死於獄詔免勘十一月山西巡按張積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寘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

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  
赦過錄用以勵直臣之節疏入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  
繫至京問十二月諭戶部取沒犯銀四十萬兩入內庫  
部奏江西布政司及揚州府並在京解到沒官銀共二  
十五萬四千三百餘兩除一半濟邊餘尚未到今先進  
十萬兩餘三十萬兩俟解到續進 上曰三月決囚後  
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  
亦無還果何在耶撫按官并林潤聞旨數次欺視不理  
其令刑科叅奏請原任大理寺卿萬案充邊衛軍廣西  
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鄒懋卿於巡按  
遠問時籍沒嚴氏家產所得銀不充二百萬之數詔旨  
嚴急官司乃指為家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又  
為怨家告其發塚事皆治罪懋卿後以給取萬案銀亦  
遣戍

朱史氏曰世蕃之死擬以謀叛說者謂非正條死自不  
枉只宜坐以奸黨是已余每見鄉曲中豪橫陷人至死  
者大都枉入其後積惡取罪一切可死之案都不及正  
更枉以他事坐死有甚于前之陷人者因思三尺神明  
若死當其罪亦所甘心惟我枉人人又在我報之恰當  
天道好還至妙至神不可思議乃至于此世蕃之惡千

占無二經尺之鱗蓄疑含怒反借之以張威福八旬之  
父戀豆逐塵反掖之以投網羅非逆非叛而何林疏天  
實贖之部稿天實成之華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  
心快也

皇明大事記卷三六

三三

陸炳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太子太傅

左都督陸炳卒贈忠誠伯諡武惠隆慶四年九月追削

官職贈諡籍其家錦衣天子之親軍也其創設職事見

官制中永樂初掌衛事者紀綱誅死

川門官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加指揮僉事日見信任恃恩

驕橫朋比閉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典居處服飾器

皿借擬用上用蓄散並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詔旨

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

海上海至 上命陸炳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累日故都指揮綱復薄望陰欲

陽卻檢秘囊尾包燕魁心積怨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

無詔奪官船二十餘艘牛車四百輛載人私第弗予直人

九斗言

牛立稱又即獄鳴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得黃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萬貫帛千五百疋

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七十餘所計值金三十餘萬置

兩金盆一寶劍二白全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

御龍服王冠還朝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

道與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夢卿等無恙

敬舉卿之第網諸所用金裝人寶環入寶帽飾玉盞玉

水池硯珊瑚犀犀吐玉束帶紅錦床玉石馬几咸飾交龍

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網

論彙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

家所漏貨尚富而文度頗為人犯持其短息之因綱舍

人蕭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扇一

林奇寶十具異綺綺四十疋願得從替御列為外府外

既致致聚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願百石布帛以時進食

餌羞果以月進網計之仍語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

吳中散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

亡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富端

干 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羅英日我故射不中而子

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英折

柳鼓噪竟射無札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

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推綱髮不足數罪其

條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周為証問當死并

條詔曰可頒示天下 天順中遂吳為曹吉祥所殺門達

滿成正德時朱寧誅死其賢而有名者為袁彬朱驥年

斌王佐佐卒于嘉靖十五年代者陳寅寅卒炳代炳浙

之平湖人祖堉隸籍錦衣衛 興王之國安陸選充儀

衛司總旗子松陞千戶 上生子潛邸松妻得為乳母

又三年炳生携入共寢處 上稍長日侍左右既入承

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都督僉事炳以官舍知書頗覽

文籍欲應有司試父日吾家自有環衛可事天子何必

走寒士路從考功門下頰首聽黜陟為乃以世職千戶

應武舉會試高等 本傳見 巳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行

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于火壬寅

旨出立應縛逆人正法 上聽聞之甚喜炳雄黠多知

數善迎合 上意時虜倣多招勇士為較尉凡萬餘人

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鮮衣怒馬出入市中人皆目而畏之庚戌虜寇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勅所部門各三百人譏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乘機搶掠者縛其魁治以法中外賴之仇驚方入援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驚兵抗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為寒心宜起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充餉勦鎮守臣伺虜歸路遮擊 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為重俱令停俸待罪即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管不許違誤驚既被寵用事來結惟陽應心勿善也曰是豺聲能食人必負國見 上倚信未敢示

八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上第厚為備時于射所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全數聲徹于大內後改建玄明宮別以大興隆地為射所論工部及都督陸炳兩言大典隆地亦過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廳隙地宜將宜武門外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於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為演象廳視差撥之所得旨允行其地在宜武街牌坊之西率至今人雙稱之曰射新武曰演象所莫知所自米也 上因欲動親兵肄習挽彊命中聲徹禁中蓋密請于 上因欲動聽 上在西苑開之問方士陶典真曰此陸炳耶陶知上意所嚮諺曰天生神將來備陛下肘腋 上喜因遣小豎來覘驚方自大同回亦率其徒至與角顧勿如慍見顏色徐奉觴謝曰大將軍能用眾將三十萬騎空虜庭書名雲臺如某一較之任用寡拳捷取快漢有羽林

八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異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奸無不知者驚前督師廣東過杭繼娶甚嬖兩家互內飲妻歸罵驚曰汝自誇富貴乃陸媼飾首奇麗我勿遠速甚令我愧見侍者驚慙借其飾令鍛工效為之咸駭愕謝不能蓋得之西域鬼市非人間所有也驚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當早起坐室中士透簾而下夾立覺有異謂曰汝何警到此任汝所需勿害我曰無他夫人飾若干件安在此瑤池故物奉令來取幸勿斬且勿疑也出與之躡管去寂無人聲心知驚所使甚怖亦甚恨驚本通虜使家丁時義等往來密媾脇成馬市專鈔宣大勿犯勦鎮炳久已刺得未敢聞

他珍寶贈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以權勢附麗而善用不露跡即世蕃恣睢亦入籠絡中不敢肆特厚徐華亭密為保護甚受 上知維處疑逼終不能整深有力焉自其父管篆時力救馮南江為人

所稱緣其意有加凡下獄者必善視杜瓦輕致醫藥罕斃獄者 上亦以為疑呼而詰曰汝杖下從無死人云何曰前陛下刻衛生簡易方賜群臣皆服之上者曰其主發愿天官護祐皆不死臣即用嚴刑陛下先造命舉世仁壽矣 上方好長生之術以為然益信之得行其志自以陸宜公之後家世詩書敬禮儒士弟焯已為中書舍人實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子甚劣不可教延東陽人趙祖鵬為之師益文華之族其所薦者纒數日趨庭拱揖如禮大喜厚贈因納其女稱肺腑親力為地中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願指所使無不如意祿賜既厚本備牧租芻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投門下求庇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布滿畿甸虜謀至入甲仗庫皆經摘發亦其耳目多爪牙健才足運用也因而夷滅無所顧惜亦儘有救之極窮活之垂楚學士大夫下至走卒片言即解者至今人能言之王佐在事炳為

之屬年未二十佐器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孽子不肖陸博縱飲有三別墅炳已得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指以狎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窘甚其母故妻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同抵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志諄母曰兒頃刻死耳母忍助為虐乎母叱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笑為炳頰發赤趣遣之出事遂寢累貲巨萬豪侈起祠堂即禾中建孔娘廟于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管別

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統綺寶玩所任充物供帳不侈而具炳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田宅於四方若臨清揚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勢震天下惟內臣猶執故事不為下乃劾司禮太監李彬盜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券僭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貲產銀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綠環八箱餘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官省內外惕息不稱官不稱

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司巡徽入直內殿几郊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信即勲貴大臣莫敢望一夕暴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為國發逆盡忠直撰之功贈謚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繹本衛指揮僉事遣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在禁近二十餘年

上英明時有不測祇事無頃刻敢怠夜半呼陸炳即甚

寒暑風雪披衣馳馬縫官城入矣嘗曰古曰大臣未賜

賜無雷聲天上忽震耳性極神龍領下珠門容欲與權

和驚曰此自道吉耳豈可外傳 上聞立死矣

貴綱終織悉周到折節廣交惟恐若失重以應酬雜還

酒色留連自非石人能得久乎存則蟻聚歿則星散受

八耳記 卷三十一 三二

鵬者嫉妬者環視而起 上恩愈隆眾怒愈甚殮未及

旬吏部即出祖鵬為湖廣僉事尋考察關任居鄉縱誕

不檢與族弟馴有隙馴因詣關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

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

江巡按勘報鵬自獄中上書奏辨謂馴實其家人以負

責通逃仇家因而嗾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

乃永嘉王氏所著仇家私窟其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

怒復令移實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熙及熙子賢

造賢遂皆怙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為奴箠之致

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

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葬其妾

於妃嬪之側縱弟鸚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

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蟠承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

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書怨訕尤非人臣禮因論熙坐

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

法司當祖鵬罪斬報可仍錮之錦衣衛獄候決時嚴氏

已敗世蕃市斬子紹庭陸之僭也携索依其家華亭當

國優假之或以為言曰 上信臣歿而悲傷自當照顧

蹟其生平雖富貴已極間有恣睢然于士大夫無失禮

中間保全實多其亦賴其力得存至今日何可忘即如

祖鵬不過言語舉動粗率窮按觸 上怒儼死非正條

且嚴氏遺孽必欲窮之所往何居因此陸氏擁貲自若

高新鄭故與華亭相左先誹讀裕邸炳引嫌不敢親有

揭邸中較尉于厥衛者實奸謀冀搖動以此為試不敢

不以聞炳獨候宮門外 上欠申起坐榻上傳問外妖

如何府中有朋謀者否對玄威所震咸遠遁人人洗心

澄慮輦下清淨望 上勿疑一以無事處之動必有驚

乃得止其年景邸之國華亭知其事既致政間以語子

傳于人如此 穆宗即位祖鵬赦歸新鄭再出管吏部

按指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釋任緒家人顯籍其家詔錦衣衛捕送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各詣闕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戚里按匿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釋緒踵習餘虐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賊匪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釋緒宜褫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賊弟煒宜輩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 旨炳負國擅權播威福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

宋三十一

三三

大事記卷之六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七

青州礦賊

朱國禎輯

嘉靖元年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殺一巡檢執指揮為質流劫東充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為固紀麾兵進攻殺賊數十人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見兵寡無後援乃馳下山急擊紀紀督戰其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湯鸞率眾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死之紀中槩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殺亭諸鎮殺傷燔

六三記

卷三十七

燒軍民千百餘家日益猖獗兵部調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充道守巡等官玩寇殃民敗不以告及巡撫撫捕失宜之罪且言魯橋諸關近連曹濮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今宜急遏賊使不得奔突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有謀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管關等官發瀕河丁夫晝夜拒守有逸賊者以重論上乃切責山東巡撫陳鳳梧奪守巡官俸令戴罪殺賊而勅侍郎瓚如部議會鳳梧奏至劾湯鸞及辛楷等七人乃詔御史逮問鸞薄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賊莫敢擊兵備李鈺王浚所遣兵逸巡前却翼以出

境爲解山東兵獨臨清差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御史朱洗請委瓚兼制諸道許以軍法從事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亟勦平之上頗采其議乃勅瓚及各巡撫悉以前詔從事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統選集漢達兵備調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兵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戰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以數百計賊大破散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奔河南及保定兩巡撫咸告賊狀御史盧

六事記

卷三十一

瓚言河冰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隣省兵部以爲然後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瓚聽以便空犒賞勅諸巡撫及守巡官皆協力會勦不得彼此觀望留指揮何浩兵於德州以防不虞上皆從之因諭兵部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榜示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爲良民有司仍加意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如仍前因循推調

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以重法時上不豫百

官日赴闕問安傳旨朕躬已安免候問山東盜賊亟

宜用心平定給事中汪應軫疏弭盜之策大略不過安

之勝之安之之策推擇守令而勝之之策則有六離間

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網告奸四

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

法與禦夷同禦夷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

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

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同坐罪報可先

是陝西套虜深入爲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萬計與東

六事記

卷三十一

盜焚劫橫行官吏莫能支相與巧文諱匿展轉嫁禍苟

幸無罪於是兵部請特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叅覈以報

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賑濟卽日降勅遣科道官

各二員分行按視別白功罪以聞戶部發太倉銀十萬

兩於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

縣庫銀佐之通融計處務在民需實惠仍速青州兵備

副使黃昭道僉事王浚下法司問東兗道叅議呂經僉

事謝芝蕭端待事寧一併具奏十二月堂等劫陳州指

揮劉俊戰敗且殺被掠逃歸人報功逮問賊進至苟村

遇官軍戰敗別隊王友賢剽劫河南直隸州縣有言山



東河南二省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攝故盜久不滅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提督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凌備等各率兵擊之頗有斬獲賊勢少沮諸部驕怠遽掣兵賊復聚堰廂城中都留守顏愷率兵千六百餘人會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指揮藍佐知州顏木等師亦至俱次郭村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言賊眾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奮死鬪張進隊中忽搖旗者三

遂先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歛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任洛以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往往推委債事乞暫設總制大臣奉勅開府庶有成功下兵部議言顏愷輕率寡謀廖涇引兵退縮宜逮至京下法司究治藍佐等十五人宜革冠帶充為事官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珏凌備有斬獲微勞姑免究俱令戴罪殺賊張進父子搖旗先逃疑有內應下河南撫按密訪處分各巡撫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勅切責令督兵平賊自贖仍勅總漕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縣賞格以購賊首尋

各巡撫奏流賊已平俱賜勅獎勵而樂安縣盜唐經劉寵等起壽光縣知縣孫峻以鄰境預編勇士備之無何謀知賊且犯壽光即密勒所選士為正兵又調集市民為疑兵夜襲賊巢圍之峻號令素嚴身自督士殊死戰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事命賚峻銀幣擢為兵部主事南京御史林右周言頃者山東多盜皆鎮守內臣殘虐誅求所致請自今罷遣天下鎮守內臣并行撫按官罪其參隨軍伴不法者詔下所司始設顏神鎮兵備起僉事牛鸞任

青羊山賊

嘉靖七年正月討青羊山賊陳卿山在山西潞州東北七十里屬潞城縣中多蔚林以形似得名巖險多盜卿世居其中有勇力兄弟數人皆強梗善鬪時出劫掠官兵捕之輒為所殺其勢日盛巡撫常道以聞發三關兵討之仍詔鄰境各嚴兵以待守巡而下皆駢俸二月諸軍並進卿據險邀擊官兵大敗知州王朝維郭鑑皆被執殺傷指揮秦訓知縣韓廷學等勅副總兵趙庶以三關事務付遊擊邵定帶管簡選精銳召募鄉導鎗勇相機進勦河南諸軍悉聽節制仍頒賞格三月黎城知縣

王良臣自入山說之卿等悔罪送還所擄州官擒餘賊  
自首巡按穆相請遣官撫處而常道以為廢法養患請  
調兵山東擢其省副使牛鸞為僉都往勸朝廷兼用二  
策令道等協議以安地方別勅鸞選善戰鎗手聽調而  
陞良臣通判軍前聽用給事中孫應奎言賊累抗不悛  
徵兵數千饋餉糜費非謀勇將官督之不能成功乃命  
總兵魯綱選所部兵馬赴之山西巡按蔣揚言疏陳卿  
等招諭之後不即解散且欲坐邀守臣入山講和昔既  
戕殺官軍今又背違明詔竊料賊眾堪戰者不過四五  
百人日用所需一切仰給于外又備多不暇耕獲誠先  
天事記

遣兵斷其蹊徑會兵近境以河南兵攻其東山西兵攻  
其西奔命不暇可使食力俱困今三關既有虜寇邊兵  
不可內移如前旨調用山東副使牛鸞與兩省協濟而  
以山西兵屬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屬副使翟瓚巡撫常  
道潘瓊移近地節制如此我兵既集賊且喪膽然後因  
而招之其黨可散而卿父子家屬可擒也從之時諸軍  
相仗莫敢先進累遣使諭之好言以謝而終盤伏不解  
廷臣至欲罷兵俟其自定大學士楊一清言賊陽順陰  
逆以緩我師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養  
癰蓄虎示自弱之形蓋自御史穆相主招撫之議山西

諸軍為所牽制又惑于通判王良之言監監生李克已  
之策二人從往來為賊遊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老恐  
民窮盜起相率效尤為亂方大張璵特疏言國威不可  
不伸引唐平淮蔡為比而魯綱亦言兩處兵止一千一  
百人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軍五百人許之而以  
撫按不和勒常道回京代以保定巡撫王應鵬已而官  
軍四集賊迫脅近山居民籍記姓名編成甲伍簡取驍  
銳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守洪梯井腦等處  
禦河南兵卿與弟陳訪陳奉等率兵守李莊口禦山西  
兵仍遣其黨乘間掠近境州縣常道聞命懼得罪乃與

陳大綱督山西兵駐潞城牛鸞以兵來會潘瓊翟瓚以  
河南兵駐彰德魯綱兵駐潞州十月甲辰諸路並進瓊  
乃分兵為五哨取三路入掩賊不虞攻奪井腦賊悉眾  
爭險我兵奮擊大破之追奔至沙草嶺燬安陽等巢鸞  
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鋒于李莊東其夕瓚分兵夜  
發直搗卿老巢卿力戰不支乃分其眾為三瓚麾眾追  
卿及于樂莊山復敗之斬馘及招降甚眾隨引兵攻神  
河小寨破之賊黨股得海等勢孤來降大綱以山西兵  
自北入頗有斬獲卿窘迫無計乃詣大綱營降卿父琦  
及妻子家屬俱為山東兵所俘于是各分兵窮搜斬獲

略盡其被脇良民審發寧家者二千三百餘人道墳網  
 遂各以捷聞詔兵部議功罪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奏  
 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勦失宜以致猖狂及會勦之  
 時綱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迺飛章告捷詭為已功宜  
 議其罪其他有功軍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前會  
 撫按官分別以聞即令言往勘明年二月言勘上且言  
 潞州地寬冒險盜所穴窟加以宗室軍民雜居難治宜  
 改州為府設縣于青羊山因繪圖以進遂改州口潞安  
 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割壺關潞城黎城三縣地立縣于  
 青羊山曰平順增潞安兵備一員控制之牛鸞所獲賊  
 中文冊及賊名籍以獻悉燬之其地以安

海賊

十九年討海賊秦璠王良平之海賊多依崇明三沙為  
 窟唐武德中海門之南騰湧二洲名東西沙漸積漸阜  
 利漁樵者上著焉嗣是墾闢為田民居稠密迺立崇明  
 鎮於西洲屬通州海門縣宋天聖三年續漲一沙與東  
 沙接壤而前兩沙之民徙居於此大成村落建中靖國  
 初又漲一沙於西北相距五十餘里即今三沙也元至  
 正十二年立為州隸揚州洪武二年改為縣隸蘇州濱  
 海地大物聚元朱清宅其上為海運出沒之所立太倉

衛控制海口崇明當其衝若贅旒然民依海以魚鹽為  
 利盜賊因而生焉故海外不可無此沙是蘇之障水羅  
 星也因而張官置吏設立軍屯禦海保障是蘇之外戶  
 也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立鎮海衛領崇明  
 千戶所復于南沙建營每歲二衛指揮千百戶各一人  
 率軍千人至其地巡守成化中鎮海衛小卒劉通少服  
 役為官奴既壯長身有勇力不畏矢石駕六舟販鹽江  
 海他剽掠及逋匿者必曰我劉長官船於是通之名大  
 著通一日出偶值二商坐水濱哭問之言財物盡為劉  
 長官劫去故留此悲慟通曰我即長官汝識之否商曰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七

非是問盜所往追及之叱止舟悉收縛投于水金帛盡  
 以歸商遠近聞之洶洶傳其欲反十七年操江都御史  
 白昂患通強議發京軍捕之兵部尚書陳鉞以問職方  
 郎中陸容對曰通水盜也用京軍何為必用之所過擾  
 費民將弗堪誠如其計一衛官足矣昂既不得請與撫  
 按諸臣會太倉大集舟師通所恃六舟每官軍出追則  
 揚帆走止則下碇無如之何乃為檄赦其罪遣指揮武  
 政持往諭政素知通篤於奉母而厚善其故人即單舸  
 攜其母及故人至海上呼通出示檄且與為誓通泣拜  
 請降昂聞報坐學官召見通復縱還率其眾來歸既而

遣通至府城執送京伏誅弘治十年分崑山東鄙及常熟嘉定之南北隅立太倉州以崇明爲屬未幾有施天泰天常之變天泰兄弟四人與其黨鈕東山等居崇明之半洋馬腰二沙同縣董企富豪天泰等販鹽必厚饋企求庇久之漸怠企怒首于官身任剿捕之責事洩被害官捕之抗不出格鬪殺數十人所司治兵將進討十七年七月方月食官皆救護乘潮率十二舟入大諫縱火殺掠甚衆都御史魏紳招諭久之來降免死戍雲南餘黨施安等復猖獗都御史艾瑛知府林世遠擊敗之遁去正德中海賊胡天惠錢滂等聚衆自崇明行劫江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州判官石魏集兵船率衛所千百戶勇武善射者分五營往捕之密戒魏等賊舟出沒惟蔣六洪口但堅守洪口賊舟不得出食乏自降無輕動會風發信耆民吳嚴等言輕進大敗璠欲乘勝犯州境良曰守此尚可求生苟壞大事則無赦期矣然不逞者喜亂樂禍張大其事粘書南京衛巷語多不遜言官爭劾儀等罪謂姑息久宜大創 詔逮魏等繫刑部獄儀等任倖立功逆言無忌傳播都門留守官不聞馳奏切責對狀湯慶爲總兵官捕賊慶邳州人卽選邳兵千餘至儀與知州萬敏謀再遣人說之敏曰非某自往不可八月十三日至沙上

大事記

卷三十一

歸璠良怒戕其孥始大出焚掠北入 涇市南入吳松  
 江繼侵七鴉港將至沙頭鎮以潮落而還所至戍兵望  
 風驚潰慶未即進兵為撫按所促乃始登舟與賊相距  
 數里官軍望見賊銃甚囁嚅請佯退誘之慶不聽舍所  
 乘巨艦棹入檣船督眾直前有小却者即截其耳諸舟  
 競進賊迎鬪不能支欲逃湖湧不能去復回力戰遂墮  
 之數重矢如雨注發銃炮烟焰漲天斬二百餘級獲舟  
 二十一璠死良等以五舟遁去儀敏懸千金以購良黨  
 宋文盛斬其首來奔諸軍破柵斬級儀下令以生擒為  
 功審實多釋放散者數百人捷聞陞賞有差惟良以降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

河南賊

三十二年河南盜師尚詔作亂尚詔歸德府柘城縣人  
 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  
 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為亂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  
 假以總保長一日司得督諸鎮民訟山是肆行威虐殺  
 人取財無敢忤者而竊竊懼官府掩捕正罪遂廣納諸  
 不逞謀為不軌其黨凡數百人剋日舉兵適府中遣  
 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攝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  
 偵已白而執之昇二卒至關侯祠斬首以祭率眾馳蕩

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乘城而其黨先布為  
 中詞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官勿戮  
 辱生儒以故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避匿學官得不罹  
 患簡較董綸出拒戰眾散見殺仍劫獄囚掠帑藏捆載  
 出城去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巡按霍冀以聞巡撫楊宜  
 發兵討之初尚詔未叛時剽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  
 買一娼女為姬至舉兵窺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  
 犯我者而縣人某素狡諂聞尚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  
 掠其家傾所蓄淫其娼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  
 姬其由姬頗識其舉以對遂率眾圍柘城索其人縣官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

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爾  
 詩脅為主曰不從且屠城佯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庚  
 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  
 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下之即城下斬首示威都司尚  
 允詔指揮李瑋率兵來援戰于鄆陵敗績賊益猖獗聚  
 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于霍山毛葫蘆吳峪二軍  
 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邦輔挺刃驅  
 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  
 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  
 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掠宿州督漕吳鵬

以謁陵駐其中得不潰僣乘虛犯鳳陽取高牆罪宗奉  
之爲主官軍急追及于五河縣賊奪舟分其衆爲水陸  
營以待允詔督衆四面環擊頃臯水陸營皆破賊遂四  
散奔潰不復能軍于是指揮袁燦擊之于蒙城張國彥  
擊之于商丘各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馘尚詔乃  
棄車械變服散其徒而逃十月庚子獲之于莘縣楊宜  
被賞謝存儒以養寇貽患械入京治罪尋釋之尹一仁  
爲民賊起且四十餘日九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燬鄉  
鎮殺戮十萬餘人三省爲之震動至是乃平

八

卷三十一

十四

馬祖師

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  
幻術惑衆剪楮爲兵卽持刀杖列陣勢奮擊以水照人  
人欲得何官納賄論品級臨水見冕旒文武冠服皆知  
所許其黨有毛峯許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福蔣明等更  
相誑飾鼓煽遠邇愚民爲所誘脇甚衆皆以布裹首號  
曰白包巾合約其徒聚某處某處待令于七月甲子起  
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急捕之於是李福被殺  
峯中升仙逢明松皆先事擒送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  
放火縱掠兵備叅政劉燾急督兵擊之賊潰走追及于

六

卷三十一

一五

雙林盡殲其衆獨馬妖逸去流入杭州已復由紹興過  
寧波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擾村郭或以人物器  
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卽舉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  
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  
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闕每向夜則具刀杖震  
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籬籬籬四字以厭  
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三四月  
始息訛言有馬精者其來也見火星隕地婦人犯之輒  
昏仆必扶出以桃柳枝撻之迺甦否則必死郡境戶懸  
桃柳夜則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旦有司

揭榜諭禁不能止有黃冠者鬻符于市捕而訊之搜其囊果得所為火星眾始釋然而妖亦遂寢至萬曆壬午五月復有此異薄暮余在沈氏阡步書塾立水次前去烏鎮雙林可二十里遙聞喊聲若數千人舟衝擊鼓噪甚厲漸近在百步內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無如何獨身待既暝樹頭皆有火須臾通紅照如白日火光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強弱衰旺而分別者久之匝四圍皆遍惟余立處尚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數杯就枕天曉寂然歸家問夜來事一一如昨然未聞

天事記

卷三十一

十六

有見形入室作怪與惡少搶掠者蓋昔年奇禍父老尚得之聞見深自懲戒子弟家眾閉口勿駭叫毋遠出毋鳴鑼但剖竹作大片在門內外隙處若庭中曳而鞭之其聲激烈聞者毛髮寒豎又以白土遍牆壁作大圈蓋土人謂口開則氣洩步遠則眾渙鑼響則音泐反為奸詭所乘不如靜謐以待徹夜分番燧火燒硫黃而竹聲非所習聞即前聲圈白如甍口可入不可出皆妖所畏理或然也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一二人剪紙作人馬長不數寸密報添設館來捕纔至將就縛已隱形不見大噪收其囊沉其舟囊中符籙之類皆不可

辨悉焚之乃息然已經旬餘廣數百里矣一儒生云上虞有朱姓者藏符籙久不發一孫慧甚啓而習之剪紙人二十八皆能揮杖擊刺其叔臂見謂為族滅事叱之皆散有八人至餘杭大為祟死者甚眾餘散入各處所步其一也然極久四十九日即滅

天事記

卷三十七

十七

閩廣賊

南贛自王陽明搜討大定招撫者為新民嘉靖三十九年楊伊志為巡撫安遠縣新民葉槐岑岡李文彪結黨周壘自如安遠知縣章彬之偕從其巢回死疑中毒用奸民王昭等之策矯軍門傲集兵攻之反為所敗岑岡之賊激于鎮守指揮同知李种等輕聽王本之誑奪文彪妻弟之婦判歸王本示摧抑起蒙取之為利文彪怒發兵圍龍南縣時知縣張叔祥參將谷賜俱以事至府觀望不前居民被焚掠甚慘蓋南贛諸巢惟槐最盛文彪最久所部各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敢

不附自軍門而下一切公役皆有奸宄竄跡其中大者

充千百長悉為之用透漏機密雖曾會廣兵討平馮天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一八

野天降等皆由廣民兵應募至浙直禦使已而遂寇劫敵官軍殺守備王址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趨湖廣為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梁寬馮勝等六十五人餘各逃 餘孽益滋既二寇相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瑞全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南康之戰典史王元相死之贛縣攸鎮之戰百戶程寵死之進及泰和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督軍禦于鶴朝鎮先是福建都司張啟謨送廣兵黃鳳表三等七百人還家江西都司王端協送啟謨送委表三等四百人于端適與賊遇

令之進擊而賊先已交通俱委仗奔走我部署未定賊

五路掩至軍皆驚潰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鼎等俱被殺應時為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贖還御史段頤言奏聞伊志坐革任陞布政陸穩代又陞布政胡松撫江西俱兼理軍務給旗牌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松議設三營于省城南豐萬安又于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餘人翼之視賊所犯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之法命曰守望為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錡為遊擊將軍統之宗憲亦遣參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之寇

始于南贛賊巢合廣西叛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延蔓

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

嘉靖四十年

報平今且過期

不効請更申飭諸臣剋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奏賊情臣又惟御史段頤言生長邊陲素閑韜畧可就委以兵事居憂副使譚綸嘗練土兵足稱智勇桑梓多故之時宜令墨衰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擄取攻其必救賊必牽于內顧亂乃可平報允綸領浙兵殺賊又命南京坐營參將劉顯以川兵往助賊已入玉山縣屠掠空城而去并攻破永豐崇仁縣矣繼光破賊于上坊巢擒斬甚



泉賊奔建寧還攻宜黃縣為南贛兵所敗始遁繼光尋以征倭入閩議者謂巨寇三輩其一秦和殺汪副使其一攻新淦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聞風迭出于湖之東西者復不下數十種近山賊張璉等亦聞睥睨江西蓄謀未發不當以目前小勝遂為無事又謂群盜雖眾然彼此聲勢相倚破一巨巢則諸黨自應魂魂一巨寇則脇從自當歛跡戡定之策本無難者第三省心力不齊互相推諉以送出境為得計故大功未成乞下明詔申飭兵部覆上仍賞宗憲松繼光副使盧岐嶷會事徐拭等各銀幣陣亡者贈卹餘分別罰治會兵進勦事宜

八事記

卷三十七

二十一

各督撫官併力協謀陸稹奏盜賊之生其故有二蓋各縣僻居山谷憲臣巡歷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誅求民不堪命橫戈四出以進須臾之死一也倡亂之徒飽恣而歸鄉里羨慕以為生計莫利於此故雖良民亦相率樂從二也盜賊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權輕威令不行凡相近有司不過遣人問賀呈遞憲綱一冊至于一切練兵給餉事宜檄之不從促之不至如人元氣一病四股百骸全無統攝一也道府各官計日遷轉盜起不即撲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勞之寇帶許其立功夫為盜既有利矣吾又榮之人豈不從二也臣以為內政修則

遠人服議除盜而不清吏治非探本之論也請勅部院重貪吏之罰守巡兵備等官加俸銜留聽軍前委用不得別補府縣正官亦俟夾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趨權以償其勞從之其時流賊入江西界者甚眾自秦和殺周副使及官民六百餘人外廣昌宜黃崇仁之寇由宜化石城入殺五百餘人會瑞雲贛興國永豐等縣之寇由福建武平入殺二百餘人為同知袁株等所敗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殺五千餘人官軍與戰于河均大敗之玉山永豐之寇推表三等為渠帥殺虜二縣人至二千餘臨安東鄉金谿之寇由長

八事記

卷三十七

二十一

汀轉掠石城而入有眾萬餘殺官民七千四百餘人被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劉顯敗之于鄱陽湖乃避雩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鑾及居民二百餘人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前山塔灣李廖芳龍池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虜千餘人遇官軍敗走貴溪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于是諸寇畧平獨程鄉巨賊梁寧林朝曦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久之不定陸稹檄叅將俞大猷引兵夜襲寧巢寧懼先遁東洲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

之斬積山首惟朝職未擒御史類奏功次加賞 上方  
齋居以南孽北氛未靖命戶兵二部計處於是尚書楊  
博等覆言南方之孽在廣東則張璉蕭雪峰林朝曦王  
伯宣謝高山李達時黃景政詹世旺徐東洲在福建則  
李占春呂尚四汪一峰蔡錦塘許陸鄧惠銓在江西則  
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據報已相次擒滅張璉定計進  
兵林朝曦見在立功李文彪近行勸處廣兵表三等皆  
殘寇易與蕩平有日 上稍稍慰顧璉狂恣日甚璉饒  
平縣之烏石村人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窖賊鄭八蕭  
晚即蕭黨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偽泗水得  
之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歃血推爲長  
後鄭八死璉與晚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強知縣林叢槐  
嘗親至其巢約降給冠帶璉益橫甚與晚兵合縱掠汀  
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  
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曆僞部署王侯丞相總  
兵等官所居黃屋朱城二重蓋又泰山王始之流也東  
慕容德時泰山賊王始僭號被擒臨刑歎曰死則死矣  
終不失我尊號其妻罵曰只爲此口以致族滅曰皇后  
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衆問曰汝父及兄弟安諸盜蜂起  
在日太上皇蒙塵征東征西死于亂兵之手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  
面皆山未敢訟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至

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璉乘間率衆攻福建  
平和縣署印者府知事胡亨與典史談蘊率鄉兵出城  
迎戰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偵知平和空虛乘間驟發  
不虞其能軍也見其鼓行甚銳以爲有大兵至驚駭奔  
潰蘊麾衆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  
鄉賊首王子雲陳福寶等二十五人時 上深以南寇  
爲患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玄感應效勞  
人員通查請資以勵衆心于是部列諸臣名上詔賞臬  
穩及總兵陳王謨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恭將俞大猷  
僉事金湖指揮李維衷亨蘊各三十兩二表裏餘各十  
兩一表裏尚書楊博因言朝廷不愛重賞以勵士爲人  
臣者不徂小勝以立功上下之間乃爲兩盡今大賊猶  
在蕩平未期乞更下嚴旨申飭若恃勝偷安罰亦必行  
報可而福建都御史游震得檄坐營指揮王豪帥三衛  
軍福州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於豪震  
得執豪等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  
副使汪道昆至教塲閱操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  
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于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  
駐于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于漳尋以倭倣回省城江  
撫松駐建昌穩兵可六萬爲和平哨并詔安哨駐于汀

刻期並進劉顯總兵俞大猷副之大猷言璉每離巢出  
 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眾  
 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  
 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感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擊其  
 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以兵萬  
 五千人疾趨栢嵩嶺璉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  
 且敵穩獨與江西兵逼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  
 城柵甚麗周遭小巢無慮數百每戰輒勝會頒賞格誅  
 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璉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  
 晚者千金授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成  
 大事記 卷三十七 三十四

與惟新賊黨郭玉鏡偽稱千夫長投總兵俞大猷願為  
 內應五月十四日四十年誘璉出巢與本哨官兵戰斬獲  
 賊甲蔡八等首二百餘即陣上生擒璉廣兵數萬奪去  
 是日并擒蕭晚賊中稱為剗平王斬獲偽封丞相都督  
 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曦遁入廣東從銀場坑間道出  
 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遣主簿梁維棟招安因  
 而說散其黨朝曦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弟朝敬  
 等其流劫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  
 兵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  
 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卒遇伏大

駭北奔夜脫服釋兵伴為賈人裝奪船欲入鄱湖出江  
 水兵先已扼險盡就縛捷聞兵部請以賊首送京師獻  
 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行所司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  
 功罪以聞得 旨悉如擬已 上復諭內閣曰獻俘一  
 節 祖宗久不行趙文華以假賊冒功竄朝堂而火夫  
 此地自圓丘成為歲報進香帛之處若夫平一國或用  
 其儀今此大逆草邪可即彼地刑之首梟三省以雪民  
 怒為正遂罷獻俘從穩奏設平遠縣于程鄉之大平營  
 復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俞大猷行  
 總兵事陞寧國府知府方逢時副使備兵俱駐本營罷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三

南贛參將改守備一員添把總三員分駐要害悉聽副  
 總兵兵備節制敘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  
 督軍先業槐業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  
 賊首謝允樟下歷賊首賴清規前報已擒相與結黨構  
 亂號三巢時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具奏請勦無慮十  
 餘疏以倭患方棘廣福多故不暇及也至是文彪已死  
 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眾且數萬近巢百姓畏  
 威反運糧給之根盤深固借擬稱王逞其故智播弄官  
 府尋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版圖業  
 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議征討兩省

官民積威所劫皆爲咋舌卽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銀非百萬不可百朋既至訓習將士皆可用決計討之先說謝允樟等質其妻子帖然聽命李珍江月照等亦畏威俛喙不敢妄動惟賴清規同熱水賊首徐仁標汝龍賊首王鳳陽胡坑賊首胡應川小石堡賊首吳柵大石堡賊首楊明甫洪堡賊首劉喬嵩信豐上里賊首表尚信廣東龍川羊石寨賊首李世栢饒飯寨賊首宋伯顏等跨據江廣六縣恃衆負固逆命如昨于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李多祚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六

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顏若遇所擒大春逃匿銀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章良臣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十餘人束身歸漳平縣請降亦被執蘇阿普逃去阿普龍巖人既敗官兵追急求降同知鄧士元受之安置其黨于龍巖漳平二縣間然劫掠如故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久之勢窮龍巖知縣劉澄源懸重賞購執之而梁國相者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謀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帥鄉兵擊之賊乃縱反問于會昌言化已戰沒化妻計氏自刎化聞大慟未及發喪急追破擒之又擒田坑賊首梁石于廣平縣知縣管惟乾擒賊黨丘萬里等於九峻山初上杭縣下水賊首葛鼎堯等爲官軍所擒其黨逃入程鄉賊溫鑑梁道輝卓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王化遮擊之賊敗趨瑞金遇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戰皆敗鑑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甫宰乘其營壘未定急擊之擒道輝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餘皆逃入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愛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峒凡二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突攻曲江之黃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六

村遇參政馮觀舟環而擁之挺刃索賞觀以所携酒米金帛傾舟予之而去觀乃執諸邑所獲賊謀馮應科等數人指為圍舟脇賞者戮于市以自解既而購得文昌子愛富撫按官遂盛張功伐以為觀勞然是時英德河源諸巢峒賊鴟張如故文昌等雖亡其勢不為衰滅也于是張泉被劾罷代以吳桂芳四十三又以兩省地遠不便兼轄罷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桂芳既至即破倭于鄒塘先歸善縣盜伍端温七橫行不可制參將謝勅討之遇伏潰走未幾温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殺賊自效端即所謂花腰峰也總兵吳繼爵命大猷受其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二八

降桂芳因使為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倭四面舉火一日夜連克巢焚斬四百餘人捷聞端貫罪授官蓋廣川貴江閩接境山深箐密土司間錯盜賊與猺獠連結屯聚生發前後戰功甚多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勅徐綏之功斬四伯五十餘級兩廣總督侍郎談愷有勅陳以明之功斬六百七十餘級三十六年廣東提督侍郎王鈞有勅天恩之功破巢二百斬七千八百餘級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勅龍老大之功斬千餘級遁起逃撲小者不勝書大者韋銀豹黃中吳平曾一本後先並梗而伍端雖撫持有功入城耀甲馳馬揚揚自

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掠良民捍禦反坐激變之罪其黨葉丹樓王西橋賴時清互相煽結各占窰峒大費征討并敘于後總督目殷正茂而後吳文華最著譚綸于闕于川于廣閩征倭有功川廣以禦虜召還不能久也

朱史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世荼毒不必言不忍言 世廟英明號稱極治乃南倭北虜蹂躪內地先後二三十年飽鋒刃者何啻百萬財物畜產不與焉天心悔禍似可以已矣土寇處處竊發碎人身碎疥自手足延及肢體重胎腹心之慮豈世道不古一時群臣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二二九

所以事上使下者有所未至而妖孽隨之與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于管室占天下兵謀則又氣運使然生其地值其時中其毒無可逃者猶賴 聖主憂勤百職事效力終歸戡定顧其煩費亦已甚矣治世猶然何況于亂稍稍葺而存之千百中十一雖其人不足掛牙齒其事不必係安危合之所關生人休戚甚大且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韋銀豹

韋銀豹廣西桂林府古田縣獠也獠種甚繁曰韋曰閉曰白最強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朝威攻破古田據之

縣官儒學俱寓會省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  
征殺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  
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銀豹與其伯  
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為上下六里銀豹  
出掠惟下六里人從之嘉靖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因  
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諭降諸獠復業者一千  
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事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  
縣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本  
縣主簿俟其政成即擢為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  
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為撫夷道所持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今諸獠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欲為地方長久之  
計莫如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鎮守仍許便宜行  
事部覆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如擬然銀豹挾  
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險巢據略如故襲殺漳平知縣  
魏文端又自永福乘夜突入桂林劫布政司庫署印叅  
政黎民衷聞變以為宗室也出而諭止之為賊所殺凡  
切庫銀四萬有奇及金珠各若干仍取原道縋城而去  
官兵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始得賊黨扶嫩土  
婆顯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竟未獲也初兩  
廣總督兼撫廣西陸慶三年朝議廣西專設巡撫提督

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往合上漢兵十萬按圖審  
勢將發時八寨助逆已久物書有先八寨徐圖古田之  
語蓋征于歷征之敗也正茂曰攻瑕者堅兵法所忌况  
有首從之分不見上六里之事乎先給榜諭八寨皆喜  
聽命乃分兵七哨副總門崇文叅將王世科黃應甲都  
司董龍魯國賢錢鳳翔遊擊丁山各專一哨總統於總  
兵官俞大猷監督則副使邵惟中叅議龔大器僉事金  
柱以至郡邑分任限十二月各至信地統攝於左布政  
郭應聘自昔屢征屢潰緣進兵之初戒嚴疎略以致伏  
弩竊發大帥先殞人心解體下令各哨分所屬土兵為

六事記 卷三十七 三十一

二隊更番清道清五里行五里從此別無疎虞合營進  
勒即陣上擒朝猛梟其首凡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  
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鄉  
銀豹窮蹙令其黨陰覓肯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  
總王綱相與證之遂以捷聞其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  
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  
子扶枝致之麾下至是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以請有  
旨械豹至京正法古田悉平八寨并龍哈唏哈為十寨  
皆願設官司聽約束議立長官司設守備練兵坐鎮守  
禦以黃昌為之蕭紳陸雲騰俱充土舍名目悉聽守禦

調度陞古田縣為永寧州條善後十二款議行

黃中

黃中四川萬縣人與父俊入湖廣施州龍潭安撫司據支羅山洞貪暴不法以睚眦殺人坐告係獄會白草沓反中因為父請黃罪自求為副立功安撫黃執指揮杜過入其賄為言於軍門許之俊出益驕乃與中及群盜李仲實等逆命白晝稱兵橫行四川奉節雲陽萬縣間官軍捕之反為所敗三十三年副使熊達參議萬文朝僉事陳其學等承總督侍郎馮岳檄計擒俊與仲實等俊死獄中懼肉袒請同知田助降執俊餘黨譚景雷等入羣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自贖撫按官以聞俊追戮梟示仲實等論斬中免死請戍因脫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廣袤六十里自號天城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官軍討之不克四十四年十月川湖夾勦中懼乃詣湖兵降巡撫谷中虛告捷四川撫按官劉自強李廷龍恨其背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楚中重質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劫奉節縣奪南浦軍糧湖兵實陰助之因劾參將洪達守備湯世傑等罪詔下所司問狀仍令二省守臣協心撫勦會中虛自強俱陞任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乃追論其同事異詞非人臣協恭體國之義戶科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

實中雖誘降然官軍為質于牛欄坪者陷沒幾千人自強但知與湖兵爭一黃中而縱蔡伯貫等伯貫四川大自達教誨其後從之者日盛遂挾眾為亂偽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連破合州大足銅梁營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詔停巡撫劉自強及各守臣傳討之賊以妖誕相誑或難群黨響應所在議起然實為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降其眾七百餘人伯貫還走大足舊巢官軍破巢擒之舉事日而滅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切責二臣令其削平餘寇方許交代上從部議詔二省會勘以聞斬中梟示既而中虛聞川臣破壞其功復奏臣初定議降中先遣指揮馬圖入寨撫諭乃以誘賊非為質也中既約降我兵不亡一矢何名陷沒楚中所謂止承順兵一枝

入羣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徑抵支羅未常入四川界何名助賊下并勸給事中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乃上言賊巢在楚蜀之交讐殺之害在蜀不在楚故川必主于勦湖必主于撫川主于勦然大兵數舉未得其利乃遣千戶魯景葵監生陳一言等往寨招撫楚主于撫然間牒雖行首惡未出仍督宣慰彭冀南舍把彭宗賢等進兵攻殺惟兩省撫勦互用于楚實得賊妄置低昂難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楚也以結怨在川川必殺之無怨于楚可求生耳今議者徒見楚實得賊妄置低昂難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其奏捷也在楚則曰撫之功賊黨俱散而不推功于蜀

在蜀則曰勦之功諱言于撫而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謀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因此藉口以證撫者之爲非勦者之爲是非公言也臣謂兩省撫勦相資功當並論支羅餘衆俱已聽撫惟寬恩亟處地方可幸無事兵部覆議兩省諸臣身在功罪之內故其言私化身在功罪之外故其言公今黃中既誅當悉放其妻子弟姪并諸黨與以慰小夷之心全國家之信至于兩省撫勦二議原未相悖仍令川撫譚綸湖撫楊豫孫會各巡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十四

按從實勦奏不偏信所屬仍前爭辯致誤機宜報可

吳平

嘉靖四十二年廣寇吳平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間謀犯福建把總朱璣協總王豪擊之賊奄至圍官軍璣豪俱陷沒事聞詔閩廣鎮巡官進討平乞降總兵俞大猷之使居海嶺殺賊自効尋復叛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倚海出沒行劫兩廣惠潮及詔安漳浦等處皆苦之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擊平盡移輜重入舟率衆遊于海保南海繼光將陸兵大猷將水兵夾擊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饒平縣之鳳凰山其衆稍稍集勢

振時繼光留擊南海餘賊獨大猷所部叅將湯克寬李超都司白瀚傳應嘉等引兵躡平後連戰俱不利平遂趨樟林掠民舟出海事聞大猷聞任繼光兼鎮閩廣平戰敗奔安南提督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兵會征遣叅將湯克寬都司傅應嘉等以舟師會之夾擊平於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官兵生擒賊衆及斬首共三百九十八閩撫汪道昆據僉事畢竟立報吳平投傅應嘉寨中被縛桂芳獨以爲平素號猾賊必不肯自投以就顯戮今初報生擒之妄已不待言卽自沉一說亦止據賊供報彼時風火交熾之中昏黑莫辨何由知其必死因効應嘉妄報當罪而克寬不能乘勝窮追亦當議罪其後應嘉實縱賊逸去坐斬

曾一本

隆慶二年六月廣東海寇曾一本突犯省城屯海珠寺者月餘殺聽調知縣劉思顏先一本以海盜係獄脫出聚衆劫掠其勢日盛官軍討之求降見許已而復叛入犯并及福建叅俞大猷等出海迎擊于鹽埕等處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三月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



瓊叅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  
 廖鳳曾德久廖廷相等皆大懼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教  
 場雲翔等忽鼓噪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  
 與一本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賊屯兵平  
 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  
 等方率兵進勦而贛撫張翀亦遣叅將蔡汝蘭等兵至  
 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  
 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擒真倭酋丘古所一人  
 從倭一百餘人奪歸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  
 雲翔潰圍走成部卒擒之正法廣東巡按楊標言耿宗  
 元憤官兵戰怯欲以軍法治之遂為周雲翔等所殺而  
 當事者謂之殘暴莫為昭雪叅將馬良雁所部兵多缺  
 伍侵餉銀三千六百有奇貪黷無厭而吏不敢問請恤  
 錄宗元治良雁之罪以昭勸懲從之乃贈宗元都指揮  
 使革良雁任按問四月一本等突至南澳窺福建玄鐘  
 峒撫按官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遂命兩省夾勦調  
 俞大猷率兵會之侍郎劉燾往督大猷及李錫先與賊  
 遇於柘林澳三戰皆捷俘斬甚眾賊遁入馬耳澳整眾  
 復戰會郭成及王詔率廣東兵至次萊蕪澳分三哨進  
 攻一本勢窮自駕大船戰益力成等復敗之遂焚其舟

賊多赴水死詔生擒一本及其妻鄭氏并族黨尾叔等  
 斬首五百餘級一本尋死磔屍

葉丹樓

嘉靖四十三年葉丹樓葉萬等流劫廣惠潮三府副使  
 方逢時督兵討之失利丹樓遂據中溪逢時遣守備王  
 詔衛經歷郭文通部兵萬餘未進因賊請撫罷兵劫掠  
 益甚時伍端已死別部王西橋出劫東莞殺百戶王詵  
 典史蕭承命執郭文通提督吳桂芳集兵進討俞大猷  
 將中軍游擊魏宗瀚將左軍叅將王詔將右軍副使張  
 子弘監督叅議陳紀主餉大猷行至平山西橋已出東

六耳記

卷三十一

五十一

莞我兵抵周家村遇賊敗之西橋走粉壁嶺賴時清者  
 丹樓黨也同西橋先出及是合群走梧桐山又敗之殺  
 時清西橋保三田山乘夜襲殺總目徐良我合軍圍之  
 王賴所部縛西橋以獻餘眾走下梅攻之不克招降三  
 百餘人始議立縣 穆宗即位大猷策賊猶悍不可勝  
 得西橋 明詔可塞稱病旋師餘眾尚千餘流出破義  
 容烏鵲等處尋以安撫報聞順德舉人葉春及應詔上  
 書二十五篇其一言盜賊曰臣五月離惠賊巢百里之  
 內破三十餘圍殺萬人 陛下豈聞之乎報聞二年歲  
 貢至京乞討賊置縣報下撫臣復置縣之議三年立永

安縣以魏世熙知縣自元年後賊歲加甚舊者死新者繼一巢又分爲數巢環永安山溪立寨大小無慮數百而賴元爵監一清尤克悍爲之魁恣意殺擄沿海亦多倭船六年殷正茂總督先復船船之舊船船者從來殷富商人造大船出海販鹽編號報冊于官但遇海賊卽行併勦無得脫者後浙直倭患調去二百餘艘兵夫萬餘悉陷沒不還其制始廢盜益縱橫乃發三萬餘金造六十艘募商併力海賊許瑞先曾聽撫尚在狐疑至是遣頭目林萬樹告招願殺倭報功贖罪許之合踪進攻斬倭千餘軍聲頓振廣東海上浦田細民修築成業伐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三十八

石山場石匠衣食所關勢要之家百計占奪給帖軍門爲據卽魚蝦微利亦必有大戶克總甲而武斷之交通官府科罰太重狡黠驅而爲盜山海合倭寇浪賊爲四害惠潮二府大賊首一百九十餘名中賊首七百餘名縉紳士民有司畏之禮之慶弔相通和光同塵無復體統市棍強梁動稱其家有人在巢以挾制良善儘有對衆明言夜果有賊破門而入矣乃申明憲綱盡革豪占諸獎酌議用兵之先後緩急兵將之衆寡勇怯歸重于錢糧藩司歲入供辦軍餉計銀二十五萬兩水陸市舶榷稅約二十一萬兩今止存七萬因各賊山沒無常路

經千數百里倣報一至調西援東顧此失彼徒勞費而無成功歷年以來用兵費餉山賊如四會二源張璉等海賊如吳平曾一本等每費餉多至七八十萬少亦不下四五十萬司帑如何不匱遂查歲入歲出數目水路陸路兵將員名詳審阨塞據險設將隨將督兵分布監司駐劄應起運者解司應存留者貯府隨處賊起發隨處之兵隨處發兵支隨處之餉議立畫一章程執爲定例在在有兵亦節節備餉既無調遣支放之勞復無曠日持久之累部署既有次第卽賊亦自知難敵多爲泛海計九月申飭文武始議大征分五軍叅將王詔出歸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善副以守備陳璘叅議顧養謙監之叅將李誠立出海陽叅政陳奎監之游擊王瑞出長樂副使蘇禹監之叅將沈思學出海豐叅政唐九德監之指揮祖萬松出永安亦叅議顧養謙監之總兵張元勛將中軍居陳田副使吳一介總監諸軍慮各巢并力名討藍賴二賊許各巢納質安其心十月陳璘祖萬松兵至永安賊卓子旺守橫坑曾仕龍守田子逕惟曾宗繼出降十一月永安令陳立中令義士黃讓假道請巢皆遣兵助戰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以抗七日未下立中又遣黃讓說之賊稍懈破斬之曾仕龍曾志良皆遁十二月吏目黃道計

誘藍一清并妻子執之明年癸酉二月諸軍競進生擒  
賴元爵等數十人葉景清者必誅之賊也諸巢未破陽  
撫以誤之遣武中張邦聘領景清兵五百人捕餘賊之  
匿山谷者諸將皆會進破施山禽曹志良遂破李坑諸  
巢禽卓子旺等斬二千餘級惟永安尚有曾仕龍仕龍  
先固乞降破秋溪禽歐宗政等自贖引至城下宴而班  
師即階下禽之殺其黨七百餘次日養謙釋仕龍泣語  
諸酋念有功不忍殺蓋欲致葉景清也景清果不疑養  
謙諭徙居城北隙地詣軍門請罪不獨免死且可得官  
喜而聽命遂就縛坑其衆千八百餘人捷聞陞賞餘賊  
破下石圍李如桂擊之從猴頭嶺進賊遁月角嶺叅將  
沈思學自海豐至戰敗賊上松子園勢復振張元勛兵  
至賊遁追及殲之山寇盡平癸酉四月報捷陞賞

礦賊

四十五年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劫掠直隸徽  
寧等處官軍捕之輒敗二月終突入婺源縣焚燒縣治  
大掠而去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畿總督江  
直軍務職銜責之剿蕩南科道甄沛劉庠等請設兵備  
於徽兼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如斗請增設兵  
備於嚴衢兼管饒徽疏俱下兵部議總督宜暫設事平

即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  
加封閉防守兵備官事兼三省毋得參謁撫按致廢職  
業 上乃命陞畿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浙直江西軍  
務仍撫浙江亟徵三省官兵剿賊設兵備一員總轄徽  
饒嚴衢劄于衢州陞江珍蒞之裁革金衢道僉事歸其  
事於新設兵備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并屬以防礦賊賊  
自婺源流劫玉山縣還掠遂安與西安新賊東西相應  
勢甚猖獗畿移駐衢州遣都指揮陳大成成大器等分  
道追勦嚴守備盧相為援相用大器破西安賊于紫家  
村大成敗遂安賊于樟村餘黨奔避我兵乘勝追擊盡  
殲之捷聞陞畿一子為國子生賞銀幣珍大成等各陞  
一級盧相等賞銀有差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七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

朱國禎輯

閣臣

國朝閣臣惟三楊和衷南陽深不滿于文貞歷數其短  
洛陽徐姚共事遇明主號稱極盛旋遭逆豎共患難卒  
得令終長沙委蛇補救甚多新都承其後卓然名世南  
海能揣已讓賢千古僅見永嘉剛愎逼逐鉛山鎮江幾  
無人理分宜陷貴溪至死華亭柔分宜而傾之凡若此  
者原非同調便生異心小者逞口詐大者動殺機勢逼  
使然深心獨運然未有新鄭之知江陵與江陵逐之之

六耳記

卷三十八

狠者大權驟握必危高位久居必跌此後出以和平持  
以颺勉受腹心之寄而猜疑乘之罕事權之秉而議論  
侵之局又大變矣

嚴分宜殺夏貴溪

以後書聯或書姓取便

獨當國雖有許靈寶張

茶陵不久于位徐華亭副之凡十餘年委蛇相從而嚴  
懲前慮後待接頰股勤從中默默救正甚多四十一年  
嚴氏敗徐遂當國請添閣臣不允惟表慈谿同事四十  
四年嚴世蕃市斬慈谿亦卒請添又不許尋吏部尚書  
得入者二人亦未久即歸先三十一年二王出就婚祿  
即講官用編修高新鄭簡討陳西充景王皆簡討示別

然人言藉藉謂嚴有二心世蕃一日造新鄭曰某父子  
事二府低昂在心因主上多疑外間形蹟不得不少  
渾合乃聞嚴下微有介介何也曰某史官之長頗有虛

名尊公推擇首用進講此默寓東宮之謔嚴下亦深識  
此意但不敢明言即中外意下亦自曉然公何所聞為  
此言且休矣某在此可以相信矣世蕃實以新鄭仇直  
有懷即吐故以此試必徵詞色應之事真情華大喜而  
去然宵小煽動其說益長甚有撫拾裕邸較尉酒食小  
過報于錦衣陸炳上之炳亦欲因此探向背疏入候苑  
門外上覽而呵曰炳大膽得無驚動哥兒擲去不省

大事記

卷三十八

炳為驚悸嚴亦心死而外亦竟無知者方士陶仲文聽  
選時故與新鄭相遇卜其必貴至是來通殷勤却之曰  
公天子幸臣某王府老長史也交結近侍國有常刑獨  
不鑒覆轍乎既自負才氣侃侃日益發舒每進講聲宏  
語壯昂立班中王傾聽敬禮殊甚嘗問曰余出藩先生  
資高能屈同行坐僉事下手長史與僉事同品坐其下此舊制也叩首曰  
殿下無為此言惟益起孝敬以人合天必有大福時官  
府雖隔絕而小豎覘報無虛畧上悉其狀凝然不發  
一語雖殺揚焦山郭中允而意久已大定矣高亦益引  
嫌移居傍王邸與朝士日遠舊知契同年皆以王官目

之不復加意惟張江陵數過從慷慨譚天下事人莫能測久之陞為祭酒凡郎中有事雖夜半必馳馬問之于嚴氏為門生進見頗露桀驁態視世蕃茂如嚴生辰同鄉皆集高往候送出徐曰有古詩二句恰相似嚴問何詩曰大雞昂然來小雞拱而立蓋俗諺江西人為鳳雞頭也嚴大笑無如之何又心薄華亭形跡甚踈雖曲意相待終不屑往已積資至侍郎學士祿即天表非凡天序已定景即之國即變無東宮之稱而有其實高勢亦日重乙丑典會試 世廟多忌諱各鄉試以句字犯而得罪者甚多有杖死者郎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閱如

大傳記 卷三十一

霖賀表中云慶 賢王之有子賀 聖主之得孫 上大怒劍擊其腕曰可斬渠先子而後我降俸三級出為南禮部尚書慈谿其門生也止之日師旦夕大拜一去南不可復至矣感額曰吾以逃死諸子自為之其危險如此至是高孟子題一節中有民之秉夷句北虜方疆歲歲入遼 上憂之甚督撫以下死者已數人見之震怒曰夷有何德而好之以問華亭曲為解時方得君上亦春秋高漸平恕乃霽威若一二年必重得罪雖救無所用力矣明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同吏部尚書郭安陽兼大學士叅機務徐引之也明知藩即必嗣位以

此收之事徐無加禮且侵之徐曲忍若不聞又明年十一月 上疾給事中胡應嘉彈高不忠二事一言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廬為狹隘移其家屬西安門外黃夜淋漓殊無風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進和大小臣工莫不籲天祈祐拱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為何心拱跪曰臣進閣內直得賜直房前後四重為楹十有六從來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之方自以為奇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為久侍 皇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每過紫宸殿展禮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即移回相率以為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尤為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臣稱臣為大材近因臣所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忌臣之入直而乃以為出直昔則稱為大才而今則論為非才情態反復如此惟皇上裁察疏入會 上病未省華亭稟照舊供職批出應嘉楊州人與徐同鄉益致疑謂應嘉承望為此兩人隙始構互相根排小人交關其間幾致黨禍實此一脫啟之越三十餘日 上崩徐草遺詔建言者召用郵錄見監者釋放方士各正刑章文盡撤西苑諸殿匾額高

大傳記 卷三十一

大不平謂發揚 先帝之過且云所草一字不通華亭  
 徐曰起結處亦無不通高攘臂而出 穆宗即位改元  
 二月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  
 憤論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徐謂應嘉黨獲同官挾私  
 妄奏首犯禁例擬 旨黜之臺諫疑出高意給事中歐  
 陽一敬論救語侵高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  
 芳等復以為言徐奪于衆論亦自悔改擬調用而高又  
 疑一敬之疏徐實與聞嫌隙愈甚京察拾遺南疏至高  
 亦與焉前此所未有也 五月御史齊康劾華亭險邪  
 貪位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往欲建儲階堅執不可  
 大專記 卷三十八 五

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 上意又與  
 大學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言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  
 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言齊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  
 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與辨  
 至 建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為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  
 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  
 于是恐啓他議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仁孝曾懇  
 為 先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對亦  
 何待臣之言而後明耶獨臣父子叨逾已極履滿處盈  
 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曰卿夙効忠

懇朕已久悉茲當初政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求退  
 宜遵諭即出供職是日春芳亦具疏乞休 上並溫旨  
 答之不允於是科臣陳瓚歐陽一敬等道臣凌儒張楨  
 等交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實諸法而大理寺丞  
 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悞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  
 王廷言拱前後被論不行引咎輒復遲辨以故言者不  
 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之無以慰人心定國  
 事是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  
 大專記 卷三十八 六

上納其言乃重誦康而諭留階始康既上科道諸臣集  
 闕下相與唾罵之一敬尤不勝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  
 一敬互相指為黨邪譁然攻訐無復忌憚高前後疏辨  
 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  
 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  
 輒目為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劊誅拱以必去  
 拱為快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做倣即不言衆共趨  
 之大抵隨聲附和而已高既稱病乞休屢屢上 上為  
 遣醫診視宜諭賜賚恩禮有加終不出求去益堅乃報  
 許馳驛還仍賜白金文綺行人護行明年七月給事中

張齊劾華亭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土木皆所贊成及  
 世宗崩乃手草 遺詔歷數其過階與嚴嵩處十五  
 年締交連嫺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背而攻之階  
 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畧不省聞惟  
 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 上曰徐階忠誠體國朕所素  
 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誣調外任用徐數辨求罷畧言修  
 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未壽宮之燬臣見先  
 帝宸居無所又係 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諫  
 止亦無所追罪其餘三端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  
 行而臣等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  
 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  
 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 先帝所頒 遺  
 詔草雖具于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欲于  
 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  
 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臣  
 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  
 矣其後事敗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于外  
 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  
 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齊之意  
 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

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  
 才薄德無補 聖時嘗累疏求退茲益何顏立于百僚  
 之首伏乞 聖明削奪以謝言者疏入 上令卽出視  
 事不必再辭再疏乞休得 允左都王廷等乃發齊奸  
 利事言齊前奉 命賞軍宜大時有鹽商楊四和故與  
 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革餘鹽  
 等數事皆窒碍難行爲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  
 父索金蹤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名  
 黷亂無狀宜正刑典疏入 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  
 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鞠實以聞  
 後皆遣戍尋釋爲民徐旣歸閣中止李興化先芳與張  
 二人李和厚不爲衆所忌自狀頭凡十九年入閣張明  
 慧深刻華亭號知人深賞別每館中事請進止必曰問  
 張太岳張亦數數告歸卽二王講官之選不與至嘉靖  
 四十二年尚爲諭德時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師李以少  
 保總裁纂修者止張一人猶以前銜供事越一年官與  
 李相次蓋徐之優遇如此高亦深知之過從靡間議論  
 多相合方爲祭酒張爲司業愈密張謂高曰若撥亂  
 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卽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抑公才敏而性稍急

若使吾居傍效膏弦之功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然  
華亭精密輸心腹其交不替高爽明而跡名高位專引  
重藉之同升相形相軋待間而發終非好相識者而徐  
在事久家富傳言有田十八萬畝諸子嗜利奴僕多藉  
勢縱橫蘇州太守蔡國熙清勁執法徐主僕出沒其間  
有所干請不遂又撻其僕蔡一日以事如松祥僕裸而  
逐且詆之至是蔡轉蘇松兵備繩以法不少恕瑞亦僉  
都撫應天方瑞下獄階實用意保全其初擬罪故令法  
司重之嘗 上意益 上懷疑凡輕疑必重處重則沉  
冷未卽從階探得夏領從中幹旋瑞既得留中深感之

六事記

卷三十一人

九

而人壽張謂徐欲殺瑞頓 上聖明不聽因怒人骨高  
故遣之修怨而瑞擢巡撫高尚未出山也惟瑞專抑豪  
強來訴者無不准行勿論虛實有司承風斷給徐氏尤  
多諸子至囚服待理徐令人持刀侍側有急卽自裁人  
皆危之此際紛紛難以口舌勝尋趙內江貞吉入閣十  
二月吏部尚書楊傳致仕起高理閣務攝吏部事內江  
起廢以禮部侍郎掌詹府 上方幸學祭酒胡杰不任  
調去趙有威儀善談說署監事進講朗朗 上屬自己  
陞南禮部尚書一日問曰舜而善講者何在仍召還大  
拜 上在宮中每每念高不置故相次發旨趙在京卽

屢任凌張視之若無高繼至張極言趙之橫且曰公遲  
至兩月不能待矣趙亦嘗張之短高爲兩調稍解而趙  
喜任事更張京營與兵部尚書霍冀交訐冀勒歸營務  
竟亦仍舊高持之無所左右遂相失高既掌吏部不自  
安會左都王廷致仕以趙掌都察院欲照嘉靖丙辰年  
考察言官其時閣臣李本署吏部奉嚴氏指專行都察  
院不得與至是趙上疏以爲不可高請會同示公且平  
其氣比蒞事議不合大詘然終不能勝高遂爲高門人  
給事中韓楫所劾有庸橫大臣之說趙奏楫言官也其  
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

六事記

卷三十八人

一

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  
陳請以阻其謀旣不得 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茲  
疏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解救恣意抵排者何人考  
察之事甚密楫亦在數中果何人以此言告之又劾臣  
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上  
以拱權太重故畀臣彈壓之司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  
之術也僅以此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  
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責任使如此  
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僅隔日趙與致仕  
殷士儻入閣文與高競未一年亦去高出理部事入參



關務興化爲首揆受成而已遇大事立決高下在心應  
機合節人服其才比于排山倒海未有過也惟恩怨大  
明異同難化并遺詔亦有所翻如方士王金等免刑加  
恩及加秩者亦爲報罷皆自華亭起見人莫敢爭又念  
張齊欲直其事齊上疏自白則韓楫已爲吏垣都給事  
中矣疏下刑垣例有抄送有抄參甚者參寢舒化爲都  
給事中持之欲寢其奏楫強爭謂自古諫官論罷宰相  
因而受害俱是常事然未聞直坐贓罷官謫戍者今宜  
法司究虛實實則罪無所逃不則辨明量還其官舒終  
不聽亦會舒以他事陞參政齊再疏送部補官年中得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爲順天治中而楫驟信用越資居省臣之長頗規以無  
念舊怨一切當持以平初聞亦自悚然比臨事意有所  
之都不復覺亦生性然也聲勢既重于徐似亦相忘而  
張齊一案顯爲之標徐頗震駭傍觀者愈揣摩尋覺陸  
光祖方以少卿家居深爲扼腕陸先在吏部每以事與  
徐力爭必申而後止徐每每優容至是獨造其家存慰  
且解之各司風指不可承奉攻訐不可久開聞者頗爲  
感動并詰瑞曰公在朝固有持平之論今撫此土使元  
老不得保有家室是誰之過愕曰安有是或徐氏自取  
其奈之何蓋素以秩庸常陽春心雖無他面則甚冷竟

不克從中少加委曲也居無何瑞在事苛碎被劾高屢  
言志大才疎原官調督南儲朱大器代蔡國熙亦調山  
西督學徐事稍解而京中店尚未收傳言有本十四萬  
方 世宗末年多妖寇潛入京師奏聞官軍往捕不能  
得徐益以家人乃就擒于是門下頗蓄武健士備非常  
至是尚往來道路小人流言謂將不利于高頗惑之一  
日韓楫來見聞嗷呼之聲甚厲暨出見色猶不平問盛  
怒爲何曰徐老我未曾尋他日遣人來京圖我楫曰且  
息怒天地間豈有是理 朝廷宰輔渠豈容易使人害  
得色少霽因曰無信小人架捏此輩造事端踵門求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二

激怒往往皆然高意乃解既別適一聽事人犯事當笞  
楫試令曰今一罷閑主簿潛居某處營求害人果能訪  
出當貸汝罪其人去少還報曰有數人不知幹何事見  
在對奕楫卽令擒之給事宋之韓亦至恐有隱匿脫放  
亦自隨去果獲二人其一顧紹爲徐諸子虐害赴京陳  
訴徐遣人馳解正索重賄其一孫五原舊掌倉禮部尚  
書孫承恩家人投徐掌京店者凡往來簿帖俱搜至中  
一禮帖係陰子知府孫克引送首揆二百金求河東運  
使首揆其父門生也遂以二人付兵馬司聞于高曰欲  
重處則科中奏聞行法司提究若從寬則當令巡城御

史發落高曰只今徐老尚說吾害渠若行法司益不可  
解盡焚諸簿帖御史王元賓參孫克弘罷黜顧紹孫五  
充軍而舖中星散搶掠幾盡徐致書求解答書猶引乙  
丑試題爲感張又從傍調停孫元泰亦中辛未進士遂  
得安枕矣高決策定貢市合七鎮爲一歲省邊費自餘  
萬招安國亨出就理盡平兩廣諸蠻一時經畧慷慨直  
任皆有成功然興化不勝迫辭位去高居首當選內閣  
而居之不疑疏辭請忝閣臣皆不許獨張一人辦事素  
與內臣交通司禮太監馮保狡黠陽子子附名義張頃  
心結之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每招致於家密謀傳  
達高不甚防于部務方有大振飭張乘之暗收人心所  
用則曰我薦之也所黜曰吾言而不聽奈何楊太宰復  
起理兵部事冀還舊席高殊無意亦怨高合于張總兵  
戚南塘繼光俞虛江大猷征倭立功有名張甚向之俞  
在廣東被參革任甫半月言于楊即推福建總兵科謂  
大猷前日之革是則今不當推今日之推是則前不當  
革雖泛論實侵兵部參將金科朱珏職罪延按論劾兵  
部覆行巡撫勘問撫臣何寬下運使發寧家方徵浙兵  
繼光奏以二人赴浙聽副將胡守仁統領往邊舊例巡  
按所劾不當下巡撫又不當屬運使御史又以爲言楊

大漢記

卷三十一

十三

無以解張亦甚慍自言于高乃得寬六年閏二月上  
御門疾作還宮見大政未卷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者  
三日高以東宮幼而講官新選無慣熟者請五日一入  
看張喉保言于上每日輪一人自此畧試異同矣尚  
寶司丞劉奮疏五事一日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  
恩威莫測臣下歛手無敢美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  
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倘  
于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只圖身便朝廷  
名器本礪世之具而輒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爲此  
乞大奮輒獨觀萬化則政柄不至偏重蓋爲高而發  
大漢記 卷三十一 一曰  
也給事中曹大楚劾高大不忠十事言前 聖體違和  
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 東宮出  
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月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人臣  
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  
盡善類一空三也曹金無一才能乃自副使陞刑部侍  
郎給事中輔揖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  
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 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即于  
御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腹心九  
陛下微有取用即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  
六也从掌史即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蓋權之重過于

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亦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  
采餽六白金卽陞為河南叅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  
八百金卽取為 東宮侍班招權納賄賤迹大露八也  
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勾  
虜無辜見殺此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指千金強  
辨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  
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  
受 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  
必欲置之死地至于大監陳洪之閑住出自 宸斷拱  
與洪密嘗諷宦官欲為報復俺答歸順惟 聖威所致

大事記

卷三十八

十五

拱乃揚言于人而歸功于已十也大堃本少卿曾省吾  
門生曾則張同鄉最相厚者御史張集獨劾大堃傾陷  
輔臣內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  
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為心腹俾彰已之忠而  
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  
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保匿之  
不發遣內官至閣曰 上位說張集如何比我為秦二  
世將欲廷杖集在朝房聽挈分付後事謂必死矣竟寤  
集跪與臺者彈馮 科道皆欲論張厥且上高力止之方  
保五疏史俱削去 科道皆欲論張厥且上高力止之方  
待罪九卿科道並上疏保留給事中徐夢桂疏劾奢庸

怨望譏刺程文又盛頌高摘大堃疏一一辨折得 旨  
奢庸降二級調外大堃為臬州判官張知不能掩自往  
請罪高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  
曰遺詔我當國事當我行公柰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  
保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  
張益俛首願赦罪容改過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蓋有人  
在傍不無顧忌也五月二十六日庚戌受顧命 上崩  
六月十一日甲子 上卽位改元十四日丁卯高上新政  
五事庚午高遂被逐 以上詳大政未卷 庚午高儀卒凡高所厚  
者次第黜去而梟為之首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六

上出軋清官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執之則無鬚男  
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 本名章龍 問何自來  
曰自戚總兵所來聞稟著馮保鞠問保令人以刀劔各  
一置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厥蒞之密語大臣曰汝只說  
是河南高老使汝來刺 朝庭我與汝官享富貴隨屬  
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大臣朝夕同處共  
飲食陵行前計又教之誣稱高老人家李實高本高來  
同謀保發厥校五名至新鄭挈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  
張本意又難與保異同復疏請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駭  
謂居正實主之楊博已轉吏部尚書言于張此事關繫

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楊又言之臺長葛守禮轉告  
僉都陳省走白張皆失色大僕卿李幼滋張之鄉人規  
曰柰何爲此事張曰我何與幼滋曰 朝庭掣得外人  
而公卽令追究主使今殿中稱主使者卽是高老此名  
已歸于公何以自解張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然尚未  
能得之于保也刑科欲送大臣法司審問未敢發御史  
鍾繼英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錦衣朱希孝等入殿同  
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  
又雨雹不止東廠理刑官曰一清謂問官二千戶曰天  
意若此不可不畏高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不能免禍二君受馮公  
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未應既十刻餘天氣稍開遂提  
大臣會鞠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大臣決十  
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  
卽問曰是誰主使仰面曰是你使我保色變又強問曰  
你昨日說是高老使來刺 朝庭如何今日不說大臣  
曰是你教我我何曾認得高老于是朱希孝厲聲曰奴  
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  
他遂罷審入官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太監  
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卽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

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  
刺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保曰馮家內中同  
行列者  
相呼以姓 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如何  
幹這等事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走報于張曰事不  
諧矣張乃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  
了汝輩不必上本惟着鍾繼英回話罰俸半年二月二  
十日夜大臣送法司已中毒啞不能言二十一日三法  
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只頰首處決張對人曰  
高老一事我憂愁今終救得下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  
人皆以救高爲功中間雖有飾詞然全以坐之則未應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

狠而拙至此高自是奄奄不復振又無子其兄捷爲都  
御史先卒以其子嗣除舊補新另一番氣象兩 太后  
主于內以 上冲幼待之嚴凡事必歸重內閣如 張  
太皇故事 上純孝奉教惟謹保亦能擁護挾張爲重  
四方無事張鉗制六部行其志凡建言稍違忤者必貶  
削閣中先有呂蒼梧再薦張蒲州凡三人四年御史傅  
應禎乞收用言官劉臺請節宰輔權勢皆謫戊午年丁  
丑子嗣修一甲第二 上諭曰先生功大朕說不盡只  
看顧先生的子孫九月其父文明計至時夜漏下已二  
鼓昧爽 特旨留之香幣油臘金鈔布之賜以千百計

內監終縛至對之作樂曲狀扶以僕隸叩頭疆之立而受曰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密議起徐華亭代首揆以俟終制二次輔阿指引奪情例以聞褒答日赴請勉留又遣吏部尚書張瀚往諭六卿而下踵門如織保留之疏南北大小衙門幾徧內閣官送本票旨即舉筆曰機務不可緩也內使就喪次問某事某官張先生云何具以對凡三跪即言守制是常情小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何惜營議乃允留京以次子馳釋回籍營喪事十月彗星見芒長數丈赤光亘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星變非常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

大享記

卷三十一

一九

天意而順然後天變可消居正乞歸守制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規聽攸關居正謂父子相別十九年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際彼此未親而今長逝于數千里外遂成未訣乃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 皇上必欲其遠心抑情啣哀茹痛於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訐謨決策謂元熙載或者非其情也別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四海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可以正萬民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居正之所以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迭聽之夫拘曲守常

之士或因其不去之速而歸以不建之名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尊教用協丕式或者非其理也居正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夫宰于短喪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念於已然則終喪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遺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且當時諍之後世識之乃內閣二輔臣首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二一

題之既方以計問遂以例請謬矣台省諸諫臣乞留之既實為贊詞九昧成憲抑文謬矣然則奪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十九日簡討趙用賢既昔揚溥李賢在先朝省母還家賢既已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夾四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迭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加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數年而

陛下顧敗之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恣而為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則所以干天和而動象者莫甚于此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任糾繩之寄非謂其阿意順旨爲先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曉曉者哉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昔公誼而徇私情茂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臣誠不知其可也二十日主事艾穆沈思孝同職胡頊居正有父之喪朝廷援例奪情會不移時而彗星突見意在廷大真記 卷三十八 二十一

之臣必有能因天象指陳大義以感悟聖衷者詎期附矣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讓干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國是若狂綱紀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止矣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列如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欲避之則於君父大義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宜速令奔喪守制以全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庭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既入方以修省未發先二翰林具疏即被揭于張諭令母

上對曰已上矣怒甚令候旨招劉榜眼城入壽日吳子我甚愛他有厚望何乃做一箇羅一舉便了他一生羅有甚好處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有劉臺誰那瞎眼房師取上來幹此勾當因連晉羅倫小子者三禮部尚書馬軋卷自強掌院王學士荆石爲約衆詞林造門爲解拒不納馬以郵與爲言乃得入微言外議藉藉並有章奏在相公自處息此紛擊丞燃發曰公饒我公饒我王學士見景象非是運造喪次曰書生輕率亦是一種道理平平處之則無事矣曰聖怒不可測曰即聖怒亦爲相公而怒屈膝舉大真記 卷三十八 二十二

手索刀作顛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王駭趨出劉榜眼在門怒目厲聲曰若與吳趙素有隙今非若下石加膏時也衆遂散二十二日二翰林杖六十即日驛出國門二主事杖八十加鑊鎖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戌許學士國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末成器贈中行鑄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理沉鬱不惜剖心寧辭碎首泥黃在中爲君子壽贈用賢進士鄒南阜元標聞四人當杖不勝憤而杖畢勅諭廷臣曰群奸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借綱常之說肆排擠之計再有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弄

不宥鄂亦不顧疏亟斥輔臣回藉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臣于九月二十六日間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意尚啣哀懇求必見允而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遂上臣讀此涕泗交流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然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數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身冒鈇鉞為皇上陳之居正之不去天下人共知也 皇上之留居正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久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偏頗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者一進賢未廣限郡邑進學何寥寥也一決囚太濫各省駢首何纍纍也三言路不通凡建白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四民隱未周如水潦旱魃之災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者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不可枚舉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紀綱况無利有損若此而可留之耶居正以非常之人自待今有人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不曰異類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果可謂小節乎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辨斥之居正之不歸無情可奪無服可起遠非賢之儔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

測陛下之學且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若留之在京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為故事逼脅至尊窺竊神器特反掌間耳抑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御史曾士楚保留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蓋至于此夫今日上疏留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身服茅纁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瞑目也二十四日杖一百發戍次日召張見于平臺慰諭從此素服入閣出朝房見容洋洋如平時而先沈修撰懋學復書懋修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顧不依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昔伯夷太公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揮鉞一則叩馬採薇君子不以爲異心即令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奈何視爲狂童斥爲仇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宰相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善言阻則佞諛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迨事機大謬初心而

六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三

六事記

卷三十八

二十四

後悔之無及矣又書云此事原由聖明眷注而保審之  
 既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且子之孝臣之  
 忠同倫之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在此然廷杖之舉  
 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其得稱純臣稱諍子  
 乎又貽書李司徒勿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  
 止李答云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  
 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  
 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之本朝惟王新建可以語羅生  
 正不達此其時邪說倡舉國若狂而先張太宰往諭不  
 自得謂當力辭何少宰惟相亦對太宰謂天經地義不  
 可廢南御史朱鴻謨救五臣革為民南都御史張岳跪  
 俯允元輔忠孝完節調外尋閒住張尋致仕何政南部  
 謝病去寧國諸生吳仕期托言海中丞候上書于張勸  
 言當為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為天下第一品官太平府  
 同知龍宗武緝知報據江都御史胡榘檄寧國推官史  
 元熙捕仕期置蕪湖獄七日斃沈修撰其同郡人也勢  
 岌岌慮不免久乃得定而其時獻諫者不可勝紀張多  
 厭惡擲去惟麻城人副都耿天臺先以御史與張引重  
 至是撫福建初亦以為不可久之貽書云辱示奏對錄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二二六

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悃精誠纏纏  
 溢于緇帙藉令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  
 為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  
 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  
 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  
 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  
 自與睨隔故不無拘蔽膠紐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恥  
 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  
 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  
 知退者為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  
 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擥于格式  
 而習狃于故常哉乃茲議論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  
 昔閣下為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士紳僉訾羨之  
 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悲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  
 時憮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為忠告許謨而先生故以為  
 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  
 下之所為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帖墀以來便  
 惟知以直言敢諫為賢而其恥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  
 謂為賢非毒而何其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明  
 年二月副英公張溶冊 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沐疏吉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二二六



典不宜預供事山人毛有倫見而刺以詩有市人不識  
 官袍色只道啼鵲血滿襟之句聞仕期死遁去三月給  
 假歸葬 上及 兩太后遣中使郊送安車數十人界  
 之迎者方面而下用見部禮趨奉塞塗過河南新鄭已  
 病與而出見相慰勞曰旦夕人乞佳木為飲許即致之  
 既至斧劈且盡曰楚材當磔以洩吾恨抵家合省官俱  
 來會葬惟巡按趙應元不至巡撫陳省守巡道馬文輝  
 等請閱武麟玉南面坐如大閱禮 五月選朝中使迎  
 如前賜賞甚厚 丙申召見文華西室南戶部員外郎  
 王用汲言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八 三二

按陳謝內叙四月十六日葬父大暉山之原湖廣巡撫  
 陳省撫治郎襄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會葬獨遲  
 按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臣竊為臺中有人慶矣及數  
 月應元有患病乞歸之既乃掌院陳价求悅輔臣遂參  
 論其托疾欺妄 陛下但見价劾應元恣肆任情巧為  
 趨避即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為其事  
 而為其人不為此事而為他事則會葬不與之故也又  
 如舊歲星變示警奉 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所懲  
 抑者半為不附宰臣之人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  
 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

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  
 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舉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  
 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  
 才名素質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臣不意 陛下以為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為宰相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  
 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為太息甚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  
 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人則逢君之人少  
 而逢相之人多臣竊憤之特為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八 三二

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斂戢于將來而潛消  
 其逸志此臣之所以忠 陛下之心也坐削藉居正既  
 向者劉臺為專權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不至傾  
 人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  
 其詞愈遁而愈無忌憚矣九月遣太監魏朝取其母趙  
 氏入京將至 上及 兩宮遣內臣郊迎厚資十月新  
 鄭卒乞卹典 上猶以不忠欺侮為言張奏潛邸舊勞  
 乃與祭奠先後毀書院晉太傅邊捷考滿加恩二十七  
 月釋服褒以忠孝兩全厚賜伴上既辭政諸臣奏留傳  
 示奉 聖母諭拜張先生俟 皇帝三十歲再作商量

其年庚辰子懋修狀元及第九月下江西按問劉臺戊  
邊辛巳行丈量法福建巡撫勞堪殺前侍郎洪朝選壬  
午春杭州兵變民變徐華亭八十存問張自爲文言從  
來大臣安國家定社稷爲上然及身所得爲而止惟徐  
能托之後人以未太平功尤大蓋自命也自己卯而後  
居正之焰已極凡鄉試出題皆借之行媚湖廣題曰敬  
大臣則不眩乃錢御史所爲繼按者來辭出幼子見之  
其極口稱贊曰不忝乃兄居正嗟曰若論文學遠非諸  
兄可及蓋意在解元南宮握定必不居次遂古三元以  
配商文教也五月居正已病追試期不可去按者絡繹  
六耳記 卷三十一 八

遣人迎之進三百金爲路費贖大舟團風鎮以伺六月  
病加大師自九卿而下建黨保護殆遍有重舉者人稱  
爲再醮洋洋不耻也丙午卒太監張誠視喪事賜賚不  
可計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過高郵大風漂溺甚衆方  
疾革起潘晟入關以其黨王篆爲少宰曾省吾爲副都  
舊用上國光等掌部院同心聽命馮保蒲州無得異同  
可以久持十二月馮保發南京其黨已失與援言官蜂  
起各有論列諸人相繼被逐下詔削居正秩奪贈諡諸  
子皆爲民逃莊王次妃王氏奏居正陷親王罪 詔刑  
部侍郎丘禕錦衣都指揮曹應龍太監張誠往藉沒監

以給事中楊廷相得金及器飾六千餘兩銀十萬七千  
餘兩房產價一萬餘兩曾省吾王篆傳作舟高志進寄  
銀三十萬兩撥空宅一所田十頃養其母敬修先自縊  
死又十五年新鄭贈太師謚文襄再廢一子  
此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舉張位沈一貫相軋之風稍  
息漸與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內閣與掌院爲主  
壬辰一案部議決用王肯堂以出入申王二家指爲黨  
其實原舊友非附麗且學問優裕行誼端方輩中罕見  
其匹主者協贊者猶津津得意稱爲自來考察第一不  
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位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六耳記 卷三十一 八

互訐其語至不可讀沈一貫獨相十年沉沉嚙運末年  
與總憲溫純相左前以妖書事欲羅織郭正域則臺省  
窺覬者實有罪焉又牽沈鯉同去無以自解朱賡持正  
存厚李廷機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曰頑何異詆伯姬以  
淫誣伯夷以盜賡卒于位廷機杜門五年方得去不克  
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臨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來又  
看此公論也臺諫之橫抹煞天理于斯而極葉向高繼  
之孫丕揚復出極相得凡事擬議補救甚多丕揚去趙  
煥以刑部尚書攝篆冀卽真開誠自結于葉旣入手寒  
冰矣方從哲又繼之 神皇崩葉再出逆進伏于內苦

力爭初猶曲聽後漸格力求歸得允此後閣臣捧大權歸于逆六部皆失其職而吏部尤甚不忍言已

附錄

夏貴溪既策免 上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

公謹者夏字也左右密語分宜素相恨不得已欲自為

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有詔徵入京數使迎問

於道比至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又之以河套

事陷之殊死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神住長安

出入公卿間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

者因薦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一

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即

為紫姑語今日有好臣奉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

矣 上即疑焉或以告御史鄒應龍以為奇貨恐有先

之者即遽上劾索其事狀不能盡得惟取一二著者列

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華亭謫延平推官勤于職見

上官守常禮不失有御史入境至建寧某縣幕故以科

臣謫高卧自如將至延平疑徐亦必不出獨隨隊盤折

甚恭御史深歎服陞浙江僉事督學一卷有顏苦孔之

卓句批曰杜撰此生直上日出自楊子何以云然即起

揖曰本道少年登科不曾讀得書承教即拔優等由此

潛心學問尋究良知之說見之躬行居常儉素如老僧

後雖極富貴終不改或曰矯飾以公孫弘布被為比矯

之不止乃成君子古已言之矣 在江西為督學副使

出鄱湖毛伯溫方視師貴州相遇邀酌毛故洪飲引滿

公敵之綽如終日不變色毛退而歎曰真宰相也 與

分宜同官十餘年凡入直必五鼓起坐大門內聞呵殿

聲即上與疾行與並不失頃刻其他委蛇之態實有之

延飲并招其僕永年所謂鶴山者列席兩廂令諸公子

陪之大呼猜拳博陸使之聞分宜亦以為敬主及僕益

親密即胄子至狠亦貌視為不足防也獨無奈新鄭何

或問其故不答益柔而無骨易弄剛而好勝難犯設使

分宜柔中豈得乘間高之過剛入江陵度中不覺也

華亭善收人心陽明追封侯世襲謚文成而講學之派

歸之矣海忠介即陞京堂而節義之派歸之矣撫王弇

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

宜客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

不可無福天子宰相何獨不然乃若新鄭江陵不免自

用失人心識既不透亦由福之不齊何者 穆廟久于

位必不見逐且更表表得自盡其才張老兒尚可活具

慶何至念人言弄出許多手脚口舌公子未出幼何至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十一

蹈諸城覆轍而過之耶 隆慶己巳 上特旨相趙內  
江素蒙直自用又爲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  
新鄭而內監陳洪新鄭里人於是以原官召還掌太宰  
事免其承 旨庚午罷內江已而陳南克自去明年罷  
李淮南又罷殷歷下於是新鄭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  
下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  
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  
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慶後柄用頗久情  
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擊空効奇以博寵祿華  
亭幾殆 內江以理學著名既大拜三督之議隱然知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三三

忌設以華亭處此必從容待機會乘之蓋新鄭氣高原  
人所畏惡既易代悵悵已失所恃且以幼主視 上必  
多破綻將群起攻之以應劉奮庸曹大楚之說又何煩  
汲汲也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  
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  
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大驚幾不自存江  
陵爲之惻然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道  
之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  
千金器物往獻江陵御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  
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  
大事記 卷三十八 三三四

兵自負有鞭四夷之志而實非其人做出一番沒究竟  
事且原非特見祖景泰初年分營操練之說不知當日  
文武大臣何如人今三世胄三督臣未見有善兵者且  
當薊州飭備諸將統勸之日集思廣益何不就譚二華  
戚南塘謀之而輒倡此議何居至考察事既知不可上  
疏矣自當堅執以去就決之乃出與共事又不免忿爭  
共則必爭爭則必不勝日見多事亦未之深思耳 江  
陵仗華亭之援而入閣仗新鄭之庇而安身一全交以  
相遠也一下石以相逼也自六年閏二月 上疾作知  
必不能久意勃勃難一日容故發之甚密甚驟略無顧

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乃盡納其所獻器  
日卹典得半 新鄭壽日衆皆以伊周爲賀其一獨舉  
孔子謂孔子生于魯國周流不遇魯用之不終高獨生  
一統全盛之世又事明主成蓋天事業覽之大喜張于  
堂上出入必頌稱快凡數日忽曰此老畢竟讓也卽命  
撤去 新鄭兄弟六人長捷都御史次撥千戶次公次  
操次扶經歷次棟通判操之子務實爲後後爭立疏于  
朝夕之始解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  
三不足畏之說擿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吏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獄問狀刑書王崇

古當之罰金不從令請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  
文華殿開講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  
杖先生何以不從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罪  
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  
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科道何以  
申救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  
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  
此何謂不欺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禎下獄江陵令錦衣  
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巖李禎

六事記

卷三十八

二十五

皆謫去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  
說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  
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可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楊太宰博既去廷推代者大司空朱衡御史大夫葛  
守禮皆時望所屬與江陵議論數有異同皆非所便論  
令以南大司空張瀚居第三疏入 上曰朱某在工事  
煩不可動對曰是 上又問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再問張某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  
善命下舉朝大駭朱葛不久皆引去朱治河有功回工

部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河又建玉女祠於涿  
皆力爭內中不悅 太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  
稽故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啣之勢自不得安矣  
舊例書帖外紅簽寫一正字江陵當國皆換啟字編修  
李貴起服相見當用賓禮其人謙甚江陵稍移其座李  
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厲聲答曰禮貴得中方進閣  
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瞻學士頭俗呼湖廣人  
謂醜魚頭也應聲曰春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謂  
驢耳也其敏捷如此 江陵極愛華整一鄉居尚書致  
禮其盛也 成錦為地金為字用手軸展之

二丈餘

內終是孩子氣

受知華亭最

三二六

深友在史館凡事華亭必曰張太岳以為何如無頃來  
問後報之厚高祭之際軒旋甚多且中其孫文集內往  
來書札另刊一卷皆短幅家人父子不啻也足見華亭  
眼力 喪過淮安湖上人夢兩金甲神各帥兵大戰其  
一敗走得脫既至湖中日色皎然舟近千餘夾隊而行  
甚整旌旆蔽天鼓吹之聲聞數十里大半皆督撫遣軍  
弁護行者忽驟風盡飄散溺死甚眾幸存者樓櫓官楫  
俱盡喪舟獨無恙神既怒矣猶不敢犯其柩固餘盛尚  
在耶 所至縣官費千金府倍之省會又倍之蓋護行

者多夫價廉給會式豫斯以待詔者祭器尚用銀死猶如此則生而治喪往返又當何如或曰至南京久停為魏公所驅未必然卽有之與伐喪何異况馮保尚在守備內監作主誰敢枝梧魏公在南終是一閒弄衙門其敢出此令樹此風節耶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

朱國禎輯

神宗

上自幼岐嶷神慧 穆宗一日馳馬頗驟諫曰 父皇神人主馬必雙控徐行以示威重若獨騎加鞭寧無銜蹶憂為卽下馬勞曰哥說得是特賜異錦數十匹一日却步輦行夾道中徐階等召入相遇叩頭慰曰先生每辛苦再叩頭請讀書寫做曰已讀四字經閒卽寫字安用做 陳皇后病居別官每晨謁 奉先殿朝 上及貴妃卽往候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 后聞履聲卽喜 曠起取經書指而問之莫不響答 貴妃聞亦喜由此兩宮益和既卽位視朝享 太廟禮度儼格鳴贊少錯誤亦不阿責惟遣內使諭之無不悚服有具本認罪者却曰此小失要當演習非侍班官糾舉亦何必使聞于外申時行微時嘗有社倦鬼文覽而喜之灑筆改曰倦魔由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墨常親書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又面諭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大書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可于二十五日來看是日講讀畢居正等請文華後殿見諸內臣捧泥箋廿幅 上縱筆如飛大書宅揆保衛

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正已率屬九幅賜部院責難  
陳善五幅賜講官字皆喻尺頃刻畢就凡賜輔臣多手  
書筆畫適勁思致懇篤即家人父子不是過也

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辛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  
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給事中傅作  
舟疏進覽居正因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  
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  
為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云  
此地從來多荒少饑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  
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

大事記 卷三十九

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  
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曰依  
先生議處居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  
奏災傷 皇上即惻然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  
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國為心安  
民為事四方秦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  
諸司徃徃營私背公剝民用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  
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  
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  
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

開如作舟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何不敢報之有又云  
請賑則曰不敢請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屢奉旨申飭竟成虛  
文彼皆自理贖未嘗佐公家之急臣等不勝憤懣此  
輩過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上怒色口有司為民害者  
當着實重處居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居正  
復奏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  
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  
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  
賦稅所人必不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樽

大事記 卷三十九

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  
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細黃之流  
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  
大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  
無所增加居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  
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為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  
如嘉靖中 世宗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積  
餘隆慶初年尚積百餘萬金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  
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  
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

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凡日講閣臣侍班輪講者稍稍句  
字之誤免糾稱曰先生禮待最優一日講過位章色勃  
勃字當作入聲誤爲去蓋南北音異也張呵之聲頗厲  
上不懌此時冲主權臣習爲故然了不自覺方辛巳大  
計京朝官吏部尚書王國光考功郎孫惟清悉取六年  
內建言得罪者俱入察籍南則何寬李巳爲政黜趙世  
卿等庚辰三月居正上疏歸政 上傳 慈諭重托少  
師張先生莫與此念以全大義震主之威識者知其不  
終矣中間發侍郎洪朝選階御史劉臺父子殺生員吳

入事記

卷三十一

四

仕期皆其黨阿意爲之居正既卒王篆曾省吾等盤踞  
馮保從中主之而吏書王國光等惟所願指他布列斐  
津効力者甚衆家居禮書潘晟乃居正座師也方病棘  
爲身後慮欲起前首輔徐階以壓張四維其年階八十  
遣行人存問老不能出乃密疏薦晟卽報允數被劾行  
至杭州既辭于致仕蓋獨斷示意保亦不能爲之地矣  
其黨不悟益聯合呼吸爲持久計大約倚重于保視閣  
臣蔑如四維邑邑不得行志幾欲避去一老生賦絕句  
云冰山已被夏日照狐鼠猶誇三窟安不料 天顏容  
易變雷霆迅發避時難生益出人中官豫知輕重且聞

日者謂保敗只在決月故云然人不信也南御史郭惟

賢疏薦編修吳中行等以黨救奏擢降二級調外然

上意已漸移因他事控保不得近御史楊寅秋始露章

首劾王國光六罪得 旨國光欺君蔑法着開住御史

曹一夔并劾四維遣文書官孫斌諭曰國光恣肆卿亦

未知所言朕亦不信留供職御史張問達劾疏再上降

三級調外于是四維得安其冬發保南京開住尋併其

黨徐爵張大受楊丹皆籍沒曾省吾王篆勞堪陳思育

殷正茂陳瑞陳省高文薦周詠梁夢龍次第劾罷其黨

大潰復官者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

大耳記

卷三十一

五

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回部聽選者鄒元標  
其以才望薦用者又二十餘人 旨曰朕一時誤聽奸  
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的起  
用郭惟賢著復原職其餘降非其罪吏部都查明奏來  
保之發南京也 太后問故 上曰老奴爲張居正所  
惑無他罪賞銀千兩衣服二箱諭且召還潞王婚禮所  
需珠寶尚未備 太后問以爲言上曰辨此不難年來  
庭臣無恥者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頗高雖僅完一  
二已用銀數萬兩 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奴  
點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字面絕以爲



歸而日後藉沒之芽亦伏于此 御史江東之叅協院  
副都王宗載遠東巡按于應昌謀殺劉臺以快居正之  
心 旨下二人附勢枉法殊為殘忍所奏着法司從公  
擬罪來說議上謂臺成死可憫得贈光祿少卿 給事  
中葉遵疏近年兩京各省文武官員裁革幾半其中未  
委者殊多頃御史王國乞復順天鄆陽二撫臣臣以為  
太倉總督京營協理其當復尤急報允後凡係 祖制  
設官毋得輕議更革 南給事中阮子孝論科場重典  
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下開擬 旨斥革四維疏居正諸  
子所習舉業俱可進與前翟鑾子不同在翰林者調用  
六再記 卷三十一  
在部屬者照舊王篆二子宜覆試 上手批張居正王  
象結連馮保罔上行私馮保弟侄及名下已皆革職治  
罪居正篆諸子不論進取公私都一體斥退王之子之  
時疏劾居正之黨者日衆 上亦厭之南御史于有年  
以趙應元事叅左都陳炯得 旨言官論人須當審究  
事實叅詳公論不諳事情始末不分人品高下輒肆詆  
謔將人自危豈成政體于有年妄躁當治姑從輕罰俸  
半年近日科道官爭以奸黨為言斥退已多今後務要  
體國惜才用養和平之福若再違旨搜索徃事定重治  
不饒介竟告病去

十一年三月御史魏允貞疏四事中日嚴科舉之防  
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監試  
官又加意磨鍊殊分別式樣以擬主司圖點批評諸子後  
先及第海內人士無不憤歎以為二百年科舉之制壞  
目今如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肅肅  
餘年世科家寧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兩朝  
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度調  
淵源家驥人豈若斯乎臣未敢以為信也貴者既以  
齊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而錢者既以  
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請輔臣子弟中試者如  
張甲徵申用懲其延試讀卷止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  
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迴避子弟其有懷才  
抱志舉及第中私者得 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  
蹟虛心為國言事這本浸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  
叅看來說四維時行俱上疏辨理請罷甲徵用懲回籍  
大專記 卷三十一  
肆業如允貞奏待臣等去位之後候補廷試不允戶部  
郎中李三才疏論救 上以魏允貞叅看尚未處分三  
才輒出位妄言窺探 上意降三級調外任允貞許州  
判官三才東昌推官 吏部覆原任南京兵部主事趙  
世卿疏論時政考察去官仍應起用有 旨趙世卿先  
年建白有裨時政如何處以王官又以考察罷斥以前  
朋奸獻諛傾排善類的姑不追究你部裏既說他公論  
可惜且有 皇祖明訓趙世卿准以郎中起用不為例  
京官五品以下在外方面三品以下着科道官從公會  
舉不許徇私濫及 龍巖縣知縣曹胤儒考察降調復

上撫恒言據馬惻等十二事 上曰所奏欲陳時政必  
須建白如何撫拾浮詞朦朧不明顯是懷恨怨上着為  
民 南御史孫惟城言寧國生員吳仕期萬曆五年遊  
學金陵聞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  
守制謝過宥召言官而太平府同知龍宗武求悅輔臣  
因之獻伎遇蕪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偽造海瑞指斥張  
居正奏稿刊行宗武乘機密拿仕期到縣申操院胡楨  
絕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沙囊促死此事勘問者宗武  
而主之者楨也得 旨着撫按官查勘明實具奏楨回  
籍聽勘勘上各謫成積卒于貴州事初發積報應天撫  
大事記 卷三十一 八

臣胡執禮同奏曰好事不欲獨專也執禮方劄句容得  
之亦甚喜知縣丁賓入見問之對曰此事人言藉藉以  
為枉既操院所發聽自為之若一與聞今日未必分功  
它日不免分過乃止後語人曰某之得免行成者丁之  
力也 洪朝選妻朱氏奏 廷推勞堪密令同安知縣金  
與奏贖 旨命未下邸報未至差把總楊昌言帶兵三  
百名金枝派兵快一百名至差把總楊昌言帶兵三  
名扭辱徒 馳驛行至縣星夜解府由禁於獄已而解省  
二日夜馳五百餘里到省押付按察司獄送入重囚監  
中非法凌虐幽至別獄不知如何身死形容慘黑面目  
非人沿身發瘡十指勾曲大腸突出既已身死復謬言  
詐死延候六日發深泉 彌方許收屍又將推封置大中  
寺差兵擊折環守臣男望寺哭奠仍被趕逐長男洪鏡  
萬里舍寬陳懇 闕下堪仍遣千金密遣承差數十輩  
賁厚幣兼程至京視男所為而設機伏罪以待之續

問其事實云臣男必不復還朕仁聖宥以不死威嚴  
天恩豈敢復行奏擾但殺夫之寃未伸橫死之緣未雪  
臣夫地下之 于是朝選復職許子競承廢勞堪革職勘  
問鏡再奏 臣父於居正初無異也及勸選朕輕罪以全  
一疏有權勢主使之語而居正益怒父夫世仇對朝  
等乘隙行聞父與鄒進士吳編修私通造作言語激怒  
居正設機不可解矣堪受居正之意遂肆其毒知  
同安知縣金枝曾以滿報賊情被取軍門訪知住係意  
父有甚憾也即以殺父事與劉夢龍等百計羅織日應  
魁為造條款申報勞堪誣奏奉 旨命甫下勞堪云云  
夫人而巳死有入心者亦宜刑隨乃謬言父在四川有  
遺魂丹禁不許收越六日而後昇出臣父即無繼介之  
罪既辱其身復殞其命復暴其骸書傳所記未有被  
如臣父如此之慘者也 陛下憐憫臣父准復原職  
臣既殺沈經歷其子赴奏被問抵罪近撫臣詳報到  
史亦以永成伏罪臣父被極辱之寃而曾不得如二臣  
之申雪抑吳仕期一生員耳殺之者一侍婢一副使俱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九

不得漏網臣父待罪無辜 先帝改容而聽者獨不  
如一生員乎臣區區之身惟願與堪同死不願與堪等  
同 命下此事屢有 旨處分曾否究抑未明速勘來  
說堪等謫成金枝為民 給事中王道瞻疏論兵書張  
學顏有 旨前科道官曾說要久任責成今紛紛論列  
排擊大臣更易過半以致兩部院推用不敷這本如何  
輒要更調尚書總兵擅擬處分殊為輕妄王道瞻着降  
調外任孟一脉丁丑選御史戊寅五月建言為民發未  
起原官至是亦上言 旨命未下邸報未至差把總楊昌  
心腹臣觀 陛下數年以來每用銀錢不敷今日取  
之尤難明日取之尤難或取之於民或取之於國或取  
珠玉為箱或取財貨之月之力而攻注巧一器或取平  
背而易玩好一執周鼎商彝秦鉉漢鏡唐玉宋錦汝

宜寧可致之實駢至疊出財賦之出有隱嗜欲之費無窮既貢于國復屏于民奈之何心腹不告病而財用不至通竭也傳邊境以運手足 皇上知漁人乎漁夫舍餌以候魚其志將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幣給織為夷狄之日用常服名華貢市實則中夷是使中國之力日益損而夷狄之氣日益驕中國之幣日益耗而夷狄之物日益盛邊臣假貢市以賂夷每肆竊掠以邀賞使彼此相欺以誑 陛下極矣

有 旨朕孝事 兩宮近年織造袍服及器物等項專備供奉皆不容已况發有內帑銀兩原不擾民市賞從來故事孟一脉如何輕率請奏姑調外任今後言官建白時政都不許撥拾浮詞措撫舊事賣直沽名再犯重治 虜犯黑谷關等處 上曰該關賊情督撫官以拒堵敘功巡按御史又說隱匿欺罔彼此互異該司道將領有無捏報情弊着巡按李植會同巡撫崔縉親詣各關寨從實覆勘務要虚心秉公各不許偏執徇情倒置功罪上緊奏報植復奏彼此臨時強執不服是非虛實終難歸定乞特簡風力正直科臣會同別差御史公虛勘究報事情已有 旨覈勘還着屯田御史江東之會同撫按官務遵前 旨上緊勘明具奏 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裡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兵部接出 聖旨雲南緬賊猖獗戰守機宜鎮巡官作何處置部裏便馬上差人傳示彼處着沐昌祚劉世曾務遵前 旨同心協力共保疆

虞兵餉事宜會同戶部即與設處騰永等處有無壁廬總兵官一月一報如係緊急半月一報候事平停止應給火牌便查與他

十二年正月御史張文耀叅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原任湖廣道御史曾士楚邪佞造奸汗巖臺諫等事有 旨陳三謨曾士楚附勢滅倫有玷臺諫都着革職為民時又有河南道御史王九儀論劾江西巡撫曹大埜假諫章以濟私阿權門為捷徑所當罷斥原任御史朱璉阿意權佞無異犬羊所當併論追究有 旨曹大埜閉住朱璉為民科場事自魏允貞發明後揆地之子

六事記 卷三十九

連擢高第人遂益致疑不可解御史丁此呂追論前各主司分考之罪四維已憂去時行疏辯下吏部議尚書楊巍疏欠平和次輔許國極言近時輕躁小臣大傷國體此呂調外任彈文內各有處分高啟昂已革職為民又以南給事中劉一相疏盡奪誥命矣冢宰首次揆皆被論 上溫旨慰留 見科舉 陳炯之子以德并未璉子皆中江西鄉試亦為言官所攻覆試璉子黜為民以德上素知炯清正劾疏方上遣內使諭閣臣留用宛奏 聖諭誠當炯亦甚能其官第廷論紛紜臣等猶不免指摘煩陛下保全炯一日不去朝端一日不得安靜暫建



再用方可文定公親比以德覆試文理甚優監視者亦

無以難得免後戊戌登第江右人甚以為喜蓋言者不

論公私可否但以江陵為例殊失其質猶喋喋不止追

論湖廣監臨官郭思極錢岱南京監試官林應訓張一

鯁先後閣揭屢上自是上頗懷疑凡閣中揭帖不盡

報封事多留中言者益眾益杆格幾無所措手幸上

聖明用必得人相仗三十年雖有水旱兵革之事終不

為害也是年從遠府次妃王氏之奏籍沒張居正家居

正非貧者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荊州

一府為之騷動既報命上曰遠府廢革既奉先帝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十一

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還准王

歸墓原封地方抱養子術璽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

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

曠親藩侵占王墳府地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

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

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

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着烟瘴地面克軍

上詣天壽山行秋祭禮相擇壽工尚書徐學謨薦南

尚書陳道基資捧僉事胡宥工堪與同往視通政司叅

議梁子琦與馬梁三擇地皆不可用學謨斥之反奏彈

牽引它事罰俸三月定于大峪山之下

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壬子論內閣三祈雨澤天未霑施

朕心憂懼擬步行親詣南郊祭禱卿等傳示禮部查例

來行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輔理無狀致有旱災仰

塵宸諭宵旰焦勞至欲省扈從之駕儀撤擺列之軍

士却去輦乘步詣郊壇蓋籲天之誠既精虔而獨至憂

民之念又懇惻而靡寧其與商湯之衣茅露禱我太

祖之草蔬糲飯世宗之親禱崇寧同一遇災警懼側

身修行之心非特如前代減膳撤樂之文而已十五日

丙辰上致齋于武英殿以大學士申時行等從詣郊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十三

壇布服未備特賜上用布疋時行青藍各一疋許國

王家屏青藍各一疋十七日戊午味爽帝親御布素

自武英殿至皇極門御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郊

壇致祭上徒步出大明門百官皆前導上數日輔

臣使近前至南郊次昭亨門賜輔臣九卿茶恭詣壇位

祈禱如儀仍分遣定國公徐文壁等詣北郊社稷山川

雲雨風雷等壇各行禮上躬禱畢出御幄次召輔臣

及九卿論曰天時亢旱雖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

司官貪贓壞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千天

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將遠近侍請進法駕上



遠麾御復步至皇極門御座退詣 奉先殿謁 聖母  
 告至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 聖躬而 帝  
 親舉玉趾無難色竊窺 聖容儼然若思穆然若深省  
 憂惻惻但形于辭色者倘至百官萬姓咸喻明天子敬  
 天勤民之意發于誠心不由勉強無不舉手加額歡呼  
 頌聖焉是日勅六部都察院官天時亢旱雨澤愆期夙  
 夜爰憂屢禱未應雖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官  
 多貪賍壞法酷害百姓不肯撫恤愛養上干天和該部  
 今後宜慎加選用都察院便移文申飭務修實政毋事  
 虛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故違不奉行者重罪  
 不宥十八日巳未中時行等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又思見年災傷  
 地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徵錢  
 糧是也蓋往歲撫按官報災該部以正數錢糧蠲之則  
 損額而民方困悴徵之則不堪故權擬停徵于目前而  
 帶徵于豐歲如此連年帶徵愈多而錢糧愈不能辦即  
 有豐歲止可完當年之正賦豈能復補累年之積逋有  
 司畏避查叅反以見徵之額那為帶徵之數支吾展轉  
 奸弊多端而不才有司不惜百姓止以箠笞敲朴逼民  
 賣男鬻女以完舊逋正戶逃亡則累里甲里甲盡絕則

累別區雖遇豐年民窮如故蓋以此也臣等以為帶徵  
 錢糧一節亦當議處以蘇民困謹并擬傳帖一道進覽  
 諭戶部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為邦本今小民困  
 苦各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惻朕心惻然戶  
 部便查各撫按官奏到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  
 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難完者酌量具奏定  
 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五月朔日大雨十九日巳丑 上視朝畢退御殿閣召  
 輔臣時行等至前手陝西巡按董子行本授之時行閱  
 甲奏曰臣昨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言撫  
 六事記 卷三一九  
 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按一年一次總兵一年兩次  
 其二言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簡疏中條件未  
 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邊方兵備官宜加優  
 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官慎選用破格遷除  
 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  
 專委卑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聖鑒  
 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  
 險要修築與不兵馬齊整與不都自親自擊下人不敢  
 躲閃欺弊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豈不悞

事時行言巡撫遷轉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  
推陞臣等深服聖斷着令久任蓋在任年久不惟其才  
猷得以展布地方百姓並得相安 上曰然即年久寧  
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將去看來

十五年八月三日庚申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三輔  
臣入 諭曰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憫  
事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時  
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來各處奏報災傷如陝西亢  
旱江南大水江北又有蝗蟲河南一帶又被黃河衝決  
委的災傷重大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是臣等奉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一六

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思邦  
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  
獄多有冤枉撫按亦不為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  
貪最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情着部院行與在外衙  
門知道時行對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  
仰服但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件一是  
蠲免一是賑濟 帝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剋了只  
充自己囊橐小民不沾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  
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  
地既荒錢糧無出百姓乏食自救不暇就日加筮楚終

不能辦 皇上若施曠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  
安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然古人有  
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不足用那百姓還在田  
土還在一年耕穫便可出辦錢糧民皆 皇上之民財  
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  
實惠及民時行對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  
按臣覈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  
言有司虛應故事視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  
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  
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  
道路趨 他方強暴之徒起為盜賊 上曰有司剋剝  
百姓百姓極了怎的不做盜賊時行對為今之計須查  
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給散或煮粥亦可救旦夕之命  
賑濟必不容已 上曰還議擬來行又奏蠲賑事情若  
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臣下惟自 皇上獨斷則恩出  
自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上請 聖裁施行上  
是之

大事記

卷三十九

十七

十七年南直隸蘇松等處浙江杭嘉湖等處旱災特遣  
戶科給事中楊文舉齊太僕寺馬價南戶部銀各二十  
萬兩賑濟

工部尚書石星奏救荒之策次第舉行可無言矣惟織造糜費錢糧最多民間最苦益段匹有歲造傳造而歲造之費多傳造有袍段賞段而袍段之費尤多萬曆九年傳造袍段十四萬六千一百餘匹派浙江蘇松為二十六運計工價銀一百六十餘萬兩乞停今年秋運明年春運其價即與蠲除災民幸甚 上曰既說災困准暫停緩以示朝廷憫恤小民至意

十八年元旦召對閣臣

見國本

戶部奏去年入數三百三十九萬有奇因歲出數多一百萬有奇賴請發審房銀一百八十三萬充數即老今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八

歲入數不下四百餘萬除上半年發出見在庫銀僅四十餘萬審房銀僅一百一十七萬無論一切諸費即如九邊年例下半年當發一百四十萬盡括見數以充猶少一百餘萬 上曰國計空虛經用不給覽奏惕然依擬兩京九卿科道悉心計處條議具奏

西虜酋長火落赤招順義王扯力克渡河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畢渡報方至 上召對閣臣

見後虜合

兵住牧莽刺捏工二州至七月初九日入河州殺掠攻景古城殺副將李聯芳等敗總兵劉承嗣特差尚書鄭洛經畧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帝御門視事畢召閣臣

時行等皇極門煖閣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虜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如何時行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畧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武備單弱今虜王過河是賊火落赤勾引多為搶番又恐中國救護他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勅書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一九

預先整理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拏來重處朝廷自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責成選將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各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但止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核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度若臨陣定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

叅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帝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給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帝曰將官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方可時行等對人材難得如今都是選擇而用但是效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絕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近日兵部因科道建言推舉將材 帝曰前日有御史

六事記 卷三十九

薦兩將官時行等云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只是中常之才可作腹內總兵一是尹秉衡先年是勇健今則老矣 上曰這不論年老趙充國是老將只要有謀畧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事不能悉知卿等為朕股肱宜用心料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差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往如軍伍錢糧一一整頓商量書云事事有備無患趙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用力時行等對當初許虜效貢原為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因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 以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時行等對臣等正在閣中商議

夏推舉大臣一員經畧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絡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還擬兩人來已復言效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奏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效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效貢亦不可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強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貢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怠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惰虜虜酋心驕意大豈有慶足之時須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疆時行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戰又不可

六事記 卷三十九

專主撫只是保守封疆乃萬全之策至失事有大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今失事亦不輕了時行等對願 皇上從寬處分 上文曰山西五臺一路多有礦賊劫掠如何應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應撫官督率官軍驅逐已解散矣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為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容臣等傳示兵部查明具奏



二十年平寧夏救朝鮮 此後凡單書皆另見

二十三年河南大饑命光祿寺丞鍾化民兼監察御史  
齋內帑三十萬往賑三月己卯朔大學士王錫爵等題  
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陳登雲封進  
饑民所食馬糞示臣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慷慨竊念民  
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事真是十分可危惟  
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黎黎  
庶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致釀成大亂耳臣等查登  
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救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  
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俟鍾化民續有報來備彼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二二二

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別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  
民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  
布施此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於齋  
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得  
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捐資者不實而勸矣是日晚諭  
內閣覽奏已知昨朕看饑民圖說時皇貴妃在侍因問  
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  
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圖今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  
皮者有人相食者故上此圖欲朕速行蠲賑皇貴妃聞  
言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  
官解彼賑用其中官等朕傳着各出所積助賑又卿等  
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愛國為民至意再諭若是  
不敷還請部議處論卿等知之

二十八年平播州  
二十九年立 皇太子上 兩太后徽號

三十一年緝妖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頒詔大赦諭吏  
部 恩詔一欵郎中歷俸七八年以上應陞外任者擬  
與應得職銜填補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二二三

三十三年正月諭禮工二部朕第二子福王出府成婚  
有年宜遵 祖制分封豫建藩府會同擬議來看定于  
河南府內監孔一龍工部主事房楠督造 二月 皇  
太子第一子百日日命名傳諭禮部朕元孫誕生尊上  
聖母徽號書諭天下宗藩復思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  
氏每欲進封因帑藏錢糧不敷暫行停止今官廳大典  
業已告成 恭妃進封皇貴妃其 皇太子下欽命選  
侍王氏亦當有封號以襄慶典查照禮儀以上 禮部  
奉 聖旨冊封 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  
以成禮朕覽皇明典禮一書 皇太子正妻封妃次皆

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擬封號仍以其書頒閣中及禮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 皇太子弟二子生諭內閣先年面奉 聖母慈諭傳浙江南海普陀寺古剎被毀基址尚存欲要發心修復不費官費民力欽發銀兩蓋造繼續祀延香火用表護國祐民之誠朕即遵奉同 皇后等俱遵助工銀兩遣官今已修完朕思 聖母面命朕發虔誠理當勒石恭成始終以傳永久卿可作一碑文特諭卿知

臣國禎曰昔成化初 皇太后壽節姚夔等諸大臣建醮行香給事中張寧力諫夫諫官之體自應如此然

主上一段孝思大臣將順亦無不可以 泰陵恭儉好

學官中不廢慶讚傳至 神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官中雖號壯麗然兢兢守法度不敢移一步無機務之煩罕接對之禮瞻佛像以申崇嚴因焚修以志禪悅母道也陰教也繼體之君豈能時時奉侍緣而飾之經版之開與凡名利之建聚百順以效承歡孝莫大焉家有百金之產其母拜佛拈香其子趨踰奔走是謂家慶慶必昌而不然者曰恃

三十四年當大察吏部都察院皆缺正官署印者吏部左侍郎楊時喬都察院左副都詹沂屢請補正官或各

部尚書代攝不報惟命時喬沂協同行事正月二日考察起初四月復有 旨戶部尚書趙世卿代理時喬再請印務合併專管報曰察典已有 旨着楊時喬詹沂舉行凡二日考過三省如何又有此奏昨誤發批紅文書當即查回停寢今不遵已降之旨却請未出之命輒自耽延成何政體着即依行以竣大典時喬沂皆勵清節禮部署印左侍郎李廷機如之當除夕 上在宮中謂左右曰此際廷臣受朝觀官書帕開宴打關惟楊李詹三老兒清寂可念蓋其深受 上知如此

三十五年關臣朱慶年七十獨任久病疏不啻十餘上皆極哀苦至五月十五日額請速補閣員未云臣生死直一身一家之事今且先其所重 上感動手諭曰枚

上卿屢懇請朕以明悉連日慎思但任大責重且因近來新進喜事之人私結朋黨援引瀆擾是以遲疑卿可傳示吏部即會九卿科道推素懷忠義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卿宜保護調燮毋生疑畏以副眷懷時其子左通政朱敬循省父北行至嘉興得疾歸卒廢以聞報曰卿子病故聞而傷痛朕心惻然但股股輔弼先國後家宜抑情遵理慎加調攝稍可即出贊襄太醫堂上官領御醫看視簡命閣員已有 旨了尋會推七人于慎行

趙世卿劉元震孫丕揚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廷機清  
品為 上所知為士大夫所亮然有病其鎖盾者幾不  
與列推上點于葉李復傳諭內閣朕恩在籍舊輔王錫  
爵贊襄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  
欲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擬諭來行吏科都給事中  
陳治則上會推本末批曰李廷機日講有年功多啟沃  
署部屢遇大典勤勞懋著爾等眾議素負清節已點了  
當以國體為重不必紛紛資擾廷機三疏辭職善止報  
以卿近在輦轂宜直前事仍猶趙趙固讓急公之說  
謂何遵 旨到任不必再辭夫李之人品如此 上之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二二六

眷注如此亦可靜聽觀李之設施何如而言者攻之不  
已傳諭吏部近來兩衙門專以揣摩猜疑枉害良善逞  
臆制人全無國體昨日枚卜在廷各官皆有品騰請自  
上裁有何密囑王元翰胡忻啾啾求勝不已疑君誣人  
成何國體姑且罰俸半年廷機上疏求退 旨曰卿乃  
朕所特簡被命五旬亦無遠巡不出之理乃幾一履任  
徇私羣黨輒來攔阻逞臆抗命已有 旨了卿宜信心  
直行即日入閣 先是南中有妖寇劉天緒事文武爭  
功張皇牽累不逞者因而播私帖驚擾上下南兵尚書  
孫鑛奏妖黨屢布妖言等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

陵廟尊臨設有內外守備衙門及兵部參贊機務俱有  
專勅如何事多掣肘致使奸黨妄肆跳梁是何法紀職  
掌奚存所獲犯人着兵刑二部覆加詳議行南京法司  
從公問擬具奏一切善後事宜責令孫鑛悉心經理始  
終其事毋得疑畏罪人既得此後只宜撫綏鎮靜宜布  
朝廷德意以安里地近來科道官借言時政挾私滅公  
牽引瀆奏誣害忠良旁觀者杜門推避當職者解體墮  
心致機務遲疑非激濁揚清之任好生可惡姑念言官  
俱不究治 閏六月京師大雨兼旬不止街衢深者丈  
餘禁城場四十餘丈張灣大木盡數漂流糧船撞壞失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二二六

米四萬餘石民房倒者無數壓死數十人 上曰京師  
災民着五城行查照例量蠲務租救濟戶部發太倉米  
十萬石平糶工部急濬溝渠疏通水道又曰今幸雨歇  
又未知天意如何着大小官員常時恪恭乃職毋得玩  
愒直待有灾方行修省祈禱豈未雨綢繆之意 江西  
通省南糧船料盡與豁免太監李給事中夏子陽行  
人王士禎使琉球還却所餽黃金共一百九十二兩既  
還其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疏致原餽 詔曰覽  
奏具見該國誠款但夏子陽等却餽能廉正得使臣之  
體禮金着來使賞回 福王庶第一子生疏言外藩舊

例請名必待五歲臣男生于京師事體不侔若拘于例則臣父子面覩之時不無呼抱之情入朝 皇祖母

下部覆 上曰福王尚未之國准百日賜名以便呼育

廷機復自陳空去者五且言近日奉 旨處分皆

御筆親書如雲漢昭回發下該科有目共見它有關係

者首輔總票盡以歸臣至禁發抄一旨亦謂出臣所擬

欲箱人口而壅聖聽一唱百和臣性蠢直實不耐此六

宜去言者始比臣于包拯王安石今比臣秦檜過此以

往何所不至七空去 上曰卿勤誠敬慎朝野共知每

章疏票擬皆朕親覽裁斷有何專擅豈得以浮言疑似

介意遽求休致何忍于心即出安意輔政 湖廣巡按

史學遷薦隱逸舉人瞿九思又薦華陽王奉銳賢孝

黃梅縣舉人萬曆癸酉科春第八本縣知縣張維翰

設安小民借九思求解不應反誣獲革撫按辦白江陵

持之沉閣閉門著書者三十餘年華陽王分封豐州定

拱宸樓以表崇祀臨思親樓以事繼母歲租不及千盞

散會宗積書幾萬卷躬披朝夕先世莊靖以純孝稱

於以崇文者王官象賢富與三十四年襄府師城王

併旌 工部奏內供難缺貧商難愈 上曰內供商役

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屢 旨皇親戚晚縉紳

錦衣衛及世職駕較俱皆優免不得擅聽仇誣報派餘

酌定人數會同僉報其間嚴虛實杜囑託減墊費禁需

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息務使人心樂從稱朕

愛養畿民之意 京軍該給布花者十九萬三千有奇

工部以缺乏那處請詔內庫暫撥九萬匹工部再請

詔如數與之蘇州五年內欠至八十萬二千餘匹載入

考成嚴追有司停俸 河南災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

今歲又多水旱各該被災地方着撫按上緊勘實具奏

照分數蠲免其積穀去處就便從寬放賑災重者多方

設處戶部奏畿內災民委實異視 上曰這六郡災傷

之處准照順永賑糶事例發臨德二倉米五萬石平糶

以蘇民困價銀徑解該鎮抵克年例 聖諭兵部朕雖

靜攝宮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桑遠安邇詰戎振

武之車尤倦倦焉昨見滇夷作孽特阿克撲滅非難何

日夕蔓延任其焚劫失郡邑戕官民如入無人之境撫

鎮官平居防守何為臨事制禦何策陳用賓沐廠都着

住了俸戴罪殺賊自贖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其保身

失事為國死事官員了無分別奚以激勵人心着巡按

作速勘來處分又粵地遠在萬里交夷竊發果否遁逃

作何防勤失事地方作何保禦着撫按也從實勘報遠

東建 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為地切

陵京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

嚴戒將領毋習故措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上差人行文與他每知道昨余懋衡閱視條奏邊務業已有 旨未見

奉行具奏仍還傳諭各邊守臣一體振刷以稱朕意

安南賊突入欽州事聞 上曰市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詵等

剿賊自贖楊應春等着革冠帶克為事官立功曾遇等

着巡按嚴行提問夷情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賊

懼久任總督平居禦制謂何豈得盡委下吏姑着上緊

討賊仍嚴督黎惟新合兵同剿擒獻首惡及助賊人立

大事記 卷三十九 三十一

限與他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 廷機復上自責自訟

累君累友懇求罷免以禳罪殃疏言 御批御史宋熹

降調並重降姜士目臣不勝驚惶今日又批臣疏以問

務命臣印出臣不勝感激尤不勝危懼 因念臣至不肖

許多主張既用之後復費許多血護臣之所以累 皇

上者一至于此而諸臣為臣費多少口舌多少白簡更

因罰俸取秩臣之所以累其友者一至于此臣昨得

疏觀之不過為舊臣一員發耳臣不幸叨中一甲同庶

吉士讀書因有放習館師為善輔門生又不幸臣之

用舊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情偶有猜嫌之際然臣

本無偏黨當其會問妖書臣作色直言府部九卿科道

錦衣衛諸臣所共聞見則臣心事昭然而人見臣師生

之誼如初遂疑其附一人疑而牽疑起一人言而牽

官莫管科道事雲翰蔡臣因而度肆百端至呈臣膝

臣欺紀綱之陵夷未嘗與較六年考察禮部例處二員

乃以浮際處之今言者引大學一條以雲翰為有技彥聖臣為相嫉而臣則引論語一章惡論上惡不遜至謂死由考察則禮部司官四年內死者七人蓋有美陞而死者矣要之風聞言事言官之常養所云殺人媚人比之豺狼比之奉檜而自比于劫賊嚴嵩之楊繼盛不無過激然而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為封疆衙門諸賢未見推用言官論事激其常也其意為封疆衙門諸賢未而言官論人波及亦其常也乃不意上于聖怒而重加之詭則臣之過益積而不可解罪益大而不可贖矣

皇上原宥宋熹姜士目免其降論惟將臣放歸田里則羣猜盡融萬績俱靜臣下不累友上不累君知難而退

臣之幸也亦朝 上曰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

政的已處分了卿宜即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慎毋固

辭 三十六年四月朝鮮國王妃金氏奏前王昭卒于去年

三月立光海君瑋請命為科臣胡忻所駁謂臨海君瑋

居長瑋居次瑋因倭患被虜復歸遂有立次之請未允

今擅立非次當改 上曰立子以長萬古綱常該國素

尚禮義何乃敢行廢立自取亂亡移文秉公詳究臨海

何以廢光海何以立具奏定奪 兵部奏滇南元兇未

獲報捷冒濫空防 聖諭該省賊首未擒府印未復戕

戮甚慘師老無功乃猶屢報捷音豈無掩殺避罪之弊

且張名世正在軍中報功獨多尤屬可疑着巡按一一

從公勘來以憑議處撫鎮二臣失事不小姑着戴罪殺

賊必以獲四復印方可自贖仍另推堪任的刻期前去

夾勦毋得久延悞事 劉綎往雲南討賊請給關防  
聖旨與做雲南討賊總兵關防事平之日奏繳該省人  
民既遭賊害地方官若復掩殺避罪禍豈不更慘西南  
僻遠此等情弊難以遽聞朕垂念遐方甚懷憫惻已有  
旨着巡按從公查勘還作速回奏毋得遲延掩飾今後  
用兵務在除害安民不許沿襲舊弊自取罪愆劉綎沿  
途要安靜無擾若量度地方寧息爾部即另行推用  
閣臣朱賡奏故鄉水患異常 聖旨連日見南直隸江  
浙各處報災方深軫念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  
着該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稅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三三  
段量留稅銀已知道了其改折等事通將省直所奏酌  
議來看今民窮財盡又當此異常災變國事艱危方藉  
卿忠謀至計悉力匡維奈何以修墓為辭堅欲引去甚  
非為國家分憂共患之誼宜體朕此意即出贖喪母得  
再辭 雲南報擒賊首 聖旨這賊夷連破城池八處  
殺戮平民無算乘虛直入幾失會城撫鎮三司官各有  
地方之責平居備禦謂何臨時束手無策徒以印信餌  
賊為退虜全身之計却又上下蒙蔽妄冒報功據獲首  
惡是真益見前報之偽欺君殃民法難姑息陳用賓沐  
啟都着撫按官解送至京從公問擬薛夢雷身為藩長

印從司出漫無主持且着回籍聽巡按查明來說彭應  
時本轄失事降三級調用楊俊臣帶道有失姑降俸二  
級羅希益失事較多着降三級調用汪如淵范繼斌革  
任聽勘陳典白明通黃榜毛文彩都着撫按官扭解來  
京究問王啟光等三員唐肇元等七員馬阜等四員都  
革任提問曾化等三員都調任用 時大寮多缺侍郎  
楊時喬久署吏部老病力辭不允考選久不下固請得  
發大閱朱賡當國力攻恣意描寫廢不勝困卒廷機亦  
不能出止向高在事最苦官府益扞格賴莽二酋  
窺前外邊報踵至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三三三  
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西直門外所居一帶軍民忽報  
虜至盡皆逃避然原非虜人係新推前鎮總兵官王國  
棟帶夷丁赴任從昌平經過訛傳所致久之始定 聖  
諭朕第四子瑞王長成理宜婚配着選民間淑女擇日  
行禮時着竟卒于位起絲丕揚吏部尚書初至上四事  
即不報凡兩月推上無慮百餘疏俱不報窘甚丕揚疏  
明乏知人誠未格主天厭素食老病陡覺乞放回籍向  
高亦極言 皇上篤念舊臣委以重任必有一番信用  
一番轉移乃推舉諸疏概留不發以致抑鬱請病大失  
人心 上始批丕揚本日卿公清端亮簡召方新正需

碩德表正百察如何遠稱疾求去且目下推陞大選期迫宜即出供職不准辭其題補內外官待朕詳覽即與簡發仍慰諭向高亦言銓臣之賢有旨留用當即出佐理于是督撫以下等官稍稍得旨凡事若塞若通向高竭力綢繆閣部號稱同心雖不能止臺省之叫號而其說亦卒不行蓋腹心清定股肱堅強即耳目眩亂亦不至顛仆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疏秋防事宜各邊戰守當加謹隄備極言遼東危急之狀 上曰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

大事記

朱三十一

三十四

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為募兵克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鎮官着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許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增遼東試額五名上曰試額准增以待遠士昭 朝廷軫念重鎮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不許漏便遷移以致地方空虛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罪其餘俱依擬行 戶部請各邊糧餉 聖旨朕深居靜攝每念未嘗不在

小民邊計今歲各處奏報災傷重大况遼鎮等鎮兵餉急缺朕心惻惻欲發內帑但節年拖欠金花銀兩數多雖有各處稅銀接濟官用尚且不敷准借馬價銀二十五萬兩工部稅銀十五萬兩解發各鎮支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福建四川當年征在官聽解內帑稅銀准留以二分解部以克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彼處撫按官務要分散得宜窮民獲沾實惠方稱 朝廷軫念優恤至意

三十八年 上益恭默批發者內外庶僚推陞只一是字巡按復命舉劾下部凡閣臣部院條陳告歸疏皆留

大事記

朱三十一

三十五

中淮撫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後凡一年有餘叠積不可勝數其餘兩衙門聽其自作自止自相攻擊皆以不聞不見處之徑自出城者自詹沂侯慶遠而下數十人不能止也自冬及春畿內山東河南兩淮四川大旱四月初二日正陽門城樓火十二日器皿廠火始批向高疏云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已來恒風亢陽又兼門殿被災朕甚做惕精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卿豈忍恣然求去還着鴻臚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贊襄慎勿再陳傳戶部 聖母慈諭發銀十萬兩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又令中官等各出費剩共七千兩一併給發行撫按官酌量災傷重輕賑濟畿輔災民各處流來饑民發倉米二十萬石分給廷機三年中百疏不下六月裏首自往會極門拜表求去 聖旨覽奏知卿病尚未瘳又兼天暑失調扶掖具木親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卿為朕股肱但天氣暄熱空慎加保愛特遣太醫院堂上宮診視卿還善加調攝慰朕至意明年東也 禍攻南北關尋張差事務 上方居 太后喪幸慈寧官見羣臣 見闕本

四十二年十二月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再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浚河修城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思憫然已遣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征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官俱奏礦砂細微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礦俱封閉以完地脉靈氣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送稅監一半許二產解進內庫濟賞賜供用之需一半解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奏帶員役止着

押解催償錢糧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令地方棍徒搶奪致民不安商稅不行及虧正課撫按官同該監官不時訪拿治罪昭朕仰上天仁愛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及朝廷權宜濟助夫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有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浹旬 聖諭朕思孔子繼往聖開來學筆削魯史春秋明善惡順陰陽百王不易大法萬世所當誦法者已有旨卿等傳講官日每撰寫講章進覽又朕聞先臣丘濬纂述大學衍義補書古今事理備具考論節目精詳有裨政治嘉悅無已命該監重刻傳布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卿等撰一文來序

八事記 卷三十九 三二  
首簡示朝廷明德新民旨治至意 補錄 計十二條

上即位方十歲以英明聞官中謂之 小世宗一口 穆廟恭妃遣內使持金茶壺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管內使三十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隻送至內閣閣中蓮花早開江陵并以獻 上溫旨諭答已而出白燕還江陵



丙子三月 上出官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題詩扇  
扇繪花木鳥獸人各五柄六人者學士申時行中允何  
洛文陳經邦贊善許國編修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 成祖  
用兵所奏也各為詠題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 成

祖賜虞子卷一幅以賜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  
皆有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  
許鋪文華後殿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官  
六人分賦學士申時行諭德何洛文各賦五幅洗馬許

國中允陳思育修撰陳于陞于慎行各四幅奏 上賜  
銀豆畫多蟲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精絕

一幅為玄兔圖以淡烟籠之意態安閒如生稱神品于  
公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  
鶴鵝也

丁丑武清伯李文全舍人任軍士布花僦人多所乾沒

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浙支布一疋驗之

果紕繆不堪即謁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

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江陵為管  
救得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官門外遣中侍出數

之而抵其家人於法由此服罪斂戢矣

庚辰文華殿西內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

滅江陵以為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不懌曰此偽也

蓋龜尿書之人寸許鑿一層不滅術家戲法 上固知

之矣

癸未五月出百子圖命三輔臣申時行余有丁許國各

賦詩

丙戌七月 慈聖皇太后宮中花盆內長出紅蓮一朵

心内生一朵九蕊尚未開着文書官宋紳送內閣看畢

仍送回隨上詩賀

戊子三月大學士申時行進 聖祖御筆凡為御批勅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或片楮短札或累牘長篇硃書

墨書真體草體備具謹裝演成冊進呈奉 旨 聖祖

御筆留覽者查取屢朝寶訓及實錄來進三十八年九

寶訓冊恭悉奏進

八月 上閱壽宮頌賞觀沙河見水勢洶湧因問黃河

何如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對以十倍未止 上愕

然俱命賦詩述其狀

乙未九月復 建文年號附于 太祖高皇帝實錄之

後

類補計

從祀

十二年十一月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先隆慶五年進

薛瑄

三十七年獻章

二十三年七月周嗣成教順之文從

四十一年十二月羅從彦李侗

賜額

十二年五月王守仁天貞書院額曰勲賢

十四年八月 國初龍陽縣典史青文勝祠額曰惠烈

有傳

卷三一九

二十三年二月于謙河南祠額曰忠節

優賢

二十一年正月劉元卿為國子監博士陞禮部主事舉

人吉安府安福人

鄧元極國子監博士舉人建昌府新城人致仕

王徽臣國子監博士舉人吳縣人選授

原任通判王升吳縣人馮行可華亭人加一級

三十三年十月章潢順人府教授布衣南昌人致仕

三十七年十月瞿九思翰林院待詔舉人黃梅縣人

存問

十年五月大學士徐階八十賜 勅大紅蟒一襲彩幣

四表裏銀五十兩開臣皆用此禮

十六年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舉九十二

十八年三月大學士郭村八十加月米四石人夫八名

前致仕未給

二十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陸樹聲九十

三十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以立 皇太子

三十四年八月加 皇太后徽號再問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楊巍九十

三十六年戶部尚書畢鏞九十

大事記

卷三一九

二十八年南兵部尚書楊成八十

四十一年五月大學士申時行沈鯉八十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

國本

朱國禎輯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庚子納皇后王氏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 皇長子生官人王氏出封為恭妃逾月命名常 取太倉銀二十萬光祿寺銀十萬克賞上 兩官徽號 詔赦天下頒諭朝鮮十二年甲申七月冊貴妃鄭氏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命名常 洵取太倉銀十五萬克賞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元子誕生五年于茲 祖宗朝故事 宣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帝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歲今元子聰明克類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冊立禮儀允宜速舉至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次第上請 上諭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數日再請溫答如前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各有疏請 上怒降諭又有救者 諭閣臣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

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十五年時行等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為此紛紛以故遠巡待命踰年於茲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閣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乎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其說我 太祖三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年四月詔口朕嫡子正儲位朱子當封以王歷 成祖英宗 世宗皆可考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 溫旨報聞晉鄭貴妃為皇貴妃 冊寶廷臣請并加皇長子母不聽十八年正月朔 上在毓德宮召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上以維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諄諄辨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宥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任勞任怨叩謝畢因進云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懸望今聖體靜攝臣等不敢數煩起居但一戶間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卽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空命出關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賜酒飯叩頭出去官門數十丈 上復令司禮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官門內立待良久司禮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聖母思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大正記

卷四一

三

上曰朕五歲卽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上復答曰已知乃叩頭出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冊立皇貴妃弟國泰特疏以請閣臣又謂道路訛傳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頗倡浮議今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且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何以杜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傳諭朕昨覽卿等所奏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朕前已面諭卿等今卿等又來陳請待朕自處豈有謠言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不激聒者否此輩心懷無父志在求榮欲激若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槩不發惟其聒激憤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非有別故至鄭國泰之奏

大正記

卷四一

四

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成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國泰出位妄奏朕姑容之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冬日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示部科訖 上復諭云冊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臣如何傳與各衙門想彼屢屢未止為臣的疑上為上的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後若能靜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

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

卷四

五

為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功張有德罰俸三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屢催激冊立之事着改二十一年各衙門不得又來瀆擾以致延改時行因人言杜門已久惟國與家屏在直具公揭謂有德所言自其職掌請仍依期冊立 上遣中使詰責先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此時行在家亟上揭言臣久不與閣中事二臣列臣名實不與知舊例閣揭止存閣中至是發出禮科明首臣之有同心也時行亟遣人取去眾疑大開給事中羅大紘疏糾削籍中書黃正賓冊糾廷杖為民時行不自安引歸國亦得請還家屏求去不

允時行初無他意謂臣下不失信于 皇上而後可望皇上之從故以此自明冀上之亮而無改舊諭然上之易期匪朝伊夕不待有德之疏二老之揭首揆只合從眾待罪而周旋太過犯此嫌疑故紘正賓之忠自在而必欲以此實首揆之罪則情有可原且亦事理之必無也家屏當國錫爵方以省母歸請趣入朝

二十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 嚴旨降級申

救及續請為民者給事中鍾羽正舒弘緒孟養浩張棟

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陳尚象御史鄒德泳賈

名儒郎中董嗣成惟養浩加杖一百方獻可之謫家屏

卷四

六

針還詔旨 上怒連及諸臣加重上言誠不足動主道不足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責以希名不遂且示小臣薄爵自空調停厝處緩詞解諫乃還駁 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家屏復疏臣罪無容辭但皇子與 皇上至親也冊立豫教大典也言涉至親不必怒事關典禮不宜怒臣與諸臣知為宗社大計豈意激 皇上之怒哉一言不長萬事瓦裂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性歸死為幸報允郎中于孔兼疏家屏之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義固如斯獨惜 皇上昵內嬖之情欲搆主體之

重逐言事之臣而又遷怒吏部如饒伸獲罪王錫爵未嘗獲罪 皇上吏部以久淹推用反因得罪不知輔臣何所能結主心遙制用舍之柄 皇上以此市恩冀其復來共成他圖錫爵等臣知其或不爲也設有人焉且借尚方之劍斬其頭矣蓋其轉相猜疑如此

二十一年癸巳正月錫爵至京即以定國本自誓乃密奏 皇上親發大信定二十一年舉行冊立且戒羣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臣未敢先發一言今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片紙遲速可以自裁而諸司造辦器物定下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以

至稽延日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蹙矣臣新從外來既對衆將順復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以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騰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降諭使盛美皆歸之獨斷天功無與干人謀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 奉 旨忠慎可嘉朕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今皇后年稚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故

朕遲疑未決既卿來奏朕今欲將三皇子俱誓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

下于事體兩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錫爵復頭自古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撓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長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事其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

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歷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詘若酌古準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美今請中宮養之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己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矣 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報以不必假借擇所擬並封前論批發于是廷臣大闢歸罪閣臣錫爵皇恐請收回

前論且言科臣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晦不得不畧露前論中所云以明此舉原出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縣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九

非臣之所忍言矣夫 皇上自自信本末洞然而外庭洵洵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而今忽變前諺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安萬當益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略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主終

不敢洩漏一字自述謫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偽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既以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暇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誦必不可一日立朝臣固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蓋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器者也二十八日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因思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

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毋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亦不必疑阻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卿何忍見光祿寺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各疏爭 上怒甚革職謫戍錫爵特疏懇救免戍光祿少卿徐杰寺丞王學魯繼之削籍二月閣臣請會議冊典以安人心 上諭靜俟輔理小畜疑詢不必自疑不必廷議錫爵復引咎自劾 旨曰卿若認錯置朕何地朕爲卿舍忍商量別處且不必封少侯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錫爵疏曰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辯而

直引為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祖訓委無皇儲待  
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  
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宗朝曾封為王然封  
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並未曾以元子受封也今  
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  
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  
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難不爭二三年遲速之  
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  
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  
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命既  
大事記 卷四十一

決此狐疑之計使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  
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外有抄錄萬曆十年詔書一  
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  
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  
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  
將各疏畱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  
眾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  
宮有出無出希覲覃恩豈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  
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而朕矣其冊立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二



從隆具儀上請庶可以少安人心矣奉 諭云豫教選候吉行

十一月十九日 上坐煖閣召王錫爵至叩頭奏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降諭啟趨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

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

賀畢 上諭曰卿為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對曰

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

全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

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若

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

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

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

早總則一般豈為人言動搖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

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任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麼處又對這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况

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

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

悉苦心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

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

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時出御朝類召臣

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

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

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群臣願見之望即如今

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

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

御札一道到閣論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

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候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

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臣今日

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群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

畢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

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三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四

匹夫之誠止知爲主疾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  
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  
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  
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  
候首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  
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  
此爲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予此臣不得不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生忠臆毫無忌諱者  
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天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  
其臣卽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  
乎 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以爲身之  
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趨開趨早趨宮中吉祥  
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  
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  
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  
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庭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  
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  
而出閣乃遠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五

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  
大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  
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並見兩皇子時皇長子  
之年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皇長子  
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皇三子之強而  
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  
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所以  
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  
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  
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  
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  
容候 勅諭到部卽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  
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  
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議之心不  
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論卿知之  
勅諭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  
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皇三  
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  
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撥一應禮儀着臨期酌  
議來看十二月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六

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冠禮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請奉諭朕知道了朕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詢于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論卿等知錫爵疏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一七

今日又蒙 賜手札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日剛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及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論卿等知臣等伏讀後當即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空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為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心惟恐部科諸臣有言也

茲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備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為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在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藉而先講服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官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同即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為 皇上言之矣夫大臣等外為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為 皇上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八

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國皆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閣命下朝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初聞之不覺為血噴于口髮衝于冠以為人臣疑詢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舜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等破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不非也伏望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以絕

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初該監示裁省之數或明諭部臣卽此就賞將來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四日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叙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勅房辦事鴻臚寺署丞范可授誥勅房辦事中書舍人茅坤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臯張位翰日往而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疏出閣有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

朱四

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註請不報部覆酌請亦復停留無以顯 聖慈光盛典罰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炤又以爲言并罰俸貞觀降雜錫爵疏二臣之言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詔降三級調外尋以給事中許弘綱之言竟削道炤貞觀爲民五月錫爵得請去  
二十五年丁酉代府山陰王俊柵奏皇長子今年十五歲當選婚行禮但儲位未定所選何名位終當定禮終當行臣遵制不敢赴闕餘剪髮隨本進獻不報六月泰山崩裂凡一里餘

二十六年戊戌五月給事中戴士衡發永成初山西按察使呂坤集圍範圖說修撰焦竑以使事至托爲序因携歸鄭國泰見之取去增后妃一款以貴妃入其中衆因謂焦爲鄭而作好事者若憂危竑議一書指貴妃將傾元子魏允貞張養蒙程紹道亨白所知鄧光祚薛等十人咸舉大義毋以子貴之說同盟羽翼貴妃聞之泣懇于 上謂出士衡之手閣臣張位實嫉之卽令其侄承憲奏聞 上曰閨範一書朕賜與皇貴妃閱看其書大略與女鑑彷彿戴士衡以外轉私恨造書妄指官關着發烟瘴充軍典禁玉冊 同一案承憲不必深辯并借東

大曆記

朱四

征事遂張位革冠帶爲民七月諭閣臣朕念皇長子素稟清弱冠婚之禮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見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去歲漸加克實且書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况二宮不日落成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民具瞻十一月復諭禮部具選婚儀然竟未舉

二十七年己亥三月吏部進士謝廷讚疏內亂將作請冊立冠婚不報

二十八年庚子鄭國泰再疏謂三禮萬分難緩國本建  
 則宗社安則臣等之族安亦不報廷諫已授刑部主事  
 三月傳旨削為民論內閣朕以皇長子所居狹小修葺  
 慈慶宮移住次第舉行嘉禮畜物謝廷讚出位要功以  
 致少待卿等揭奏具見忠順傳示諸司靜俟即發勅行  
 矣七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欽定吉期報候旨行又論  
 內閣溽暑煩勞朕心已定傳示文武不必再擾十一月  
 都給事中王德完請篤厚中宮未用漢文帝慎夫人同  
 席袁盎引却為言 旨曰王德完意欲激阻大典妄聽  
 流言扯遞着實打一百職為民又傳大典本欲舉行因  
 大小臣工瀆奏所以遲延今日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  
 重如重德完可再上本來太宰李戴疏救切責姑宥時  
 沈一貫當國聞官中兩龍不相見見即災以是為諱乃  
 言華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二十五子  
 一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聞官中有傳無端  
 忌諱不足信也 太祖多孫而身享高壽未嘗疑為妨  
 已也於是忌諱之疑始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  
 輝珥之符引解縉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 上多  
 感動

二十九年辛丑司禮監傳 旨戶部催鋪宮錢糧覆前

後共進二百二十萬較 皇上下婚十七萬不啻十七  
 倍庫銀見在僅一千九百餘課久已無解邊餉困莫能  
 支乞 皇上節縮為望鄭國泰又再請奪俸一年餘皆  
 不報惟查器具次第以示取盈之意三月移元子於慈  
 慶宮禮官 官在乾清之左外甚寂歷議者交欲姑順  
 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冊立臺省大集一貫第議之  
 賈曰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稱太子妃  
 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官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  
 成事明降元子為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  
 以為微冠莫婚微冊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必離析必正  
 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  
 立矣五月給事中楊天民等復有疏催 上曰 明旨  
 曉然有何疑惑有何逢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况初春  
 內外遵 旨靜俟即擇日命其移居豈欲遷延今欲降  
 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違意瀆阻假此要譽沽名  
 而實難間遲緩降調七月傳冊立事即欲行禮因朕壽  
 節在遇事體頗多須從容了當况成造未備尤宜催辦  
 不得再緩八月賈引既醉斯干之詩以諷言元子聰睿  
 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見天機默啟親父親子喘息相  
 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故稱皇子

大事記 卷四一 二十二

蚤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致祈猶遲之也人情篤於愛子則必愛孫而愛曾孫也茲甚 皇上爲元子大禮計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真情不如蚤詣位儷之爲達孝 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備物盡禮而推念真情不如蚤遂合飴之爲承惟於是始得旨已物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冠婚並舉冠行三加禮妃名未正而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貫封還上諭極諫 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修言改日則天下不謂所司不辦謂 皇上生他端衆口沸蜩甚於時昔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卽未備可以黃箋權代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日之命復急責大司農金錢十五日冊立 皇太子第三子常洵爲福王第五子常浩瑞王六子常潤惠王七子常瀛桂王同日上 聖母徽號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十一月 皇太子冠遣官存問閣臣申時行王錫爵未幾冊寶告成

三十年壬寅二月丙子 皇太子婚妃郭氏

三十一年癸卯十二月緝妖書 見楚事 上怒中外危疑

幸 上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論曰哥兒

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

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

宮就宜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

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

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

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

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宜你來面賜

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

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

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

淚叩頭請去送至殿詹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

瓶傳與先生知道

三十三年乙巳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熹宗皇帝

十一月十四日戌時也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恭上 聖母徽號 加恭 冊 皇太

子生母王氏爲 皇貴妃仍存問申王二人十二月皇

第三孫生爲 上皇帝

自三十二年東宮輟講侍班講官日久盡缺閣臣葉向

高每以爲請語極懇切皆報聞至

三十九年庚戌正月內官監請造福王府第自冬月

聖體遠和外庭多有異議向高票前疏着令督促人情稍安 上亦尋愈三月贈王錫爵太保謚文肅錫爵殿于臘月二十九日至是疏至 上嗟悼者累日素以清直當 上意力阻三王並封先定豫教最為有功九月皇貴妃王氏薨 皇太子生母也久不侍 上目青得疾無敢傳者比病革始報 皇太子自至宮門尚閉扶鎖而入徐以手循太子衣泣曰兄長大如此我死何恨太子號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越三日始傳閣中具疏奉慰得 旨朕以誕育皇太子命居一宮自適前月聞偶疾即着皇太子問安數次不意昨以疾逝朕深悼惜閣臣禮臣屢請擇葬地至十一月始得 旨喪儀一切從厚舊用三萬今加十六萬隱然皇太后之儀祠即鮑應鰲極力擔任向高為之主持 上心是之即鄭貴妃亦不敢阻竟皆得請發引 皇太子送至厚載門而返因之深德向高言輒泣下每告左右曰我有大恩人未報俟登極召之

四十一年癸丑奸人王曰乾事

四十二年甲寅福王之國 日乾之國二事 要典中謂福俱見福王傳中 王之國早晚無關大計夫王一日不行鄭氏之心一日不息一東宮一日不安中外之疑一日不解為此言者

抹煞葉之苦心非鄭氏之死黨而何

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巳酉酉時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棍撞入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為內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 皇太子奏聞 命法司提問方 東宮正位內官徃徃引疾去張差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八差搭一人至殿超級而上羣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似相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啾啾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 乙卯刑部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說你没有憑據如何進入你拏槓子一根來便可當作寬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癡狂遂於五月初四手拏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內官跑入前殿下被擊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決加等決不待時審者司官胡士相岳駿聲趙會禮勞永嘉也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宋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  
末至新化張差見年力壯強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死  
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即放飯  
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  
留二吏扶住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  
有馬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  
你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  
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  
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  
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踉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  
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小爺洪福大了  
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樣子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  
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癩不在有心有膽懼之以  
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唆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  
中多疑似願 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  
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形可以立見矣 辛酉戶  
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  
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  
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

六事記

卷四十一

二十七

腐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祭驍用  
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  
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宅何以不知  
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  
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 皇上大振乾綱  
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消明肆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  
庶可警後疏中有姦威二字 上惡之與王疏皆不報  
衆得擬其後矣  
方張差下刑部時當事者只以風癩了事絕不及可疑  
處就中隱微固難深言然謂鄭國泰不皇急諸臣不附  
龍天日在上決不可欺比王之宋疏上衆方大快而初  
獻諸人嫉之如仇公然詈罵人人聞之顧題目甚正其  
情甚真不可易相與密謀掩飾御史過庭訓有心計爲  
移文薊州踪跡之已而知州戚廷齡具言其致癩始末  
謂差以砍柴爲生而李自強李萬倉李守才則以燒灰  
爲業先是差傭工於張某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  
月守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爲聘張故不與因  
而成癩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內差  
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少弗與未幾  
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爲忿甚前疾益發絕不以生理

六事記

卷四十一

三十一



駕念矣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明善地其米粒為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善劄其衣襖風瀕益甚差相夫孔道所居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內差請孔道家道偶他出見其家有鋸柄一根因携以歸四月初二日差負荳二斗併携前棍以出不知所往蓋皆實癩之一字并點出棍自外來之鋸柄非由人指授又增出差曾入薊州道衙門語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癩病釋而逐之無非證一癩字以謝國泰乙卯再審司官雖有十人實一二彊梁者力與之案爭然不能奪反就前審大肆猖狂矣

六事記

卷四一

三二

乙丑刑部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公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喫也有穿也有劉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勅三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宋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

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益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澄朱瑞鳳也

給事中何士晉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宋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官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卜的耗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留中閣臣疏催

大華記

卷四一

三一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喪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癩姦徒張差持挺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嚇朕恐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本官添人守門開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兇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入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成知州回文以上壬申 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揭辯陸大受疏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詭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祀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

落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官中力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官中不能庇卽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 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便卽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攀一味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溝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口

大事記

卷四

三二

滅則疑上生疑將成實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

癸酉巳刻 上詣慈寧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 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 上連呼曰前來稍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 御座右三皇孫及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入東官傷人外廷有許

多聞說誰無父子乃輒來離間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餘不波及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官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晚於後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 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令中涓擎住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今朝房待 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

大事記

卷四

三二

解從哲等因請 皇太子講學 上言此事朕豈不知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旣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彼能插翅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燕視皇孫俱圍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姦臣言之再三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丞王士昌亦跪在

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倘以法司名姓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瘋顛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東官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眾俯伏謝大事記 卷四十 三十三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論來從哲等叩頭承旨因奏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為傾聽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論來無誤乃顧左右令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于市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各鄭進成原各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輾轉不招方審問東官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官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遍搜金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官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龐保

劉成本官反覆叅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官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至使本官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連日奏求 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各姓不同當以警誣于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官陰德亦全矣

六月丙子刑部以龐保劉成鞠審未盡復上疏曰張差已決龐保劉成易於支吾抵飾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鞠審疏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攀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部臣又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丁丑 上諭輔臣曰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請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真情傳將本內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官傳司禮監將二犯上緊拏來正法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

太子親來乾清宮行問慰禮而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風癩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問鞠審真情二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前後五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

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即獄奏問裁定况昨張差

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波及無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爾等抗違不遵仰着回話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爲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管從之

八月庚辰太常少卿史孟麟請立皇太孫降五級調外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劉光復 上怒易黨護譏訪輩承冠押原藉爲民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翀上疏責備大臣不言則小臣不能無言 上以黨救罰俸于是廷臣盡尤王之案適

當考察決意重處王爲知縣不能無議因而緣飾甚其罪餘皆羅入其中有病死者蓋其時臺省橫甚臺臣韓浚爲之魁與省臣徐紹吉司察典徐惟所願使其智計極精密窺鄭龍方盛甘爲護法草草了事自是本意而上英明見王之案疏和之者不少知事體難掩召 皇太子令貴妃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顧看 太子亦叩首曰還仗娘娘顧看且拜且泣 上亦掩泣爲斃

二圍以解從此鄭氣奪官中亦知警懼邪謀頓息若如

初審留龐劉二人于官中手滑騰祖禍必不測故之案人品未知何如而其功甚大臺臣氣類相助恃強恃衆必欲求勝不顧大體總坐一呆字可嗤也

丁巳四月辛亥主事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閣在中旨特黜爲民

庚申正月元日釋劉光復于獄

十二月給事中郝士膏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利歸身家未至毒中宗社若 皇上慈愛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得忠慝之名乎方張差未及究擬光復輒有無詫奇貨無居元功之說諷切問官預爲

黨出脫此其肺腸欲何為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自明初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何其萎也忠類者固如是乎

庚戌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慎防範有曰先帝在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棍徑入其內鬼神呵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為風癩然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金風之人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讚何上晉王之宋等參疏與刑部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豫也

天啓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張差一獄為輔臣

大正記 卷四十一

者宜何如震聳稟擬嚴切乃從哲姑票曰着法司提了問若尋常細瑣之事于是承風望旨者遂以風癩二字結此案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其情形顛末諸臣發無餘蘊臣不必再為觀擿大抵此一獄也若引繩批根官鬪骨肉之間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深未穩便當辭議沸騰 神宗御慈寧宮召百官棄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官使羣臣不得贊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偉哉廟號 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亟結此案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賊姦魄者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宋李倬必以考

功之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疏張差一案議久紛紛不可遏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葛藤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棍擊之姦化為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宋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在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倬之禁錮張庭之慘死又為甚奇即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大正記

卷四十一

三十八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指為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巧蔽風癩令批麟之直竄跡蠻烟語言之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宋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功即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汝等鍛鍊以為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辛巳給事中郝上晉奏張差持棍主使者自龐保劉成馬三道外戚臣鄭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

時王之案之審語何士晉之彈疏皆鑿鑿可據劉光復乃言毋詫奇貨毋居元功力阻人之誅賊此果為調和兩宮哉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善處骨肉夫引繩批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也乃曰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癩之父也夫使張差而果風癩何以聖諭言風癩又言姦徒既癩矣又何姦乎其說萬萬不通者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疏王之案一事關係國本公論久鬱今若再為沉匿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於心者臣真豎結此局為 先帝褒直臣為 皇上廣孝思且慈

寧召對之時 皇上不嘗侍側邪當時逆天之變業經聖日豈今日而遂忘 先帝邪 皇上不忘 先帝豈遂忘之邪其餘言者甚多復召為刑部主事

壬戌二月王之案疏乙卯之變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遮蓋姦謀以風癩具奏矣胡士相等改前日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以滅口而不知臣跪在袖卽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詳具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驚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厚于鄭氏而薄 先帝荼毒至今未歇長安公論有曰八類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梃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疏中抹殺逆情一十八款大約皆捏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嘉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龍所稱直任改招者則李倬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疏張差招案所開先後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當時眾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

大先委四司官於獄中共審口詞且各書官銜畫押審完然後據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題眾所共參定也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鈐蓋縫間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又恐久而殘毀埋沒乃刊板印刷散之各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卽王之案亦自領十冊帶去為後券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八年矣之案尚以法

紀未伸上疏欲究其事參臣具招語轉意圖先允風癩後寬姦宄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藁以待但事關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明罪之輕重何以定伏望 皇上勅下刑部將王之衆疏開出首手本并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原封卷宗及原刊招冊查閱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國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宮禁次日內巡把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審再三在差滿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宮

大書記

卷四一

四十一

寢無問風癩不風癩法所不赦立時具稿有云按其迹若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猶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而重擬一面控題 神祖一面參送法司矣夫叙入風魔之申文乃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踰口疏未奉旨臣復以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萌軫念大本立賜神斷以戢兇邪以安宗社催請矣巡視循職効忠所得為者止此一隸法司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姦徒請極未嘗以風癩從寬即司寇以姦徒正法亦未嘗以風癩逸網乃拈出風癩兩字則 神廟 光廟聖諭固然當時章浦公車每每

稱述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案提牢出疏亦稱臣疏深憂遠慮為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戚鄭國泰但有半面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官胡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橫眉便當顯戮長安百口安得人人障之當日臣疏憤憤于鼠器路馬蓋為鄭國泰發也之案疏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無片語隻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

廷臣集議挺擊一案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馮從吾太常卿陳于庭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大書記

卷四一

四二

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郎與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應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臯馬鳴世吳姓喻思恂尚燦陸獻明鄒復宜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癩為非是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張差持梃闖官正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

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鞠其事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挿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點猾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為鄭國泰護法為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癩之計破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為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為張差報讐以為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為也御史馬逢與疏意畧同中言親之一字乃舞文為脫卸處 劉廷元揭曰初四日薄暮有闈官事初五日辰

六記

卷四十

四一三

接內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草疏申而叩關是為延緩否呂刑云簡孚有衆惟親有稽親亦聽獄所不廢也况疏云的是點猾是為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住址可查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為鄭國泰護法龐保劉成卸身否疏上而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折姦謀是先為逢否罪無過于大辟請重究姦徒請天誅立殛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實也是謂輕輕轉語故為縱否叟之之案此舉托名則是覈實猶非馬張二疏以護局而則是以課忠義則非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張差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

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神祖否神祖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册者此類是也然處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上晉陸大受等直攻請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故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偉議所以折姦謀於既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尋吏

六記

卷四十

四一四

部覆疏廷元降三級調外事已結局廷元為衆受過亦非得已蓋當時處法不差因刑部問官乃廷元同鄉有才智奮筆衆不敢爭其迹似乎迎合又重處之案陸大受等人心不平遂致紛紜之案一說東官為重題目既大自然趨彼不趨此就中亦有持平之論日久自定乃局面一變之案得罪去廷元等皆出山可以相忘矣必欲申其說說非口舌能申求申已屬下策况乘魏逆風帆一直做去不兩年身為尚書而之案因之慘死死則名必歸之無可目解矣

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



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開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從擊始千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先梃擊首列 詔諭之關係者為原始開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總裁掌院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為副刊行頒布天下 又

請改實錄

崇文忠曰 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潛邸時事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日余與同官互閱皆以為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闕然以張差

六事記

卷四十一

四二

四三

進藥移官三事為非是得 旨改正余思移官事原未叙及其叙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王之來疏侵張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知其詳公親識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干真萬真之案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某當時識奏皆與之案同何以罪我余又問當時風癩之說云何張曰此係辭也安有持挺入宮門而可稱風癩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紳議論亦皆如是故 實錄中稍採其說而詞亦委婉乃當時之言風癩者遂耽耽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辭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駁

聲而之案被重譴矣余念事關 宮闈似屬曖昧但罪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 東宮何地而持挺突入當時賴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而 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弑君凡以絕干犯之萌為萬世立此大防也今毋論風癩之真假即使真癩而持挺入宮幾危 儲貳可但以風癩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干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王曰乾告變已云劉成胤保二奄有謀今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于癩者之口而 神祖斃二奄于禁中不遺之就理亦 聖意淵微可以默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當日 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六事記

卷四十一

四二

四三

六事記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

朱國祜輯

平府江

府江諸苗東岸屬平樂曰右江西岸屬荔浦曰左江延袤千有餘里樹木藤蘿深茂交錯巢窟互相盤結沿江偷劫最重者魚鹽彼視我甚明以錢鈞鈞船或上樹顛投石無一得免禦貨投入江中為常歷來烈而焚之伐大木前後數千章其患稍息然潛伏突出終莫能禦也嘉靖中陳金用兵尚不及東岸其口北三北五生齒日煩西岸益與贖出沒為患酋長楊公滿等率荔浦坊郭

天正記

卷四十一

二

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擄未安知州楊惟統以數百金贖歸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等所謂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與表裏又多用騎兵一日夕馳數百里人悍耐勞苦俗號剗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却府庫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並受其禍逋酋肅明甫及其子十餘人抵右江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村兩江守巡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鄒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聞是歲隆慶壬申七月也以李錫為總兵協以參將王世科錢鳳翔徵土兵合三萬六千人副使金柱

鄭茂監軍龔大器劉廷舉紀功參政談直督餉十月十五出師王世科攻古西巖口破之斬捕二百四級賊奔入笋尖古造阻山為巢四城東蘭兵搏戰斬三百五十

三級已疏捕諸山斬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追逐斬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公滿等三百六十餘級錢鳳翔攻東岸黃洞古招橋洞破之生得黃公護斬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漣洞生得黃公送斬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莫家冲斬二百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蒲巖諸山追斬四百一十六級都司王承恩投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二百二

天正記

卷四十一

二

十二級兵益進至葵酉春正月連斬二千餘級合前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四百四十八人沈子木遣指揮下碧奉檄入北三北五宣 朝廷威德超降喇老常法真等皆願歸所奉田輸賦許之前是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未安之古眉諸羣司為諸獍所奪議改土巡檢分領督以尋樞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歲時巡警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勒馬江沙亨諸縣久沒為獍窟穴乃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及仙迴土司即龍平舊址立縣曰昭平屬平樂府兩岸闢五道列十三屯庶幾通行

雖問一出掠然亦益稀矣 諸徭既破置土吏上中屬屬名色把摠齊凱下崗屬土官故事平樂營兵三百五十人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陳應春裁為六錢戊卒張鳳猾且好亂倡議請增餉約其黨分為五總直走城中鼓噪脇增殺人燒民居會齊凱詣府兵備葉朝賜使守備武應龍同凱往諭竟相隨渡江去總兵呼良朋提標下卒馳縣則營中叛去者已二百六十餘矣鳳凱走荔浦城下叅將白玉提末寧兵至諸叛卒見之皆股栗猶發乘矢玉擊破之斬二百六級生獲鳳凱等二十二人事聞 上謂平樂太守周圻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逮問給事中陳璧言致圻重法非所以肅反側于之心振國威給事中鍾千淳則言府江去蒼梧尚遠其間山高林茂為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遁逃藪譬兩岸則門戶三峒其堂奧也非兵不守將非其人不堪彈壓部覆叛卒既伏誅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官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報可圻竟奪職

平羅定

羅定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廣一千三百里巖洞貫串蹊逕曲折孺生長其中日跳躍時亦迷所歸往但以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三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四

嗣姓為別號曰喇稱自來大征所不及既各處用兵多所破碎其脫走與一切亡命附于巢者號曰浪賊益孺盤腹心此則其耳目羽翼也其酋曰鳳三合陳地平盤大面等尤彊悍殷正茂為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貞進兵行至隘口不敢入遣使招之出就撫者為良犛浪曰撫民頒賞賜師旋輒又出掠又撫又掠以為常近地數百里咸被其害而我軍衛時入其藤臘寮漆砂椒之利共掩匿居民受毒斯者下跡捕不可得反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丙子凌雲翼摠制擇衛所官士人分道持檄撫之降者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團結為營初亦佯聽編籍實縱恣如故特張江陵賞國用首省吾破都掌蠻受賞凌雲之欲取為功集所屬議之皆曰徭根穴深固不可輕探彼以款狎我亦自狎為常且兵不用命驅之甚于畏虎徒費餉一番攘攘又多生謗奈何獨一老弁自請言事進之曰徭所畏惟狼兵前調至不給賞惟以捨畧為務故無功若先賞鼓其勇徭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欖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濠口之險西山則

有都門之險古芳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  
道偏將朱珏軍羅旁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軍岑溪楊瑞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化中軍德慶黃允  
中軍伏喇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參政沈子木趙  
可懷周浩等監軍兼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予銀一  
兩皆大喜赴關甚力自十一月二十齊進明年丁丑三  
月十五日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  
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  
被虜者萬有餘人奏捷先是瀧水縣東西山之中孤懸  
賊巢設一千戶所僮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州設神電衛東山黃簾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  
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雷霖西寧  
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  
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緝改嶺西巡道爲兵道駐羅  
定州彈壓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加賞餘各  
有差告 郊 廟宣捷後已卯東山浪賊誘撫番西山  
岑溪諸峒賊及逃卒犯思慮營殺傷哨官又犯封門所  
僉事侯應壁引把總伍科擊走之參將陳璘被劾戴罪  
立功璘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三百六十六級皆紅豆  
鐵場餘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

南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走江上奪舟遁去蓋裨  
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所  
遇擄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于是定撫  
民皆附土着免其征調始得安至癸未東山建關王廟  
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克後令各出金錢以施方正  
月大風雨皆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  
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醉畧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譙  
責之營兵執鸞杖幾死遂反東安令陳公大閉門城上  
撫諭不從恣殺掠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并其黨百  
餘人餘逃入賊巢糾合撫番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並

大事記 卷四十一

竄粵西屯陸川劫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  
劾璘虛冒軍餉激變得白立功贖罪總兵戚繼光亦至  
合擊大破之斬二百餘級

蛋戶

廣東雷廉之間有蛋戶盜珠爲患久矣其酋長不一惟  
蘇觀陞周才雄羅漢卿曾國賓最著皆來自安南阻島  
坭多浪爲險日夜習水戰舟楫或八櫓或十櫓諸賊能  
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  
災海上號爲水獺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世擅珠池利  
往往交驩大 因而稱貸迺招致四方亡命千餘人自

術然惟利是視往往爭便益自相賊雖其親戚兄弟不顧也漢卿阻中路港尤貪暴諸偷襲殺之萬曆元年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明年犯上村及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軍中大疾悔禍請降七年祥為珠商所迫鼓棹入于海因犯南板村受招撫復降是年蘇周二酋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軋體村又犯安南末安州我兵追急二酋乃逃還烏禿烏禿北枕高山南濱大海采巨木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壘壘開東西二大門其一函海往來得通他門皆重封誠門者弗為通啓閉必張旂鳴金鼓晝夜嚴傲惟恐官一旦得入掃其穴

六事記

也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永安所甚近百戶張禱備白沙哨千戶出治備濱滋哨蘇至禱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於擊鈎橫行諸蛋中無敢當者然卒被創死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十餘級蘇等遁走復突入東山殺掠分守張明正陸萬鍾請用兵樓船二十七艘為西哨督以把總李如桂三十一艘為東哨督以指揮文濟武分兵斷其走路雷廉高三府軍分道倚之期九月十八日出師下令自縛歸降者聽賊聞夜半從攬樹港逃井村我兵追之生獲蘇觀陞蘇觀深陳鷹瓜等一百八十九人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泄死

諸將分道逐捕餘皆請降 梁本豪者廣海蛋酋也先曾一本雄海上豪誘導入城中本既死豪竄于海由其黨漸集至千餘人結東倭西番將寇省城已有約為內應者矣壬午撫按陳瑞羅應鶴發兵討之指揮徐瑞陽往光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備雷廉諸蛋參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漕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舟七月十五日分道並出沉其船二十餘艘生獲本豪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餘斬獲又數百人聽撫者二千五百餘人而海賊 許俊美從吳平為亂

六事記

一旦詣高州願以功贖衆皆不信逸去官軍追戰破之復追至雷州望雞山幾獲遇大風舟多沉俊美遁得走馬頭背登山矣俄匪門蛋民請兵合勦海道檄各縣商漁船兵四面攻之俊美鼓而出香山大濠議治船船往討時海賊鄭大漢張朝乘隙相扇而起漢犯瓊海朝犯甲子碣石之間我兵駐虎跳門未敢進會諸偷私相攻擊逼殺俊美及其妻棄屍水中鄭張二酋旋亦被獲蓋海賊甚多先有 林道軋者澄海人剽畧海上與諸良寶來降凡三千人給田千畝自耕而食聽調立功隆慶中總兵郭成調乾征魯一本有功雄據禦貨日益甚

督殷正茂佯寬假密囑叅議顧養謙圖之軋有侄曰茂  
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密約軋于萬曆癸酉二月軋謁  
叅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相容抗非吾事降亦不免  
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復還矣繳舊所  
給十七劄徑出既行至甘浦寨制臺檄安南暹羅索軋  
及老賊何騰等報曰軋今更名林活梁在臣海灣中聲  
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爲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  
矣頭關者閩海之大洋也香山灣人吳章佛即機人馬  
囉咻並請自治裝往擊軋許之不果初軋在東埔發兵  
攻暹羅不克制臺使人賞諭東埔令與暹羅並攻軋軋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七

覺格殺奔衆畧其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諸良寶潮撫民也曾一本既誅其黨許瑞二千人逃  
在海島實與瑞有隙相攻殺既與林道軋歸降亡何復  
縱兵殺畧道軋逃入于海寶亦接踵去尋與林鳳合兵  
爲寇戰敗走後突犯陽江燒諸村落泊大金門數日乃  
去復歸原巢巢皆高山臨海維以土垣聚死士固守攻  
之輒失利乃以陳璘爲叅將督軍賊方出洋擊敗之追  
至三丫港賊棄船登巢璘分兵四面攻之築土山乘賊  
而人生獲良寶共斬一千二百三十級時甲戌三月初  
十也 林鳳潮通首從諸良寶寇掠爲總兵俞大猷所

敗遂泛大洋未幾自玄鍾所還潮陽請降授以官令散  
諸海舟不奉命曰官易欺人竟以百餘艘突入清瀾所  
港久雨城頽引衆入畧畜產鹵七十人而去地介閩廣  
間集兵夾勦遂至大星海斬二百五級俘七十五人奪  
三十四艘風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  
之頭海復集黨畧商船環結爲固我兵規知用大鱗舟  
戰火刻日攻之覺而遁去追至臨高外海斬一百餘人  
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跡之匿于老萬山邊已涉閩  
海至澎湖潛往呂宋築玳瑁港爲城自稱國王欲脅香  
衆我守將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其舟幾盡

大事記

卷四十一

還走于湖遇巡海兵擊之斬二百級衆縋三百人舟不  
過二十艘復掠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舟民船遂至  
一百五十餘艘倘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港取雜貨厚  
與之直海中諸較亦入其賄庇之不發鳳亦慨然曰道  
軋吾師也遠道遁後鳳黨澳主黃裳劉興策莫敷教等  
使酋長至潮請撫曰鳳已走西奔年老不復來矣寬之  
容吾等歸故土爲良民報允二千餘人皆復業惟林奇  
材李茂等三大夥復回道乾寨中盡收財寶而去又數  
年死

杭州兵變

浙故有羅木營見勝國時在候潮門外當是歷來屯兵之所倭患棘胡宗憲為總督聚兵四千五百人多括蒼諸郡應募者携家長子孫習練武藝雄勇有根抵入城與三衛兵及居民爾汝不甚忤歲終還故里置土物來營交易為生差得相安督撫一號令疎踴立備衣械應調世遂補浙兵浙兵云其營沿江結柵編舍近營中起一浮屠江海本相接自海口一望連亘二十餘里甚整賊頗懼之胡方用兵自月餉一兩二錢外賞厚而罰嚴士皆用命卒以成功既事平得罪去尚書趙孔昭代定月餉九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一

錢五分一切操賞花布而已兵分九營歲以七管防海汛汛畢乃歸江陵當國久廷臣爭言汰冗費首及兵餉仍鑄錢折廩俸給事中崇時新疏請再減管兵廩二分并請以新錢半之新錢五常舊錢十京師舊錢甚薄罕用新又精好上下軍民通行杭人徃舊不習新新者無以諭舊直反倍之遂擁不行管兵相率訴于監司第云常言之兩臺使時兩臺使為張文熙孫旬明日管兵請去臺廩訴許言于中丞中丞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舉遷第曰奉 旨奈何兩臺使不敢爭令予錢自如舉乃內河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蓋自萬曆

已冬起至壬午二月盡鼎沸不止眾知有變于是兵有為首二兇曰馬文英楊廷用三月初二日捕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擁至軍門人各執一兩蓋林立大呼中丞不敢出排門入中丞匿它室跡得執之帕首以竹兜乘之至管窘辱甚勒反狀誓死不從兩臺並至為請南關主事王謙兵部尚書崇古之子也有膽略聞變盛儀從往麾曰汝曹何為者朝廷清明四夷賓服災公節制大臣敢擗辱汝欲反耶家大司馬驅十萬虜如群羊敢反反即族矣眾錯愕跪以缺節為言曰易耳即取二千金界之聽命二兇猶勒吳股削狀乃釋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三

歸兩臺執謙手曰今日微君我輩幾不免杭城百萬流血矣明日二兇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娼隊中遠匣亦以待乃陽自縛詣吳吳慙不見遂詣兩臺曰吾二人實為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皆好語慰藉之具其事聞時江陵已病憊聞之頗悔懼廷推當往者兵部右侍郎張佳胤先令滑縣擒巨盜填撫江南上谷皆有定亂功威名甚盛加兼副都以行陞聞河南遊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管許之令疾馳至軍察變吳方遊候茗中出代于平望張行至嘉禾而杭城民變報至杭城內外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振名曰火州

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皆不任相率倚豪家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猾韓謹等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下同知吳日強問狀鄉御史沈梗以爲不可仕卿憤憤曰謂我曹無爪距管兵之不可若耶已復謀曰此非官意官素患苦諸勢家爲梗我撲而焚之官聞無弗快且從我言或走告御史急密報所司執仕卿杖而荷三木于市諸猾嗾衆奎之亡賴子聲應至千人走御史家縱火焚屋掠其貲仁和令陳良棟錢塘令孫琬並馳救被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出得免其

卷四十一

十三

勢遂張各據隘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令每家懸一燈十家插一旗耀如白日而益燔都給事中陳三謨等家擄金錢甚多時爲四月下旬張且行且偵聞之歎曰無知輩效尤營兵取死可憐也徐景星亦馳至問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尚在耶曰猶未動也曰吾得之矣速馳之二兇率兵來逆覘張談笑自如又寬然長者私謂其儕曰名果不虛是能容我且不可犯也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諸亂民持挺嚮臺者可二千餘張從數卒乘肩輿出至望仙橋相值皆羅跪置其叱曰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事盡言之衆乃以司夜

役告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猖獗至此且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然陽散其饑欲既熾狂悖益不自制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置磔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怒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戡召景星曰民果反矣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說之必得要領以報然營兵實利民亂幸自寬景星刺得其情召二兇飲之酒謂曰杭城焚蕩如此人謂汝輩作偏彼特效尤是利歸亂民罪獨歸汝也汝何以堪此不若取之爲功二兇心動猶曰官家一日

卷四十一

十四

事平卽有功恐不足贖景星笑曰前幕府已得罪去汝輩不殺人不劫庫方整隊出迎若無事然新幕府寬仁大度已具草以安集報適值此變易合易與游微卒奮臂可縛營兵皆虎士失此機會倘爲所先就甚焉且賞可邀而坐失之誰謂汝勇且智者皆聽命卽召入臺諦視曰昔首雖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叩頭曰死罪有之曰徐將軍開汝生路此吾意也汝知否叩頭曰具知願効力以死報于是出驍健爲先鋒徐遊擊爲中軍兩營爲左右翼次之郡邑民兵又次之嚴部伍明束約戒毋多殺前薄亂民敗之菜市橋火場又敗之稽家堂又



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繫累反  
縛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謹在焉前已要臺使者  
至 訊得其借謀挾刃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懷門各司誣死者又數十人餘悉放歸於是諸惡少  
烏獸敢不敢復出聲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  
逃惟恐蹟之矣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  
服太甚苟欲以自戍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醜孽  
醜毒積久必潰大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  
有深於此者江陵已病篤得之且喜且愠部院來請事  
額曰漸撫議是覆允見滅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而  
悼卒在肘腋間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罪之或密掩而  
弊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兒曰功差足贖  
矣卜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解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  
也或怙然服獨二兒者始賈衆怒辱中丞而當自縛時  
又安樂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  
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衆始恨之未有以發也  
傾其氣震溢往往遊歷市間兒視其人加武斷焉人亦  
惴恐相奉莫敢誰何時議浙中監司不任自學使劉東  
星外普易抗嚴道最急難其人顧養謙前在雲南平土  
酋號知兵已轉金衢分守請于吏部得之夏秋間科試

事迫嚙嚙談文并遊山水閒顧既至畢試事密謀俟春  
汛發兵時處分惟徐遊擊得與聞訪諸營最桀者自二  
兒外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  
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章成西後營盧州  
凡七人而指揮李承勳有心計方難發時仗劔護中丞  
獨力衆頗憚之既得免反德之曰非公遂犯大逆至是  
嗚徐潛結爲用慨然曰固所願也至期爲三月初三日  
顧建牙誓師密以名捕捕者至李爲內應悉獲之二兒  
方宿棘門外并捕皆斬之梟首天未明城門閉禁嚴營  
兵皆親望震恐未敢動俄檄至告以首惡正法餘一切  
無所問衆乃大安侵晨諸司入謁啟各門顧鼓吹歷巡  
營中親撫之皆崩角稽顙迎慶更生初張之行也或請  
調兵笑不應或欲以兵助者辭私念營卒雖悍顧宗族  
墳墓在浙東妻子在營決不敢叛一旦豈然而起由操  
縱失宜以致憤激當無難處者原非陰謀一飽卽止而  
又適與事會因民變以收營兵之功安二兒以解各營  
之惑識者曰冠帶正所以繫頸卽營中甚黠者亦曰必  
有一日無恐不遇數人止耳至是事定奏聞陞張右都  
御史兼侍郎尋召還朝顧徐李而下遷資吳中丞祿職  
前監司奪爵貶秩有差按察使郝杰與馬非其罪也後

官至尚書右府三十五年善言子維東進士戶部主事  
上書陳狀求復父原職致仕下所司

朱史氏曰是年余方以諸生應試從輿中望見張公方  
而多鬚且斑白矣眉宇欣欣似才而有度者尋入為兵  
部尚書以功名終其定變也疾徐中節在有意無意間  
非胸有成算何以能此然得力處在初請徐遊擊再請  
顧憲剛余入試夜半繳卷有衛軍盜燭與杖喧兢不可  
制一貴官便服出座厲聲喝之衆辟易其人嘿受杖  
去問之則顧也又聞一日營操士忽坐麾之不起徐遊  
擊入內林給持大刀躍出呼曰鼠輩速起手飽吾刀皆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十七

怖伏擗出數人割耳送臺迎笑曰此真將軍矣由是軍  
中肅然事在得人又在委用顧其本領何如才難不其  
然乎王介州與張故以文字相知稱曰沉深雅覩藏用  
不露露則無餘春之花也蓋含秋之實也荷孕愈收歛  
愈光華愈成就學問文章政事大略由此而人才因之  
矣

回夷

陝西有回夷一種大約國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盡者  
散山谷生齒日煩俱從漢俗為編民與邊外之種相隔  
西延慶平鳳漢間皆過長于射獵不習耕種無積聚歲  
時視麥熟皆攜家賣藥謀命仰食他旁郡性直易欺中  
土暴子弟勿訖而狙之反侵侮奪其衣糈時有爭鬪官  
不為理直曰夷耳何敢然轉加捶楚忿志非一日窮  
午李宗錫趙進忠等阻山公行督撫高文薦蕭原奏聞  
詔曰地方官及時勸除不許借名招安苟幸無事然與  
土著雜處結婚姻有根柢作梗者指名可數江陵操切  
大事記 卷四十一

直曰勸除而事實難行守土者遣人撫之李趙等皆納  
款解去報上江陵已廢蒲州知狀允行得免用兵相安  
者數年丙戌歲大荒夷五百人皆騎馬執兵器由澤州  
走靈石縣縣尉尹三聘帥邏卒逐之于是止高山為壘  
居 日復奔驍游縣畧畜產諸什物分巡平涼李自  
強關西苗浮然告于都御史李汶請兵使千戶徐金以  
六百人合巡徼鼓行而進夷度兵至弗敵迺走未壽縣  
過分水嶺我兵追至王梅灣殺十六人奪牛驢五十遂  
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復走耀州與饑民  
合勢益熾遂據文王關為險關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

可三十里關內分巡田大年使參將高節率兵驅逐與  
通判仕存合擊破之夷走同官之馬鞍山議者謂列兵  
宋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逆關兵備原一魁西安推官  
張守札執不可曰此古所謂乞活且窮寇也潰圍而下  
所傷必多其夕果大呼突出至某道坡去同官已百里  
矣諸軍追及射殺三十餘人餘盡走白水縣給事中顧  
九思劾關中諸臣畧言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  
疎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稅駕則  
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即覆賊以乏食犯內地非兵不  
威然其數不多若窮極兵勢盡殺恐傷天地之和况夷

百記

卷四十一

十九

中順化者十居其九懼而生心或投北虜或走西番均  
非國之利宜止索渠魁餘得減死給稟釋歸可保無事  
報以計酌處置明年進兵夷先已四散走所存無幾擒  
馬毛等十餘人報捷斬三人餘發口外失事者下巡按  
提問仍嚴保甲練屯兵夷人與民往還聽便勿得凌虐  
即陽兵變

即陽設參將一人其公署高廠 一日行都司 萬曆丁亥  
都御史李材至故好講學諸生請開書院便肄業許之  
行相地謂參將署地寬承平無事兵益弛散中多鞠為  
茂草其將鄭印方解任可改而即縣舊廢學金星居兌

旗鼓列前可設帥府其實址隘不堪築托形家言文其  
說而道臣丁惟寧即陽守沈鈇謬為主不敢異同也十  
月初二日起工其日印已出城代者米萬春會于離城  
之遠河鋪印忿甚進曰署已拆矣我去不必言公始至  
何處着足故事文武並重參將初蒞事陳兵吹角儀衛  
甚設惟稍稍縉于都臺而署中受參謁發號令自如既  
拆改新者雖議定尚無片瓦一椽權寄玄妙觀萬春大  
怒曰欺壓武臣至此官至參府業已建牙并其牙門奪  
之謂我輩齊民不若耶事固當一決爭去就即激軍士  
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印舊中軍杜鶴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二十一

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槍掠諸生首事者皆毀其家圍逼  
軍門九諾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至門外燒燬又索餉銀  
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  
又次日米入城金鼓銃炮過軍門履任擇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迫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  
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  
此日賞近于劫庫米符怒而心是之即諷軍士告加月  
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印  
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勃然擁衆喧亂揮刀擊弓  
而上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

米亦氣懈丁僅得免以小舟遁去李避走襄陽太僕卿  
裴應章陞僉都來代訛言洶洶不一兩京臺省既又甚  
其說或有請勦者即成卒一千五百徙其家且先發應  
章將至萬春出迎不敢不如禮且言軍情實然事非得  
已頓首請罪願檢梅林自贖裴深慰安之曰一人足矣  
將軍當共事終始以安軍心米亦大喜因入城鎖院門  
共飲草蔬米得寓目大約言臣以謂 陵行至均州接  
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  
以為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慄慄必不可逮及  
臣到郡先一使縛林已下獄矣不盡如諸臣言上下乃

六事記 卷四十一 二十一

安楚撫邵陸疏至奉 旨材開休恤官降三級銜二級  
林庚死不及正法萬春視事如故有勦者亦不聽材先  
以雲南按察使征緬報功授郎節鉞軍變 上不憚欲  
重治閣臣密揭言軍驕漸不可長逐一軍門以快其志  
更難議罪尋雲南巡按蘇勣劾材殺降冒功 上發怒  
逮入獄以門牌說謊擬斬廷臣爭之不聽長繫十餘年  
釋出發戍閩中王鶴鳴後陞總兵僉南左府鄭亦摠兵  
在北邊有功萬春卒坐廢

辰沅兵變

辰沅兵餉凡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糧九千八百

有奇米六千六百餘石戊子以來水旱多逋負參將奇  
德守備彭鴻漸請諸軍給餉由遠及近將三年內額征  
截數支領抵逋負之缺軍舍張勝豪素奸黠憤曰以新  
抵舊舊必沉為烏有矣我輩何處得食壬辰三月合其  
黨米如學軋州哨兵潘仕遵謀脇補舊額分守陳性學  
以口糧金命官給散豪等自軋州哨各執兵擊破隘口  
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破門毀屋居直走草坪  
築城而入守備袁時太引兵伏岩山伺如學至執之豪  
大呼曰立釋則已不且斷爾頭遁解縛即馳洞口已馳  
清溪哨毀指揮公署其衆固已三百餘矣麻陽令羅俊

八事記 卷四十一 二十二

民使巡簡朱廷臣奉檄招撫不從竟馳水塘凹入麻陽  
掠酒食俊民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  
寄宿俾饜飽且犒之復給豪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  
殊不滿意必索原餉而後可請于守巡發沅州庫四千  
六百二十七金給之密下檄索渠魁俊民知豪得志不  
為備先期遣人伏栗山凹俟其至撲而就縛如學穿隘  
走追獲于土溝中上聞豪等三人梟斬餘皆遠調餉金  
仍舊

斬黃盜

斬黃間故多宿盜道臣劄斬州其地下接安慶并受節

制蓋南京上游安慶當其衝江與鄱湖交會處帆檣如織土沃而與民稠方千里間皆其淵藪也萬曆戊子蘄州盜梅堂等劫掠諸富民衆七十餘人宿松長溪山有劉汝國故以匠役爲郡邑教師雄傑有武用犯法繫獄逸出附堂其勢愈熾執巡簡枷項殺弓兵數人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聞居民潘按能幹家有壯丁托以擒盜按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古車嶺擒堂送官汝國逃至太湖名縣而先番僧五人善棍剽客三人善刀箭汝國皆與游至是遇逆旅大喜會旱災無所得食衣裝皆盡遂乘勢嘯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鑄銅符大書刻富濟貧替天元帥汝國紅袍出入擁大蓋往來二郎河九區人有積聚者借宿開困招致饑民數十百人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界上有守兵不得去遂焚燒楓香亭前二驛居民多逃指揮茹勳百戶鄭國重追逐解去蘄黃備兵副使陳朴上于湖廣都御史邵陞御史柯挺移應天操江二都御史周繼王用汲合勦給事中李廷謨過而聞之上于 朝餘次第皆奏報時安慶守李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得免治治署篆者徵兵已丑二月守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梅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貌猙獰可畏不宿而

去庵內火已發矣度兵不足用怵于賊反爲耳目請徵播犄兵待戰會蘄州倅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數十人往弘謨止之不聽分前後隊繼發因等聞之自長溪移竹麻尖據險以待策決策出不意乘隙從山後搗巢我師仰攻賊乘勢馳下不能支皆潰走策中鎗死弘謨亦被傷走巡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自爲檄使二僧招汝國降不聽反移書縣官謂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母以小失大二僧反命衆知其爲間也執而錮之汝國夜宿民家官兵攻之殺傷相當遁去一日乘輿入宿松城中適縣令亦自府至大懼會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守誠自後至聞之疾進令從諒大噪聲振數里賊乃避去復柵二郎河我兵襲之走清河灣廷議以賊久未平由互分彼此逼拘誤事請于 上詰責乃合諸路兵分道入賊夜半焚巢而逃追獲二十餘人國欲奔師工山窺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登亦欲竝起爲州守任春元所執於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鴛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斬于安慶市其年江南亦報太湖賊太湖卽震澤又曰具區中有東西洞庭山多巨室四周蘇常湖三府支港交錯皆有居民及哨守卒盜不可藏或歲饑則沿湖不

六事記

卷四十一

二二三

六事記

卷四十一

二三四

民入而揚帆劫商旅然亦不數數山屬蘇州凡貴官及使者至必以遊洞庭爲勝事巨室爲主置酒作樂其俗皆市買流通四方梨園時時往來一日天晴有數輩渡湖扮武備建旗揮戈鳴金大噪衆望見明盔甲緋袍互相驚以爲大盜巡徼聞之懼當報官然無主名捏爲殷應采上于郡邑達巡撫余立報浙撫滕伯輪會勦兩京臺省封事條陳凡十餘疏而盜竟屬烏有也續報賊倏忽不常曰桃灣曰沙塘曰百瀆夾浦香山嘴莫可蹤蹟最後謬云已解散矣于是條陳擊吳滋遊兵五百人或以爲將若遊擊統之于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

天孫記

卷四二

二一五

洋灣莫舍淩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口溪塘開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灣荆溪瀆東蠶河陽溪瀆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花渡橋而它關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備戚墅堰凡張皇者咸餘次年余計借至京衆爭問于家近太湖傲于盜石對以不知皆笑爲癡一給諫詢及對如之走入携條陳疏出示曰江南根本地朝野得此信駭絕幾欲發京營兵助討賊于閉戶讀書若不聞固宜今高捷且服官不可不加意也

朱史氏曰太湖介在三府中雖云浩渺然余熟遊由前

所云盜可入不可出名曰絕地往年一商船被劫雇小漁舟數十尾之不得脫凡三日執而投之盜由此絕跡惟是湖州東抵南潯可七十里與吳江接界又十里爲震澤村左右皆有漾漸大左與湖接右迤邐迄于平望折而東南爲嘉善漾聯北比達吳江東走松江可三百里洄漩曲折間有汾湖黎里諸鎮衣冠甲第可以自守餘小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過數十皆漁人盜所借而吹且泊者宛然東南雲夢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實只隔一隄樹我終日盤旋不能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壑在內貫串視外甚明我自外而視叢林密箐暗甚難以用力非久習慣者不能進一歩稍得志也故在湖州謹備其東使盜不得乘虛西入西則運河橫亘南嘉興北吳江相去可百里支港不甚多小者塞之大者哨守防其出當無大害議者欲以蘇松兵使轄嘉湖夫捕役以盜爲佃戶表裏作奸漁肉商民而蘇松爲甚引入嘉湖坐窮山而聚虎豹其禍尤烈不如各守其境得能吏精心剔而捍之乃爲上策惟窩盜者甚多不可問不敢問聞嘉興之東有某姓者子弟亦列青衿厥行數十里盜皆仰鼻息態中丞值此不知何如亦可太息已

天孫記

卷四二

二一六

余歸田之八年爲崇禎五年壬申先太湖之濱有婦婦

得一枯竹枝宛具人形謬云此觀音大士也禮拜十餘年托夢曰既虔事何不雕像早起果有匠來叩如夢留而成之再數年又夢曰何不用金如其言加飾前後三十餘年有聞者皆來禱頗驗近地孫方伯無子禮而盟曰得子助貲立廟逾年果生一子衆六詫香火輻輳遍江南延及江北山東日可萬人仕紳無不往余亦不免逐隊其地吟浙直之交俗頑梗漁鹽為生善訟結衙役橫行方建廟競起乾沒有狐而櫛者推一老僧復元為主僧故能詩與余遊且三十年落拓衆所不喜閱三月廟成歸矣余之密戚某素狠有求不遂恨甚囑一土棍

六五記

卷四二

二七

資錢米呈南撫臣稱曰作亂聚金錢數萬以復元為名將染及余余不察猶致書撫臣寢其事愈忿走南中與其兄刑部尚書某合謀益土棍二十金叩閣先貽書按臣拘復元為證尚書故深心與余為仇必殺為主者時方有陝西山東之亂且錢糧匱乏上焦勞疏語較原呈必加峻必銀臺不敢過上見必怒速治追賊而先五年渠兄弟峻陶中丞攀坐余二萬金陶寧死不為且遣人來言狀謀寢不行余淺衷時以為言更益其怒終欲一逞此則適逢便會瘞不能自己者又聞復元一逮族人以余嘗之謂庇僧窩贓聳動天聽余慮禍及

辨即辨明亦已糜爛乃致書南撫臣告以本末謂干係不直地方即撫按難辨其責莫若拆廟以泐其跡即題知以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說又托一友從史深以為然猶拘復元為證余直發事有由來不可聽乃得止且以所貽書錄出見示有曰募施浩大往來混雜地方必有後憂僧尼決當重治宛然原呈語氣已盡見肺腑矣撫按細詢曲折一節推又探實力解于是疏語甚平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放絕無他事乃一二惡少所為

六五記

卷四二

二八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既平見二群蠻傷息一移兵似皆可定然大征之後論功頒賞勢須休息解嚴而蠻種類既多蠢蠢思動虺蛇盤結勢必出遊獵犬嘯跳卒難豫料我之隄備未必時時處處申微周密于是有三寨之役有疊溪之役皆屬有建昌之役有臚乃之役事在巨細間亦自可述而他瑣屑者不能及也

三寨者丟骨人荒沒古也松潘南路羗有四十八寨而此尤暴桀時設伏弩飛鎗以伺遇者千戶王詒巡邊至伴奉牛酒出迎受賞辭去行不百步至一崖下矢石亂發死副使林應節赴任乘傳而過劫取財物傷二人家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屬幾為所畧有司莫能禁我師艱于轉運賊往往從間道截殺死者甚衆連寇安化等關戊寅八月知事余希顏往給軍食諸羗自新塘突出裨將陳金相胡欽力救得免益公行無所忌我兵雖間有斬獲不能當十一道路幾絕兵使揚一柱與摠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軍楊廣墩指揮徐承芳史載勳軍安賈頂守備康鸞軍雉溪屯游擊吳鯨軍羅鍋嶺參將胡大賓軍木瓜坪敷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精兵從間道擊其東北羗嬰寨固守我軍擇便齊進斬獲甚多縱火焚丟骨寨益進延及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

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盡獲其旗鼓及夷器鎗刀雜畜于是諸羗引其衆往來窻房間我軍跡至靖安墩生獲首長一人斬之羗突犯歸化關畧我轉轅而去急追之遙望堅壁青上灣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為營縱兵直前衝之羗盡東南散走追至小寨悉燒礮房斬捕甚衆易鶴陽墮崖下被殺子喜生誓復仇塵羗戰又死之承芳載勳適引軍至急擊破之焚沒古寨斬二十七級明年正月四十八寨喇麻番牌等六十餘人叩關言三寨實欲請降罷兵許之盡革一切雜賞編藉而白草番相近亦出寇掠嘉靖中巡撫張時徹摠兵何卿討破之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二十九

疊溪

至是疊溪諸羗為便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與梁逃于黃頭山後之間拒絕羗衆不與通石泉令強兔往諭其首納麻舌皆降餘種落聞風俱至凡數十寨

疊溪諸羗隸茂州夾溪立寨名溪實數出為寇殺我百戶陳克勤先指揮田賦稱貸于楊柳寨葉兒這五百金久負債怨殺人遂啓累端結別寨羗圍金瓶平夷急指揮朱文達擊却之擊鬪日甚各有損傷萬曆乙酉撫臣維蓮調天全大渡河兵進討監以副使劉禹謨偵楊柳將犯未太諸堡禹謨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乘風縱



聚黨千餘人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用王者儀蓋所至乘風縱火敵殺官軍百戶梅枝春請有司逮問益負固不出裨將劉天侔調兵至建昌城中時越雋衛黑骨夷軍號擴勇凡三千人數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與國等三十餘人天侔不能制御御史徐元太議大征總兵李應祥副總兵朱文達而下異道並進副使周光鏞叅議李士達監軍期丙戌十二月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叩合諸土兵先以二千人待河上我兵至彭土坎發火器擊敗之捕斬一百二十六級伍咀哨遁西溪合安守等人馬尚衆指揮張輔周度地形得山箐後別道可通涼山科州乃以兵守半站橋阻諸酋往來文達等逐至阿囉哩大破之夷始震懼請降凡千餘人而伍咀哨安守尚依障木麻柳魚水爲險且倚盧白木及木拖爲犄角盧白木者伍咀哨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資畫同知陳忠請伏兵以俟守果從山後遁走遇伏被擒諸羌降者復數千人伍咀哨勢大窘遁橙村小荒溝土人來告生獲之分兵搜諸山寨凡平日名捕者誅之畧盡惟王大咱走匿普雄土官羅紹良從涼山偵得執而戮之先是黑骨夷阿弓阻嶺道劫畧諸巢既破獨存黑骨乃設伏大孤山何之果至就擒叩印久爲

火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楊柳來救我益發火器殺數百人旦日進至新橋堡度賊不右走水厓則左走牛尾令步兵悉渡河伏以待禽十餘人羌始請降我亦遣八招之降者二十餘寨不一月喇麻機又犯蒲江關指揮曹銓朱文達往援道遇蟬蟬滿諸羌千餘擊殺數十餘人喇麻開遁去明年正月窩溝六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文達逆賊賊望風而遁總兵李應祥副使黃焯謝詔案驗諸羌分別順逆議大征 上方念西羌事令中使張誠于會極門 詔兵部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戒蜀撫益奮先治餉蜀輸陝者十萬四百有奇留之滇以緬寇借蜀二十萬索之徵土兵播州楊應龍七千人西陽卅維屏五千人平茶楊光祖四千五百人羅甸兵七千人三月朔分四道並進破二十三寨斬四百六十六級四月二十六日治船後渡河破十五寨斬三百二十二級諸羌皆震懼求降下令各擒勞寨出劫者以贖乃許于是爭先來獻凡數十人生埋之

建昌

建昌土酋與軍衛雜居時作不靖萬曆初安守最著守本鳳氏之後鳳爲土酋逆止所殺討之數年未能定止既死其子伍咀哨克悍好殺守與相結盡奪鳳氏田土

嶺風起所竊于是使使者薄責即獻出指揮徐韶文乘  
勢直走廣洪瓦布諸寨皆破之是役也自冬月至明年  
七月二十八日共斬二千八十六級降三千餘人鹵獲  
器械甚衆

賦乃

賦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掠樂丁賴  
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民以聞屬御史中丞曾省吾正罪  
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  
守久之爲患益甚丁亥都御史徐元太請討之李應祥  
總兵率都司李獻忠守備陸繼祖指揮尹從壽等將發  
大車記 卷四 三三三

贊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  
之巢東有牛他卯包威咱之穴而賦乃酋長撤假寨于  
安興親外兄弟依水海以爲險按輿地其間由回龍崗  
雪山可直走黑空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新  
廠崗唯是賦乃日夜與雷坡之屬處劉我人民無笑以  
素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  
買路他何可勝言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  
以沐川上舍夷遵制平夷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  
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  
木瓜大涼山攻其東南從之第恐建越兵道遠夾攻不

便乃下兵備鄭東昇議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  
賦乃以氣拍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抄畧我  
分兵各守要害劉梁山爲大營先建昌而後越雋及馬  
湖獻忠令總旂胡祿引兵屯大赤口夷僕詐降請祿下  
山款語射殺之夷進圖涼山尹從壽引兵衝突不退撤  
回堅守賊又詐稱聽撫許令盟誓犒賞訖撤營行二十  
里夷伏兵萬餘蜂起官兵散走李劉尹三將俱被執事  
聞各治罪於是馬湖軍爲三哨偏將郭成等將之中鎮  
軍爲三哨遊擊周于德等將之建昌軍爲三哨都司邊  
之垣等將之副使李士達武尚耕周光鎬監軍叅政張  
孫繩紀功叅政周嘉謨督餉刻日齊進馬湖哨捕獲生  
口一百五十四斬阿拍等首一百六十二級中鎮哨捕  
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餘級建昌哨捕獲生口  
三十二人斬二百四十一級俘及奪獲各有差求降者  
凡二千五百餘人歸我田土約六百七十五里歲貢馬  
匹隨蠟奉金錢如格阿什咱等二十六人斬馬湖市以  
狗御史何倬上善後十六事陳效上六事採行之於馬  
湖設屏山縣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二

朱國禎輯

寧夏之變

呼拜虜黃毛種也嘉靖中虜勢甚盛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平虜城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虜大青山斬其酋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高鄭賜虎丁亥五人稱五虎將再搗虜花馬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曰石茂華巡撫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植一軍十年授叅將妻施氏孕將產拜

卷四十二

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

拜急手劍之警覺產子狼虎貌鼻啼名曰承恩名半仙

占之云一十一一十一一十一個寐備寐備妾又生子曰承

寵又有義子呼寒呼雲呼洪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

首虜功益少邊備漸有減損開府者視此輩為虛糜恨

不即革去拜等軟望會土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陞指

揮共要結虜通貢市套虜切近黃台吉着力免打正各

台吉打松虜賓免台吉等入市夷凡二十八枝鄭賜方

為撫夷遊擊病死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曉暢邊

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拜推擇當入

衛舊例以降夷不得與志甚請告已丑問孟請加拜副

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

之後二年辛卯例當閑邊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

夏舉承恩文秀等項之党警為巡撫都御史磬山東益

都人先為西安太守以猛鷲驟致顯位既視事益嚴刻

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大入青海經畧尚書鄭洛檄調

夏鎮兵著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書曰文秀雖經戰陣

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

壯而許之警惡其自薦齋甚簡馬廐當易者亦不許

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坂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辟

卷四十二

易不敢逼益驕恣離凌下多縱其曹掾員糧部下把總

王徹等推拜諸不法上狀以降夷實不問警獨究員

糧事拜以賄求免幾金謝八種中以進瓜生警大怒

下其事河西道副使石乘方鞠之石與究同鄉為姻家

凡事可警意遂執拜近倖數人治如律已而從末減拜

自念効力西陲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辱辱不勝

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為妾警羞之二十益

憤又嘗面許咨雲守備以他事怒而止文秀遷遊擊入

謝無加禮並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

朋頭肉贖銀奉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

怨未敢發壬辰歲朝天鼓鳴占主兵謀時冬衣布花草  
價銀久不給而營查冒糧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  
謀欲挾眾復歸虜時士文秀方守赤家堡烟兒塚正通  
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陽者  
靖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誇誕有逆志每以馨  
浚削欲為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關王廟割  
羊歃血盟將飲眾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杯中  
酒漚大者當之獨東陽漚八久不滅遂共推之期廿八  
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反形大露巷市洶洶坐  
營江廷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眾心馨曰此有挾而求  
大車記 卷四十一 三  
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眾  
積輕二月十五日丁卒催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  
承恩于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  
賊盜聚入帥府白事維忠先知狀驚悸不敢出透露乃  
突執石繼芳擁焚軍門營急與母及家眾上層樓賊且  
縱火不得已下執至書院同繼芳修之益合許朝朝本  
而得月功授百戶生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  
罪廢于萬鍾犯竊點因略城中劫維忠以扣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宅  
事至鎮人通政穆來輔奉使歸併劫請招安以罷師夏  
鎮北樓最為雄壯俯視城內外歷歷賊群聚其上東陽

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後東陽專主北門許朝南  
有開城與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  
遣標下張雲部龍諭降二十三日雲文秀兵五百互市  
中衛歸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疑而殺之  
二十五日索維忠勅印與之自縊東陽遂于翌日自稱  
總兵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雲左  
右參將其黨為官較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赦勅兵  
出先執王泉營遊擊傅桓分王虎何安等據城堡聲言  
挾大虜取長安擒潼關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  
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  
大車記 卷四十一 四  
時河西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虜參將蕭如薰  
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略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  
動前是總督檄副總兵李駒攝總兵進勦乃于三月四  
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  
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汝寧  
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土官都  
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來攻為內應惟參將來保  
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卻之駒聞兼程馳至謀不得行  
賊始遁去若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翌日進兵橫城  
獲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洲轉戰獲賊

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恣賊不執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蔽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十失免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免莊禿賴等議暫封賊為訥悶那顏那顏呼官長之稱訥悶那顏者物穴地似鼠不安之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盡批吉虜犯止弗往着力免陷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象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駒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舉圍堡靖虜將吳繼祖搆中衛捕王虎來獻石空寺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朝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免打正等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辨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免攻平虜堡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伴敗誘虜入伏射雲死并傷驍賊吳敖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妻楊總督尚書兆之女謂蕭若能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脫簪珥出饗士士益感奮虜亦遁走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近妣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駒援玉泉圍始解駒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翌日抵鎮城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棄城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阿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虜從董一奎總兵李黃副之尋以黃非衝邊才起麻潰自請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駒等既抵鎮城時延綏兵五千最勁為軍鋒賊于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五日我師盡銳衝擊多斬首級奪大車百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遊擊俞德為繼不至被殺後賜祭每人各賜百金通亦重傷還營翌日賊脇慶王及穆通政隋僉事至南門城樓呼都司李鯤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投詰勅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發家丁出抗眾以軍乏見糧因賊求撫請暫假

下復偽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朝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免打正等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呼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辨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呼雲引着力免攻平虜堡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伴敗誘虜入伏射雲死并傷驍賊吳敖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此休士總督不得已許之于是請軍皆退 上初聞軍  
勝賞總督麒麟服銀五十兩蕭如薰三十兩二表裏比  
退責問刻期勦賊不必顧忌 時部以宗室在城引總督  
乃日夜促飛輓調延綏莊浪兵取到神砲約十七日進  
兵而着力免先于初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定邊  
堡擾我以牽東渡本兵疏賊初起謀尚未定虜尚未勾  
忽晉見王命可定下以言言之必有縛首惡自贖者  
乃遷延至此賊既借虜示以不可攻之形我兵雖衆心  
志未一難以銳進乞切責學曾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  
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其交既携賊乃可破又請  
懸賞格擄呼氏父子封伯子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  
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會史首  
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  
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帑金五萬兩佐資時廷臣獻議者  
甚多御史梅國禎有文武幹畧言學曾素敢任事然變  
起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才昧專制之義或亦首尾  
牽制輕動為難况邊事煩瑣萃于一身非特遣無以重  
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前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  
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  
尤重用之赴戰必有成功若慮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則

于文臣中曉暢軍務實心任事者舉一人監軍其他空  
閑將領酌量委用于事尤便 上嘉而允之成梁在遼  
先以如松往部議請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  
倭唐順之故事同往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  
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於遠左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  
於廢棄離任之後今 皇上已洞察無疑矣彼世受國  
恩不以疑之日生其不肖之心而以信且用之之日反  
為族滅之計此劉許所不為者而謂成梁為之如謂臣  
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李俱馳寧夏身戎服督戰功  
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即返若其不效則軍法  
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疏入命如松總兵梅監軍紀  
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方西兵初退虜  
將深入總督告急請宣大援兵此舉適與之值亦朝廷  
得筭賊天亡之兆也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自來總督所徵兵道回  
遠臨河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即移靈州  
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  
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本兵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  
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  
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為聲援因移保定山西

河南各撫臣備漳關 上皆允之會酋妻使使來願要  
說者打二酋令無從逆敗市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  
擒獲五酋長中有為着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  
以要虜虜頗悔與賊不無中離而賊日恣淫虐城中  
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恨索不已死者甚眾有闔門無  
噍類者禁個語犯者多斃于獄至迫脅慶府甚急妃方  
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  
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為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  
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時  
父子皆局爵反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 朝

六月廿二

六月廿二

九

廷為脫罪計不亦可說而逃虜還其故若招劉許陰授  
意呼土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朝  
與東陽俱授參將餘陞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  
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問暴其謀執得新折  
脛下獄總督聞失計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應而平虜  
被圍已久朱巡撫發援兵道為虜梗不得達密簡玄甲  
數千夜循賀蘭山緣附而度抵平虜蕭得援出奇兵直  
搗虜巢斬獲頗眾虜昨指恨要呼拜同攻平虜雪耻賊  
緣是復與虜合未幾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  
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

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戰多  
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掠橫城焚芻茭浮河掠秦壩  
等堡賊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空虛益賄酋黃台吉妻縱  
男捨達大侄火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制  
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抽練士七  
千人結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  
亦以步兵五千執換牌皆城中 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承恩自以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圍  
我糧餉二百餘車總督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積  
援至得解二十九日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

六月廿二

六月廿二

攻城阻滾木壘石擲火傷者千數賊益出兵截餉道時  
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于五月  
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多採柳梢蒲  
草及土修墊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  
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遂于初  
十日退還李祥堡拜率虜可五百騎攻平虜堡急麻貴  
精卒百人間道往援卻之十九日朱巡撫渡河督戰以  
一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遣張  
傑入城為盟聽招撫傑故與拜共事青海相厚善乃議  
遣往二十四日賊鼓吹道傑入城約復三山喇嘛迎朱

巡撫倅至諭曰事起迫脅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事已然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可逃死耳倅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速得新用間謀殺害倅未信卽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之倅亦被繫二十八日總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免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虜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日本酋清正行長破朝鮮東方大震本兵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奎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呼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賜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阿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上乃賜總督劄一申令選者卽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响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失事詔逮問已以易帥非便免之六月六日夢熊至靈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撫常居敬發營兵千入糧糗自辦叅將楊文率之濟師詔嘉居敬忠義于是分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

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戰叅將孟孝臣獲糧草二十日並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盪欲親往勾虜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火起爲沃水所滅拜旣與虜相持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兵至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以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次日遊擊龔于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皆爲砲箭擊却我師會食賊卽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卿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請內應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番南火未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退齡縋城召城下兵不至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携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歸党石家口詭招安望虜救然糧久殫氣消耗甚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欵語僉事隋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甲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



花渠形如 底遂達城築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行招着力兔如松調  
 知狀使裨將李寧追及斬首獲印符令箭而賊別使竟  
 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十失免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  
 先壁下馬關阻饑道虜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時應  
 和隨卽去招之復來至是虜莊禿賴與十失免合部落  
 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  
 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撤麻貴偵擊以牽打酋  
 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貴擊虜石溝旁虜倘佯交鋒卽  
 退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

六軍記

卷四十一

十一

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一元尋報擣  
 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  
 苗兵遇之大潰子敬亦戰死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  
 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  
 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  
 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  
 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  
 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前謀來保用靈州  
 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圍積微賊以饑民來報爲治錢穀

限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關入會 上  
 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縱騎往逮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  
 申令益肅謀知賊重賄勾虜且馮城鳴砲俟虜衝突嚴  
 兵待之二十一日着酋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李寧等馳赴黃硤  
 口擊虜身率勁卒千餘往策應二十三日張亮堡遇  
 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部下縮胸者手斬二人  
 殊死戰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  
 殲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捕斬百二十

六軍記

卷四十二

十四

餘級獲駝馬甚衆乃移虜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  
 浙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堤亦補完大治臨衛船筏  
 刻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千萬金後五日水浸  
 北關城崩南關驛卒夏之時薛永壽等爲賊所逼符出  
 米給軍違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顆粒難得死賊何如  
 殺賊且主將暫往北關前朝圖之易耳遂殺守關賊高  
 天壽等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規之信猶恐賊  
 來并力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慶戰而我潛  
 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二百餘  
 人總督馳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大恐急縱張

條下城懸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逼大城數日不可  
破國楨謂如松曰賊今勢窮悉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  
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  
善而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跋而眇應募  
執原給劄許時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  
先見承恩諭意即趨而出賊心動會總督亦遣王機以  
蠟書行間十六日圍愈迫東陽歎曰遂至是耶先土文  
秀有疾東陽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強起聚飲殺之曰  
好頭頸母爲他人所砍拜父子聞之愈疑懼百戶石棟  
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時交然度其必敗間以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一五

賊中動息輸官承恩勢既威甚來詢石棟棟曰周圍柱  
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陽然與朝有怨嗔呼謀之既至  
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今將奈何不得已有  
計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  
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陽皆懸首城上釋諸被囚  
者出迎于是如松揚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之  
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  
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時氏  
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時氏以賜劄  
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

楊文奉總督令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  
秉忠等飲聞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  
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繼闔室自焚如樟部卒李世恩從  
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時洪大文秀弟文德及何應時  
陳雷白營陳繼武等總督夢熊巡撫正色御史國楨隨  
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而國楨以殺降有違言題  
詩驛館交章上衆議謂御史主守信總督主行法兩不  
相背要以遲一日便法不可行竟亦服總督之能斷也  
捷奏 上御門受賀前總督學魯免逮爲民愷致承恩  
等獻俘十一月磔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一六

長母施以勸子不聽反言得免死 初道人占夢一十一  
十年也十一月十一應十一月十一承恩受刑日也一個  
蘇德衆人與蘇德圖物象寧夏城賊與官軍互攻也五  
承恩變刑法司致詞第一也 慶藩復寧夏今年  
租王妃方氏特 詔褒異發五千金賑宗室葉夢熊陞  
右都御史詹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  
梅國楨太僕少卿各詹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  
督詹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妻楊  
氏勅旌獎詹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 賜金幣麻貴  
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魯以原  
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詹一子錦衣正千

戶其輸款有功者周國柱四在寧夏人即畢寫氣一日  
 之說也以家丁為隊長備有義氣東賜作配倘若寫  
 中軍與諸生尤鳳麟相善鳳麟之圖賊曰未得開徒死  
 無益也賊復程于常信堡守堡百戶陳籍誘殺之賊  
 其同籍出堡後之支解大罵而死妻梅氏自經賊使國  
 承恩既事急召問計不應固問徐曰九秀才嘗言諸將  
 軍百皆賄死奇貨也第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  
 恨不問此言幾為文秀所笑意遂決謀欲召二人飲  
 醉誅之國柱曰爾家前後左右皆戈鉞之士且以一  
 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謀朝城南柱往北樓乘間取東  
 錫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任若國柱曰東賜甲衛  
 如林五人矣為形色一索必敗通公事柱一足矣十四  
 日庚午遂明風雲蔽天承恩過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  
 往南城考訊城卒不覺察而致納承恩急往見朝軍  
 曰將軍何取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承恩下曰將軍知  
 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  
 世富大宜速曰外營向樓無宜入駐此承恩疾下朝  
 後從大宜掖之梯半世富抽朝佩劍砍之首項梯下分  
 六事記 卷四十二 十七

兵擒其子萬鍾及夷漢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廐逐起  
 有刃聲知事洩乃被擒登樓伴謂東賜曰官軍已入而  
 城乎何援援也東賜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  
 走入側房支戶固柱破戶集其首出求諱曰爾何敢  
 將軍國柱此曰誅一逆賊何哉之有奴不避死急走官  
 軍蓋斬汝系乃敵國柱縱火焚樓於是開甕城釋二王  
 來輔府及所執七十人驢呼而出曰國柱活我北樓為  
 東賜所據聚寶貨其中悉被焚國柱後從征揚應龍立  
 功官至 陞都指揮使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  
 詔免行俟後有甚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成等劾穆來輔  
 隋府陷賊依違緹騎違問戍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  
 事立祠廕子世正千戶久之虜着力免幸僧亦縛送叛  
 人馬世傑張教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平播州

播州之楊傳已八百年州名始于唐以處遷客所謂非  
 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會稽為望  
 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  
 募兵往討端得異夢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  
 逢山立砦結土豪吏蔣黃三族為久駐計伺蠻入寇出  
 騎兵擊破之授武略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憂  
 憤疽發背死于牧南嗣四傳為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  
 白鵲東遵義軍一據南近邑揚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  
 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即  
 六事記 卷四十二 一八

雷為嗣蓋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  
 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鑑則我 太祖方平湖湘諸  
 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鑑入 朝貢方物納元所  
 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鑑為  
 宣慰使學士宋景濂作楊氏家傳甚詳敘略曰播州夷  
 獠錯居時出為中國患楊構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  
 據其土五傳至昭胤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為之後  
 又三傳至文廣威德懷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  
 前人又三傳至選雷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  
 向學民風為之一變又二傳至榮封疆始大建學造士



張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洞大懼乃誣張受言言夢騎  
 非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  
 橋以檢官禁身衣龍袍夫稱國主天主妻稱地主權立  
 局院有大監名色廷議大駭命斬錦衣指揮劉綱會  
 四川都御史劉璋御史何鈞等官物之淵以妖言坐死  
 士元等落職張友以籍與友皆論死張友發保寧關住  
 未幾友與友子張九龍與友死不已張九龍與友死  
 于相立與友子張九龍與友死不已張九龍與友死  
 議謂張堂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流禍請立安撫  
 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相宣慰屬治四川  
 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弘治時楊賦普安香爐山之  
 捷 賜蟒衣王帶嘉靖時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  
 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請還葬有水烟天  
 旺地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  
 歸地乃與相烈陽許之極返烈既嗣背約仇殺相攻剽  
 八 記 卷四二二 二二二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奏言三省接壤民苗之  
 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開貴州石阡之  
 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備於龍泉控扼  
 播州犬牙相制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龍泉撫順該  
 州民夷督理糧稅道臣以時巡歷皆報允應龍烈之子  
 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番  
 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賦乃楊柳滿卻敵氣蓋軍中先  
 後 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特給大  
 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上司而

蜀將或從借級漸驕寒輕漢法于是往洪江洪江先墳  
 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僭飾龍鳳擅用  
 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好別嫁已飲田氏兄所  
 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既  
 酷殺樹威人人憐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父  
 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噬應龍疑眾不附益結  
 關外生苗為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  
 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某  
 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倖處西南  
 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  
 八 記 卷四二二 二二二  
 軍門調有微勳翦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艾穆等並  
 主撫與黔異議有 旨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勅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詣  
 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  
 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  
 千兵報效 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  
 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  
 為之我不知也蓋夷性素驕寒應龍尤甚方勘時所委  
 官皆以為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  
 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

粹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  
 勅若就刑戮既淹紫一獄吏得挫辱之厚索金錢上下  
 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隸  
 我例得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為難也以是一  
 脫繼輒颺去不復反顧而張時照等奏復上繼光力請  
 與黔撫林喬相會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  
 年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  
 軍軍川北由永寧緝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  
 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黃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  
 大... 記 卷四十二 二十四

致兵部尚書田樂樂亦參奏上下議論騰沸勿論廉貪  
 一口主動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謂  
 贊畫可能報已有旨既總督至察永寧西陽暨馬千斛  
 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翦其  
 枝黨然後以徽曉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略稱引時劉王  
 果事宜 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立致麾下若蚤為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  
 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閭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撤  
 茶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  
 安疆臣請父國亨邸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  
 應龍就吏得賈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  
 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  
 秦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  
 介臨播而問其心軍法無恨總督許之知成都王太守  
 士琦有膽畧調代史記勲為重慶守令奉檄詣茶江趣  
 應龍安穩聽勸太守屬茶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李吳故素與相識者應龍乃令其弟兆  
 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侍郊迎叩頭致饋資餼率甚盛  
 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

多秦民也使君幸在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恭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秦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軍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曩亦被計懼罪不出界今安穩乃恭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為請總督許之委兩賢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遠迎蒲伏別本云應龍擇貌肖竟不出大應龍人所共識竟能進掩人耳目當時有縛獄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刑害人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泉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印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害我若非盡殺恨終不滅且自恃兵糧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驍千餘僧招魂而去分夷目置開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戮秦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推鋒之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力是時有黃七為應龍謀士進言曰某何能為惟孫時秦一曰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為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王為質割一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謝遣之丙申秋劈餘慶土吏毛乘雲棺殛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逼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警袁子升繞城下齋割之十一月石碛宜撫司土舍馬千駒入播先是千駒母軍與應龍私單寵千駒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為繫援因緣朋奸詭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警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率家匿偏橋衛城提兵跡且至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

一四八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蜀撫譚希思  
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  
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  
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  
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  
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  
併走天邦國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  
斬與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  
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  
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  
蜀議大征總督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中軍標兵益調  
募浙閩旗粵將士先撤總兵萬黎自松潘移重慶并調  
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  
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赴水備兒剛遣婁國等以偏師一  
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  
撫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  
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龍  
誤蕪火磚反傷守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巷戰蜀兵爭謀  
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  
焚掠盡取庫金猶索縣印符為據掠貲財子女一空老

卷四二

三二

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  
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橋界號宣慰官莊聲言  
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積兵清理總督乃日夜徵調漢土  
各兵重慶亦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  
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賊本穴鼠乘虛反嚙徒以安  
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得下益結九股苗  
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由救未  
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  
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  
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殺賊賊  
大耳記 卷四二 三二  
果具文來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  
城調度已 上聞破綦江追獲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  
之為民綏騎速兵使王貽德 賜劄懸賞 嚴旨進勦  
總督益調南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  
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  
將軍綎以十月至蜀時總府草創無可恃綎素有威名  
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方以赴師渝期克為事官又素  
與應龍昵人皆疑之牢不可破于是總督延入臥內輸  
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絲功為比綎大勸願誓  
死報效總督乃騰書于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



末非純無以制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敢異同遂委縱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廣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平

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

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

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

三處實楚黔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

出楚無黔且無滇議每處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

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

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襲騎遠治 上以楚地遠

濶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總督頒賞格為諭苗雜言廣招慰明年

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勅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

備楊惟中擁兵三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鸚鵡

溪上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

子並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

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營撤回兵金竹官壩南

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碛宜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機

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

甯虎跳關七寨十四日西陽宜撫卅御龍進攻官壩斬

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益二捷有以牽

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

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

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承恩留圍中時二

月七日也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

滇浙粵西兵皆集土司如西陽石碛永寧天全鎮雄平

茶邑梅水西又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秦江

總兵劉綎將叅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叅政張文耀一南

川總兵馬孔英將叅遊周國柱宜撫卅御龍等隸之督

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成等隸

之督以叅議劉一相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

制叅將吳文傑宜撫奢世績等隸之督以叅議史旌賢

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叅政張棟川南

總監以叅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

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

制統宣慰安履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

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彝統宣慰彭養正

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批受彝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

龍泉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與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唐啟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春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論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移

大事記

卷四二

三十一

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決不可信也先是蜀王壘山忽裂會謂首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北云未幾茶江捷至茶江自東溪入橋並峻嶺茂菁楠木山羊商臺等峒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勢最重劉將軍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銳甚我師夾攻緩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墮馬幾為我獲始茶江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縱威名其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茶江馳南川盡焚積

渠渠無能為也及朝棟及賊膽破益為守禦計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寇乘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寇烏江關翌日寇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奪天都三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上怒重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諸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

大事記

卷四二

三十一

婁山關是為賊前門萬峯挿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陽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瓜海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疊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溪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聞死守每路遣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為所始

虞綆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綆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開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待死矣會總督聞計跪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

八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三

圍管中或言水西通賊因後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為亡播積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廿八日拔營去時又雨士卒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身先士卒破土月二賊應龍寤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傍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妻二閨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廷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

朝棟兆龍等百餘人轎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則賊去歲破綦江日也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為南川將士先入關最蚤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臬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即其地分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州改真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後陽並故縣桐梓舊為夜郎縣仁懷舊為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為川貴要區改置州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為雍安縣

八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四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它既脫頗眾黔撫郭子章許界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與而復奪遂生變播州既立府而皮林上下諸苗尚通誅皮林在湖廣極西地連貴州廣西山峭箐密隸貴州之黎平府府與五開衛同城衛屬湖廣苗屬貴州漢夷雜處土田交錯耕種不得不同時有無時亦相通勢在必爭平居軍糧苗弱結怨日深干戈一起苗肆報復其惡日恣吳國佐石寨太彭舉楊永祚等為之魁播州之亂實藉其力二十

八年湖廣兵三千勦之敗沒透入永從縣官吏俱避反  
據爲穴知縣李宗周新至寄居五開者年餘會計播州  
未暇及也至是命陳璘討之江鐸暫管軍事貴州廣西  
協勦九股苗隸貴州者諭招撫無助賊鋒已聞毋喪許  
歸行至長沙復回沅請副使魏養蒙張天德爲左右監  
軍叅政梁雲龍督餉副使王應霖紀功明年正月陳璘  
率叅將宋大斌遊擊江騰龍等進兵廣西兵分六哨總  
兵李如梓統之監以副使陳最自懷慶縣入貴州兵分  
三哨總兵陳寅統之監以副使袁應文璘至五開衛議  
賊屯縣城甚堅城前平田後爲峻嶺兩翼險熾攻之恐  
腹背受敵探知潘老巢及賴崗峯岡等處苗之腹心互  
屯犄角須先搗絕其後勁分八路並入破賴崗峯岡大  
小二寨宋大斌克龍巖寨諸將皆有斬獲二月初夾攻  
潘老寨諸苗來戰皆擊破之遂平其寨留兩營兵據守  
別將沈弘猷至地青寨斬擒頭目華海等十五人進破  
草坪其東爲文冲灣係中石運餉之塗地頗寬平各立  
三營候應接尋鄉導險可七十里賊迎戰敗走部兵  
兩翼而上賊走岑鬼坡卽昔所謂銅關鐵寨者攻三日  
破之各路兵俱就進報捷賊退據龍頭貫山其險尤甚  
官兵圍之廣西兵亦至分部力攻賊盡死以抗一柵將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三二五

破復擁一柵我兵列營布守凡十餘日守備陳九德攻  
南嶠奪關而進賊大潰走生擒石寨太共斬五百八十  
二級楊永祿及其弟永長遁去尚馬田良代領其衆永  
祿妻石氏被擒審知城後門山陡人驕而守懈乃選驍  
銳梯城而入巷戰原任叅將黃冲霄擒尚馬守備丁寅  
擒田良餘黨良袍良帕俱被執斬四百二十六級縣城  
始復事在三月二十六日彭舉吳國佐迺入天通四十  
八寨皆以計擒之事平是役也廣西報擒斬二千餘級  
貴州兵斬四百餘級撫天熒一帶共九十七寨立廣化  
管九股堯谷龍谷諸巢蔓延三省寨至數百江內九股  
在下通五開皮林江外九股在上近貴州自土司劉玉  
海被修以來歷五十載不通王化且助播爲虐旣與皮  
林接壤恐其誑誘遣官審勘皆願降附結管認糧于是  
皮林援絕三省夾攻元惡盡擒餘皆招撫八月獻俘衆  
議以黎平府永從縣十三長官司割屬湖廣則湖北之  
藩籬已固平溪浪浪偏橋鎮遠四衛割屬貴州則黔藩  
之堡障彌堅從之李總督平播後聚軍中銅器鑄鼎分  
三等給發各土司永鑿戒其銅鼎銘曰 維星拱北惟  
小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 惟敬  
八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

楊應龍又鑄銅標一高一丈三尺銘鑄於上豎海龍國之顛銘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訐天皇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肅其官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江巡撫為碑銘立石紀功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泰道熙薄四海維玄菟暨朔方相繼亂自取亡彼播酋背世澤放效尤作叛逆肉蜀民及黔楚血成川骨成土今 皇帝怒嚇斯命臣鐸總楚師馳自燕詣境上申號令飭鎧仗同心誰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璘騰如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凜凜嚴部曲初出兵破敵營五圍潰賊乃驚破三渡渡水丹賊聞之膽益寒遂乘勝搗巢窳夜半起戒戰卒不撓鼓不張燈攀懸崖如蟻騰抵賊棚立澤機殺伐聲動天地賊詫駭類瘡痍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窘逼雉經死諸脅從罔攸治蠻父老稽顙至飛路布未央官天顏喜仙桃紅西南夷各內憚憚 天威不復反爰鑿石勒茲銘王猶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照遐邇後三年甲辰正月敘播功進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郭子章陞右都兼兵侍江鐸贈兵侍各廕一子世錦衣指揮食事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劉

綈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張天德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彊臣龍澄母鳳氏各賜金紵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巡撫缺推用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朱史氏曰播州一案當時用兵不可乎曰可劬三面隣夷且借為用而播為最助此不可制四起效尤無蜀並無黔滇且分八路剋險關彼猶僞疆如故勢安得已日既剋矣因而郡縣之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夾二千里奧區為國家開土開疆此盛事也勢亦不得中葉然奢難未發憂其多費既發舉若權枯者何曰此朝廷徵土兵之失也夷本犬種犬之穴可奪犬之性不可違驅犬噬犬又投以骨狂狗噬噬自戕其類為力甚易故用之本地可降省可它省則不可江浙嘗用之矣為民害甚烈而先朝虜倭計無復之乃始議及用違其性夷乃益驕至山海十八萬之徵夷居三壽有窺而動

亦積漸使然固自無 惟易稱作事謀始况兵謀孟浪始  
之不慎有能善其後者吾未之聞也

遵義連陷

遵義初設議兵將防守歲用七萬金後減為三萬然俱  
無人額相沿二十餘年司帑甚誦府州縣吏書併各差  
役多異籍亡賴魚肉土著於是舊民浸浸生心矣承寧  
切近奮効忠父子垂涎擅殺威遠衛百戶劉訓等家又  
欲挾迫土城千戶表見龍兄弟而見龍放舉強盛悍不  
敢發萬曆四十八年見龍與加銜守備雷安民援遠陣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三二九

沒崇明父子拍掌稱賀天啟元年重慶未變先已發金  
刀紅袍子女玉帛糾合把總石良陳加典安鑾等及心  
腹阿易述水西酋魯仲賢莫德等立應龍族人楊維新  
為興國君土城袁氏殺戮殆盡專委逆黨扶國頑奢宏  
等於十月內率兵犯府城是時兵備李仙品推官馮鳳  
雛方督兵援遠知府杜天培知縣劉人表病死同知張  
起鶚署嘉定州印署印通判袁任素失人心擊印先逃  
一時軍民悉被追脅倉庫焚劫俱盡陳加典等復率兵  
攻桐梓知縣洪維翰不屈死典史黃起鳴走至忠萬起  
兵仁懷原無正官望風奔潰數百里間烟火盡絕獨真

安州險遠賊未能入張同知時在嘉定即棄印從鎮雄  
借徑入遵行至畢節為西賊所留成都方被圍朱左伯  
燮元在圍中散募江令鄒昌魯南川令韓應龍真安知  
州楊汝昇同土州判駱麟綬陽知縣任寵募兵扼險固  
守黔撫按遣貴陽府推官徐清督叅將焦瑞麟等兵至  
任寵等各率兵策應遂復府城迨成都圍解水西發難  
黔兵一時撤回扶國頑乘間再據是時李副使馮推官  
督援兵回救而李已改官敘瀘獨馮推官單騎直入招  
流散與任知縣率陳一龍駱麟戰賊於金刀坑俘斬三  
百餘級遂入城據守時左伯已得撫蜀之命委叅將周

卷四十二

之德來治兵託故避往重慶水蘭二酋遂於七月二十  
三日乘夜火攻馮推官家寨不敵與經歷袁一修司獄  
蘇璞俱墜城死真綬兵潰退桑木關獨守備楊通霄據  
守栢楊圍扶國頑等屢攻不克叅政吳光義尋於九月  
十六日督通霄及守備任國續領兵乘月色追殺西兵  
悉避過江因府城兵糧俱乏遂復撤回叅事趙邦清已  
履任督叅將秦衍祚侯良柱張泰凱守備李棟等各統  
漢土官兵由綦江進松坎別分盧僉事同沈崇極由小  
路進挑竹壩趙僉事廉得綦江偽總兵袁衣繡為從逆  
渠魁新以狗又使侯良柱進攻斬石良三父子因而招

撫如趙國重安鑿羅安良陳守江陳加興等相繼來降  
共率夷民六萬有餘入內地安插二月初七賊憤揚通  
雷固守率兵攻圍通雷必守終不能克任知縣復率路  
麟戴鳴鳳等策應夾攻賊遂大敗扶國禎楊維新俱被  
傷逃奪糧食器械無算天啟三年三月二十三侯良柱  
陳一龍等會兵進安羅二村將以揚蘭逆寅忽糾水西  
兵八九萬來衝二將俱潰僉事盧瑛田督兵至落紅招  
撫羅華王正相等屢有斬獲至是亦潰賊因永寧告急  
旋即退兵六月初八日趙僉事與同知冉崧通判連鎔  
入遵義青蒿白骨腥穢觸人通非世界矣

大事記

卷四一二

川

早未刻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四

朱國禎輯

楚事

楚地名山大川 皇祖徵時西遊過真武草菴顯聖恭  
嶺其修真處也因元舊宮改築宮在山巔元以鐵至是  
始飾以金未就 文皇起兵其靈尤著姚恭靖稱曰我  
師散髮仗劍自雲而下 文皇親見效之出入陳中兵  
刃不能傷後益展拓制如皇城歷三天門而上範金為  
殿題曰太嶽太和宮踞五嶽之上靡費萬萬胡尚書祭  
告獻瑞光圖香火遍天下設內臣司之每朝登極送像

大事記

卷四一四

一

設旗幟凡祝釐之事皆趨焉靈氣所鍾下灌安陸篤生  
世皇人承大統 獻皇葬松林山崇曰顯陵山曰純德  
改州為承天府設典都留守司正副官遣太監守備又  
益以德安府等州縣曰荆西道增試額為九十名錄文  
中列守備名于巡撫上至兩地時時進鮮闈絡繹道上  
為常王府徵祿催租之使不與焉  
其藩府惟楚為大 高皇第六子補封國元妃王氏定  
遠侯王弼之女也頗富強數被疑譖終得保全然 獻  
護衛三之二萬曆二十四年奸弁王守仁王錦襲詭稱  
定遠之裔有財產文冊凡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詭勅

器仗衣服庄田外皆奇異未名之寶銀磚三百萬金磚  
白萬道太監孫舉錦衣在德福往會撫按括取勿使遺  
漏先洪武二十七年王彌坐監黨死妃薨已二十年矣  
王之子孫無依就養于楚守仁未知于王氏近遠突爲  
此奏駭人耳目舉等至楚合宮號慟王率眷屬出居書  
院聽搜掘不過近世尋常之物與所奏絕異報上未發  
久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既窮籌措上憐而免之  
撤回差官仁錦發原籍尋獲論斬時奸人上國用靡  
疏礦稅內官四出

二十七年御馬監奉御陳壽原奏官衛總旗申敏往  
湖廣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鷲有心計人皆

畏之奉悍而駭貌僂僕直一本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  
計厚糜與譚利害可否唯唯惟謹衆皆喜謂易制且奉  
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  
鼻投賄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爲不  
復顧蓋三關皆奉勅太和轄行都司提督諸道官若香  
稅擅周山三百里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衛若禁山玄祐  
官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亦不勝凌轢掣肘之苦矣奉  
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  
津及各村村落皆揭竿拽黃旗重徵疊收慘慘汗辱殆盡

初至檄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往承天查倉庫  
不應即奏奏逮入巡按曹指止之不聽計借陽誣陰害  
抗 旨撓稅因謫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  
荆門知州高則異又有奸人奏湖廣通省各屬存留羨  
餘漏稅贓罰空餉佃價不止億萬見在黃金萬兩唐相  
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  
金窖未開別有占墳黃金鉅萬每被小民盜空詔清查  
解用武漢二府有常周二鄉官奉先至其家嚇以奏請  
抄沒各勒千金生儒商賈之家都不得免少有趨趨直  
入內室奸辱或掠入監府甚多十二月二府人不勝憤

聚千餘控之所司皆錯愕第二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畧  
衆往訴怒曰 聖旨誰敢違即鼓譟拋磚石直上撫按  
豫知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參隨  
重傷者甚衆

二十八年正月疏聞然奉尚有良心謂小民勢窮所迫  
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竣數難取盈朋掘故  
塚金多遺忘苛責于民猖獗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  
解進 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等語蓋尚戒心于前  
年臨清馬堂之變也而更添金銀真鑛之奏與它遺落  
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參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



求即自往尋覈孟化加禮曲說不聽且含怒衆共飲五百金托夢禎餽之求解此如以片肉投餒虎咆哮吞噬不可制矣奏聞孟化調用夢禎降三級又叅常寧署印通判楊大烈罰俸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盆金爐等物勒居民認償銅鈞釣人肉銅梭梭婦人乳生員俱不免被縛被圍者十餘人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不報衆于五月望日訢之守道萬振孫太守王禹聲求解忽有被服賁訪單入城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餘家送府拘空室中奉持傲詰問之使踵至城中洵懼巷哭奉抵城外茂往迎設宴夜闌始歸城外居民隨入呼噪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已上并叅留守黎國暉千戶謝世爵失于彈壓當治罪十八日衆復變再論稍寂有養馬人補疏內士民姓名稿在鍾祥縣諸生擁入縣索之不可得告以稿在蘭榮家榮茂心腹主筆也羣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衆千餘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其財物一空生員沈希孟素有膽氣與抗辦梓去家立盡諸生避宿玄祐官追而縛之有截耳折兩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坐以殺知縣

六事記

卷四一四

四

實救解也坐以造兵器其操兵皆衛弁也 旨下希孟等皆被逮後死振孫禹聲堯弼先後皆削爲民二十九年辛丑正月元旦江夏蒲圻沔陽州同日大火各燒千餘家江夏火燄至城外沿及江船布政湯日昭舟亟解纜至江心火熾呼漁舟得免妻女皆死僉事馮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誣殺人無數且聚盜耀兵僭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悅人心厭亂勢必赤子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虞禍奉反劫應京降雜講邊方尋傳旨科道潰救拿問奉所遣叅隨直入各縣堂逼取庫銀凡鹽商至者加稅勒謝又欲盡釋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盤驗不往景陽知縣王之翰接待稍遲因叅楚臣朋謀勒捐等事宅之翰棟如削秩尋逮問惟倉穀以備賑得留而應京將去百姓喧聚詣藩府請留奉得意甚直書其名通示街衢衆大譁奉盛氣叱咤率甲騎三百餘發矢刃殺五人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奮臂皆起格鬪遂攻稅府奉度不能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天督兵救解或曰兵之必激變不如傳諭明言命使殺之禍必重今已破膽縱之聽 朝廷自治衆始持磚石林立不動奉始得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尋亦被論湖口

六事記

卷四一四

五

大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欺侵國課  
上怒始撤回治罪仍着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較尉體  
訪被縛投江死者六人餘皆爲土人所殲有 旨可大  
革職改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兵部兼副都往代限五日  
內起程奉之被攻在三月六日撤在四月十七日可懷  
之行則月晦可懷疾馳入境請司已衛奉至荊州將登  
陸所携多違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赴可懷呼懇者  
數萬人輒撫之仍疏請 祖宗湯沐地求寬路不報執  
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實蹟士問列四十七條大者初  
至襄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再索各項值  
七千餘金又索襄陽王金環金花玉帶值千金至黃安  
縣收耿公子家人聲言擒殺公子獻三千六百金未免  
其餘小者發祖墓大者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十六萬  
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蓋處處礦稅而奉添  
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石等名目故其禍尤甚然奉至  
京 上治之甚酷撫按若護行通判趙世美與士民所  
報賍貨皆不能匿而楚殘剝亦已甚已  
三十年壬寅二月 上不豫傳止礦稅刑部錦衣各犯  
釋放還職建言諸臣復官行取科道補用戶兵尚書陳  
渠田樂出視事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咽口革爲民

六事記

卷四一四

六

一時權聲雷動次日早 上汗浹體稍平收回前劄旋  
論朕偶眩暈所傳之事官殿未成礦稅難以停止餘事  
再酌量當行者擬 旨以問閣臣沈一貫宛轉以 引  
老子身與貨執重語謂 聖體初安正宜凝承天禧安  
得以外物妨內養且勿掛懷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  
疑者謹擬 聖諭三道惟卽批發太僕寺卿南企仲劾  
不正大臣當急斥謂 聖諭已頒自是獄無係囚野無  
遺賢乃數日來不聞吏部復職何人且以發訪單爲辭  
則尚書李戴當罷亦未聞刑部釋放者何人且以討保  
結爲辭則尚書蕭大亨當罷 上怒謂專市私恩新舊  
六事記 卷四一四 二

六事記

卷四一四

二

無敵每曰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多有携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書焚書大德等書以呂不韋李園為知謀名臣李斯為才力名臣馮道為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為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君他名賢皆在譏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信之初為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為一焦漪園耿高弟亦推尊不容口至被場罵怡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署禮為師通州馬御史經綸延至家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叅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潔既束入臭穢大不堪以書刀自截悉燬其書然家藏戶守至今士風大都由其染

大書已

卷四十四

化朱子誦而孔子之道幾晦亦一大厄也而楚故有假王之說楚府自嘉靖二十四年愍王弒後子恭王嗣位至隆慶元年病半廢時有增損已嬰弱困臥五年八月卒明年二月報官人胡氏生二子請名長曰華奎次曰華壁眾謂王久病不能御內何以有孕孕且葬生葬者面貌必相似一魁梧一癯陋大相遠口語藉藉謂妃王氏見王無嗣與內官郭倫引族人如紱定議取其弟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子僅數月入官如紱亦將家人子壽兒牛已歲餘同入魁梧者即華奎也奎尚幼叔祖武岡

槐署府事如紱從弟如訓等屢欲訐發計阻之未

幾儀賓汪若泉奏聞時江陵富國遠王坐廢眾皆歸罪不自安奏至念事未易行下撫按勘明通山等郡王并入室數百人儀賓劉宗源等主王妃之說亦具奏并勘詳者不能異顯槐亦避嫌不敢質隱恐至革祿奎得嗣王壁封宣化王其事雖定其說牢着人口宗人附王者頗沾潤居為奇貨懦者自愛者不復言悍者時時忿爭相激王不能盡鉗王守仁之訐說者曰因此起釁不得而詳也中尉華越素彊梁屢與王忤其妻亦如言之女居常歎息欲言又忍比如言死謂父有族誅之禍今雖死恐株連終不免乃言于越謂王實其親弟姊妹昆仲

大書記

卷四十四

九

面貌言動酷肖述始末事縷縷越乃約宗人飲血舉奏王聞擒入加刑將除之俄得脫去妻亦走藏儀賓家索之皆不可得王曰此去作大事矣三十一癸卯正月王奏越抗違諸不法狀上以庶宗罪狀多端下部叅看二月越奏楚藩大變異姓假王事通政沈子木持之不即進詹事郭正域與王同城而居素有以呂奪贏之恨實主其說聞之與子木頗有違言四月正域晉侍郎回部署事議論漸沸楚王聞華越有疏上疏自辯越疏始得達俱未報郭乃上疏請勘大略謂高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

遂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往勘未有止據  
一徧之詞輕與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  
楚王所奏華越之罪事在彼中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干  
係 皇上家法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  
三千里之外輕意遙度如果有之當急為宗藩改正如  
果無之當急為楚王昭雪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親藩貴  
重豈容誣讒使華越等所奏得實則天潢宗派豈容冒  
濫宜並勘以求真確凡勘必解職以楚王在勘中即  
當撤府事然從無此例首輔沈一貫諷止不可又不能  
奪閣部齟齬口語交關案在楚并在朝矣聞旬日批華  
大事記 卷四十四

越奏云此係楚藩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奏正王以小  
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履奏楚王  
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民而發于本  
宗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係真知真見否能無別項  
私仇希箇傾陷否楚王止論一人而越等二十九人奮  
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仗義否抑或別有他故結  
黨欺凌否當下撫按勘問楚王之源委明而後各分可  
正各宗之真情得而後罪案可成時首輔因部議不合  
註籍次輔沈鯉入閣票上報允楚王奏亦併發然碍于  
例終不及撤府事也楚王聞之甚懼尤金梅縊死如訓

逃匿巡撫趙可懷建按王立賢會諸司王太妃亦押郭  
倫等俱至分款究實凡王病與一切蹤跡俱不能諱然  
不敢決第云以為真也而王氏持之甚堅其言又足交  
發互證郡主縣主并申其說以為假也于犯七十餘人  
寧死不承未敢輕易出入具聞奉 旨關係重大部院  
叅詳時左侍郎李廷機已至改署矣楚王疏再主報曰  
奏辨事情與前撫按官勘報尚有異同九卿科道看議  
御史康丕揚力攻越謂勘疏未盡者三越之不通者七  
于是廷臣于九月五日會東閣各具議單凡三十七單  
戶部尚書趙世卿至于三百餘言中云事理可思國論  
大事記 卷四十四

可採彼此之情詞可叅對華越之初揭可查明武岡王  
之卷宗可覆按婦人之言決不可聽部中節略以進隨  
以言者并全單盡上大約與世卿同正域之議始納憤  
甚直奏通政匿疏出首輔一貫之意一貫堅不欲勘無  
以服天下士夫之心且非大臣腹心事君之誼并楚王  
百金為壽許萬金為謝書帖具進通政首輔辨疏皆上  
得 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發覺且夫主許奏其妻  
証見豈可憑信禮帖原是壽儀後無押字俱難為據料  
臣遂有顯劾者正域且辯且求歸禮部仍會議以上報  
云楚藩許奏事情年遠無據仇口難憑真假甚明不必

勸便行本處撫按啟王安心整理國事華越等分別  
 議處十月正域再請九歸楚王許疏又至列其四恨且  
 謂華越至京主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之家乞禮職示懲  
 下部眾將因之甘心焉諸學士皆不平廷機奮起代白  
 謂正域始終未嘗以假之一字加王無容再議從之以  
 上票旨皆又次輔廣之筆一貫及鯉引嫌杜門已久正  
 域亦出都下路河泊楊村守凍矣忽妖書事發先首輔  
 獨相者數年 皇長子前二十二年已出關講學王文  
 肅定儀注用講官六人蓋隱然太子禮也正域居首聲  
 宏貌蕭長子囑目其講定于昧爽一日大寒眾皆齒擊  
 長子僅狐裘禦不能堪爐火藏密處未得肯不敢顯用  
 郭大聲叱內侍移出長子稍溫適甚德之 上聞亦不  
 忤一員輪看講獨不悻曰此我輩事講官鈔鈔便來歷  
 倒耶他辭色多忤郭行之自若其文筆雄桀自負罕所  
 推讓獨與同年葉向高善皆有時名葉亦以他事為一  
 貫所疎終不與講官之選久之俱出南京名優之實遠  
 之也眾頗以為疑比礦稅紛紛委蛇出入不敢力爭左  
 都御史溫純西人遺直又多齟齬既關中添鯉及虞慶  
 同鄉同年調停甚驩鯉家居久踴躍望獨重眾皆歸之  
 郭又與相善閣臣雖無水火之形已粗其情朝士左右

袒益分科臣楊應文姚文蔚醇謹頗為一貫所用後又  
 益以錢夢舉御史康丕揚至楚事發楊康攻郭甚力錢  
 亦有疏其跡大露黥者因之為此書且借廣為辭發難  
 端其書刻版加面葉凡四題曰國本攸關內日續憂危  
 坊議東殿中書趙士禛所為浙人後九三百餘言  
 謂 上于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寓他日  
 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廣慶者更也與鄭貴妃約暗寫而  
 一時內外官依附廣者文則王世揚或政 孫燁 李  
 汶陝西 張養志 武則王之禎 左都督 陳汝忠 京督  
 都督 王名世王東華之後 王承恩 王陽明之後 鄭國賢  
 大書記卷四十四 十一  
 又有陳矩朝夕 帝前以為之主沈一貫  
 右鄭左王太子 生母以規福避禍宅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  
 未幾日都給事中項應祥誤御史喬應甲書十五日夜  
 散投各處 上得之大恚傳內閣昨東廠訪獲妖書一  
 本朕一見怒恨何當有此意念今日見卿等所以因何  
 駕捏虛言無跡生影混謗庭聞官禁離間父子兄弟誣  
 陷大小臣工以翻天覆地之罪首領卿等忠良一網打  
 盡使朕孤立于上蓄謀巨測心愈忿懣必有主使之入  
 卿等可傳示便着廠衛緝事衙門嚴訪擒治在外行各  
 撫按緝拏務在得獲真實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

等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計驚危宗廟社稷可卽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論知之時惟首輔又次輔有疏語甚激切誓不俱生且求避位報曰妖言誹謗朝廷動搖宗社使我一家不寧大逆不道已下嚴拿卿須若中鎮定主持國是其書中牽及者皆自辯報皆云尚誣及朕何況于汝惟李汶在陝西其子錦衣指揮僉事李楨國代辯報如之下刑部定賞格報實者照軍典例賞銀一千兩投衛所百戶上以爲輕賞五千兩實授指揮僉事兵番布滿街衢道路以目人情洵洵凡三日衛百戶崔德獲數生光及于其篇婦趙氏陳

六事記

卷四十四

二

氏生光順天熱生慣挾騙刊粘揭帖者鞠之或認或否衆方惕息丕揚獨再疏前華越有討逆之檄奏王之疏未必盡出其手及歸勘拆府墻毀下馬牌不待明命敢肆焉凌今日妖誣事不相蒙情則相合望嚴緝奸人正無君之法又嚴責楚撫按詳究華越等如律以正前日謀陷親王之罪固以隱然羅正域于內矣方正域被攻時知交斷絕惟次輔與之通問吏部郎王士騏刑部郎于玉立皆次輔門生于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昌言爲助山人沈十林名今春與于皆師事僧達觀因于亦得見郭并謁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補原官首輔

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兢兢謂次輔當國引郭爲副于王據要津事不可測適值 聖怒乘機作事便不可僕此一隙也王之頑疏內有就中委曲惟衛奸人知之承恩名世又有奸惡陷害等語命指名來說此又一隙也生光等展轉窮究并獲其弟生彩質對勒以取供呼曰供也死不供也死只是不供嚴衛遮聞止曰奸逆干証頗明未敢確以爲是不揚獨請緩之以蹤跡可疑執沈十林達觀等承恩名世疏上皆指錦衣都督僉事周嘉慶下九卿科道究問嘉慶相誅以軍功陸吏部尚書李戴姻家使氣與寮案多忤二王皆武舉第一遇之不如

六事記

卷四十四

二五

禮恨之故指及事已更端然只環衛中相軋非科道意也方鼎沸時首輔又次輔皆入直上喜褒答次輔尚辭病不出久之上揭雖有震驚人心以及宗社語其意較寬又與所知言此何大事過于張皇頗傳于人又從而潤色焉嫌忌日甚正域家人尚在京中寄書往還不絕人益側目有同知胡化妄奏教官阮明卿所爲明卿妻舉鄉人也本勃勃欲發事適相湊十二月一日騰疏顯攻正域并及次輔大約謂有好黨而後有好書書中皆怨誣 朝廷中傷二輔與當日曾議楚事之人其刊刻流播又適在楚王疏入之時假令楚王而終誣此書

必不作矣元輔一貫早去此書必不作矣次輔朱

票不決楚事此書必不首及矣蓋前侍郎郭正域乃

次輔沈鯉之衣鉢韓云良文非門人沈令譽正域之食客胡化

正域之同鄉同年也化判門人舉人漢中同知陝

申報下推官尹仲行知縣林鳳翔問理進人京遇上卿

弟明卿退渠奉訓導嚴建言為名捏本認明即兄弟并

為散校所執坐妄言奪職羣奸結為死黨計日取相位

故示克醜以滅楚藩而修怨亦為樹威即藉楚事以逐

元輔為已地三輔廢將順德意一擬楚王非假之票一

擬正域回藉之票則怨益歸之皆臣之一疏激之也彼

正域方將飛揚跋扈而況加之怨乎且正域身雖去國

而見正位尚怡然此中為奸黨淵藪其黨或捐千金或

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譽達觀賈山徧行賄于中外

正域出國門一月尚逗留近地楊村乘小轎三入都城

暗投次輔家 聖旨所謂奸黨可疑者孰過于此獨謂

次輔鯉密勿重臣休戚宜與 聖上一體胡屢屢為奸

人緩頰奸書始發舉朝以為大變彼獨以為小事舉朝

以為當捕彼獨以為當容奸書出已逾旬未聞有一起

居之章迄今半月始得一揭中皆套語支詞無一字及

國本且有震動人心虧損 聖德語回互隱伏代奸人

作說客意欲何為疏入中外大駭不揚亦檢達觀裝得

沈十林所與于王書金加羅織廷機及詹事唐文獻力

為排解論德陶望齡自南畿典試至直造首輔第質責

聲色俱厲并見又次輔言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

紹將不得比于人數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笏拜疏與

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時正域舟次所在發兵為守鈴

折之聲震動遠近僕毛尚文在京已被執又即舟中攝

幼子乳母去于方三月幾斃行取推官熊廷弼餽酒百

瓶以慰次輔寓所旗較塞門騎牆童孺買醬出入必嚇

曰送出郭侍郎來于王又不必言一時如狂凡兩日

皇太子遣奄至閣中傳曰先生每容得我將就容郭侍

郎罷 上亦召太子寬慰諭無恐傳閣中知之首輔本

有心計規 上意已定外間人情未可盡拂擬夢皋首

曰正域着在藉聽勸次輔鯉密勿重臣豈得過為搜素

言官宜存忠厚次輔辯疏亦加慰安文獻飛書報郭曰

湯網解矣達觀拷問奏上則曰不守清規言辭誇大從

重擬罪竟死獄中于王皆削籍而毛尚文沈十林胡化

屢讞終不服事亦小挺獨重嘉慶執其書辦袁觀供稱

生光往來議妖書有據吏部尚書李戴見事急甚懼

上亦以王士驥事責令回話既認罪又責以用印失錯

致仕蒞行盡獄移東廠陳矩為政矩素清直虛心細

嘉慶究狀與表觀刑通妄認以聞。一日事情予  
看何日得真甚時結局嘉慶有妻妾子女行拿金鞠自  
事發以來至此四十五日他株連不可勝數幸大體尚  
未決裂人歸功于李唐陶而所費詞說已多國體政體  
亦少損矣生光在獄中箕踞罵曰朝廷得我如至寶  
一移口汝輩皆葬粉矣

三十二年甲辰大計會場未暇及三月東廠鞠嘉慶妻  
妾子女無異辭聞。上始送三法司定罪生光極斬再

謀危社稷例四月二十七日磔于市其屬口外爲  
民嘉慶革職巡捕員役各叙功次輔復疏乞歸言臣一

六事記

卷四十四

十八

念朴忠或可結。主知取信于一二寮友比詔執事勿  
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會審  
時取具招由亦開輔臣沈鯉奉。明旨無容再議臣益  
得逝于法比不坐深文雖巡徵羅列環臣寓所譏密兩  
月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  
喧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  
漸息保有室家蓋秋毫皆。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  
不愧于心惟是臣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  
一番知其聞望輕鮮不善涉世遂無復信臣朴忠而臣  
其質矣臣將安所執與在廷。臣尋舊日之盟比肩

事主哉。溫旨慰留鴻臚堂上官宜論而湖廣勘疏亦  
至先華越既歸楚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  
壇通山王盛夔通城王長孫盛浮奏爲楚變盤據已深  
衆論異同難定事。上謂前斷已盡不必再問惟將軍  
蘊銓中尉華珠華堆朋謀妄上革爲庶人與華越并問  
至是疏至重處者一宗爲華越并處者八宗罰處者十  
三宗丕揚復疏駁情法未協欲誅首謀時正域尚未至  
家楚疏先上失丕揚本意故也後華越竟發高牆沈十  
林等亦編口外九月楚撫上親王事權宗學督教疏允  
行楚俗剽而輕閩宗二千餘人公議所在求申不得反

六事記

卷四十四

十九

受權抑此豈調停所得禁令約束所能行始謀不滅  
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由來者漸矣閩九月朔  
楚王以謝恩爲名重賞出城渡江至漢陽初三日宗人  
二百餘往奪之崇仁爲首崇仁名蘊登負膂力可敵百  
夫斬關劫三千餘金官兵力拒被獲者三十二人璫與  
焉楚撫命副使周應治往視用擒盜法悉鎖肘鳴鑼入  
城曰名其爲賊罪乃可正左方伯薛三才按察使李燾  
勸稍寬從中分別不聽悉下之獄初五日各宗擡一老  
嫗人號曰娘娘訴撫院諸司官次第至遇應治諫曰此  
慣戕宗人者共擊傷從者掖至別室窮搜越墻下漁舟



走寅安撫臣一身當鋒曲諭必欲取出獄中人踰午始至餐等皆手梏加鎖負傷直前奮起以楛搤撫臣首立碎亟扶入衆隨之共躡其腹子守直號呼求免則已死因脅三才求復全祿堅拒之得止按臣吳楷在荊州及鄖陽撫臣胡心得飛檄以聞詔盡法擒拿河南鄖陽二處切近楚地嚴加整理以防漏網陞上荊南道布政梁雲龍副都撫之事起倉卒參狂詩稱仁府令旨有釋獄囚殺假王順流而下坐鎮南京等語又刻榜歷數撫臣黨助假王與內閣書偽傳文書房索賄之說因之劫掠護衛及書辦人然從惡無籍不過十餘人就中有識事

六

卷四十四

下

者逆自欽且傳帖言前不在奏之列後不在劫之內安心俟命務全忠孝左伯密令居民團保甲嚴備各門置兵五十人楚府亦申徹至初十日稍定撫臣樞登舟鄖撫移襄陽遣牙兵二百戍漢陽守隘口各道皆駐近地楷馳至省城十月十一日擒前三十三人并後四十三人送各郡王邸收禁餘皆下獄仍請重臣會勸 上停遣專委撫按議者猶謂前處分太輕故有此禍終未能釋然于正域也幸彼中事情甚明絕無疑似之迹則左伯主持之力居多雲龍既至事定已旬餘仍請法官會議止之上疏比于王陽明擒宸濠之功云

三十三年己巳廣東巡按林秉漢言楚宗次第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然假之一字殊駭聽聞夫諸宗非盡與楚王為仇者重以宸斷猶且肆行者何蓋天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意見決者楚有李園進妹之隱我朝韓府漢陰王有抱他人畜宮中之獄圍之詐終世莫能明漢陰獄年久而後發倖成者遂滅其祀伏法者何傷國體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為假而巡議繁以為真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為真而諸宗爭以為假則楚王之權不尊竄陵爭奪遂啟亂階重者被誅戮輕者收田土罪及多眾誰非支胤忍至于此今不詳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二

辨真假千載而下何以自明大凡虛心而觀其事自明泥案不改其誦必大竊為盛朝耻之夢舉駁左袒逆宗非無其故在廣多議正域移書長安為之解救并作厲犬再起戈矛且疾臣等有疏今當考察不先不後恣其邪說以圖傾害 旨下數百言備述楚事降秉漢五級褒夢阜忠義可嘉祈免察典而竟亦不能得也四月獄上分等定罪一等蘊璫蘊鈞二名斬華堆等三名及二等華斯俱勒自盡三等華獎等二十三人發高牆三等蘊鈞等二十二人革封爵發遠處王府閑宅禁住四等蘊璫等十八人降爵一等革祿二等內未封者不准封

華堵定熙常淨改入三等一體改發遠府閑宅五等種  
鉞等十五人姑從寬免議內華炷等着加戒飭該處決  
者撫按于承天府告廟正法刑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  
知悉贈可懷太子太保蔭守直中書舍人方議善後車  
宜而夢臯復追論正域推本于左都御史溫純初夢臯  
以妖書事攻次輔眾謂阿首輔敢倡議起大獄陷老成  
卽出爲叅議一出可謝人言消後蒙矣首輔欲留之以  
書問次輔答我輩休休全不介意以言官爲名請于  
上事在必濟可益世道揭進果得留眾謂答自宜爾問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

主計首輔委曲代之祈免純齡齡決夫中旨普留并南  
京亦如之事遂膠結首輔亦無以自解第揭云 皇上  
有非常舉動則臣等必受無端之疑于是夢臯復上疏  
謂正域禍根前後撫臣皆畏之不敢發純附和初不出  
會單比變作定罪刑部謂宗室子殺父者斬純獨欲輕  
之引毆死職官律且欲使其黨往勘楚事覘議案以行  
其說蓋禮部議楚中八郡王久不入楚府今欲與之更  
始必頒勅遣法司官齎往則諸宗相率會聚迎候聞隔  
之情一旦可通大理少卿涂宗濬稱善願往然未及行  
也于是聽補南郎中劉元珍謂夢臯掛議得留駕言楚

事轉作風波首輔比昵儉人嫉視善類疏上踰日有排  
誣元輔夢及言官牽引楚變提惑人心當重處之論又  
次輔爲解止降一級調邊方牽寬小臣所以安大臣  
之論御史葉永盛疏夢臯特留且溫吉褒嘉自來言官  
所無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寢閣如彼夢臯之疏  
響答如此無端生疑疑夢臯因疑首輔庇護元珍新從  
外來信耳輕舉罪固有之今日處分雖曰薄乎云爾恐  
首輔終不自安與近取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  
免刺戾南給事陳嘉訓御史朱吾弼蕭如松疏踵至兵  
部主事龐時雍列首輔欺用者十誤國者十總自夢臯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

起見夢臯決意彼此曉曉總自楚事起見吏部員外賀  
燦然有清平之論謂純與被察而留者皆當去議者謂  
婦姑勃谿既不分曲直又不別尊卑一體逐出殆于不  
可南北同聲歸重純及次輔而詆首輔曰四明四明爲  
口實云正域方聽勸事益日解名日益起純致仕歸被  
留者皆于養病不復齒元珍時雍燦然降三級調雜尋  
削職具時意氣馮凌風雨黑暗卽京察一案凡七閱月  
而後下閣中惟又次輔一人催揭屢上既合公論又當  
聖心轉移之功甚大甚苦事多起于楚中先丁酉年武  
昌城外黃鶴樓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

淘簪并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歎傍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為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兩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鬪歎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稅使宗變交作凡十年朝端聚訟顯陵地震風沙太和宮火淨樂宮道士許辱襄陽太守馮若愚提督內官黃勳庇之指太守乘輿至宮犯龍牌欲奏聞卽撫先發乃得止

三十八年杜茂論劾原任兵馬劉文藻方文藻在任屬妖書事起阿意極力搜索沈于王之禍皆其所為衆都切齒原係守陵人戶薛高當國素知其事卽下茂提問治之甚酷而言者不謂然也隨卽引咎然甚合上意得之大喜謂司禮曰閣臣乃為我受過從此深信凡事力爭皆為曲聽巡按史記事過承天有訴杜茂各役

蘭光裕等之害人者下承天太守馮勞謙捕治因而相激茂卽遣人哭訴于聖母皇上言勞謙因辱不堪捕去人皆劓目折脛備極楚毒上怒令速勞謙與郡幕官已寫駕帖矣向高具揭勸上此事輕發則地方不安且致多事後難收拾上心動下茂疏併發世

廟所給護守顯陵碑以示命依此擬上蓋陵碑中謂守陵諸人役有犯當奏聞不許地方官擅拿違者卽拿地方官故上執此為辭復揭言勞謙以郡守擅拿雖是違制但臣聞此事之發因御史經過郡民訴諸役之惡幾至激變御史不得已令郡守暫拘以洩衆忿隨卽奏請定奪蓋權宜解救之計不當以違制論且人情若此若復逮繫勞謙則地方必至大鬧震驚陵寢其禍將不可言望聖明詳思而慎發之勿至有事而罪臣之不言也上意解向高復以危言動諸大端皆得免逮勞謙改守大郡光裕等卒正法

六事記 卷四十四 三三

四十二年聖母大喪當頒赦時楚宗錮高牆間宅者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廷臣屢請釋不報向高擬入赦條中揭言楚宗當日誠為有罪但坐以謀反則非其辜且誅死六人已足正法諸宗懲創已久天潢之派殊當憫念揭稿已具然其中有兩項一許奏楚王一戕殺巡撫若只言戕殺不及許奏則猶未得全釋復欲增入部臣孫慎行言許奏者釋則楚王不安當日主議者愈悞不聽疏入得允御筆改許奏為誣詆未幾向高得請歸釋者來見諭以聖恩宜省躬安靜慎勿及前事皆羅而去正域先卒光宗立得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加

贈太子太保再蔭中書舍人賜謚 正域才情自是不群然廢而名愈高沒而贈甚厚皆四明成之劉文簡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遇者對頭不好信然信然同時以氣才三方布置失事坐誅者熊廷弼楚為短氣然中亦有可原與奸人內豎撓亂破敗人又憐而思之并江陵亦與昭雪皆公論其地靈終不改也惟因黔變歲餉八十餘萬遡江達于偏沅不勝勞憊藩司老庫僅銀十八萬最後盡發湊五十萬送黔一戰而敗其害與黔相終始說者謂黔楚以事黔非計而黔終不可棄則楚亦終未能息肩也幾及十年少保尚書朱燮元以總督撫黔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

大為減省乃得少寬崇禎元年有岷藩之禍撫按俱得罪司道府而下被逮者甚眾

### 礦稅

太祖初定常賦商稅三十取一有請開山東銀礦及發山海寶藏與階州岷外金坑者皆斥之惟盜礦者多官或設或停封閉不常于是有浙閩之寇用兵十年而後定稅則歸于各關增設鈔關七抽取為續舟之用成化中開礦事止嘉靖三十五年開薊州玉望峪等礦差太監崔閔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鉞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謂天錫至寶脉潤氣騰以應聖瑞 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即停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盜數起逐捕或逃或擒嚴保甲築臺于洞口列障守之顧盜者終不已約砂一斤得銀五六分止耳十一年房山民史籍又請開下撫按查實報山險無可用力得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奏本州湯家庄黃土溝等洞生成奇瑞每砂一石約煎銀五十六兩沉埋年久可惜乞差官採取民願効力並不干預有司御史邵以仁其三不可且言臣黔產也與滇為鄰熟聞彼中銀礦利弊大率利少而害多其說起于無賴之徒當其未開以擬爐戶科料使用小民貪利竭力赴之成則奸民飽不成則小民傾家生事害人惟此為甚乃下言法司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

贖杖言等再以法祖為言 上不無心動而大臣中有

內養籍真砂養永者暗主其說會連歲有寧夏朝鮮兵

事未暇及而奸人財用靡裕之疏數上 給事中楊應文

十等年王德亨丁成言開礦 太祖以言利之人皆廢

以銀礦在山谷道 踏險阻礦脈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

力開之不開嘉靖十五年開河南盧氏裕業等州縣礦

凡六月得銀二萬五千兩 二十五年又開凡年餘得銀

二萬八千五百兩 兩次費用反倍之後因河深泉湧礦

夫開礦進亡過半 遂議停止 萬曆十八年易州民時備

奏開部覆奉 旨廣河既稱開空有碍害多利少著照

舊封

二十一年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上謂礦

開則賊亦可化為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尚持

之未發

二十二年御史何倬請開河南礦

二十六年六月郎中戴紹科 後改 真永 錦衣楊金吾往河南

內臣王虎錦衣張懋中往順劄永各開礦時指揮王勳

請鑿產助工求改衛 上惡之下法司提問給事中侯

廷佩疏勸當嚴刑凡報礦武官空令兵部盡數查審以

正欺誑之罪不報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四出皆挾原奏

官察空行事山東則陳增請便宜行事承委文武同撫

按舉刺河南則魯坤請各聽臣所轄為給事中戴士衡

駁 上皆不報二人之說亦寢于是湖口則李道

昌平則王忠 昌黎田進 真定王虎 山西孫

朝 張忠 陝西梁永 趙欽 天津王朝用 王濟

河南復有胡儉 通灣張燁 臨清馬堂 廣東珠

池李敬 廣州王相 雷州李鳳 兩淮鹽魯保 儀

真暨祿 浙江劉成曹金劉忠 初系隆帶管 後并于成 江西潘

相 湖廣陳奉 雲南楊榮 廣西沈永壽 四川丘

乘雲 遼東高淮 福建高家 貴州張慶 南京一

帶守備邢隆兼理 凡一省有二人三人者分撥稅或死

而代續奏與獻遺租遺產者就近帶

二十七年三月龍江百戶王官請于黃天鵝等處設兵

立營抽稅閣臣沈一貫密奏此地當江洋最濶處留

都右腋太益易集必生窺伺官等竟欲招兵立營陰蓄

異謀 上然之未發官等數十人遮一貫于端門尾而

警之以聞乃逮官究問它請開者率多失職弁流殆遍

中土甚者謂海外呂宋機易山金豆生樹上可取遺官

驚悸而死 上亦不問也

被害者二十八年庚子五月給事中王德完疏扭解知

縣自福山韋國賢始而益都吳宗堯星子吳一元富平

王正志接跡矣扭解知府自南康吳寶秀始而尋甸知

府蔡如川繼踵矣扭解荆州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巡

檢陳資而趙州知州甘學普次第隨之矣華職自真定  
通判劉光文始而夏縣知縣韓薰兩淮運副丁階永平  
通判羅大器皆為編氓矣降級自臨江知府顧起濬始  
而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  
吳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元卿皆請用矣近且  
荆西副使萬振孫承天知王禹聲祓論不及蘄州知州  
鄭夢禎江防叅政沈孟化仇口中傷降調有差矣鄉官  
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潮梁斗輝生員張聚奎  
等以無辜皆株連繫累累道路矣至撫按二臣建牙持  
斧一方面而內使恣橫敢為彈劾如王虎之論真定巡撫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二

李盛春陳奉之論湖廣巡按曹楷楊榮之論雲南巡撫  
陳用賓張忠之論河東巡鹽汪以時高准之論遼東撫  
按李植王業弘孫朝之論山西撫按魏允貞趙文炳皆  
以鳴擊鳳以狼噉麟是何等世界也此後逮者生員沈  
希孟湖廣僉事馮應京西城兵馬戴文龍饒州通判陳  
奇可襄陽通判邸宅十孔時推官何棟如河南知事張  
有倫臨淮知縣林錦咸陽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惟  
咸陽知縣宋時濟已逮得免着勘問而渭南知縣徐仲  
斗被辱死江西宗室被毆不能問也  
陳增既縱惡山東陷兩縣官民數萬群起欲毆之懼走

徐州地當咽喉諸棍輻輳而徽人陳守訓為之魁其禍  
愈烈各處樹旗徵稅准撫李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  
必沾肯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為同盜捕而極殺  
之移狀于增增亦無如之何守訓得加中書舍人李別  
以計激之抗增不勝忿捷于庭守訓入志欲盡發其奸  
入奏增且怒且懼一夕步于庭大呼死守訓亦逮入死  
徽人取其屍支解投于江楊榮被殺見漢陳奉被逐見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三

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隆本安靜  
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編借庫銀以解  
嚴漏稅之禁建節投為恭隨交通土棍湯莘等十二人  
擅自加徵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訛言四起有謂二  
家謀管一門者有謂每段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二  
分者有謂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者  
眾聞大懼謂且罷織人人餓死一時闕聚填街塞巷  
石擊死建節盡燬莘等十二家又傳鄉紳丁元復家人  
取利貸建節金謀入用事并掠其家然皆赤身不持一  
械不搶一物守令曲諭乃解下令索首惡有葛成者獲

劫應之官曰成非佳兆改為賢奏聞錮于獄方變作隆  
走避申文定家凡二日乘小舟走杭州從此不復至蘇  
隆辭稅務歸之劉成樞戶皆得免專取盈商舟矣時有  
蕭山童姓者少以歌童侍文定遂掌書記積資為州判  
既歸居于我湖因稅事起亦投為叅隨管劉河口最衝  
處變作土民逐之泗水而渡者三幸免竟中熱死舊所  
積盡被劫奪賢既下獄眾義之餽者甚眾後得赦出老  
矣天啟六年縱騎至蘇被捶死猶及見之縉紳皆待以  
賓禮稱曰義士

五月江西稅監潘相眾所積忿一日輿而出偶歲試備  
大事記 卷四十四

童畢聚見之大笑相怒擒四人以入其一則輔國將軍  
謀托庶宗宗達也捶之傷甚各宗大閱毀門入相走免  
更以上饒知縣李鴻報怨為詞上聞鴻削職內外諸臣  
皆以細殿爵宗奏彈相亦懼餌各宗求解撫按諸臣曲  
論乃止

高淮差往遼東在二十九年惡黨宋希曾余東蕭縱恣  
詐害軍民不可勝數巡按何爾德疏聞邀拿承差截其  
實封者凡再并一切文移皆絕廣寧遼陽至于罷市生  
員劉三才等三百餘人至委官處講明相激即稱盜入  
劫取稅銀八百餘兩衛官懼甚以庫銀償之乃解捶死

指揮鄭遇春張汝立叅總兵馬林成極邊復請加勅即  
真鎮守按臣極言鎮守之不可且遠既有一人東西兩  
河又有協守二人如復用淮新者既奉欽依舊者將置  
何地而自來題准假印下獄重犯皆劫獄取去其殺人  
逃匿者亦占之不發叩尅軍餉甚至圍商民索詐種種  
惡狀皆出理法之外巡邊申號令虜至報進止凡出入  
帳下擁衛動二千人夷丁乘馬凡七八百騎所過將領  
索禮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三百矯上命檄朝鮮製真  
善寇十頂每頂飾東珠百顆餘物稱是三十一年四月  
率壯丁三百餘馬皆有副旗幟金鼓直至廣渠門外以

大事記 卷四十四

進稅馬為名欲入大內遠近驚駭久之始去或曰有密  
獻不欲露論令自來故滿朝疏劾皆留中常差司房吳  
守政散馬各衛所并雜物勒重價眾憤幾變守政遂自  
刺總督塞達疏至 上命撤回并于通灣張燁時曠已  
先一年停矣淮既入關証奏金州海防同知王邦才協  
謀叅將李獲陽逐殺勅使搶奪錢糧下詔逮治  
馬堂于二十七年差往入津即至臨清刺取太甚召募  
長隨之人凡零星米豆盡加抽分脚夫聚三四千于四  
月二十四日約聚眾開刀其黨聞之入告于堂曰先發  
可制擒數人腰剪取首墻上盤舞擲外眾大集內即放

箭傷人外亦縱火力攻破門挺手相搏委官四十餘人皆死守備王煬率家二十餘人衝入抱勅印負堂而出其黨鄭惟明反許煬始禍鐘申救亦被邀截煬竟逮入方變作天津撫臣汪應蛟總河劉東星皆以稅監殺人報巡撫尹應元巡按張大謨止言激變不及殺人聊城鄉紳傅光宅疏汪劉得真撫按失實時應元憂去大謨明其不然盛言非得之親見死者是何姓名流傳之訛不可據給事中郭如星駁死者之家皆懼禍不敢認擾搜中何人得見其說乃緝

二十六日已差陝西橫監趙欽矣明年復差梁永收稅

六事記

卷四十四

三四

及名馬貨物其任呂四與奏官樂綱道之橫行下各縣取索輒值三四千金淳化知縣王應選至棄官去渭南縣稅課已完永司房杭大賢等張旗幟直入縣堂知縣徐仲斗餽以下程嫌少叱罵復索常例不能應執吏胥收頭等三人撞殺之仲斗忿甚退而氣厥死所過劫商貨陷富民甚于大盜私造兵器畜戰馬五百匹占軍丁千餘各處亡命積賊無不歸附即四竊出入呵殿嘗數百人奪民間小兒稍清俊者聞割至百餘人死者十九古帝王陵寢多所發掘擅鎖宗室索進獻憾按臣余茂衡執正屢斃其用事人仗庖人吳得水于署進蠱腹中

若然有聲覺之延醫灌以牛黃數錢大吐少解病不能興者數月得水逝去咸寧縣緝獲永發數百人挾弓刀逼縣堂欲殺知縣滿朝薦皂快市民力拒叅將領兵來救始斬關而出反誣朝薦被逮內外諸臣且救且劾奉旨永着撫按差官伴送來京稅務着河南太監胡偵帶徵

四十二年六月撤福建稅監高案案貪暴不法納紅夷之賄令屯澎湖為海上大患又取各舖軟細物值可千金皆不給價三月十二日羣聚額索反被撞擊眾怒擁千餘人于稅門大譟索懼乘馬身佩勅印手執雙刀領

大事記

卷四十四

三五

叅隨魏天爵等二百餘人各執兵器突入撫臣袁一驥行臺拉之并其子同行尋營兵救護暫入別署圍聚不散御史徐鑒令三司勸解薄暮一驥方得歸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等為質同入署中至四鼓李趙方出呂張竟留宿次日同知陳豸為代乃得還業向高方當國臺省及閩人皆來問計曰保撤回一無所碍便了密揭案失人心若非地方官救護必有雲南楊榮之禍又徧語大瑞從吏上曰此首臣本貫翼贊多年當為寬之乃數案不諳事體激變地方差官伴回各司視事如故稅務併江西潘相併麗承天守



備杜茂向高賜歸復遣少監劉用

其廠屋被燒者在在見告而景德鎮為甚鎮在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以陶窰為業四方總聚且數萬人稅官立

威肆虐眾共焚之原駐有通判千戶力救得免通判被

逮即陳奇可也而採珠激變不與焉

是時 上號嚴明能檢制內臣張誠等俱籍沒降奉御

其中賢者如陳矩稱最多所救正為 上所憚又別田

義連進二疏其一請發章疏其二御前執事官人內官

聖怒責處發遣死者無虛日近尋訪楊山女一事連整

幾命耳聞目見哭聲震天非聖世所宜有 上亦不罪

他藉勢恣行者甚多壬寅禮部侍郎教文禎過宣武門

內使三人跑馬衝轎為扇柄所驚遂碎扇捶從者文禎

見醉狂不較反大罵亟走民家避之擁逼嗔噴不解錦

衣遣人勸諭亦被毆事聞令司禮查明重處 丁未廣

渠門內使遇泰興知縣龍鏜觀回索貨粹而毆之傷重

死下司禮治之其餘為害不可勝數

總考礦稅差內官在二十五年明年收店租又明年徵

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稅行之十餘年半濟

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痛切皆不聽內官訐撫

按者亦不聽惟孫朝于山西撫臣魏允貞最甚下部議

覆覆上得免

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

能堪然極晉以來事多艱苦欲推以從人與之處或不

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德德但飲山

西一口水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舉以孫朝今日之

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

臣可知相疑相爭極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極臣此乃

二臣兩相抗而兩相非敢抗 詔旨也若謂其貪濫

南樂去京不遠 聖上試加體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

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橫越使天下

之理 然內臣一經撫按彈疏 上故持之俟竭所有以

獻乃得安又時進土空納賄同輩而輩中所得 上又

借事括取故此輩無論留者差者皆置群棍詐取之財

浪費外或敗而靡爛或携至中途多劫殺無一人善後

此天道甚明而 上樽節不妄用天府之藏冠于千古

似與國課若分為二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近

年征呼費一百餘萬征播一百二十餘萬征倭五百九

十六萬餘鋪官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

萬各省直袍價裁價扣留及濟邊一百九十五萬雜課

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鹽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

以上皆 真公私俱竭而天下宴如則 上獨運權不旁

落微侍必裁誚諛必拒浮汎汙垢之言必寢百司庶府

盡力支撐各盡其情與力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六

朱國禎輯

紅丸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丙午朔 上即皇帝位初  
神皇寢疾至七月中旬不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  
閣中止方從哲一人臺省叩閣請問御史左光斗曰公  
宜率百官問安應曰 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  
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  
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  
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官中人知廷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一

臣在門公更宿宿閣中日無故事日潞公不訶史志聰  
此何特尚問故事于辰會九卿臺省入思善門久之司  
禮監傳命且退甲午 上御榻整冠被袵召見閣部大  
臣稽首祝萬福東都尚書周嘉謀以補大察臺省請  
上曰待朕小愈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邊事請 上倦不  
答諸臣遂出口肝 皇太子尚與醫官門外漣光斗使  
人語東宮伴讀曰 上病亟不召 太子非 上意薄  
暮可還宮遲明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輟出丙申  
神皇崩遺詔內閣同司禮監輔 太子丁酉 光皇視  
含殮畢以內帑百萬犒遠東戊戌百萬犒九邊己亥盡

罷天下商稅撤遣中官悉下諸奏給事中有要閣臣會  
極門者曰 大行在殯以今旨行非便宜封還未下者

屬司禮留中御史張潑曰朝臣望奏下如餓渴食飲留  
中二字天下方感額何得自我輩且旨奉父命繼述  
大孝也何不可之有閣臣語司禮司禮曰官家閱章奏  
恒至夜分某等何敢留時鄭貴妃先以侍疾在乾清宮  
既成服托保視為名尚未還本官多獻珠寶美女知李  
選侍尤被寵為請封后結權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  
重 上仁孝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壬寅召輔臣問遠事  
銳意勦除朕不惜費計安封疆輔臣請下舊點史沈二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二

相命再舉五六人發五千金克運餉餽費無煩郵傳既  
即位天顏和而莊廷臣舉手加額稱慶辛亥定三六九  
常朝乙卯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十四日 書節傳  
免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力疾彊出 聖容頓減時  
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侍姬八人 上體始憊內醫崔  
文昇用藥藥固下利劑也 上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  
支離床褥問鄭同李選侍日驗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  
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爭因傳立  
皇太子十四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官禁危狀  
謂 上已必不起鄭國太后李國皇后共挽皇子附已

看承諸官侍俱不得近皇子時亦同人泣謂 皇參素  
 健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是了庚申擬 神宗諡給事  
 中魏應嘉以恭靖未盡厥美乃改定 遼光斗倡言于朝  
 請諸大老約貴妃任鄭養性請貴妃移宮并封太后  
 之命辛酉上 神宗皇帝諡畢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  
 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  
 汝家今乘至盛而不返衆謹未息若宜代表固辭封何  
 久處乾清宮前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養性奪  
 魄而退傳貴妃知之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尚未收  
 閣臣同諸大臣具疏乞還恩謹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  
 宮 上一意靜攝此時閣臣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聞  
 又謂移宮為離間連抗聲折辨謂 上操心慮患為日  
 已久今得為不為誰任其責于是有喫鄭李家飯做鄭  
 李家官等語甲子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入閣何尚在家  
 劉韓新受事未及有所發明而 上特注意舊輔葉向  
 高遣行人特召從哲慮壓已上持之未發中外皇皇  
 上疾日加甚矣諭二月初六日立 皇太子壬戌召閣  
 部吏科河南道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葉向公孫  
香黃克績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汪道昆如洪黃嘉  
事中心范濟世楊漢御史顧從人視疾則數夜不得睡日  
 食粥不滿盂諸大臣再問安後得頭目眩暈身體軟弱

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連奏 皇上續承大統哀思勞瘁  
 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鄒內官傳出  
 全是用藥差悞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為也  
 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 皇上  
 日日萬機笑英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  
 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  
 心則羞粉不足贖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  
 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  
 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  
 至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  
 救濟記 卷四十六  
 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  
 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如知 聖躬不安非與居無  
 節侍御盡數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再疏臣接都督會事  
 鄭養性一揭為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事因思 祖  
 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養性所稱為封者專  
 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專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 皇上非可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輕  
 自卑之理宮嬪無可妄自尊之事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院省心回念正所以善安其分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  
 有終與殊恩無已也丁卯傳錦衣官入宣兵科楊漢并

召閣部科道意 上且杖連示做既入目注連久之各  
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慰中外懸望  
幸未再召見諸臣於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  
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初愈登  
極後勞着些又未得安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方從  
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上曰朕便令他  
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請 上慎醫藥  
上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  
目皇子曰哥兒你說一說皇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  
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 上又諭冊封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諡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乃退  
甲戌 上再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  
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十期宜移近蚤  
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  
為堯舜又語及壽官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  
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遠及此 上仍諭要  
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  
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宣可  
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 上喜命進藥諸臣

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嫗至上  
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  
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官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  
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末可灼出輔臣邀詢之  
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  
越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  
如前是日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  
急召諸臣趣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  
也丁丑御史王安舜啟 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  
突聞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眾論紛紛咸謂不知誰  
為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九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  
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夫 先帝之  
脉雄壯浮大內結煩燥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  
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  
恨其膽之大也以天地百神擁護之 聖體而敢以方  
外下吏不叅眾論自神其術真是包天之膽而又挾妖  
術以欺人倚與援以敗類罪在必誅乃蒙 殿下頒以  
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能起死回生乎竊謂

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耳人見其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訐之而不知其線索關通知有宵小不知有君頃刻大故豈忍言哉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以其為謬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頒臣已不能無言况見其一介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亦不能嘿嘿矣臣亦知機關已成言之無補么麼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

年

宋四一六

御史鄭宗周啓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一旦崩逝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鞠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速應窮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尚然不問將姦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 上曰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令司禮監查明奏處 已卯御史馮三元啓李可灼輕用其藥陷 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為誅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幾

而賞行矣臣愚不知此賞為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議罰臣又不知此罰為何名也夫賞與罰不並行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揚猶駕言於 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為許世子不嘗藥猶曰弑君况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間作此舉動大駭人心遠騰物議如可灼者重則當斬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令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叅大學士方從哲言崔文昇輕用

宋四一六

下洩制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從哲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敢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癸巳南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憂勞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涕傳皆知為姦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又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

輒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愛子亦未一聞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  
 宿證真為哀毀所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  
 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先朝恩  
 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  
 自有存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  
 問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  
 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  
 也今眾口誦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  
 而獨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  
 必戮臥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  
 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必  
 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  
 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文灼  
 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但亦愛君  
 之心又 先帝身輒一證是否青宮宿疾至於查明藥  
 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  
 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  
 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  
 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

卷四十六

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  
 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  
 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輔臣方從哲票擬多垂崔文昇  
 宜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行輔臣既以不忠名之矣可  
 使不忠之臣輕處以降職閒任之條乎其票李可灼  
 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待以不死猶  
 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為云膺脫卸之地說  
 者以為可灼進藥實輔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  
 主之今不虛矣 上曰章奏票擬取自上裁也後言官  
 論事務虛公詳審不得詆誣紛淆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君  
 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  
 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  
 侍者非忠其理人所易明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  
 案也今鄭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一爭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

卷四十六

完丁懋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為生色然猶可諉之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挺打入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確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祜之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治而官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靈則投以麗色之魘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

甘棠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即貴妃乞憐止宜求恩禮以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崔文昇必不可不磔若 皇上竟置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黃克纘身為九列受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尚方誅文昇之屬為 先帝一申冤為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論餘已有 旨

給事中魏應嘉奏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

痛恨誰敢直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北鱗持髮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為震悚忠收 帝嘆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小官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屨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為失色漣獨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擊忝在肩隨而愧於後人者也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克奏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畫錦網紀凌夷莫此為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灼之人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

四月戊寅光祿少卿高攀龍奏 先帝虛症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于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不同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為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為則斧

六

卷四一六

一

六

朱山十六

十二

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  
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  
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  
下之神氣一振然後凡事次第可行也 上曰崔文昇  
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

已卯禮部尚書兼學士孫慎行奏綱常大分宜明弒逆  
顯形難掩 皇考賓天雖因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  
一時形迹可疑可疑觀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  
院官呈方藥咀飲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  
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  
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劾自裁以謝 皇考義  
之上也閭門席蓐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  
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  
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

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  
而從哲之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  
曾有大臣薦藥事否臣以為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

欲辭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  
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乎纔進藥須臾 上崩恐百口  
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于此  
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  
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款款之態即瀟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微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乎  
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  
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

主持一任其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  
成亦已任其思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  
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諡稱恭 皇帝事諡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禮部奉行而已夫宋之恭端  
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諡為晉恭  
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諡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

宋諡為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  
寧夏平播功 無前豈無他美諡可稱而比降王通商  
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整實



乃呪咀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官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磨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朕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憚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朕恐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欄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

六事記 卷四一六 一三

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 冲主之艱危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嘗試竟致君父溘先夫進藥尤可為忠愛而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土空急討國賊臣惟癘疽不決後必大潰積毒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毒時矣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

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欽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入其攀援中毋拘忌諱入其布買中立下臣章從公詳謫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實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今並議以聞

六事記 卷四一六 一六

士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孫慎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為臣所進致損 聖躬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明之 皇考即位之後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官劉一燝韓爌於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勲戚文武俱進朝問安因令可灼與眾共議久之不決而退 皇考疾革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宮視疾諸臣恭候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因問聞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召及至即令診脈可灼奏

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請臣出候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觀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家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為臣所薦紅丸為臣所進乎慎行驟聞道  
路之言信以為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弑逆二字古今極惡不惟臣子所不敢為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精神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情有言已  
有 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  
四月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士縉爭言 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

八  
卷四十六  
二十七

聞既入都門問 先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  
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土地盡屬 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  
世耻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損之道早一日紓臣民之約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不細加參酌特以臣紀當肅公論當申令綱常毀而復整日月晦而復明斯臣等之心也而一代直筆于此可定

八  
卷四十六  
二十八

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載者或出名筆則國史反輕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為 先帝計即為陛下萬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卷四十六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朕已知之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纘送議吏部抄傳于外大約用從哲辨疏惟增可灼袖出萬春書一卷載有此方句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義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

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久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竊惟李可灼紅丸一事果錄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朝臣子自有耳目即謂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龍昇從哲為元輔何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謝天下

卷四十六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據實會奏不意尚書黃克纘硬幫從哲力庇可灼據其疏詞既曰可灼自欲進紅丸又曰入宮問安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丸藥着喚他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豈無人汲引而然至末一段復辯進藥且為可灼欲為 先帝少延無之壽是又以可灼為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况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讐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為此欺朦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續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為所欲為舉朝敢怒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使眾臣議論俱不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其膽在昔指鹿為馬之姦所為不過如是也伏祈 皇上將克纘疏與臣疏一並會議克纘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從哲可灼開竅相通亟正刑章庶姦逆本未與舉朝之公議猶不至以克纘一片紙含糊不明此 皇上之孝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有法度實在此舉也

尙書孫慎行奏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

卷四十六

二十一

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入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賞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

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弒逆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既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為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梘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為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騰一為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為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梘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梓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矣 上曰已有旨會奏

卷四十六

二十二

辛酉御使張慎言奏 先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為嘗試微幸之藉有心無心姑不必論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帝虛怯之證崔文昇攻以剋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於崔非法也今可灼奉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升遐後五十兩之資庸醫誤人者罪為常人言也今不幸而在至尊縱不加等而猶得揚揚出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文昇實促之使先帝蚤薨羣臣以抱終天之恨何能自己又先帝德政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寶玉大亏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即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遠膏斧鉞頗關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無已姑如所請將官階錄廢盡行削奪彼固德清人導之出疆使自收其田里老於菟裘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下所司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夷以禦魍魎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楠傅樾御史吳牲安伸溫臯謨等甚衆

七月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先帝上升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涼藥以洩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火且因而責備舊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隱禍既也不能止小臣之伴心究也不能討二臣用藥之誤明旨處分于輔臣則曰票擬太輕又曰朕念兩朝舊臣歲久又曰事關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

而一字之嚴姦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等解究問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令再發遣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臣參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涼藥泄瀉太過以致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而以數片之咬咀代張差五尺之棍者臣雖未敢遽信然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遣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况文昇果有他勝罪不止于遣如無錯誤罪不至于遣而爰書未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辯之口臣謂當與李可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奏辨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合何方同進藥者何人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傳天下乃以一時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邪

給事中沈應時奏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張差之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癩二字結案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謂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可雜投以君父爲漫嘗以深宮而得進所云人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不

容死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績會議一揭稱與閣部  
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尚  
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  
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  
克績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  
之也此實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績以司寇之長受  
顧命不勸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又從而為之辭與從  
哲票回籍之意如出一轍大抵是案也在李可灼有應  
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殯計  
舊輔臣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  
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  
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  
前日之槌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百端至蕪醜毒于  
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湯以暴下之劑燦以純  
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  
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  
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  
也春秋書趙盾為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

名為弑以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  
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勝也何以迄  
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  
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  
之於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誣吟之堯舜一旦  
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  
心者且賊必有所恃或先之或後之恃從哲也于逆為  
志于罪為魁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  
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  
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  
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  
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官奏曰  
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  
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  
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  
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疏此事于國家重有關係  
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  
藥之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

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各衙門送到議單并疏奏本內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叅疏及各議單叅之衆論證之當時清實會奏上疏以後用從者辨疏蓋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皇考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卽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

六五記 卷四一六 二二七

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叅重處卽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卽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卽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

福而 龍馭上昇琴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勃行拿解可灼于法司究問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且丸藥之進又寂無一言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勅遣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今史館已開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毋庸臣等贅言爲也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兀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十月刑部問李可灼發遣依擬

會議紅丸之誤除前議持挺同聲五十六人外尚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姚思仁侍郎丁懋遜陳大道陳邦耀李宗延俞都鍾羽正通政何喬遠大理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汴科道二十餘人其他兩持者往往有之而宗伯則先已告歸矣尋逆進得志可灼赦歸與冠帶宗伯行成崇禎返正吏部議起廢列可灼名而遺宗伯有爭者乃得與尋起禮部尚書協理事府事

丁巳三月詹事公彛疏 先帝以 神宗元子倫序已定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揣摩窺視將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二十九

之功遷延者為容悅之計遂使皇東激怒盛典遲回虛事謬談異議層起于是繳還冊立之後並無此事思之不得其解者再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雁劉之邪謀張差之狙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真慈未滅廢斷未搖雖傷心靡革竭蹶不休則何益矣臣蒙 聖祖簡拔為東官講官蓋欲廣輔導之員藉保護之力而向來醜類忌臣恐有開發先事刺譏哆口張頤立成定格以歸向東官者謂之小人不向東官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為陷阱而盡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為

科條而陰剪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臣內懷隱憂語有外泄幾被中傷引身不出當時忠智之臣頗亦聞其梗概也

庚申十二月御史方震孺疏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 先帝乃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閣臣密揭欲遲冊立而爭者以儲教宜預忠言彼斥而爭者有以早定大計國本伏搖而爭者有以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閣議學而爭者有以冠婚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至于或降或斥或罪至戍烟縹緲不歸瘴癘之魂杖屨靡糊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三一

曾染衣裾之血在諸臣所甘者一鳴所輕者九死而皇祖雖棄其身而卒陰用其言主聖臣良照映今古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而不惟是也 孝端皇后居恒顧復 先帝即屬毛離東何以駕焉風聞 孝端之沾危于是科臣王德完有恭請篤厚 中官一疏人知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科臣毛士龍所謂夾日虞淵豈虛語哉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猶不惟是也一變而福藩之剪桐屢經反汗禮臣孫慎行等吐心補牘預傳艘艘之齊集托以文武之同呼而之國如期維城早建此其功誠臣子所不敢居此其心則



人臣所獨苦矣猶不惟是也再變而有張差之事夫差  
 卽癩人乎然不癩于他所而癩乎元子之官 先帝之  
 危且在五步之內矣于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稽訊  
 等疏惟時 皇祖感動召諭羣臣立決三豎雖小臣之  
 披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  
 之所耳聞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歿已相半而 泰  
 昌登極一詔存者擢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陽春問彼  
 日于長夜則諸臣未盡之餘年多既朽之枯骨業得感  
 風雷而見天日更何言哉所痛乎國本者流落孤臣鴟  
 班之有色而殷憂 先帝竟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三十一

卒不危于青宮之癩漢而拆肱無念反連禍于肘腋之  
 闖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天子此  
 敷天共慘卽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泗之縱橫也臣  
 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朱史氏曰 神皇以元子氣體清弱稍遲冊立長幼之  
 論旨甚明前後之召對甚確只因鄭貴妃在側福王年  
 次相逼中外生疑封章數上因而發怒謂爲市名謂爲  
 結黨謂爲陷朕不善至易化爲至難至平變爲至險小  
 者貶大者與杖禡爲民王文肅再出唇敝舌穿請得出  
 閣講學久之冊立寇婚又久之福王之國事已大定矣

而貴妃潛伏衆猶揣摩張差之聞猶曰事關皇上難以  
 盡法殺一人滅口未爲不可紅丸之進事在臣下不難  
 之仇人人得而誅之乃以門面話逸此大愆結此大恨  
 幾成黑暗世訥諸臣群起而爭要自立志成忠今其疏  
 具在彙而存之十不得三天討維稽筆誅不貸正論雖  
 鬱邪膽尚驚廷臣之報 先帝亦可以無憾矣

續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  
 也要與一書先敘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言無所  
 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其人謂誰則揚維垣趙興邦  
 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  
 人本記

卷四十六

三十二

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廢其  
 疏稿未必盡存于孫未必能盡能守纂者亦安能一一  
 搜集而要典收之略備借 聖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  
 下郡邑遍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未幾  
 內府告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  
 擊節歎賞于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  
 恨可羞穢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穢廁  
 中啜啜有味而沒頂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誅其二又  
 嬰大修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處  
 維華者天分儘高筆底甚豐只以一外轉憤憤入其中

兩出疏為助既躋崇顯欲以視師避逆賊之染計其生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元自請南兵亦走此意二人與駁聲皆有才皆可為平世卿士吾甚惜之如逆賊既害多少八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澹則思過半已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臣自丙辰秋備官講肄伏覩先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己未秋傳聞感冒靜攝華值皇祖考妣相繼大喪比泰昌元年八月一日即位二十三日御門諸臣親聖容穰減以為勞毀先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視閣揭問安二十

大事記

卷四一六

三十二

四日臣與輔臣劉一燝入開辦事以後同從者皆稱軍增逆因日不如此便好了又云輔臣劉一燝語臣其鄉雨人用此九損益泰半又云可灼至思善門具本進奏方先帝召見羣臣時被疾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到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于口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為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心伏念先帝睿聖夙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膏被于埃為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而值兩朝鼎沸之遠屬四海喪考之悲即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

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而加之好德考終之

聖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為懷先臣拱謂不忍肅皇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真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已臣是以據實陳奏臣愚一字一句皇上所見所知漁發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摩者勿以信史為謗史先帝融明之令名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親見大臣宜同臣言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上曰覽卿奏事情

事記

卷四十六

三十四

甚明已有旨朱史氏曰紅丸之誤首輔方從哲極力推開然終不能指為何人引進第曰與眾共議歸之皇上聞而宣召所謂彌天以壓之莫敢抵牾者十三人中引英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家臣張問達為證事之低昂必係內閣關中最重班次當日班在先者有劉一燝劉同赴召何以不引而引韓明明乎劉有異議不可彊舍而之韓韓厚道人出疏剖白忠愛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含蓄總在不忍二字筆如其人劉之寓日與否不可知而黃司寇揭已先出此舉人所深喜深願而要之六卿大須擬議

刑卿攘臂而起投冢卿之機關禮部都察院之口苟無所窺與安排布置妥當安敢輕發老奸本末于此可見天下事載理而行乃疆弱眾寡勢之所分又能移奪舊輔世居京中當國久劉韓新拜兩家門生故吏甚盛文昇之黨彌縫于內黃馱歷中外資望最深所至氣岸驚人閣與部合內外小大漸相湊合霧濃則日色為掩炮震則鐘聲不揚宗伯與眾之執議者口不得開即總憲亦退聽又且繼宗伯而逐矣究之可灼不損毫毛旋欲推用全克人以詘正論無復顧忌或曰難以成獄張翰劉文泰之獄非耶若以王金為比金之藥用在平日追

記

卷四十六

三五

論治罪新鄭得以為辭今申刻進九劇而叫呼未明殂落藥力甚健催之甚速略無有任其責者于心安平若曰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 泰陵何嘗貶聖新鄭與徐文貞作對本未甚明諸公與孫宗伯作對其故謂何吾不敢深言聞宗伯投揭閣中隨州初至見而佛然退而大罵考之則舊輔汲引同升輔臣一歸即同死灰獨京居者灰中一線可以通天微乎微乎就中機括識者固已覷定矣

庚申正月詹事公胤奏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

屋悼歎竟夜徬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非退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為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不戴之警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為之辯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中臆諮密諦惟科臣楊連疏中所述情景最為真切意欲紀為一書傳之久遠以資兩代光明謚靖之治

卷四十六

三六

壬申尚書黃克績奏臣惟古今立國惟此三綱五常人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中國變為夷狄人類變為禽獸矣臣近見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李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止弑君欲以為舊輔方從哲罪奉 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家宰為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已經數月適蒙臣於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諸疏催臣合疏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會奏即對 君父之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末原無奉 聖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疏參臣假借會議黨護姦邪臣具疏以辨一意乞休文周又上疏謂臣垂涎大拜不宜遽擬閣體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

揭當類送吏部奏進何爲發抄臣觀今諸臣一疏一揭至纖至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 旨意所詳 等大典顧獨以發抄爲臣咎乎皆不足辯但謂臣絕滅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與 二祖 十宗何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一事一發明之夫文周主禮臣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弑君罪從哲臣竊謂其欲附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書法外國之君見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君與夷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內君見弑則諱其事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翬而書曰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國所謂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于其臣孔子猶且諱之况非被弑而可強名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事也孔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夫癘非速死之疾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河以自解然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實是君止之

記 卷四十六 三十七

斷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救止也猶以用藥偶誤得從未減今李可灼進藥罔效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人臣之不嘗藥驟坐爲弑則在官在官人人可論矣夫 先帝以天年終今已葬矣一月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誦盛德傳之無窮則亦已矣而強誣以見弑之名使之抱恨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修實錄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熾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人于弑君之罪者直目之爲弑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嬖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許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於 君父君母爲誣詆太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絕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沒尚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身殺惡名爲子道虧臣懼薛文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不服爲臣憂矣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李可灼一事方從哲身爲首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臣所謂縱無弑逆之心却有弑

記 卷四十六 三十八

事此實錄也黃克績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引父母為庸醫誤試一段而舍忍為孝子以首口為薄惡夫克績信以為人子之心能若是忍與率天下而為亂臣賊子者必此之言夫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項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參舊輔云云方 皇考召見文武燭輔太子益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宸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舉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啻樂之么磨可灼安所遺三尺僅僅奪俸回籍乎哉噫太縱矣責以不誅姦之義從哲當自心悻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弑事焉匪重誣舊輔

記

卷四一六

三一九

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卽利刃臣何敢知第想當日同受顧命立藥日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惟賢等不敢羣信毋亦勢處彌留主與臣交迫于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誤弑逆大惡誰甘獨承豈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居宗伯獨抱孤忠耶 光廟實錄既已闕館纂修今慎行疏經會奏是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臆願皇上慎重鉅典 勅下閣部再加酌議蓋有弑逆而護弑逆則護者為亂賊攻之者為真忠義無弑逆而護逆則捏者非忠義為所捏者豈真亂賊以好德考

聖而書之曰弑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言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三月丁丑給事中汪慶百言可灼用藥一節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夫大小之獄未有衆證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證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繇可灼天可灼果繇從哲進藥此其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

記

卷四一六

四一

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猶為紛紛况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甘同其賞非慎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克績皆親見人也臣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為賊黨稱謂四人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臣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

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弑逆之名臣何忍  
臣不能議者乞勅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朱史氏曰以上四疏官詹老儒不道其變黃克績以雄  
辨濟其邪說方給事駁之婉而實切徐景濂黃之同鄉  
挺身廝述梟聲既高鳳音俱寂益黃之言曰今市井小  
民父母偶病庸醫投反病之劑以沒隱忍不告信恐被  
惡名是矣抑有義憤之僕將醫嚙其唇確其胸碎其箱  
誓與其死者為是乎非乎念綱縻薦引之舊加餽加餽  
者為是乎非乎既以饒餽者為是反繫義憤之僕謂出  
不祥之語加不美之名欲重治以謝庸醫不可乎然

記

卷四十六

四

則 父母被人誤殺其不復仇決矣春秋一書莫重  
于討賊不據孔子之正文而引左氏書雍公羊書莖為  
言何居至魯隱魯閔之諱正以不討賊為恨為當日君  
臣罪而豈有所隱避于其間就事論事則可援古事證  
今則可然猶必于其倫敢于引經又敢于即引春秋而  
別為之說于是汪慶百請專以四臣為主更添一足矣  
筆之聖人至今議者尚為紛紛誰是紛紛侮聖裂經哆  
然不顧一至于此于是信孫宗伯千載一人也孔子引  
嘗討得一賊春秋亦懸空之書豈必其言之行然人猶  
凜凜知畏畏者真心發動決當提醒不畏自近日始然

心雖暫死夜氣猶存死者一二人不死者千萬人  
之疏終難埋滅推之入相抑之不人相何足毫毛  
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七

朱國禎輯

移宮

萬曆庚申八月朔丙午 上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泰昌元年旋以大故即八月至十二月用泰昌年號 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皇長子生毋覺逝後奉 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着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禮上召閣部九卿科道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 上曰選侍生男女幾吟止存一女隨傳 皇長子出見 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看管傳皇五子出見辛未 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 聖意惓惓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蚤即從該監之請未為不可 上是之九月朔乙亥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乾清宮畢即請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始出遂擁護至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慰皇長子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請即日 登極

上曰諸大典未行... 受已老王安本 元帝青宮舊人得居中侍左右諸臣集文華殿前議 上旨駐慈慶宮大臣英公以下每日輪二人直房伴宿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凡廷行六禮典制乖刺名分倒置即 先皇貴妃之薨亦在羈留之際其意可知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大夫之人尚須乳哺而離負之哉又况膚知方闢正室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守舊無遷移置一號別殿陛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定矣 上諭移宮已有旨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初五日給事中... 貞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以尊稱為平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官闈之禁秘雖不敢妄為猜疑而揚播之

喧傳實禁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  
甚難圖慎始慮終顧各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給事中楊澣言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選侍儼然以毋道自居託名保護實欲專權大小  
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  
于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  
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  
俟五日即位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寶豈有天子復  
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  
間種種情形實為非分非法且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  
劉遜劉朝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目無幼主夫  
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選侍非嫡母非生  
毋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兒兒作此大不敬話也但  
遵天語即是吉祥藉口擇日便是違旨當年部春女得  
幸外廷猶能傳之况今業已顯播有不可回掩濡遲者  
平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宜擇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  
直者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志氣  
清明精神強固益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為名不離乾清左右雖終于遺出而  
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嫌疑之際煩言噴

噴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為寒心哉其夕選  
侍始移仁壽殿初六日即位內侍盜庫者皆下獄方  
從哲等疏請從容訪實庶人心可免惶惑事體不至紛  
紜奏入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參從哲十罪三可殺內言李選侍原為  
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敢抗先聖  
毋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遜等  
盜藏美珠夜半密約為之解脫滅絕臣禮一至于此疏  
入上以風聞輕詆責之癸未御史張發言連日以來  
捉獲大瑞試問來歷強半皆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李  
選侍之近侍也先帝計聞之始中外紛紛有言謂選  
侍素警于今上生毋付託非人且夕恐有別故先  
帝誤命及此蓋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以為冊封  
之地流言編布揭帖抄傳顧命諸大臣所長慮却顧當  
如何臺諫始不得不慷慨言事矣御史袁化中言聖  
躬孤危共議移宮以防萬一元輔亦為首肯且草一揭  
示眾欲各衙門共效力也及各衙門跪上而元輔之揭  
反人袖中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迫而後  
上識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內臣曹應魁等奏察冤抑昭法紀事有部春女與



心腹劉遜姚進忠等同謀暗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績言宮闈事秘臣  
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即位三五日即捐四百  
萬金為犒遼濟邊建三殿之用其不為財利動心也四  
海所共仰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視葢以其生男女  
數胎又生第四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  
言之李氏若愛已所生則鳴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進銀而且暗進則其事影  
響不可信况可形之章奏見于邸報使 先帝冒不白  
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罰而斥逐之勿使入

大事記

卷四十一

五

宮得肆謫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  
天下曰大孝誰云不宜奏入未允 錦衣衛千戶梁慈  
等奏拷問劉遜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忠王永福  
鄭穩山等隨從李選侍李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  
及李進忠劉尚禮逃匿情跡 給事中魏應泰參看李  
進忠劉尚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關  
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拏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  
未經接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在外  
必有囊窠窟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京師親屬應多弟  
侄非貧窶孤身可以逃脫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

首謀天發其姦儻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緝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為支吾出脫弁髦法紀故抗 明  
旨定行一併嚴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摺  
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  
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皇上以違  
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  
事者其慘黷光景傳聞紛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  
痛心疾首長嘆隕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  
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  
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

大事記

卷四十一

六

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真可為堯  
為舜之第一義矣曾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  
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忍不  
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人言嘖嘖付  
之不問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  
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冰釋此是何等忠  
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涼乎縱  
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厭憾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  
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乎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  
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欲獻事情草木感

傷而况我輩臣子乎 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  
作多少好事臣子輩受多少鴻恩而玉體未寒遂不能  
保一姬女真可傷也職久欲上疏廷爭惟以新進小臣  
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委曲調  
護極力回天今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已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上言先諸臣聞變倉卒  
趨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  
居慈寧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  
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七

傅李選侍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姦瑞布滿陰爲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寤未定臣子敢爾即  
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  
初三日宮中震怒禍機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  
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  
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  
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之後存以大  
體損其小過此其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  
所能臆度也二十九日辛丑

論內閣朕覽御史左光斗奏朕避宮之跡朕昔幼冲時  
選侍李氏侍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忿成疾崩逝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顏口傳朕暫居慈慶宮又  
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乃  
與朕覽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言李氏他日必  
爲武后之禍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  
朕今奉養李氏于曠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謾聽李黨喧傳實未知朕心  
尊敬不敢怠也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賍證

大事記

卷四十七

八

明確自于憲典法當首論以正國法勿使賄囑脫罪波  
及無辜卿傳示部院遵行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傳  
即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人言不息昨  
已傳諭嗚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委着邊 旨即行  
發抄從哲等又具揭遵 旨已發惟望 皇上益弘聖  
度無念舊惡終始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  
三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光又  
諭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意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  
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選侍李氏業移居曠宮撫養  
所生皇八妹選侍李氏居曠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傳

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從隨宮眷養  
 賻錢糧並從優厚俾各得所耶朕仰遵 皇考遺愛萬  
 念親親之誼南御史王允成糾輔臣曰 陛下於移宮  
 後發 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輔臣輒  
 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  
 者也此則何所關邪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  
 卯噫驚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勤  
 勤官與噫驚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官雖燬選侍李  
 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此諭卿知十一月丁亥給事中  
 周朝瑞以買繼春上輔臣之揭為喜樹旌旗妄生題目  
 六事記 卷四十二 九  
 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  
 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  
 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干  
 此處抱瘡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  
 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  
 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  
 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逐群閹打搶革  
 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  
 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我輩臣子亦  
 有心肝豈其人人覃思異數家家廢子封妻而 先帝

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為興言嗟憤泣下  
 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于解忿平爭者繼春又  
 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即已普天胥慶為臣  
 子者心同為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  
 者之費詞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  
 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 壬辰尚  
 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  
 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穩拾  
 得珠結還與選侍乃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所首  
 就戮不無失輕重之別若曰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六事記 卷四一七 一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為 先帝  
 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毋德戴  
 皇天則思艾思仁人孝子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  
 冊封選侍為貴妃其匣中祇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  
 帝所賜者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  
 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也 上曰朕初登  
 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  
 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  
 盡其辜還遵前旨各斬不必瀆陳又執奏曰臣于問擬

王永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恩貸中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謂此足以正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 等 對朝 推廣 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下人故有履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毋之誠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心也因力求罷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當孝氏之人逞詞偏執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輔臣方從哲等仍

一 事記

卷四十七

十一

以原本擬票進曰 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縱欺弊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 皇上光揚之孝更覺有碍伏願俯從所請未允已亥御史周宗建言 先帝身履震驚然能護持於青宮之投挺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淡月之間盡需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三十年不得見天子之臣而護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兩朝逼匹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其駭人耳目亦已多矣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言 先帝賓天 皇上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 至尊

聖遇今於未免至而 而久處慈寧則 孝端且怨惘於既而移爲宮闈之當亦豈能虛空兼以佳治之薰蒸有於挺刃爲 聖躬詭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乎求穩中之穩則始而請 駕既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再思開文武捧護天日之姿慰示群臣此亦雲龍風虎之不肖也即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無外仰慰在天湯網之宏開放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肅穆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兩傷然也至若宮中之與府中畢竟孰爲可托宦官之與人君子畢竟孰爲可親 先帝十年來茹盡多少艱辛歷盡多少憂患未竟作用責在 皇上一身而再思 孝靖皇太后 孝和皇太后未正慈寧相繼早世則兩宮實志之餘惘獨鍾靈于 皇上之脉以 皇上純孝格天所以展霜露之恩惟有護 聖體先使志之清明自然身之強固至于朝夕周旋惟二三內臣而頻笑易輕窺矚可慮竊意旨以巧嘗移太阿而不覺近以中旨之屢宣宜恐滋斜封之隱禍戎伏于旁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乙卯楊漣疏移宮始末曰前選侍移宮而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釀

一 事記

卷四十七

十一

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話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  
 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  
 內敢詳述以存定案方 先帝馮几叮嚀則日輔 皇  
 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而出  
 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懣君  
 臣正相引痛之時忍于要挾求封萬一事權到手僅僅  
 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此八月二十九日之  
 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急召諸臣臣從諸  
 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于請  
 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持挺不容  
 入事記 卷四十七 一三三

閣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謂 先帝宜召諸臣今已  
 晏駕 皇長子年少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  
 景也諸臣哭臨畢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  
 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  
 臣以儀注未備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  
 祀告未行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深以本日未即登極  
 為危益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旁之窺伺誰為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之

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前日攙  
 入推出景象大有可疑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托之  
 素無恩 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雖  
 強之難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雖強之雷  
 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  
 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  
 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復有專疏蓋因 皇上一  
 正九五决無避宮之理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  
 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  
 有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官既不得不移自有  
 定分亦各有定所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官之移不移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嬪  
 踞天子之宮是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  
 慶宮前憤爭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趨向諸大臣說  
 移官自移官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密  
 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渠魁無深求寡引大  
 抵 主上冲齡方宸居未定 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  
 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  
 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

議移宮者始終如此當日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既移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耽踰踰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緹拿罪璫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只在法司酌議亦且于選侍恩禮何與顧有以此為選侍情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况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噉鴛官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義盡仁加無以尚已 詔曰奏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璉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所奏諭安加恩等事知道了

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內外清平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話誠如科臣楊璉所奏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九

卷四十一 十一

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等官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司禮官因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官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御文筆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何不代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猶記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段在前官門恭候扈駕請蚤回竟不聽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選侍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未畢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方許回慈慶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選侍照管朕不任彼宮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不相干只每日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

卷四十一 十一

者 皇考既知其故自來勸朕并使各官慰解凡彼極  
 毒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官不下則彼  
 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殿崩 聖母  
 自知有罪每使官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原任各官講一語如舊人來問安亦如之不則執  
 去重處此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既前刑部執奏父母  
 之恩猶天地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故停封號  
 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愛  
 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  
 備朕躬不顧大義論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  
 大事記 卷四十七 十一

生枝節以取罪愆時方從哲在告劄一燦等言 皇上  
 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昌期勤  
 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歷 聖懷代  
 讀 聖諭備述當年官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  
 悽境危衷究在其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雅即早毓王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  
 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  
 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聞免第後  
 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  
 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為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

謂周防為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  
 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  
 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  
 圖仰副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御史王業浩疏今日傳 旨臣捧讀再四內中情辭不  
 無微有可酌敢以四言進夫一選侍也昔為寵嬪今一  
 子焉匹婦耳當噉鷺之一炬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  
 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為優厚何所虧久而舉朝尚有所  
 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  
 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大事記 卷四十七 十八

宗社者之苦心亦白于天下至安選侍之題目又誰敢  
 為之耶此臣所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  
 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秋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  
 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設如 諭內選侍有不可言之毒  
 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  
 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殿崩等  
 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  
 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所願 皇上慎重者二 聖  
 母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于房闈之細橫來批煩

之兇在選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能此臣  
所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誓不共戴天 聖諭至  
此且出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為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  
工比肩 環討警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辨方與誓  
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願 皇上潛消  
默奪者四跪入 留中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  
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庭事恐傳北垂  
廉之秘計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  
天下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  
義之間而已旋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匹匹  
發揚 主德之苦心誤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  
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  
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  
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燦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  
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  
二也官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抗而 聖諭以志

八事記 卷四二 十九

安社稷為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愛杞國之天而臣獨  
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為過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丁卯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選侍不過一宮人耳  
尤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  
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  
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外廷雖不  
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  
于煖閣意欲何為揆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况又有  
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暇深信者乎臣讀之惟有涕零  
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為何如  
王今即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關  
豎膽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論而出于 皇  
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為選侍乞憐亦  
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官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  
犯之巨測罪不在賊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

八事記 卷四二 二二



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臯奏前歲八月三十日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而入乾清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萃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宮以待上登殿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吳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登鄭宗周等

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眾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為罪則與眾棄之亦不獨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躬初安而護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填門總非朱履之容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與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

六部記 卷四二 三三

時矣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且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自不必會議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為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為貴而未嘗遣會乘機取中旨之寵命將謂其居之以為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為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踴躍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即不言移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難得服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命六月之掖垣報王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于國事底定改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皇

六部記 卷四二 三三

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使肘掖之間有敢干矯  
旨之闕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聖德聖政豈其眇細  
此臣同官馬逢阜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  
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增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 上曰  
移官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對閣部大臣後諭是朕  
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矯旨不究給  
事中毛士龍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責移官之楊連  
其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  
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朕決春明之血心摧  
六事記 卷四一七 二十三  
雪路之車但恐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癩  
所以終難蔽楊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  
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  
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國之臣見其  
公也御史周宗建奏以移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  
申論者如方震濤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聞發既明  
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  
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言後  
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張皇  
迫痛几筵者復來事外之憶逆各欲高其聲價爭務

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  
也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奏臣奉差在籍見前諭播傳  
因陳具揭之實以祈 聖斷夫移官一事 宸斷明決  
而傳聞光景凌楚紛紜通國有若吞若吐之酸舉朝有  
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臣經經之見恐損 聖德齊沐  
具揭而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毋女之保  
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辨觸瑞者無幸哉蓋念 冲  
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柳先防威福大權莫  
中洞送却而至于 皇考之瞑目九天 聖母之不替  
匹婦又交得而雙嫩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也 上  
六事記 卷四二二 三十一  
曰賈繼春暗揭派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滋姦爭端大起大  
臣求退小臣紛囂咸謂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  
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  
然肆辨日無君父况選侍移官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  
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撰鱗逆耳之說竄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着  
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官之後祇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  
達 天聽及捧讀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

全而小臣之狂悖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李選侍  
雖經皇八妹入井二語著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當 鼎湖再泣中外倉皇已幸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諸臣愆前愆後倍用周防偶值選侍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特也 宗廟之鼎壘為重則 先帝之  
替履為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家宰周嘉謨之疏也又不

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  
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為望矣既而聞

闕弘開冕旒快覩此一特也嵩呼而慶 聖上之龍飛  
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

八事記 卷四十一 三五

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具揭諄諄于閣臣周旋內  
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可

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外乎御史高弘圖奏賈繼春直  
陳具揭之實大率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何所告

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  
撲誠而信友護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漣之

去國則以移官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以選侍之一揭  
同屬耳目之臣各灑忠直之血此不求同于彼彼亦不

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安則選侍亦無不安緬惟官禁

危疑之際而決策于呼吸此不可謂非漣之功即繼春  
亦未嘗不以漣為功而漣第不敢自以為功也安選侍

之說起于移官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  
中外曉然知移官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于骨肉之

心但謂乾清為 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

謬則選侍安而猶以為弗安繼春所以有安選侍之說  
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是也聞 皇上踐祚之

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比肩赴召其主于移官  
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者也有安選侍之餘忱

木事記 卷四十一 三六

總結移官之餘案繼春與漣亦何以異也伏祈 勅繼  
春入境而于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

榮矣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榮待罪  
懇請優容 工諭曰移官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

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  
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

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  
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官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

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汚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進經朕弟妹四位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詎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買繼春着再回話已而削繼春籍又 諭曰朕以冲齡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卷四十七

二十二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播煽流言誣詆朕躬及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搗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無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為民永不叙用 南御史王允成疏克續當鄭穩由乘選侍移宮之際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實係選侍之物不知選侍大內之人寶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首從之例平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刺謬源溥云在 皇祖為 元子者為忠為

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為 二后者為忠為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續謂為 皇祖全貴妃之富貴其愛子者為忠之大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試問克續再將如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猶不為富位列親藩猶不為貴克續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續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官闈之訛言尤為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官聞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出此不祥之語以此

卷四十一

三十八

入而久濫朝班恐三綱淪而九法斁也克續奏王允成論臣凡三事其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貴妃選侍二事為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夫人臣愛君當實力于重者大者談易儲事于兩代繼述之後則大器久定為臣子者但宜慶其授受得人而追咎選疑之私愛何以為 皇祖地然則舜愛謨蓋之弟非與談卻席事于思慕攀號之時則體悉宜深為臣子者但當追頌刑于有則而指摘宮門之私昵何以為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邪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

出涕又何心與人辨是非哉 侯震陽言移官一案屢  
鷄乍驚當亟翦其翼 龍馭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  
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  
奈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榮  
識者懼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官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  
論天下目前且然何況後世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言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  
垂簾大變事劉遜李進忠么磨小豎何遂膽大揚言

卷四十七

三九

三六

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晚  
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官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  
無任足所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  
之以進請移官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急退科臣擅任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  
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餘忍 冲  
王之飛飛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  
也又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既云具揭立催亦止為移  
官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因政幾于中斷賴  
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教習  
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  
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  
書交泣涕六七日從哲為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  
里儻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今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  
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卷四十七

三一

御史江日彩奏選侍之宜移官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保  
大臣當國家危急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身沈  
直前為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官時意復悠悠  
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  
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死身琦  
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  
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規死章下所司  
給事中薛文周奏邸報中見抄有黃克纘一本讀之則  
為進藥移官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朝忠臣  
義士恨不立啖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纘之口竟淺淡無  
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之未見有奉 聖旨三字臣  
以為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警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  
子臣恨其滅絕綱常既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

具疏叅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事及其生平也今于  
邸報中見克績籍疏輕輕綴猶是申理前說昔 皇  
上曾有 旨責克績以忠孝而克績平素所得意者政  
在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

相見矣 此後當與國本後 御史張慎言奏 先皇帝  
紅光一節五看 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燭處傾城當先  
巧逢狐媚燕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

王大弓賄幣之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乃封后移宮喫紫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

臣議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  
乃執爭封后差彊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  
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移

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主為望從哲  
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給事中傅概奏選  
侍者鄭黨也方 先帝寵眷既深聞有無禮 毋君之

事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戴  
嵩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官欲何為哉儻使 皇  
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選侍者實為 皇上之

母焉 先帝之未入人而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

皇明大事記卷四七 三十一

乎且據從哲揭云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宮非妃嬪  
所宜占任則是徵外廷之議從哲遂不一吐詞又何其  
不任怨也

文周又言當李選侍移宮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  
刑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內璫與克績認同鄉者關通克  
績克績力為庇護私狼籍傳布長安克績因為轉求

庇于從哲于是從哲與克績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  
一案以為寬縱盜庫之地總之知有選侍不知有 若  
父知為金錢不知有法紀同聲一氣罔上行私甚至欲

并後先 聖諭公然斥為假托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三十一

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績何從  
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嗚呼不肯傳 皇

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警舉朝皆傳誦之克績身在班行  
獨不聞邪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官庭秘

密之事克績何所執證而敢于咳口若此 皇上英明  
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宜諭中外此何

等事情而權璫嬖臣得以行其假托克績視 皇上為  
何如主若此番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

如以封疆宮闈等事誣謫多人亦皆權璫嬖臣為之邪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况于煌煌 聖諭目為假托指

皇明大事記卷四七 三十一

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績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  
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  
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 論內責刑部乃克績也克績  
就裏機關已破 聖諭一一點破且慙且恚無地自容  
遂欲委罪于假托之人以自為遮飾之計此所謂欲蓋  
而愈彰也設使 聖諭果假克績果孤忠殉國當時何  
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邪畏權璫邪克績何以解也  
至于盜庫一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鑿有情真罪當已  
服厥辜者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稽  
囹圄者威則皆 皇上之威恩則皆 皇上之恩而克

大傳記 卷四十七

續沾沾市恩煦煦見德專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  
用為護身之符又借為陷人之穿如此人品而高談綱  
常自負忠孝令克績終夜思之亦有啞然失笑者矣  
上俱下所司

御史徐景濂奏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疑蓋當 鼎湖  
再泣 寶御未登即筑筑孺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  
少長之嫌不惜羽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  
主也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託然  
非兩宮比也館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  
宜商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

乾坤哉彼孑然一嬪呱呱一女逼邇不遷者何故空戀  
冊妃之遺命邪抑有要挾之陰謀邪宮中一段真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有明斷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  
風影也自垂簾語出而內廷闕然矣促移宮者輒據為  
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外廷闕然矣言加恩者幾中以  
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之煽搆簸弄邪臣孤  
嫺而不自醒耳總之未移以前為國之念同殷既移以  
後居功之情太踈致有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喫  
李家飯此等市僧語可測 宸聽乎可汗大臣齒頰乎  
上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官闈等事皆朕所

大傳記 卷四十一

三四

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  
修在即着宣付史館  
給事中方有度奏徐景濂之疏稟擬者欲宣付史館似  
若以史為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  
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官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  
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選  
侍殿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  
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必不能一筆抹殺若

使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抵牾何謂信史臣所謂稟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 聖諭云選侍李氏恃寵暴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官眷時來探聽不知此兩 諭者真邪假邪如以為假則克繼之言為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捏克繼是何肝腸乃欲匿選侍之凌虐忌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

六事記

卷四一一

三十五

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官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蚤清官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已功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為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邪 上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恣然爾等當

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關者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固請叩慰 皇上久之始出即擁之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迎于 文華殿議定登極 聖駕暫遷于慈慶宮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李娘娘內使始去臣等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

六事記

卷四一一

三十六

其心猶以附奏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美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慎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結交鄭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梗繼以美妹之進終于文昇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黃克績者論選侍一事混白為黑指鹿為馬皆皇上不多講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績曰選侍一事 陛下



念 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為 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 聖諭以為假捏忠如楊漣以為居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君父有意冷服旁觀此大亂之道不可不明也癸亥二月給事中王志道奏臣頃報 命途中見會議禮卿一跪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為國本爭此于神器再傳之後何為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之際則為預防爭此于大寶久定之日何為乎則曰為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不恐傷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揆之以人情況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冊立遲遲因而起毋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毋愛子抱之際也無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垂簾二字又非出于灼見灼聞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為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從而寔之甚至謂寔出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托乎此又人情也聖代慈孝卓絕前古豈可傳會疑端若將懲艾往事而後快心者何可訓也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

大曆記 卷四十一 三十七

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繼春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為人之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專以門戶網人謂東朝為大東謂東林為小東凡有功 宗社之愛者輒目為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為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循其口吻乎王志道復書曰垂簾二字見于章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疑所謂設為不然之慮激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上近來屢旨既明言一時之論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將順必欲舍後命而執前言乎前既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選侍據來書既以不薄待為是矣上合 聖諭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又何悔哉繼春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為

大曆記 卷四十一 三十八

之權邪東朝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處  
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出何人書札  
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可自標以爲佳語邪南御  
史李希孔疏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官禁深閤狐鼠  
寔繁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官嬪萬世而下謂是  
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  
官請也移官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  
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皇上加之恩禮  
今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  
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呻吟此臺臣霍鏐楊方盛  
所以慷慨而言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七終

皇朝未刊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

朱國禎輯

滇孽

雲南自麓川木邦而後土夷之變時時有之或勦或撫  
未有大動兵者嘉靖六年冬有安銓之亂銓尋甸府土  
苗也國初爲仁德府土官安氏屬焉高明馬龍二州兼  
之沿至安洋安迺相繼煽亂改郡名尋甸設官蒞之高  
明爲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皆復爲州安氏降馬頭  
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繁銓并其妻襍捷之  
銓憤造逆然掠大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參政黃耶  
道副使周全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  
殺指揮王昇唐功等性魯棄城走詔停三司掌印官俸  
切責鎮守黔公沐紹勛勅川貴鎮巡官嚴兵夾攻武定  
軍民府士舍風朝文聞之亦作亂鳳氏其先曰弄積妻  
商氏率衆歸附授土知府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  
姓鳳潛蓄異謀至是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  
印與安銓合圍省城二寇交作滇中大擾  
上命廷臣會舉威望素著諳曉夷情大臣一二人往督  
兵務兵部舉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詔文  
定爲兵部尚書兼右都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

鎮土漢官軍討之改梁材于戶部兼左倉都理糧儲戶部給銀三十萬兩差屬官一員隨帶備買糧草及軍前犒賞演鎮撫已擊賊解圍矣輔臣楊一清疏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 高皇始命西平侯沐英取之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為土官令各統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襲黔國公世鎮其地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襲官司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命者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強凌眾暴無所不

六事記 卷四十九 二

為黔公雖名總兵不得自尊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司以上官為不足憑恃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土官夷兵人馬眾多若官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畏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別遣大臣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克逆法不可赦爾等上舍皆世受國恩宜殫忠

據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有應變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員奏就彼襲職免令進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仍懸重賞激厲人心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攝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下督鎮行之適鎮雄通賊曾奴合烏撒毋響陸肇水西諸夷民攻劫畢節并索鎮雄府土官印為亂令文定會兵勦殺文定踞臣仰仗天威以順討逆勢當必克但國體所關不可算有遺策思昔麓川之役命將四五人調兵十餘萬始克平定今宜下廷議選掛印

武臣統領畿輔諸處功卒與臣共事量頒內帑以助餉

給 上曰文定等所奏亦欲以全取勝但已有勅旨諭沐紹勛推誠處置今宜兼程前往會兵協力撫勦不可自生疑怯有辜重託紹勛疏言臣奉命調發漢土官軍分道進勦叛賊安銓鳳朝文復多方撫諭而諸賊抗逆執留所遣官軍將銓丁全二人各土司亦懷疑不出謹以便宣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家始感奮於二月初十日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勢稍挫遂執殺將銓丁全奔遁上嘉紹勛功賜勅獎勵初朝文詰其家謂武定土知府鳳詔毋子已被戮撫鎮請于朝且盡勦一

府夷衆故人心大駭從亂如市既敗于會城其黨稍解散至是詔同其毋率衆自會城歸府夷民相顧咸投降朝文計無所出絕管渡河而走官兵追敗之朝文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擬奔東川至湯郎菁爲追兵所及裂其屍而死銓衆猶盛逃往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官兵分哨夾攻諸寨先後俱破乃併力攻其必古老巢克之銓欲奔東川未知朝文先死潛入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雲南以平凡生擒渠賊及黨逆一千有奇斬獲首虜二千九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二百有奇散夷黨二萬餘人奪獲器械牛羊無算詔晉紹勛太子太傅歲加祿五十石餘以次陞賞諸失事官戴罪者復職土官一一如約酬之仍行文定同鎮巡官賑恤殘傷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便宜處分時芒部爲變議乘文定兵威進討上以災荒罷兵召還巡撫歐陽重奏尋甸府先年草創土牆故爲叛賊所陷近詢居民僉謂鳳梧山下地形勢便及兵燹之後未有屋廬宜卽遷立府治於其地高築土城仍設守示千戶所則文武並用可以久安查嵩明州等處有雲左右中前四衛馬步土軍三千九百餘人設有本管官指揮千百戶且多沒官田地可以建屯或准令設

所分撥官軍令其三分操守七分屯種歲入租賦以供軍餉人不告擾而樂從府有軍屯而勢壯如議名其所爲鳳梧守禦千戶所其後有知鑑者本元江府土舍國初卯中率衆歸附舟裝土知府尋設派官與學較鑑其餘孽也殺任土總管船憲朝廷屢命官審勘抗不奉詔縱兵攻劫村寨鎮守沐朝弼巡撫石簡調武定壯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各監以二司官左布政徐樾督餉兵既集鎮撫移駐臨安府分部進兵破木籠寨招降其莊賊勢漸蹙鑑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溪哨監督僉事王養浩乞降樾以督餉歷諸哨適與維遇調鑑誠計船畏死欲自取爲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而縛出城樾親來受降衆咸謂夷詐難信不聽至期率百餘人以徃至元江門外鑑不出方責問賊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悉死時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也朝弼降勅切責尅期擒斬首逆簡職閑任養浩等各任休戴罪勦賊樾贈光祿寺卿祭葬錄其子爲國子生鎮撫後集伍哨兵環元江而壁擇五月一日令南溪哨渡江攻城路通哨其莊哨各兵二千佐之柳鑑調知二哨精卒悉歸南溪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我兵出不意倉卒燒營走監督叅政郝維歡奔入其莊哨其莊初

望見路通火起衆心已惶駭比維嶽至遂大潰督哨副使李維亦遁是時賊勢甚熾唯南溪一哨逼城而軍武定府上官知府瞿氏寧州上舍祿紹先廣南僮兵頭目陸友仁等成恨鑑戕主奪嫡誓不宥退督哨會事王養浩因益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兵迎戰大敗遂閉門不敢出列兵圍之鑑乞降我懲徐樾之敗不應城中樵採路絕拆屋而爨斗米價至三四錢人畜多餓死值瘴每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未再征事聞巡按趙炳然參論一哨失事諸臣之罪以李維爲首維初不欲分兵簡疆檄之則怒罵其使簡以是憾維謂維受卹鑑金因沮敗

六

六月十九

六

成師以壯賊勢故炳然重劾維兵部議覆維先革職下按臣覈實奏報惟嶽禰冠帶戴罪自劾瞿氏祿紹先陸友仁等行撫臣厚賞仍給勅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鳩兵討賊象賢既至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儲糧運三十二年正月剋期分哨進勦爲必取計卹鑑大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衆咸歸命擒斬戕士官知府卹憲者曰阿捉及殺布政使徐樾者曰光龍光色首以獻鑑子恕輸退所占卹斬封鑿等村寨并出所質鎮沅府印納象十二隻代累歲通賊象賢命推卹氏當立者衆舉前上官卹從仁疏言其狀請廢恕貸

死從仁誓統其衆加汪輔千戶督視之象賢而下各加陞賞尋從仁不法革官收印信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而印猶懸卹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夷兵醉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令土酋卹天福鑑之孫也募兄自立三十九年東川酋阿堂與安九昂爭印相攻巡撫游居敬疏請討之下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不候會勘卽調土漢兵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勦之雲南承平久一旦召募督趣嚴懲賦歛百出諸軍衛有司及上官土舍等乘之爲姦利由是人心嗷嗷遠邇騷動巡按王大任言於朝曰逆堂奪印謀官干法在所當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七

誅第彼猶借 朝廷之印以約土夷昂祿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兇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攘未見侵越此其非叛明矣居敬信一方之辭敢違三省會勘之明旨輕動大眾以陷不測用其不可必成之功恐患生意外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勦趣三省諸臣亟如前旨勘上最兵時動爲便疏入逮居敬問黔公沐朝弼亦言居敬議征東川一切調兵支餉金不關臣夫巡撫贊理軍務蓋鮑象賢始是時元江兵亂之後臣未襲爵始知是勦爲一時平亂計耳今總督事權既有所歸而居敬猶擬然妄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變動夷民臣知而不與謀

謀而不得聽祖父二百年職掌蕩然矣惟上裁察待旨  
部議仍舊巡撫革去兼銜堂聞大兵至逃入深箐諸將  
分兵於新舊等城窮按不獲管長阿易謀于堂心腹人  
毋勸阿濟鷄苴等掩堂於憂來尖石之地殺之堂子哲  
時年八歲月姓爲祿哲謀奪上官者于是貴州宣慰安  
萬銓取東川府印藏之以府經歷印畀故土知府祿位  
妻寧者署之以照磨印付羅雄上官者濟即以寧著女  
妻者濟子乃智水西兵三千于東川防衛水西與東川  
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籍籍謂萬銓陰據東川巡  
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印悉爲上官私相部署請通勅川貴總督及各撫按究  
上官私擅標署實跡從公更正訪祿氏的派爲土人所  
信服者立之招撫流亡賑卹傷困并議所以處阿哲者  
部覆報可哲免死立其族祿紹先三印皆追出四十年  
武定土知府鳳詔死無子鳳子母瞿氏攝事瞿氏老舉詔妻  
鳳索林代旣而悔之比索林襲官遂失事姑禮瞿氏大  
志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挾其甥倚水西土官安  
國亨建昌上官鳳氏欲廢索林以繼祖嗣職不克則具  
疏自稱爲索林囚禁今繼祖詣闕告之繼祖歸卽詐稱  
受朝命襲職驅目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

官苟莫無事使人諭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  
復聽瞿氏留繼祖由是姑婦嫌隙日深左右復各從吏  
之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劫和曲祿  
勸等各州縣格傷各路調至土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  
抱印奔省於是巡撫曹汴議以表性犬牟不當盡繩以  
法下令收索林印逮其左右鄰城繫獄令瞿氏暫理府  
事貸繼祖責自新巡按孫用獨以爲方繼祖發兵圍府  
之時守臣旣已名之爲賊調兵會勦今乃先議鄭竣之  
罪是幸而繼祖擒則衆將以爲功不幸而敗則鄭竣獨  
任其咎一竣何足惜獨不念爲諸夷唉乎卽今者麻者  
大事記 卷四十九

繼榮爭贊于需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于崖  
南甸之讐殺順寧永平之侵擾所恃以警服之者以朝  
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若置而不問諸夷效尤恐  
荒自此多事亟當議勦與汴疏並入部覆武定乃鎮城  
肘腋撫勦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仍檄申  
誠安國亨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譴于是撫按王諱  
敷宗慶集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英衆潰繼祖逃江外  
鎮巡官議留土兵二千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將  
之守武定時武定民爲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警索林  
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縣繼祖乘虛復入武定視事

鎮巡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獻贖罪銀一千五百兩願分營渡河外四莊自贍永奉約束許之四十四年叛夷阿方李向陽等兵起先攻易門所流劫嶧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號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道行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呂允洵允之尋出榜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土漢兵分道俱進先擒向陽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四十五年武定新城成呂允洵遣鄭竑回府復業繼祖聞而志副使盧岐疑諭解不聽竟執竑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府通判胡文顯督工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等兵進

六事記

六月

援至鷄街子隘道遇伏鰲及德隆等俱敗死時僉事張澤分督尋甸哨見新城圍急亟催該哨土官海宇定兵不至乃督各馬火頭土兵二千餘馳救之兵敗澤及千戶劉裕俱被執祿勸州署印知事高心千戶李躬行皆死失亡士卒無算知府周贊等率兵迎擊于法江渡亦敗于是鎮巡官趨諸道兵並進傳新城通繼祖東山賊寨圍之繼祖懼携澤及索林走照始已復殺澤遁入四川會里州依其黨阿伽男阿五巡按劉恩問以敗狀聞并劾呂允洵總兵沐朝弼失律債事因請卹錄澤等嚴治守備王存孝等罪贈澤允祿寺少卿蔭子入監讀書

朝議以繼祖奔遁川東患且未已宜令雲南鎮巡官便宜調兵夾攻明年川黔兵大集土官鳳氏初亦通繼祖既而背之發卒七千助擊賊繼祖潰走至青鷄羅山墜崖谷死者不可勝數官軍追及之因壁淄筒河縱反間入賊中購以重賞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餘黨姚安土同知高欽及其弟高均并謀王趙時傑皆就擒先後斬獲一千五百餘人破東山直勒等洞三十一處焚賊舍三千餘間招撫叛夷四百六十餘種土官助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縣丞王一心陰通繼祖約爲內應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世仕送監讀書因改設流官授其族鳳曆府經歷以傳其嗣後每朔望夷目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宗寅懼爲後患請于巡撫陳大賓以他罪殺之世官遂絕遺孽在民間者猶豪舉自恣各占馬頭武定一府金沙江環其東南北三方鳳氏多居江外有十八馬頭以東川爲淵數萬曆二十五年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候奉救構殺巡撫陳用賓檄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議撫以仁徑襲擊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爲流官大候州爲流郡名曰雲州先著以詩酒自娛不樂用兵廷

瑞投千金發縣庫于揭中言及云咲而受之蓋諛語  
此發兵力爭以爲不可勝詢被逮竟死于獄二十七年  
命內官楊榮往督礦稅并開寶井榮殘害軍民無算三  
十四年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率兵圍榮第先伏一人爲  
內應麾衆鼓噪攻其大門發火榮力禦寢後殺聲大震  
屠十餘人外兵亦破門入榮被殺縊樹投井者百十人  
火烈庭樹皆然其徒殲焉并輜重皆盡方被攻鎮臣撫  
臣各提親兵東西至不能救疏聞 上怒不食 聖母  
爲解閣臣朱廣揭奏謂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若  
欲稟擬尤當有禹湯格言又數日 旨出謂榮死不足  
大事記

宋附一

三

情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本處官當治罪首事者正  
法中使罷不遣地方乃安世勛斃於獄光大戌邊明年  
有鳳克之亂鳳克即阿克年僅二十餘精悍力制奔馬  
家富鄭舉用事豪僭不法州郡每歲供億咸取給焉又  
時以事困之已不勝忿克與馬一龍馬化龍交訟二人  
已就獄克未至舉代克赴稟和曲州知州黃榜將執之  
逃去舉言動文勦殺又有馬尚質馬騰雲赴撫臣陳用  
寶告鄭舉奪田下州捕愈惡舉兄鄭文姦估夷婦阿里  
被警致怨又祿勸州缺官黃榜署印議覆差田糧銀千  
兩并縱馬一龍等管管環州等二十七處舊額每糧一

斗止徵銀二錢今加至七錢鄭舉等愈恨思亂本府知  
府陳典與榜同城明知通同坐視鄭文同男鄭宗舜及  
鄭舉密誘阿克謀復土官自擅舉先往江外土舍遮及  
會川土酋戈備二處借兵復回法塊糾集壯兵并構師  
五阿多五造妖言惑衆立阿克爲王鄭文鄭舉同併  
司楊藩張文舉鳳恩弟克之等約期舉事又密約安金  
遺孽楊禮與大理保補白者則等糾集夷目同時起兵  
陳典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省黃榜亦以事它出阿克  
等乘機號召各馬頭二十三日渡江直走武定由祿勸  
州後沿途焚劫陳典離府方三日推官白明通在府護  
守城池本日百戶紹儀告變竟不爲備二十五日賊齊  
薄城燒毀居民喊震如雷鄭文潛開北門放賊殺指揮  
金守仁千戶梅應時黃桂王應爵鎮撫金榮高等執白  
明通置鼓樓府同知以下封鎖衙宇劫擄錢糧放出強  
盜二十九人聲言速將印送出沿門搜劫殺男婦四百  
五十餘人陳典得報不知爲何事而起躊躇至十二月  
初一日始報各賊慘戮及劫庫放獄等情辭歸府聞索  
印之言復轉省城納印布政司巡按周懋相在曲靖得  
報移書用賓叙郡乘鳳朝文繼祖舊至省城應宜亟防  
意調需益安紹慶兵衛省城討賊而鎮撫疑安氏不可

宋附一

三



用紹慶軍萬人將抵曲靖眾力阻懋相勿輕動不聽厚犒之曰旦日且至演武場勞汝軍如期而往命所屬督兵無有應者同知孫台請往即獎而餞之至楊林填撫檄阻一軍忿然孫慰安之馳報令赴嵩明而省城一無所備賊見十日內官兵未發謀曰鼓行而前兵馬錢糧自然足用但印未到手難以號召遣白推官赴省代稟索印如不宥從且縱兵殺修白欲脫賊圍唯唯出城十

大事記

卷四十七

十四

獻登城各賊望見傘蓋下馬羅拜獻徑去不能出一語指揮賊愈猖狂焚劫西南兩門關廂居民數千家十一日各賊急攻用賓等益倉皇命取印給賊薛布政慶雷初至素有膽氣持之不與竟往北門守城用賓謂全印不若全城堅索與之印至各賊大喜鼓吹振營于十二日退至武定偽立阿克為土知府鄭舉為總管僕堯司楊藩為主文鄭宗舜為先鋒封鳳宇紅旗與吳良傑偽充元謀土知縣攻城知縣毛文彩棄城走鄭舉西殘羅次鳳恩弟攻祿勸鄭文楊禮與招補大理保圖尋旬殺指揮諸藩裕千戶陳萬國安紹慶兵至敗之復來劫營

又大敗之乃遁十六日原調土漢官兵俱陸續到省楊禮等于十七日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逃去夷目肅宗孝學正龍旌死之進逼楊林用賓見尋嵩報警即先分聯家兵馳救十九日破賊于楊林乘勝克復嵩明并全尋甸十二月二十九日用賓始出兵明年正月初一日乘賊不備守備王之瑞等領兵即日直抵元謀與賊戰連十餘陣各賊潰走鄭舉等乘我兵未到進攻羅次知縣熊尚謨率鄉兵拒守得全本日賊又攻祿豐知縣蘇慶陽被縛不降初三日罵賊不絕口被殺并掠財物子女竟不奏報官兵進攻武定破東門入城賊由西門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十五

奔出初四日進復祿豐并擒楊藩十七日吳良傑等復攻元謀裴守備等率兵來合戰良久斬良傑等十餘人二月黎溪州土舍承孝獻出鄭宗舜鄭元并各賊家屬三月初一叅政楊俊臣副使羅希益督都司汪如淵叅議康慶相僉事龔雲致督叅將張名世左布政彭應時督遊擊裴希度分道進兵各有斬獲張名世偵知鄭舉等聚二千餘人隨阿克劫營伏兵山箐以待十六夜半之斬三百十二級逆克與焉益搜捕大獲其

為前後共擒斬六千一百三級惟鄭舉逃東川立阿克養于交樓或言克首非真六月初三生擒鳳恩弟問克

與鄭舉何在答云自三月十七日之敗克舉等領法干并武定羅夷逃入永塊箐中不見其跡又問云前日斬首者是誰答云與阿克同名箐中取年庚相近而貌相似者二三人一齊裝飾乃鄭舉鄭文等設謀以防不測今料賊必往東川益地與武定尋甸接壤法干雪山綿亘相連其土酋祿壽祿哲又素黨賊相表裏乃遣官宣諭彼中獻賊則免勦不則會四川大兵問罪約鄭舉阿克鎖拿到互補寨內交割二酋各索重賞差官帶兵馬發贖銀往索未幾果獻至餘黨亦悉就擒報捷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報武尋失事狀語侵其子赦詔逮赦

卷四十九 六

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左布政降參雷陞副都撫雲南巡按周懋相論劾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并前報斬阿克不以實罪狀下部勅覆尋逮論死十月薛慶雷疏題武尋致變失事始末詔逮陳典白明通毛文彩候訊逆犯阿克鄭舉丘相替佛司堯鄭宗舜楊禮丘仕魯鳳恩弟鄭國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會審正法免獻俘而印終不可得改鑄去軍民二字太僕劉文徵曰是役始於激成終於無備阿克羯夷乳臭子出不意發難人情皇駭竟莫能禦方會之造舟彼岸也偵者誦部再三報皆默然尋拂然怒扶偵者于是疆吏不敢言

而江干之舟盡濟夫城已破屠會城方知始尚設機募兵未幾寂然民間以為無事居如故者與嘖嘖相率移入城者相半既不禁遷移亦不為不遷移者計賊奸細日夜往來或僦屋於大家有受其駁馬者詰之第云新武定來彼中無事然為之分布密計者皆此曹也是以賊首止居賊象營中計賊所引不過千數百人晝則散劫夜則樹旗于釀酒瓦器中雜以嚴更鐘鼓之聲而陰送所得輜重更番出入天明復易幟而來以張疑兵塗人耳目而我一切備禦取辦臨時或起街巷石或運水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七

城城上金鼓旌旗俱不設晝夜刀斗無聲惟守陴者望賊及火甚處大聲舉喊城守者咸應一日盡瘡痍方賦之南向也城上人錯愕不知所禦及至西城下渠魁皆席地坐呼城上人為傳語守者回首內顧若傾倒及賊拔營分數隊旌旗導從如一不辨誰何所擄男婦賊眾從其後督之一望惟愴楚而已六門晝閉又數日乃啓緬想當時光景如在目前是以未三日而人心索然勢不能不予以印且意援兵不日至擊其情歸可以完郡符而不虞後事之難憑也賊去一月諸路兵集參將張名世直搗武定一路兵將抵府城偵者馳報賊午懸署

中潛師襲之一鼓擒矣各世曰此許大事寧能輕易結局乎揚兵而進賊聞軍聲甚驚望塵懼銳走速飛不可蹤跡而大兵姑徐入城又徐躡其後幸我兵氣方揚猶能追及賊狡甚以白金拋於道騎兵下與隊兵爭取金久之賊去已遠又窮力躡之又及賊賊又以所攜印拋地官兵又爭取印比解囊開櫃櫃中空印為烏有又力躡之賊已入東川矣其可嘆如此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撫周嘉謨屢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討之殺安民隴川平立其弟安靖管事四十一年水西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七

需益以警備兵二月安堯臣率兵萬人入霑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算侵及官道并擄男女索厚價取贖巡撫周嘉謨備述具疏題奏行兩省會勘四十三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琪搆引交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偽封侯伯三人擒斬交兵有金四十八年雲龍州土知州段授卒子嘉龍立同枝乞養異姓子段進忠驍勇爭襲與其黨千餘人圖州治焚劫百十餘家嘉龍奔避追殺之脇署印趙經歷報嘉龍為州人所害行勘據險不出縱其黨流劫殺人巡撫沈傲炳初至檄瀾滄道臣熊鳴岐論進忠獻賊

自贖以寬之密勅永昌兵三千往討進忠引五百人營山後張聲勢七八十人入州治索榜求息兵尋從間道且趨大理托言辯訴渡新龍江橋抵下關瀾兵官軍四集已陷圖中不能戰被擒并惡黨十餘人送省城誅之改土為流給嘉龍子絲冠帶統其眾段氏世吏目一人北勝州土官府同知高世懋卒異母弟世昌襲族任高蘭安稱世昌姦生爭官不可得賄知州祝天胤保證又不可得世昌屢被邀殺走麗江府避禍尋回至瀾滄後為蘭兵所阻宿客舍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盡擄祖父墳墓自稱欽授把總冠帶放兵大掠麗江土知府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十九

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將有隱憂當道嘉其義即調增及本州土官副同知章成文等進勦蘭懼逃竄未幾獲于順州先服毒至營中死梟示土司泰昌元年四川永寧奢崇明奢寅作亂殺巡撫徐可求明年正月水西安邦彥開風並起圖貴州省城滇黔接壤皆安安南女莊平夷雖屬黔越在滇界皆被圍請救甚急沈傲炳即發銀二萬以助徵兩迤漢土官兵分遣都司李天常等統領一救曾安南安莊一由畢節烏撒救赤水永寧而烏撒叛酋安效良上六衛叛酋羅應魁等兩路截殺阻滇兵救黔之路效良者烏撒土知府屬四

川鄰黔為其本姓爭官奪印日相警殺蹂躪黔境且二十年  
十年在蜀則鞭長不能及馬腹在黔則鄰父不能制鄰  
子且其父紹慶在雷益州當滇曲靖之門戶效良在烏  
撒當滇蜀咽喉父子各據一方節此若輔車然無州縣  
主司限絕之尾大難制其勢已成前撫按屢請屬黔就  
近節制不果而紹慶忠順頗亦相安至是死孫安遠當  
立效良以討逐之遂成逆節常益上官安舉宗在元為  
曲靖宜慰使其後有韓一  
天兵平南皆妻實上與夫弟阿哥歸附上授烏撒府知  
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祿哲七世孫孫舉次子此  
雷益絕而烏撒次子效良為烏撒  
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雷益繼也  
正月李天常監紀官知

縣呂聲揚統兵東行至盤江救出貴州都司許成名等  
安守備楊文炳與被擒男婦一千餘人而安南曾安兩  
城得保無恙羅應魁請天常許降呂聲揚力言難信不  
聽領兵千餘直渡江諸兵俱未及隨聲援不接將至安  
莊二十里日疊水舖應魁等跪請解甲受降天常信之  
令各解甲伏兵四起天常及指揮王懋勳張神武皆死  
呂聲揚把總劉春元兵五百人曾安城守賊乃退楊明  
廷將三千人先入畢節察將尹啓易將四千人入烏撒  
安效良圍畢節明廷初與賊戰殺傷相當後賊兵漸增  
城中奸細放火 明廷與中軍程坤皆死指揮蔣藩

屏百戶盧應藩奉差指揮張聯斗范世坤朱家相居允  
欽等總城走追及俱被殺尹察將在烏撒聞變與守備  
李加培同守交水兩路既敗全滇震動議者請撤回交  
水兵以固省城撫臣謂門戶既固則堂與自安不聽而  
平夷衛人逃竄守城軍少二月二十日為土婦設科姓  
安氏安邦彦空叔所梗女嫁雷益州土官安紹慶次  
子效賢科從幼遷居長用計殺紹慶長子何效賢亦死  
心奪嫡權伯效忠居長用計殺紹慶長子何效賢亦死  
安紹慶擅權專權紹慶死長子何效賢亦死  
妻國管地方建弟安進出之子外逃逃氏以  
非偶拒不許復被殺死遂奔效良與氏通定計殺安遠  
奪其官會曲靖兵備吳泰政入質道經雷益安遠侯之  
設科科兵數百何遠至研傷方守備獲送兵至救遠  
部四十八管附水鳥為洪冠造寄空名而已 所陷殺

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人掌印指揮唐九官等  
被創奔逃然設科已先與惡目補鮮奈科李賢期曲等  
焚劫雷倘炎松交白站堡矣交水兵聞敗輕出三月初  
七日行至黑橋遇賊奔潰因而擄掠撫臣執潛逃把總  
耿大顯及募兵數十斬以徇乃止徵調之兵亦稍集分  
發應援十四日武定夷目張世臣糾東川夷千餘攻陷  
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十七日東川土  
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  
嵩明知州王育德固守衆將袁善督沙源等兵來援至  
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餘首功一百五十餘

級賊屢挫曰果遣夷目出倘旬乞降許之十九日賊聚  
松林剽六營將攻曲靖尹參將集兵于二十日黎明迎  
戰破之二十一日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叛民  
段辰一道引知州邵俊又出禦兵敗死之二十二日張  
世臣阿及阿堯張拱漢等脇撒裡等夷民攻武定府知  
府胡其健率兵民守陜參將李思忠領寧州祿溥祿洪  
等漢土兵與戰敗之斬四十餘級賊奔退河外我兵追  
剿至天生橋分道深入擒斬二百餘級中多頭目惟張  
世臣逃匿四月賊圖烏撒衛後所水西鹽倉助兵甚急  
參將尹啓易救解之斬六十七級賊焚需益州逃去其

大業記

卷四十七

三

據平夷者我分兵三路一由姚坡一由揚威哨一出曹  
家墳尅期十五日啣枚疾進斬關而入賊皆奔走鬪兵  
守之避難士民回城者約四千餘人即促守備李加培  
周嘉映出哨擣巢連破馬谷等營安效良統水西烏撒  
兵三萬拒戰四月二十九日嘉映遇賊坡前李加培合  
兵行未十里賊分四路伏山谷中尹參將發永勝五營  
官兵并鐵索營盡往賊兵數千各山俱出迤西昂兵北  
勝州土兵奔退兩將被圍數重皆戰死失貢象二隻需  
益洵懼幾潰尹參將收撫傷殘死守安效良不敢攻而  
去五月朔旗幟廟火藥輾槽火起殿上衝支餘火器盡

焚夫匠死傷甚眾尹啓易歸劄交水七月補鮮安應龍  
等將攻亦佐縣知縣封存章先逃焚燬縣治民居八月  
補鮮攻越州衛焚劫關廂村屯發曲靖兵往援戰于東  
門教場斬級數十九月補鮮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  
州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  
關廂力攻六日不克引去因勦營兵之助賊者斬一百  
三級撫一百九十九村交水兵破賊斬六十級十月安  
效良兵入需益軍民降附奔逃回城烏撒衛後所千戶  
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水十二日交夷犯安南長官司竟  
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新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象交

大業記

卷四十七

三

人遁歸時儼炳已推南兵部侍郎閔洪學以福建左布  
政陞僉都代黔中路絕未能進請通粵西及蜀中建昌  
道路下會議十一月洪學徑由田州入滇交代即奏外  
夷可憂而內夷如輕食腸如疽潰腹更可憂內外賊可  
憂而公私耗竭綱紀凌夷敵在元神尤大可憂今為滇  
計如療久病先護元氣徐祛外邪又如理亂絲必清其  
緒使勢解而絲不傷則莫先輯內地固人心又莫急招  
還千里轉徙之民復墜一年未種之土需平炎白一帶  
賊巢處處充斥不得已為暫羈縻外夷以緩其憑陵又  
多方區畫內夷以消其反側亦知曾之不必信撫之不

必立以彼陽順陰逆持大半之常我朝四蕃三祖祖  
公之智無妨且耕且守實亦可進可退也若夫內地叛  
人安可勝誅就使力能屠滅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臣  
詢各夷最益最畏官法積為苛政所煎為通火歇戶所  
抑勒一時挺而走險此時不震以兵威殲其首惡則跳  
梁之勢未甯遽下若既勦就撫之後不從受病痛癢處  
徹底那蘇則蒙根不斷終難久安除已叛者見在設法  
勦處未叛者徧檄道府將夷中患苦悉與剷除內夷之  
亂既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復內顧且夕誓師直前  
趨安南而渡盤江為黔効其一臂矣又言今之為滇寇

大華記

卷四十九

三十九

者內夷曰補鮮曰設科曰張世臣腹心之疾不能一朝  
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尹王保肘腋之憂  
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  
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  
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錮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  
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  
蓋滇無兵無餉官其地者多不至屢以為言度諸夷中  
安效良未能卒制東川祿千鍾等為張世臣所誘叛非  
本心天啓三年正月委官方仕伯撫諭安效良申稱世  
代忠義水鎮圍烏撒衛城以來百方勸息奈官兵自棄

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四九

自滇反尋見攻掘墓棄骨卒致損兵損餉逃往曲靖  
今開誠早稟漢夷各有罪案似難脫漏各叛目攻平夷  
衛城白水松炎等處責令賠償正罪夫復何辭而各惡  
抄擄激變掘塚拋屍若不依律梟示獨罪激成之賊恐  
難服四夷之心三省終無寧宇又委尋甸守備金為貴  
差人齎文東川詰責祿千鍾祿阿伽即伏罪獻賊海白  
阿冷二名及二村被擄男婦二十名牛六隻懇宥撫  
民通商無敢越境觸犯效良係水西安疆臣之婿而祿  
千鍾又效良之婿水蘭煽亂烏撒東川遂合謀跳梁滇  
已岌岌今移檄撫諭在效良語氣尚驚于鍾詞意似卑

大華記

卷四十九

二十五

夷性大半就中情事難測隨機應之不可執一也值師  
宗羅平告急羅平被圍已浹月蔓延及於師宗離城五  
里一望村屯燬燼城僅土垣止署官經歷宋士賢抱印  
及土兵百餘在耳附近廣西彌勒莫不震驚即日檄曲  
靖道察政黃鎮發土守備龍在田兵鎮撫白醇儒名世  
守備呂元揚土舍吾必奎等兵又檄廣西府就近移勦  
黑耳兵以留任知縣呂聲揚監紀再檄臨元參將施翰  
發沙源等兵來會又大書傳牌招撫一齋瓦羅一齋羅  
平為開生路瓦羅望牌羅拜羅平賊輒碎而碎之殺齋  
牌者呂聲揚合廣西營及土舍昂資等兵衝突而前正

二二七

月晦達羅平二月初攻阿那寨擒斬二百八十餘級初  
六日攻比得寨復斬二百餘是日賊截我護餉土兵於  
徧頭山死者九十餘人初十日我兵出城推汲賊掩至  
殺二十餘人城內銃擊殺七八十人白醇儒匹馬衝入  
賊陣手刃二級吾必奎等以衆赴之追至阿來山下連  
斬賊級十餘賊奔箐而止蓋七日三捷獲首功五百餘  
仍擒原刊諭帖徧發夷寨有本自生人莫尋死路等語  
夷皆感激瓦羅輪欵者七十餘寨而前所徵沙源等兵  
亦漸集壓境各寨夷民有入城來投者一一慰勞問所  
患苦諸苛政祭去之凡七十餘條刻石立禁夷民來者

大事記 卷四一九 二十六

日益衆稍稍赴州輸糧爲年來所僅見之事道將因請  
撤兵撫臣謂羅平上下五營從叛者也分管者阿九安  
應龍也主之者補鮮也阿九應龍未誅兵必再來撫者  
必叛卽下令誓師明順逆以堅旣撫之夷懸賞格以購  
首逆之賊得補鮮者二千阿九安應龍各一千阿勒施  
恩遠而下有差密屬各道將刻期並舉仍以師宗係羅  
平咽喉餉道委遊擊李思忠統兵二千鎮之策應羅平  
爲犄角接餉護耕招復流移於是黎將施翰以沙源等  
兵勦捕北魯邑等寨及徧頭山俘斬一百九十九級沙  
源等手擒施恩遠以獻立賞五十金潛兵襲羊場爲補

鮮所覺披髮騎無鞍馬奔箐遂掃其巢計誘阿九於法  
干寨斬其首併子塔及手刃郭知州之阿甲職焉立賞  
千金安應龍聞之逃去曾安叛首尹王保同補鮮來劫  
管道遇沙源兵衝殺斬級二十五急追生擒鼠場營長  
安氏三銃擊盧塘管長安楊保殪之安氏三者安應龍  
親姑而安楊保則應龍叔也是日擒斬六十二人入黔  
界四百里矣望安南三十里而近大雨班師因鮮塔隴  
應麒之反覆也執之以歸又乘歸師之便與李遊擊令  
營於否歹斬賊餘黨百五十級補鮮兩年以來迤東州  
衛殘破非一其勾連之勢漸及于西普安之歸順管狗

大事記 卷四一九 二十七

場營並鮮之塔鼠場營盧塘營並應龍之族而土官普  
陷鷄場等營勢若連鷄蓋滇與黔之寇又二而一者也  
此舉自師宗而趨羅平自羅平而入亦佐也蓋應龍巢穴  
熱其妻皆氏俘斬多級總辦羅氏以歸縣治燬燬人  
民等處諸賊窟羅山等寨反側未定撤由靖道委經歷魏  
天倫署印信料理收復安插之事再發土兵協守天命  
縣牛招攻殺賊寨阿河等寨等出見不肯信再發免死  
執照論來則罪不即發兵擒捕始有至者撫  
慰撫官各寨夷民見有渠魁接踵而來凡千餘戶七八  
十人編甲令照地界與集街 又自亦佐而長驅普安轉  
戰千里屢殲渠魁斬首千餘級賊皆破膽矣安效良又  
請撫責以擒獻安應龍補鮮無徒狐疑口說支吾五月  
二十日賊馬步萬餘攻平夷衛城連劄七大管寨將袁

善分派城守開門出兵銃手打死賊兵數十人賊分于  
騎往白水邀截援兵是夜賊營砲聲不絕我開小西門  
擁出衝賊銃擊賊首一人殺之賊繞山舉火良久步賊  
先行騎賊隨後退去達王參議鍊尹參將啓湯援兵接  
應二十三日善率五千餘捕賊皆逃走即由羅平越州  
招慰夷民而還平夷衛法交水二舍緊接黔壤滇師出  
上六衛必由于此首規恢復參將袁善統兵駐其城爲  
進取計會賊尹王保等嫌我壓境補鮮乘而勾之謂先  
發可以得志再以銳殲于城下追尾賊蹤盡境而止因  
試曲靖鎮鎗全滇交水當川黔兩路之衝扼塞居要無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八

逾此地乃平夷右所寄居曲靖殊瀾無謂改置交水憑  
險築城俾與平夷衛相整垣爲整援并言城交水有五  
利移平夷右所亦有宜鞭輿其滿明而畢沅州縣無城  
者分別緩急次第經營以資保障黔圍方急屢旨催滇  
粵援兵而責望于滇沈初上言滇黔唇齒之國滇之意  
黔者勢也顧滇自有寇滇寇與黔寇相連其用兵之漸  
不能不自內而外亦勢也方臣等入境安效良魚然於  
諸益祿千鍾反側於武尋補鮮附九安應龍輩蹂躪我  
師羅攻城焚寨日日有聞此時此際方愁無滇何知有  
不得已用羈縻兩字以緩外夷使不爲我難我得專

力於內也又用分別兩字以攜內夷使不爲賊用我  
專力於一也然而臣等之謀固未嘗須臾忘黔也善安  
安南諸營爲水西所睚多方獎其未叛者以招其觀望  
者泗城烏蒙爲水西所嫌多方播之以文告而又餌之  
以爵土蓋一而驅除滇一而區畫黔也拮据久之祿千  
鍾獻賊矣張世臣阿歹出降矣阿九授首矣補鮮安應  
龍逃矣師宗羅平亦佐一帶漸漸寧帖矣可以其餘及  
黔臣等猶竊竊焉慮也雷益紫壤曲交東川逼處我半  
城二百里內此輩傀儡掣於水烏安知不規我之虛蹕  
我之後是可憂也善安千崖萬壑轉輸艱於登天故滇

大事記

卷四十九

三十九

師屢出無功昨年疊水之役既覆軍隕將今年四月出  
不意長驅連掃叛管縛其渠魁儘有破竹之勢竟以食  
不繼遣歸絕援絕糧是又可憂也爲之計曰善安雖陷  
其守劉世隆尚在可使也其子遣之民餘燼可拾也未  
叛諸寨有米不妨高價以致之也即安南未能驟通軍  
民餒甚宜齎金接濟以堅之也於是大集士馬陳之各  
隘內地存在有兵矣以五月檄劉世龍招集普民千餘  
滇發名色守備焦大受率一旅合之足爲鄉導矣又發  
銀赴彼就近糴買得米千石矣三次從間道攜鐵安南  
之刻期舉事矣而又思兵有正有奇徑有分有合必



我之兵不合於一隅庶賊之勢牽制於首尾於是檄叅將袁善濟以名色守備王聘選張雲鵬等兵出亦資孔趨新興叅上官管謂之正兵又檄布政謝存仁同知呂聲揚率名色守備沙如玉土舍海現銀等兵出黃草壩趨叅土襲馬乃謂之奇兵蓋七月八月業先後僉誓師而前也滇只此兵力而全無餉力臣尺尺寸寸不能凌虛遠駕其所効同讐之義而少紆、皇上西顧之憂止此安南之圍既解則普安之城自復盤江以西無餘事矣至盤江以外尚須黔師來會滇進止再相機為之盤江一水滇在西黔在東其力各不相及也九月叅將袁

大傳已

卷四十九

三十

善督守備王聘選等叅上官管初三日自平夷出師晝夜馳二百餘里值大雨初五日黎明抵營賊首段二截路選力戰擒段二斬八十九級盡燒廬舍賊避上八擔山還等領兵直入初六日早攻八擔山行五十里山勢高險大雨馳往安南時被圍已二年食盡力窮幾陷遠望南方兵至以為賊大懼問之則雲南救兵又得賑銀千兩喜若更生而設科李賢二賊出沒為梗命叅議王鎮叅將尹啓易圖之九月二十二日募土人探知科任一小寨去霑益六十里明日以土人為鄉導守備郝太極必至率兵并把總白醇儒上官龍在田等進兵論

令得設科等必生致之二十五日夜啣枚前往遇伏路賊隨即斬首三鼓直抵科寨各夷尚不覺當即奔散郝大極吾必奎等遂生擒設科李賢及主文李明遇星馳四十里天始明二十七日抵交水二十八日解至曲靖照原頒賞格示信刊諭帖至霑益二十八營招撫安插其安南普安叛營土官為首馬乃次之叅將袁善出平夷之師襲破土官巢穴輕騎直達安南布政謝存仁出黃草壩隨路誅鋤既蹂躪馬乃焚其積聚大兵刻期十月七日營於安南之西軍聲已振自此新興普安一帶漸次芟除盤江以西可望底定初議滇以救安南為首

大傳已

卷四十九

三十一

務安南扼塞盤江居上六衛之中北為查城為關嶺南為新興為普安為樂民所平夷所南北數城既陷安南遂為孤注自天啓二年二月安南被圍以來其困已極若安南再失盤江上下徧為狐鼠縱橫之場即將來收復何處下手乃乘秋禾未採之時十月初十日布政謝存仁兵到安南衛撫諭其酋瓏阿佑投見交印十五日各兵自黃草壩分路進至品甸得普安衛中左所中右所印二顆并收復樂民所而先初二日撫泥堡寨初三日招撫阿革冲等寨尹王保等賊兵萬餘在江西坡割營十六夜分布沙如玉先鋒廣西銃手奇兵尋隔兵尾

後白普兵左出海兵右出如玉獨衝賊陣追逐十餘里擒斬百十餘人貴州遊擊許成名初報安普弁奇軍兵擒斬功級四十三名謝存仁督呂聲揚兵益進隨路皆有斬獲閏十月初二日移營至新興站收復城池初五日攻核桃寨生斬數十人新興核桃寨素稱絕險各賊預匿子女謂官軍難克既克賊勢披靡我軍運賊寨穀米一千餘石進新興城留普安衛經歷徐自通督把總劉啓茂等撥兵數百同招回站軍百姓住守十九日到普安城中分布休息賊俱逃入八納山尹王保敗回赴安効良借兵言設科李賢是我左右手今俱割去自願

八事記

卷四十九

三二

不暇那有兵借各賊始懼凡救全安南衛所二城并復普安樂民新興平夷四城及亦資孔站黔疆鄰滇一帶向賊陷害者今已靖定擬以安南衛所普安新興四城為老營而以呂聲揚所統兵為遊兵往來四城之間計程不過兩三日乘餘威按尋坐坐寄箚之賊以時行其剿撫賊當不出殺中然滇師通安南已三月而黔未以一旅來會黔之所急者在大方水西不能分力於此抑滇豈能長守再一二月黔師不至恐恢復之局終未了當而尹王保見聚八納山十一月初八各兵大會布政謝存仁督守備呂元揚沙源沙如玉王聘選張雲鵬自

普安馳七十里至山與賊遇攻破硬寨二層斬獲多又併力攻第三層硬寨王保率兵死戰呂元揚王顯相截任賊路沙如玉一標刺王保墜馬斬首賊有竄菁者有奔入絕頂險坐者坐居深箚之中四面懸崖僅一線攀援而上賊眾當關投木石我兵被傷數人初十日悉攻破之王保既滅江外群盜罔不震疊天啓四年正月沙圖珍羅應奎輩咸肉袒乞哀布政謝存仁數其罪而赦其死單騎親詣賊營安插遂達貴陽比還諸酋仍伏迎道旁各立認狀復站走馬上六衛大通會黔師陷于大方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為梗計滇黔十八站

八事記

卷四十九

三三

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望貴陽益近而滇遠且並黔疆滇能為黔復之通道決不能代守督臣楊述中委黔參政分兵各衛收拾發餉五千于安南事乃小定而哈馬谷糾賊兵千餘圍阿底等寨聲言進攻平夷袁副總分兵邀其前後破走之水西兵攻蕪其營我兵禦之斬數十級續至者數萬過江一枝十二營往鹽倉出曲靖一枝二十七營安邦彥親統出普安新興四月二十日已到八納山二十一日劄九家村二十四日劄其密寨二十五日劄鷄場營袁副總率諸將往禦定計賊攻普安即戰城下如其未動直搗鷄場以斫其營邦彥先

已燒營避去蓋安位來報貴州兵已至海子內懼且滇  
兵在前聲勢漸亦相聞故也蜀建昌夷羅亦焚劫白水  
金川甸沙等處僅離會州一舍殺傷千百總數人官商  
三五千皆竄避還滇一綫未絕之路忽然作梗固因大  
方失利亦因酋安必撤從來管轄地方近因擒解必撤  
部夷藉口報警群起而噪于是蜀中督撫用兵赦必撤  
往撫乃得解四月破法墜等巢雷益四十八營本奉設  
科為亂經四年自天啓三年九月生縛設科後餘脇從  
緊待以不死就中順逆不等尚一二徘徊觀望暗走鹽  
倉屬其鼻息勢不得不出於鵬剿袁副總合兵二千六

大耳記

卷四一九

三十四

百人四月十六日自平夷一晝夜馳二百四十里連破  
諸巢十九日旋師有賊截路衝殺盡散行一百里至哈  
馬谷綽營二十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平夷前後攻剿法  
墜膠蜂普勒木東河以那冲鷄都營一帶險峻賊巢百  
餘里擒斬八十三人尋又破四營斬級亦如之而世臣  
捷他頗通東川武定前守胡其慥屬武舉李瑗單騎詣  
巢講折百端酋始一出仍留瑗為質率精銳數百不使  
人知突入城內闔城惶駭歸巢蓋不自安謀日惡子女  
並結親東川以求借兵道路洶洶立賞格生致世臣者  
銀二千兩斬首五百兩守備金為貴發夷兵千人圍其

復也又半年李瑗招至他頗夷民阿託阿曲等  
以賞格報世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地名納棟與法  
于阿遮會盟飲酒復募探知蹤跡者賞銀一百兩七月  
初三日夷民阿翅報世臣已入本寨是夜瑗率兵五百  
潛伏飛狼村又兵二百夜往他頗接應七月初四日二  
更瑗督兩路兵登寨合圍黎明世臣始覺據險力戰自  
寅至酉瑗一矢正中世臣家丁協力斬首入寨擒其妻  
子八月奏臣受事二年呼餉則餉不應萬里叩 關又  
三千里走楚未見一勺之相活也急鄰則鄰不憚千里  
為黔轉戰又經年為黔戍守而黔之責滇未已也寬哉

大耳記

卷四一九

三三五

滇乎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寬臣臣敢  
無說而處此請徹底言之今千急萬急莫如餉臣等二  
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仰 天而號真一字一血今復  
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覺若此項不以今歲到決難  
責臣點金萬一滇有釜池以為臣罪臣不受也至於黔  
之望援滇本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昨年曾  
為援黔之畫矣所擔任只在救安南復普安二事始事  
之承當即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  
止此若滇不自量破八納之後妄自覬倖輕師渡江此  
不遇與大方之敗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

得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算勝矣今日援法又不  
同矣安南普安一帶既於七月交黔自守不知援師之  
出應何途之從仍下安南乎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  
所謂強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安能遙制頃黔按臣傳  
宗龍一聞 朝命即日慷慨叱馭臣發精銳數千護之  
安莊黔按臣見普兵之勁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沙普  
爲自屑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卽滇之援黔  
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霑益者霑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  
爲鹽倉又十餘站爲大方大方於滇遠而黔近黔師出  
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霑益之賊霑賊盡絕

大清記

卷四十九

三六

然後殺鹽倉之賊鹽賊又盡絕然後犁洗水界以及大  
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  
餉亦將倍黔 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  
否卽有餉矣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商餉也  
不獨此也進霑益亦非容易也霑益左毗烏撒右連東  
川爲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選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  
千人連珠爲營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稱是此以月  
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  
頓兵空城以自疲非策之善者故臣於烏撒東川用羈  
縻法於霑益用鳴剿法使機括常活放局面常寬漸次

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修城認保路請州官下  
城 木之輕許蓋意念深矣姑爲緩著與民息肩亦  
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前羈縻一刀斫斷  
恐霑益復動烏撒東川亦一片都動迤東鄰賊去處必  
在戰場此寔不容不躊躇者也雖然黔將有事於大  
方 滇師之進霑益固不容緩也兩年來且行且尼愁  
無餉耳請 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霑益之餉  
下霑姑曰復城如黔師未舉只以少兵劄防以紓  
吾力果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  
賊不能飛渡烏撒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

大清記

卷四十九

三七

煎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爲也儻黔師途踏大方  
賊勢窮蹙必四面奔突霑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爲壑滇  
可恃無恐因得借兵威視賊之所匿挾而取之則漁人  
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安効良以罰之上  
府處黔滇肘腋此倘未除則三省憂未歇也然非合三  
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舉事滇不敢不枕  
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亦可爲也三者之外非滇  
力所及矣求滇於三者之外是木西之賊滇與黔蜀共  
辦之霑益烏撒東川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  
見滇年來小以提聞未 挫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

不然也方天啓二年此兵潰於畢節矣覆於疊水矣又  
壞於長坡矣而今否者以未敢輕用之也屈指兩年中  
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撲可裹首尾可接仍千籌  
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捉襟露肘之狀臣身經之心嘔  
之果能驅諸數千里賊巢所向無前否師不成於外禍  
必中於內援滇者其誰耶即今石嶺元新之間野賊出  
沒發兵接捕山菁深密無處下手兵還賊仍出無有  
期見駐數千之師於新平自痛自療自苦自然有何方  
之可控乎其他句交句瓦所在見告闕穴閱精瑕釁萬  
端未可縷數臣之庸愚自救不贍語云重為任而爵不

三十八

勝迫不勝而罰之亦何所濟乞 皇上鑒臣之愚憐滇  
之苦立刻予以實餉有滇餉又有黔餉計遠近先滇後  
黔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  
臣惟力是視力所不及望 朝端之上熟思而審處也  
新化州新平縣強賊四出劫掠副使胡其慥督諸將兵  
大小一十七戰攻剿七十餘日始於七月初七日分元  
江北兵五百名屯江邊渡口以防奔逸又分各漢土官  
兵散徇於賊營各出要路以絕其糧道而又合漢土兵  
二千有奇與賊營對壘而陣戒無深入為持久坐  
困之計賊勢漸窘其潛奔渡江者暗出劫糧者為我兵

殺擒斬甚衆遂下招安之令無不響應少壯者收為  
部兵老弱者量賑倉粟歸家地方以寧十二月初一黔  
國公沐昌祚卒安效良差目把何與先保邦正縛獻安  
應龍勞其使遣之回至曲靖城外被殺者十四人蓋恭  
議王鎮與守道黃似華積不相能聞應龍既擒各遣人  
就烏撒接取烏撒付似華所差之人以此生嫌遂動殺  
機効良聞而驚疑點兵我亟申飭戰備以待霑益州與  
烏撒後所同城乃滇黔共治之域先年滇之亡城三而  
霑居一焉兩年來在處恢復且以其餘及黔之安南普  
安而緩霑益者以餉不繼也天啓五年以黔師大舉恐

三十九

賊勢奔突滇先受禍不得不獨任其責乃遣副總兵袁  
善率各部兵五千於炎方取齊進霑益鎮守繕城垣立  
哨鋪招集流移仍于松林炎方各建土城鷄世昌期曲  
奈科等俱差夷人投見送米豆者州夷居九漢居一夷  
之為營火者四十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派官直  
拱手而受成事焉其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  
三月十二日水爾烏霑賊數萬到霑益城四山剗滿分  
為三股攻東西北三門東副總同監紀同知吳思溫于  
北門設伏誘賊來攻百銃齊發擊死甚衆賊四山齊下  
衝城又發銃擊退明日力戰追十餘里前後擒斬二百

二十九級十四日早賊兵萬四五千從東山往炎方分  
三枝官兵止二千五百亦分爲三再發城中步兵接應  
次戰共斬一百四級十五日賊從石龍山頂下窺城中  
樓制二十餘里馬步相兼寸寸埋伏雷炎斷絕其夜我  
潛出南門劫營賊屍遍地十八日安效良率兵三萬餘  
圍炎方繞十餘匝我放百子銃打死賊百餘賊又增兵  
數萬十九日早插木牌堆集草束縱火順風來攻我以  
火箭噴筒投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吾必奎大銃  
烏銃龍在田交銃每銃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  
百有奇慶戰已三晝夜我營中各兵懼而思逃必奎在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四十一

田仗劔喝止募死士張文魁等劫營賊擾亂四鼓撤營  
去袁副總亦以是日來救行八十里因乏大雨不能進  
二十日賊哨馬三百餘分二枝來犯聞銃聲不敢近退  
割清水溝在石龍山下雷炎遠中處二十一日袁副總  
發沙源等伴爲疑兵擾之是夜又發步兵於四山絕頂  
各舉火爲號賊驚亂聲不絕二十二日沙源等驪賊  
營止空壘已遷去矣追八十里斬一百十三級雷益城  
下之戰五日夜屢出奇兵殲賊炎方以木爲柵兵不滿  
二千賊環而攻之兩晝三夜不能克又引而向雷終不  
志斬級共三百四十有奇效良敗回至得勒遇安邦

彥領兵到鹽倉阻之不許歸巢四月合兵列營分東西  
二路東營由白水入交水西營由塊補入曲靖效良統  
水鳥兵出木冲犯馬龍直上省城撫臣大集兵分布各  
隘二十五日水西十七營已到達朗離雷益一百四十  
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不攻雷益徑出木冲馬龍袁  
副總聞之引五千人劉松林遠中以便應援左布政謝  
存仁統總鎮莊兵六百及景東象陳驤馬龍調度諸將  
扼水冲要路五月初三日賊鼓行而前號二十萬實八  
九萬共九十八營初十日至馬龍後山去省城十五里  
袁副總於是日統兵六千至城下尹啓易亦於是夜兵

大事記 卷四十九 四十二

三千續到賊分兵四出燒擄諸將截殺共斬九十二級  
十二日賊聚營磨盤山十三日道將會議決戰二副總  
親立馬鷄頭山督陣分派沙源兵中路祿洪兵中左路  
龍在田王顯祖兵中右路又以景東兵伏左路分家下  
撫其左右老營賊恃衆分八路衝至我兵僅萬餘偃旗  
不動俟賊將近銃炮并發賊死戰不退景東陶明卿等  
象陣從左衝出狂跳捲踏賊騎始驚諸軍齊進賊大奔  
勢如山傾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共斬二千餘級頭  
目數十人把總施鶴齡等入落竜僻路截賊糧道并獲  
級以賊賊自敗後將兩山新營撤入大營割高山我兵

挑戰不敢出十五日猶投娉書我每日發哨必有斬獲  
 諸將刻期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冲襲其後十  
 八日早宜撫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拔營走尋甸即  
 統兵往救賊于上流渡河十九日攻城諸將兵僅二千  
 直衝其營賊尚數萬從山馳下圍之沙源即圍中飛馬  
 奔突砍殺無數賊為開西南一缺放出即燒營走馬梧  
 山二十二日乘夜過去其地緊界東川將取道焉守備  
 金為貴結寨甚堅東川亦斫樹塞路不許過仍自雷益  
 夕祈爭渡溺死數百人追兵斬獲又五十餘人是役也  
 賊悉其精銳空巢而至我軍寡懸殊摘各路鋒銳集松  
 林偵賊向往緊與之持故賊初至先成列以待賊不得  
 長驅分兵翦其游騎首挫賊鋒比大戰踰時乃決得景  
 東戰象之力漢以一隅當三省劇寇輒一戰破之十年  
 來未之有也撫臣已陞兵部侍郎尋以新銜留任則天  
 啓六年二月也因奏數年以來次第收拾渠魁已盡殲  
 淪疆已盡復演之事無弗了者乃黔氛震鄰未能即安  
 獨計兵憑城則守可堅炎方以木柵當賊三晝夜此豈  
 穩著議於炎方松林各建石城炎方以都司吾必奎主  
 之松林以都司王聘選王之繼與白水城工次第告竣  
 仍招出雷夷四十八枝於城外設街場使貿易通往來

每月六街來者日益多或至二三千人諸酋各具狀遺  
 所親信赴撫臣投訴慰諭開曉各給免死印票遺之內  
 夷略定大約官兵領袖鼓舞土官善用之皆為盡力境  
 外切近諸夷東川酋祿千鍾暫就縱索烏撒安效良難  
 得要領曾縛獻安應龍因解功之人見殺於曲靖遂復  
 跳梁近兩敗之後輒又使親信尹維鼎來款姑責之獻  
 賊曰不獻賊不成撫不合三省不獨撫效良狐疑不定  
 願先獻滇賊尚未許益弄賊於撫不撫之間使賊徘徊  
 於望撫未成撫之際目前以息滇肩將來以就黔局即  
 前緩著活著之說最為得策而所急惟餉用兵五年幣

天啓記

卷四一九

日三

金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十五萬接  
 黔安普雷兵戍守者經歲費餉四萬七千有奇滇所用  
 者僅三之二前冬圍甚值河南解到六萬暫接部覆撥  
 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萬兩亦未即至撫臣請依數依  
 期解發許之未幾陞南右都掌院謝存仁代巡撫尋叙  
 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永指揮僉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十

朱國禎輯

黔摩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  
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  
人民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瘠夷情猾  
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橫交讒搆亂喜禍  
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其民雜夷漢供應衙門給使  
驛遞皆出于此官其地者率非正塗多貪墨激變朝廷

卷五十

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畛不  
顧婚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卮酒寸鬻驅之即往我利其  
日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  
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爲最水西靄翠火濟之後  
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  
知宋欽歸附以靄翠爲水西宣慰使宋欽貴州宣慰使  
各統所部而靄翠居大方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  
主之環列險隘六年七月靄翠言部落有瓏居者連結  
狡狴負險抗拒官軍乞討除之 上以瓏居反側由靄  
翠所激不許仍勅邊將豫防尋以其恭順位居諸宣慰

上欽死子誠立十五年誠母劉氏名淑真入朝 賜襲

衣米鈔十六年劉復入朝十七年靄翠遣妻奢香率上

酋朝貢加賜甚厚二十一年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

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并水

西兵屯戍雲南六月靄翠及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

鈔幣斌誠之弟一曰其子也九月靄翠以獨通租貢馬

謝恩明年進馬者爲奢香遣其把事人等則翠已死矣

田氏不曰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備羅羅夷畏

之誠馬燁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將盡滅諸羅羅縣之

奢香部羅羅果無主燁欲以激怒諸羅羅爲

諸羅羅乃曰劉氏遂娶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

劉氏對曰羅夷服我馬七年非有罪馬部督無故

然之還宮語 高后且曰朕聞知馬燁忠潔無他賜第

何借借爲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

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

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見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燁督手吾

上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燁督手吾

爲女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家 聖恩當

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

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

陛下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

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

王乃爲二妮子坑耶悔不恨羅羅爲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害矣

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謝身殿道歸賞甚厚命所通有司皆陳兵

世乃開素水鳥撒道以通馬家立龍場九驛馬匹驟

世世也又云永樂初有願晨者守貴州修驛改諸驛



畏之號曰老虎  
王弼州曰馬輝都指揮非都督也都督諱死史必書之  
今則不載而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于婦香助  
之入朝在奉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尚在後宮之見或有之而香入朝則高后已賓天  
二年矣香香之代任與馬輝之在鎮又五年矣香助之  
入朝又三年矣後宮之見與華蓋殿之宴何人也馬輝  
為都指揮而顧成爲督定衛指揮使其時成已著勳進  
都督金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  
名豈輝所可擬又且非顧晟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云  
香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右弼州以大  
明一統志爲據蓋夷酋生死不書而朝賀賞勞一端可  
考其說且詳矣今並因之更有進者高皇最嚴宮  
闈之防西洋進羅解國用金葉表進中官皆不許寧  
嘗有一夷婦遣入宮中相見之理謹身殿居正朝之後  
二

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討平之  
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益邦傳四十八貴州都指揮馬  
六事記 卷五十一

燁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五年都督何  
福討畢節囉囉諸蠻尅之尋奏奢香祭驚請討之不許  
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把事頭目來朝賜銀鈔錦  
綺二十六年正月貢馬方物奢香不知死于何年雷翠  
之弟安勾一曰立子孫遂以安爲姓繁衍鄰近土司弱  
者卽納其族據之因授土職効用自黔而川而滇皆有  
之弘治九年四川馬湖土知府安熬性殘虐姦淫嘗遣  
四千人運木于大汶溪歲暮逃歸疑爲妻父夷人祥慶  
所誘令叔駱率楊黨等百餘人邀于途執而支解之其  
弟祥佐告撫院齎給駱獨任其罪又令人曲證之懼事

露遣黨執駱子孫及其家男婦四十二人糞沙壓死滅  
口駱凍死獄中又欲置祥佐于死聞妖僧百足能爲壓  
鬼術乃生割一人依法呪之不驗嘗遣夷長文昌保誣  
奏一僉事不從怒滅其家土人前後殺害者無慮數百  
塚墓遭掘者八十餘廬舍遭燬者三百四十餘區讐家  
屢奏有司遷延者餘二十年至是巡按張鸞按得實捕  
之招土人抗拒久之無有應者乃就擒駱殊死餘皆從  
坐家屬發戍邊遂改流官知府十五年米魯之亂霑益  
州土官安民實助之久而後定見第十卷蓋安氏恃其強

世驕蹇雖聽調率微厚賞所過劫略諸羅皆獷悍眇官  
六事記 卷五十一

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瑄衫蠻塞耳傳至貴榮  
勾之的派未知世欠何如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  
爐山加貴州叅政猶快快薄之乃奏乞滅龍場諸驛以  
償其功事下督府勸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方謫龍場  
驛丞貽書責之乃止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  
榮所激而督撫檄其兵輒違約守仁再與書乃行貴榮  
死子萬鍾立驕縱聽漢民張統及頭目烏掛等教誘每  
遊獵酣酣輒射人爲戲嘗撻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葱  
等四人因爲所殺無子其三從弟萬鎰宜襲烏掛與統  
等請之萬鎰以兇犯未獲恐後坐累固辭烏掛等遂謀

保其疏族普者冒為萬鍾親弟萬鈞告襲指揮胡遠朱  
蕃祖勳前後承勅受賄匿情報鎮巡等官遂暫委萬鍾  
妻奢播搆事待普者年長繼襲萬鍾悔不得立使人說  
烏掛不聽恨之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合數  
千人將詣省城投牒及烏掛界烏掛覺之亦集兵警殺  
而角藥抹鬼阿內三人先為亂兵所斃惟抹惹逃免烏  
掛因誣萬鎰殺萬鍾而萬鎰亦誣萬鍾為烏掛所殺凡  
數十疏皆下鎮巡等官按之至是巡按胡瓊等上狀言  
萬鎰應襲但與烏掛互許令輸贖免罪統以漢人結交  
夷人宜永戍邊蕃勳奢爵宜逮問角藥等梟首示眾抹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五

忽令萬鎰捕之因劾左布政趙文奎納賂為普者遊說  
都指揮許詔亦納烏掛等賂皆宜顯罰報允萬鎰遂收  
樓為妻管宜慰事頗得夷漢心乙丑九月凱口苗阿向  
等作亂都御史陳克宅總兵楊仁討平之盡逐殘苗以  
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群苗不便餘黨王聰楊免  
等復奪而據之官兵輒敗參將宗祐以孤軍被圍請援  
不至遂執以去求還土田復官印乃釋還事聞仁革職  
克宅陞去奪官聰等得志愈肆猖獗佯言乞兵隣近諸  
土司進攻鐵官等營都御史汪珊遣使撫諭再三終不  
降乃調萬鎰兵至以指揮李木佐之都指揮朱文協謀

集漢土官兵三萬有奇皆逼圍下萬鎰親率花鎗手與  
賊相距賊敗走渡河萬鎰兵尾其後未文等三面並進  
因樹招降旗賊黨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賊據險下矢石  
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免等聰冒雨潰圍出為萬鎰  
部兵所執已而賊首王枯等復入據圍隨執之前後首  
虜二百六十三級降苗洞一百五十餘寨夷民男婦二  
萬餘口都勻府平州長官楊進雄貪殘克惡土民苦之  
進雄初無子以兄繼祿子珂為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  
珂怨望進雄欲殺之不果乃盡奪財產并其父子逐之  
珂用事又得土民心一旦見逐遂與群苗為亂據唐宿

大事記

卷五十一

六

國再攻大田等處進雄珂各上疏許奏詔下撫按勘處  
都御史趙鉞以進雄不法失眾逮下獄檄獨山土酋蒙  
繼武禁諭珂令歸命而許司民更土為流以安之治安  
計不便乃陰許繼武以司轄六洞地借兵自護繼武不  
聽發兵攻珂斬首二百復平州珂走廣西泗城繼武遂  
耕墾六洞地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久之繼武  
兵疲轉餉亦不給走還獨山珂復據平州然創殘之後  
不復能軍矣及是都御史吳維嶽遣都勻府推官胡較  
招之許以不死其父繼祿及苗長四人皆來降珂不得  
已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維嶽請改土官為流以絕後

惠從之諸苗皆視萬鎰為上下然兵不輕動即撫按調  
發時有可否求多者以抗違參奏衆相與共明之終不  
能害也未幾鎰老歸政于國亨亨鍾之孫也鍾死子仁  
尚幼未幾亦死鎰老居臥這二子智信爲阿隗織金頭  
目亨既得立與信交惡誘而殺之智懼合姊偕永寧土  
官奢效忠攻亨殺略互相當於是鎰妻疏窮訟于督撫  
言國亨謀反前巡撫趙錦檄畢節兵備楊應東治未決  
錦去代者王諍有言應東受國亨賄陰持兩端諍遂疏  
請罷應東聽勘而發兵誅國亨 詔從之智喜畫進勦  
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內應時總兵安大朝已調四川  
奏留之大集漢土兵萬餘人將以進至陸廣河智兵糧  
無一助者諍聞之頗悔仍令人撫諭國亨密止大朝毋  
輕進兵會大朝已渡河至水西國亨使其守隘目把阿  
弟得費等詐以三千人內應衆喜旣往迎之一老卒力  
言賊狡謀不可信不聽既接衝散敗死者過半是役也  
大朝了榮在行率所部苗兵鹵掠師無紀律故輕進而  
收諍上疏自劾御史蔡廷臣請治火事諸臣之罪給事  
中溫純亦以爲言諍回籍聽勘大朝革職戴罪殺賊時  
智母子居省城依督撫爲重國亨屢擯不出王方代  
尚文襄在銓以太僕少卿阮文中往謂夷族自相殘殺

非敢犯朝廷也縱抗命不赴只是違拗何爲叛逆乃遂  
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未  
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也此行止究讐殺與夫抗提  
之罪彼必自出聽理一出理則無叛逆之情自見只以  
本罪罪之當無不服阮唯唯既至狃於浮議不敢突變  
前說亨疑畏益甚託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  
智兵夾掩殺益復擁兵自衛高乃題遣給事中賈  
近往勘蓋勘則欽犯人不致害且有開釋之機也亨  
喜曰吾生矣挺身出先是阮諭以五事一獻撥置人  
一照夷俗賠償安信等人命一分地居疏館母子一削  
奪宜慰職其子權替一重罰以補中國軍興之費悉聽  
命將夷犯王實吳瓊阿弟等獻軍門願認六犯名下賠  
償罰銀六千兩其敵殺官兵雖不與知認罰銀三萬五  
千安智歸阿隗織金二處智退閑從母以子國貞代疏  
窮歸臥這亨自願革管事子安民權理而疏窮安智猶  
堅執不從揚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  
已阮諭以朝命已定違者治罪乃伏葢科臣未至而事  
已平矣委二守備一住大方一住臥這邊二家隙端而  
私圖自如復以地訶交訟督府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  
十四莊與智仍各輸討仍許亨立功贖罪時諸盜倚險

公行亨一一擒送威清平壩開道路無阻酋長者普犯  
十二營鹵土婦瓏氏亨即逮捕以獻悉修舉廢驛<sub>在厨</sub>  
傳益令部下開墾察下貧者賦牛具種子流夷自還者  
千五百餘落事聞復冠帶行宣慰事如初兩守備皆罷  
歸是歲萬曆庚辰也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鎮  
巡劫奏請逮 詔免之姑罰木以贖獻木四十株賜飛  
魚衣一表裏二運至涪州為豪何貴所略撫臣奏飾詞  
誕上奪賞賜亨辨貴奉撫臣指奪于先阻絕于後廷臣  
惡之請下亨御史逮問不從兩淮使者言亨所言不實  
至冒稱宣慰使不敬亨憤復稱兵攻翁坡西堡久之論

事已

卷五十一

九

解乙未亨死子民先死孫彊臣立彊臣弟堯臣初贅於  
鎮雄土知府瓏清妻者氏<sub>即希氏</sub>因立為後改名曰瓏澄  
上于所司督臣李化龍判云瓏澄之為堯臣父矣何故  
突為兩司委管佯若不知幾于掩耳盜鈴按臣崔景榮  
云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非事體此實據也而  
安楊據地世傳世婚嘉靖時播州宣慰楊相欲立其  
寵子被逐走依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不與多開供  
費銀求以地贖播人難之或為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  
為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sub>如</sub>  
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無存安氏計窮而地終

不肯歸後告督撫勸明亦終不歸楊自以兵取之由是  
益構隙相仇殺朝廷決計討應龍黔撫郭子章念<sub>急</sub>  
安楊必合合則決不可破以先離安氏為上策移蜀撤  
堯臣兵合彊臣同進召至省城與盟厚待之許以歸所  
侵地安氏始盡力應龍厚餽堯臣立斬使餽儀歸于官  
郭獎賞甚厚李總督給大紅段旗書忠清二字褒之始  
有大水田之捷并燒桃溪衙之捷遂挫賊鋒方進戰奏  
聞 旨下有安彊臣堯臣若絕楊氏朝廷不惜土地之  
語事平叙功堯臣繼襲鎮雄而地終不與蜀聞齟齬  
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擒叛便擒叛責索印便

事已

卷五十一

得印猶遲疑黔撫屢爭之未決比王總督象乾至乃勘  
明與之王因此以棄地被彈撫蜀者喬璧星復奪其地  
夷爨始開會匿印事起<sub>在永寧</sub>則堯臣實為之蜀撫責  
問將用兵安氏素歸命黔撫詭陳狀云鎮雄與水西原  
一家後安氏絕鎮雄瓏富來繼遂名安瓏富<sub>蜀按臣錢</sub>  
<sub>安瓏富</sub>鎮雄絕堯臣自水西回繼遂名瓏澄堯臣原瓏  
富之後非冒姓瓏也堯臣初入鎮雄各府土官土民保  
結奉蜀省院司道批允原非私相授等云黔撫郭子章  
方候代未行念邦政條例有武官無子侄及僭皆<sub>一</sub>代  
且大兵後未宜輕動姑緩之又時時謂人曰黔省貧瘠

倉無升儲家無寸鐵從來以信義當莖粟以文告代于  
 戈故土司親而信之願歸黔不歸蜀者印事展轉一  
 川黔議論又各有所主堯臣乃申請四事方肯獻印一  
 主毋無罪二茂輩不死三閩土不流四給還妻子許之  
 印始出盡撤兵回巢則三十五年六月事也然相傳印  
 假蜀撫怒甚嚴索且追餘黨堯臣謂非初約怨望際近  
 土舍廖之全等競上鎮雄過惡及前篡奪事諸將又以  
 清地界為名數以兵侵之茵不勝憤拒殺惠益紛紜蜀  
 奏反謀已著有兵八萬可用乞勦捕以絕禍本又以黔  
 謀異同糾畢節道參議顧起淹懷奸黨逆黔撫不平具

關俱下兵部閣臣朱賡疏駁夷以簡佚為主今邊餉匱  
 乏水旱頻仍印欲用兵川貴之餉抑取之太倉太僕或  
 別省協濟當此極窮極饑救死不贍之民剝其肉今無  
 肉可剝惟其饑今無髓可推不知兵可不募而來乎能  
 不食而戰乎武臣好事喜功如侯國弼張神武輩利在  
 擄掠其才勇未必可用也印一二兵道不過儒臣臨敵  
 非所長誰能擔此任也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  
 尚可原印已獻而崇明已管事兵已撤路已通印崇明  
 怨恨未消仇殺不免皆可勿問部覆得 旨土司、當  
 征勦但印既獻出奢世績姑釋放閩宗傳且饒擒治許

自新鎮雄訪求瓏氏子孫  
 瓏本土酋芒部之後與烏蒙  
 等部自能擒賊其心同望瓏勝得一職以存瓏氏之後  
 嘉靖初四川巡撫唐鳳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解  
 順夷情則不假兵力調源永塞川黔建接就金陳謙亦  
 以為言兵部尚書胡世寧等復言華流官而復瓏氏一  
 節事體重大禮難辭議查芒部自成化弘治以來數自  
 警殺時功勳累節界上固非以設流官也今瓏氏以爭  
 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待已棄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  
 各統其眾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流洗過瓏不能附儲故芒  
 部使劉今請瓏氏子孫相承我二十餘年今勝復其職夫  
 一日立使阿濟得弄諸服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  
 不服各專一統姓者求立則昔日戰爭之禍今復始耳  
 臣以為立使後復土官不便議者謂烏蒙諸土官咸內  
 不平不土人終憚流官約束宜請勦瓏氏子孫論川貴諸  
 土官仍舊世襲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芒部舊印  
 及鎮雄新印諭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

歲不為亂者聽從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屬立土  
 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聽若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  
 其地有功得除安撫以上不者顯戮其職勝令布政司  
 賜能教育以俟別用程流洗等以示不復立府則彼必心  
 服地方自定從之勝後得 承襲安堯臣着歸本司聽選  
 授職銜不許冒襲瓏職安疆臣用心約束于是黔撫遣  
 人促堯臣歸水西閩宗傳亦出理十一月堯臣以鎮雄  
 印付者氏自至貴陽懇歷來戰功及繼瓏氏奉文本未  
 求敘眾議獻印可釋匿印之誣撤兵足解助兵之謗請  
 遵原旨授土知府銜以酬前功者氏方別時眷戀不肯  
 捨又言夫亡子故鳴之上司取堯臣為繼已十餘 部  
 落安輯所帶千房生聚蕃育一旦逼令回家老婦無存

諸夷恐有它勢并以聞科叅堯臣之謀占鎮雄始終以爲當兵者蜀也始終以爲不當兵者黔也群議亦一有然有不然謂當兵者惡奸雄之僭竊謂不當兵者慮時勢之艱難譬之投劑然蜀治其本黔治其標甚至謂蜀用兵而終撤竟收其效黔令堯臣歸推赤心以待反開用兵之端又謂疏稱者氏稟詞不能理論勢禁顧設疑啟堯臣幾辛之心是堯臣非真退也以退爲進我非真勒歸也以歸爲與衆皆和之蜀撫復奏堯臣產于黔而肆惡于蜀黔以無兵無糧會勦爲難若能勒之西歸永不冉入鎮雄臣亦何難收兵堯臣竟赴黔撫之召居省城諭堯臣念手足情撥地安插其妻祿氏鎮雄人夷俗婦人不越府獨得留當立瓏氏子孫黔撫奏其族甚多必須審明宗派方可申報不料小夷阿章子阿固原非祿氏親枝又非衆目公舉通同奸惡妄意面襲以致瓏氏不忿屯扎界上力拒近奉 新旨以立瓏之權歸四川臣等不當干冒但本府糧馬專輸貴州是四川固不可視爲度外之夷貴州亦豈忍視爲鄉鄰之鬪其利害切于黔而遠于蜀知府得人則黔衝可保無虞額糧可保無通不則黔任其害匪且夕所能瘳乞早決斷

地方部覆瓏氏自瓏飛沙以來世有鎮雄之地阿章

枝係瓏氏正派當立蓋自土知府瓏勝既絕親弟瓏祿墨二人泰先有子阿章入贅嫂奢氏而生瓏清所贊之子爲長枝先出之子爲次枝夷風固然則阿章之與故絕瓏清異母同父三司詳議足爲斷案宜更名瓏自得爲鎮雄土知府承繼瓏後阿固即阿章之子也初議何以舍章而立其子今舍固而立其父立阿章則服立阿固則不服豈非結勒未明人人生心以致異同如此乎時安疆臣已死無子堯臣代爲宣慰從此不復戀鎮雄千房皆撤歸祿氏爲祿墨之孫所得府中兵馬之半堯臣時時往來皆摘之而去蓋徑以瓏爲外府也

是年五月貴州兵勦路苗山苗大破之斬四千級三十八年七月貴州巡撫胡桂芳巡按張爾基題馭苗綏邊事紅苗爲害黔東尤甚先銅仁里民赴京具奏四川邑梅長官司甲部皆極言苗賊稔惡荼毒舊撫特陳慎銅議以杜窺竊頃者馬孔英輕舉失利已經褫革今當速爲處置部條六議以上曰兵力宜增曰同事宜協曰信地宜嚴曰隣資宜借曰公費宜增曰應援宜速增兵力者貴州總兵標下不滿三百平頭思石二守備兵各不滿百至爲寡弱標兵宜增二千守備各增五百將鎮筵四川遵義各抽五百餘令設處召募足數通行三

省互相策應四十一年黔撫以敘瀘二府并鎮雄一  
司烏撒東川芒部烏蒙等四土府錢糧通欠乞改  
蜀撫吳用先謂紛更必至致釁六府不隸黔而隸蜀蓋  
有深意黔之輿圖疆半屬之安氏若四土府隸黔彼焉  
啟疆何所不至昔年已見端矣舉而入黔則四府一司  
之士官多安氏私人適中其計而投虎口以肉也又并  
敘瀘兼督十羊九牧益非事體至錢糧逋欠實有由然  
任鎮雄烏撒等府半爲安氏魚肉敘瀘則蜀之有司督  
之自有三尺其又何慮于是其議得止而安氏爲黔附  
離贅疽必潰之勢亦可槩見時黔兵雖小益其勢卒不

能自振楚蜀亦遠不及事思南民焦月聯復來告苗劫  
擄之狀撫臣遂生口語又爲貴陽太守錢策所抗病卒  
于官張佃代佃去張鶴鳴代未至巡按毛堪還自雲南  
奏貴州山川險遠甚于蜀道且苗仲作孽魚肉官商有  
日異而月不同者臣之往也清平縣城外白晝遇各夷  
搶劫商人盡棄其貨血肉淋漓者十餘人擁輿泣訴各  
苗且揚揚嘯聚山頂自恃莫可誰何其他經過郡邑皆  
然在滇兩年滇士民之受禍者不可枚舉鎮遠徐經歷  
之遭劫殞命元謀徐知縣之受劫去官慘毒極矣  
歸也關堡村屯較前似爲嚴緊而偶值撫按兩臣一時

並缺各夷益無所憚下役人人自危日行僅五六  
最可駭者當午抵威清衛城門晝掩俄而報兩百人  
殺楊指揮被擒臣亦停車爲之終夜不寢嗟嗟鬼方之  
民獨何辜人命至重動至數十命數百命甚且幾村落  
地方有司多匿不以報諮詢父老有謂川湖之協濟宜  
議者又謂水西之縱寇宜懲者水西兼併強盛縱賊劫  
畧收其奇贏時出緒餘餌不肖有司遂以過路官商委  
之談虎深山白晝食人而已若無與焉安可養成大患  
不爲早計哉部覆黔之苗夷號爲鬼方種類日煩播惡  
日廣至于今日而慘益甚矣此非水西之故縱陰爲奸  
利當不至此水西之力制此諸苗易同反掌乃坐視其  
亂而莫之遏此其罪豈在諸苗下故爲水西計非誅鋤  
盜賊以清地方卽百口何以自解責令速擒倡亂首惡  
獻而正法以警將來蓋黔無民惟有各衛軍屯寨苗仲  
俱依善占險各另有寨卽黔民也盡屬土官提調管轄  
絕與有司無干有司多與賊貓鼠同眠何能防其出沒  
從來前仲無一人肯出見官府者錢糧拖欠亦付之無  
可奈何間有客民投入盡川湖廣亡命之徒爲之主謀  
有甚于賊黔中既貧所仰蜀餉楚餉又多逋負兵  
不能制苗仲死命一味以撫支吾朝賞而夕殺人爲常

官其地者日延一日陞轉事故去即為幸誰能收拾無之害黔久矣然黔川湖皆與苗相錯馴暴緩急不自清平而上接滇界種類如狎狴青苗白苗木龍蔡家子之類甚多俱不為盜往來剽掠為偏鎮肘腋之患者黑苗即苗十分之一楊應龍餘孽攻奪各山苗司土官而據其地故名各山苗實黑苗也也出入無時為辰沅門庭之患者鎮筸苗也在黑苗則貴患急而湖緩在鎮筸苗則湖患急而貴緩川不與焉盤據聯絡穿三省藩籬者紅苗也屬湖廣者十七屬四川者十二屬貴州者十一為患于思銅辰沅酉陽等處二百餘年江苗在黔楚間兩無所屬為患于鎮遠施秉清浪偏橋興隆石阡等處二十餘年仲苗係廣西流來猺獞種生苗獨多據黔腹心殆遍無一非賊劫殺皆以報仇為名黔自平播之後用兵紳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上山波羅清水等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忙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四十二年五月撫臣胡桂芳殺後至四十三年二月殺指揮楊可久百戶劉應武把總徐伯勝尤致雲王瑞等綁縛貴定縣典史沈懋教百戶陳明餘焚燒慘毒不可勝計高家堡去會城僅四十里城脊峻而人精悍男婦可九百、近地諸堡倚以為重賦深惡之當晚陽時火攻三焚而

統之其人盡為為鹽脯其屋盡化為烟塵四月鶴鳴長任見地方殘破決計大勦勦後行撫撫而再動者不行雕勦請于 朝得馬價銀六萬兩以其間平三山賊斬賊首之殺楊指揮曰阿回者其餘賊獲甚眾紅苗虜平茶司土官之母掘石耶司故土官之屍二司隸蜀而遠貴州兼制而近移文求給火藥火器請官兵協力夾勦給與之且激賞土司先進酉陽司為盟主會兵一萬餘刻期並發一由脫生一由兒放一由平南一由九江石耶司兵一由播州邑梅平茶二司兵一由水道共六路于八月初八日進勦移會總鎮鄧鍾徽行銅仁哨官兵併力咨川湖二撫勒兵境上防奔逸初八至十六日酉陽石耶兵攻剋地演平地等七寨破苗王石老耳石七斤等巢擒斬數多賊勢幾平乃石七斤等窺探各路軍兵遠札糾集湖苗馬步數千獨衝崖門一路兵寡難敵西石之兵大潰各司因而盡奔苗即尾攻劫番播中寨二處燒掠房倉甚眾安堯臣亦縱賊出掠各土司效尤皆責堯臣擒解或應或否應者執遠夷充數受賞而去一切大猾盡皆藏匿毆魚毆獸安氏愈彊而狡謀愈不可測堯臣尋死子位尚幼妻安社輝攝事賊首班多電糾眾千餘焚殺茨堡等處進圍平壩甚急六衛為之震



動平壩衛掌印指揮黃運清于八月十三日半夜深入賊巢擒獲勝龍正法餘黨復嘯聚為亂威清叅政有松年操捕都司李上林并黃運清各率所部閏八月十三日出師至後寨遇賊十四日齊進攻克圍坡阿苗二寨十七日運清自督部下攻破牛丫凌六二寨凡連破十餘寨斬百餘級生擒三十人九月間復出征漢土官兵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名內除安兵蒙兵張鶴冲土官共七千三百五十名自裹行糧外一萬二百四十九員名共日支京餉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二分七釐蒙昌蒙丘有大賊巢十月分四枝進勦總兵陳寅自壩陽由羅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一九

勇進李上林由改窰進旗鼓官劉范和督安兵由擺張進黃運清等山定番進千戶李瓊督蒙兵由翁貢進甕安知縣袁大化督五司等兵由鼠場關進二十五日齊到蒙昌劄營分攻着圍丘花鴨孔擺革等十數寨斬一百三十六級又宗角生烈翁忙者貢一帶大賊巢陳副總督蒙兵由天台進李都司黃運清等兵及五司兵由焦山進攻宗角生烈十一日進攻翁忙者貢陳副總兵黃運清等兵札火雷安蒙兵札陽城圍下李都司五司兵札者貢分攻圍箐婆把大山谷精谷隆 馬打復羊谷銅箐等數十寨禽斬一百六十六級又於是月二十

五日起至十一月初六日共擒斬一百八十三級通查翁忙者貢在賊地為心腹今已列營其中定廣壩陽之間一帶賊巢多所損傷獨大箐圍及勁險寨尚未盡下蘆山木瓜大華麻嚮四司尚多賊眾程番等十二司尚未滌盪為力尤難撫臣又因賊北走洪邊復委思仁道按察使黃文炳監軍分兵進勦南北夾攻克巖孔穿等洞後山深飛熊飛塵墨祿滾等塘長冲杉木土那賽老虎爛潭雞董紀雞脚等圍擒大賊首八十五人威清二十九層巖賊首蒲三等三千餘人在大山保箐搭蓋茅寨千餘間攻城長梯百十架打殘堡寨四十餘處夜入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二一

箐藏日出劫擄分守安平叅政謝存仁僉事楊松年都司李上林等兵十二月初十直薄大山箐口燒寨入箐盡燬其房斬百五十級而自六月後所在報功又數百十級蓋分兵出不意累有斬獲餘賊皆堅壘自固特出攻剿急則走險我亦卒未能乘而更有旁撓卒未能展者黔本兼制湖北川東東則重慶二府烏撒鎮雄東川烏蒙四土府西陽平邑等土司湖北則辰常靖三府州麻陽鎮重九永各守備辰常沅州九溪永寧施州六衛并改轄平谿清浪偏橋鎮遠四衛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撫司篁子坪五寨長官司湖

南所轄長沙一府湖北川東兵備守巡府縣官員及新設平越府黃平州湄潭龍泉慶安餘慶四縣遵義新府衛所川東在上勢本易及蜀亦以遠恃黔彈壓每事不甚介意湖北在下地廣而雜文武皆以楚兩院爲重視黔如贅龐然黔撫氣高事皆專決凡號令湖北參備無一應又未寧保靖二土司抗違縱苗楚當責問亦若不聞甚忿之奏請大征

四十四年楚按臣彭宗孟頗駁其說且言大征宜審輕舉非宜湖北按察使蔡復一有才情考卓與初見業已相失後文移提解及參將存設每每抵牾黔撫發憤參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其推阻馮陵去之楚撫臣梁以孟與按臣顯駁且加抑掄互詆疏三四上而湖北諸屬吏益偃蹇不用命餉竭兵不能出小有斬賊不足報功先與按臣毛一鷺不協凡事拘執頗亦束手苗亦惕息不敢大出爲患姑與相持者歲餘

四十五年新按臣楊鶴核功以多殺爲戒疏臣奉命入黔急勘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聚我寡東征西竄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

不得不用土兵土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捉衿見肘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總在無餉有餉則權在我伸縮自如無餉則權在賊兵散勦固不能撫而愈恣乞發二萬金爲固守之需二萬金爲善後之用然此特就省上下狎賊言之耳其他無日不報劫掠客山兩江之苗見圍施秉處處告急雖不能一舉振槁亦欲以時銷萌至于紅苗結連三省尤未敢輕動由此言之雖發帑金四萬百孔千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瘡不知從何補濟况能爲無米炊乎撫臣亦言川湖二省額納貴州歷年協濟糧銀共拖欠二十萬八千兩米一十九萬四千二百石乞卽追補部議四川借動三萬兩湖廣五萬兩速解接濟已得 旨矣湖廣撫按以參蔡復一故具疏支五萬復言所欠之數必應解黔所奉之旨必難反汗無俟再贅惟起解錢糧必由撫臣藩司例不肯專蜀撫新補饒景暉尚未至湖撫新故未推黔兵二萬七千逼在賊巢乞徑自藩司解發楚按臣又以爲嫌然勢固不得不與也蜀餉先至又得滇餉一萬五千軍氣稍揚貴陽省城四面與定番廣順威清平壩陽洪

邊十二馬頭狎賊猖獗根本之地幾于動搖都勻麻哈平定高塞等賊去省東五百餘里截餉殺官道路阻塞賊首無慮百十人皆積惡元亮又叛負固我未能察彼之情形而彼一一知我之虛實撲于此則聚于彼搜于東則匿于西始如黠鼠故作死形漸如瘦狗到處狂噬用力既難久持非計初議進勦止于定番廣順賊勢散漫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而定廣邊掃其難洪邊之役始而勦終而撫業已底定廣順之賊最先用兵亦漸安插獨定番強寇俱聚撈平壘方求撫即又殺人難以解散撫臣經畧洪邊仍親出定番相機調度一鼓下之先後斬六千餘級撫歸農者萬餘人賊狡甚常視勦為虛聲以撫為定局欲盡勦則十年二十年終于不盡不得不參用撫欲撫可呼吸散然轉盼間仍復作賊故又不得不仍主于勦此地此苗與此兵要之相為終始者幸賊貪而相妬狠而相夷漸次芟除首惡如蒲三王三等俱已擒獲狠恨擾安南安籠二所安南近在腹中普安州土官隆文治所轄猶可節制安籠去安南又深八程狠恨相鄰在不黔不粵之間屢以田土占殺本所土官岑洪父子相繼被害方在酌議撫勦而兩江惡苗界在黔川楚之交去省正北七百餘里為

施秉縣鎮遠偏橋清浪平溪四衛之地施秉屬黔四衛綏其尾本屬楚後以皮林之勦改屬黔苗叛二十餘年久當會勦而道將又皆楚屬議論參差未果近攻施秉發兵五百餘名防守卒不能却日來告急各處堡無不屠殺而糧餉不給兵難復進再上疏請三省合兵大勦先遣都司馬如錦兵七百往救屢戰互有殺傷楚按臣宗孟奏惡苗因馬都司督兵進縣以為勦處大肆猖獗圍城殺傷官兵已募一千往援互相策應至于大勦未經會議未奉 俞旨嘗試召彙致悞疆場必有任其責者楚不受也然黔撫徵發已至新推楚撫徐兆魁未大事記 卷五十一 二一四

得 旨宗孟復言征討大事即撫臣至治辦簡閱非數月不集今突然隔省調發無論 明旨有違抑且事勢無及邊計安危關係不小在黔視楚可悞楚可自悞委民于塗炭乎再添募兵一千既無背會議之明 旨又可壯鄰國之聲援力固止此別必不敢附和也黔既牽于江苗大軍征神苗者不可分烏蒙亦時有殺掠因疏言烏撒隸蜀遠宜改隸黔并帶及開鉛廠充餉一事而卑節烏撒軍民即乘機入奏專請開廠蓋撫按意在控制不在于鉛此輩意在鉛取利為久計且欲通賊聚而為難竟得駁止

四十六年施秉圍尚未解反攻破總場章利巴團巴團居兩江要隘爲施秉四衛咽喉亟發兵七百餘名調募兵共一千餘名防守苗又聚千餘埋伏截劫日甚各兵無糧難以輕往石柱司安宜慰土兵并威清募兵盡散歸農不得已又委原任副總兵陳寅督奇兵營犯總官兵并未散募兵共一千六百八十八名移駐鎮遠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名寅到後兩江苗在四山相持賊見施秉鎮遠兵多又出清浪劫殺楚兵環列以內院未調爲辭無片甲來助黔撫疏楚按臣謂新撫臣未下會議未行待其至而議定具聞圖之非晚苗圍施秉如在水火

六事記

卷五

三

日與黔爲難臣但據理據法應之所茹無名之苦多矣安敢瑣瑣盡瀆于 皇上之前宗孟又云黔方委楚于苗吻 皇上又置楚于度外乃此方劫數所值臣未動楚一米一錢未用楚一民一卒何遽至此豈不可笑甚耶而苗間遣頭目求撫撫臣本意招降三年來不啻諄諄數十次知府周世匡亦親撫數次陽聽陰出劫殺蓋兩江生苗無所管轄從來克逆如此又江有大小之分既兵集遣人撫之大江已聽撫不動小江苗不過二千報有七千行馬如錦查明言小江苗龍塘等寨約千餘人大江涼傘等處陰來助戰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下九

六事記

卷五

三

屢遣兵防守楚何能知待其議定索府縣四衛于枯魚之肆矣平日鎮遠安危緩急楚視之若秦越人肥瘠黔萬不得已權其急圖之乃攘袂而起以爲挑釁黔之黎庶何不卡而隣于楚乎臣方剖明宗孟又謂于 明旨有違以疆場兒戲夫有事用兵悉聽策應奉 旨久矣宗孟何嫉妬也且勦一兩江何至于糜不貲之金錢戕兩省之民命乎又何誇張也宗孟自謂去楚黔中或釋其仇楚之心此言待臣良薄自待亦殊欠厚臣叅蔡復一爲朝廷憲典邊圉重情宗孟護庇不已鬱爲忿恨忿恨不已結爲寇仇屬官望風迎諛瑣碎不可多狀之事

橫坡平甲苗七八百人小江克逆大江同類助逆從來爲患彼皆生苗無足惟者下九股苗即孫洞司所轄與橫坡苗皆鎮衛屬苗亦甘與兩江表裏而九股尤多九股上至都勻下至施秉近都勻者名上九股近施秉者名下九股不知幾萬人多耕種不出行劫楊應龍當日多募此中人作殺手惟傍兩江者間出應之所以急急當撫因橫坡係兩江下流要路恐苗迤入雖夷心不可測撫亦未必定然不得不先事而計于是黔撫奏九股楚苗與橫坡楚苗俱出助逆兩江生苗不過彈丸之地

勦之不難無奈梗者衆且不肯盡力陳彘壞十事楚按  
 臣疏辨謂挑難日深不可解者亦十事兵部兩解勸和  
 衷為地方計御史徐卿伯泰臣以黔人言黔事其情形  
 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而又有倡為苗可撫而不可  
 勦之說者臣請悉之計苗之倡亂至於今當其初起必  
 擒必誅豈遽不可嚮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  
 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  
 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不  
 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  
 鳴盡翻前局始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  
 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寬者歸咎于  
 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橫道臣  
 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  
 刑也是亦輜重阿堵為之囚而豈馬戶店戶發之蹤乎  
 又如昔之槩舞嬰兒刀刺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  
 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  
 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為崇乎其可詫  
 者尤在青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  
 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繞百家  
 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

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  
 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彼李  
 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  
 闢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  
 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  
 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  
 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  
 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  
 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  
 何為異時黔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為賊眼中之丁  
 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  
 又安能保臺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 先以黔功普加  
 內外諸臣官賞甚厚然紅苗終不可制黔撫委之無可  
 奈何凡三年境內苗伏不敢動因奏狎賊蕩平報捷錢  
 糧銷算當明解到十萬五千兩之數所存僅三千有奇  
 今定廣洪邊雖平兩地周圍二千餘里一隅稍安而善  
 後尤須多費見今又有下衛刀吟高塞平定天成叛逆  
 兩江惡苗又來攻圍施秉上衛安籠不時告微毛口六  
 堡不時劫擄尤須次第舉動非可草草結局以貽日後  
 之憂所募官兵或住定廣控禦且圖修築或調發入營

時出哨與賊相持見在用命勢難盡撤所需糧餉全望各省奉 旨未解餉銀不啻燃眉之急各省餉目下解到收功甚易如其不繼則前功盡棄臣甘債事之罪其亦無益于國事明矣又言紅苗事譚之舌敝頽禿不但竟成築舍抑且屢致反唇當三緘不敢復言矣然事係疆場黠當剝膚又不容已于言者自本年三省惡苗入犯凡四十八旗行查各苗何省何寨由某路出劫由某路回巢何土司管束如地演地隆等苗凡四十四寨係四川酉陽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所轄沙苗頭龍等苗凡九十八寨係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及鎮溪所土千戶段惟漢等所轄地甯頭尤等苗凡二十三寨係貴州之苗其出入之地之時與殺擄之數皆有可據慘害黔獨當之積困之黔久為隣整今當大壞極敝之秋欲為改絃易轍之計必仰藉 天威嚴勅川湖二省撫按藩臬諸臣各照所屬要隘委官設兵嚴加防守凡遇苗出劫即查何省所轄如湖廣即責湖北道嚴行永順保靖二宣慰及防守員役切責勒限擒緝追賠在四川者如之在貴州則當自治即或用撫三省各照寨分委官撫處務期斂跡均得寧謐毋縱彼順此逆以釀禍端大事須畫一謀貴萬全不幸與蛇虺為鄰如用防也

各照隘路設兵守禦不許藉口分疆推諉亦不許苟希本省無事遺害別省用勦也各照苗寨多寡計出兵餉分之各界一齊進攻如率然之勢庶苗害可寧而黔不至獨受禍矣蓋隱然有設總督之意落落難合不可行也七月再出兵洪廣平定以上悉已芟削勺哈以下亦既大加焚除清平長田及新添龍里附逆諸巢求撫再得十日糧可破奈糧竭不可盡取不得不聽其撫既撫復乘我退戍心漸啟劫掠復行往往突出為害而鶴鳴亦以久勞報陞兵部侍郎矣此時尚未移鎮夷人憚其威名猶有顧忌不敢盡肆再奏黔地環處九夷從來慣習劫殺雖醜類故態然不有漢奸挑激勢豪窩縱其禍亦不至慘如今日者蓋勢豪奸民營築私莊招集膽勇仲賊盤據于中陽為耕作分其花粒陰縱剽掠受其賦私及官兵隨跡追逐至彼莊外莊主挺身庇護比獲贓告理莊主恃勢倚財百計賈緣有司曲徇體面真賊盡皆漏網平日又請旗號于叅遊索禁約于操捕甚有違法之尤自置黃榜大書良民二字插于莊外官兵至彼畏禍禁足不敢入寨一切憤賊盡匿于中大征有日賊携家財妻女顯入嚴城中投莊主之家兵息任其漁奪效尤成風黔民蕩析黔地蕭條而于此輩終莫敢誰何

亦嘗核實破碎私莊數處賊或獲或逃莊主反赴京捏  
奏當事者仍以原奏送黔正法此又撫臣任怨取憎之  
一端也八月峒兵徵至偏橋欽糧大噪 詔軍士鼓譟  
苗衆劫擄大爲地方之害張鶴鳴着用心撫處毋得推  
辭楚蜀餉銀作速解發不許稽遲誤事時按差朝命難  
得貴州如之秋試入主監臨并觀察疏黜直臣高桂人  
不謂然十二月李樓撫貴州其年大旱米貴死亡幾半  
火延燒七八千家請賑不報

四十七年水蘭之爭起黔之水苗蜀之蘭苗分壤相接  
水強而蘭弱輒欲吞蘭廣其地蓋自安國亨謀烏迷安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疆臣覬播州安堯臣據鎮雄欲東西襲封已更數輩此  
二十年前後兩省撫按司道勘處載之奏牘文案班班  
可考而蜀苗實未嘗一日窺黔此其大較也會奢世統  
世績捕難堯臣擁阿利爭襲以收漁人之利又取瓏氏  
爲妾卽今奢社輝見機有可乘故恃其兵力名爲功奢  
而實欲自取賴蜀黔撫按請勘擇襲奢崇明奉有 明  
旨可阻越志而崇明子奢寅善用鐵鞭魚肉百姓殺戮  
誅祖父孫一十八人毆傷署永亦屢專貴陽府推官張  
崇慶將趙舉人弟趙二鞭死點兵數千欲殺雷安民傳  
聞百姓紛紛奔避又劫殺宗日妻龐氏逐奢崇德奢崇

儉等奪地百里劫其民數百家安民訓走水西仍獻前  
策社輝大喜命目把把弄撥置倡言沙梯沙載是奢酋  
正校當爲更立即用安民訓爲嚮導分七路兵深入蹂  
躪四十日焚殺甚慘黔撫初亦謂非後盡變其說反歸  
咎崇明挑釁蜀撫按爭之謂崇明居宅被焚逃死無所  
而安酋崇居密嶂安邦彥王加猷李希堯時在黔省軍  
門聽事永寧一塊舊土奢獨不可居乎事乃得解而養  
虎貽害蜀實自貽之矣三月鶴鳴與樓交代未幾爲蜀  
人給事中韋蕃所論疏辨全黔之苗約二十餘萬而紅  
苗兩江不與焉勦一寨誅其渠魁卽撫一寨之衆招降  
八藉男婦共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人餘皆從寨中投狀  
自言從來未嘗劫掠求免九之功級九千八百餘誅賊  
首四百餘名費止十二萬兩有奇遠近肅清安于屯種  
臣何負于蜀哉蓋鶴鳴用兵川人大不喜故主事熊文  
燦司丞劉時俊與蕃等群起攻之而雲貴素受苗禍以  
爲能除害洩忿傳宗龍一疏稱之不容口亦各從所見  
當折衷者 四十八年鶴鳴爲石都總陝西三邊  
天啟元年遼東之變朝廷徵水西兵一萬巡按沈珣極  
言不便者五謂行糧衣甲之費非七八萬金不可黔安  
所取足設欲別處幾何時而到到矣不知幾何時而行

大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行矣不知幾何時而抵遠水西勝兵不過二千人決不肯輕發將夷民逐戶會定但圖充數賣富差會安計勇怯不便者一南中炎微遠東廣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之具隆冬亦嘗露體遠左早寒春月必須重裘夷人一遇朔風便欲僵仆不便者二水西故分三水凡征調中水下水一月遞代故任闕責者但稽其實數不能得其姓名今驅之萬里能依輪番之舊否常輪便走不便者三夷性獷野不識紀綱所畏惟一宜慰社輝一少婦抱五歲兒決難親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能約束縱有將官統領夷漢不相習便蹇逗遲

事記

卷五十一

十一

可慨矣以臣計之 皇上一朝悔悟因宇內之富強將必有孫吳士必多責育東 小醜制挺可撻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何為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星殘卒遂足以禦女亦不敢謂經臣所請幾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擁眾七十萬人楊進等三十餘萬人澤意氣一鼓盡收為已用汴梁如此何況燕趙若以迢迢萬里調用土兵之費擇一有智識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文法即九萬貔貅自可立致況生長其地可以久處詎有千古中華之地反出獬鬼下耶昔諸葛亮街亭之敗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及破賊乃為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破賊在簡卒蒐乘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兵多何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之萬一乎 此疏明透剴切未尤忠盡當與

事記

卷五十一

三十四



詔將奴酋犯順操練聽候今奉坐調即以選就三千五百人候發西陽宣撫司報如之凡千五百人二司領行糧即發惟崇明請糧而不領亦會巡撫饒景輝被論求歸久之姑允新撫徐可求至九月變作明年二月水西亦反初巡按楊鶴疏黔之土司惟水西安氏為大昔年征播議者皆謂陽順陰逆實有反心廟堂之上夙聞跋扈之名恐其難制而要以穴中之鼠無能為也請給臣勅專治土司臣謂古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今當治之以必治蓋古之夷狄介在荒服其乍臣乍叛不治則門庭之寇也今之夷狄服屬郡縣其跳梁反覆不治則腹

大事記

卷五

三五

心之疾也治之以必治者非激之叛也小過必懲小犯勿赦小懲大戒小人之福若至大而後收拾之晚矣何也法不必行則損威法必行則生變故當防之于微而杜其漸臣請勅控制意正在此然可言不可行也李樞至貴州苗縱橫不可制屢戰後兵疲弱不可用安氏之政在下不在上頭目皆狡詐不可信凡官府初任衙中供帳皆安氏率眾土司所辦副使邵夢弼至其鄉親先入盡攫以去邵繼入見無有恙甚以位在城外墮之補辦頭目大呼擁去傾刻而散此金盆之說所由起樞旋亦請告推王善代奢父蓄異志蜀人具知之惟

以水西為難尚未敢動蜀制府助奢斥水西于是二司復谷而其省縉紳切隣巢穴懼禍不得不與酬往且有日利者奢氏既反尚寶司丞劉煥後猶明其不然且潛入成都欲假巡撫重銜往撫巡按薛敷政信之命三司官往教請左布政朱燮元以為不可力任戰守事賊至城下攻勿能克時水西方觀變突發專聽成都信息樞候代未行動兵好語慰之亦伴應所效力不知安邦彥已狎視黔在掌握中矣明年邦彥反樞與按臣史永安禦之巡城苗猶羅拜夢弼守東門數為苗所置聲言聚兵攻門取而嚮之一夕大譟將躍而入自縊死朝

廷驗實僅以兵聞

# 開國臣傳

皇明開國臣傳目錄

## 第一卷

中山徐武寧王

開平常忠武王

岐陽李武靖王

寧河鄒武順王

東甌湯襄武王

## 第二卷

黔寧沐昭靖王

宋國馮公

開國臣傳

穎國傅公

韓國李公

會事王公

恭讓權 華國公

## 第三卷

誠意伯劉公

學士宋文憲公

御史中丞章公

參政陶公

參政陶公

參政魏公

翰林學士王忠文公 附吳雲

參議王公 子彥達 附王名善 陳敬

副使經歷熊公 附黃政

第四卷

丹陽縣男孫公

南陽郡侯葉公

高陽郡侯許公

當塗縣男王公

縉雲郡伯胡公

開國臣傳 八目錄

東丘郡侯花公 妻邵氏

永義侯桑公

越國胡武莊公

泗國耿武莊公

魏國俞忠烈公 父廷王弟通源通淵

鄆國廖武開公 弟德慶侯

蔡國張忠毅公 附袁其汪典祖

梁國趙武桓公 附程罔勝

濟陽侯丁公 附張志雄 高陽郡侯韓公 子觀

安國曹忠壯公 附周顯張耀

燕山孫忠愍侯 附孫虎

樂浪漢忠襄公 附指揮同知于光劉廣

第五卷

陝國郭宣武公 弟營國威襄公

新國康武襄公

江國吳襄烈公 弟海國襄毅公

長興侯公

芮國楊武信公 弟丁玉

黔國吳威毅公 濟國丁公

鄆國韓公 濟國金公

開國臣傳 八目錄

榮馬侯鄭公

安遠侯蔡武忠公

東川侯胡公

淮安侯華公

杞國陳定襄公

永嘉侯朱公

永國薛桓襄公

定遠侯王公

滕國顧襄靖公

許國王襄同公

汝南侯梅公	附周武
平原侯費公	
河南侯陸公	
江夏侯周公	張公
都督僉事馬公	葉公
左都督寧公	
都指揮使花公	
第六卷	
太子少保尚書唐公	
起居注范公	
開國臣傳	八目錄
太守李公	第真 附梁貞
侍讀學士潘公	子編
太守王公	
東閣大學士吳公	附朱廉徐原參約
文淵閣大學士朱文恪公	
武英殿大學士吳公	
尚書大學士劉公	
翰林學士朱公	附張樞
蜀府長史陳南賓傳	附周武
尚書司業劉公	附李叔正梁宏陳繼未

侍郎司業張公	附余原 吳顯
祭酒宋文恪公	
司業王公	
第七卷	
尚書學士承旨詹公	附吳琳 呂本
尚書祭酒樂公	
尚書崔公	牛公 任公 李公 滕公 周公
端公	程公 錢公 任公 翟公 陳公
嚴公	
四輔官安公	李公 王公 杜公 李公
開國臣傳	八目錄
龔公	趙公 何公 吳公
編修攝御史張公	附王璉
編修蔣公	
侍制趙公	
博士錢公	
參政陳公	
弘文館學士羅公	
侍讀學士知州秦公	
侍讀學士張公	
郎中知州林公	

侍講學士危公

第八卷

副都御史韓公

僉都御史嚴公

侍郎同知劉公

參政彭公

僉事劉公

御史司獄王公

給事中知府方公

太守方公

附錄臣傳

參議王公

同知羅公

員外郎通判楊公

知州任公

知州羅公

知州吳公

通判詹公

按察使隋公

侍郎閻公

王府副相顧公

同知榻公

知縣道公

主簿徐公

典史青公

縣丞廖公

第九卷

大理卿李公

監察都御史林公

附錄臣傳

待詔沈公

助教貝公

學錄蕭公

說書王公

知事王公

知縣俞公

修撰縣丞蔣公

訓導蕭公

訓導金公

教諭趙公

教授吳公	胡公	附李希列	徐公
徵士唐公	趙公	汪公	梁公
劉公	陶公	宣公	俞公
耆儒陳公	黃公	吳公	王公
附素子奇			
第十卷			
參軍王公			
同知宋公			
王府右相李公		子伯震	
給事中王公			
經歷孫公			
開國臣傳	六	目錄	
秣坡黎公			
雪蓬先生黃公			
按察使楊公			
待郎高公			
布政徐公			
司丞張公			
大使張公			
稅使鄧公			
更生子錢公		孫昕	
鐵笛道人楊公		附孫敬生	

謙齋滕公			
滄江散人徐公			
雲林倪公		附張介福	
醫隱王公		侄溪漁子	
楮園王公			
竹溪逸民陳公		林清	陳亮
樂濬先生唐公		子壁	
金粟道人顧公		附沈萬三	
旌士王公			
鄉耆汪公		附夏宗顯	王公
揚公			
開國臣傳	八	目錄	
第十一卷			
東苑伯何公			
知縣王公			
司直郎汪公			
縣主繁潘公			
知府陳公			
行省平章王公			
行省左丞吳公		附魯萬中	
副使吳公			
知縣張公			

太僕卿朱公
尚書薛公
知府呂公
指揮僉事郭公
尚書等官單公
郎中詹公
中書平章李公
指揮命李左公
行省平章潘公
府李伯昇
卷十二
開國臣傳
目錄
十一
孝子列傳
朱公
錢公
孫公
祝公
瞿公
伍公
丘公
曾公
陳公

毛公
吳公
朱公
危公
姚公
鮑公
崔公
李公
劉公
陳公
楊公
顏公
包公
胡公
第十三卷
義門鄭氏
顧氏
義士何公
張公
楊公
王公
駢義肅公
遺民程公
樂氏兄弟
南湖處士鄭公
開國臣傳
目錄
十二

白鹿生楊公

冰壺周公

樂善王公 鄭公

杜公父子

善士李公 王公

開國臣傳

六日錄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一

臣朱國禎輯

中山徐武寧王

王名達字天德濠州人世農業長身偉貌剛毅英武居平沉靜不自炫露凡歷履與兵法傳授之繁莫得而名至正癸巳高皇自濠還鄉募兵得七百餘人王來謁上與語奇之曰此大器也留置麾下已歸盡獻七百人于郭子興獨與王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王時年二十二出入必從謀議無不合命為鎮撫位諸將上從入滁州破元兵上以元政不綱羣雄並起大命應有所

開國臣傳 卷一

屬與王禱于天期三月投附多寡為驗未幾眾雲集日與王訓練精卒可數萬明年乙未取和陽孫德崖之亂上被留幾不免王挺身往代上始得脫王亦脫歸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走之渡江拔采石搗太平擒陳瑄先釋之海牙既江口別率兵取溧陽溧水斷其肘腋合擊大破之乘勝下集慶路上惠諸將擄掠切責欲加罪王率諸將叩頭謝乃赦之王所過秋毫無犯上固知之特欲借王示標由是軍政益肅上念鎮江係京師後障不即取恐為張士誠所先江路梗塞勢難展布又新定都未可輕動乃遣王速進兵攻



下之走苗帥完者修平章定定號令嚴明城中宴然置  
 淮興翼元帥府以王領之尋置江南行樞密院晉同僉  
 院事士誠據常州誘我降將陳保二將窺金陵王敗之  
 龍潭追至常州請益師得三萬人分軍薄城士誠第平  
 章士德來援擒之大破其軍進圍常州未下賜書讓之  
 各奪一官益以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叛降士  
 誠王被圍牛塘常將軍兵至援出之乃復合圍呂珍來  
 援入城以糧少遁去遂下常州湯和守之取馬馱沙轉  
 攻寧國府破其將謝國璽守臣楊仲英等堅守 上自  
 至乃降復狗宜與別道下常熟已復與邵榮圍宜興使  
 開國臣傳 卷一 二

丁德興塞太湖援道宜興下時 上以重兵定發處將  
 略有浙東諸郡而徐壽輝將趙普勝陷池州復進據樅  
 楊水寨王率俞通海等擊破之普勝棄舟走又擒其部  
 將洪鈞等并獲戰艦數百 上得頽意西向無反顧憂  
 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從 上取無為州王夜掩  
 浮山寨破趙普勝別將胡總管于青山窮追至潛山復  
 破斬郭參政下潛山還鎮池州 上諜知陳友諒且犯  
 池命常將軍以兵來援使使語王友諒旦夕至則重覆  
 九華山下掩其後可盡取也王奉命友諒至悉銳攻城  
 城中兵應之伏發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

常將軍曰此精兵不殺將為害王不可以狀聞 上  
 使者天下戰方始多殺何以招來者而常將軍先以夜  
 阮過半 上不憚悉縱餘者始命王盡護諸將友諒既  
 陷太平盛兵壓建康 上設奇大破之王時將南門外  
 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蹙聯捷復太平遂攻安慶  
 尋從 上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進營漢江之沌口拜  
 中書省右丞洪都內變還軍討定之遂移兵攻廬州而  
 友諒悉眾圍洪都 上自將赴之召王會兵友諒亦解  
 圍出遇鄱陽湖王先進敗其前鋒撲火力戰以死自誓  
 乃得脫時張士誠素與友諒約窺建康及是兵相持度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未即決 上深憂根本命王還守 上既破誅友諒歸  
 卽 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時猶仍元故尚右王為  
 左相國復從平武昌還復諭王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  
 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  
 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毋使有既往之悔于是王與右  
 相國李善長相與推明稱畫一焉取廬州狗湖湘未下  
 州縣守將楊以德以夷陵降楊興以歸州降師至潭州  
 土酋易華來降進討周文貴于辰州克其城并克寶慶  
 召還大會師取張士誠淮東郡邑先克泰州分兵取興  
 化 上命馮國勝濟師會宜興被寇王渡江救却之還

板高郵取淮安復率舟師攻安豐克之游兵至潁州獲其糧艘拜大將軍取浙西圍湖州慶戰皂林舊館得其將士六萬直抵蘇州圍之遣人請事上曰將軍天性忠義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便宜行吾不中制松江錢鶴皋作亂討平之蘇城堅圍之十月乃縛士誠以獻班師封信國公遂議北伐改官尚左相國為丞相王為右丞相拜征虜大將軍副以鄂國公甲士二十五萬大集諸將諸將軍非不善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宜額中軍策厲率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又謂王闡外之奇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復叛急攻下之修宣與其黨十餘人進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遂次濟南與副將軍兵會東昌所過無不降附上即大位立皇太子兼太子少傅賜諸比之太公韜略因泰山東新附州縣及俘獲軍實之數勸兵至陳橋規取汴梁守將李克夔震懼時左君弼竹昌皆依焉克夔謂二人數與南師角為我率麾下應之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

夔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君弼與竹昌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城遂由中濠進略維陽元兵大潰降梁王阿魯溫河南平別將板濶隔守之遣使諭橫廓帖木兒遂徇魏州毛葫蘆諸寨收其兵橫廓報聘以白金文馬為饋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上幸汴梁謁行在上勞問宜以時進兵退復召問計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南橫廓自保不服何敢難其穴我西據潼關扼天下之脊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魏奉遠竄仗天威取元都當如拉朽上大悅王拜命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上畫陳圖以賜謂諸將悉集王復入殿已分兵諸國臣傳 卷一 五

連取衛輝彰德廣平王駐臨清諸將畢會遣傅友德開道通步騎順時浚開通舟師南下德州取長蘆滄州齊直沽據之作浮橋濟師元丞相也速不戰走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進抵通州與遇春交河而軍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閏七月兩寅入通州其夜三鼓元君開建德門北遁踰五日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十餘人戮之時洪武元年八月初三日也封府庫籍圖書金玉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餼廩無缺市不易肆捷開設六衛孫興祖守之詔進兵山西副將軍先下保定河

間真定右副將軍馮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王  
 以大軍繼之薛顯傅友德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  
 廓方自保安謀險居庸關抵故都王聞謂諸將曰擴廓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自足抗禦我直走太原  
 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諸將皆曰善遂抵大原擴廓  
 皇遠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王計以步兵未集虜  
 驟至可掩取會擴廓部將豁鼻馬約降乃分八道夜襲  
 之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二童子挾書侍卒聞警跳一  
 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卒及馬各  
 四萬遂下太原乘勝逼大同擴廓復走甘肅遣顯友德  
 以步騎徵破賀宗哲于西州大將軍自霍下平陽河中  
 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趨鹿臺張  
 思道等聞兵至遁去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  
 迎王撫慰遣左丞周凱入城申約束明日開城門具威  
 儀而進秦民大悅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  
 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  
 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請先取慶陽王曰不然思  
 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臨洮北界河湟西  
 控羗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則降思齊  
 降全陝皆我有矣遂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

開國巨傳 卷一 六

華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馬等降部將欲括  
 所下州縣羊禾供軍不許曰西北之民素以牧畜為生  
 今奉命弔伐本以安民若奪其所資彼將何以為生遣  
 西軍進兵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進攻靖寧  
 走平 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糧  
 重使 諭慶陽張思道懼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  
 騎五千步卒六千往受之良臣自疑伴伏道左獻牛酒  
 乘夜襲之顯被傷走王怒甚悉軍圍慶陽分布精騎略  
 其四面援兵路絕王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為動城中  
 出兵盡虜壯士摧敗之悉捕斬伏兵及請援者并採汲  
 之人皆盡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擴廓遣韓札兒來救  
 擊走之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  
 于井出而斬之誅其餘黨陝西悉平 詔還京第功宴  
 諸功臣以王為首擢其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  
 得大將體 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人論封  
 而會擴廓規王還以十萬衆襲蘭州不克敗我援師殺  
 指揮使于光時副將軍卒塞外 上乃還王大將軍印  
 以平章李文忠為副將軍分兵王自潼關出西道梅安  
 西取擴廓平章自居庸出東道由大漠取元嗣主王

開國巨傳 卷一 七

至定西邊擴廓相持左軍胡德濟被劫而驚親進擊乃定明日戰大破之乃使鄧將軍因兵威降西番自攻興元取之李平章亦克應昌先後露布聞還京上為幸龍江勞之授王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祿五千石子誥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世襲資文綺帛百疋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

開國臣傳

卷一

人

頃十一月還京五年正月與曹宋二公召宴射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王等謝知上且再出兵甫旬日上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奈何王遂請行出中路曹公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公以征西將軍出西路王抵山西境都督藍王為前鋒敗其游騎于野馬川復敗擴廓于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兵拒我師于嶺北驟戰不利死者萬餘人王固壘而收之故倣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虜斷頭山亦敗曹公出塞至口溫力戰破虜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為虜所掩

失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獨宋公至西涼乘勝窮追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王功大弗問也連歲出鎮北平練兵築城養元故官屬及招降甚眾十四年正月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沒為寇復拜王大將軍率諸將往討四月庚午出塞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輕騎夜襲灰山克之盡獲其部落人畜西平侯沐英等略公主山長寨殲其成卒獲全寧四部以歸復鎮北平歲行盡召還明年春復出每還休沐宴見歡飲有兄弟稱而王愈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人未有寧止欲以舊邸與之王固辭一日與之邸醉

開國臣傳

卷一

九

以酒覆被昇臥正寢醒而驚輒俯伏階下呼死罪上益悅命有司即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又語王天下已定宜少休免朝請固謝不敢蓋知上憂勞天下非人臣自逸時也王長女得尚燕邸每出鎮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禮重之胡惟庸為左丞相怙而貪以王元勳貴重欲因以內好惡之不答則賂王聞者福壽使為間事覺王亦不問惟時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未幾果敗後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其子兒恭視之賜璽書召歸疾益甚上憂之為延致名醫祀禱無不至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薨年五十四上

奔赴勦哭輟朝愴然謂羣臣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通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為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贈中山王謚武寧追封三代皆中山王御製神道碑稱王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拔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府庫置胡官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特親筆生前偉績張我威武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仍為歌勒石自王薨 上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公勝

開國臣傳 卷一

京公玉而頴川侯友德以雲南功進封公然 上待之不如遠甚諸所飾勵惟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並稱比及 文皇尤數數歸重于王王用兵如神善拊循其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恩結為我用所至民皆不擾歸朝單車垂紫生平無聲酒伎媵之好過吳見一女以首飾為定後竟不取反資而嫁之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 上郊祀後即建功臣廟于雞籠山國王戰功與太廟配享位皆第一至是乃塑像焉 文皇即位祭以一中牢其後因之初娶張氏卒 上為特繼謝氏生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膺緒添福

蚤卒次二女代王安王妃 弁州外史曰 高皇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角實在行而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武沉幾笑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以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侑配英主整其成師于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夫豈幸哉

朱史氏曰贊中山王者無如 太祖墓道數語跡其氣象沉雄宏遠驅轉隄虎意氣甚開服事真龍初終不易王佐之優我明盛亦有君有臣蓋皆所謂天縱又多能

開國臣傳 卷一

也功名保全良自有本二子繼起各為向背一瘠死一殊死風雲擾攘之際精采益新上公之為南既復維北又加親蓋元功大德古今無二報亦如之 文皇后與整成師之云寧亦受授意想之可及乎

輝祖初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王數鎮北平留宿衛御家眾肅然理左府事月給俸二十石王薨踰歲襲公以皇太孫謙名賜今名數往陝西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詔仍于太倉支歲祿五千石還公田于官元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為告者所發往調實合策

捕送誅之還領中府二十九年學正吳啟請甄別國子  
師生以公知文同禮部翰林諸臣請監試文藝分別送  
吏部銓用 建文皇帝即位用肺腑與曹公李景隆領  
朝班加太子太傅 燕王以屬尊見疑王次子高陽王  
高煦時留京竊輝祖善馬逃遂以聞 建文皇帝以是  
益親信之輝祖亦秉節無二當為大將北征終以燕戚  
屬見左燕兵渡京口猶與開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甚  
力 王下京師獨守先廟弗迎以是羣臣論劾輝祖削  
爵勒歸私第終不屈下獄五年死自盡年四十餘萬曆  
中錄忠廟祀居首永樂十八年 上念王功大且以

開國臣傳

卷一

十一

后恩俾子欽襲爵盡還諾參歲祿賜田明年來朝乞守  
父墓不待命辭 上恨之復削爵徙鳳陽 仁宗即位  
欽來朝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卒無子  
弟承宗嗣屢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裕嚴  
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卒子備嗣備字公輔掌南左  
府時南京特重守備位公上備奏乞正名分以定班次  
乃得改正尋管守備事有衛卒列肆取利奏聞且言侵  
及陵壙詔勘不盡實被劾亦會星變避位久之仍左府  
守備加太子太傅嗣凡五十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  
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備夢朱岳鄂王八其室故以字

名號薦軒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守備加太子太保晚  
節屢其妻奏立為夫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  
不得立立其庶長子邦瑞自顯宗後世世奉祀 孝陵  
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號少軒入朝嗣爵會  
穆宗立宿衛凡一年歸養母尋領守備及後府事戊子  
大水有假神語為妖者推得其首置之法乃定尋卒年  
六十一維志嗣萬曆十年賜第火所失 太祖手  
劄甚多詔南京工部重建卒弘基嗣

增壽機警勇敢善騎射好讀書以父任三遷至左都督  
從征胡寇有勞侍宿衛謹實寡過而歸心燕王 建文

開國臣傳

卷一

十二

皇帝一日謂增壽王得無以叔父懷異謀且反對曰  
燕王 先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師起為內訌  
時報虛實 帝漸覺未及問而燕師入召詰不對手劒  
斷其腰 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追封武陽侯賜諡  
忠愍尋進封定國公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恭慎  
好學延禮士大夫永樂四年掌左府代祀汴河董修鳳  
陽宮殿洪熙元年掌行在後府高煦構逆 宣宗親征  
居守 車駕再出巡邊皆扈從凡三十五年卒子顯忠  
嗣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嗣疾失心子半祿罷朝  
請病二十六年卒妾丁氏縊于寢旌曰貞烈子光祚嗣

領軍府 武宗立舊恩進太傅奉迎 世宗加太師監  
修 武睿二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  
謚榮倍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壁嗣文壁  
字國璽號西畬領軍府送游王之國營壽宮加太保太  
傅甲午郊祀加太師壬寅卒謚康惠子廷輔先卒孫希  
阜嗣卒子允禎嗣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  
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亦以中山後謂兩  
朝並重而恩數則定國常過之

奉朝請 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膺緒以元舅見尊  
國臣傳 卷一 十月

寵凡有封拜皆遣將命 仁宗立加其子景珩中軍都  
督僉事景璠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為指揮弗絕

開平常忠武王

王名遇春字伯仁懷遠人膽力絕人猿臂善射從羣盜  
劉聚聚好鹵掠心薄之乙未 高皇駐兵和陽四月來  
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  
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即迎拜請為先鋒 上曰爾儀  
故至此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曰劉聚盜  
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力于知者雖死不憾 上猶  
弗許曰能相從渡江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抵  
采石元兵陣磯上其下巨舟如織莫敢先登遇春在傍  
上尾之應聲挺戈直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力

國臣傳 卷一

卷一

七

戰貽藉眾軍畢登乘之大敗其眾遂取太平授總管府  
先鋒進為總管 上既渡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  
滁和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  
石界其間音問中絕 上自率眾攻之使王多張疑兵  
分應既合戰王別搦輕舸橫衝其舟分為三縱擊大破  
之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從取集慶路再  
從徐大將軍取鎮江為領軍先鋒大將軍攻常州降卒  
叛與張士誠合圍我于牛塘命王濟師以授表裏擊大  
破之擒其梟將進統軍大元帥丁酉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尋從大將軍下寧國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

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上取婺州已亥進德園  
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攻下衢州降院判張  
斌進僉樞密院事務攻杭州庚子召還從大將軍破陳  
友諒兵于池州六月友諒入寇薄龍灣從 上設伏大  
破之 上遣友諒王留守用法嚴軍民肅然辛丑陞行  
省叅知政事復從 上至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之  
師李伯昇圍長興急 上駐兵九江聞報遠還京遣往  
援伯昇道伴斬後軍五千餘人壬寅羅友賢據神山寨  
逼吳摧動嚴欵癸卯討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  
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

開國臣傳

卷一

十六

舊且善戰忽有異謀就縛 上猶欲宥死王直前曰人  
臣以反名字可宥臣諛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  
涕而修之以是心益愛重之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  
于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城已破福通死珍兵勢盛運  
營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壘而  
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不得則殊死圍不可  
敗而王以精騎橫突其脅三合三勝眾軍乘之大捷進  
圍安豐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逆擊大破之其再從第榮  
榮雖毅果敢年未冠遭元未亂從軍安豐癸卯渡江來  
歸 上甚喜謂遇春曰此將門之將也甲辰從征武昌  
克廬州安豐有功授千戶乙巳從攻贛州下南雄韶州  
克安陸襄陽吳元年從下姑蘇有功陞指揮僉事及遇

春為征虜副將軍榮從行遇春薨于軍榮喪喪運京師  
二年陞指揮同知仍世襲四年從永嘉侯朱亮征倭  
軍還受賞五年從出塞 水歸即以隸之移薄廬州且下  
戰死事聞優加贈卹 而友諒傾國兵久圍南昌 上趣還合大兵往救遇于  
鄱陽湖之康郎山張定邊奮前犯 上舟適膠淺事且  
迫王從傍射定邊中之廖永忠以舟激水至 上舟脫  
而王舟膠力戰衝突得免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  
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  
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師亡失略相當收兵復  
戰既出湖口諸將氣稍奪欲縱之去王獨不言 上悟  
扼江上派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有五日夜諒窘以百  
開國臣傳

卷一

十七

賊突圍 上蹴之友諒中流矢死策勲以王及廖永忠  
俞通海為首復從 上討陳理于武昌圍甫合其驍將  
張必先自岳來援王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理遂降進  
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大將軍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  
江之沙坑等寨遂定贛州進師南安遣幕官危止 止半  
江右人讀書好義元末 高皇帝遣于章常遇春帥師  
徇江右止獻策得隸麾下 時陳友諒將熊天瑞據都  
州遂兼統之引兵五萬攻廣州何真出禦真為所敗天  
瑞以廣州唾手可得願流而下會大雨晝時雷震其營  
舟不能進天瑞驚疑乃兩師戰于江中九月止從遇  
春帥師攻贛五閩月天瑞被執置出降遂進師南安  
遣止諭諸將論諸郡未下者於是韶州守將張秉彝南  
雄守將孫榮祖各以所部降遇春令指揮王瑄守南雄  
乘其仍守韶州止勞來安集上民 說南雄韶州諸路皆  
感悅及平張士誠投易程如縣



來降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大將軍克泰州高郵徇淮  
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下浙西討張士誠仍副大  
將軍師出太湖檢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昆山與  
士誠兵水陸勁鬪敵大潰遂薄城其丞相士信來援築  
壘舊館壓我師之背王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于東阡  
反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  
援兵赤龍船于烏鎮士信跳去舊館之卒降得六萬人  
湖州亦下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兵凡十月始克封鄂國  
公 上念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徐已為左右相國不能  
復置相乃以王為平章軍國重事祿秩與相國等議討

國臣傳 卷一 十八

中原為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北伐 上諭諸將當百  
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虞難  
戰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王  
頓首謝 上即皇帝位冊立 皇太子領太子少保進  
師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破汴梁攻河南元兵五萬陣  
洛水北王軍騎突之敵以二十騎攢槩來刺王發一矢  
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盡殺其二十騎敵  
大潰河南諸郡邑悉平 上幸汴梁入謁勞之三日辭  
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  
移兵徇大原擴廓還師來援鋒銳甚王曰我騎兵

而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且未易決夜劫之可  
得志從之擴廓果大潰走改左副將軍已酉正月出塞  
攻大同竹真棄城走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  
右副將軍馮宗異合逼鳳翔張良弼遁去平章李思齊  
走出塞其任良臣率所部十餘萬衆迎降臨洮鳳翔皆  
平會元丞相也速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王以  
所部馳至北平部署將士李文忠副之謀元主在開平  
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會州敗其  
將江文清于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罕與也速遇復敗  
之進次大興州分下騎為八伏敵其歸大興之守兵走

國臣傳 卷一 十九

伏發大敗之擒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  
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以 三平章衆住等斬之凡  
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  
是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 上為震悼喪至  
龍江親出奠為文祭叙其功甚詳大憫始 命有司制  
闡大臣計用宋太宗為葬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  
之陰明器易靈凡九十皆官給宋濂為神道碑文仍報  
大將軍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推  
恩王其三代皆 賜諡明年論功 賜金幣與大將軍

等子誥券配享廟庭與祀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  
六年廟中立府即鳳陽府既成復爲文祭之王善撫士卒與  
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謙  
慎不伐有功無過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  
年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令進止赴期不敢爽  
毫髮大將軍敬信之終始無少間及秉鉞專征又能節  
制將校所向克捷自言能將十萬橫行天下人稱常十  
萬一時推名將者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每舉  
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又時對諸將曰常將  
軍從我久今行失隊列亡班寧不慘然子三曰茂曰昇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曰森茂弱冠封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二十年從婦父宋  
國公勝北征納哈出無所任數志爭相失會納哈出請  
降右副將軍藍玉往迎之至營讓酒與衣未決納哈出  
悔欲出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抽刀砍傷就縛部卒  
驚潰宋公恚上書以爲茂激變 詔械至京而茂亦列  
上宋公貪淫不法事 上收宋公總兵印請茂龍州土  
官趙貼堅妻王氏有二女茂納一爲妾貼堅死子宗壽  
襲職王猶持印與茂擅州事數陵宗壽會茂卒宗壽以  
計取印上其事王亦言宗壽從子不當襲 上以遠人  
兩釋之或又言茂實不死匿他所 上命督府榜諭送

茂至京復遣尚書唐鐸繼往宗壽不奉命乃以左都督  
揚文合韓觀兵討之已審知茂定死宗壽亦輸款乃止  
茂弟昇以二十二年襲開國公 皇太孫立加太子太  
保建文初頗用事忠謹能盡職靖難師渡江與魏國公  
分道出戰皆不能却 文皇即位安置雲南之臨安洪  
熙初召賜鈔幣尋遣還當是時開平王長女爲皇太子  
妃實生建文皇帝昇又事建文無二心故終不得復久  
之卒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官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  
鳳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  
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四功臣子孫復爵始末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封王者六人子孫有奪  
祿者欲量加恩典禪奉其祀乃下詔命所司具實查取  
赴京開平王曾孫常復取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炳取  
自湖廣瑯與東驤王玄孫湯紹宗取自南京比至皆定  
以南錦衣衛使各近墳塋守祀時承行者吏部尚書三  
原王恕驗封郎中安陸孫交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武

選郎中蘇州徐源嘉靖十年四家復加侯爵常玄振侯  
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岐陽李武靖王

王名文忠字思本小名保兒一日保盱眙人父曰隴西恭  
獻王貞母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 上起兵滁陽甲

午歲盡來歸時年十五公主薨已二年矣亂軍中崎嶇  
幾不能免 上見甥且喜且泣賜姓名朱文忠同皇侄

文正親誨之讀書史兼習兵法解悟有如素習 上嘗  
携所業傳示幕寮曰是亦足矣平世一鄉士要當於馬

上習之丁酉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  
卒尋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敗元將阿魯灰於淳安

縣之萬年街及苗軍于於潛昌化念士飽飲且驕夜潛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殺所獲焚輜重激之曰患不力戰何患不富貴乎遂前  
襲破洪元帥管會邵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帳前總

制親兵兼領元帥府事鎮之張士誠來爭挾苗僚數萬  
人水陸奄至率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取俘敵載巨筏

上順流而下其水軍見之亦夜遁餘衆復屯烏龍領再  
擊走之取浦江遂克諸暨州義門鄭氏避兵居山谷間

訪其所在護送還家苗將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其將  
泰不花等以同僉員成書來納款且言部師李福等士

卒家屬在桐廬皆願効順奉 上命往撫之凡三萬餘  
人士誠攻嚴州又至大浪灘出兵夾擊皆破之士誠憤

甚遣其陸元帥花將軍據分水新城三溪以過我師悉  
攻殺之陞同僉樞密院事辛丑城嚴州胡大海援信州  
代署金華分省事壬寅苗將蔣英劉震等殺大海以叛  
卽遣椽吏郭彥仁元帥何世明往討至蘭谿英等驅略  
南走處州李佑亦殺取再成等屯兵縉雲圖之尋亦就  
平進浙江行省左丞總各路軍馬辛亥諸全守將謝再  
興叛挾張士誠寇東陽馳救復破之再興走王以反側  
郡處兩叛間又與強敵接壤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動免  
上東顧之憂王以諸全當敵衝不易守與胡深謀別築  
新城去舊城五十里相犄角士誠患之遣司徒李伯昇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率兵號十六萬圍之不克而去乙巳二月士誠大發兵  
號二十萬圍諸全爲必拔計王先遣兩指揮出江浦爲  
聲援士誠又以兵趨釣臺將犯嚴州王命以舟師扼之  
未至而千戶謝祐爲伏兵所執衆皆悉甚王意氣自若  
留兵居守率朱亮祖等赴援去城十里許有地曰龍潭  
立營其上衆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遊俟大軍至合擊之  
王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  
彼勢益熾雖大軍至難爲力矣莫若速戰死中求生正  
在今日遂誓鼓之曰彼衆甚以我整暇乘之實不足  
畏且聞彼輜重山積天賜若曹富也勉之衆咸奮戰旣

合天方晦霧忽開王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

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手殺數十人縱橫搏擊

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

噪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

擒將校七百人委棄鎗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上誠第五

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召歸宴勞進右丞命宋濂紀其

事時徐常二王已取淮安進圍湖州使王率所部夾攻

取桐廬新城富陽進兵餘杭一夕而下叛將謝再興之

五千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彙納款王詰之

曰兵未交而遽款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彙謝曰王師所

開國臣傳

卷一

三五

遇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其何敢緩乃引  
入臥內與飲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人以女樂  
迎却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死一卒借民金立  
磔以徇中外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  
復李姓初上以軍糧不給增民田租至是王以病民  
請減額從之上卽大位封王父貞恩親侯尋討平閩  
叛寇還爲偏將軍三年從開平王北討由蓮化度鹿兒  
嶺進簿上都克之走元主俘獲萬計俄開平王卒於軍  
卽詔代將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次大原而  
虜攻大同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闔外之

事有利于國可以專之若候進止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當疾進兵赴之有阻者按劍將斬遂出馬門次馬已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時天雨雪疑有伏引數騎入山說之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更進五里阻水自固虜脫列伯果率勁卒來劫不可動質明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選精兵為左右翼奮擊大破之擒脫列伯俾斬及降者萬餘人追至莽哥舍不見虜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王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罕腦兒擒平章開國臣傳 卷一 主六

視真進次開平謀知元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兼程而往斬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免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與州擒江唐二國公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降楊思祖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班師 駕出勞江上還受 朝賀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祿三千石世券尋領都督府事西蜀平令王因兵

威拊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取和林西至哈刺莽虜先通王留輜重腹胸河人齎二十日糧疾進至上刺河元太師哈刺章鑿于遣妻子北嚮悉眾渡河嚴騎以待兵接力戰馬中矢急特短兵以鬪從者劉義直前突擊以身為蔽指揮李榮脫所乘馬投王自奪虜騎乘之王橫槊麾兵殊死戰始却之逐北至騁游虜來益眾乃據險自固散牛馬于野而多張疑兵劫虜虜疑稍稍引去王乃解歸迷失道至哥兒思麻乏水大窘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賴以給王軍雖名為勝而所失得相當大將軍出中路者竟敗故賞不行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六年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璪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字羅帖木兒又破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朶朶失里至豐州追斬魯王十年視師鳳陽十一年父貞莖十二年理軍洮河岷鞏護積石州逃叛土官阿里失納等斬之置洮州衛虜益避遠邊境無事召還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又 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華特參軍國大計兼領國子監王好文門多賓客常以客所言言 上請少誅侈胡惟庸之

開國臣傳

卷一

主七

死謂通日本 上欲討之文忠諫又官宦者大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使人盡殺其客文忠出歸見館客橫屍牖下病悻不治

上幸其第撫之十七年三月堯年四十六王器量沈宏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戰無不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理度惟謹詩詞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泊如也贈岐陽王諡武靖後景隆襲爵誥詞中有云朕姊子李文忠列之羣將位以公爵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爾慎鑒前轍永服

開國臣傳 卷一 天

朕訓三子景隆增枝芳英 朱史氏曰岐陽之功莫大于浙西莫迅于應昌莫險于騁海蓋亞中山匹開平而文學議論又宛然儒者氣象自古人臣文武全才未見有及者 太祖因居然以唐太宗目之矣非智非謙幾累社稷之語盡吐心事親為帝甥其平天下如何用智如何執謙岐陽至是其道猶而其功乃所以為累 上固善之深矣借事發怒借館人行刑中道而逝延其世賞君臣甥舅之間情不足而體尚存千古變局殊不忍言至景隆綺紈子能讀書談兵自其家傳堂堂乎張也貌而推之情而信之天也即

豪傑如何即岐陽尚在亦如何而况景隆噫嘻

景隆

景隆小字九江身長偉姿疎眉目少齒諸生與天台方孝孺林右輩相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容甚都十九年襲爵 上書體爾祖福忠孝不忘字賜之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所使多稱進掌左府二十五年 皇太孫立兼太子太傅益以肺腑見親任晉太子太師增枝遷左都督芳英初為中都正留守亦晉都督同知燕王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皆敗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 一日齊泰黃賜通天

開國臣傳 卷一 三九

犀帶 帝為推挽親送之江浙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快快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性悻悻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于德州進營河間乘燕攻大寧直薄北平為長圍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皆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燕王請罷兵詞甚驕蹇王報書切責之 見大 又豫策其五敗 見大 至是聚兵號百萬軍德州郭英吳傑等營真定逼北平又敗退戰于白溝河北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

三十餘萬王追至濟南圍之鐵鉉堅守不下始在軍  
 朝議權尚輕特 賜黃鉞金鉞朱弓矢使者渡江大風  
 失去複製以 賜而敗書至矣召還黃子澄于朝班慟  
 哭請誅以謝天下竟不問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渡江駐  
 龍潭 建文皇帝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來謁  
 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好  
 臣耳于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王  
 至開門以逆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奉天靖  
 難增祿一千石監修 高廟實錄朝中大事猶以班首  
 主議 上雖外示崇重心恨之甚諸功臣咸扼腕永樂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二年周王發其建文時至邸即訊受賂又廷劾議罪  
 詔盡削勛階官號絕朝請勸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  
 奪爵亡何又言謂事者至其家猶坐受闈人伏謁行君  
 臣禮大不道并其第左都督增枝同繫私第盡沒其貲  
 絕食者旬日得不死稍稍給食永樂未竟陳餒卒正統  
 中增枝猶在聽自便又數傳玄孫璿為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卒襲者曰濂曰性嘉靖中繼六王後封性臨淮侯  
 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領南督府以振武營兵  
 變召歸尋領漕事卒子言恭嗣好文學能詩有岐陽王  
 風委寄大約如庭竹子宗城為勛衛以正使封倭奔歸

諡成子邦鎮製鎮守淮安卒弘濟嗣

璿字天器岐陽王玄孫祖佑父璠皆以景隆奪爵閉居  
 毋關氏生璿自其先世好文學璿有祖風鄰老儒許子  
 貞方隱居著書見而見之以女許聘學成 敬皇御極  
 錄大功中絕者各授南錦衣衛指揮使璿與焉謙厚慎  
 儀節平日與弟璣供養為二親歡服則登臨賦詩甚著  
 文采正德初逆瑾當路竊弄威權大獄繁興延及勛戚  
 依勢者遂擄奪臨安主賜第璿與臨安切鄰因飲忿鬱  
 鬱成疾甲戌卒年五十二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寧河鄧武順王

王名愈涇州虹縣人父順興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愈  
有大志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羣盜起順興從鄉里少  
年自保遂據臨濠拒元兵戰死友隆代復病死愈代是  
時年十六先登陷陣無不摧敗衆喜曰使仲蚤將何至  
爲人所侮 高皇駐師滁陽來附從渡江克采石取太  
平大破陳也先蠻子海牙之衆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  
江功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  
出輕兵背城戰走之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  
胡大海合攻徽州下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與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大海逆戰大破之虜其大校吳宰等百五十八人婺源  
裨帥汪同來降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之殺  
其將鐵木兒不花斬首三千級得兵亦如之徇下高河  
壘由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追奔至  
淳安復大破之遂克建德改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  
事領兵略臨安敗張冠于開林寨破元帥于烏龍嶺庚  
子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部將辛同知饒  
州來附王移鎮之饒濱彭蠡湖接漢界漢數遣舟師攻  
城王輒出戰殲其衆辛丑進叅政兼總各翼軍馬益布  
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來歸以兵取浮

梁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

下規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聞州人熊昂有謀略延

見與論事 上遣降將吳宏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

拒宏而畏王兵強遣人詐獻地緩我用鼎計率勁兵間

道夜馳二百里黎明入其城克明出不意走又自度不

免來降遂定撫州友諒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

泰等守洪都遣使來降 上受之人其城召王來會因

命鎮守宗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守二人初不欲降迫于

廷瑞快快懷二心又以王秩卑不欲居其下廷瑞知之

密言狀 上命二人部兵赴大將軍攻武昌舟次女兒

開國臣傳

卷十

三三

港叛還夜砍新城門入王舍卒以數十騎且戰且走從  
騎被殺且盡窘甚連跨三馬輒路幾不得免最後得餐  
子馬乃脫奪撫州門出自歸于 上上弗罪也大將軍  
聞變還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于是大都督文正開  
府洪都王副之明年陳友諒傾國來圍號五十萬治戰  
艦高與城等文正堅守王分撫州門最衝力戰幾三月  
晝夜不脫甲 上來援圍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  
壽等二萬人于永豐從開平王蕩臨江 山寨圍贛州  
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還軍吉安討饒鼎臣士  
有榜掠者判官潘樞入謁曰將軍奉揚天威首亂未除



良氏先掠甚失弔代之義王大驚謝進行省平章時年二十八兵與諸大將蚤貴無有如王與岐陽王者出鎮襄陽 上賜書曰條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弗妄殺有罪者宜詳審古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勉之我無西顧之憂矣王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吳元年建御史臺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王領臺事條上便宜特見嘉內大將軍經略中原王以征戍將軍進兵取唐州南陽生獲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均房金商地悉平 上即位立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化兒只等請降進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命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泰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溪洞蠻僚悉平之十年吐蕃諸部為梗劫剽烏思藏貢使王以征西將軍率沐都督等往討之分兵深入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數萬馬牛羊二十餘萬捷聞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 上哭之慟親臨奠歎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一旦淪喪如奪手足命朱夢炎為文刻神道墓皆官給追

討寧河王誼武順王流殺許敏事 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屢受權抑不怨敬禮賢士大夫上特重之前後托寄親善莫敢望焉五子鎮襲封改岡申亦敏將兵從大將軍有功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征蠻卒子源嘗後鎮年二十為散騎舍人七年征胡有功還卒子樞亦卒子炳成化十六年不許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卒

吳人常曰寧河之死猶在殫年乃其東蕩西滌鎮撫八

開國臣傳 卷一

三

州聲名已奕奕在諸將上至今襄陽人猶道之朱夢炎稱寧河事以孝撫弟愛匪獨將略之雄兼有君子之行以故 太祖心重之光輔 帝業作我世臣有以也夫

東漢易武王

王名和字鼎臣豪人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羣兒嬉輒  
勦習部伍及長多力工騎射事滁陽王跳蕩善戰從取  
九灣再破定遠故與 高皇同里開相善時 高皇以  
王皆與和其事下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上等夷莫肯  
為下和長 上三歲獨效順執部曲禮 上甚悅陳也  
先來寇和拒却之從渡江定太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  
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為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  
大破之擒也先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  
獲高莊反轉同僉樞密院從取常州為其守帥與張士  
同曰臣傳 卷一 美

誠境接和頗好飲嘗請事于 上不允醉謂其下曰吾  
與常州如坐屋脊左右傾惟所便誰能難也 上聞隱  
之扣醒亦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又逐莫元帥虜  
其妻拜中書左丞從開平王解長興圍拜平章政事乙  
巳平江西盜姚大膽西取永新州執周安等誅之再守  
常州士誠既縛論功 賜帛建御史臺為左御史大夫  
以征南將軍討方谷珍慶之走海島悉俘其眾谷珍降  
移兵取福州虜陳友定洪武元年兼太子左諭德扈  
上幸汴梁遂同宋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從中山  
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平明

年復從中山王大破擴廓于定西遂定寧夏追虜于察  
罕孛兒擒其將虎陳九月大封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為  
御史大夫而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祿  
千五百石始露守常州時語和頓首謝過明年為征西  
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舟師自夷陵攻夏扼險不得  
進水忠趣之未決而征虜副將軍穎川侯友德自秦隴  
深入取漢中永忠聞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  
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降友德亦定成都  
蜀平 上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和退撓姑于彩帛  
入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敗

于斷頭山歸命往中都同李韓公建宮闕尋覽通州外  
郭徙鎮彰德王堅忍多智數又時與李太師抗故特委  
以綜理之任且念為里中長者卒封為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祿三千石與誥券同曹  
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城郭營舍明年從中山  
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福密副使九通又  
明年巡四川訓練士馬經理永寧濠州五開山獠  
亂討之酋斬四萬餘又從楚王討平古州蠻時天下大  
定從容為 上言臣老願得歸收鄉待骸骨 上悅賜  
寶鈔治第中都尋悉治諸功臣第既而倭盜海邊 上

患之有指揮方鳴謙者故谷珍從子 上以其習海事  
問焉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備之爾能量地遠近置  
衛所陸聚兵水具戰船若壘錯落倭無所從入入亦無  
所得若縱之赴岬魚肉吾民矣 上喜則曰于何籍軍  
對曰兵興以來軍勁民弱民樂為軍若四民籍一民當  
響應時請大將多物故 上知王知慮未衰強起之曰  
卿雖老為朕一行因請與鳴謙偕至台鳴謙以其客王  
文故見因為王圖上要害城戍處奏聞一如所請于是  
自登萊淮揚迄吳越間設指揮衛若干戶所揀丁壯三  
萬五千有奇城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犯者家物給用工

開國臣傳

卷一

三六

匠往往過墾丁壯多人民家闕其墻壞墻序之石及諸  
確磴挫諸城下浙人謳曰京困巨倉公卒聊浪墻除確  
禮公城掘魯文徵曰浙人誰矣奈何王曰吾聞成遠算  
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若以國之無備及于文鉅  
蔓草延竈下蠱豸生井曰安所得確磴乎復有諸者老  
夫將手刃之不踰年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四民  
食一守之城凡五十九閩中並海城亦成既報命新第  
成王率妻子 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  
千錠絲幣四十有副妻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  
鈔五百錠絲幣三十有副皆置書褒諭又明年魏曹等

六公還鄉賜皆如之歲一朝京師而諸公侯猶不時遣  
鎮各邊及將兵討伐衛王以老不任行 上愈眷且安  
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即日幸其  
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命其女魯王妃歸寧侍疾小  
間二十七年 上使其子都督僉事鼎迎至都安車入  
內殿與酣宴賚賜相屬最後復入朝疾劇不能與 上  
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閔舊及艱難勞動王不能對稽首  
而已 上為之雪涕勅有司營塋地明年卒年七十追  
封東甌王諡襄武王沈毅質直入聞國論一語不洩臨  
敵果敢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機在智識敏達何泥

開國臣傳

卷一

三五

古為家畜妾媵百餘暮年悉資遣之賞賜多惠鄉黨待  
故交舊民甚厚精于相地凡省郡州邑多所改正絕不  
語人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英言和守備寧波城戍精  
堅倭至今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從之海上父老至今  
指烽戍歷歷稱湯信公徵信公吾父鯨鯢食矣五子鼎  
立功為都督僉事征雲南卒贈信世子次親飛燹皆前  
卒少子醴都督同知征五開卒有孫十一人鼎子晟勿  
優給永樂元年卒于文瑜孫傑皆病瘵不得嗣傑無子  
弟倫倫子紹宗頗通經術 孝宗朝錄為南錦衣衛指  
揮使家宰王三原見之曰湯舍人必腰玉嘉靖中封靈

壁侯凡三歲以使事卒  
管務及南前府中子世  
保太子太保卒贈太保  
事卒子國祚嗣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一

開國臣傳

卷一

單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祚

黔寧沐昭靖王

王名英定遠人不詳然自出或曰高皇外孫也

上起兵收之溫爽有姿傑與李岐陽等俱從

文英數從征伐入侍帝帷幄晝夜勤勵目無片視

重中宮尤愛之年十八入以帳前都尉從守鎮江轉

揮使洪武元年從下福建擒陳友定拔關隘十八寨

馮谷保為製姓沐而單名曰英字文英一日原姓李後

日南方大地富克不當生乃定曰沐出鎮建寧三郡

皇明開國臣傳 卷二

命大都督府事四年進河州九年擢西平王先更制

而後開十年副寧河王征百善獲黃河哈爾思諸寨兵

至昆崙戰數千里俘三十萬寧河王道卒即代將還

京師封西下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券十一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

番及耳孫世襲不絕人壽萬餘年二十餘萬十三年脫

火赤愛等寇邊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

賀蘭涉流沙七晝夜至其境分兵四翼薄穹廬大破之

獲赤愛等其全部十四年與徐大將異道出古北口

克灰山會寧渡腫胸河獲知院李宣尋副賴川侯傳友

德率師三十萬征雲南由辰沅遵陸路出羅鬼攻昔定  
昔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下之  
梁王遣其將達里麻駐兵曲靖拒守謀于友德曰雲南  
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勞頓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  
到彼必懈情我若兼程以進出不意掩其未備此批亢  
擣虛之術也曲靖一破餘皆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  
大霧進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霧歛江澗僅一里許其淺  
處可涉也虜見大驚或請遂濟王曰我軍遠來利速戰  
然疲甚及我半渡來擊勝未可必也乃陽整衆鳴鼓若  
將濟者賊悉擁精銳拒水上王別遣一軍涉流暗渡循

開國臣傳

卷二

山出其陣後吹銅角張聲勢仍于山林巖谷間樹旗幟  
爲疑兵達里麻驚懼急撤後軍禦之水上軍覺之心動  
而陣亂王于是拔刀麾兵以濟士有猛而善泅者數百  
人皆蒙盾直渡以長刀仰斫所當皆靡我軍得登者人  
百其勇彼軍退數里結陣而待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蹀  
血震蕩多縱鐵騎橫貫而躡之賊大潰生縛達里麻僂  
屍百里梁王聞敗走死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  
徇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王與永昌侯藍玉攻之  
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  
山襲其背質明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踰破伏

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不沈月雲南郡邑悉平分  
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四月回軍與友德會滇  
池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合兵分道攻下之立烏  
撒畢節二衛而夷兵叛者復圍雲南守帥馬誠等告急  
王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諸失守者  
尋 召永昌潁川二侯還潁川進封公王留鎮三歲間  
平廣南蠻誅浪穹鶴慶劍川通寇特磨遁去二十一年  
百夷思倫發等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選卒二萬討之  
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  
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圍

開國臣傳

卷二

象皆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楯挾大竹爲筒于兩旁筒  
置短鎗十餘以標我王多置火鏡神箭于前分三行參  
差而陣度象且近前行之銳箭齊發未退二行者繼之  
第三行又繼之自立馬高岡觀戰馮誠領中軍審正居  
左湯昭居右昔刺亦百夷之勇人也殊死鬪左隊小却  
王怒令馳取隊將首隊將望見擁士卒齊入諸軍並奮  
聲震天地象驚却走王乘之賊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  
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靖賊帥皆伏殪象  
背羣蠻震聲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東川蠻叛據  
烏路山遣審正討平之并破降叛首阿資入朝賜宴

南漢侯地勢不可緩視輕騎倍道救之賊皆解散水西蠻攻畢節又諭降之景泰初卒年五十四謚榮康子琮嗣

琮字廷芳號益菴又號東山居士未辟而孤母梅氏鞠之從兄璘以右都督代鎮璘有文武才且友愛教以詩書八歲通經書大義未幾璘卒第璘以都督同知代琮冠帶優給食祿之半與縉紳學士游性行老成兼美詞翰成化乙酉入朝嗣爵丙戌往鄭府主喪丁亥還鎮雲南璘仍協理勤于為政事無壅滯公退儼然冠帶守禮法不妄言笑時謁孔廟勸講課士治水利廣屯田兵用固臣傳

卷二

食克足邊夷餽贄一無所受反勢之與以酒食遠近咸悅疆宇宴然威德遠被諸夷賓服真滇南一時太平之盛也甲午安南假道窺伺拒不許因侵老撾啓釁大飭兵奏聞請討之安南懼謝罪乃得赦尋甸廣西二府土官互相賊殺擒其倡亂者奏革去銓流官治之其地以安諸處竊發者授成筭皆討平之壬寅借都御史程琮往撫孟密有請用兵上方略者斥曰向來用兵騷害半天下寧受無功之名窮兵黷武以希尺寸義不敢出人皆趨之癸卯討叛首師五擒之加太子太傅南宮賊莽丘拒命生擒正法在鎮安靜清潔孜孜誦讀陰陽卜筮

無不精究善草書歌詩樂府瑰麗可觀馭下寬簡尤戒盈滿嗣公凡三十二年景泰庚午卒年四十七贈太師謚武僖從孫崑嗣

璚字廷器父南錦承千戶璚承蔭天順戊寅入朝會兄總兵都督璘卒于黔陞都督同知代鎮祿谷寨叛討平之活賊阿賽與土官邁仲搆兵諭解復關又討破之壬午麓川餘孽思卜法侵奪孟木諸夷土地請于朝會勦賊懼納款成化二年齡公年長來鎮命璚協贊四年克副總兵移鎮金齒辛丑疾卒年四十三賜祭葬子誠

卷二

九

開國臣傳 崑字元中璚之孫也父誠右叅將嗣守金齒崑生九月而孤武僖卒無子立為嗣沐氏公爵得于忠敬而昂其第也崑孤自昂又武僖從孫廷議欲從昭靖初封西平侯爵下雲南守臣議謂百餘年來南人習知黔公一旦改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生變孝廟從之嗣公仍佩征南將軍印鎮之小心慎事守法制體人情所部清靜益治兵庚申勦龜山等處蠻寇辛酉撫諭孟養復村寨十三處壬戌合貴州討平普安賊正德丁卯師宗州扇亂次第平之再益歲祿百石丙子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在鎮二十一年己卯卒年三十八贈太師謚

至赤高果獲阿資并誅同惡二百四十一人衆皆欽服  
寧遠州古爲十七城門接壤交趾苗刀拜爛負固討降  
之隨所至皆捷麓川宣慰思倫發酒爲其屬刀幹孟  
所逐來歸求援挾與入朝而受 宸筭率勁卒八千銜  
枚倍道大破誅其魁餘盡釋之思倫發始得歸加征虜  
前將軍總川貴雲南兵欲盡平其地洪武三十一年九  
月得疾卒年三十六謚惠襄在鎮七載開田三十萬五  
千餘畝民爲立祠無子弟展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怒而質穎敏善讀書 高皇甚愛  
之授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嗣侯代鎮雲南時岷王國其

開國臣傳 卷二

地與晟交惡 文皇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且其父  
佐命開疆之臣毋深責吾當召晟別加訓飭然卒徒王  
于楚晟居守自如初 建文皇帝自焚 文皇意其由  
地道出或言匿晟所久之謂察無狀乃免麓川宣慰使  
爲諸蠻所逐擅其地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  
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及五長官司歲征貢賦又于潞江  
之西置騰衝千戶所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圍來犯發兵  
逆擊自特後走之獲其帥永樂四年安南篡奪討之晟  
爲征夷左副將軍率兵由蒙自以入前鋒奪關隘賊散  
走造舟濟師分遣所部夜出泚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

江與新城侯汝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擄其東西二都  
平之賊皆遠遁追擒獲無遺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  
石世襲 賜宴御製詩褒美之 仁宗立加大傅宣德  
元年安南再反會柳升進討升敗死晟兵亦退廷臣劾  
晟 上封章示之正統初蠻寇遞發遣第都督昂討平  
之三年麓川擾邊率兵討之都督方政戰死瘴厲軍不  
能進還鎮至楚雄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滇人恒服晟  
父子威信尊事之無異人主片紙下土莫其威儀交迎  
盛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多置庄田三百六十日吾日食  
其一足天子斌嗣尚幼不能將第昂以都督同知代鎮

開國臣傳 卷二

復討麓川不利王璘兵合始平之陞左都督卒贈定邊  
伯謚武襄  
斌字文輝初名儼字可觀寬厚謙恭好讀書有文武才  
略父忠敬王鎮滇四十餘年侍母程祖母耿居金陵曲  
盡孝道內外整整無間言父薨奔喪庚申襲爵居京師  
叔父昂代鎮乙丑昂卒受命往鎮 陞辭賜今名緬甸  
執思任發將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奪促兵迎却之斬  
首以獻遣主事何騰勞賜丁卯思機發復據孟養爲患  
朝廷大發兵以尚書王驥總兵官聚來討奉勅轉輸接  
濟大軍并爲後拒得不乏貴州苗叛攻圍城邑日此滇

南漢侯地勢不可緩視輕騎倍道救之賊皆解散水西蠻攻畢節又諭降之景泰初卒年五十四謚榮康子琮嗣

琮字廷芳號益菴又號東山居士未辟而孤母梅氏鞠之從兄璘以右都督代鎮璘有文武才且友愛教以詩書八歲通經書大義未幾璘卒第璘以都督同知代琮冠帶優給食祿之半與縉紳學士游性行老成兼美詞翰成化乙酉入朝嗣爵丙戌往鄭府主喪丁亥還鎮雲南璘仍協理勤于為政事無壅滯公退儼然冠帶守禮法不妄言笑時謁孔廟勸講課士治水利廣屯田兵用固臣傳

卷二

食克足邊夷餽贄一無所受反勢之與以酒食遠近咸悅疆宇宴然威德遠被諸夷賓服真滇南一時太平之盛也甲午安南假道窺伺拒不許因侵老撾啓累大飭兵奏聞請討之安南懼謝罪乃得赦尋甸廣西二府土官互相賊殺擒其倡亂者奏革去銓流官治之其地以安諸處竊發者授成筭皆討平之壬寅借都御史程琮往撫孟密有請用兵上方略者斥曰向來用兵發害半天下寧受無功之名窮兵黷武以希尺寸義不敢出人皆趨之癸卯討叛首師五擒之加太子太傅南宮賊莽丘拒命生擒正法在鎮安靜清潔孜孜誦讀陰陽卜筮

無不精究善草書歌詩樂府瑰麗可觀馭下寬簡尤戒盈滿嗣公凡三十二年景泰庚午卒年四十七贈太師謚武僖從孫崑嗣

璿字廷器父南錦承千戶璿承蔭天順戊寅入朝會兄總兵都督璘卒于黔陞都督同知代鎮祿谷寨叛討平之活賊阿賽與土官邁仲搆兵諭解復關又討破之壬午麓川餘孽思卜法侵奪孟木諸夷土地請于朝會勦賊懼納款成化二年齡公年長來鎮命璿協贊四年克副總兵移鎮金齒辛丑疾卒年四十三賜祭葬子誠

卷二

九

開國臣傳 崑字元中璿之孫也父誠右叅將嗣守金齒崑生九月而孤武僖卒無子立為嗣沐氏公爵得于忠敬而昂其第也崑孤自昂又武僖從孫廷議欲從昭靖初封西平侯爵下雲南守臣議謂百餘年來南人習知黔公一旦改侯而稱西平恐人心驚疑生變孝廟從之嗣公仍佩征南將軍印鎮之小心慎事守法制體人情所部清靜益治兵庚申勦龜山等處蠻寇辛酉撫諭孟養復村寨十三處壬戌合貴州討平普安賊正德丁卯師宗州扇亂次第平之再益歲祿百石丙子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在鎮二十一年己卯卒年三十八贈太師謚



莊襄崑嶷重喜愠不形于色通六經子史談娓娓宛如宿儒賦詩答啟手筆甚快日延儒士論文義教子弟隨文武各習所長平居矜厲勤于政理說者謂有忠敬之風而學問過之子紹勳嗣公十六年卒子朝輔嗣十一年卒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相繼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于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坐落虐削爵以子昌祚嗣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幽于南京之故第死沐氏久鎮雲南擬于親王督撫大臣謁沐氏皆及門下車藩臬以下逸巡為讓天下久平籍紳士抑貶之萬曆中

開國臣傳

卷二

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皆其輿人交訟于朝中朝之士不能無多求沐氏明旨屢切責未幾革其鎮守子啟以都督僉事代父子又交惡昌祚出遊于外所至楚院皆有題額久之啟死昌祚復鎮天啟三年卒孫啟元嗣鎮沐氏既世鎮其卒也皆還葬南都之外娶也必于南北公侯家南中故有府府中用閣其始鎮 太祖使閣監焉後仍不改

宋國馮公

公名勝初名罔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先世由泗徙光州再徙定遠父文質三子長曰罔用季曰勝皆號勇健智略相與講讀兵書射百步外命中國用貌都雅勝長軀偉而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起兄弟聚眾立砦自固 高皇略地至抄山罔用儒服來謁 上曰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有德昌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幸而近我其帥懦不任兵急擊取之可以強強則基定然後命將出師掃羣寇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拯水火可以昌 上

開國臣傳

卷二

大悅曰此吾心也歸若扶其第拔眾俱來 上見勝尤愛異之引其兄弟為心膂事寄常李善長亞而皆善戰典親軍諸忠勇知計之士惟罔用兄弟至最先三汜河之役罔用手獲其帥從 上渡江破擒陳也先赦之與盟揮血而啣罔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行刺不克走為下所殺姪兆先復擁眾據方山與蠻子海牙分水陸相倚罔用從破海牙及兆先盡得其眾 上選降卒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罔用與勝撰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屬罔用勝將之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因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

俱進大元帥國用以忠謹摧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  
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  
哭之恻賜葬江寧贈鄂國公子誠尚幼勝代爲都指揮  
使陳友諒逼龍灣 上禦之大戰石灰山勝率宿衛直  
擄其中堅大破之再從拔江州及解安豐之圍走元將  
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合兵下淮東勝獨圍高郵爲  
所給失兵千人 上召而捷之徒步至軍怒甚勸軍一  
鼓下之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  
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立  
皇太子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  
開國臣傳 卷二

何故勝頓首請死 上以功高弗問至定賞頗列其  
金幣減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前副將軍同大將軍出  
擄定西大破王保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畧陽擒  
其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  
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征哨極于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  
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詔謂勝兄弟親同骨肉  
痛切支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  
瓜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 賜文綺  
帛八十四匹明年按陝西又明年大發兵以征西將軍率  
開國臣傳 卷二

兵取樂安別部兵滂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拔潼  
關守之復西下華州旋師謁 上于汴拜征虜右副將  
軍命守汴從大將軍下山西踰太行取澤潞轉戰平陽  
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于絳州獲之 制詔右副將  
軍居遇春下湯和次之楊璟又次之渡河取鳳翔李思  
齊走臨洮兵逼臨洮降之還從大將軍圍慶陽執叛將  
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  
將軍權鎮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相先還  
京議功賞達遂還又五十餘日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  
軍不奉詔耶外過虜內填撫關陝所寄甚重而弁髦之

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兵至  
蘭州遣傳將軍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  
肅進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岐  
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  
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得失相當獨  
公以捷聞而有言其匿虜棄馳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  
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  
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禧妃夫人何氏卒于  
京 上賜璽書慰籍葬畢復之鎮董建 周王官府大  
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左副將軍練兵河南待

蔡勅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封地就語都指揮馬兒宜慎防刺客未逾月又勅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秦晉二王還京宜選精銳殿宿衛二王至宋國公迎都指揮守城卽都指揮迎宋國公守官兵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慎毋忽時徐李二公皆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金山數窺伺遼東爲患十八年拜公征虜大將軍友德藍玉右副將軍步騎二十萬備之諸公僕皆從以星變召還京十九年冬諭出師二十年春北伐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 璽書諭降公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藍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

開國臣傳

卷二

七

平章朶朶大獲士馬遂悉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進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軍獻馬因以規我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之納哈出度不敵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說知明兵盛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

開國臣傳

卷二

十五

所携附王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附王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勝故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皆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受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諭再三折弓矢擲地來降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盡將其衆南行以濮英三千騎爲殿道中又獲橐駝四萬餘輛殘軍二萬餘人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命勝凡降者隨水草便處安插方班師裨將有盜胡酋馬者斬之以徇然自所掠者甚多至使闕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後二日強娶其女大夫降夷心又盡驅而南益恨逃山谷邀我漢將軍因此陷沒鄭公茂械至京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 上乃勅責至再收大將軍印還京命

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  
寘龍州二十一年領東昌諸胡兵征雲南胡兵中道叛  
是冬鎮永安撫安胡兵二十三年詔還鄉明年來朝命  
塚軍山西屯種大同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勳臣望  
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  
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二十七年諭  
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  
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部近以家  
人違令聞朕言親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  
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

開國臣傳

卷二

六

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  
自然效方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二十八年暴卒勝家  
僕倚勢橫禍稅額重乘載勝養稻打場墾墾下墾墾  
磚其上取其有餘歸聲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為泰  
因用妻家也勝一日為酒召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皿與  
樊父戲而令瘞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  
夫訟于上樊父亦訟勝言其居家所為若曰公為偏  
將時勇悍善戰及為大將軍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  
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  
子誠雲南戰功官左都督

弁州外史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  
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

乎金山之役重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噲始而  
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掩譴廢  
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朱史氏曰功臣非謀逆而受禍者其根必有所自起宋  
公之失在于不奉命擅歸而多欲次之西陲初下反側  
未安任寄何如而可以輕委夫以中山王布衣兄弟功  
業蓋天凜凜不失尺寸宋公親奉行間不能則效敢以  
意自為出入寧止桀驁而已金山之役詔戒至三終不  
能率要之非大將材 聖祖以二王既逝特以勇畧不  
得已用之又次及于涼公皆不克終蓋以悍將事嚴主

開國臣傳

卷二

七

理勢固然無足怪者顧其功遠在既寧上既寧智人也  
亦福人也宋公智既不長福又遠謝寂寂至今不聞一  
綫一酬之報吾是以憐之叙其功列于六王之次

穎國傅公

公名友德宿州人徙碭山號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兵亂從李喜喜破山東燒上都宮闕李敗歸明玉珍又從陳友諒皆不能用 高皇伐江州謁見小姑山 上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操輕舫深入身被數鎗手殺數百人微涇江口大戰友諒死第功最復從 上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率萬人一鼓而登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從徐大將軍下廬州西取夷陵

開國臣傳

卷二

二八

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恭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先鋒當一面復 召諭曰昔漢高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兵自山東始汝其勉之從破沂州斬王宣下青州連收山東河南進克元都精騎偵邏古北諸隘從定中山真定進兵太原王保保來援兵未交萬騎突出壓營而陣公帥死士五百衝却之因合謀夜掩其營王保保棄軍走復敗賀宗哲于石州逐竹貞至宣府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逼臨洮降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公以驍騎扼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

開國臣傳

卷二

七

兵自陳倉攀援巖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立督兵修橋以渡遂拔文州渡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伐山木造百艦以渡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三州日月投之順流而下蜀守者見皆解體艦成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分置壙守兵來援至則公已破其守將向大亨親督勁兵逆擊大敗之拔漢州進圍成都壽以巨象載甲士前戰公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兵躡藉死亡數萬高皇引其功切責東諸將所書木牌亦達東

開國臣傳

卷二

三

上獲允下所司速行尋召還尾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微族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備延安伯顏帖木兒僞請降上陽召和還留公以誘果入寇大破擒之上將取雲南命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虜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騎步三十萬討雲南上親餞龍江諭以方畧受命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之羅鬼犵狁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用沐英策大破擒之遂平曲靖自率衆構烏撒藍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將城烏撒蠻大至故持重不戰老之忽鼓士騰奮大破其衆城成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皆降上諭公梁王尚在靄翠不降雖有雲南亦難守遂進兵至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頒曆願修職貢永爲藩服公怒拷其使諭速降明再上書曰善關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總只一死雖死猶生或兵或糧不妨明言以志 聖人之失而寂然不著本末謂有所詳與畏則韓涼二公不啻詳言謂可畧不必細書則一代大功臣生死之際豈宜草草此秉筆諸公不得辭責而尚論者動曰寬仁大度曰愛惜功臣此只可論本心不可論作用 聖祖如青天白日其心天心也其威天威也欲殺便殺殺之不當亦多自悔未嘗一毫掩飾至于文人體面話頭尤所厭聞決不任受何事曲爲之辭獨借公之沈寃進不得聲于廟廊退不得寫于典籍雲南一祠殊覺荒寂至今山陝浙閩之間傳姓者皆引爲遠祖理有之未可盡以詞國臣傳 卷二 爲妄也

韓國李公

公名善長字百室定遠人有志計讀書處持文墨與事高皇略潞陽善長進講 上謂里中長者禮之收爲掌書記屬曰倉卒聚兵人自爲心又謀士持案牘多毀惡諸將以致敗事調之如一是在平時密啓此備者事汝能任之吾事濟矣善長受命朝夕與密謀諸將有來歸者悉其本末言于 上復爲 上布欵誠而中有以事力相勸者委曲調護人皆安之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詔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

國臣傳

卷二

五

暴視秦尤烈以故羣雄翊齊土崩瓦解 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彘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君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許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若供給饋餉或可效蕭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幸以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才願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年滁陽王疑 上奪



滁陽既及 上填和陽元氣猶盛 上自畧地收兵善  
 長以一隊守城元兵來襲設伏大敗之 上聞甚喜曰  
 不謂儒者乃辦吾事方謀渡江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  
 安等以舟師萬餘請降 上曰天贊我也既渡泛牛渚  
 拔采石乘勝取太平 上命善長置榜諭士卒擄掠必  
 斬 上自稱大元帥以善長為府都事已克建康取鎮  
 江與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軍機進止章程賞罰皆佐  
 處分 上益禮任之擢行中書省參議師行必留守轉  
 調兵餉安輯居民 上為吳王拜右相國請立茶法洪  
 都鑄錢設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裁取有衷民不困而  
 國用足 上與諸將議伐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  
 饒善積請緩之 上不聽卒用徐大將軍言先取淮當  
 時李濟尚據濠州善長以書招降之既平浙西與鹽法  
 力請 上即帝位 上日常笑陳友諒甫得一隅黃屋  
 左纛自雄未幾殞滅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應自  
 有時毋庸汲汲士誠就縛以勞封宣國公資賜如大將  
 軍更百官制始尚左善長為左相國 上嘗謂羣臣曰  
 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  
 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舉天下  
 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忘遠慮

明國臣傳 卷二 三六

元政縱弛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違坐三條不  
 已甚乎因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悉  
 裁定律令復率羣臣勸進三表乃許進即位儀 上御  
 新宮歸功臣下告于上帝皇祇有帝賜英賢為輔之  
 語戊申正月 上即皇帝位一切冊典皆充大禮使史  
 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  
 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居聞  
 何中書令也于是議置東宮官屬即諸勳德大臣兼之  
 明國臣傳 卷二 三七

以示父子為一廷臣事之亦如一絕嫌間之疑命兼太  
 子少師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居守者  
 三月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表  
 服三師朝賀 東宮儀監修元史奉 詔編 祖訓  
 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  
 臣爵賞優恤死事者家屬事無鉅細悉委與中丞劉基  
 右丞楊憲謀而行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雄解汗馬勞  
 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  
 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  
 國事左丞相成祿四千石世襲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

一死語詞比之蕭何時大將軍爲元功位猶居次善長  
雖寬博有容畧然意忌劫叅議李飲冰楊希聖黨之與  
中丞基爭法而詢 上方獨斷事寄如故而言不盡行  
且厭之矣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及佃戶踰年督  
建臨濠宮殿賜以半醴茗棗徒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  
地論善經畧毋使失所凡留臨濠者數年惟其弟存義  
太僕丞義二子伸佐皆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  
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初定婚禮公主修  
婦道甚備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亂善長因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

開國臣傳

卷二

三八

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  
論法父子皇恐謝罪 上赦之善長在 上前凡事不  
先發時爲小人覆過或時譴訶不當罪強爲對 上以  
爲柔奸嘗賜勅曰爾太師善長昔嘗授撰挈家舍皇謀  
生無所朕時帥師滁陽爾迎于道朕待爾腹心用如手  
足朕無上智于爾爾或小疵朕置不問遂成命世之英  
今無謂朕忘乎朕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年雖邁精力  
可爲何至此小吏在功臣資昏定擬詭辭符奏國有定  
律奏對不寔者杖心欺者斬卿欺矣然大封有誓免爾  
三死今削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朕庶有嘉貞

後以不悛復勅責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凡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  
工洪武十三年勅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獄  
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成  
福既敗以事見督皇恐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  
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先與存義謀後告之善長  
善長始大驚不聽已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  
地王太師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  
又旬日惟庸過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  
人不得聞但遙見頰首而已惟庸遂與倭通俾以精兵

開國臣傳

卷二

三五

寓貢船挾許告 上而掠庫兵入海事發 上乃賜惟  
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  
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歲善長兵同善長年  
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上公  
女女其子此吾後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止誅存義併赦  
佑尋召理臺事讀文臣勅封廢敘例十五年河南水命  
祺服濟善長復請老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勛臣五  
十七人善長居首又二年善長年七十七嘗欲營第宅  
從信國公想假新築三百人役亦探得 上直獲旨曰

皆蒙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而永昌侯監王破虜捕魚海兒獲其遺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于虜者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下鞠得績往來沙漠私書有善長手蹟廷劾當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于是御史再論劾善長捕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為宰相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螭桃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殿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

國朝臣傳 卷二

三

矣吾欲幽宥佑伸死以慰大師心何如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以禮葬之卹其家都尉公主徙江浦都尉卒于永樂元年二千茂指揮會事芳鎮撫孫恒倅襲恒生城墪城生宣宣生翁嘉靖中錄絕封改文資世襲七品其餘猶居金陵聚寶門外善長死之明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得 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

其欲從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使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耳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殺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

國朝臣傳 卷二

三

長之子麒麟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說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弁州外史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令自盡以禮葬恤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

其面狀抑有股跡少澤也隱之十載而後發發之後一  
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  
用之疏可味也已

朱史氏曰韓公之死王國用一疏發揮明切 高皇亦  
無辭以解然止論韓公之地位未究當日之事情也韓  
公有心計而無遠識觀其料張士誠一節便可槩見既  
以布衣特起佐平天下高貴已極老且勦勤而 高皇  
益振厲法在必行雷霆時擊 上之恩既不勝其威而  
摧折甚多下之懷又不勝其懼韓公久居班首屢言切  
責奪祿甚日欺可斬危矣日岌岌焉憂及身家徇第姪  
開國臣傳 卷二 三

之言密通惟庸為脫死計應亦有之要之惟庸以黠才  
偶當 上意而奸偽情狀傍觀豈不了了伯溫顯與之  
抗中山屢為之言而我以姻故相暱此豈腹心功臣善  
自保全之策乎昔蕭何常識韓信矣身追之自亡命立  
拜大將特達之知千古無二然鍾室之斬卒給之使人  
蓋古人一心為國識大計如此並稱三傑抑有由來使  
何以舊恩終始與信綉繆恐其辱決不止械繫而王衛  
尉亦決不得以一言動漢祖之聽今韓公籌軍食輯和  
諸將誠可比蕭何而其知人則遠不及雄鷹識景濂不  
能識伯溫而歸宿乃質質于惟庸之邪說舍曰舉發而

又此焉惟庸族矣第且坐死矣猶徘徊觀望遲之十餘  
年迫而引決總之是世味中人構風雲履盛滿不制而  
敗終屬可憐溫陵嫂馬儒者頗為上上人說法而乃以  
辭爵分祿責韓公以隔靴搔癢詆國用此豈其聰明之  
極真可抵掌千古者乎

### 僉事王公

公名濂字習古定遠人父子良敏給多智定遠令愛之  
俾為書佐辟河南行省掾濂好讀書知大義習聲詩  
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吏有謀策令長以賓禮

開國臣傳 卷二

三

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起款日保宗族救民可也走瀕  
毫說其軍帥使反虐政無害民軍帥喜留為萬夫長至  
工部尚書非其好也又度必無所成聞 上克金陵乘  
間舉家南渡時李韓公其婦兄也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遂詔為執法官悉心詳獻務協于中活丹陽令白  
齊應天知府王子謙 上深簡注陞為中書員外郎遷  
浙江僉事巡行郡縣貪墨蠹民者擊去惟恐後餘則務  
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大風晝晦 詔求直言歷  
述災傷病民竟為之罷征使得疾家居洪武三年卒年  
王濂誠力真王佐

材今拾朕去朕失一臂卿肺腑亦安所托後善長坐事  
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此濂恂恂儒者與宋景濂相善  
或共論議或掀目吐氣指方畫圓淡淡數千言不休臨  
大事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氣面折人過性又慈  
惠在戎行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  
甚眾事親曲意承顏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子二  
伯驥先卒仲佐為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  
虞世南書以才為鎮撫

參議權省事

公名麒字國祥定遠人負英氣多謀畧 上在臨濠引

開國臣傳

卷二

十四

兵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麒謀招健兒屯  
守挾縣尹某為帥自固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走麒獨  
扶尹來降 上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麒獨降非有謀  
者不能留與飲食善征討之事密謀曲算甚當 上意  
禮遇甚隆既取滁州擢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庫並  
掌晨昏曆以指將帥之失伍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  
上以始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護滁州倉既渡江克  
太平開江南行中書省徵還陞為郎中是時 上左右  
唯公及李韓公凡政令輝炳羽檄皆二公相與協贊之  
及建康下陞為參議官戊戌冬 上親征婺州權署中

而祭物災良久直至堊所視其下棺始還子驥時備宿  
衛伴就儒師學 親自訓督命為管軍千戶大兵征漢  
鄂定襄汚下吳興俱從征有功 上即帝位擢親軍指  
揮倉事從平中原陞指揮使世襲滕州段士雄反驥帥  
師討平之侯效冠浙東會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  
級進會大都督府事

開國臣傳

卷二

十四



虎聖人作萬物觀正表君子匡濟之  
期堯舜君民之日何幸恭降其虛

元

公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  
山南行臺侍御史會兵孔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  
迫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其地有泰元之者  
孫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  
從孫永為達部軍因遣還報 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  
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妻陳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  
入時 上寓王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公  
言無隱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公西門外用  
為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晉漆板間  
開國臣傳 卷二 三六

葉公

葉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  
十莖之學 上既取太平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開國臣傳 卷二 三六

武事一綱三目策一觀者先定規模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并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士地卽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三目者一取張九四圍平江擣巢穴用鎖城法用之爲上策取紹興進兵杭州略湖秀攻平江爲次策二取溫台慶限以歸順之期不則興兵脇以必從三取福建先遣辯士說之不則進兵一自溫處入一自海道夾攻福州必拔移兵兩廣可傳檄而定凡千餘言 上奇其言留用之力辭賜金幣歸

明國臣傳

卷二

甲

朱史氏曰城可鎖乎葉布衣之法謂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是矣然兵無常形不得已至于圍城豈一法可定而日後開常州姑蘇慶陽三大役皆用此法雖曠日持久卒收全勝豈一布衣言之 開天之君臣守而行之噫是有數焉 江之始兵力未裕常州時有閉合以後兵至二十萬 外 更盛可以立命 何以卒至退兵敗滅耶

靜誠陳公

公名遇字中行 仲行 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建康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遷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 高皇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以書聘之日子因胡元人取海宇瓜分豪傑與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亾天命歸于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此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子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倘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爪牙以顯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與其發光欽迹以全已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俟車塵起展素藎蓋丙申四月八日也 馳人見與語大悅稱先生

明國臣傳

卷二

甲一

不名者 益現 信素 其策者 三甲辰 上卽



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即帝位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不受乃賜肩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甚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長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明國臣傳

卷二

四二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詭力為救解每從寬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著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效上悅賜對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所著遺書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公侍上由卿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明國臣傳卷之三

明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誠意伯劉公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曾祖濠為宋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登高丘望其聚突無烟者賦之宋亡林融為朱舉義元使簿錄融株連盡其里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牒篋私記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携濠走尋之不得濠伴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燼餘也衆並得免祖廷槐父煥有智許通經術為遂昌教諭公少穎脫讀書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福及五經

明國臣傳

卷三

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無不精析其與講性理于鄭復初先生聞濠洛心法元末舉進士揭曼碩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在燕市得天文書一冊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驚以歸之笑曰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為一代偉人盡出秘書相授在官以廉節著推抑豪貴人多怨之嘗反新昌故獄檢官以罪去濠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避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評歸乃與魯道元

宇文公諒曰：魏晉西漢一曰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度雲將賦詩公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當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一日共飲沉醉乃別西蜀趙天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下方有事幸自愛勿落小盜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辟公元帥府都事築慶元諸城逼之將左丞帖里貽木兒讓招撫公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公行省都事聞之朝而谷珍使人浮海至京贈用事者許谷珍官聽其降坐公擅持威福奪職羈館紹興并罷左丞公夷然曰：數也一日憤甚欲自殺放浪紹興門人抱持得止 放浪紹興

開國臣傳

卷三

時之政明法度肆禮樂待王者之典客或說以勾踐事業笑曰：生平惡谷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天合行有屬子姑待之時 高皇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 上使孫炎來聘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勿爲方氏窺遂與宋濂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巖起草昧間一土一民無所憑藉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用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垂怨性剝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寔數戰民疲位卑則不驕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擾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若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 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所太平將犯龍江 上欲禦之而衆懼擾甚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至有勸納款者公獨張目視不言 上召入問之公曰：請賜臣筮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 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筮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肘勢已不敢然明公初有建

開國臣傳

卷三

康園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創懲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為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開至誠以固人心興王大業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敵衰我旺決可取也 上曰善于是賜基劔令諸將盡拜基為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誘與戰盡覆其衆時 上雖定江東稱吳因公猶奉小明王座于中書省公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陳天命所在乃得止議代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直擣江州從之

宋三

友諒倉卒戰敗遁去馮勝攻南康 上使公校方畧畫片紙付日夜半出兵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具而黑雲漸薄即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啟讀之初亦莫信已而其如所言始以為神遂破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 上有難色公從後特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洪都遂為我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驗等歸至蒲蒲軍叛殺持將獨人洵洵其將夏敷曼之迎公入

家即伏為發書諸屬已得固守已平章兵至悉誅諸叛將方治葬谷珍早辭以落來哈公白之 上使受而答之因賜書宣 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 上于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叩署名稱老先生公事事條答皆中機宜俄拜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奮欲出戰止之日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趨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薄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公疾呼揮手曰難星過

開國臣傳 卷三

上遠易舟返顧前舟已中礮碎矣相持未決諸將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秩正三品公領之上戊申大統曆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公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停囚待之果杭州及海寧降 上悅悉付公縱歸焚賊守心羣下皆備備以 上且有誅修密言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明日 上見羣臣自引咎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公最為 上信嚮言無

不聽中書參政張景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頌上  
功德請及時授樂明得意 上出示公公質責曰是欲  
為趙高也景色動愆乃使其腹心奔翼巖何公陰事  
未發景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翼巖遂飛章論公專擅視  
所行皆取 密旨或有請報可者 上怒詰問知出張  
景礫丁市 上即大位推御史中丞仍領太史令諸大  
典制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  
時處州七縣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 上獨令青田止  
五合為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殺  
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  
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盛公獨與抗李不能平而適以  
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勛舊且能釋  
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公頓首曰  
計大體安得及私 上乃解累欲加封謝曰 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固辭 上每稱曰伯溫吾子房也嘗  
因卜相問揚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任理為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且不  
學未見其可問江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問胡惟庸  
曰此債較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  
生公曰為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

明國臣傳

卷三

七

憂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恐辜 陛  
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懶惟庸以不遜皆坐罪  
如所言 上巡汴梁公與李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  
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  
可施許之遂督督官省糾舉奸惡小者捕治大者啟  
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貪縱事發丞相以彬省  
僚且素贖請于公求緩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  
相大恨俟 上歸訖公盛夏方祈雨修人壇境之下非  
所以奉承天意 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公以妻喪告歸  
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  
時國臣傳 卷三 七  
懷先聖道天下初亂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即別里  
間捐丘壘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  
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援  
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  
蠡慶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且  
至暮如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  
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冊言非僞  
造實出朕誠爾遂命駕良慰朕心既至資賜甚厚是時  
上方幸鳳陽建為中都銳出塞滅王保保公謂中都曼  
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七月進兼弘文館學士

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永嘉郡公至是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齊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問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曆數休咎討論封來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樂使者往回勿貴以物茶針發回公悉條對而焚其草大要謂霜雪之後必有陽

開國臣傳

卷三

八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云 上是之宣付史館遣其子建上平蜀及甘露頌 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以右丞相攝左事俾公每思中傷公亦自料兩人不並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既括之間有隙地日談洋南抵閩界日三魁為饑盜賊元末應方寇為亂公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奸民謂地屬温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周廣三逆命處州宿猾持郡邑事不以時聞公使建上書奏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挾舊事益怒及宿猾逮至恭使訴公欲購談洋地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具上當坐

累上不同復請建其子建又不同公懼馳入朝請罪留京師待命 上明言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胙奉俸一月惟庸既益橫公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為修好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久之浸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 御製文賜之畧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峇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顯爵垂名後世勅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蒙生致使不安固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趨朝不辨存疑親君可謂不

開國臣傳

卷三

九

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竟卒年六十五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建日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為一書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投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 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勢勇壯不復返頌受 上持知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叅密謀 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

中山王而外人莫得聞 上天威嚴重臣進對每戰  
 懼失措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人  
 交關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于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  
 嘗自炫尚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  
 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皆竣  
 潔嚴勁為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 上聞而未嘗嘗問  
 汪廣洋對以不知 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于是深  
 思公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既卒二十三年命子薦  
 復故封誠意伯誥詞謂公父子俱沒于奸邪素政之時  
 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共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  
 附國臣傳 卷三

卒于法勿而環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北  
 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環獨不屈法亦停襲永樂二年  
 法與環子穎進 太祖書詔宣德三年授刑部照磨  
 卒法子恒子墨墨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公後守臣言  
 璉七世孫祿勿不堪授官環四世孫文謙可認用祿七  
 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勅嗣公于青田成  
 化十八年勅取公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  
 中吳士偉言公子孫宜世爵憲子瑜得為處州衛指  
 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  
 之任豈間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

驗運等盡計動中機宜波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殺封留之  
 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  
 年刑部郎中李瑜言 皇上明聖斥姚廣孝 文廟佈  
 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朝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  
 是瑜言下廷議皆言 高皇收覽賢豪創造基業一時  
 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  
 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處  
 實嗣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賜嗣爵  
 未幾旋即隕世祿圭裳于未裔委嗣帶于空言或謂後  
 附國臣傳 卷三

胤孤貧弗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  
 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與滅  
 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勒基宜侑享 太廟其九  
 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制曰可公  
 人祀 太廟廟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瑜嗣誠意伯  
 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年少氣銳  
 振武營之變擁諸大臣至小教場呼噪眾皆悸無人色  
 不能出一語世延方會府事與少司馬李遂所殿至叱  
 之氣色甚壯世延反覆論以困成騎顏增罵曰汝等反  
 反即殺我大辱至盡殺汝等眾稍懼乃散而聽命由

是自負貌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革管寧  
益縱其下侵奪民田有詔勒回原籍誓不肯行曰我有  
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備疆自  
如顧焯消家亦益貧不能支矣萬曆丙午下南京刑部  
獄死子孔昭嗣

朱史氏曰誠意神謀罔策隱見于亂世遇合于真主天  
意實然指畫張陳形勢與中都北寇若卜相諸事即留  
侯諸葛何以過焉必也之曰術術平天下其為術也孰  
大下是夫為元進士則忠于元為元逐臣則發晦侯時  
佐成大聖人事業伊尹之去就千古迥合非常之人非  
開國巨伴

常之事拘儒安能測識漢高豪傑也恢廓多大度又數  
用兵而漢于色易與故留侯可以托赤松之遊總不失  
柔道本色我 太祖棄餘而聖賢也經給密察運天下  
于掌上嚴束諸將相喜任事惡避事多疑難犯誠意聞  
謗挺身歸命僅得自完若一有所托要領即分家族滅  
矣六爻皆剛終克有濟嗟乎周孔而後歷代佐命只此  
數人介州既以出處皆誠意溫陵推而居留侯之前又  
言知天文不能知胡惟庸之毒死筆端頓挫各一見解  
自喜要非定論姑舍是使並稱絕世之奇可乎

璉字玉璫自幼有器局永嘉為方氏所據鄉有無賴子  
將煽變以應出不意一夕撲滅時年纔十八 上聞召  
璉并其弟璵入見甚喜曰阿璉明秀阿璵嶷重謂基曰  
非卿焉有是子基既歸奉命入京無慮八九占對詳明  
甚稱 上意為胡惟庸所中幾坐法 上赦之基卒

上急命御史李鐸取其觀象諸書璉即日出書石室中  
隨入京 上慰諭之除服授考功丞兼御史又二月拜  
江西叅政面許入中書同官韓士原貪而苛立本儉邪  
不知大體璉一以信直自處未三年卒年三十二

璉字仲璵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  
開國巨伴

偉貌豐髯議議英發父沒不仕既陳葉丁香叛延安侯  
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璵破賊還薦璵才畧 上喜曰璵  
真伯溫兒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閣門使如  
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為減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諭以糾正時袁都御史奏牛車事件 旨  
當殿呵殿 上曰正當如此會谷王封宣府詢侍臣擇  
可為輔者諸大臣故忌璵對曰門使劉璉忠勇果敢  
可任 上領之授谷府長史且曰王年少凡事執正兵  
機尤不可忽璵嘗至燕 文皇與璵奕璵輒勝 文皇  
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璵正色曰可讓處璵不敢不讓不

可處環不敢讓北兵起環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  
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能用景隆戰敗環夜半渡蘆  
溝河冰陷馬斃環力破冰馳所岸月雪走良鄉趾裂跋  
行三十里環子躬自大同赴難起良鄉至涿州遇環翼  
上馬南奔知景隆決誤國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與  
疾赴關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  
既即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趨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奸  
黨環稱疾不起法官論環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啟  
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逝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  
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

開國臣傳

卷三

十四

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趙公名天澤新都人棄官游江南最善劉伯溫贈以文  
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  
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乎方劉未遇授之以卜法者  
曾美山而漢奇預識者天澤宗雖疑駭勿顧其吳江月  
下泛舟詩云餘霞欲遙岑微霜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  
出鳴榔棹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下滅沙禽  
或翔舞此意與誰同三高渺千古

學士宋文憲公

公名濂字景濂號清溪先生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  
名朝字文憲性樂易好禮法隱不仕年八十一卒子二  
長淵義烏教諭次即景濂母陳氏六歲授李瀚蒙求一  
口而盡九歲能詩呼為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  
雜書以爪逐行按而試之按畢輒誦受業于聞人夢吉  
得春秋三傳之旨兼通五經時吳涓穎先生萊方內儒  
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招曰舉子業不足測景濂曷  
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幾悉得其闕與吳既辭  
去卽代講席鄉先生柳文肅公賞黃文獻公潛深禮重

開國臣傳

卷三

十五

之數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蒲田陳公旅稱其文  
沈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先生玄則曰非才具  
衆美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遂以文名擅天下主于鄭  
氏者且二十年而是時胡俗滔天獨其鄉猶傳考亭東  
萊之學考亭一冊傳為何王金許四先生稱朱學適派  
心慕效之間因許氏門人究其說而又念東萊之傳且  
隆每與人言深慨歎思振其統蓋志在聖賢讀其書想  
見其人自任之重有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至正己丑  
薦爲周史編修固辭會世亂益裕閣入小龍門山著書  
十四篇曰龍門子寮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



等書刻誠意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藝老弊猶飲然  
肉而兼茹茶飲茗瀾成其大庚子 上入見問世亂  
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上甚悅語必稱先生除  
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公曰  
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貨罰適中天下可  
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 上論黃石公三  
畧且口釋之公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 陛下留意 上曰知之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上箋  
謝恩書奉 太子勅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 上覽書

開國臣傳

卷三

上

喜召語 太子書意今日誦一過且賜書褒答父愛洪  
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  
甘露降召賜坐 上執金杓煖湯于殿以露投之手  
厄注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 上臣文正得罪嫉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 上  
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  
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  
不治乎尋失朝泰左官三年還國司業明年坐議孔

廟禮論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陞 太子  
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  
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講畢  
復言曰人生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教民則  
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  
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頓首曰 皇上慎終如始  
上下率其陛下講學士兼資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  
為奸奸錄分賜 太子諸王侍 上親獲 上問三代  
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躬行又

開國臣傳

卷三

上

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凡一百卷序  
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誕生南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  
也避亂民間初無異念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  
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摧折治政詰戎文武將  
吏仰成笑而已獨稟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監禮  
行郊祀存于心目有赫鑒臨惠解小民恐一不獲唯墨  
吏黜庶是刑是威敬天勅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  
政外戚不敢循理閭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  
帥保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  
有統六也公復與詹同樂韶鳳言日曆成天府人不易

見更做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為皇明寶訓上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 上並使公編摩潤色既侍 上文有問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臣之榮極矣一旦受職任事不效將負 陛下頓首力辭 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時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

開國臣傳 卷三

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上嘗強之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若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為序班仲子廷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 太子選賜良馬又為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為尚書祖德政太常少卿批皆淑人誥詞 上皆親撰復留之府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行將加罪問羣臣有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召公問對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也

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召馬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舉公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歸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賞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 上曰大江漲空循河行俾慎侍至家公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 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

開國臣傳 卷三

誰從撫兒孫乎問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 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 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叩頭無他第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鄉尚冀實封補 陛下為一 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 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賜物褒論禮部致酒米穀果日進見從遊覽便殿侍食至暮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勅求文獻百金却之 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夷金非所崇國體上然之歲盡辭還既行致日 上語璉曰朕嘗嘗之夜

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資慰勞爾厚公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夜然燈于几以稀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疎曠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帽悠然自樂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年七十三夫人賈氏名專先一年卒門人方正學曰當元之衰 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論道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門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為人取重如此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弘治五年四川巡撫那表奏公啟沃之益既多著作之功尤備一代

元勳死非其所權厝蓮花池山下雖經改葬未荷殊恩乞加贈諡下所司九年巡撫賈俊又以為言部覆謂公一代儒宗人心景仰久矣今不敢別議贈諡請依學士承旨職事令有司于墓所春秋致祭正德八年劉誠意九世孫瑜請其祖諡祠額誠意得贈太師諡文成因并賜公諡日文憲宋納日文恪公二子長瓚先卒瓚子三人慎慎恂皆無後次璉工書稱為國朝義獻子三人慎慎恪恪居華陽擇字子夷奉母諱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例之時贈粟帛由是得專其學 建文皇帝念公為 皇考舊學之臣召擇還以為翰林侍書擇書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朱史氏曰先生篤行真修學有本原文歸爾雅遭際聖神大弘制作守先王之道而見之行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收宋儒未竟之功開我 明大成之運決當從祀 孔廟而先生既不自名世亦無有名之者乃後來追崇大約以著述講授為主推曰先儒謂足接有宋諸君子之後而于先生未聞談及 太祖因常評之矣跡其品曰賢益在聖之下君子之上此千古斷案不可易而汶汶至今良可歎息至日本之文原是奉 勅李卓

存自善之自勉也。德澤成人品，尋一。旋所謂精，精  
有餘精，揮不足。太祖勞其身以憂天下，切齒于人之  
不仕者。御製班班可考，先生二十餘年，魚水之交，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其職分，中引疾責拂。聖心若  
有意避遠，并子孫亦杜仕籍，恐天威一震，全族皆沉，欲  
徙死于夔，其可得哉。俗儒之哀，吾不欲聞之矣。

公名

三

御史中丞章公

公名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始生音  
如鐘，父遇孫，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諸  
兄應跡，頗為儕類，侵苦公，忿然曰：彼謂我弱耳，我不自  
勵，豈為男子？乃往受事，家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剛  
叔游。剛叔名講，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  
邦，聞出咨訪，叩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語，悅之不  
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歸，抵家父  
病已革，越八日而逝。壬辰，蕪黃妖寇起，犯境，與從子存  
仁避亂，存仁為寇所執，奮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勿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  
購求，及得大喜，邀上坐，問計。正色拒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為此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  
降且死，厲聲色不為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即死，何恐  
為？賊縮不敢加害。夜給守者，得歸，集里民為兵，不旬日  
擊邠之府，判官以兵來欲盡誅，誑者走，說石林將軍  
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為良  
民，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失民望，且以資賊，非計也。將  
軍稱善，即撤判官，毋搜殺，因留談軍事，盡平屬縣，上功  
授龍泉生，薄薪海寇起，石林將軍守台城，寧海民亦為

受應之團台甚急將軍召公為援方退居得傲即起曰  
吾邦賴將軍以生今有急正報德之秋也集越勇數百  
人超城下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積穀  
不羅言于將軍行縣賑之抵豪罪發其粟克用龍泉亦  
歲儉大家闕粟高其直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  
勸分之政民受惠為多青田潘惟賢為盜而龍泉監縣  
竇忽丁貪虐民因導潘攻縣治竇忽丁棄印走公同王  
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竇忽丁懼棄職  
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軍往處城未發先  
害剛叔公憤甚誓必復仇言于府帥檄兵擊襲之乃遁

詩國巨傳 卷三

去于時處之七縣皆盜起行省移石抹將軍分治處州  
公謂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將軍曰惟君  
處之乃遣于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以  
功授松陽尹辭討麗水賊大敗之賊為內外二砦公麾  
兵砦外砦立壁賊突至奇兵橫擊賊奔北圍內砦急攻  
破之賊首就縛外砦亦降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  
窮民子弟今于第肝腦塗地甚眾而吾獨成功功名吾不  
悉為也力辭不受屢戰皆捷賊勢威其黨張貴李興甫  
等皆降又斬土豪周天堯散其眾時天下日入于亂公  
結處匡山自號曰匡山居士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  
為險峻或曰山形似匡或

日似匡處各山多古木西有深淵中流噴龍雲屬  
其子曰與將至矣汝曹善保州里己亥冬王師克處州  
公避入閩中 高皇東帛來召與青田劉基履水葉琛  
全華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  
先生然四海紛紜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  
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悅曰卿等其留輔予擇食  
若曰司事進行江淮田荒蕪及耕墾者皆藉之差稅有  
等者有疾在告 上遣左司都事張安碩來視小愈入  
謁 上望見喜甚後念及即問左右幸某康強否安碩  
言其念母邑已未全愈即日命歸省賜金緡留季子存

忠臣巨傳

厚京師浙東始設按察司即權公愈事尋命還處州代  
總制胡深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女且命入侍 皇太子  
胡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銀餉無缺師旋即以總  
制事付胡還所却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按察司遷公往  
入見 上慰勞曰紀綱之事今已屬卿荆襄多廢地建  
議分兵屯田 上曰所言甚善今則未暇鎮撫同七帖  
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生以法河南按察使宋思顏  
浙東按察使孔克仁金事王璘生法辭連公 上遣劉  
基諭曰予素知章 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以兵入閩

九城中空虛召所部義兵列柵為屯捍之賦乃進去長  
 子存道初以元帥成浦城及是命提兵為遊擊公謂父  
 子相統非制請罷 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疆  
 場顧效他人嫌疑耶浦城軍食不繼 上命右丞李文  
 忠與公計之李欲運糧處州公以舟車不便而軍中所  
 掠糧甚多請拘入官均給償以直食乃是稅官金甲為  
 奸利訊 上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或疑其詐  
 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各故圖為自全計非詐  
 聞國臣傳 卷三 下六

也事聞詔許以元官守本部命下德柔已為友定所破  
 來奔厚存恤之會斬周遂卿通于陽瑞安之路處州金  
 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十戶專統之又奏免山  
 田之稅海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禽  
 累盡朱亮祖取温州軍中掠人子女悉搜出還其家海  
 隅既寧請朝京師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乎吳有後  
 命及浙西諸郡皆下 上召公且令分兵征閩而存道  
 守處州八見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力一方盜寇尽乎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明日 召  
 問征閩諸將何如時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

公曰二將進討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  
 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召文忠出師  
 處州糧額以軍興加徵十倍言之丞相入奏 上曰吾  
 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朱君達既叛又請降奏戮  
 之方作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公曰此皆限  
 以峻嶺縱有木何從而出力言于省臣止之 上即大  
 位歷敘其功與劉青田并拜御史中丞尋兼 太子贊  
 善大夫時廷臣多佞 上意尚嚴公務存大體不屑屑  
 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  
 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視博擊為能哉 上  
 聞國臣傳 卷三 下六

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勝不合以致  
 入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  
 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 上為  
 霽威用亦準止 上禮重公嘗語公及劉基二先生年  
 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節攝不宜蚤起朝也先是  
 上既從公議令文忠入閩存道部郵兵萬五千以從既  
 事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今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  
 不憚公懇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請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

果迂濶哉先生其為朕一行比至母憂求守制不允遣  
存厚還家治喪身理戎事兵既集命存道部領浮海北  
行冊中前請 上覽惻然許之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

道止 上諭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汝又北上勉立事

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戊上黨尋移平

陽公自喪母悲感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石感

疾益深臨終親友來候曰當收歛此心無有挑滯公曰

吾父已知之遂卒洪武二年五月也年五十六 上甚

憫悼親為文祭之公孝友父未葬而盜焚閭里額天稽

顛奔哭至極所而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既

開國臣傳 卷三 三八

創第能淵請二兄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用以

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登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器

局夷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嘗言曰占之學主躬行故章

句之旨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

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

存道從公集兵保鄉里己亥率所部歸總制官孫炎合

兵守上游陳友定入寇擊却之自是屢有武功授處州

翼副元帥胡深戰歿代領其眾洪武元年漕運至京

上嘉其才畧從右副將軍馮宗吳北征以功授處州衛

指揮同知三年在征秦隴取其元留守明昇齊吳友仁  
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湯將軍出塞至斷頭山  
戰不利死之

季公

季公名汶字彥父龍泉人元季江南諸郡俱陷獨處州  
士夫倡義兵堅守得完歸于 天朝最著者葉琛劉基

章溢汶其一也三人入朝為顯官汶早致仕然鄉里人  
稱之以儆三人不替云先是率壯士從石抹空孫有功

授義兵萬戶陳尹龍泉不就 天兵既下處授安南翼  
總管孫炎見殺勸所部駐白巖出不意同諸將攻城破

開國臣傳 卷三 三九

誅之復其城匿翼同知從元帥胡深破青田賊葉賢二  
出私財贖軍中擄掠還其家 高皇即位召入見以老

乞骸骨賜宴及饗衣遣歸十年卒年六十少讀書多智  
畧事親孝喪服依古禮濟貧乏不倦宋學士尤重之

參政陶公

公名安字上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敏有大志博涉經史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遂湛心濂洛之學尤達于易為文純雅疏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于守將不見聽乙未上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城迎見上狀貌喜謂父老子第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柔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宰梁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平伐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天下不足乎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為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宋章葉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敢為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險于安命往視事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賜詩以行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皆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與千戶朱炳拒守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

日城破不敢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屠

從賊者不許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

民思之為立祠吳元年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修

因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

為議律官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

不明邪說害之也上稱善且重其才賜門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林院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遇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汝從何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遺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立黜御史

代汪廣洋江西參政諭以首渡江見軍門敷陳機務深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合朕心茲上游都會擇卿撫定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孰郡公因初諸禮多經裁定大祀禮專乃公議禘祫禮定于詹同齊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對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有二子曰昱曰晟晟為浙江按察使介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克軍多死亡無所傳州司逼索安妻安繼妻陳裝白入見太祖問媼為誰叩頭具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肯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傳軍散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



勞 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得見先後蒙涉諸艱功在蘇鼎家人所犯即盡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要母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參政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縣人時有大星墜落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進重不妄言笑孝弟忠信卓然自立嘗夜歸限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即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皆奇之里人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窶即與封識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凱朗誦雜經濟濟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眾父有孝行家貧凱以東修助治喪如禮祖母墓奪于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造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劉青田爲之敘相者袁廷玉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至元中以明經除永豐教諭不受主杭州施克弘家 太祖起兵訪凱延至置上坐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羣雄地實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空地也直取之易耳 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戊申即大位以書徵之凱矢心不仕 上求之切論使人曰陶凱不應可取一族人首級來族人四遠求得凱見 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 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請建 奉

先發于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  
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  
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 上曰卿歸  
德于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  
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編錄 聖旨及  
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 卮 駕獻詩又進方  
帝 孝慈皇后有效、賜免死牌命與開濟作天下民  
籍易見國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  
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  
居深山中授經表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積

開國臣傳

卷三

三十一

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  
碑碣時時命公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  
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  
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復以參政致仕密謂第中吉  
日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緣在此昔避不能  
今奚得免會遣高麗僕用符驗坐與知罪死凱曰臣受  
知 陛下官三品壽七十歿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  
不自表也 上尋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憤人金水橋羣  
臣懈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不覆奏者皆死贈太子少保  
葬長澤山下

參政魏公

公名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有隱德觀讀書蒲首山  
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性靈乃構亭曰  
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朝辭勿  
就 國初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僉  
事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  
命公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公有詩記之  
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詔  
蟬集率脩輪班虎豹馳月遠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肅

開國臣傳

卷三

三十二

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祥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  
戌宵露降乾清宮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  
于人則甘露降十一月冬暖如春 上召借危素詹同  
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  
一詩以述今日之樂公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  
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麟和聲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闥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  
無地不陽春 上覽大喜三年轉太常卿七月命改定  
太廟祀文舞孝子皇帝其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若  
爲於慶明遊觀詩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

公爲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孫  
 吾與修撰王俱爲讀卷官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八人  
 開科之始得人最盛伯宗卒爲名臣九月坐考祀孔子  
 禮不以時奏請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未任即召還爲  
 禮部主事賜燕 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  
 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 上召至內庭諭曰  
 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公  
 忠憤幹可爲朕一守頓首受命蒞事懲陳亨苛政勦暴  
 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剛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  
 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

開國臣傳

卷三

三

王彝張羽開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詮年百有十歲  
 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詮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  
 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  
 課爲天下最 上嘉之陞四川參政蘇父老願留仍命  
 公還郡七年公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  
 府浚河以壯士觀資民利御史張度度字景儀廣州府增城人風儀律侍  
 以才學聞元末爲高要教諭遺風棄官洪武壬子計偕  
 人京會試升舉題賢能於御史府諸劄臣連劄帝室多  
 然勢度每歲舉外研名節而心險刻人多畏之請立張  
 度而於結壘州見許蘇引知府銀費以治爲士誠竊  
 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或以爲言 上使度偵之  
 度姓名爲田者人誤釋學官廉其資誣劫坐極刑擢度

其與既滅之基而高啟爲上梁文俱獲罪 上悔之命  
 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歸瘞于蒲圻燈窩  
 山公高明端重學博詞贍與宋景濂蘇伯衡相上下其  
 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爲之所著蒲山放唱  
 集人咸稱之

卷三

三

三

長史佳公

公名彥良初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衡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聘之俱不就洪武六年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舉以應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奏對稱肯推太子正字 上嘗出 御製詩文示之卽 上前誦聲朗然左右驚愕或私戒之 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多侍寵不自修飭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各賜金三十兩曰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爲宰輔卿其勉

開國臣傳

卷三

三八

之每侍宴以 御製勅訂正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不過懲憤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一日 上問曰元政寬弛遂致大亂朕矯之以嚴有犯必誅願法數行數犯奈何對曰德則逸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 上喜曰此吾心也嘗從徑內城未幾從容願謂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對曰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 陛下持衡堅定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卽書其語賜于便殿七年長至有

法天道也臣聞君民一體故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 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卽平租稅日廣賦歛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上嘉納洪武二年修元史與宋濂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宋信陶凱陳基趙增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憲傅恕王鏊傅著謝徵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

開國臣傳

卷三

三九

大本堂經明理達義開道召對 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把匝刺瓦爾既至抗言 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宰數日又論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旆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有遺孽自立于沙漠遣使脫服至雲南見梁王有一心逆我使以圖其意梁王持兩

可不決匡公春登楊氏家脫脫聞請責梁王不得已出  
公與脫脫欲屈之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  
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  
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且夕至傍有解者  
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殞  
而大之莫實其處或曰痊地蕪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也  
年五十二雲南既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  
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

子紳

紳字仲籍父死府南十三聰明能文章鞠於伯氏教事

開國臣傳

卷三

四十一

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殺亦沒獨理生產作業  
憂患中依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  
旨歸由暢引之縱橫磅礪出入上下務探極精英乃已  
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尊賢下士  
聞之聘致待以客禮痛父死節醫微遺骸未返白其事  
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訪求不獲  
遂即其所莫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為之洒泣建滇陽  
備哭記志感既還王慰勞備至建文君即位給事中徐  
誠御史黃凱薦為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獻大明  
鏡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躍日登赤鯨曰開洪基曰

清江漢曰轉使兇曰播成胡曰海波平曰拓國境曰定  
關陝曰開川蜀曰斷苞栝與方太史友善嘗尋太史為  
百代儒宗勸著書淑來學太史不應紳悟遂略文藝潛  
心道德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 陛下  
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  
事之時先臣之節獲伸之日下翰林議贈公翰林學士  
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實自公始正統六年義烏  
丞劉傑再以前改謚忠文紳以成化二年卒年  
四十一有繼志齋二十卷子紳

子孫

開國臣傳

卷三

四十一

孫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孫周旋其間又  
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  
繫 文皇念其祖死國特宥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  
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孫與童景庸書言痛念  
避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  
幽潛生平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  
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  
為侯城集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漿味孫一  
遵遺志子孫相承閱十百年不變居父母喪盡禮三年  
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

為鄉貢分獻先聖廟除疎弊俾現出必儼然古冠服人  
爭視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  
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  
生稔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  
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吳公

吳公名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  
舉雲少有文行為國子生仕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魏  
國公定元都送至京師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渭南  
縣丞有惠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

開國臣傳

卷三

四二

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為湖廣叅政八年坐事被逮釋  
之時元梁王據雲南 上召諭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  
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  
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為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  
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  
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真頑不從與師未晚  
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漢  
北為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  
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不從欲

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辨髮往見公曰  
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  
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為汝屈遂  
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  
平 朝廷方知公之死適其子徽亦以其事來白乃命  
馳驛奉視歸葬輟為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  
廣即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焉四子季充歲貢  
交趾遠游知縣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巡撫王詔  
為請於朝贈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律並祀改稱編為  
二忠嘉靖初姑蘇李應禎往來宜興素知其事及官南  
開國臣傳 卷三 四三

其部以事過湖廣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墓已犁為田  
居人莫肯言蓋其家亦貧侵者已久地與家蕪 詔  
命及遣官俱燬於火矣曾孫承宗志高玄孫鳳翔家益  
貧不振李為言於御史唐符奏乞表墓從之歲時改祭  
承宗得官中書舍人

參議王公 子彥達 附 上名善 陳敬

公名綱字性常一字德常溫州人第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議鑿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嘉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之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渡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且因授以筮法且為筮曰子世然不克終購下今能從吾出游乎以母難色道士笑曰休緣未斷吾固知之劉誠意徵時常造焉謂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

開國巨傳 卷三 四十四

整異時得志幸勿以世法見累則善矣後劉竟薦公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拜兵部郎中未幾朝民弗靖推廣東參議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豈在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軍舸往諭民咸叩首服罪回抵增城遇海寇曹真鼓譟突至截舟願得為帥曲論不從叱罵之遂共擁而去賊為壇坐公日羅拜請不已罵亦不紀齊遂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問其誠孝令殺羊輩

尸負之而出歸葬永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粗衣惡食終其身不仕 此王陽明五世祖也王之年諸直言餘姓不及遷徙來歷 時有王名善陳敬

王公

王公名名善義烏人洪武元年為高州府通判四年秋八月寇黨羅子仁劫奪府印逼名善附之名善罵賊不屈執至霞峒新營遂遇害是月己酉也後雷州衛遣千戶黃青領兵擒子仁斬之

開國巨傳 卷三 四十五

陳公名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府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敬稅率壯士禦之眾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命有司恤其喪

副使經歷熊公 附黃政

公名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鄉薦入燕就試以議論奇棄不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柵結民兵自守一郡獨完陳友諒屢脅之不應 國朝兵入江西鄧將軍愈問其賢索至軍門與論意合大喜咨以兵謀 上至江西召見慰勞甚至欲授官以母老固辭留愈府參軍事母憂既葬復徵至京奉 旨偕諸儒撰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縣丞錢鶴皋反松江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坐鎮之卒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時 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

開國臣傳 卷三 四十六

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 上大怒欲寘諸法鼎從容論解之 上曰升每謂審音韻不辨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益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若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若吾屬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趨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公與給事中尹

正進曰 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百致一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 上悅即詔罷之明年 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多預聞 上每字補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為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別部偽官悍將二百人暴如虎狼出奇計盡剽種類遷於江淮閩民始安枕

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附國臣傳 卷三 四十七 焉以其替俗眩世且名犯 國號奏毀之沒產散其眾為農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乙賊罪事發下鞠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謚廷辯不已民數百遮門外爭知州無辜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再進民詢之辯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謫而誅無罪人乎釋謚以情聞 上可其奏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妻屢訴無為白之者一日覽其牒深疑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宛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為  
奏改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既至輒雨民曰此  
熊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  
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州縣官多失廉平陰跡數  
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陞其省副使三年封建  
親王拜晉王右傅治官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  
年召還授晉府參軍以尚書授王府再奉 詔兼授秦  
王經明年召還復入王府尋改刑部主事八年校衛經  
歷時朵兒只把雖降尚持兩端上書萬餘言謂西涼岐  
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朵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

開國臣傳

卷三

四十八

聲援協服鄰邦為自安計 朝廷宜恩制之之道急之  
則必蕭捲而道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  
漸致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  
參守之則朵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  
人謂熊鼎迂濶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京府打班驛  
上曰把叛六極之北行以大義切責之遂與中使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四

丹陽縣男孫公

臣朱國禎輯

公名炎字伯融句容人面黑如鐵跛一足持辨風生能  
為歌詩時丁復夏煜以詩名炎游此兩人間相切劘好  
立機括下紙爛然雅能飲與煜對引務出奇得一奕句  
拍案大呼拔劍起舞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輕視章  
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蓬蒿下耶 上渡  
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以成大業 上悅辟行省株  
論事慷慨激切多合 上心從征浙東擢同知池州府

開國臣傳

卷四

一

尋陞知華陽府已亥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師克處  
州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甚難治 上以炎為才授處  
州總制聽其辟任一切不從中覆匹馬入城召父老論  
以天命所集空稟教化不且為修衆皆感悅仍擇勇徒  
者練為兵紀律嚴明賊皆退縮時才俊士因亂多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悉為鉤至劉基章溢葉瑛皆處士所推  
基最有名不肯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送矣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  
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論基文詞甚美基尚不答  
然心已知金陵王氣有驗矣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

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復基乃浚敬敦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亦會上來聘遂送基於京師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止以口舌安反側郡日置身狼虎間無所疑憚壬寅賊叛害耿將軍炎被擒幽空室中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賊規非本情恐留自遣患燁馬斗酒燁炎曰以此與公談炎拔劔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何可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妻某

開國臣傳

卷四

二

為賊擒亦不屈死公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 遇匱乏者解衣推食給之所著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

南陽郡侯葉公

公名瑛字景淵麗水人元季兵亂從參政石林宜孫守處州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瑛為書策捕斬之其餘山寇竊發者以次剪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王師下處州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精明必成大事遂來降僉院胡大海以瑛偕劉基送建康辛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邵愈守洪都祝康之亂愈脫走瑛被執不屈大罵死之 上聞痛悼遣使往祭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于院判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祀後陳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開國臣傳

卷四

三

高陽郡侯許公

公名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必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戊戌上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於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擾收英雄難以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機渴也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黎庶庚子偽漢陳友諒率兵圍國臣傳 卷四 師攻太平與守將花雲拒戰城遂陷瑗被執罵不辱死之追贈高陽郡侯

當塗縣男王公

公名愷字用和當塗縣人幼有大志通經史間為府史人服其平乙未上渡江召至幕府為掾叅決戎事時新下京口民抗拒不安慰撫之皆安方建中書省進左右司都事遇事彌綸元戎宿將唯其言是信戊戌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遣馳至軍諭之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胡大海已戍蘭谿命與定議取婺降之己亥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調度有方兵食俱足有警以五丁應付一兵攻凡得萬餘人開平王屯兵金華郡將或侵民偵知之械而捷諸市王

開國臣傳

卷四

五

使人來讓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歎美之開化馬宜挾舊印為亂江山楊明恃險劫掠悉討擒之部內乃安饑疫出粟賑之全活無算勸興學校士皆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力調解得安往來李平章文忠軍中議事多用其策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檄廣信牽制之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圍入寇必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師往不可乃止俊請胡大海行廣信速潰辛丑分省於婺控浙東胡大海日治軍旅民事悉以委愷時力役

無藝乃令民自實田數糧多者爲里正寡者爲副通驗其糧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金華周泰義烏柳昌侍俠盡民逃至獄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緣爲奸利廉其罪狀以聞真于法挈網布紀丰采肅然苗軍亂胡被害擁位而出正色責以大義賦帥劉震欲全之其黨吳得真素有隙曰無自貽患乃被殺并其子行及椽吏章城年四十六追封當塗男公善謀能斷常白事未聽却立戶外比暮不去 上出惟而問之從容諫如初上卽允行尤長吏事以儒術餘案牘辭簡而意周喜爲

開國臣傳

卷四

詩歌情意爽豁

上以經濟材稱之將大用未幾而殒子三長爲侍儀使次行同歿于難次升童

縉雲郡伯胡公

公名深字仲淵處州龍泉縣人穎拔有智畧涉獵子史百家及天官術數之書父鈺仕元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一日談兵甚奇父警之曰才雖撥亂智在識主父宦游京師深年十歲往侍父使高麗歸卒奉樞南還廬墓益讀書尤工文辭元末兵亂歎曰浙水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結鄉里自固石抹宏孫辟參軍事募兵決日間得數千引屯竹口時盜賊所在結聚徃諭曰爾皆良民也因擊迫至此棄仗卽良民耳盜以深長者不欺遂降會溫州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深曰城

開國臣傳

卷四

七

中叛者惟一二人耳請往諭之軍民見深相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若得更生敢不惟命遂以城降從征鄱陽賊青田潘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史聞風遁去賊焚縣治深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歸執肆害者盡殲之窮其窠穴悉平移師攻遂昌賊酋出戰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卽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較以正陣接戰奇兵夾擊之別遣遊兵構其伏匿比戰賊三面被擊大敗生擒八百人天兵取浙東後徃既下獨處州爲石抹所守不降已亥 皇帝遣胡

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敗北大軍入城徇屬邑葉琛  
來降遣琛諭以禍福遂出應命 上素聞其名召至京  
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善詔還處州招集舊部曲從  
西征 上既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苗軍變殺守將  
已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竊發人情未固  
捕首惡誅之防禦甚周慮戍兵單弱多方召募遂得兵  
萬餘人曰兵足矣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  
以餉奈何衆對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  
玉帛且不保而况于食遂因衆心量度民恒產惟宜加  
賦軍興饒焉請寬鹽稅二十取一商販大集以没入田

開國臣傳 卷四

八

代租民甚賴之薦進士吳世昌司學事文教始興諸全  
守將謝再興叛犯東陽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來援議  
以浙東屏障度地去諸暨六十里新築一城相表裏其  
勢益固浙西將李伯昇大舉入寇頓城下堅不可攻敗  
去 上以立城功賜之名馬遂平青田温州方明善取  
平陽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侵地親統正軍攻温州明  
善勢蹙與其叔國珍議納歲幣乃還師 上卽吳王位  
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  
陽敗守將阮德柔兵四萬有定懇帥銳卒來關圍我營  
公以氛惡未卽戰為朱亮祖所迫不得已進擊之破其

二柵敵悉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  
見執有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  
封縉雲郡伯公智識絕倫藝術無不精曉個儻好施予  
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  
戮一人宋濂侍 上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對  
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比  
伐閩有星變 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公已  
被害 上甚痛惜之聞者莫不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  
葬之友定既誅 上使楨燔其肉以祭

開國臣傳 卷四

九

東丘郡侯花公 妻部氏

公名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曉勇絕人  
癸巳杖劍調 上於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  
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  
襲破繆家寨 上以濠城殘敵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  
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道顧後隊尚遠舉銳翼 上拔  
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  
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  
授勾管明年乙未率所部從渡江 上克太平以忠勇  
宿衛左右下集慶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  
皆克之過馬賦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鬪三  
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文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  
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拜院判丁酉春正月克常  
熟州獲卒萬餘七月兵過寧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  
結梗道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守  
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率麾下三千餘  
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  
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士馬憊乙亥城陷賊縛  
公急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  
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怒碎其首縛於舟檣衆射

之忿激至死不少變年三十九追封東丘郡侯妻部氏  
方戰急時一子僅三歲部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  
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  
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被執部赴  
水死年三十五侍兒孫瘞屍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  
九江軍中惡養小兒逼投水中伴諾乘間投漁家脫解  
資令善視之尋王師破友諒孫往漁家視兒故在鬪漁  
人出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斂舟渡江遇偵軍奪舟  
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  
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  
俱行明年二月達 上所孫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真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遺之復其舊忽不見兒  
八歲賜名煒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  
千戶後七年拜指揮僉事偕孫氏至太平奉部骸骨東  
草像雲葬上元縣 世宗初立其五世孫遼東復州衛  
指揮僉事請於 朝部氏贈貞烈夫人孫氏安人立祠  
致祭

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

卷四

永義侯系公

公名世傑無為州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  
乙未納款從 上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鱗魚州鐵  
長官水砦取采石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  
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  
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賦沙克大浦口  
江陰下太湖收安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碑海寇樂瑞  
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瑤窮促來  
降贈永義侯侑享 太廟 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  
死甚多最初為宋國興定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

月同日傳

卷四

十一

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每出先登授總管 上與陳桎  
先戰南臺兵却國興年十八請出鬪 上壯之衣以白  
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敵見袍誤以為 上攢槊刺之  
被執見殺遇春翼 上潰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  
赴井死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謚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  
為承義侯景丹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謚 上  
從之而國興未之及後其弟晟立功永樂中封西寧侯  
世傑子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比戰有功洪武二十三  
年以擒除克逆封衛先伯祿一千七百石世嗣誥詞引  
其父死難之功賜鈔還鄉治第宅二十四年練兵邊塞

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籍浚城隍經略屯田明  
年閱民籍軍屯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

卷四

趙國胡武莊公

公名大海字通甫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  
上為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  
統軍元帥宿衛佐都將軍自嶺溪進攻浙東諸郡擊敗  
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訥於遂安元苗帥楊完者  
以兵十萬來救大海前諸軍斬其部將遂克嚴州與李  
文忠擊敗完者攻徽州擒其將進克諸全火九華山鮑  
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因說都將軍曰蘭谿為婺州  
右臂於嚴為近公引兵下之發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  
蘭谿進攻婺發不下 上乃自往大海引其客王宗顯  
問曰臣傳 卷四 一四  
來見 上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 上喜客吾鄉人使  
偵發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為守元將果開  
東開納師 上以宗顯知府事陞大海僉書行樞密院  
以工體為都事民賦軍器成屬焉時 上方伐陳友諒  
遣檄黃信破之信方絕糧人勸還師公曰此閩楚矜祔  
地不可棄為堅守計以養子德濟協諸將鎮之李道明  
水攻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以獻呂珍圍諸全堰水力  
攻公馳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於馬上折矢求解兵許  
之叅佐曰賊狡未可信機不可失乘之可立盡公曰言  
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繫之不武遂引還珍亦遁去

上以婺浙東大都通既引趙以公為江南行省叅政守  
婺州己亥克處州初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附  
隸麾下喜其驍勇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公遇已  
厚未忍發李福謂其眾曰胡叅政待我輩信厚然兵柄  
在王將不殺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眾從之  
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  
英等人署陽請公至八詠樓下觀考公上馬英令其黨  
鍾矮子跪馬前陽誦曰蔣英等欲殺我公未及答反顧  
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公腦仆地英即斷其  
首并子關住殺之會僉書安慶院判張斌使從已公兩  
問曰臣傳 卷四 十五

自有光每夜出燁燁如炬既及敵人數授我邊屢顯祥  
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火滿野洵聞人馬聲泊出師  
輒大捷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市曹刺  
英血祭公贈趙國公諡武莊洪武元年築壇鷄籠山祭  
故功臣公位第一而耕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  
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  
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廖永安趙德勝耿再成  
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樓神卞壺蔣子  
文廟六王與章高吳良吳積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  
祖尚存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



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徒見驩附編氓寧靜  
有祭征虜之風德濟積戰功間難奔計進同僉樞密院  
明年癸卯諸全守將謝冊與叛降張士誠左丞李文忠  
遣德濟屯兵五指山下備之因晉浙東行省叅政統重  
兵守諸全新城丙午移守杭洪武三年從大將軍北征  
居博東徧為虜所襲不能禦械至京宥復官後為都指  
揮使鎮陝西卒

月日傳

卷四

十六

泗園耿武莊公

公名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  
立戶泗滌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  
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 上取  
金華為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即以爲守石抹  
官孫率眾驟至擊敗之宜孫走死嚴戢部下招撫流亡  
有竊發者擒治赦其餘黨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  
民間號紫糧民甚苦莫敢言公曰民盡餓死軍亦何爲  
自於胡叅政罷免民乃得安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  
叛方與客飲變作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  
何國臣傳 卷四 十七

俘虜奴閩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  
劍連斷數梁兵不繼賊攢刺墮馬死胡瑛等收其屍葬  
葬之贈高陽郡公洪武二年侑享 太廟三年加贈泗  
國公益武壯子天壁方起發苗軍入京聽用行次石港  
聞變馳還收舊部而討賊而李將軍文忠已破賊斬之  
即棄父職李將軍討諸暨叛賊以兵策應方園珍據溫  
州乍降乍叛張士誠窺東陽皆討敗之 上于處州設  
制勝衛用爲指揮副使克浦城進攻建寧擊敗陳友定  
隨李將軍下杭州陞指揮同知世襲縛張士誠走方園  
珍擒陳友定皆與有功征兩廣攻取三山生擒賊首陳

祖保等諸郡以次平定調回從征襄陽等處遂至西安  
策應招諭河州臨洮皆下改杭州指揮同知七年出海  
捕倭屢逐至外洋沉其舟卒

皇明開國臣傳卷四

十九

魏國俞忠烈公

父廷玉弟通源通淵

公名道海字碧泉巢縣人父廷玉元末有彭祖及金花  
小姐者妖術惑眾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從其部屬  
李普勝為軍妖徒既戰敗泊舟巢湖結水寨自固屢為  
妖黨左君翊所困乙未開 上開闢和陽納款乞發兵  
為援 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士馬糧盡欲渡江乏舟  
樁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我機五月親率兵至巢  
湖諸將迎 上登舟謀出東口時桐城開馬場河等隘  
口皆為元將壅子 所扼惟一小港可通然淺澗不  
容巨舟已而大 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沃

開國臣傳

卷四

十九

丈餘 上喜曰天助我也乘漲發至黃墩雙刀趙普勝  
陰蓄異志華高高舍山人兵部郎所居黃墩結水寨與  
上親視之高等尼出東口將人江為壅于海牙所阻時  
雙刀趙有異志高露其機上上歸益兵復至戰却海牙  
遂殺舟抵和陽渡江同諸將下太平等處授總管遂定  
金陵陸泰淮元帥謀取廣德守兵出戰奮擊敗之遂  
破其城從開常州敗青軍廣德復叛平之即留守禦  
戍其同討江陰石牌海家已亥副俞通海破趙普勝水  
營自後破友誼援長與克南昌夾戰都陽湖皆有功武  
昌既平陸湖廣行省左丞乙巳規取淮南悉平之從討  
張士誠分門而軍凱還陞行省平章鎮湖廣三年封廣  
德侯祿六百石世券先是高奉使廣東巡視城池券留  
內府明年卒厓州 上命中華省補支祿三百石無密  
了船券墓中陪樂國公藏武莊從子岳長指揮軍事  
以為言 上謀脫身歸擊言和陽取舟載兵同攻海牙  
貴欲以兵勢挾之遂得歸乃集商人舟多載猛士復至

黃墩督其兵攻海牙敵船高大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  
進神勇無敵直趨和陽敵皆潰走繼攻鱗魚州等寨大  
捷授萬戶遂定渡江之計六月從 上率舟師徑渡明  
日克采石取太平有功遂攻取邊湖水陽八月攻行廊  
山涇縣克小花圩寨溧陽九月克銀渚東壩及固城民  
湖寨復取三汊口敗海牙悉擊戰艦結寨采石元帥也  
先從子兆先合淮兵屯營方山相犄角窺伺太平丙寅  
正月通海攻采石寨二月復從 上力攻海牙大破之  
之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臺城歷沙港焦門克阿  
魯灰者林苗軍水寨十七日拔鎮江追康元帥降之進  
開國臣傳 卷四 二十

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陞行樞  
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州宜興四月克宜城寧國復與樞  
判趙殿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畧太湖克大浦口降  
張士誠守帥王貴鈕津等經東洞延山遇其右丞呂珍  
大軍已西獨帥餘舟與戰矢中右目痛劇下舟令從者  
披已衣立船上賊不敢逼戊戌正月計江陰奪馬馱沙  
四月攻雙刀趙復取通州十月克宜興等處時雙刀趙  
據從陽已亥四月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庚  
子陳友諒犯龍江同諸將擊走之縱火焚其舟賊衆潰  
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陵揚九江蕪州

黃州等郡壬寅四月取南昌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劉福  
通於安豐通海擊敗其衆回攻廬州七月丙戌 上大  
發兵帥通海等援南昌友諒解圍來戰丁亥遇康郎山  
戊子大戰先諸將乘風縱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直  
前戰率飛棚射中定邊相持數日舟小漢巨艦來壓軍  
皆首抵艦以脫鐵盛盡裂又乘風掉七舟載葦置火藥  
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僞王友仁友貴皆戰死賊稍  
退時舟深入塵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意已沒少頃  
舟飄颻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  
兵敵遂拔水寨謀遁去我軍先柵壘子口及橫截左蠡  
開國臣傳 卷四 二十一

遇其歸路戰愈急進曰湖有浮沙舟輒膠不利戰盍移  
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擒易耳從之敵見我水陸  
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突出與諸將追擊敗之  
友諒死甲辰二月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  
章事四月廬州平守之拊膺勞來復業者衆城西北石  
難淺涸浚廣加倍丙午四月從取濠州九月征浙西克  
湖州十一月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僞帥陳仁  
壽乘大艫百餘已避入海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里  
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元年三月圍姑蘇徐相國  
檄令共討賊敗賊滅渡橋提兵蕩其營至桃花塢中流

矢初甚以四月九日歸自軍中。上幸第視之病革。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已不能語。遂揮涕而出。明日薨。年三十八。駕復臨哭之。慟甚。聚寶山追封豫國公。洪武二年配享太廟。六月祭于功臣廟。三年改封號國公。諡忠烈。公沉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廷玉從渡江。與諸子戰。功畧同。陞元帥。取丹陽。丁酉。克柵江營。獲老牛兒等。陞僉樞密事。總戰船。沒于陣。贈河間郡公。次子通源。通淵。

通源

通源字百川。通海卒。卽軍中領其兵。攻蘇州。擒士誠嗣

開國臣傳

卷四

三二

通海官從大將軍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從副將馮宗異等會兵太原。取陝西。克慶陽。尋張良臣。復以慶陽叛。率師自臨洮。疾趨至涇州。合兵圍而斬之。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徙江南。募四十萬田。鳳陽命撫輯開水利墾田。攻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斬數萬。二十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後逾年坐黨事以死不究。仍賜葬聚寶山。豫國公墓傍。

通淵

通淵以父兄故充叅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功陞督府僉事。征哈刺答。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班師轉餉二萬石。江西又征都勻。龍場。諸蠻。峒克辰。沉寶慶。俘獲多。上又念通淵父兄功。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築城越雋。二十六年坐累罷侯。還鄉。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衛指揮使。復侯戰。歿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嗣。官明年卒。次端。又明年優給錦衣。未幾卒。無後。通源子祖病痿不能嗣。孫宗魯孫信信宜。德十年乞嗣。信子瓊。瓊子仲弘。治五年皆乞嗣不許。

開國臣傳

卷四

三三

鄧國廖武閔公 弟德慶侯

公名永安字彥敬巢縣人先貴州人父旺生五子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旺護 上渡江還鄉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永寧早卒元亂妖寇彭祖兵起永安與永堅為其萬戶既敗永堅往仕友諒為叅政永安則與其弟永忠縣人雙刀趙俞廷玉王子通海趙伯仲伯仲第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桑世傑舍人華高以戰船千餘結水軍屯巢湖扞盜廬人左君溺者亦故盜魁以書招永安永安等不從君弼率兵來攻屢為所困乃使韓成持書見 高皇和陽盡以舟歸

開國臣傳

卷四

二十四

焉從攻蠻子海牙于峪豁大破之是時永安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青沙坊獲鬪船十五從還和陽與通海德勝破鱗魚洲鐵長官新生沙二寨獲人馬還從渡江永堅亦來歸取采石太平襲安慶往來用兵滅陳兆先皆與通海同事功亦相參戊戌正月取宜興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院六月士誠兵寇常熱永安大敗之又敗之通州狼山十月再拔空輿追擊至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水淺舟膠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俄士誠弟士德見擒遣人求和請歸永安以易 上以士德知勇斷張氏右臂不許甲辰 上念永安遙投

平章封楚國公賜號及誥而贈旺為涼國公丙午卒于姑蘇年四十七洪武元年祭雞籠山功臣廟配享 太廟六年下禮部定謚號禮部臣議曰有元失馭四海靡沸英傑之士或率義旅或障一方泯泯紛紛莫知所屬真主奮興不期自至龍行而雲虎嘯而風若楚國廖永忠等七人者皆熊羆之士膂力之臣或陷敵破陣或遭變捐軀義與忠俱身先業隕 陛下混一天下追功隆封爵祿及子孫享祀配廟庭秩報已崇易名非誇臣謹以赴敵逢難謚永安曰武閔殺身克戎謚通海曰忠烈奉上致果謚德勝曰忠毅折衝禦侮成而不猛謚大海

開國臣傳

卷四

二十五

口武莊開土斥境武而不遂謚再成曰武壯折衝禦侮壯而有力謚趙德勝曰武桓桑世傑業封永義侯與漢光武封冠恂景丹同卽用為謚 上可其奏八年皆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永安鄧國公亡子以永清子昇嗣為指揮僉事

弟德慶侯

德慶侯永忠知勇豪邁來歸 上見其年少曰汝亦欲圖富貴耶永安既為吳所執 上以永忠為樞密僉院預其兵友諒入寇龍江與張德勝乘勝追及采石奮擊

敗之復太平徙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俞通海輩  
 擊漢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仰攻不可上永忠度其城  
 勢架橋舟後反舟而行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女塔齊  
 接而登克之復與趙德勝攻下瑞臨吉安諸郡從戰鄰  
 陽拚身出 上舟於圍友諒中矢死從征其子理出降  
 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特鑄金字八賜曰功超羣將智  
 邁雄帥使懸于門規取淮東克海安進攻秦州士誠以  
 兵薄海安綴我師駐范蔡港未進 上載徐相圍圍秦  
 州勿動而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諭此寇裴徇江上自  
 老之師我克秦州則江都自潰士誠果遁淮楊悉平從  
 開國臣傳 卷四 二六

克姑蘇錄功陞平章副湯和會討方國珍降之十二月  
 自明州徑取福州洪武元年 上即位兼太子詹事畧  
 定關中諸郡至延平招陳友定未下攻其西門城守嚴  
 不敢出戰內自疑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淪城遁并力  
 進攻友定勢蹙省堂仰藥復甦諸將開門降閩地悉平  
 明年二月由海道取廣東朱亮祖為副諭以宣布威德  
 勿殺掠時何真守潮州先以書諭之真即款附上印章  
 圖籍四月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戊申至廣州盧左  
 丞迎降以胡通守之攻破偽叅政邵宗禹數其殘暴新  
 之廣人大悅悉捕誅叛酋土豪馳諭九真日南朱厓僭

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進取廣西六月至梧州降元  
 達魯花赤拜住其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募兵迎戰無  
 有應者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翔赴水死  
 七月至梧州命楊璟收未下州郡兩廣悉平明年還京  
 命 皇太子迎勞龍江仍送歸第七月再往撫泉漳十  
 一月封德慶侯初諭功當封國公以鄱陽之戰使所善  
 儒士窺意徵封爵故稍次之食祿千五百石贈三代十  
 二月副湯和舟師由瞿塘伐蜀平之功次傳頌公凱還  
 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三月卒 上厚賻之子  
 權娶湯將軍女為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勝練兵西安十  
 開國臣傳 卷四 二七

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十四年從  
 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畢節移守瀘州十六年  
 召還十七年卒權之子鏞以嫡子任散騎舍人歷官都  
 督建文中議兵事充宿衛 文皇入京以鏞與弟銘嘗  
 文學力孝孺使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  
 個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收孝孺族之兩子拾遺骸葬  
 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見收兩子逝去永樂元年四  
 月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鐵叔昂謫戍邊昇  
 蘇州衛指揮同知母及女送浣衣局從兄基指揮同知  
 自首獄死永安雖以功受封每每失 上意故卒而賻

謚皆不及後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  
 詔諸將相大臣論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勇  
 之人然粗悍無禮自取敗亡朕當此時傍身自守推誠  
 任人故能成此大功天下已定朕與卿等共享富貴當  
 各盡其道而往有犯法者何也昔廖承忠數犯罪屢宥  
 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  
 又能訓子為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祿傳之無窮焉者反  
 是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為功臣者不能守法  
 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至再三朝廷亦難  
 處矣朕以祭祀之時一心齋肅思欲格神及遣汝輩奉  
 閉國臣傳 卷四 三八

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官室外未嘗作  
 一臺榭以為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廣為  
 室宇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常有功  
 列有爵位故丁寧告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

蔡國張忠毅公

公名德勝字仁甫合肥人才畧豪邁沉毅剛果自巢湖  
 以舟師來歸其弟義 義初名四為雙刀趙德管守安慶

開國臣傳 卷四 三九  
 上烈勞之且惜其老命太醫院為養其髮髮伴同醫治  
 以表遠人特賜銀印掌事寵重之三十二年陞右軍都  
 督會事年官于聚裝 為雙刀趙所留不得從 上率兵  
 拔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取采石太平擒陳也先  
 權管軍總管營于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  
 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泰淮翼元  
 帥從下常州宣州兩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  
 池州進擊敗之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  
 捷追至采石大戰歿于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諡忠毅  
 侑享 太廟于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命宣嗣為  
 中軍都督僉事坐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登孫昂

部招之弗從庚子追陳友諒于采石戰死始來附命為  
 帳前親兵元帥賜今名姓為袁義辛丑從征友諒安  
 慶江州壬寅下南昌授管軍千戶癸卯攻廬州友諒  
 于彭蠡甲辰七月克廬州十月廖平章征廬州友諒  
 將俘偽吳兵丙午三月授鎮江從 上于至子門擊吳  
 將敗走之八月討浙西德清湖州丁未攻蘇州從取通  
 州置僉典武備指揮事隨征中原山陝皆有功洪武二  
 年克鳳翔擊昌安定會州敗小豫王于石州追大孫王  
 與諸將合慶陽張良臣以其薄義營壁徐乘其困攻  
 破之三年劉王保保管取興元陞本衛同知四年調羽  
 林衛總領官軍防邊都指揮馬雲葉旺續等鎮邊五年  
 統兵下海捕倭十四年從征雲南克普定由 官備大  
 理楚雄等處有功十五年鎮楚雄府虜累叛義積 官  
 調兵力戰虜遂遁去陞楚雄衛指揮使二十三年入朝

吳曾孫勇玄孫淮源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同復姓名  
爲汪興祖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號勇顯從常李二將  
軍有功戰歿阿魯渾河贈汝南郡伯文蚤喪父奉母最  
孝從牧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  
卒贈東海侯諡孝勇武臣諡孝惟此

汪興祖

興祖巢人初爲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子宜勿興祖嗣  
職從張姓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搗水塞抵江州克  
其城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又從救安豐敗張士誠之兵  
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涇  
陽國臣傳 卷四 三十

江口友諒敗死擢湖廣行省叅政從平武昌還攻廬州  
克之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  
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衍聖公孔希學開大軍至率  
曲阜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禮之克東  
州縣皆降洪武元年立 皇太子兼領右率府事從攻  
樂安克汴梁還濟寧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卽  
命守禦敵兵再至皆敗去府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  
汪姓克武朔爲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  
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問亦弗與語參  
令自效圖實封從傅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據險

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傅將軍大怒疾進兵大  
破之以沒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子幼  
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

汪興祖



梁國趙武桓公 附在四勝

公名德勝 上所賜名也濠之鍾離人狀魁偉有膂力  
馬上運槩如飛壬辰兵亂為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  
善戰為賊所畏顧雜處羣中無所自見西謁歸德王忙  
哥察其馭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 上駐軍滁陽聞  
母李氏在軍中七月棄其妻來從命為帳前先鋒從取  
鏡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敵後河諸寨元將  
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幾殆 上親臨視乙未刻雞  
籠山羣盜與偽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含山三  
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闢却之四月拔板

開國臣傳

卷四

三十二

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錄功授總管府先鋒六  
月復從拔采石下太平及諸縣皆有功丙申元將蠻子  
海牙闕大兵南渡擁兵建橋采石磯斷淮西路陳也先  
營於方山相犄角皆從 上力戰破之庚午下金陵功  
最丁酉副魏公取鎮江破龜藏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  
金壇五月平宣城轉承信較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  
七月破張士誠水寨九月魏公因牛塘拔出之大敗其  
衆擒吳將張將軍丁酉取毗陵縛張士德戊戌攻湖州  
已而宜興叛七月還兵取之己亥擢中奕左副元帥庚  
子五月陳友諒以重兵襲太平直犯龍江守虎口城力

戰伏兵皆起友諒兵大敗走遂復太平辛丑陞後奕統  
元帥八月從 上伐偽漢乘風直涉小孤山抵九江  
友諒宵遁遂克九江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  
臨江吉安諸州壬寅從 上至南昌三月取新淦州已  
而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從魏公復其城授僉江南等處  
行樞密院事 上以南昌西江重鎮授皇侄大都督文  
正節鎮之公統精兵為戰將四月壬戌友諒重兵圍  
南昌癸亥率步卒闢城門迎戰偽將金指揮操戈直前  
射之應弦而仆敵氣大沮明日復合環城數匝友諒親  
督促勢在必取晝夜急攻城且壞先諸將死戰且戰且

開國臣傳

卷四

三十三

梁城壞復完六月辛亥巡城至東門敵發厥張中其腰  
脣箭深入約六寸即拔出之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  
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  
不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垂令名於竹帛  
爾辛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謚武桓子版代領其衆後  
配享 仁祖廟庭位第八公沉鷲簡靜剛明質直馭下  
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  
畧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士君子之行  
版歷都指揮同知世襲清浪衛指揮武桓兄弟六人父  
曰仁兄均祥第繼端裕兄先卒鑑官指揮僉事端沉鷲

剛果屢從征伐積功歷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  
子麟代逾年復拜廣東都指揮同知祿興化衛正千戶  
麟以壽終葬之日生子本字宗立襲邳州衛指揮使整  
造海舟創新聞運神木營宮殿以才稱四尾出塞皆有  
功獲褒賞領班兵入衛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僉事尋  
回治司事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俸支屯田卒月禮  
本日支尚不給不給轉漕整必矣仍發廩放如額僚吏  
執不可本日有罪在我因以聞于朝卒如所請賴全活  
者甚衆未幾卒官年五十四本器量淵洪風采凝峻生  
平以忠孝自厲蒞官行政寬猛得宜善謀而有勇好讀  
詩國臣傳 卷四 三四

書于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辨晰甚明子輔嗣官  
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武桓先後死者右副  
指揮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率兵取  
吉安漢兵畧城三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萬  
戶程國勝出圍突戰中矢死樞密院判李繼先出戰被  
掠去死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至板橋死洪  
都知府葉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瑛思成  
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死管  
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漢設陷罪數臨城誘戰明乘醉  
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賊墮奔中賊鈞去誘降不從

死明有膽畧善修飾軍中號為胎裏謊嘗出劫友諒營  
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張  
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為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  
城被執友諒強官之萬戶令狗城給降子明伴許至城  
下大呼我張大舍己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  
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即攢槊刺死張德山夏茂成  
皆軍士性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  
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死友諒滅屠齊彭城郡侯海  
龍龍西郡伯國勝安定侯繼先龍西郡侯圭高陽郡侯  
國旺天水郡侯瑛南陽郡侯自有傳天麟天水郡侯明  
開國臣傳 卷四 三四

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  
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  
凡十四人 國史所載與胡佛之記皆曰十四人並無程  
十六人然其都建初在甲辰四月所載者如此而先一  
十四日因勝戰死又明註聖亭洪都郡中則國史亦自  
相矛盾矣今吾學編收人洪都故國之而 其死而未入  
祀者吉安知府朱華萬戶霍輝  
程公 程公名國勝初名元佐 上為賜名休寧人英偉美鬚  
髯元末團結鄉兵禦寇丁酉大兵下徽州歸附署總管  
府先鋒徇下方山諸寨楊完者重兵薄徽州以百人衝

之皆倖易胡大海兵適至因獲其營戊戌從攻婺源嚴州平之士誠合楊完者兵攻嚴州敗其舟師于東門庚子降饒州友諒兵至數拒却之取浮梁平樂從衛公襲撫州降邵克明南昌之役守寺步門與牛海龍夜劫營皆中流矢死

朱學士升墓誌曰公泗水得脫見上于金陵言危困狀上親征宿衛帳下大戰康郎山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邊膠漆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前左右奮擊會鄂國常公從旁射中定邊號國俞公拔援木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寇散艦之後援兵不投時年三十有一喜讀書慕節義居家孝友凡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膽安定侯謚忠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

三二

濟陽侯丁公附張志雄高陽郡侯韓公子魏

公名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山辛丑八月王師西征至其地普郎迎降用為將從征積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大戰鄱陽死身被十餘創有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贈濟陽侯時死者甚眾祀於康郎山者三十五將軍而普郎為首次張志雄志雄人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且兵陷伏中奉其黨皆來降友諒既大敗走言於上曰彼既東下盡併安慶鄱陽之戰志雄所乘舟備可擣而取也從之遂取安慶鄱陽之戰志雄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橫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贈清河侯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

三二

韓公

韓公名成虹縣人有勇畧壬辰從上舉義率先戎陣克泗州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乙未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陞元帥守全境從攻常州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擄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攻廬州陽湖戊子操小舸翼上舟反統於後兵不相及遂死之各本日

上舟被圍

一將率將計無所出 上方設奇成連日臣聞古之人  
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履冕與上  
服同對映果投水中賊 贈高陽郡侯子觀  
補止諸將亦來接得脫

### 子觀

觀字彥賓以舍人帶刀侍衛忠謹為 上所知父沒命  
為桂林指揮僉事世襲陞都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  
武事為人勁悍忍刻鎮廣西有生員來迎曰此皆賊規  
我悉推出斬之申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  
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觀勦捕人人用命  
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遺歸諸蠻聞皆膽落不敢  
復出為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陞都督同知再副  
副國臣傳 卷四 三八

楊文征五開 成祖立以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  
月復鎮廣西四年從征交趾有功九年鎮交趾十二年  
卒賜祭賻

友諒既平 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  
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諸臣效忠死敵  
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自丁張韓三  
將軍外宋賈京兆侯陳兆先穎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  
太原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賈汝南侯余杲下邳侯徐  
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穎川侯王咬住太原伯  
姜潤定遠子王鳳顯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

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王清肝胎子王善先定遠  
子汪澤盧江子丁宇合山子遠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  
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興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  
舒城男曹信合山男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  
韓成之死國史所紀在 上舟膠澳之先一日第云徐  
達等敗其前軍命通海復來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  
急中擊獲袍投水事康郎之記丁普郎居首次張志雄  
大韓成上二十五人並無程國勝蓋國勝實死於洪都  
被圍之仍列洪都祠中未嘗從戰鄱陽也今本皆云祀  
於居首增人程國勝為三十六人去之二百五十年秩  
祀之典漸湮不可考通誌中稱三十五人是矣而孫原  
貞為記又曰韓成等三十六人蓋不知何所自始而今  
皆仍之大約起於朱學士墓誌以程國勝與韓成為同  
副國臣傳 卷四 三十九

韓成之死國史所紀在 上舟膠澳之先一日第云徐  
達等敗其前軍命通海復來風縱火焚寇舟二十餘艘  
急中擊獲袍投水事康郎之記丁普郎居首次張志雄  
大韓成上二十五人並無程國勝蓋國勝實死於洪都  
被圍之仍列洪都祠中未嘗從戰鄱陽也今本皆云祀  
於居首增人程國勝為三十六人去之二百五十年秩  
祀之典漸湮不可考通誌中稱三十五人是矣而孫原  
貞為記又曰韓成等三十六人蓋不知何所自始而今  
皆仍之大約起於朱學士墓誌以程國勝與韓成為同  
副國臣傳 卷四 三十九

安國曹忠壯公

滑州頭張羅

公名良臣安豐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  
元季羣雄競起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為兵立堡以禦  
外侮約束嚴明無敢違令者壬寅 上駐金陵來歸  
上謂持兵可觀望而能效順嘉之命為行省叅政從征  
廬州忽南昌告急 上親往救從戰鄱陽湖成功進下  
襄陽從徐相國下淮東平浙西克姑蘇陞行省左丞從  
定山東河南大會臨清進平元都陞行省平章奉命守  
通州元丞相也速來侵時大軍悉往山西守備單弱兵  
不滿千也速萬騎營白河眾洶懼不敢戰奮起按劍曰

別國巨傳

卷四

四十

彼亡國之餘眾雖多心實懼怯不足畏以計撓之可不  
戰而走也密遣人沿河舟中各樹赤幟至三十餘里鉦  
鼓大震虜駭引去追至薊州斬獲而還是年從征陝西  
復守通州再從大將軍敗王保保封宣寧侯祿九百石  
四年征蜀克歸州至瞿塘與廖永忠分水陸進會於重  
慶降其王明昇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漠嶺東道兵出和  
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裨將周顯顯合人精悍有  
未 上取蘇和二州渡采石入太平顯充帶刀先鋒侍  
左右從克源水源陽丙申破陳壁先兵丁酉攻常州拔  
江陰克前部先鋒皆與有功戊戌從 上取婺州已亥  
以請登克爾州陞帳前都先鋒庚子陳友諒率眾陷太  
平遣建康顯從諸將復太平戰于采石友諒退走癸卯  
從討友諒大戰鄱陽湖累立功乙巳投驍騎衛于 吳

元年克姑蘇以功改宿衛千戶尋陞指揮同知從平中  
原洪武三年收應昌紅羅山等處陞指揮使至是戰受  
子顯常榮張耀建康州人從義兵元帥陳瑄先領兵屯  
辛丑命與諸將于同入侍衛壬寅授百戶守鎮江吳元  
年陞管軍千戶洪武三年守崇福建興化等陞指揮  
同知四年進指揮使自王師取武昌克安陸襄陽討張  
士誠及平中原取元都克太原變陽擒上循諸蠻羅累  
立戰功至是與榮等俱戰死事聞 上命戶部各以米  
四十石布二十疋給其家遣官迎柩于清河口復命禮  
部各遣官祭之皆戰沒贈安國公諡忠壯子泰襲爵

別國巨傳 卷四 四十

四十一

燕山孫忠愍侯 附系克

公名興祖字世安濠州人剛毅有膽畧初從 上陽和  
在行伍中無有知者比渡江屢有功敗陳友諒于龍江  
陞統軍元帥繼擢瑞昌八陳營進伐南昌遷指揮使鎮  
海陵敵不敢犯境陞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  
軍取元都以重地建燕山六衛命額成守紀律嚴肅軍  
民得安謀報王保保將來犯為必取計慨然奮曰憑堅  
城部勁卒以逸待勞攻則曠日持久彼力自屈乘其疲  
而擊之茂勿破矣保保竟還救太原不果至今人咸壯  
之洪武三年北伐與指揮平定龐裡等次三不刺川遇

開國臣傳

卷四

四二

胡兵殊死戰出入震盪斬獲近萬人援兵不繼皆殺于  
五郎口年三十五 上聞甚悼致祭配享于通州開平  
王祠贈燕山侯諡忠愍同時別道死者孫虎  
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時遣從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  
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授千戶及克新城取桐廬皆與  
有勞陞海寧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之謫福  
建及還從左副將軍征沙漠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驢  
力戰死之 詔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  
郡伯

樂浪漢忠襄公 附指揮同知于光劉廣

公名英盧州人少勇敢開國累功為西安指揮使陞都  
督僉事十三年襲虜西涼破之開路通商仍獲元平章  
關玉以下數千人七月至苦峪復獲阿者失里王之母  
妻斬部下阿哈撒答等八十餘人還兵肅州洪武二十  
年馮將軍征納哈出率所部從行既至金山受降餘眾  
驚潰竄陞山谷間大將軍悉驅其降眾南行又多奪良  
馬械甚設伏於途邀襲大軍英為殿虜伏發眾寡不敵  
英復馬陷被執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贈金山侯諡  
忠襄明年贈樂浪公是行也大將軍功甚重以英及虜

開國臣傳

卷四

四三

失三千騎故賞不行且加切責于與生數月 上念英  
忠即襁褓封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年幼起朝  
傷命鑄玉字牌懸與冠俾人避避嘗從大將軍征討有  
功又出練兵臨清二十六年坐黨成五開生子真女適  
寧河王子鏞永樂元年鏞為瑛子陳情赦真賜鑄為子  
得官指揮

朱史氏曰諸將死事者又有漢真一傳中云洪武初征  
高麗被執自殺致 太祖即位之初雖取元都破太原  
而元主猶在應昌關陝未平王保保張思道李思齊等  
阻疆思逞未服東征故遼東一隅四年方末歸附高麗

以元年十二月遣使斯頌詔告以即位諭使周知并及安南占城日本等國高麗隨入貢請封明年八月即遣斯行冊禮爵仍前王儀從本俗安南亦如之故祖訓中謂二國首先歸附永不征討高麗尤近命使數數往來後以其國中狃逆却其貢拘其使臣勅遼東嚴備彼亦皇恐待罪未嘗敢抗是終 太祖世不聞加一矢用一兵漢真師之深入取敗果何所據夫國初最重武臣贈都督僉事以上其卒也未有不錄况死於異國又烈烈如真竟不一見何哉斷是漢英一人而誤書之其剖腹同盜同賄同子之名同表門之語又同此可察見決當開國臣傳 卷四 四十四

于公

于公名光字大用都昌縣人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據鄱陽都昌當其衝互相殺掠乃集鄉兵捍禦下令甚嚴眾皆用命屢與敵戰摧却之不敢近有潛通構害者皆先機梟其首人驚以為神乙未徐兵破鄱陽光之勢遂孤都昌亦不守賊搜得光以為元帥鎮鄱陽及浮梁陳友諒殺壽輝自立光曰皆徐之臣吾可為之下乎遂以浮梁來降上命鄧愈鎮之與光連營城守友諒兵至輒敗去授江

西參政與愈同視印悉聽大都督朱文正節制光輕騎謁 上龍江召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金雕頂帽暨錦袍一襲授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行十里復趨還解金連環并緜授之且曰于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來與卿光感知遇之深誓殫力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惟一忠死而後已 上命左右濫之曰此于光誓書也光察偽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謀搗虛之策自是拔江州戰鄱湖克武昌皆在行有功轉指揮同知從平張士誠北征下山東入汴梁克潼關副郭將軍守之元左丞來攻方戰舞戟橫貫其中大破之遂拔開國臣傳 卷四 四十五

潞州受命成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戰輒擄走之洪武二年十二月保保知大軍南還以重兵圍安定州光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敵卒至腹背受攻被執而蘭州亦受圍守將張溫堅壁不戰擁至城下使諭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五十萬眾行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害城中聞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將軍至乃引去死時年四十三賜祭祀雞鳴山公氣貌修整幼讀書知大義善鼓琴能詩吟古今體雅健可觀兼通醫學望之翩翩佳士及持戟上馬意氣雄壯所向無前卒踐初誓之言人以爲難

劉公

劉公名廣羅田人國初從征克永平以廣為指揮會事鎮其地廣有膽畧善弓馬遇敵嘗提雙刀出入陣中人莫禦者軍中號雙刀劉後以功陞指揮同知嘗病且殆語人曰戰陣死王事吾志也居牖下死兒女手不亦鄙乎病亦尋愈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與乃兒不花率胡騎數千入桃林口寇永平掠民資畜廣禦之時步兵多騎兵少廣令步卒繼後獨率四十餘騎先至城北三十里蔡家莊遇胡騎千餘即逆擊之兵少不敵後軍又不繼胡兵射廣中馬馬驚仆地遂被殺

四

四十六

左右多戰死千戶王輅被傷裹創臨陣會後軍至陰令部下先分兵伏遷民鎮界陵等處邀其歸路又分兵出燕河夾擊之胡兵敗走輅乘勝追至伏發擒完者不花以歸乃兒不花遁去 上聞廣死惜之遣使勅永平府傳送其喪至京以鈔百錠賜其家長子榮先為城門都尉至是築廣職未幾亦病死 上念廣之功復命其次子貴襲職使鎮岷州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四

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五

臣朱國禎輯

陝國郭宣武公 弟營國威襄公

公名子興濠人父山甫母單氏 高皇帝後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酒酣備陳天表之殊他日大貴毋相忘既去語子第曰吾視若曹殆非執耒者皆可乘珪一日得志必錄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子興拳勇善騎射諱滁陽王避其名止稱興時 上在王甥館專征伐與備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金陵先登授管軍總管克鎮江置五翼元帥府陞總軍元帥開常州

開國臣傳卷之五

終五

晝夜不解衣甲生蟻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破南昌彭孟大戰海艘驍進賈勇先登征武昌灑血馳戰斬獲多陞鷹揚衛指揮使拔廬州授安豐陷陣大敗張兵平襄陽衛還蹤高郵路淮安剗吳興往往襄創力關平姑蘇陞督府僉事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來覬覦厲兵積貯搯塞堅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為秦王府武備兼陝西行府僉事招募故元部曲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賜地佃墳戶伐蜀克成都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卒贈陝國公諡宣武子四景儀先卒



爾侯宗官僧散騎舍人弟英自有傳英女弟入宮進位  
 寧妃妃弟德成事 上為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  
 以酒自放 上一日召授官懇辭不受 上變色曰朕  
 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  
 辭焉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臥不識  
 事情緩急倘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 上殺我  
 也人生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願卒  
 賜 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矣立書勅賜  
 黃封百畝金絲稱是寵待益厚德成嘗侍宴後苑醉蒲  
 伏免冠謝髮禿落且盡 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  
 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 上默  
 然既醉大懼誤解忌諱遂盡剃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  
 已 上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乃實為之非風而  
 何德成嘗見其兄弟征伐四方逾年不得歸報笑其以  
 虛名受辛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  
 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弟營固威襄公

英沉毅智勇精騎射年十八與徐司馬等 司馬 卿 易 名  
 州人元平兵亂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  
 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癸卯除總制金華吳  
 元平按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同曹公北征獲故元宗王  
 慶生三年陞指使十二月以各處前將衛都指

擢使九年改河南十九年人親陞都督會事二十五年  
 冬率師征慈惠還至成都卒司馬好文學授人溫然謙  
 恭為政以惠愛為先所至無不稱頌其子孫亦皆得人  
 心尤敏士大夫公事之謙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肅然如  
 常無餘資人稱其賢 直宿帳中為 上親將屢立戰功  
 上嘗以郭四呼之鄱陽鏖戰友諒中矢死有言其功者  
 上問之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 上益重之圍武昌其  
 將陳僉同驍捷善禦突入帳下 上方坐胡牀遽呼曰  
 郭四為吾殺賊躍馬一呼賊應手而殞解所御赤戰袍  
 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攻岳州賊張瑄張瑄兵從  
 征襄陽陞千戶克淮安鳳陽安豐陞指揮僉事洪武元  
 年從大將軍北定中原所至有功取通州為先鋒距城  
 關四臣傳 卷五

三十里立營眾請速攻曰吾師遠來宜少停示弱出不  
 意破之翌日大霧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  
 下元將帥萬人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佯敗乘勝來追  
 伏兵中起截為兩斬首數千級擒宗室李羅梁王遂克  
 通州元主北遁克永平真定定州生擒守將湯同僉從  
 取太原劫王保保軍夜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  
 伏兵齊起保保大潰遁去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  
 偽將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  
 宗哲於嵐山庚戌陞指揮副使從征迤西克定西討西  
 夏察罕腦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復叛討平之克宣

寧州陞指揮使辛亥陞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上命  
寧妃獲內饌至第餞之侯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器廐馬  
二十疋既至宣布威德綏輯流亡未期年戶口倍增境  
內大治丙辰移鎮北平時羣胡反側不寧開示誠款一  
境帖服來降者甚衆十三年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定  
官制改前軍都督府僉事討灰山賊平之明年從征雲  
南與都督陳桓胡海洋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  
入侯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  
上即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河水漲  
漲乘夜濟河賊大潰進攻曲靖陸梁州關索嶺及諸山  
開國臣傳 卷五

同諸將厚賜歸鄉庚午獨召還京統禁衛諸軍辛未虜  
寇邊命出討逐北至寒鴉山而還丁丑討川陝餘寇授  
征西將軍生擒賊首高福興及其黨御史裴承祖劾侯  
養家奴百五十人輒殺人不同建文時從耿炳文李景  
隆州兵老矣聽指揮而已永樂元年卒年六十九贈營  
國公諡威襄公能讀書多所通曉孝友仁恕恭儉誠實  
家居不治田產 上問故曰仰荷寵靈富貴已極安生  
修心與士卒有恩方北征軍法必令親軍更直一夕大  
風雪悉罷遣歸營母喪廬墓致疾夢母告以地濕傷生  
會有召命乃歸事 太祖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嘗侍坐便殿有奏事者急趨避 上曰坐朕自理事  
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大小百餘戰金瘡遍體每陰  
雨痛甚及關征討之命即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 上  
脫帥功臣已盡獨英與長興侯備任使終始不替云  
以英爲典之子而揚文敏神通與郭助 威襄子十二  
自編世典皆以典爲元諸書盡同因之 威襄子十二  
人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女二遼鄂二王妃孫二十  
八人長孫女 仁宗貴妃玳以貴妃弟故得嗣侯宣德  
中玳署宗人府事奪河間民田廬又奪天津屯田千九  
十畝罪其奴有玳十年永嘉公主乞子珍嗣侯 英宗  
念珍本英嫡孫與錦衣衛指揮僉事已而玳子聰與珍

爭嗣侯並勒停亦與聰錦衣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  
嗣侯諸大臣言英適長曾孫昌宜嗣昌者珍長子也聰  
又與昌爭 上許昌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  
聰又言良非昌子停良嗣與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  
乞嗣并奪指揮間住弘治二年良又乞嗣下刑部獄三  
年復良指揮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釋英諸孫一人嗣  
侯下廷議皆言良本英適玄孫 上許良嗣良世勲戚  
以爭貨中落獨好聚書為詩樂與文儒交其為指揮嘗  
中武舉理衛事既侯掌中軍領京營牧馬虜犯大同克  
左叅將當出兵不果因上備邊六策正德二年卒于助

關國臣傳

卷五

六

嗣自有傳

新國康武裏公

公名茂才字壽卿新州人一經史大義事母孝有志事  
功元末州陷結義旅捍敵兀授長官復九江擒斬水黃  
連寨轉新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准西宣慰副使都元帥  
屯兵和州之峪溪乙未 上渡江將士家屬尚留和州  
公移戍采石水寨阨江為阻兵不多善戰士皆用命常  
忠武王游兵虛捷之度力疲夜設伏質明殲其精銳  
殆盡然猶收合潰散降 天寧州明年 上命諸將以  
襄陽大砲破其寨奔建康投淮南行省叅政甫踰月  
上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率餘兵三千降頓首

則國臣傳

卷五

七

軍門曰前日之戰勦力為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  
願歸死效尺寸 上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  
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馬駝沙八月張士誠來攻逐走  
之獲其樓船戊戌從攻池州取縱楊遷都水營田使  
上曰比兵亂失耕之食特設此官命汝與水利高下早  
涉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  
使友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 上知公素與友諒善密  
諭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  
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若致書偽降  
約為內應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闍書事友諒

令持書往必信因爲書言宋某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蹙四面勃敵僕委身圖併欲奮拔鱗翼若大軍分道速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厚賜關者遣歸答書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卽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者書至呈上上曰虜虜殺中矣卽命李善長一夕易橋鐵石友諒至見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敵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高皇自將麾伏兵四起大破之勞公曰今日之勝皆汝功也賜資甚厚辛丑從上親征友諒拔江州又敗友諒八指

皇明開國臣傳卷五

卷五

八

千五百石與世券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新國武襄公五字置帽上復御書康二子謹承先業愛爾勳功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鑑以寵之八年詔鐸督民開荒田於鳳陽十年征辰州洞獠十一年平松壘諸州有功十三年巡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徐大將軍北征既還從傳將軍征雲南克普定破華楚山等砦卒于軍年二十三追封如父諡忠愍子淵澄皆幼淵澄給充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勸居山西卒于勝永樂二十二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解請嗣皆不許

皇明開國臣傳卷五

卷五

九

江國吳襄烈公 弟海國襄毅公

公名良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名雄偉剛直與弟積俱以勇力稱良能沒水連探而積異服為間諜 上起兵兄弟皆來附從 上取滁州乙未克和陽先戰有功從渡江與元兵戰采石拔其營克姑孰溧水溧陽丙申定建康鎮江常州以功進鎮撫破張士誠兵於秦望山下江陰以指揮使領兵鎮之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江陰正踞江口當往來要衝士誠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且日窺伺此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為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通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奉命治兵惟謹戊戌復命積往助守其秋敵來侵擊敗之俘數千人拜樞密院判行分院事己亥士誠盛兵來扼境先遣積率部下王忽雷等自北門擒敵數人敵懼莫敢前分兵出南門合擊敗之是冬復寇常州良遣兵間道殲其兵於無錫之三山敵退狼而遁 召至京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之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為詩文美之仍還守江陰乙巳 上大發兵取淮東士誠以巨艦數百艘滂江而上良戒嚴以待明年正月 上親禦之至境敵遁去追至

明國臣傳

卷五

十

巫子門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 上回幸江陰見防禦有方嘉之曰良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大賞賚下及偏裨良在鎮仁而有勇武不弛文屯田以足軍餉平糶以蘇民力嚴條約以禁遊惰獎名節新學宮教士習絃誦諄然有禮義風其馭將士不妄刑殺犯則罰無貸故下皆畏而愛之至其自奉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時歲旱躬自禱大澍歲登居守凡十年與長興宜興常州氣勢聯絡敵不敢逞民得以安丁未克姑蘇移良并鎮僉大都督府事武備益修洪武三年論功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五年為征南

明國臣傳

卷五

十一

將軍討廣西叛蠻盡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路騰浪諸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奉法令八年 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田事十二年齊王受封青州命營建王府納其女為王妃留三載疾卒年五十八贈江國公諡襄烈肖像祭功臣廟子二人長高嗣侯屢出練兵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龍州靖難兵起守遼東與楊文數攻永平 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為也遣人造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 建文君果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

竟敗永樂初復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畧十二年  
被劫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曰高往年  
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  
子昇乞嗣不許

弟海國襄毅公

補守幹臣初名國寶與兄同歸上賜名孫德崖之變

上城外策馬先還卒免于難渡江戰功皆與陞右

元帥副良守江陰首破張士誠水寨擒其梟將朱

辰授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從上追至巫子

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

從大將軍取湖州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

留戍焉吳元年平士誠進僉大都督府事副湯將軍討

方國珍引舟夜入曹娥江通道夷壩出其不意直抵車

廐方潛挈家入海追至盤嶼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

獲其船馬輜重國珍遂降仍由海洋取福州不數日奄

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明年破延平擒

陳友定閩海平歸次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

立勅之洪武元年兼太子左率府副使吳王左相大都

督府會事二年從大將軍于陝西與馮勝駐慶陽安輯

軍民三年巡海上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祿專

為王傅解督府事以事奪侯尋復之五年發兵東戍定

遼總舟師由登轉餉海道險遠講度有方七年海警復

領沿海各衛兵出捕往浙東收繕方氏台溫明三郡故

兵三郡亡賴惡少年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家為兵瀕

海大擾寧海縣知縣王士弘曰誣良民為兵此不可也

吾寧獲罪死當為民請命即上封事言狀辭甚懇切

上嘉士弘言即日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路

南雄府通判兵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遂往來海道總

理軍務寇亦遁跡十一年疾作歸京明年五月卒年五

十二贈海國公謚襄毅五子忠襲封堅衛鎮撫

長興侯耿公

公名炳文濠人父君用從 上取滁和積功為管軍總

管克米石下金陵丙申攻宜興與士誠戰死炳文代領

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其兵以炳文為

部元帥郭成副之守長興改為安州時獲處士溫祥卿

祥卿長興縣人原籍山西兵亂流寓通陰陽家學耿炳

文守長興避之用其策分據要害張兵屢來寇皆敗走

不敵死者四年祥卿贊畫之功居多洪武二年授大都

督府照磨三年改泰相府錄事九年歷長史十三年守

儋州尋改太原知府歷任明敏有為公廉不擾十七年

召為兵部尚書五月諭以雲南平定凡從征者十存者

各加封賞惟死者示違 鄧路談可哀憫悉令收遺骸與

給棺葬之十八年降刑部主事歷四川布政卒官

語奇之留贊軍事辛丑士誠將李伯昇來寇敗之張士

信益兵圍城又敗之凡十餘年寇屢至固守待援兵兵

至輒敗竟不能越境窺金陵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

陣大都督府僉事從北征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

率府副使扈幸汴梁從平山陝守長安餽運筆昌不乏

遂鎮陝西大浚堰渠興水利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

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自陳祿

人不給歲賜租亦如之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

十六年往諭征南諸將并視城池軍馬變寇復叛計平

之二十四年賜鐵鈔造第鳳陽尊先塋贈君用為侯肅

清逆黨差次功臣以炳文附徐中山為一等二十五年

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克征西將軍勦平

蜀盜高福與俘三千餘人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

年北兵起炳文為征虜大將軍率眾二十萬北進至真

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

鋒至雄縣 文皇出不意破其城忠松引眾來援伏兵

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

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眾尚數萬復戰

眾潰皆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審忠顧成指揮劉遠俱

被執炳文固守真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去之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

開國臣傳 卷五 十五

代之北師既入迎降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

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備飾龍鳳玉帶僭丹鞋 上

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為此其速改尋籍其家炳文自縊

死子瑋駙馬都尉獻後軍都督僉事北兵起與江陰侯

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

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

平文不聽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司卿先後皆獲罪死炳

文有伯父君美從克滁和還却士信兵君美子瑞力戰

中矢死從弟忠亦有戰功為叅將洪熙初盡以長興侯

田舍賜留守郭鑑其孫今在長興

朱史氏曰炳文事 太祖四十六年固守長興驛馳邊  
塞有功無過保全終始任寄大約與郭武定英等此亦  
開創君臣所絕少者留事建文北兵既起拜大將軍二  
十萬衆一戰盡覆黃金開國功臣錄黃佐革除遺事皆  
言炳文死于陣忠節錄據二書收入祠中果爾真得死  
所成就一生名節吾亦快之而國史則云永樂二年被  
劫縊死修國史者 親與炳文相值目擊其事當  
必不悞舍此不信更信何書若列之遜國則誣委之李  
景隆之流不揣本而齊末則在况一生功業在武定之  
上武定以板房至親且非特將得免并獲贈諡取獨鬱  
開國臣傳 卷五 十六

鬱悉父子並死恐 太祖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照  
吾學編存之列侯傳中庶得其實云

丙國楊武信公 附丁玉

公名環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  
畧來歸授管軍萬戶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鎮  
汀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娶諸暨功陞樞密判官  
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環爲參政移  
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南洞蠻駐師三江口招討功  
陞平章政事克征南將軍取廣西克寶慶永州留丁玉  
守之 王初名國璽直隸 人元末流落江淮間初仕  
翰林兄爲御史才辨有時譽 太祖用爲九江知  
府彭澤山民叛聚兵擊敗之以武畧稱稱指揮更名  
正從征屢立戰功甲辰冬同傅友德克南州玉遂守之  
改衡州府指揮同知洪武元年擢瑋克永州調玉往守  
威靈其皆天下既定陞都指揮使尋遷參政兼都指揮  
附丁玉傳 卷五 一七  
使鎮廣西以仁惠爲政軍民悅服九年陞右御史大夫  
洪武十年松州等處蠻寇爲亂克平寇將軍計平之  
賜勅諭松州巴克則豐州自服來降諸酋長必遣人觀  
物至可分一軍先選四川諸道于是玉道若揮高顯等  
城松州諸酋軍衛至是降印設官領軍戍守六月以其  
地山多田少復勅玉并省戍守主上官松州西羌蠻寇  
要地軍前不可能從之遂詔還軍四川七月討彭普貴  
等平之賜勅諭并新指揮普亮以其用師不律致害  
累代也十二年還京賜春轉左御史 圍靖江朱亮祖自  
大夫拜左都督十三年主廣始死 廣東來會力攻有輸降者給白皮帽百餘爲內應遂克  
之并下柳州諭降左江土官黃英衍田州岑伯顏還京  
爲偏將軍征山西出中路戰於韓店兵少失利定位居  
湯和下平唐邵南陽留鎮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尋還  
復書與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



上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值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揚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有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憐然覺悟自末多福豈不賢智哉今為足下謀者他日或以郡縣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取富貴當此時老母弱子將安歸乎即足下年勿未請時勢漸及老母傷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又

別目臣任

卷五

十一

不從湖廣慈利土酋覃堂諸蠻為亂命卒兵討之賊詐降遣部下黃永謙往報為所執來請軍餉 上以書讓限日月平定遂力戰賊遁入溪洞還兵捕斬殺寧叛民三年封營陽侯食祿千五百石世參從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既平以無功不賞沉辰蠻亂為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練兵兼往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子通十七年與靖寧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領鞬韞官軍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儂指揮使次達散騎舍人

黔國吳成毅公 濟國丁公

公名復字伯起合肥人沉鷲寡言笑因亂結聚保鄉里自署千戶甲午率眾歸濠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定建康投總兵攻鎮江斬元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奮至成戰躍馬持矛追奔數里援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平之還圍廬州先登下漢河授指揮同知守沔陽元同會任亮據安陸將先鋒倍道襲之縛亮以歸洪武元年北征克汝州魯山陞指揮使調征陝西上蕃克河州應援漢中拔南鄭回安陸從穎川侯平蜀從衛國公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從西

別目臣任

卷五

十一

平侯再征土蕃有功僉大都督府事洪武十二年封安陸侯祿二千石從穎川侯征雲南克普定充總兵官勦殺蠻寇北取廣西轉餉盤江卒年五十三追封黔國公諡威毅與世侯兼加祿五百石平居恂恂至臨陣奮發無堅不潰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侯殞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灰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以指揮嗣屢出山陝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川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真定戰白溝河失律謫南寧衛指揮使永樂元年子環乞嗣正統間再三一皆不許弘治六年環孫鐸援

語乞嗣亦不許

濟國丁公

丁公名德興定遠人甲午歸附 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與郭英俱為 上親將是年取洪山寨敵勁兵七千公所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酋克滁州乙未克和州敗青山寇兵從凌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從 上策應又分兵從取深水溧陽皆先登時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砦采石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公從克采石砦破方山營擒兆先攻金陵取鎮江陞管軍總

別傳

卷五

二十

管下金陵廣德宣州領精兵圍常州平之陞左翼元帥宣州復叛率兵佐元帥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橫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復克甘露授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攻雙刀趙獨進挫其鋒克宜興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議以其城西逼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乃與公分兵絕太湖口併力急攻城拔之功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廬州陳友諒犯龍江公守石炭山遇戰力擊敗之是年 上攻揚安慶克九江拔安豐皆從有功友諒圍南昌從 上親征遇於康郎山死戰友諒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回攻廬州克之

進征湖南諸州郡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一淮安征浙西擊常蕪普館敗土賊兵下湖州降李伯昇吳江國蘇州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年皆像功臣廟追贈濟國公公沉勇威嚴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不伐 上以是重之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忠投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果恩賜守堦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寧

別傳

卷五

二十

郭國韓公 沂國金公

公名政雅人元季為義兵長 上定江左同曹良臣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名為偽吳守而觀望未決 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吾鄉猶屬他人是吾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葉珍等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乃以雲梯砲石四面攻濟降之守將忻都竹貞遁去雷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城壞得入追獲忻都而竹貞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之安豐遂定至賴獲其運舟雷勝守之淮東西悉平從平浙

關國臣傳

卷五

二十二

右北伐中原政次梁城知院盧斌等皆降分兵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攻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元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吳庸王居義小鎮兒等據寨剽劫近給軍食甚苦之徐將軍收諸山寨蟻尖獨恃險絕未下從右丞薛顯進攻庸力屈降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征迤北至大小興州大獲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世券辛亥鎮山東未幾復鎮河北招撫流移壬子從李文忠出居庸橋應昌取和林浚入土刺進至阿魯渾河又大

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二年卒贈郭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沂國金公

金公名朝典廬州巢縣人元季四方兵起集眾保鄉里乙未來歸以功授中軍右翼左副元帥甲辰陞龍驤衛指揮同知改鎮武衛吳元年從討閩浙有功陞指揮使洪武三年轉大同衛陞會書都督府事十一年西平羌戎累著功績十二年封宣德侯食祿二千石賜券世襲指揮使至是征雲南卒于會川年五十二還葬太平門外明年追封沂國公諡武毅子鎮襲爵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

三三

崇陽侯鄭公

公名遇春濠人 上初收兵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克滁  
 州取鐵佛岡三汊河大柳樹諸寨皆為先鋒乙未克和  
 州含山渡江拔采石太平授總管攻蕪湖遇霖戰死并  
 領其兵從征溧水破海牙水寨擒陳兆先于方山遂定  
 金陵拔鎮江從征常州解圍牛塘取宣州陞左翼元帥  
 從克揚州婺州再擊敗友諒兵下黃梅南昌復定祝宗  
 之亂大戰禁江口殲友諒平武昌下廬州淮安取安豐  
 穎州六安陞指揮僉事守禦征中原克元都轉征遼北  
 克朔州陞指揮副使都督同知封祭陽侯祿九百石世  
 嗣巨傳 卷五 二十四

券四年往臨濠開屯田行大都督府坐累奪祿十三年  
 復侯從平雲南率楊文等 文會山人父典戰沒鄭嗣代  
 保保克與元法武四年調廣西隨高會率征南寧等處  
 五年討麓川克之九年勦平平樂徭人李季九等十四  
 年隨安慶侯盡平容美諸洞與征雲南功陞建昌衛指  
 揮僉事二十一年進討東川克之二十五年上言月餘  
 帑木兒糾眾來攻力戰却之合四川 聖指軍窮追新獲  
 無算召還陞都督僉事世指揮使二十六年加左都督  
 沿海備倭二十八 年留守中都克總兵官率兵十五萬  
 征廣西擒殺賊首黃世鐵等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  
 四軍民指揮司明年班師又明年進東操練七月克德  
 兵對征虜前將軍印帥師二十萬征五關諸夷入殺  
 獲數萬輩發備服明年北守關平 高皇 經略城池屯  
 堡凱還督金吾諸衛造海舟一百八十餘艘運糧遼東  
 二十三年卒

安遠侯蔡武襄公

公名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芝麻李據徐州麻李  
 敗乃來歸 上以為先鋒從慶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  
 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及陳也先皆有功丙申定金陵陞  
 千戶從徐達取奔牛呂城克廣德宣城等處遷萬戶進  
 攻毘陵拔橫林三山管寨攻青山小北門獲其黃元帥  
 遂為都先鋒從討馬歇沙克池州攻從陽及討宜興從  
 征衢婺二州授帳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從諸將擊  
 敗之遂進復太平後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江敗陳友  
 諒八陣指揮于遂昌遂克南昌大兵討淮安命率兵為  
 開國巨傳 卷五 二十五

援又從拔安豐移鎮合淝會友諒攻江西召還大破其  
 兵於鄱陽湖焚其戰艦友諒死從征武昌有功進指揮  
 同知後從下廬州甲辰命率龍驤衛諸軍從常將軍討  
 新淦鄧克明餘黨於沙沱諸寨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  
 南雄諸郡還兵追僉鼎臣於茶陵擒獲甚眾遷龍驤衛  
 同知從克高郵破馬驛港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即命守  
 淮安復以兵從克壽州以功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  
 州從攻相潭辰全道永諸州皆克之轉荊州衛指揮進  
 進克廣西累遷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兼靖江王相復討  
 捕諸叛蠻悉平之遷為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

征討每戰輒勇奮獨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  
却走不敢近既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累不  
以為意賦性寬厚怡然若不見其有為者尤善處交友  
上以是甚加愛重及卒尤惜之詔贈安遠侯諡曰武襄  
親為文祭之稱其智足以卒衆勇足以前驅大小之戰  
不可悉舉被堅執銳野宿風餐親冒矢石身無完膚勤  
勞多矣護喪還京師卜地以葬命有司給喪具詔 皇  
太子致祭禮極盛備云

二二五

東川侯胡公

公名海字子祥鳳陽定遠人初從 上起兵以管軍百  
戶敗元帥賈魯于泗州尋取滁州和州從 上渡江定  
采石太平攻蠻子海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常  
州寧國皆與有功敗元帥謝國璽兵克先鋒略江陰攻  
湖州墮其東南月城破天目小寨攻宜興從下婺州諸  
暨之戰生擒賊衆四百餘人墮都先鋒敗陳友諒兵於  
龍江取潛山克安慶與友諒兵凡八戰皆大捷從徐達  
授安豐攻廬州實授花樣千戶從克荆潭常德衡原取  
浦實慶諸州擒元帥唐隆鎮撫李賢陞實慶衛指揮使  
留鎮益陽 上即位命從平章楊璟征湖廣廣東西之  
未歸附者遂下祈陽克永州加授昭勇將軍繼克左副  
總兵平江左上思州酋黃英等獲偽將及衆二千餘人  
調取蜀龍伏隘進攻天門山賊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使  
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百餘人籍戶八  
百事聞遣使勞以金縷又平靖州及五開諸蠻洞授鎮  
國將軍從穎國傅友德平雲南還冊功賜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世襲賜  
鐵券鈔萬錠管居第於鳳陽復從馮勝北征克左恭將  
降納哈出管輿有功復克征南將軍領兵十萬平九溪

三六二

三六二

六 卑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金五千兩綠段六十疋歸老於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年六十三海懷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勇氣奮發從者亦無不激厲自効故所向多捷計開致祭于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子觀尚南康公主

卷五

三十一

淮安侯華公

公名雲龍定遠人才勇善劔術元末兵亂結羣少避居韭山從太祖克滁州下含山授千夫長渡江克金陵至廣德同趙先鋒攻破之戰張士信有湯元帥者善禦直前馳刺運劔斷而擒之陞右副元帥遂克常州自後每戰皆與勞績甚多方克南昌分攻瑞州等處皆下之既瑄友諒降陳理陞指揮使回攻廬州西上江陵皆取其城大軍既克高郵委以鎮守移掌淮安衛從攻浙西獨任嘉禾一路會兵蘇州縛張士誠從大將軍北伐徇樂安其郎中張仲毅出降留雲龍守之仍徵會臨清進

卷五

二十九

破元都陞都督僉事副孫都督守北平仍兼其路參政下雲州陞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築城建王都封淮安侯祿千五百石世券再出雲州俘獲多進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諸寨擊敗驢兒國公北奔去在鎮七年慎固防守威名大著方元都已破其達官女多與我師為婚殘虜頗倚之為間諜上知之令舊任于元者悉發遣江南有未發者徹趣之雲龍奉詔稍遲而先是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借用故宮器物上聞大怒召還命何文輝代未至京卒實洪武七年年四十三以侯禮葬于二日忠曰關

杞國陳定襄公

公名德字主善潁人世農家有勇力善騎射壬辰兵起首隸麾下明年克滁州克萬夫長下金陵京口上為吳國公置五部都先鋒以德等為之自是連歲用兵每戰必克陞帳前大元帥辛丑援長興走敵將李伯昇鄱湖之戰陷陣斬獲上舟膠淺當先力戰身被九矢不退乃得脫甲辰從攻陳理降之討張士誠大敗其兵於舊館陞親軍指揮使平姑蘇陞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中原克河南立行都督府署府事討諸山寨悉平年從征陝西師至秦州追呂德於鹽館擒之大將

陳定襄公

三十

軍圍慶陽分略城南獲其謀王讓攻破之三年封臨江侯祿千五百石世券明年伐蜀同傅將軍出階文分道入綿州大敗吳友仁之眾會攻漢州拔之進圍成都遂平蜀五年副大將軍宋公北征遇虜別立篤山力戰敗之擒元岐王克甘肅亦集乃路六年總兵節制諸軍出塞敗虜三岔山是秋再出戰於五刺河三戰三捷七年鎮北平十年還京省母於鳳陽病卒年四十九追封杞國公謚定襄十三年掛胡黨已沒得宥子鏞少以功臣子練習武藝九年授散騎舍人十四年襲封父爵十七年命為左副將軍同申公鄧鎮濟寧侯顧時討平龍泉

山賊廣東徭賊江西順天王尋同宋公馮勝練兵汴梁十九年駐兵通州巡邊獲番將王脫顏同靖海侯吳禎築會州城勝以大兵征納哈出遂從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死之賻以粟帛朱史氏曰功臣自杞公外多坐胡藍二黨或即死或已死得免然猶有戮其家奪其襲封者大抵飛揚跋扈自武人常事難以為非黨以為無謀太祖諄諄告誡未必即從熱窺情狀先事誅夷寧過無不及前後坐者至三萬餘人當時已難分別何況二伯年後得以意懸斷乎惟陸仲亨胡美曹震趙庸附胡藍之後其鶴慶侯張興晉定侯陳桓會寧侯張溫已不可考餘皆入功臣傳中以為在則聖人不宜大忍以為當則疑似之間為身後慮何所不至蓋曹公事已有確據傅穎二公亦太倉卒故朱亮祖詰而不服即藍玉面叱詹徽徽非反者雷震之下何所不靡為聖人生即為聖人死乘化往來其亦何憾之有

陳定襄公

卷五

二十一

永嘉侯朱公

公名亮祖六合人元季團結鄉里禦賊自保其勇冠軍賊不敢犯授義兵元帥帥其黨經梁山掠江東與太平州官構仇乙未上渡江下太平亮祖懼使人納降賞以銀帛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數與我戰俘我兵七千餘人上方欲取建康未暇討丙申既定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徐將軍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將軍與某將軍俱被創而還上自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上詰曰爾將如何對曰事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矣上壯其言擿三鐵簡釋之留麾下所向克捷以功陞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

三十一

帥樞密院判從征西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新城李文忠戰已大捷亮祖復以兵合擊焚其營落數十會攻桐廬圍餘杭降偽平章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叅政副李將軍守杭吳元年帥馬步舟師攻方國珍追至黃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擊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上以浙閩既平命副廖征南山海道取廣東進平廣西師還大子率百官迎勞

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

二月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兵至蜀傅友德已攻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居江寧之安德鄉尋遣巡淮安十一年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夜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巡檢逐之無有擊之若有應者詔製勅文祭之乃息十三年坐胡黨責問不服上怒并其子鞭之俱死諡上為誌墳以侯禮葬其卒之處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

三十三

子選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有功為指揮使先卒



永國薛桓襄公

公名顯沛人一日元泗州守將辛丑 太祖取淮南顯

來降特授指揮壬寅助守南昌陳友諒以大衆圍城攻

新城門甚急顯將銳卒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桓副

趙祥敵兵乃退鄧仲康據新淦未下計斬之因徇下江

西諸郡即陞行省叅政從平淮東伐張士誠攻昇山水

寨五太子盛兵來援常將軍戰稍却顯帥舟師直前奮

擊大破之李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常將軍謂

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勇

悍逆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以

歸國臣傳 卷五 三十四

至於亡論功陞江西行省右丞大將軍北伐 上諭曰

薛顯勇冠諸軍可別領兵獨當一面遂克山東河南進

據臨清德州通州下元都偵邏古北諸隘口俘獲數萬

從征山西大破王保保兵下太原進賀宗哲於石州已

而往保定招諭未下山皆其最強者桃花峽尖等寨以

次平定會兵上陝西分攻馬寨山西番大破之俘王保

保部將毛祥以獻張良臣納降往受之復有異志夜半

襲我營被傷突圍得免尋令大將軍攻良臣于慶陽王

保保遣兵來援顯與傅友德駐兵靈州遇之慶陽遂于

追賀宗哲絕塞而還三年封永城侯不與參惟賜節

上諭諸將曰顯屢摧大敵可稱奇男子然其性剛忍好

殺屢戒不悛于戶吳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利其所

獲孽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妻子訴冤于朕又輕殺馬

軍罪不可恕而天下初定即殺有功之臣又所不忍今

封爵如例請居南海以示懲創分祿為三千戶馬軍各

得其一而一以養其母妻庶幾相准國法不廢四年復

召用五年定祿千五百石給世券從北征八年視河南

城池十三年督屯北平十五年理山西軍務明年練兵

北邊毋喪二十年征降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

公諡桓襄無子弟綱嗣妻張納券後胡黨事發以死不

聞國臣傳 卷五 三十五

論弘治六年珍自稱顯曾孫乞嗣不許

定遠侯王公

公名彌定遠人勇略過人雙刀王元末結柙自固丙申歸附備宿衛從下徽州攻婺源州獨進南門殺三十餘人遂拔其城擢元帥進克蕪湖及金華諸暨皆有功從擊陳友諒復太平遂西征平江州南昌力戰鄱陽湖回從徐常二將軍淮東圍士誠于蘇士誠突出昌門奔常將軍營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與鬪良久未決常將軍撫其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即馳刀而出敵眾小却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從平陸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西番寇亂副沐西平進討自延安臨洮而西俘獲無算斥地萬里班師封定遠侯祿二千石世券十四年副征雲南悉平之加祿五百石二十年充副將軍征大寧等處及金山納哈出悉收其部屬明年復出塞直指虜營遂成捕魚海之功二十三年賜還鄉又四年暴卒年六十三六子知名者曰鑰曰俊

傳 卷五

三十六

滕國顧襄靖公

公名時字時舉濠人太祖起兵以同里來附勇敢善戰常侍左右渡江先後戰功靡不與焉自百夫長轉元帥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司事丙午會韓政攻濠州降之伐張士誠攻昇山水寨乘其懈奮擊破之進平蘇州從大將軍北伐拜驍騎上將軍大都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專浚開通舟師遂平元都與諸將偵邏古北各隘口二年大將軍檄巡太和嶺之東北共攻蘭州克之從關張良臣于慶陽敗其東門兵破斬之追賀宗哲於六盤山不及大將軍將還京命將騎兵畧寧靜未幾

傳 卷五

三十二

許國王襄簡公

公名志濂人鷲猛有志略臨陣無前至正壬辰年十八集鄉兵取濠州且戰且守甲午來附濟江克建康開常州騰柵先登授右副元帥凡三月克之功為最從徐將軍徇諸郡邑歷戰有功辛丑侍 上取安慶諸郡壬寅復款徐將軍平江西諸郡陳友諒既死從下武昌還克廬州授安豐以功進親軍指揮使守六安洪武元年北征從馮將軍渡黃河進取常為軍鋒克平陽留守禦三年 漢中仍駐師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却胡還軍平陽封六安侯祿九百石世參五年還京復從大將軍出塞太獲而還十四年從征雲南明年取大理羣蠻悉定十六年繕雲南城池安輯軍民十九年卒年五十二追封許國公諡襄簡四子威域璣琛威襲坐林來保事謫安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弟威襲改清平衛世其官後坐志黨事以死不問

汝南侯梅公

公名思祖夏邑人元末父為王保保所誣歸張士誠守淮安為左丞大將軍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甲兵來歸并獻所部四州士誠殺其兄弟數人 上嘉而憐之授大都督府副使 制曰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歸去迹識擬伏波從大將軍伐吳取浙西降其將呂珍下湖州進圍蘇州縛士誠擢浙江行省右丞從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梅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城降統和陽衛兵守之檄赴北平取

卷五

三三九

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四郡八月克邠州獲故元參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軍三年從破王保保於定西還兵破畧陽入沔州取興元論功封汝南侯祿九百石與世參四年伐蜀五年率周武等 武開州人居江陰丁酉來馬軍安卯轉馬軍小校積功至指揮食事洪武三年世參指揮同知賜誥命五年征西功授指揮使八年陞大都督府參事十四年封雄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二十年十二月往河南練兵是年正月詔武領中都留守司河南司兵從晉王北征未行卒于河南 征甘肅還命巡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四川諸洞蠻作亂命為征南副將軍同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悉平

十五年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壬戌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與潘原明同守善撫輯民夷得安十月卒後坐胡黨戮其家子義武德衛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從子殷有傳

平涼侯費公 河南侯陸公

公名聚字士英濠人父得與元季兵亂教聚武事國立功壬辰上入濠歸附以材勇畱幕下定遠有民兵寨號驢牌乏食上選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赴之其帥出迎申密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畱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上又帥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又降懿鼻山得八百人取泗州靈璧和陽下金陵克鎮江帶刀參侍下長興立永興翼元帥府為副元帥從耿炳文守之潘原明來寇擊敗之召回管黃旗軍從征九江李伯昇復寇長興往援先登

陸聚

卷五

四二一

五之四

材授江西試左叅政未幾賜歸孫宏初克叅侍舍人衛  
鎮撫雲南功世指揮使坐奏對不實戍金齒尋于侍養  
坐藍黨死先是聚征姑蘇坐事 上嘗而責之遂見疑  
久之得釋後 上嘗對羣臣稱有反謀故不得襲其曾  
玄孫猶有存者

河南侯陸公

陸公名聚不知何許人元樞密同知守徐州丙午濠州  
李濟既降 上遣使責書諭宿州吏民聚大感悟以所  
部徐宿二州來降 上喜命為叅政仍守徐州裁省糧  
稅軍需差役以指揮傅友德將兵助守防北寇未幾  
附錄 卷之四十二

郭帖木兒果遣李二來侵擊敗擒之大將軍北伐率所  
部兵從取山東河南運鎮受賞改山東叅政從取德州  
長蘆克元都略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克保  
定真定略平定州前攻鳳山城山鐵山諸寨進攻半坡  
皆降之二年分守井陘故關攻克承天寨調征陝西有  
功還鎮徐州二年討平沂邳叛寇最功封河南侯祿九  
百石世券移鎮山東十三年承制理福建軍務召還坐  
胡黨 上念其為奸臣所誘宥之尋卒

江夏侯周公 張公

公名德興濠人善騎射 上初起兵德興仗劍來歸從  
取滁和渡江下金陵破漢吳平廣西走周文貴討慈利  
西軍屋功最洪武三年冬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石予  
世券其年冬長沙洞蠻為亂剽掠近縣德興進討皆平  
四年伐明昇為征西副將軍同湯和廖永忠等討平之  
德興斬獲功最多八年 上念濠為帝鄉乃徙江南民  
實濠令墾田為業命德興董之德興計口授田嚴立程  
限墾辟不如數者有罰田野大治十四年五溪蠻作亂  
議征討德興請行 上老之德興固請且示嬰錄狀壯  
而遣之賜手書褒寵兵至五溪蠻聞其威名悉解散無  
何以征南將軍討四川諸洞平之師還 太祖慰勞甚  
至十六年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灌田從之歲增  
官田租四千餘石十八年思州洞蠻作亂命德興討之  
時蠻數出沒王師至輒匿山谷退後出剽掠德興分兵  
勦捕悉夷其窟俘獲四萬餘人二十五年以帷簿不修  
誅收其公田

都督會事馬公 葉公

馬公名雲葉公名旺雲不知何許人旺六安州人少隸長槍軍謝再興後歸附數從征討有功授指揮會事洪武四年雲旺並鎮遼東初元主北走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叅攻劉益屯蓋州之得利麻城相為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願望欲為邊患至是 上遣斷事官黃備賚詔諭之益遂以地圖并兵馬錢糧之數奉表來降 上嘉之置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下詔褒美比于賈融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暨相與合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等擒彥擊誅之保保扶

附國臣傳

卷五

四四

黃備走納哈出營遼東之家因推良佐權衛事以狀求聞且言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濟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大尉納哈出之家彼此相依復謀侵犯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播兵之象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械送京師 上以吳立張良佐為指揮會事其餘將較令本衛定擬具奏尋以重地設都指揮使司總轄諸衛雲旺都指揮使鎮之諭祭劉益歸葬陽山 上知黃備被殺善諭納哈出且招之不

聽八年初雲旺等曰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

清野以待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可坐而擒也虜果大至雲旺令吳立良佐房昂等嚴兵城守納哈出見城中備禦甚固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甚少指揮韋福王勝等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禦之虜中裨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高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將退先引

附國臣傳

卷五

四五

兵越柞河自遼雲島至窩驪寨十餘里綠河壘冰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涇隱然如城鐵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伺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成以聞砲即整旗為號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指揮周昂及吳立等各嚴兵不動四顧寂若無人已虜至旺等伺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遼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果河斬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被乘勝逐至猪兒略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雲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後乃刺吾送  
至京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為鎮撫賜以妻妾田  
宅而雲旺皆陞都督僉事十二年命雲征大寧論曰此  
寇甚然知官軍至必遁入山兵回復出律我宜分大軍  
駐要害遣人招撫之如不至則伏兵可以盡獲比得賊  
首卽斬以警其餘進兵悉平之召還加賞以潘敬代鎮  
旺仍同事時高麗遣人致書及禮物 上謂間諜之漸  
成以人臣無外交勿得輕信又有來降者論以人情莫  
不安土重遷此必示弱於我以起邊釁還之使彼無以  
藉口尋復遣禮儀判書周誼至京 上以其國中弒逆

開國傳

卷五

四六

又說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責敬旺拒絕仍留誼歸其  
通事嚴備待之十九年召旺掌後府甫三月遼東復有  
警還鎮二十一年卒旺在遼十七年勦荆棘修城隍建  
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為永利雲功亦相參  
還京後不著所終似崇胡惟庸之黨成化中並祀遼東

張公

張公名溫以指揮守蘭州洪武二年十二月元將王保  
保親大將軍南還帥兵十萬奄至城下溫會諸將較日  
彼悉眾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虛實  
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整兵

出戰保保兵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遂圍城數重溫  
堅守不與戰于光來援被執至城下大呼大將軍將事  
城中守益堅保保懼引兵去方急時夜二鼓圍兵登城  
千戶郭佑被酒醉臥不知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  
溫執祐將斬之天策衛知事朱友聞爭曰當賊犯城時  
將軍斬祐以令眾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  
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  
為不可溫悟杖祐而釋之 上知之謂輔臣曰友聞以  
善餘能守朝廷法直言鬥論官長此正人也宜加齊賜  
綺帛各五疋陞溫都督僉事兼陝西行都督僉事入謝

開國傳

卷五

四二

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崇帥之道有功不伐  
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墜是惟仁者不矜其功而  
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爾能守之可以長  
保富貴矣仍賞守禦將士詔曰蘭州乃西北重地近因  
大將班師元帥王保保乘隙攻城指揮張溫獎勵將士  
堅守固守屢出挑戰大振軍威元兵力屈又聞大軍入  
關彼遂斂兵道去以此保障關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  
指揮人賞文綺帛十四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  
鎮撫十疋圍城之日在內守禦軍士不論新舊總旗人  
賞銀十兩小旗九兩五錢軍人九兩鳳翔乃秦隴襟喉

之地向因大軍攻圍慶陽未下之時王保保令其將賀宗哲攻城穴地通道指揮金興莊張龍黃旺與曹軍二千餘人多方備禦出奇挫敵致其退遁關中晏然指揮人賞文綺帛十二疋千戶衛鎮撫十疋百戶所鎮撫八疋圍城之日城內軍士總旗人賞銀九兩五錢軍人八兩臨洮城瀕洮河密邇吐蕃與寇壘相隣雖無蘭州鳳翔攻圍之急然寇盜出入往往近城剽掠指揮王子明韋正孫德趙脫帖木兒備禦有方人民安堵屢出精銳攻剿賊類成振西陲其功次於鳳翔指揮人賞文綺帛八疋千戶衛鎮撫六疋百戶衛所鎮撫四疋曾德順

開國臣傳

卷五

四

守軍士總旗人賞銀八兩小旗七兩五錢軍人七兩章昌城在鳳翔臨洮之間當固關定西未定之時羣盜出沒人心動搖會都督郭子興指揮楊賡王憲真保張虎郝帖木兒于光濟貴陳德成等屢出討捕轉糧餉應援臨洮元兵嘗住洮河西岸子興等率眾渡水度河掩殺其衆保障一方其功與臨洮不異郭子興文綺帛十四疋指揮以下賞與臨洮同延安綏德衛地接察罕腦兒等處元之殘兵不時出沒剽掠指揮朱名李恪累出兵勦捕殺獲甚多完築城壁固守其疆境其功次於鞏昌指揮賞文綺帛量減邊軍無不感激思奮者

左都督審公

公名正字正卿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率兵從上克潞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昌擊宣州與有功德成戰及賄京兆郡侯正慶職代領其衆從徐將軍克常州戊戌從上取婺州又從常將軍克衢州從上破陳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改雄武衛從傅將軍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摧鳳翔衛副指揮使從下中原進克元都招降元將謝雲兒等八十餘人山陝戰功皆與馬洪武三年從鄧將軍克河州留鎮守吐蕃來寇逼河未得渡正率兵禦之時河水未

開國臣傳

卷五

四九

冰焚香祝曰正仗國家威德鎮撫一方將以休養生民今賊在邇而不得擊何以報國天若意在破賊河水當合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且堅正即率兵直趨虜營虜大驚以爲神俱投戈請降正自奉甚儉又善於招徠時土酋趙琦弟同知趙三及孫平章祁院使等皆先後來歸正悉與衣冠厚遺而遣之自是諸部上官相率來降又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易庶省西民之勞從之正始至其兵不多城邑空虛人皆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受命同出今既至此無故



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兵難禦之民被其害則吾與若等  
死亡無地維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於國法無寧死於  
王事於是眾感激自效河州遂為樂土尋置西安行都  
指揮使司于河州陞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  
思藏三衛九年復姓審氏會川藏戎為盜正從鄧將軍  
征有功十一年沐公征西番遣正追襲叛虜朵兒只巴  
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三年兼領寧夏脩築漢唐舊  
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頃兵食以足十三年  
從沐公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大赤知院愛足部眾  
萬餘人十四年從經畧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

開國臣傳

卷五

五十

部十五年改四川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相瓦蒙  
等來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請兵討之擒賊首楊  
知府十九年改雲南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刁  
思郎等聚眾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沐公進  
戰斬其二將賊眾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  
越州龍海嶺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又從討平之二十  
五年西平侯卒詔授左都督代鎮久之命為平羌將軍  
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  
正月從奏上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平番寇三月還京  
卒弔祭擢其子指揮使忠為右都督會事

都指揮使花公

公名茂巢縣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光丙申三月歸附癸  
卯援安豐敗張士誠兵從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百  
戶累功洪武八年陞指揮會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  
平陽春等縣叛賊收捕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  
出海捕倭十九年平東莞龍川與寧南海香山翁源民  
亂二十年陞廣東都司指揮同知夷電白等賊二十一  
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陞本司都指揮會事晉  
都指揮同知賜諡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是年擊南海  
香山黃連等寨二十四年勦廣西湖廣等處循賊三萬

開國臣傳

卷五

五十一

餘二十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為東勝右衛指揮  
會事茂仍莅事四月統軍蕩滅東莞等處二十七  
年上言請徙沿海逃徙蛋戶為兵又奏添設沿海侯山  
廣海碣石神電等衛所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  
隱料無籍等軍仍於要害山海議立堡撥軍屯守詔皆  
從之二十八年征捕黎賊明年入覲 上慰獎之且曰  
爾回令次子英來朝朕將用之六月茂回捕獲寨賊鄧  
佛隆等七十五人即遣英赴京十一月陞本司都指揮  
使明年命英為廣東都指揮會事與張瑄等討倭寇  
黑面等地方靖寧四月茂卒賜葬英武人

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勳後致仕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六

臣朱國禎

太子少保尚書唐公

公名鐸字振之虹縣人自幼端重有遠畧高皇起兵從守濠州取和陽渡江定都皆與有勞庚子從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爲中丞勾管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四年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上諭鐸元時任官但重本色人廷臣產南方者不得入風憲若耳目得人自無壅蔽何問南北鐸對曰臣聞元朝以四方多事命廷臣改憲職巡撫初出人皆驚動既至略無開國臣傳卷之六

能爲民間相與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如震雷去如敗鼓至今羞之陛下重風憲明正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出知紹興府七年陞刑部尚書即改太常卿內親賜半俸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十六年改諫議大夫官係初設上仍諭以好惡公私之說孜孜奉職奸不得容尋坐事降御史上言致治在於任官任官在於得賢宜選德行廉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又於見任官內遴選歷練老成兼儒吏名望隆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庶能鎮靜一方民安盜息而治化有成矣從之十八年陞副都明年復爲刑部尚書

錦衣衛凌虐罪囚 上命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公深厚慎密靖康不妄取予 上每以故舊遇之時請卿中詹徵以才勝公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尤愛之 上嘗白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徵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當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徵剛則謗訕滿朝鐸守官不得嘗議又謂儒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欺鐸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

別圖臣傳 卷六

明決斷者以為刻薄德海涵者以為迂人之心不古若此二十一年改兵部尚書凡各軍逃故者編冊送部查取不得多差人勾攝二十四年置詹事院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其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體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如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設東宮詹事統領官屬衆務前兵部尚書唐鐸德量充然兼通儒術其改秩仍食尚書祿本年致仕二十五年復起詹事尋加太子賓客太子少保 上深慰諭謂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事天子民一有未至務在盡言二

十八年使龍州諭降趙宗壽還復出恭楊文軍事在書守衛撫輯蠻獠所至帖然回京三十年卒年六十九郎賻最優蓋終始保全文武舊臣中未見有及者第領放騎舍人直宿衛

起居注范公

公名常字子惟涑州人朱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嗜學淹貫古今夷粹無競篤於行義 高皇兵克涑召見且問天下惡乎定常曰常聞之得天下有道在得人心夫好生惡殺天下人人之心今四海擾亂民饑餓懼不相保主公能以除亂救民為心不妄虜戮燔燒俾令按堵內棟精銳之士半從軍半乘城且擇寬厚長者牧字之使得耕守不為他盜攻劫則四方之人雲合霧集天下不足定也 上悅禮遇之從克和州常見諸將暴橫擾民言於 上曰使人捐棄骨肉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主

開國臣傳

卷六

四

公當有以處之 上即召諸將切責凡軍中被驅婦女悉遣還民大悅 上問與論兵常曰古者寓兵於農今兵與宜有制所下郡縣雖田野之人豈無材勇宜精加簡閱為伍各設長貳典司之耕作隙則習肄毋解事平之日聽其為農如此則不煩坐食精兵可得數萬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其亦行古之道也一日 上以羣雄未一命為辭禱帝辭有奉天 征討慮弗合於天心等語甚稱 上意命典兵賸既謀取金陵及渡江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謀議即命為太平知府募民種藝時兵亂之後乏種官廩有殺數千石常請

於 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廩既實官廩亦充乃與

學較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為侍儀訪以

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又嘗紀涑和事蹟上之

上悅洪武元年四月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大常卿禮

樂之事多委之病謝去徵詣闕仍前職列坐賦詩先成

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樸而無華類其為人尋遷

起居注足疾數在告賜安車出入尋允致仕 御制詩

四章褒獎之賜宅於太平門遂家焉常每自稱邗邗山

人或問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

為侍從臣奈何用此稱曩然應曰士各有志吾今雖忝

開國臣傳

卷六

五

列從抑鄉土之念誰能忘之犬馬之齒且益衰暮 天

子倘賜於憐首丘之願可終遂矣山人之稱固吾所以

志也未幾卒子組行修潔官至雲南叅政終於任從子

震材武立戰功累官都督食事

太守李公弟異 附系貞

公名習字伯羽太平人通諸經攻性理之學以問博為學者所宗才負經濟元時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好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游京師館元明善家代述作甚多禮為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渾天儀賦士皆聞筆習能記其詳鋪敘燦然授書院山長閒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舉且暮往來唱和乙未天兵克采石習同陶安梁貞貞字叔平與新昌人至元中入國學書院路教授上克太平貞與諸儒迎見所言慷慨詩書有根株使拜國子祭酒太子賓客日侍太子等奉迎駐蹕太子讀書大本堂等生事放歸卒於家

卷六

六

六之六

平遂擢為本府知府廉能公謹清於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未幾以疾卒官年八十餘范常繼為守郡以大治方兵事棘上倚為根本不輕授也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觀第異字仲羽中浙江鄉試與習齊名江左目為二李太守薛超題其坊曰雙桂吳萊謂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每屬五采爛然劉琦謂伯羽之尊嚴如雲峯千仞嶄然特時人莫敢襲仲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著天下共賞之其學行為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為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漁于美溪吟詠歌行有幾

漁小菜糲于湯沙稽考制度有沙糲雜抄又有椒糲集五卷行于世椒糲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詩冲澹典則思致幽淡諷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之趣

侍讀學士潘公子微

公名廷堅字叔聞富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  
隱居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授鄉邦  
元時用薦為富陽教諭乙未上至太平奉迎擢本府  
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為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  
寅拜侍讀學士年老致仕洪武四年起主會試得俞友  
仁等一百二十人公為人慎密謙恭未嘗有過為一時  
所重詩文皆可觀子微

子微

蘭字章甫切類情絕人魏角時父與談歸邦精神文獻

蘭

蘭

八

模楷典則輒能強識博記比長師事陶安託交于李淮  
兄弟初授太平府教授改金壇主簿未幾擢起居注丙  
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江西湖東按察使年未及  
四十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卒謚為人肖父  
而文章清雅過之一時所作序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  
孫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存焉

太守王公

公名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倚  
居嚴州戊戌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禮遇之及大海克  
蘭谿進攻婺州不克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幕下是冬

上親征婺召見

上曰爾與我同鄉

時有馬世熊與單

無知者或從張或往皆已敗沒獨不棄寒夜挺身率  
眾來從漢可嘉尚世熊為正濟所用命潛至婺城察聽  
事體其語甚密至婺近城五里止舊識吳世傑家察得

城守將各自為心回以告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

汝作知府進攻首敗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城猶未

蘭

蘭

九

下樞密院同食寧安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果如公所  
察夜遣都事李相絕城詣上請降開東門納兵如約  
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公知  
府事於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  
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較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未幾卒上遣使祭之時有  
王與宗者諫也拔知縣事李善長李文忠皆諫上曰  
與宗從我有日勤廉而斷能儒法吏莫或先也秩滿陞  
南昌府通判嵩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與宗上奏  
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明與軍民兩分若皆為軍

何所徵賦 上曰善陞懷慶知府朝京時 上問養慈  
種田官吏至與宗曰府主公動不貪不須問還郡中道  
使知蘇州三年盛有政 陞河南左布政請闕辭 上  
曰久不見爾老矣其鬚亦白賜宴鈔撫遣之

東閣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濟仲蘭籍人父師道字正傳元禮部郎中有  
文學守宋儒家法宋濂碑有貞文議沉克負術累辟為

縣學訓導不就 高皇取婺州改為寧越府王宗顯知

府事辟沉及朱廉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刻苦勵志淹貫

送以文章知名既應辟師道尊嚴人皆式之浙東行省

右丞李齊公開鎮嚴州尤加禮敬移長鈞臺書院未幾

外蒙洪武三年詔修元史 聖朝日新起為纂修官書

成按編修八年 東與趙幸中都扈行至中都進詩十

首 上覽喜曰佳詩朕為汝和頃召廉賜和詩六首

當時以為榮既而授經楚府奉陞長史久之病廢致仕

歸窮經禮籍探研聖學嘗取考亭語類編其精義名徐

日理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 徐

原原字均善臨邑人少受學於貞文先生博覽羣書詩

文俱有名所著五經講義強學齋文集致卷為士林

所重教十有方 上即大位召至京欲用之以老辭歸

與福建江西考試其文學與沉相伯仲政要及元綱日

皆稱其有 主教學洪武十二年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

仲既除翰林侍制謂修撰王敏王敏一日曰名既誤冒昧不

更是欺罔也敏以 國法方嚴恐觸 上怒止之不聽

告改正 上曰是誠恪人遂蒙眷遇數召入議論未幾

奏對錯誤降編修十三年復侍制甲申復降編修薦教

授童奕奕一日儒士吳順一日遣使徵之十四年給事中

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並尊非體公駁曰國

太廟致齊武英殿召公等謂之曰古聖賢垂訓立教大  
 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  
 能孝親則人道立矣其言散在經傳爾等宜摘要領類  
 編三事為書十六年書成賜名精誠錄命公撰序進講  
 周書 上為分別君子小人言任禹稷必去四凶用孔  
 子必誅正卯公頓首以去邪勿疑對八月進講後期降  
 侍書尋改為國子博士時方興文事公獨謂兵不可廢  
 每云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  
 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  
 說所傳非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  
 開國臣傳 卷六 一  
 威不執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為亂尚義非尚詐乃  
 曰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  
 者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  
 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家食時已草創及官成均  
 與諸生訂正傳之崑山秦約 約字文仲先隴安人後自  
 崇明遷崑山父玉字德卿  
 業儲有至行門人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  
 教授洪武初應召試換為教諭部侍郎以母老辭歸  
 再徵入京上疏乞復舊院書堂養學守令之選另立一  
 科四十滋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進冊與誌書同進以  
 備國史採擇 上從以約年老任繁刺授深陽教諭  
 御史陳則成忤制吳況薦公宿學遺老合在館閣不報  
 在深陽八年請老歸奉文車務未理勝而詩尤工數為  
 公貢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焦海集別有師友話  
 言無史補遺孝節錄 見而歎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  
 詩好清閑崇明誌

書也十九年七月以老疾致仕卒公富著遺覽志負經  
 濟三進三黜而無 溫嘗者辨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  
 是布政夏寅祭酒丘濬皆主其說并欲去濬至嘉靖中  
 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文淵閣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縣人父隱號滿峰先生宋濂有志銘善少聰穎十歲能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惟聖賢道學為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願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盡孝壬寅亂劇扶母避寇皆得免 上平天下開設學教豐城舊為富州州守強憲中舉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關於 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居首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奏對失旨謫戍遼東無愠色日賦詩寫懷有遼海集未至賜

得月隱傳 卷六 十四

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考證以傳庶不墜先業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時方革胡俗嚴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為婚以故舊家訟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究情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傷人心謀律不精爾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已為姑舅兩姨

子彼為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古人不以為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舅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皆世為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侍制張昱之女侍制之女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 上是其言嘗論以

開國臣傳 卷六 五

好惡智識及虛心誠心之辨頓首稱善十八年較禮閣陞文淵閣大學士 上御文華殿進講心歲又言致治在任人今天下太平惟選用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家人卦皆稱旨尋遘疾賜告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諡文恪是時上海令思誠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武十六年以書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勅致仕其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息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肩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以撫子孫享其奉養時又有鮑恂崇德人全詮安吉人張

長年高郵人張紳登州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  
薦恂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之恂諍長年先至上  
見之甚喜賜坐顧問退就館一日俱命爲文華殿大學  
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  
太子爾免卿蚤朝日宴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  
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等何辭焉恂等復固  
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爲鄂縣教諭恂字有孚純心篤  
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不求聞達嘗受易吳澄元省試  
第一温州學正著有《大易傳義》《西漢集》

明史

卷六

武英殿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本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縣人父儀字明善  
元季薦於鄉世稱東吳先生講學受徒隨資器訓迪多  
所成就尤茂於春秋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曰五倫辯  
義既深密詞尤雄噀言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性剛  
正篤實以孝弟爲先而將以平恕士皆歸之壬辰寇起  
集鄉黨自保得免於難入國朝太守聘起之力辭卒  
年六十五教伯宗十歲能文見者歎曰此兒玉光劍氣  
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舉第一其年府判官王觀夢城  
中迎狀元歎曰必吳氏子明年辛亥中會試三月乙酉  
開闕巨傳

卷六

十一

朔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廷對高皇親製策問詢以  
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公條答稱旨擢第一人時初開  
科取士高皇得之儀觀儼恪應對明辨喜甚賜袍笏  
冠履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訥同修日曆胡  
惟庸方用事羅致庭臣入其黨公亢直不爲屈惟庸中  
以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并言惟庸專恣不可獨任  
上得奏卽召還賜衣鈔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獻除國  
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  
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立就詞語  
峻潔上大稱賞曰才子也賜織錦衣十四年陞太常

寺丞明年為國子司業皆辭不拜特 旨貶金縣教諭  
至淮安召還為檢討壬戌初設殿閣學士以為武英殿  
大學士十六年第仲宴為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公為所  
累復降檢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公博  
學能文詳雅不苟合屢獲譴無所悔所著有南宮使交  
成均玉堂三集

國朝傳 卷六

尚書大學士劉公

公名仲質字文質分宜縣人好學博通經史洪武初為  
宜春訓導薦入京奏對稱 旨擢翰林典籍十二年  
正春秋本末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四月論曰孔子明帝  
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  
倫攸攸其功參乎天地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  
禮止行京師豈非缺典卿與儒臣其共定釋奠禮儀頒  
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丁巳 上  
謂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維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為孔子明道德

國朝傳 卷六

十九

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  
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  
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左右之言今  
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仲質乃與儒  
臣定議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起  
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  
次列於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  
官上表謝 上從之十一月奉 旨條學規一十二款  
合欽定九條梓行頒賜師生本月奉命頒劉向說苑新  
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十一月戊午做宋殿閣大

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納為文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沅為東閣大學士上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聞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奇今特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爾仲質才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往欽哉未幾坐事降御史後以年老致仕仲質為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人詞林記誤作邵質即仲質云

翰林學士朱公

公名升字允升休寧人後為歙人幼師陳棟割擊問難多所發明標深器之至正癸未借趙沔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註是秋登鄉試內難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富于他學官吏盡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斯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尋辭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

開國臣傳 卷六

魯我同宗之老實為者若之英於開國諸公好得其質無何 學士張桎 桎字子經寧波奉化縣人東髮受書前同志又上論遠古遠於高辛下據三史會於有宋建近理則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辨前編而必不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動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人稱其文核其事詳其旨洞以該謂良史之才 上禮重陞直學士未幾以 為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 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誤以宮音為徵音 上不憚賴熊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光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

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命儒臣修女誡又論升修齊之本遂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齊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洒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為禮部侍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

尚書司業劉公

公名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 國初改今

名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為題鹿口

成一絕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世父

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投徒十九游南昌時善賦者李

叔正 叔正初名宗顯字克正靖安縣人方平父年俱委

博通古今友誼皆南昌妻妻投井成送終身不娶兩午

以爲叔正四年歲至京仍學正選涓南丞有同州人與

人皆安之遷與化知縣召爲禮部員外郎年老乞骸不

許吏勸教凡三至太學益豐無敢越俎者遷御史是

人言老御史信乃明勝如是九年擢尚書參政十年除

開國臣傳 卷六 三九

事政十二年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陞本尚書七月

日本貢使至 上都還仍命叔正等名書責之十五年

卒官年 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

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薦授龍溪山長壽至正中舉

明經進士捷至適自田中摘栗歸俄然泣下曰始二親

萬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兵燹家蕩覆地無以爲生

困初以薦召見授兵部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禮部

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力持平與小

民一體輸納歸奏稱 旨又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

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得失海船衝冒風雪

凡四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祭方丘與吳

琳宋濂侍從應制賦詩甚見褒賞六年陞北平副使持

憲稱詳臨之招林道逃寇安反側考嚴屬官以廉慎爲

先獻歎必以情典學教士刻石立規考同風俗制文天

祥祠度驛路衝僻爲之哀損關防墮引及私販者甚有

政績坐事爲胡惟庸所中輪作京師尋放歸十三年惟

庸誅 上手勅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 上嘉之以

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景濂見而歎曰此司馬遷

之文今未有過者而于詩則尤所遜服四月擢吏部尚

書時即陸讓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方濂盤不奏

五月災異致仕十四年三月起尚書李教爲祭酒公爲

開國臣傳 卷六 三九

司業令朝夕繼見燕語務時四月得疾猶強坐訓諸生

曰 天子遺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

十一 上爲文命御史唐書諫祭公所居室數半覆以

茅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

益在北平時身所履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

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

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遺還每夜孤燈

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平時始盡

支職方俸廉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及歸往取其

人已用之止餘封紙亦不復問爲人雖溫顏異詞而見

者廉以敬問學之功者而彌篤在太學識拔梁宏宏字  
有海人少穎敏被選等第千員貢入官監以學行知名  
司業劉崇試其文稱爲奇才同館家由道輩莫不推重  
居二載乞假省親方孝履爲南士之說  
贈之歸廣州後開長安其變遂不復仕  
其甥陳繼先  
字仲述泰和人國初家毀於兵存者惟母及弟姑之夫  
劉尚書崇來撫諭使學遂往交業焉雖貧約僅自立而  
氣岸高邁肆力古學靡不究覽文章渾渾然渾厚浩博洪  
武乙丑進士授御史按事出西閩海時天下未幾多籍  
於京師又高皇於慎稱 旨實難獨公所說不用咸  
而得情寔臺章疏多出其手取輒爲文自娛士大夫識  
與不識皆稱爲古文而不名也然多散失存者五卷  
其式甲戌致政於官坦夷簡質他人乃投曲中又不能入  
終始一節  
未嘗少變  
之學皆本於公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烟  
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贈給之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  
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  
別國臣傳 卷六  
三十一  
三十餘帙而職方集行世

侍郎司業張公

公名智字玄略延平府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薦  
 補太學校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  
 讀書過目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成  
 人待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問學嘗慨然歎曰宋玉必  
 於崑山接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即挾策  
 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  
 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知事不可爲退  
 居建陽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洪武戊午明經薦爲夷陵  
 州學正凡九載艱歸辛未服闋入朝尚書趙勉言其學  
 別國臣傳 卷六  
 三十二

議者以費財不便正色曰使賢才棄征利益生民何惜  
 此費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陽下民  
 二簡蔡沈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答錄與權仍  
 以朱熹新說呈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  
 焉可循儒生腐談因命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爲書  
 傳會選刊示天下學生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  
 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  
 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  
 目不能覘其行於列宿之間太陽與五星昭然何以見

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時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附天體也必於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日月之交注文爲是又如湯誥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開闢臣傳 卷六 三十三

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敘五倫明刑以弼教保護至治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氏之說則相協居事皆付之天而君臣但安居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未幾實授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至嬰顯侈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得人稱任而卒少見效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闢爾禮部宜以朕言論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

修已教人毋徒尚文藝云智請首行於太學從之尋奏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 上命更定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以下者停俸有差學官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 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夫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開國臣傳 卷六 三四

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經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二十日其内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百官府庫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畢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



須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居二歲以事左遷為國子學錄尋陞博士建文中陞司業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賚甚厚智儀容儼肅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勸老而弗倦 丙戌卒年七十二

國子學

博士

三十五

祭酒宋文恪公 附余族 吳頤

公名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諡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尚冑館師友切儻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華夷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敦薦之召至當 上意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六通援筆立就 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龔

開國臣傳

卷六

三十六

敦執經祭酒吳頤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為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 上每親書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詰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為比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臍下至膚乃覺 上製文警誦曰屬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惶恐謝明年祭酒吳頤免官 上簡片公特賜勅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道用 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領監事由是貴冑

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  
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壽工團像 上問昨公  
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茶踏而碎其醜念臣  
不才失於敬敬中心自訟不意為 陛下所知 上喜  
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  
八年又雨末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康蠻夷奉貢  
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  
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  
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  
開國臣傳 卷六 三七

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為令乙丑丙辰兩科 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  
第一召公褒賞命撰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  
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職吏部尚書余熾  
熾字茂本崑山縣人有傳才請春秋之學洪武十年以  
明經授承務郎十五年進通政司參議十七年拜吏部  
尚書八月奏准來朝官明年正月各造事蹟文冊仍書  
地上人民國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惟雲南遠邊特  
免又立吏員撥用法家故錄工既貴猶稱余待詔見  
有卿飲酒禮序引古無進感稱之可以與孝弟厚風俗  
為人長者未嘗嘗毀人每進見微有所寬釋居家尤恭  
謹望里門即下故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乃為文  
徵所誤 移文令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  
開國臣傳 卷六 三八

位二十二年命謨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厲歷日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為司業其後辛未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 上每舉為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開國臣傳 卷六 三九

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路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葬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逝年老秀才傲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諡文恪公家西南三里即馱子堤忠肅齋亭曰西隱公更築白雲亭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

吳公

吳公名顯字伯昂歸德州人容貌魁偉洪武十五年祭酒李敬得罪願以儒士舉至京特命為祭酒 上諭以

教法五月己未國子監落成遣官以大牢致祭自經始以來 車駕臨視者數次規模闢壯前代所未有也乙丑 上親幸謁孔子釋菜禮成退 御講筵顯等以次講畢 上諭以儒行儒教中正之道 賜宴竟日而還丙寅顯率博士龔教等上表答謝各 賜羅衣二襲官民生許恒等四百三十人各 賜青夏布衣十六年正月乙卯 賜顯等及監生沈翥等七百六十六人元宵節鈔時武臣子弟有怠於學者願以寬縱不絕檢免還鄉後以疾終於家

開國臣傳 卷六 四十

司業王公

公名嘉會字原禮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累舉不第客松江為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來者修庭戶恒滿上海令康伯廷見其詩詞敦雅敬禮之引為上賓時咨文章口非此不能節吏治然非公不能洗發我心也會詔舉明經應聘至京高皇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為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敬廣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蕭如正衣冠且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開國臣傳 卷六 四十一

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行卒於官舍年八十餘上嗟悼命禮部移應天府給舟車還仍命所在官司祭之同時松江寓公孫作字大雅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清尚先生稱之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闕博至正兵起草家至姑蘇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篋張士誠聞而慶祿之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器不為動久之衆為買田築室於松江洪武癸丑起築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遷學官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遷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卒著有先為司業與公最相善人稱曰海濱二老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六 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七

臣朱國禎輯

尚書學士承旨詹公

附吳琳 呂本

公名同字同文舊名書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榮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于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吳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奉父鹿家黃州仕陳友諒為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王師下武昌來歸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因薦吳琳琳同縣人父應淵好施教里中稱西山先生琳純篤力開學王師下武昌微名儒廉同以琳應召為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育子琳才藻不及同而經義過之 上時召琳各時事吳元年遷浙江僉事尋陞兩淮運同皆致職有

開國臣傳 卷二

一

名稱入焉起居注洪武四年陞太常卿本年晉兵部尚書八年與司業宋濂主京開辦試十月具奏將士之數凡二十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各定爵所五年有事于方丘 上命琳與濂選文學能賦之士以從琳進學士夏悅等稱為盛典六年代呂本為吏部尚書與魯同選視事七年以老致仕家居密使督之使潛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兒起拔秧布山貌甚樸謹使者曰此有吳尚書家安在其人前在否農人欽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 上益重之第琳經義并得召時方集功臣子弟於內府令教之改國子博士淹貫羣籍有叩輒應射制敏捷易名曰同尋陞考功郎中未幾以為侍制起居注丙午命求遺書攷宗廟時享禮洪武元年四月命讀古孝行及起家戰伐屢來愁苦為圖以垂世訓二年陞侍讀學士會中丞劉基疏請存待大臣之體勿加困辱同因

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 上深納之四年

年陞吏部尚書六年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州人仕元

為元帥府都事其後宋歸歲丙午為中書揆史吳元年

授湖廣行省照磨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右司郎中四年

改左司郎中五年陞刑部侍郎尋進吏部尚書六年除

太常寺卿七年以事左遷北平倉事尋召還授禮部尚

書未幾出為兩浙運使十二年復授太常寺卿

洪辛賜葬鍾山之陰無子其女為皇太子妃 迭視吏

部事與樂韶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

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

奏景和之曲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

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克告肅及禮之煩文者並宜

節之九月同等上言自 上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

開國臣傳 宋七 二

再開乾坤軼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歲

之金櫃傳于後世 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為

總裁官濂薦義烏人黃和可贊編摩 上召和而苑慰

問良久復使見 皇子賜綺裘革履它日 上召同與

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和少選復宣

赴右順門 上乘步輦至日卿餘醒未解邪同對臣雖

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亟取觀之咲頷濂曰朕即

和同詩卿為書之書訖賜和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

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尤被寵

矣一日偶言及竹 上曰竹類亦多乎對戴凱之所講

至五十餘種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枚莖上若有痕

開上大夫往往以為叩杖 上曰有諸乎對曰有之既

退獲一枝以獻 上庠娑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

美同人偉氣豪召至端門繕書賜之七年五月大明曆

日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

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無

不具載為一百卷又與宋訥言曆日藏之天府人欲見

之有不可得臣請做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

為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

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實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

開國臣傳 宋七 三

之隨類增入九月詔科舉暫且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

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仍令同選國子成材者與所

舉參用授主事給事中御史等官時用彭通等為給事

中并國子生李擴等入文華武華二堂謂之小秀才丙

寅 皇明實訓垂成同請老賜勅遣歸未幾起為學士

承旨六月與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

分獻官行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

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

遂定凡祭祀罷上香復以老乞休許之官其子魯召入

賜坐從容慰勞出御製文賜之尋卒於家所著天衢吟

尚書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字舜儀延瑞涿州全椒縣人乙未謁 高皇

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參軍事從下金陵丁酉

授江西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

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本部

尚書正月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

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并定賞罰

各有差本年六月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

樂章七月製中都城隍神主 高皇親為文遣韶鳳奉

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為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

開國臣傳

卷七

五

表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選用

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仍

諭皆寓諷諫之意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祝惠并備酒

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其辭皆存規切

其舞分為八隊皆八人禮部具圖命樂工肄習之八年

三月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與諸廷臣以

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致陵寢朔

望節序祭祀禮定以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

夏二至日用大半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

祭若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十一

月詔定登壇脫舄禮 上俱從之未幾以病免九年  
起國子司業十二年三月陞國子祭酒本年八月又詔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公考據精詳屢蒙褒答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為國學焉歷代  
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  
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博  
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不但稱汝職任其有補  
於朕政汝往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 上以羣臣多  
不職罷之公子致仕以壽終為人和易簡諒兄弟皆知  
名於時曰暉人材知開封府曰禮太常卿曰毅諸暨同

開國臣傳

卷二

六

知並知名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陳旭魯文質陳友此五  
人者並起畝澮從 上渡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材  
略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  
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加賞旭英毅多智識  
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壯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  
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  
平伯

尚書崔公 牛公 任公 李公 滕公  
周公 端公 程公 錢公 任公  
程公 陳公 嚴公

崔公名亮字義夫蔡城人元末為省掾王師至舊館來  
附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撫綏得 士民感服  
洪武元年陞禮部尚書母憂仍起原官癸未詔定官員  
親屬冠服及隸卒軍士等制各有差三年 上諭亮曰  
司天臺言朔旦以來日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  
禮所致可為攷古制之亮引用漢宋唐及元損益不同  
復以國朝前議國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正祀日

開國臣傳

卷七

七

月星辰太歲為簡當 上然之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  
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天子  
祭天陞自午陞祭社陞自子陞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  
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  
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  
皆由鄉陞朝班則分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 上  
是之令左右不得越三尺承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于  
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  
承奉司于 皇太子親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  
上前稱 皇太子親王稱曰 皇太子某王又定大朝

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 皇太子及羣臣賜坐殿上坐整整制酌宋典爲損益其他請旗纛止祭于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俱允行五月奉命定大射禮儀頒于官府學校及定 仁祖廟號請下太常祭告博士孫吾與謂廟號與陵號不同廟當祭陵則識別先後而已歷代皆不祭告亮駁之以爲加號不告非人情卒行之時國制草創亮引證多據經典七年卒于官時 上留心律令禮樂以宋潛溪等主議而牛諒任昂李原名滕毅相繼有

史禮二部尚書參酌考訂彬彬大備矣  
牛公

牛公名諒兗州府東平州人洪武元年以秀才擢典簿二年副學士張以寧使安南至界其國王陳日埜已卒日埜立以寧護勅印留洱江諒先入其國諭意黎人聽命回奏稱 旨陞工部員外五年陞禮部尚書與詹同定釋奠樂章又命定大祀分獻禮參考歷代帝王廟祀 上命五帝三王及後開創之君俱京師立廟致祭守成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又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七年定喪服之制父在爲母服期年庶母無服 上諭

宋濂曰父母之恩一也乃皆三年庶母期年諒爲人朴實議禮精密以事降主事尋復職致仕時有劉昭先者協治部事七年免張善卽章善八年爲禮部尚書本年署行省參政以事免

任公

任公名昂河陰人博覽有才舉故元舉進士拜寧晉縣知縣不受隱居讀書自娛洪武初儒士薦授襄垣訓導十一年擢御史十五年陞禮部尚書十六年同太師李善長等官往國子監考教官生員高下分列班次增立監規八條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妣阮氏昔封淑人巳歿仍乞封次妻詔下廷議上言妻在日所要皆謂之妾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爲妻若以禮聘爲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所生子卽爲嫡長子若妻尚在無子不許再娶而諸妾中有子者以長襲父職其子以本品推恩其母首定推封之例俱從之十七年奉命頒行科舉成式二年大比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不拘額數諭頒大成樂器令諸生肄習復古人之意是年甲子初科監生首舉且中式者過半 上喜甚而諭祭酒宋訥以爲教導之功論昂出榜原籍自是科舉之途始重本年署吏部事 上諭曰凡文官若憂巳在職五年廉勤

開國臣傳 卷七

牛公



無過犯者照品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全祿三月未幾年老致仕

李公

李公名原名即彥名字資善保定府安州人洪武中以儒士至京二十年試禮部尚書奉 詔行養老之政二十一年詔定帝王名臣從祀凡三十六人 上以趙普不忠去之元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孫去祖因祀木華黎去安童既祀伯顏則阿朮不必祀如漢馮異宋潘美忠義全始終可從祀餘悉如所擬凡三十七人二十二年命申巾帽之禁又詔議親王以下喪制二十三年

開國臣傳

卷二

考定合祀山川 上命王國有嶽鎮海濱者皆致祭原名為岡以進東海則燕齊皆祭其餘俱如之蓋以境內為定且得兼也三月申定官民服飾伴有古意原名議禮精密多見施行後年老致仕南京禮部題名誤以資善原名為二人今考定為一云

滕公

滕公名毅元末兵亂流寓江南乙巳年 上征吳以儒士人見言事稱 肯留徐相國幕下五月拜起居注論以從相國久而無過故授是職宜盡心所事他日復命毅同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皇隋煬所行之

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喪亂之由以為戒耳又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甚見眷遇吳元年以湖廣重地陞按察使尋命毅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剛律令定為成書付按察司官巡歷州縣使內外知所遵守毅等務存寬大民多宜之洪武元年陞吏部尚書六卿初設一切選除考課佐省臺裁定不激不隨人稱得體 年出為江西省叅政卒于官

周公

周公名禎字又典江寧縣人元末兵起流寓江湖開庚

開國臣傳

卷七

十一

子王師平漢擢江西僉事吳元年陞大理寺丞本年陞卿十二月詔禎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 上諭以簡明不可深文苛察仍命直解徧行通曉洪武元年八月設六部陞刑部尚書本年改治書侍御史及建廣東行省除叅政開省之初州縣正員多缺廣州香山縣治徙在蓮峰經兵燹縣丞冲敏訪在城故址經營縣宇縣治既成百務悉辦流移四集狂寇修至敬率民捍禦寇乃遁去竟以勤死禎至即祭之雷州同知余驥孫開設府治增築沿海隄岸揭陽縣丞許德增闢公署核實田賦上其冊籍公加旌賚知廉州府脫因蒙古人也

招徠流民農皆復業知惠州府萬迪與廢舉隊不受於  
謁孔源知縣張安仁改建縣治創立城池學較撫綏流  
從清遠知縣李鐸勤政興學歸善知縣木寅勅立請司  
嗣守長于撫恤皆上其績由是有司覈勸表以安會  
下詔開科公像陳聘名儒以司考試從之二年刑部尚  
書世家寶坐黜復召公代三年老乞致仕去

端公

端公名復初字以善先衛人子貢之後獨以端稱省文  
也一遷大梁再遷金陵三遷深水縣復初生有遠志不  
肯寂寂落人後每歎曰余大賢之苗裔也敢自菲薄乎

開國臣傳

卷七

十一

至正初試吏江南沈默有恒佐使者行州縣威鋒獨著  
會兵亂袖策言時政無能用者欲歸深水道絕僑居金  
華日以書史自娛王師取金華常忠武王鎮之聘至幕  
下辭去有言于朝者召為徽州府經歷悉力佐治均田  
賦定科條開館舍丙午通判吉州府俗尚諱許教誠殷  
勤民不忍鞭內艱辛亥除磨勘司丞官署新立凡泉粟  
刑法物貨勾稽精密未幾陞為令俄僚屬皆以貪敗磔  
東市惟公以清白表見陞刑部尚書按律持以平恕杭  
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往勘分囚別所人  
各罰之合其辭參驗同多者情真否則偽郡守以下皆

服罪壬子拜湖廣叅政亂後土曠民稀首下令民復業  
者獨其賦事皆豫計省所轄府州縣遠者千里外設官  
多闕事因不集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  
月事舉民得安召還京疾卒居職能守貧嘗積座右銘  
曰為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  
上天脚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故翰林學士朱升嘗  
謂公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  
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民隱  
者世稱實錄子仁字孝文義字孝思皆以儒士起家仁  
翰林待詔義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為人所服

開國臣傳

卷七

十二

立雙清館

程公

程公名徐字仲能鄞縣人父端學以明經進士與兄端  
禮皆尚經學修飾古行人稱為小二程官編修助教徐  
遂於春秋世其家學由較書郎禮刑戶三部主事郎中  
以才稱王保保承制辟為兵部侍郎不赴尋以司業晉  
兵部尚書致仕 高皇召見命為吏部侍郎洪武二年  
上令孔子釋奠止行曲阜疏諫曰古今之祀典多矣而  
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于天下者豈無故哉社稷者  
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也曷

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二字而已民非社稷三皇  
 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有國者敬而祀之必  
 偏天下以及後世無非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  
 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  
 而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  
 下不可無孔子之道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  
 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  
 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豈可以崇  
 本始報功施也哉若曰孔子非如佛氏之千百化身不  
 可一日間赴天下之祀而遂廢其禮則三皇后稷亦皆  
 日月日月存  
 生為人而歿為神又安得享天下之祀于一日之內乎  
 蓋孔子以身載道也孔子之道即綱常之道斯道所在  
 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如家至而日見之也非可  
 方體而求之也非可以一念之靈視之也其道通于天  
 下則其祀亦宜通于天下臣迂不知忌諱妄謂 陛下  
 欲稍革前代之文以正祭祀孔子之禮宜于春秋仲月  
 上丁遣使致祭于曲阜林廟仲丁致祭于京師廟學令  
 天下府州縣于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有等殺之節無  
 衰瀆之過其于祀神之禮根本之誠開示正學之方扶  
 持世道之計可謂曲當而無遺矣 上覽奏默然徐首

存者再其議乃定改刑部侍郎三年改木部尚書未幾  
 卒精勤通敏事無留滯能文尤工詩歌有遺集

錢公

錢公名唐字惟明象山縣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  
 明經陳王道稱 旨授刑部尚書二年 詔孔子春秋  
 釋奠遣使降香曲阜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  
 不必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  
 上天下祀孔子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  
 上以孟子有視君寇仇等語嫌之欲節略其書并議廢  
 祀製令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唐極言不可坦胸受  
 射曰臣得為孟子死足矣 上見其誠怒命太醫療射  
 時已撤去矣復之得不廢一日召講唐書陸立而對或  
 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  
 陛下不跪不為踞又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件 旨  
 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圍乞致仕不允  
 尋以慈直謫判壽州

月日臣傳

卷二

十五

任公

任公名亨泰字襄陽縣人貢入太學洪武十八年  
 殿試第一召祭酒宋訥褒諭之命撰進士題名記立碑  
 監門授修撰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為府起兵部尚書唐

鐸兼詹事尋陞亨泰少詹事兼修撰二十七年擢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乃禱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母愈竟殺三歲子祭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人倫至重小民無識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滿成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亨泰等議曰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地思慕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後世亦是間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

皇明史概

卷二

十六

至喪生臥冰或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迂昧之徒務爲詭異以警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差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肝臥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從之詔與博士錢宰等正定蔡氏書傳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時禮侍諸儒甚厚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亨泰諭之二十八年秦王檄薨 詔定喪禮亨泰奏曰考之喪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亨宜暫輟朝一日服制

與魯工同從之四月 上諭亨泰曰秦王旣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裴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議漢諸王遣使者立嗣爲王則玄冠衰經表服以承詔事畢反喪服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卽位而哭旣合於禮且協人情 詔製衣服命禮部行之六月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凡大臣犯重罪雖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必少加降抑示勸懲 上從之詔禮部凡大臣犯重罪得免者敘列八品九品班後九月庚戌諭亨泰頒 祖訓條章於内外文武諸司十月奏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朝奉賜食先是每旦視 朝奏

皇明史概

卷七

十七

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官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至是奏上從之十一月將征龍州以其地界安南故預命亨泰同御史嚴震直奉制書諭之至丘溫先以書遺王國王日焜以中朝狀元又議論英發敬之盡禮明年使還 上聞市蠻人爲僕降御史尋免

程公

崔公名善字敬夫泰興縣人洪武中出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文選主事二十年歷本司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本部事在事勤慎稱 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署尚書事會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攷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後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及王

開國臣傳

卷上

十八

府長史司若託故不給由者治以罪十月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尚書一日 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守量宏闊他莫能侔也由是煩瑣之政頓除善又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 上心一日晉見獎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為善營第於泰輿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眾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喜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家本茂籍 上欲免之頓首曰成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

臣矣二十九年以事免歸

陳公

陳公名修字伯昂上饒縣人元末甲辰歲附王師平浙江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寬厚而省煩苛復倫要而熟姑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 上留心兵刑數數講求謂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推修兵部郎中選任將帥愛養士卒令內外相維兵農相資遂為定法 上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已甚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遂擢濟南知府疏請墾田許之居二年政成詔書開國臣傳 卷二 十九

嚴公

嚴公名震直字子敏烏程縣人有器量貌魁岸性誠實上起民間知輪糧之苦皆有司與好史索詐無厭民不堪命洪武四年令東南歲入田賦所輸以萬石為額輸一家主之不入於官而集於鄉自為徵督給勘合運入

京及江北諸郡謂之糧長事創行 國法嚴民凜凜奉  
 行亦無所私授與費也既又有玩法害民者郡縣官亦  
 坐是往往獲罪乃議舉名家有行誼者主其事湖得震  
 直清潔自厲且處眾和易凡二十年無纖芥可指族一  
 入覲守法惟謹名譽為列郡最二十一年召至京將授  
 官丁內艱服闋來 朝授布政參議留中署通政司事  
 奏詳明四方差遣及訴冤皆無留滯冬十月改戶部  
 郎中考實江西賦稅凡五百萬悉完備二十四年賜第  
 於崇禮街復其家明年陞工部右侍郎二十六年造柳  
 葉甲鎖子頭盛六千副給皇城軍士六月拜尚書時營  
 建方殷綜理周密調用夫六十萬開騰脂河移置五府  
 六部凡事必入奏而後行繼奉旨集天下工伎二十三  
 萬有奇請戶役一人父兄子弟不相緣又計煩簡更定  
 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輪入京人皆便之九月里人有訐  
 其從弟姪不法事命自按理無所徇 上宥之有部事  
 糾 旨即身任不以累察屬二十七年命督天下多裁  
 系東十二月降御史常州民嚴興年八十餘其子有罪  
 繫獄死來訴冤連二十餘人乃曉以恩仇相覆久訟內  
 終之理人皆感拜吐實又憫其年老脫妄告之罪北平  
 人閻成郭思成誣盜糧累百餘人袁關壽以犯禁當斬

明開國臣傳 卷七 三十一

力辨皆得脫宅御史妬之劾其傲且私留鄉人在署飲  
 宴 上曰此舊尚書也小事何足論斥不聽廣西龍州  
 趙宗壽恃險恣橫潛通安南奉使往諭入其王城開示  
 利害甚悉國王及其臣悚息聽命邊鄙遂安時刑部尚  
 書楊靖除名以庶人巾幘使其國徵糧五萬為龍州軍  
 餉及其未至宣言楊某為尚書威名素著其君臣先氣  
 懾楊至糧集得先聲之力為多凡所餽獻皆却留都督  
 家人不敢追劫奏之并奏減廣東西行鹽之半二十九  
 年復往廣西立接運法以通鹽販商民至今便之桂林  
 河渠廢塞者因故道浚五十里導南北二江南曰滴自  
 剛開臣傳 卷七 三十一

明開國臣傳 卷七 三十一

都御史夏長壽

長壽字煥文長壽人

右金都御史未幾出守南都府憲神體帶不在刑

之野率官屬所請得雨三日歲大稔民為立

同會澤州寇起又以才望改往討平之以疾致化

都御史盡心刑獄昭雪居多兩淮民食鹽運稅罪至數

百人奏皆釋之并言關卒張千戶之罪亦得減是年楊

靖同任 上以前御史屢任不稱尤委信之多所聽從

稱其南人北相厚福未艾又召其三子宗禮等入見目

為佳兒御史李斌坐賊罪不及全家 上怒治所屬失

出罪叩首再三請罪降御史八月復尚書益加敬慎改

工役贖還家者四萬五千人十一月重建太學落成甚

壯指揮李忠奏役徒死者當戶丁以代凡四萬餘人與

詰難後其事後悉遇赦免尤以惜民力為重財用之需

不啻若自己出念起自吐度以盛滿為懼自拜官及起

轉控辭廉祿不取升斗被詔歸 徭後力辭無福詔

認徐州馬下降御史不敢居 家監巷未久賜第

火方還廣西陞右都命即故第 居之致仕居西塞

山中 一云建文中以前 文廟立召入往山西宣諭九

月至澤州卒於館今其子孫甚繁曰杰嘉靖庚戌進士

南御史曰文梁壬戌進士主事

朱史氏曰嚴公邁 建文帝吞金事見吾學編名卿廣

紀二書世所尊信無有易者然一

文皇入京在壬午六月十三日而嚴公之卒即在九月十二日是時方以焚

死呂后稱 建文帝備禮葬之以安人心即 文皇不

無疑或尚諱言只孛修好黨為主何暇搜索遣使驚動

海內又數年漸有傳 建文帝在西南者但聲息而無

形影於是有胡尚書鄭太監之行一日訪張邁過一日

賞賜西域而終不明言其事此時嚴公捐館已久比兩

地復命 上心稍安前後屢出塞而向之傳言者猶如

故也蓋前後迥不相及如此今其子孫據二書請於所

司立祠立碑習說無足惟不知即其說果真最初臣服

稱忠後之一死其又何當不幾以性命賄投兩

著落之處乎况公之力於任事功於廣西原自卓卓

不 為重而其家乘之跋出陸御史 之手其卒

尚有山西字面乃知前輩之不可 後之紛

不足為定案也

一書 丹黃 四庫全書 6 版三

四輔官安公 李公 王公 杜公 李公

龔公 趙公 何公 吳公

公名然祥符縣人徙居潁州元季為山東行省左丞守

萊州大軍下山東率眾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

事中尋擢山東參政心行平實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

以給公用二年召為工部尚書奉 命於社稷壇北建

祭殿又建拜殿以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

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為差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

依品級成造 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歿者不建享堂墳

坐塋具皆自備惟戰歿者官給五年調河南參政九月

開國臣傳 卷二 二十四

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

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

免以雷震奉天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

府召充其任十四年卒年五十八 一念來歸之誠親

製文遣官祭之

李公

李公名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以博士退居于鄉洪武

九年授本州訓導遣 勅召之曰朕即位十三年夙夜

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為奸雖

四凶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薦爾博學洽

聞特遣使資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授四  
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為考試官後以  
老致仕

王公

王公名本吏部尚書范敏 敏河南府閿鄉人洪武入

十三年擢武吏部尚書自胡惟庸後特召天下賢才

有司類多泛舉敏薦王本李祐真敬杜敬趙民聖等俱

者老明經行修 上召拜本等為四輔官本等又薦備

士宋勳等並徵用之一時號稱得人本年實授戶部尚

書請稅編造費 勸召至京勅曰朕親上古君臣必正直

無私心同氣合方乃上悅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效靈

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焉朕本

開國臣傳 卷七 二十五

布衣遇天更元運偶與羣雄並驅逢多難率英俊自中

土波江東造基於此君天下于庶民十有三年矣永惟

致治必在得人乃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朕甚

欲與賢者周旋以安寰宇然知人之道堯舜猶難苟而

從志異無利濟之誠則不惟吳天昭鑒實有孤於朕懷

故勅爾羣儒若志乘忠誠則可交於神明與朕同遊以

安天下豈不偉哉乃以本任春官兼太子賓客既而上

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為士

者貴幼而學壯而行然求之往昔慎致君澤民之志而

不過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



惜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  
誤蒙 聖上以儒臣召與圖治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  
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授以是職告太廟十月勅本等竭力忠誠以感  
格天心十四年正月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果有驗罪正  
以五刑議定然後入奏既奏錄其所授之旨送四輔官  
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獻則四  
輔官封駁著為令後坐極刑

杜公

杜公名敬字致道壺關人質稟純明及長學問融貫泛

通五經尤深於易心貌俱古應河東鄉試中第一除潞

城高平縣教諭陞臺州學正父憂教授鄉里尋除陝西

儒學提舉及省院辟之皆不就遠近受學者爭從之門

人登第及仕者眾服或臨風對月感懷述事其形於歌  
詠片記文辭之間所稱道號不同或南坡或太行樵  
或拙庵洪武十三年特徵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司

夏李三月皆上旬 御書官尋 制諭以賜每進見講  
明治政必以古先哲王為範一日 上曰我今當做前

代誰治天下李祐對曰當做唐太宗 上默然敬對曰

治天下之道莫過於堯舜 上曰我非敢當堯舜稱等

願效稷契阜陶時 上重國學問敦誰可為祭酒者敦  
舉滑縣宋訥從之訥立學規教法稱 旨 上曰老杜  
所舉得人再幸其第累加賞賜親與廣和尋老疾懇辭  
給驛以歸卒年七十二有暇時集四子皆以文行稱

李公

李公名祐安邑人以孝行重於鄉為時宿儒洪武十三  
年 召授四輔官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賜詔老疾  
師三司鄉考皆得人未幾卒

龔公

龔公名敬字文達鉛山縣人學問該博德行敦實洪武

初以明經任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至京十三年拜

四輔官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十四年春令願愆遣

歸後起博士歷司業祭酒

趙公

趙公名民望蔡城縣人洪武四年儒士舉因疾遣歸遊  
學山西十四年勅徵司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以老致  
仕

何公

何公名顯周內黃縣人文學老成重於鄉洪武十三年  
薦舉 召為右正言兼諭德尋進四輔官 命工圖其

像賜待漏院記及誥命旌之後以疾致仕

吳公

吳公名源字性博莆田人蚤孤力學惇禮好義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明經授興化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特詔徵之遂與杜敷龔敷趙氏望李祐俱應 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因治之本且口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甚見嘉納上問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禮

皇明開國臣傳

卷二

二十八

先倡首句曰踞蟠龍虎肇豪英 杜敷曰五色卿雲炫日

明 吳源曰王氣瑩然垂景象 龔敷曰民風樂爾見昇平

杜敷曰山河百二金陵最 李祐曰宇宙千秋帝業成

上復繼之曰昭憶六朝興替事 杜敷遂足之曰祗祥未

盡又加韻詩成上呈見賞 上亦自足全篇曰踞蟠千

占肇象英王氣葱蔥五色精巖虎鎮山風偃草潭龍噓

氣水明星天開萬載興王處地闢千秋永朕京咸以六

朝守替閱前禎禎後後嘉禎老病告歸十四年 上念

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司業未幾卒任陽保鄉薦國

子博士陽保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廣西副使

編修長史張公

公名美和初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從外祖聶先生學不待程督日必自課年十三即能詩合程度聶曰汝學駁駁來逼吾不能教汝矣往師前進士余復卿于襄陽盡得詩禮之傳省試不利隱居教授益攻苦于書無所不窺參互考訂以窮其說來學者甚眾隨才造就各有所成元末盜起雖顛沛中讀書授徒如常語學者先須讀前哲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不為邪說所惑乃選古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繼以異端異聞其類凡五各為條目折衷以己意去取詳明剖

皇明開國臣傳

卷七

二十九

析精當吳草廬孫伯尚見之稱賞題曰理學類編洪武

初薦為本縣教諭七年教成貢入太學銓用者多其第

子十年 召至京賜衣一襲擢國子助教氣貌嚴整將

以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

過一二語然義理明也人浚服之十一年遷編修十三

年四月戊子致仕 上親為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

莫不修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

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于當時而有功于後世

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

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

以沃朕心奈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乎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甚罕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公博學精擇善于著書故宸翰及之嗣後應考江西者二考福建者一二十四年典文禮部二十七年再典禮部會有蜀藩之命不果至在蜀一年王溪敬禮之無何復召較書翰林力勤雖蠅頭細畫皆出手筆書成辭歸賜衣被各一襲丙子卒年八十三所著類編八卷外有羣書備考十二卷元史節要十卷

日知錄

卷七

三十

編修攝御史張公 附王璉

公名唯永豐人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是年上開文華堂于禁中詔擇解額內雋異者肄業其中唯等九十有七人實與選命題賦詩詩成稱旨皆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啟迪願諸生皆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月侍燕間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開日知錄 卷七 三十一 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 三月 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又有長山王璉 璉器局沉凝學問簡密師事 詩經史館編修入文章堂肄業尋攝御史按河南 同奉檄告 上覽謂近臣曰文章堂諸生如王璉等皆 異日將與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編修蘇公

公名伯衡字平仲父友龍

友龍字伯夔穎濱長子徽猷閣侍制工部侍郎選守金華因遂家焉友龍其九世孫也受經許文懿公入闕憲府奉差憲長為同官所忌嫉劾之章未下來奪印友龍持不可長亦據劾同官之過欲頌繫之諍曰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奈何效之事遂皆寢汀寇來襲臨津督長史汝巡兵破斬之民得不擾廣東都使者辟為書史白罷通賦舊鈔若干萬再入闕尋應浙參政蘇天爵之辟峭直甚見敬憚清理漕事有恃勢誣民者執正之紅巾賊

開國臣傳

卷七

三十二

犯杭州省臣皆遁參政樊執敬以死自誓友龍請散庫金募士擊賊樊不能從迎戰而死遂與椽李樞者號殺賊一人受錢二百五十緡數日之間獻賊者克庭未幾他將至遂復杭州絕口不言功滿考推蕭山令立實田冊差多寡役之因地備糧因糧儆舟民皆便之歲餼弛湖禁出倉粟以賑尋改本路總管府經歷行樞密院照磨張士誠方據蘇州請為幕官耻之不往陞行省左右司都事石抹宜孫分省于處以討賊自任請友龍與劉青田基同事勸其禮賢下士撫流亡招羣盜從之衆心翕然已而好自用又多用故人所部將胡深章益皆集

兵觀望公雄極力調護僅免潰散而其勢已不可為矣比浙東諸郡皆歸 大明怨家告公長子仕闕當死請從汾陽丞相李韓公奏而官之至再力辭歸臥金華山中圖史自娛自號栗齋與山陰蕭越越切通指經學無不綜究文簡潔雅無律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起學官推應奉翰林文字以失朝免官例滿個漆而卒蘇伯衡志其墓以為肅文足華國而身死於此非最相知洪武十一年卒年八十三子六人第三子伯衡

伯衡少警敏絕倫論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數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鄉貢 國朝丙午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試士皆天下

開國臣傳

卷七

三十三

國家大務品第精取多士翕服著空同子警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有薦者即日召見親擢為翰林編修請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庸願問至華要也其不幸幼有積疾雖祖遺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侈誠不足堪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強已而吏部將奏別官以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公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

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接對人亦寧得而職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相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博學饒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 上許而徵之至京入見 上屬目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卒公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嚙齋宋學析義如盤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文體裁嚴整姿態

同國臣傳 卷二 三十四

楷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圓扁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者萬萬也文集六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爲文問空同子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

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屋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大

別國臣傳 卷七 三十五

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迴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把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鳥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

所著朝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備焉無難能者矣

周禮臣傳

卷七

三六

侍制趙公

公名倣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道德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薦至京高皇召與講論經史倣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上輒稱善除國子博士隨扣輒應莫不樂得經師上一日御奉天殿倣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語示諸生也倣頓首謝歸而告誠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者文日益醇明年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倣領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倣自專師席且夕誨迪不倦士多成業丙辰乞歸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奏博士趙倣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徃徃有之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衰精神不完願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上可其奏加倣官爲翰林待制勅給誥命致仕戊戌倣詣闕謝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邪對曰是也上因諦視之曰誠老矣歸養爲宜倣頓首而退初倣子圭玉

官法從時倣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內是服政有名世以倣為愛而能誨即為侍郎者也越七日 詔出庫錢二十五緡賜倣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皆賦詩贈倣和者成什司業樂韶鳳授簡學士宋濂為序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羨其榮遇云倣後考終於家年八十一

日月臣作

卷之二

二十八

博士錢公

公名宰字子于會稽人博學能文洪武二年舉儒士為國子助教時新設教條限以歲月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以次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為法所繩惴惴莫有願學者公莊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為時明師十年三月己卯朔以年老乞休許之勅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勅曰朕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明體適用布列中外共保太平於無窮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嘉諸

日月臣作

卷之二

三十九

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公既歸精力猶壯宣上德意有從之遊者輒開廸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開有未安者遂 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唐鐸等舉公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竝遣行人馳傳徵之是年四月至京入見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書成 上以蔡氏說已行亦不復重頒也一日思歸

因微吟曰四鼓整整起若永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  
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 上聞之召宴諭曰昨日  
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拜謝請罪 上笑曰容  
遂汝樂時建酒樓初成賜公等鈔宴其上人各露醉獻  
詩以謝 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  
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公齒最高與眾皆請留 上  
聞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公等宴及鈔令馳傳  
歸又三年乃卒壽九十六初公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  
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其未  
闕國臣傳 卷七 四十一  
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參政陳公

公名觀字廷賓負雋才通經史百家學善屬文元季亂  
不仕自號菖峯耕隱子與鄉人方時舉郭惟貞族人本  
初等二十二人作真率會選勝賦詩以道義相切磋有  
壺山文會集行世洪武初應明經辟本府訓導抗顏師  
席諸生翕然多所成就間四歲被召昂然獨異 高皇  
問曰彼頎而哲者何人觀出對 上試以王猛捫蝨論  
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參政以廉謹稱一日 上忽馳召  
陞見諭曰爾可侍吾左右於是日與宋學士濂等備顧  
問 上益察其恭誠嘗命撰鍾山賦立就嘉之祖母  
聞國臣傳 卷七 四十二  
喪歸賜之銀幣服除赴闕未及改拜以疾卒年四十九  
公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兒孫  
或從容問陝產金其鑛何狀公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  
挂吏議足矣何金之間耶故其卒也妻子困甚子熊貢  
入國學乙酉應天鄉薦上春官卒



弘文館學士羅公

公名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偽漢辟為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盜雄非帝王器遁去壬寅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上甚喜置左右癸卯從友諒於鄱陽齋蠟書招袁臨吉贛諸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命往諭降之擢國子監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丙午使山西曉譬橫廓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齋詔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上聞其事益義而嘉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公敦茂簡樸若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上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採南音以對上顧賢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名嘗索其第公方採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闕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見許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褕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賦江西秋糧軍籍等事上憐其老留三月賜玉帶鍤杖裘馬食具遣還以有玉堂唱和集子養家孫備有傳

侍讀學士知州秦公

公名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冒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夫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圖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為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瑄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甚見寵侍一日言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言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刀風始息二年降侍制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馮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馮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異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侍讀學士張公

公名以寧字志道先固始人後徙古田質清粹甫六歲

日記千言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忿不能平詣邑

伸理言有條序令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語甚新奇伯

父由是得釋十五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歷五年方歸

學業大進登元大定丁卯進士初任黃巖州判官以計

擒捕海寇殆盡陞六合縣令有惠政內艱阻兵亂教授

淮南者十年後徵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有俊才博學善

記尤長春秋盡授其學于趙光霽光霽字仲濂泰州人

下元未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滬江淮光霽從之游

以寧博學善擒詞尤長春秋書與大業張氏訂定春秋

開國臣傳卷七

經說而存之其略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

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夫貪鄙萬世聖人之心無情

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

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壞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

聽其亦或矣故以寧深經通融三傳兼用交遊先霽諸

十二年以明經舉為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望士多

及之游戶外履恒滿十七年陞授春秋博士作春秋鈞

義二十卷以關明聖經之旨學者從傳習之咸以寧授

以恩義且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稿散落遺其子往

以其文藝示先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梓元末遺老多凋

謝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小張學士洪武元年王師

入元都與危素黃庸夏以忠以忠字尚之吳州人傳其

孔克堅薦授三氏學正危素治田維廟辟自副特惠州

修詞助教遷太史院都事王師克燕何入京復官以老

病辭歸會修元史徵起搜訪江廣行至番禺卒少壯

為詩遺亂散失家亦廢少子正甫十二歲別去不復能

通問問曉得復歸歸一年而卒蘇伯衡其舊友也為作

哀王時以故官並徵拜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

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論洪武已酉與典簿牛諒奉

命齋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陳日燈御製詩送之未至

而王卒世子日燈遣其臣阮亮求詔璽不許曰此吉禮

非凶事也且既易世矣當以奏聞因留居洱江俾諒往

論世子遂復遣其臣杜順卿來告訃上喜以寧稱任

使親為祭文遣主事林唐臣編修王康往祭安南王始

入境竣封事又安南止以揖為禮喪事甚簡以寧教其

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上聞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而御製詩八篇

獎諭庚戌五月得疾卒于道命有司還柩于家所在

致祭以寧清潔自守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

垂索都無陸賈金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行世劉三吾

稱其節制似柳宏放似韓與蘇宋濂稱其文豐腴雄峭

清圓委蛇子煜滿沂知縣炬刑部員外郎孫隆平陽教

諭王時亦拜侍讀學士前在元以白金三千令方國珍

市馬汎海而歸老不可用

郎中知州林公

公名弼字元凱初名唐臣尤溪人至正進士授郡幕官元亡著述山中洪武二年郡以名儒聞徵入更名弼與宋濂王禕曾魯等同修元史書成賜金帛尋授考功主事使安南祭其國王王前後持黃金二斤為壽悉謝却王遣使裝金請於朝 上曰小國事大使臣不辱既兩得之可持金歸安南自漢唐以來冊臣奉貢比內諸侯元時徵其重責責其躬朝不肯從乃有鑄金為人夜光為日之徵夷心益難使者至多貪夫悅金貝坐致衰憊至是與同使張以寧等皆固却始服中國有人遷豐城

月國臣傳

卷二

四十一

令吏有作奸者度弼且置之法遂誣其受備金一盤殺備死逮繫詔獄 上曰此卻安南金者謂受備物耶援筆草書休問二字遂得免改判饒州尋改垣而令適安南國內亂弼再以薦往既還報召至奉天門親加慰勞擢禮部郎中轉吏部出知登州有惠政卒於官弼博洽羣書究心正學著作跌宕雄偉根極理道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禕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側峯太多不能過筆林月且禕時時語人曰林元凱在閩毛中之麟介中之龜也禕來荆漳詠清漳十詩有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弼也所著梅雪

齋稿及使安南集學士宋濂序之始弼豐城被逮時舟次湖口夢一木人口眼俱動覺曰吾不免矣既得 柳筆休問二字乃知休於字為木人而草書問字皆動象也第虞臣薦明經授本府訓導陞中都國子助教孫僑大完訓導長於教誨東莞科目由此盛

四十二

侍講學士危公

公名素字太樸金谿人至正元年入經筵為檢討年已四十一矣又之為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禮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改翰林學士承旨字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棄官居房山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元亡上召至京授侍講學士少能讀書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與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據座為人師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保相見之晚凡所

川國臣傳

卷二

四十八

著書多與泰訂因受知于虞文靖公集孫先生教開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既朝遂挾以行達官貴人更相論薦唯恐失之至正元年入經筵為檢討年四十一矣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行所在訪摭闕失遺書書成其力居多元順帝知其學問特命註爾雅教君臣政要改國子助教以善筆劄詔書釋氏書辭曰臣官曾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得止尋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嘗白事丞相前極言無

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思重

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先是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徵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傑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盜劉黃者寢不報至是舉行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大明兵入燕素故與待制黃昇同邑少同學相約死難昇將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

川國臣傳

卷二

四十九

臣死社稷邪昇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釋負昇還舍置酒殺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輪告身昇詣午取告身若欲輪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所失既入朝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日與劉基羅復仁胡

益雅稼

稼長于文學授翰林應奉洪武二年陞中書省參知政事十月十三日甲戌帝崩於乾清宮

後苑茶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射白粉甘

臣稱賀上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謀然休咎之徵當以

類應朕恩足以致斯期等為朕明言之孫等各引經典

以對上推而不居三年同居館中時資獻納宋穆陵

頤骨為楊鞏真卿所發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

器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頂之坐失朝免居一歲

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一日同諸學士賜

酒候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上御製詩

一章繫序于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上覽之曰危

素老成其有先憂之意他日上御東閣側室素履聲

索索行簾外上曰誰對曰老臣素上曰朕謂文天

祥也而乃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

謫合山為余闕守廟踰年卒所著文集五十篇奏議二

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子二千元蘄州同知

隨父歸國為安慶府教授游元大都路儒學提舉前卒

附國臣傳

卷八

五十一

附國臣傳卷之八

臣朱國禎輯

副都御史韓公

公名宜可字伯時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臺御史辟為

掾不應國初以歲貢薦授本縣教諭轉楚府錄事洪

武十年拜御史持風紀甚振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

胡惟庸中丞添節侍坐方宴語直前長跪出渾文勅三

人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謝天下上怒曰彼皆盡職

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下獄尋出之三人釋不同然上

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時重外臺之選擢江西按

察會事方中都役作凡官吏有罪皆以上悉輸發上言

刑以禁淫惡一民執合論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

小而施舍之今罪不問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

殆矣乞分論合律從之十三年寧等皆坐死歸朝上

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獨不受且以為非聖人舊

典即疏罪人不辜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

有罪厥辟勿宥周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違濫不可

則罰及妻子何居豈以夫榮享其樂既犯當坐罰陸

下一怒而羣臣家屬不問罪之大小皆不能保恐非

聖明所宜有上是之著為令後坐事將刑正天期忽

附國臣傳

卷八

一

震曰非在此人乎... 息養免上封事  
... 報可木幾罷歸... 行取... 鍾山大江文  
... 詔亮舜禹湯傳賢論學稱... 肯除山西布  
政二十一年坐事請安南二十三年編修陳性學薦起  
雲南參政尋陞左副都御史以錫奸願忠為已任百僚  
... 未幾卒官時大星隆地極馬皆驚以為公之應云  
生平峭... 可畏而緣情附法要歸乎恕... 上為霖威者  
... 矣

功... 傳... 卷八

二

會都御史嚴公

公名德明吳人洪武中拜左會都御史視篆以疾求歸  
上怒謫戍南丹刺字於面後得代還居於郡城之樂橋  
布衣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譟  
征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直指李立達  
至官李坐堂上公踞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夫  
豈不晚三尺而悍然若此李問何年在臺公云老子於  
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榜所稱嚴德明是也  
李大驚急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歡洽竟日次日往訪  
則已先期擔一囊走遠村徒空屋兩三間無可覓矣又  
開... 傳... 卷八  
... 之復歸樂橋同鄉御史繆讓延教授李綺飲倩公陪席  
公時貧甚頭戴小帽已弊用雜布補綴綺易之問曰老  
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綺大驚拜請罪  
因避下坐公曰先時國法甚嚴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  
首領余固不食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  
手稱曰 聖恩聖恩

侍郎同知劉公 附茹連

公名敏字 河間府肅寧縣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為中書吏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且載于家而後入蒞事妻微蘆葦鬻以奉母人或賊亡以青磁瓦器遺其家者懸于梁候其人復來竟還之及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于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事母子之事何預他人及奸雄事敗獨無所與人稱其識時與茹連連新會人明經學領洪武丙子鄉貢初為出知長沙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肉數筋然皆仰給公廩之入未嘗取於民嚴介自持不受私托有與連同鄉者為令客京邸連訪之令置酒在坐相談談考其器用之美連絕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神全杯而去且云吾將聞於上眾恐怖失色莫知所為一日入對上謂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特為上所知十二年擢二部侍郎勤于其職十三年改刑部詳獄明允賜以詰有善治國者必擇仁人治刑期于無刑之語十四年出為徽州府同知尋卒于官

叅政彭公 附吳甲

公名通字萬里南海縣人少孤勵志讀書工為詩隱居教授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叅劾封駁嚴明有威同列皆遜為勿如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真左右俾應制公詩思敏給上稱之賞賜預宋濂薛學士虞和之列九年與方徽等十六人偕轉御史巡京郡薦達賢能摺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以金帛賂力辭不可遂欲上聞乃已陞山西叅政廉出河東運司官匿羨真於法賜寶鐵旌之吳印印孟人有學識洞貫今古元末為鍾山寺僧上奇與宗功皆命蓄髮欲官之宗功辭印受官遂為開國巨儒於八山東布政使久之徙雲南又徙陝西洪武九年五星彗度日月相刑詔臣民言過失印上封事特釋上意手詔曰高宗思治憂得傳說朕築間周文王起禱漢之鈞洪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朕有天下九年律施令布推務人安間有不迪教而麗法欲盡治之又恐身終者衆始緩刑章俾之力役頃者天變於上此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敷露肝膽面陳國計雖可否則半詔不忠于朕特諭卿等風夜如斯令名不朽印以僧故其封事世不傳然遇合上心如此印有兄本僧也昭亦為福建布政使上疏言事詔書亦褒美之官方伯以材辭受上知嘗謂殺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直數其罪且斥辱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為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為政不事徽察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

僉事劉公

公名仕龜字伯貞安福人祖聖功父開開兄開汚陽大守弟閱武昌學正開石門令俱春秋應舉開獨不仕惟著述為吉袁諸學實生公紅巾亂據安福公以元臣不從將屠其家母張夫人率羣女婦自沉茨潭獨公被去詰之知寇首先吏于汚陽應曰吾前汚陽守某諸子也遂得釋 皇明定天下公以門地自負為偏強者所忌致諸役見辱于邑丞張應歸益奮于學字其齋曰悠然學徒日眾洪武十五年應賢良舉策以求賢圖治安生民之道條對大要曰取人自古為難取之以貌則美其

開國臣傳

卷八

六

容者或內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于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况今郡縣又外五者惟求庸碌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寬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而欲望政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以為任一人第眾人之優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眾人別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其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

令其果行藝淑清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錄以為績每失人則紀以為過績多來考者有陞過多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奸墨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矣 上是其言欲置近侍會增設風憲分察郡邑反廣東僉事隸以瓊崖諸州縣其地海外新附難治德以緩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伸冤抑蠲通稅大得民和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致水土奇物為贊受則喜以為無疑忌得相安不受則懼且受禍行毒蠱去之公一出誠心拒却終不能為害也張禧時為瓊山丞謁見大慙怖遇之如

開國臣傳

卷八

七

常未幾 朝議復省此官坐法貶者甚多公亦落為河泊使洪武二十三年遭風掩舟以沒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于官葬之賜機年五十八有悠然集十卷



御史司獄王公 附葉伯巨 鄭士利 郭序

公名敏字進德台州寧海人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一見奇愛之為諸生有同舍生能文往叩之其人以年少固執不以告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為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家貧好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飢忍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獨厲其馬曰吾在此誰敢入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令其輕蕩士目攝相戒不

用國臣傳

卷八

八

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試高等時遣太學生分放北方賜衣 陛見以行得太原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公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若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肆婦人偏室酒酣內其中鎗門以去入見婦人大呼門取廐馬乘之進還主將驚謝後微分教諸生還京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緡公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受者諸生罪發皆

死公獨得免奉 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為自全計公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生死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公所部舟獨無虞拜御史尋以例免歸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徵法輪作赦歸暴疾卒于家年三十一公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居家孝友蘊德為燕府紀善師事之終身不解第琦能文章謹操守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兄及葉伯巨鄭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他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肯下人至言

用國臣傳

卷八

九

公皆自謂勿如也金華胡翰先生高介嘗與宋景濂論獨行事自言于爾得一人曰汪瑋汪故嘗在斥不用敝衣繩履卒以窮死然其議論拳拳不少貶而公亦喜瑋為人益其持操如此

葉公

葉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第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

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  
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忠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  
夫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  
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  
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  
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  
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  
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  
則國臣傳 卷八 十

鄭公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記  
文章四十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直有

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鹽給軍獨革  
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為動人至今便  
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  
天下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  
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職  
吏以此陷之繫獄 天子方怒甚以為欺罔行省三十  
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  
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  
上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 上不知以為  
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  
則日臣傳 卷八 十一

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前 詔假公言私者治  
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歎言者為 天子殺無罪為可痛  
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  
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  
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減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  
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務必完印乃可今考較策  
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况不  
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部六  
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

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  
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  
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  
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  
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  
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  
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 陛下  
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  
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

日同臣傳

卷八

十二

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  
弱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  
請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  
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為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  
問誰敢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  
如何耳且吾業既為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  
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史氏曰 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治兵  
州其于犯酒禁手刃之曰寧胡大海反吾號令不可

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禍之者有可全  
乎權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 高皇深惡舊習事無小  
大必經奏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于  
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  
承革當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  
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為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  
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假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  
且為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襲奸人窺  
伺之志即如 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  
相一恒人知之以 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且四十年

開國臣傳

卷八

十三

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頂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  
序為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  
故置 文皇千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 祖訓中  
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 文皇遺囑上參  
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于孫遲回審圖其慮長而  
其心則已苦矣乃若升之言既不足仰窺 聖意齊黃  
之議削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  
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為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削  
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 高皇計算中意 聖心淵  
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

漢高潤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况高皇度越千古為社稷蒼生計反奢於制而兆之費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鮑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祖制然乎哉 祖制然乎哉

郭公

郭公名濬字士淵寧海人少穎異仇爽從里師讀書易悟若素熟為詩有奇語洪武九年以才貢入京師上書論急務召對忤旨令入太學自悔年少妄語閉齋取問同臣傳 卷八 十四

學士藏書恣讀文章膽美可喜同輩咸下之氣高自負痛飲縱筆疾書飛動為人所寶名振一時太史宋景濂溪奇之母憂服除仍入太學與學官語不合為所構洪武十五年抵罪死年三十三無子 上後知其枉悔之曰壞我好秀才治學官甚慘與葉伯巨同時同里伯巨年差長先下獄死亦無子

周公

周公名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訪求晚歷數善知來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

尚矣三代而下德澤最厚莫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克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厥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陛下若効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

問國臣傳 卷八

十五

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如為耻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臣不知璽何始哉聞楚平王時珠以卞和之玉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道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寶戲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亂遼主延禧遣傳國寶于系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

聖仁為之國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今  
陛下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華  
麗土地人民則願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虛日此忽三代  
之大望而求漢唐宋之小望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  
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迫其後世至于滅絕漢  
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潤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  
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  
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誠  
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  
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臻夫豈無故

開國臣作

卷八

二十六

臣又聞明主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既濫矣賞復無節天  
下老人非功非德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  
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藝厚飲窮民不厭取幸於無  
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書奏 上納其言

給事中知府方公

公名徵字可久莆田人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  
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志節奇偉 上每有詔訪即以  
實對或請怒顏不變甚信任之一日晚朝起顧徵問知  
有毋在次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侍游後苑聯  
句有詩和醉學士歌改御史奉 旨廣西山東公幹陞  
懷慶知府時因星變首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為職今  
乃計其事蹟多寡定為優劣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  
織人罪多徵賦饒此大患也又言 朝廷賞罰明信乃  
勸懲之道去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

開國臣作

卷八

二十七

政安然山東參政朱希俱有空印反陸布政何以示勸  
懲哉 上諭安然率東海軍民內附失希乃鄉里舊人  
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  
人多徵賦罰者何官即其實以聞徵言如河南僉事彭  
京不坐被告知事于觀而逼令招賊舉人出金二十兩  
銀一百兩代納此臣所知者坐是降沁陽驛丞十三年  
遂至京卒年三十二懷慶列祀名宦

太守方公 胡公 王公 王公 高公

郎公 蘇公 芮公

方公名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學宗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喟然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元季亂隱山谷中辟穀採松栢以食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過懸康衢諭天下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平聽請府自言禁諫卒阿問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為師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有傾圮者撤浮屠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

開國臣傳

卷八

十八

者聽閱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絲民益情且散公奉 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定簡書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為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做役公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役兵築指揮使橫甚五六月間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即工公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為密聞之中即日詔罷役先是不雨祀跪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

朝大雨連二歲凡三禱皆應皆大熟五年帝境蝗公

聞即省愆輟食稽首額天迫夜聞空中鼙鼓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皆治小事論道不留案牘庶獄鞫轉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廉過食之每秋成即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際斛不遺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慰言之朝錫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極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

開國臣傳

卷八

十九

郊垆如承平之世諸壇墟修舉民不知勞郡故以葦用時糧火屢為灾教民為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糞集于前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勸民夫五千疏河以軍法申督公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其為政以風俗為急德化為木郡最煩劇民乎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不陳伍絃瑟薄極開示無刑罰六歲積最錫

燕賞還郡 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頒用卿尋為屬吏  
程貢所構誣詔楊御史廉按楊與程有舊恐程坐誣得  
罪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  
千人子孝孺上書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請役江浦會空  
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年五十一公孝友與人交洞見肝  
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  
湯不肯受堯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筍而却之鄉人為  
饒陽令者以燔鴈侑書力却去而待人最有恩南寇過  
郡首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  
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  
闌曰巨傳 卷八 二十

胡公

胡公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吉水人受學同郡龍原同  
吳莘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妻以女 皇朝兵初  
下吉安新淦寇猝至民陷于脅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  
者志將盡殺之公走謁言從寇非民所欲殺之且失人  
心皆得免洪武三年應詔集京師尚書考最上者十八  
人公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 上喜曰唐太宗一

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于一言哉皆以為御史  
即臺躬宴數陳時事嘗上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累數  
千言未幾 朝廷得廣西簡近臣往治 上曰前上書  
胡御史其人達大體可遣授廣西僉事問察民瘼遇  
法者多為哀矜時尋適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公獨曰法  
貴持平卒不為變每三四覆訊曰是欲其死無憾也融  
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修  
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兵興堰壞議  
修者眾謂伐石鋼鐵費多難成公曰土木可固豈必鐵  
石哉請之不得周請乃聞于 朝從之即以委焉初議

胡公巨傳 卷八

二十一

用萬人公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  
為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室堰岸江水乃復又  
修壩口諸堰成都各郡田悉資灌溉民大利之初堰廢  
井泉隨竭民出負汲十數里甚以為苦堰成井飲亦復  
教民務學民益知公之愛已也莫不聽服居三歲流亡  
盡歸視初至增數倍收瘞白骨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  
者不用勝算庭有枯槐數十株復榮三年陞延平知府  
歷事則有淫祠數為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命毀祠更作  
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修飭學校躬勵士子築祠祀奉  
先生侗期年百寮具舉民皆敬信忽得疾數日猶視事

不設先日有大星墜舍至是復然其日沒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五郡人爲罷市奔哭如所親二子長曰直次曰廣大學士

王公

王公名觀字尚質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辯長丁應封 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九年授蘇州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捕伏民憚之如神有鴨吏錢英累構陷長官莫敢誰何廉得實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 上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逋無所

別冊

卷八

三二

出部使者督之甚急爲延諸富室集郡衙飲食之使各出貲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通乃得完 朝廷嘉其能榜諭天下屬怠政者姑蘇賢守前有李亨親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並祀學宮

王公

王公名興福隨州人元至正丙午 上命興福守徽有善政遷知杭州時杭初附人心恟恟未安興福明於大體撫輯多方寬簡不苛大慰民望吳元年四月不雨至六月興福致禱立應歲獲有年洪武二年肇建山川壇

於鳳凰山麓禋祀中節秩滿 召還父老避留慰諭遣之曰予匪能惠爾乃爾能奉法遵約束爾 上聞而嘉之陟吏部尚書三年坐事左遷西安知府

高公

高公名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魁偉語音若雷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 國初以薦授四川安遠知縣惠政多百姓咸頌至爲謠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考績以他故下獄安遠民劉興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上知其賢蘇復職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禮部筵宴時舉天

別冊

卷八

三三

郎公

郎公名敏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九年陞饒州知府爲治廉公有惠愛樂平縣民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兵至饒敏驚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既至見民皆耕牧如常時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某



獲賞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于是各以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言者

蘇公

蘇公名恭讓蘄州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豈第慎密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怨密近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因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日月巨作

芮公

芮公名麟字志文宣城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台州知府明于治體吏民畏服嘗註誤被逮父老泣送境外交遺之金一不受既謫戍邊後以薦授建寧知府歲饑發廩賑恤又勸富民分粟貸之民賴以濟郡有上下關衛以兵戍守倚為姦利商旅苦之疏其弊以聞罷戍更置巡檢司作新廟學及朱文公祠考亭書院暇則親詣學與諸生論說經史政化大行秩滿赴京疾卒麟為政寬

簡有古循吏風且好學不倦尤善楷書父亦卒于郡舍不能歸民爭出錢購之

恭議王公

公名溥字士淵桂林人進士洪武二十六年為廣東參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管生溥禁止之有奉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揀閱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度嶺徧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填澗修葺橋道故民遺車運之民賴焉是歲賀俱設筵宴悉罷之時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恣甚亟公曰國以民為本今一柴起取賦稅從何出耶遂奏聞 上是之停取餘皆獲免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為溥弟送以布

皇明開國臣傳卷八

三六

同知羅公

公名性字子理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自奮于學博記精思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陳心吾嘗稱公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聘性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試明年勅免會試授德安同知先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眾入府治殺郡守劫庫藏官捕其眾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遠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精李實死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也嘗而逐之悉出所繫論之與為期十日得精李即釋為良民眾叩頭願盡力乃悉縱之七日簿精李至庭下前繫者皆勞而遣之方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猝無所辦居第後治蔬圃然有聲得嘗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餘者皆入官庫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賦吏無所假吏劉仁盜官麥違治進去誣訴于僉事朱達吉將就鞠參政陶凱吳雲曰十七府之賢守哉

皇明開國臣傳卷八

三六

三人耳岳州馬安可任其事得白仁始正罪在郡四年  
剛知府皆性總之秩滿詣京師幸擅用棗木染軍衣為  
陳寧所劾滿戍西安既至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于  
處談未嘗一毫千人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  
時四方老帥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  
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文章切實深厚詩宗漢  
魏近帶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楊文貞少孤  
依以居受其教育為作傳手錄寄其子賓儀曾孫璟別  
有傳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員外郎通判楊公

公名卓字自立一字子淵南昌人父觀山先生篤行碩  
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卓傳家學從永豐劉子先生  
學春秋甚邃博記精思于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江西  
鄉試第七明年會試第三廷對二甲第一吏部主事踰  
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禮部主  
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卓儀度魁偉整肅家  
貧清修苦志確不可拔而為政行恕有豈第君子之風  
在廣東時有周叅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  
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婦人怒罵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  
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  
屬公著府問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絕  
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鞠列庭下視其色聽其  
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周始歎服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不決公至悉  
屏私親獨召兄弟兩人曉譬淡切皆感悟相讓卒歸于  
弟歷官皆繁刺躬蒞勤敏未嘗有滯事寅出西歸輒閉  
東燭讀書率夜盡二鼓罷官家居號其室曰退庵杜  
門惟經籍研覃足蹟動決旬不出戶嚴交友不苟許可

獨與從兄益民羅性鄧尚并合甚篤世稱揚羅鄧初借  
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有一行非其  
學將何顏復見後羅爲德安府同知鄧爲四川鹽運經  
歷冰蘖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公有冰清  
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  
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

知州任公

公名勉字近思松江人洪武甲戌進士授都陽令當時  
賢令得五人公與焉滿九載陞知瀘州移守饒州府以  
前守在改同知薦爲福建叅政入爲右府經歷考察南  
直官吏出知徽州府以事謫滄州者八年復以薦起知  
蔚州母憂起知睢州年近七十疏歸卒年八十九初宰  
鄱陽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于廳壁訪德學民  
所信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處之有黏匪  
名文于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勿使壞後匪者愧悔  
潛自毀去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如嚴師鄰邑疑獄  
每每徼往得釋居艱錢文通與陸潤王兢同學索所爲  
文覽之曰錢必大顯日引諸孫授經史被野服課儻耕  
種與知者 今古事猶言論侃侃如壯夫資稟豐偉長  
身玉立言 弗苟起然負出羣志年雖老而不衰 國  
初法嚴受郡縣之官得全歸者甚少而公爵祿亦優又  
以高壽考終蓋不多見也著有薇菴集若干卷

知州盧公

子彭祖 彭祖孫瑛 第然 熙子克賴

公名熊字公武先武寧人宋季徙吳再徙崑山父親字彥達讀書有志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熊元季為吳縣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赴京母卒歸起為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兗州知州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凋弊甚適太師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謬謬忤 旨竟因此得罪少與弟熙皆從楊維禎遊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蠟憂幽石門清

月日臣傳

卷八

三十二

熙公

事博學善書尤工書竹

熙字公暨洪武四年薦授睢州同知明年行守事一意與民休息適御史搜訪舊軍籍睢民當克者近千人檄熙河送熙召民自實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

繫博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一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迫之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請以克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為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雨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如此熙為人雅飭信厚博涉經史亦善筆札子克賴字次農文學得於家傳而制行尤高以能書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復仕克賴子儒字為已博學能文抱負甚高亦以薦官中書舍人

開國臣傳

卷八

三十三

知州吳公

公名履字德基蘭谿人父景奎業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知也履少從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磊落長通諸史文宗遷國有奇氣最好書尤工行草元季教授鄉里 國朝取婺李曹公為浙東行省左丞聘主郡學數與語知其才幹為核稱疾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易之公默默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獲一縣鴛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貢也有徵調召其

川國臣傳

卷八

三十四

命乃捕操筆者四人于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上獻皆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追及命卒皆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勸令欲誣一鄉民圖賄獲六七人下獄局錮甚嚴卒再往捕未返鄉民大駭公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公捷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眾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公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

川國臣傳

卷八

三十五

大姓坐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奸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至家復解衣撻之殆死乃釋去瓊輝兄第五人庭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公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法固止于毀不得過也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正法汝悔何及輝久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

于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即以獄付之始得解其俗奸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惟之以為神至奔走祠祀公罪神巫投其主江中乃憇為丞六年陞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甚衆其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為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公計事公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侯曰令言是吾且徐之公乃屏吏卒步至山

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公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黨紛是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公得情故寬之曰俊原或未須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公言兵止不發旣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撤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公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聞聞臣傳 卷八 三十六

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濰獨得完他日受命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公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肯往上官怒居之自如久乃得解先後爲吏十五年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而直之解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于獄獄爲之空凡上官教下所需于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民樂其簡易更感激爭先居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離民遺門抱其足泣拜送之脫其隻履事之至京師謝事歸其友宋學士亦致仕將歸呼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公曰唯何以教之廉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公謝曰願卒教之廉曰慎無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此矣一如其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通判詹公

公名俊字用章當塗人幼好學受易于陶安洪武四年徵授磁州同知賜冠服銀帶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入字揭坐隅自勵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俊勞來安輯勸督耕桑興學選師明飭教令有訴掘地得藏金為眾所奪俊立眾于庭論以義利眾竦然悉還之民懷金來謝拒曰我惡眾昧義趣利乃躬自營利邪餽餉潼關天寒車牛多斃額虧解所服銀帶易粟代輸民歸製帶償償謝曰吾得紓民憂何愛一帶不受隣縣歲蝗自為文呼天以告蝗遂出境嘗旱作歌以自責大雨即至三年陞

明國臣傳

卷八

三十八

年四十四

按察使陶公 陶公

公名贊字從禮即墨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王玉兒者妖言惑眾為亂贊集民兵捕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偽印器仗俱送京師 上召見賜宴勞之加賚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陞知縣縣民有為虎害者移文于城隍之神虎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通判袁州政節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墾闢郡人德之立碑以紀善政洪武十二年閏五月陞廣東按察使

明國臣傳

卷八

三十九

陶公

陶公名屋仲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愛重之故陞為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為奸屋仲至賊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所入多分親戚及貧寡者自奉儉薄晚粟萊羹而已其清介類如此是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自肆屋仲劾之大方反噬俱逮至京事既得白大方得罪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十八年正月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以故官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



至於有成其後兄亦為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  
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  
處實戴生成 詔許之未幾卒于官

國朝傳

卷八

四十

侍郎簡公

簡公名芳山西夏縣人備儉有節概讀書通古今重義  
氣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  
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寬厚廉潔剴革吏  
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已召改重慶民更思慕歎息曰  
賢侯去誰能繼者已而芳至持重得大體明習吏事聞  
有訖訖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宋季有妄言銀冶  
當開坐誣抵罪至是無賴子踵其說聞于 朝遣官押  
其人覆視父老季訴其罔芳惻然顧告者問之噤不能  
對父老又言其人罪惡積累皆應坐死益備備懼芳曰

國朝傳

卷八

四一

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即叩頭吐實  
言素貧妄意禍鄉人為此死罪死罪太守何以生之芳  
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  
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未嘗有即不實  
甘受鉅質言人人同謹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芳曰有  
罪請獨任即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 上得奏  
曰吾固意奸也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于率意  
亦不罪芳自奉儉約日常蔬食被服無統綺事母極孝  
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讓  
之芳謹受教不違後為工部主事浚河南河渠凡所經

邵縣民情吏治有未便者輒疏以聞陞本部侍郎疾卒  
吉安自芳去其民稱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卷八

卷八

卷八

王府 顧公 同知爾公

公名光遠嘉定人元末辟爲京口掾 太祖下江南京

口首納款公預有力從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

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首領運明年平陳氏擢知

龍陽州招附懷來鍾革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

和州即今泰和縣也前守吳去疾去疾安慶人勤敏盡心民事頗樂之稱一

有能名以民好訟告于公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

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公自爲書榜懸紙長

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者十二又俾凡訟者

皆懸門上思三日然後來訴思不三日去者過半乃擇

開國臣傳 卷八

四十三

吏純謹者一人冀簿受詞訟而勾稽其始末民隸負冤

也輒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

其精敏無敢舞弊文病民時禁民私蓄兵器虎患不能制

訴于公爲草散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祖母憂

起 開禧命留翰林議編 大明律律成復命監造天

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未幾起授廣東行省郎中二

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註誤逮繫疾卒臨卒爲

詩壁間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歎聞者悉之性澹泊

不尚侈靡所居屏宇室無長物惟藝蔬數畦衣食取具

而已至于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所至號令既明而

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膽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族境翁詩數卷遂以題之

福公名明德字志學保昌人性至孝洪武中以太學生歷丞分宜龍陽海寧三邑所至皆有政績累遷寧國知府化民以德不尚刑罰都有累年通賦不督自完後坐累逮至京左遷刑部主事未幾出判紹興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士民德之景泰中廣東布政使韓陽行部至雄噴噴稱賢拜遺像而祭之今祀寧國名宦祠

開國臣傳

卷八

三〇

知縣道公 周公 歐陽公 主簿徐公

道公名同河間人先隸魏族也洪武三年以才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債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遠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被同同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同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詣亮祖求辭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管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 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深惡梗者即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至 上始悟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同已先死邑民悼惜之 上亦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同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道卒語同釋之

開國臣傳

卷八

三十五

何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答之乃已同死後縣史有奉  
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爲神云

### 周公

周公名德成雷州人父正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  
嶄然惟攻苦讀書洪武十三年爲稅務大使及遷運官  
十七年令官未入品者得以明經舉張友直薦之陞休  
寧知縣晨興秉燭視事嚴信牌之禁幸和買之令每里  
繪圖戶口賦稅悉疏其上分徭役爲三等九甲周而復  
始無田者畧之以丁丁一歲庸止五日恒曰官無侈用  
則民無妄費故能以儉且身先之察避食病民者二十

開國臣傳

卷八

四十六

七人痛繩逐出境外奸盜屏跡清軍籍設糧長事至立  
決請謁不行衛卒丁蠻兒格殺小旗屢勸不屈移委會  
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旌表節義清  
理冤抑他如辨割牛舌之人斥吳姓誣賊之累不可悉  
舉在任七年勞累赴遠法曹父老以家口保無地迄得  
宥還二十二年秩滿當調耆民連舉再任府官嫌之誣  
以罪公亦上其奸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  
以軍事錯進再取至兵曹父老復詣闕舉仍悉允所請  
以病卒于客邸邑民皆慟哭罷市擇地葬邑之城南相  
率買田宅爲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

### 歐陽公

歐陽公名銘字日新一字仲元泰和人家貧力學嘗遊  
清節書院與諸儒講論切磋由是博通經史元末兵亂  
當經試不果上教授里中 太祖徵賢才首薦赴京丙  
午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八公至卽移文  
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還本土勞未安集出于至誠  
流移四歸邑漸完復民有繼母告不孝者察其民不能  
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廩後陳  
地得白金百兩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  
出以市之政暇卽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

開國臣傳

卷八

四十七

獲貨勸戒惰一縣戴如父母甫二歲陞臨淄知縣治一  
年民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神無  
所托也卽興學較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于詩書禮  
豆之間皆欣然從之初來臨淄時常將軍過焉兵十餘  
人入人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譴勸一市公呵止不服因  
笞而遣之卽往見將軍白其事軍較有先告者且云縣  
令大罵將軍旣至詰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國王師民亦  
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笞邪某雖不賢亦  
知名分共敢他有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不守禁  
約而謝公使去由是一境宴然無敢譁者未幾徐大將

軍至軍較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公亦迎送有禮自大將軍以下皆賢公所為臨淄占大縣俗喜夸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即鄰縣亦聞以濯濯東土之民無不樂業洪武四年入覲卒公丰儀秀整天性寬厚樂易有仁人長者風平生不妄交遊非儒紳君子不接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者沒已五十年外孫王文端直從楊州進士趙禮及楊之豪俠士張彥剛聞得其事迹而傳之

徐公

徐公名均太學生洪武戊午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

開國臣傳

卷八

四十八

春故春州也瘴癘巖險聞者慄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顧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稱職去矣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與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藩伏熟視論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逮遂繫之獄均曰是其黨必且來劫戒吏士操鼓鉦相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眾來聞之皆聞莫敢前詰朝昇雨大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饋皆

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禁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賂大老脫歸致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而均丁母憂去

典史青公

公名文勝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為龍陽典史公勤幹民疾苦龍陽故涪洞庭虞罹水患賦額繁重年徵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斃于催敲者相踵公至歲大稔無以輸供億疏入以身請不報再疏再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生死等耳明主可以赤心悟也乃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 高皇帝矜其為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以為額邑人貌詞之扁曰惠烈年三十三子孫貧困不能歸因家焉其後曰孟宗者為舉人凡列名學宮者皆其後也

開國臣傳

卷八

四十九

縣丞廖公

公名欽字敬先吉陽縣人自少強學明毛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具薦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以縣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為言曰民貧矣急之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欽欽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開國臣傳 卷八 五十一

保無他民素信欽皆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錢足公私不擾欽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之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於道民曰後我公我其得免乎八年秋滿調吳江丞素繁劇難治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為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為之修築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欽以他事遊去欽獨怡然自任即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母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秋滿既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

文典守者指以誣欽亦不辯遂受謫役作鳳陽河內吳江之民間者來為助役既而釋歸杜門教子為人無賴子構詞以誣欽兄弟俱逮一欽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潤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蓋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于訟庭主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請成富略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欽給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之乃羅拜於前欽不能隱競持酒飯相慰籍明日各持縑以遺之須臾數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欽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

開國臣傳

卷八

五十一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九

臣朱國禎輯

大理卿李公

公名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幼穎敏勤于同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賅博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婁人朱公遷得勝翁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一見深相 合肅精視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元末大亂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 高皇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 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之曰吾求子久矣何相見之晚對曰 陛下

博國臣傳

卷九

一

方以武定天下臣逢掖下士溺於章句不能左顧右彈馳驅中原冀禮典樂成之會以文事進身故意有所待耳 上曰文武初無異道沮豆單旅豈截然兩途且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所夙願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乃奉 詔抵任風裁整峻政理寬和乘亂後加意撫循民之瘡殘者卹之吏之莠莖者斥之期年後刑清訟簡民以大和以治行卓異聞于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 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 陛

下建極之初意所祈膏卽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 上堅不從涕泣叩頭曰 陛下既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願還 陛下笏放歸田里 上震怒命武士搏搏之立死階下

大理少卿陳公

公名汝輝字耿光詔安人父君獻元時舉明經為南  
縣訓導家教有方汝輝幼 儒術精經子通武略尤遠  
天文地理結廬南阜磨隴師友比壯游燕越以觀羣雄  
常與趙子貞柳舜舉談笑遊說其間六七載又與劉伯  
復余叔紳登臨衡湘尋奉書東游論降賊首以真主未  
興歸隱於越結雲菴初溪潭上樹種瓜菓以待嗜侶即  
景賦詩 上既渡江泰元之陳遇交薦之降書徵辟時  
張士德聘幣亦至並不敢應報元之飛龍

開國臣傳

卷九

三

恭朱仲舉威勸留繼而徐相國復遣使徵起亦不至天  
下既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使大臣較其學行第一榜  
曰八閩元士而陳元震亦與焉頃之元震見法律森嚴  
悚懼乞歸惟汝輝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  
遣如蘇州按視民瘼吏獎還奏吳松閩數千里之地墟  
港所泊無它貨食物悉有征稅此皆承襲元汚未盡更  
制乞弘大學生財之規體孟子仁義之訓一切掃除之  
復流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緩太平未常有籍  
紳縉流祿居同事可相濟也臣觀勳舊耆德思欲去位  
而縉流儉夫加以譏問如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

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遠府生太學生

之斥視宋臣詠槍貽譏之逐能幾何哉伏願自腹心以

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天下

之賢可舉而收天下之治可漸而成復承制奏論政疏

請法程灝所陳十事言之至再 上謂其志大言迂不

達時變徒滯成語紛更朝事汝輝囚自劾求歸不許以

為大理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觀十二月大理察

局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奉有內旨不敢准理臣聞

張某在山東杖一僧人李某為知府件一屯道翰林學

士只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察屬罔

開國臣傳 卷九

得內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愚

深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既奉詔郵刑

獄于山東浙江歸轉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汝輝上書

力爭善長友 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即景賦

詩名黃花宴宴畢仍以鞍馬賜歸一日 上問卿幾子

朕當推用對曰臣有三子長在太學次蒙吏部選除序

班季尚幼 上嘉養賜白金綵段并及三子汝輝華子

入謝復留賜宴因問閣中藥物汝輝誤對稱備給事勅

汝輝保做無禮汝輝謝罪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張副使

某不奉勅諭擬答內戚 上欲處以大辟汝輝力爭封

其不奉勅諭擬答內戚

上欲處以大辟汝輝力爭封

其不奉勅諭擬答內戚



還御旨 上怒遣御前指揮押赴刑部行經金水橋投  
水死 上聞而悼之詰指揮胡不救遂坐指揮死製文  
諭祭 葬鳳凰山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臯集

五

監察都御史林公一日姓劉

公名駟字宗道以字行改字良御先前人父寶字惟賢  
元末侍陸一翁游潭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為吏不私  
人一錢民有冤者百計伸之後生公命名即嚴課之亦  
試為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業儒因究心得其肯要  
奉父隱程溪洪武五年十年再徵至京懇乞終養歸編  
訪賢哲從趙彥進遊趙蓋宗程朱之學者依三年歸以  
教授為業立法別男女黜不順之婦修冠婚喪祭之  
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父喜且曰吾為吏三十年閱居  
官者始未常不皎皎著廉聲久之窺其微鮮有純白者

開闢臣傳 卷九

六

爾將如是真吾子大吾名十五年再徵辭不獲至京同  
召者八千餘人對策第一 上命學士詹徽廉德行科  
復居第一賜宴內殿與同時趙肅申甫皆以布衣入侍  
尋拜監察都御史國初有監察都御史正七品與都給事中相對後改為十二道監察御史  
時有狂人入御座詔求直言陳格君心澤民物二十事  
言甚切直 上嘉納之每侍食議大政因論同列邪賢  
慘刻乖政體上兩釋不問質黨給事中董希 擢疏中  
字激怒 上從滇南至蜀之澶州會大赦當歸郡縣以  
未得特旨留滯之 上一日思公召入見使者抵家不  
得御史臺檄其父詣朝令編覓至蜀蘭陵病卒 上思

益甚乃審像詔取鄰居者旁求之給路廩且面諭曰得宗道人賞千緡時門人陳拯在遣中遇公於播州距父沒二年矣至渝州拯始以告被髮號慟行奔喪禮至武昌囑拯誌父墓悲不自制赴水死時洪武二十一年也學以禮為宗修于身教于家及于鄉皆以禮故鄉人號為愛禮先生其教人內謹心術外謹威儀言詞日記功過歷相考驗反覆開論必使有所感悟而後已最惡釋氏欲驅之使不得立于中國陳北溪文公高第弟子也產於漳先生謂北溪之學皆自庸行庸言朴實頭做去故其學一本于躬行蓋開北溪而興起者也趙彥進則謂先生少講明而名篤信輕體察而重力行漳之後賢如林蒙菴雍稱其事親至孝扶植綱常陳布衣真履稱其化禮化俗大有功于名教皆實錄也文集十卷行于世子嘉趙府長史

國臣傳 卷九

待詔虎公 附陳玄 趙步剛

公名士榮閩人有才辨洪武中以儒舉至京上疏曰臣欽奉勅符受國重聘與天下士數千人親承 聖諭共論治道詳諄誠切至于再三臣之愚昧不足仰答然使臣不肖之言行則賢於臣者皆進言矣欽惟 皇上恭勤求治于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臣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材也方今智者私為身計甘溺暴棄迂者不思自守累犯憲章皆由進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材之實也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力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材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賢者難遇千萬中不得一二焉如河沙取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得用入而歷試之如鑽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鑽多而不能成器矣願皇上詳加揀擇或一士不補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未淘之金也進用之初或不當職則雖有才

國臣傳 卷九

能將來收事此未鍊之鑽也而拔本之論重在 皇上之身者則當以求言為主正心為先仰惟 皇上剪伐羣雄拯濟生民驅夷狄復中夏一洗北面戎虜之耻臣竊為千古蒙傑慶快無窮今聞 聖諭切至感發臣腹

臣實思竭愚忠如蒙給以筆札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政臣之願也 上擢為翰林待詔手詔褒論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記月有所效歲有所得其若悅之卿八閩志士久守儒道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摠誠納忠欲登所懷非但朕愛卿問卿之風者皆知愛矣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尚勉之又特諭問修身修神及三宗之說蓋以士榮儒者 上方註道德心經并欲窺儒術故惓惓如此時罔又有陳玄趙彥剛

陳公

開國臣傳

卷九

九

陳公名玄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洪武十七年以守臣薦召試稱 旨特拜右僉都御史尋以年乞致仕

趙公

趙公名彥剛洪武中知萬安縣廉能寬簡興學勸農後均訟理奸盜屏絕代去行李蕭然百姓呼為廉清父母

助教貝公

貝公名瓊字廷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為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 上嘗坐奉天殿召諸助教瓊及會稽趙做錢宰金華鄭濬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戒勿讀皆頓首受命瓊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適作大韶賦見志未濂之為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 高皇不聽且黜

開國臣傳

卷九

十

辱之然士大夫猶有懸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庖羲氏闢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制詩書正禮樂符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維同而事則殊矣然則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民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

之下云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由是觀之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周禮臣傳

卷九

十一

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于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一皇何拘于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曰先生詳言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

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惟誕無益于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假于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瓊爲人文行起越素有名譽雖將較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于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宋景濂廟學議

周禮臣傳

卷九

十一

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衰祀也衰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而几筵在西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興後制遷神南而非神道尚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最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于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因後制樽上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也古灌粢求神於陰炳蕭求之陽也今用重薪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禁也今以秉炬古之有道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普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于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關重慎也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急細行杜預之建短長馬融之黨附勢家亦濫爾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維

開國巨作

卷九

一三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蘇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級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庶間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古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擇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為分也今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雄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

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室秩祀于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禮記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堯舜周公不降於武弁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學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同天子立學之法也疏八件上意調官

學錄蕭公

公名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祖夢得有文行皆虛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結廬讀書於武山尤長于詩洪武辛亥鄉薦選國子學錄分教胃子多所造就明年夏至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

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借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肅字子邑江西南城人孝友勤學開博通經史以爲禮部主事明年陞禮部侍郎上初勅國學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清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免素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已降工部郎中應隆王禕免素李質坐法當皆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同俸

六年出廣西行省泰政所著有醉夢稿十卷王禕爲之讀其詞知其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故最遠云後入黨禍而絕其稿無存鄧汝極表已故家故黨中得詩數十篇廣無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穀朱文昌孫徵索隱新得詩古起而詩精遂翰林應奉張壽等十二人入見時

上新服終裳紗巾神慮閑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題詠因命賦殿下柳梢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旨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公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詣詩令在

侍者徧觀之公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爲上所寵

如此贊教三年念親老力可歸付比三四上乃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相率修費從之游者日衆於是里士蕭鵬舉與蕭學文輩倡建議塾且買田以資館穀廬陵王伯嚮聞而題之競來助成蓋道義所風不勸而自集也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沒別廬墓三年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郤愈統兵勦龍泉寇獲連泰和請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南州傳

六年出廣西行省泰政所著有醉夢稿十卷王禕爲之讀其詞知其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故最遠云後入黨禍而絕其稿無存鄧汝極表已故家故黨中得詩數十篇廣無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穀朱文昌孫徵索隱新得詩古起而詩精遂翰林應奉張壽等十二人入見時上新服終裳紗巾神慮閑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題詠因命賦殿下柳梢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旨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公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詣詩令在

說書王公 弟佑 子泰

公名沂字子與號竹亭泰和人父以道元季被薦親老  
辭配彭氏生公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心慕  
之既長刻苦自勵學易于元進士楊升雲習科舉文辭  
而於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至正癸巳試有司被落卽  
不復出教授于鄉江西叅政全普菴撤里辟行省照磨  
吉安路治中皆不受未幾江西陷沒洪武庚戌聘為廣  
東試官其年侍御史吳去疾薦其學行宜在近侍徵為  
說書留數月授福建運副以老懇辭賜歸田里屏居城  
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益以成就後進

同國巨傳

卷九

十七

為務從學者衆接人色莊氣和語簡理盡人皆樂就六  
經諸儒之書靡不深究旁通子史於天人之微聖賢之  
蘊古今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當而履之  
確也孝友篤至終身不道人過失古文宏偉浩博至論  
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折之於理沛如也喜  
賦詩所與遊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積豫  
章萬石大梁幸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  
弟廖文學字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子啟日  
賦咏往還以商確雅道為已事做朱子家禮立室為主  
祀其先法制極備御史始以罪謫役和州聞之貨所有

田業往給其費尋介行李躬往視之既而御史宵還日  
怡怡起居未嘗少離先生儀觀偉然氣崖高邁和氣充  
溢渾然不見鋒穎御史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  
容入鄉間人望而敬之所謂二抄集者御史與先生所  
作也若有竹亭退藜若干卷藏於家洪武癸亥卒年六  
十七進士劉雲章嘗贊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大阿  
之未出匣晦乎共清而飲之不竭薰乎其和而卽之弗  
可押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雪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  
同將進退所安而特視其所令人以為確論弟佑子泰

同國巨傳

卷九

十八

佑字子啓號啓翁十數歲卽知自重元季避亂匿平川  
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遊南呂與名士為  
詩友行省平章禮致為塾賓江西既內附首舉教官吏  
部試中經義備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有文明  
之祥 太祖喜皆除御史賜襲衣及宴風裁勃勃動人  
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為按察使  
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  
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滴倫傷化不及此時  
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適從之所分部郡縣吏民  
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蜀土初平重郡守之寄遂徒

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  
什煦稿隨事盡心民始稍蘇坐累請役赦歸從學者日  
衆嚴師道施教有方晚學者望之皆內自歛肅不敢侈  
肆江陰徐遜知秦和勵精爲治聘訓導縣學日躬詣問  
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可矣遜虛已傾  
聽陳海桑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  
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守敬曰子啓  
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昕曰王公秋  
霜烈日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其得力處養氣爲要中  
歲以前所著斐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六卒  
開國臣傳 卷九 十九

子泰

泰字伯貞母陳氏天資瓌偉通經史能文章省季父啓  
翁於廣西憲桂林及啟翁改知崇慶浮洞庭至蜀復東  
遊京師足迹半天下遍交一時賢士大夫由是益恢弘  
練達文思日進性至孝侍母疾晝夜不解帶啓翁罷歸  
無子公躬養之終身接人以誠信自奉儉約義當存恤  
者不計有無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壬  
戌應詔上問太極之說發揮明晰同時應者五伯餘  
人上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卽命公次第其餘  
上以爲允授廣東試僉事分巡雷州防海寇復廢渠清

鹽法之弊會革其官召還授工部主事 上語尚書趙  
俊曰江西秀才王泰汝宜從之學問父喪歸進上請安  
慶者十年戊寅薦授瓊州知府一務寬大崖州黎相仇  
殺或以反間請用兵已得朝命獨察寧遠丞黃童廉平  
令往復驗執黎首事者偕來聞於 朝兵止不出是舉  
非公糜爛不可言矣訟者牽連每至數百人急則逃入  
生黎獨虛心聽之數言而決且加化道亡而歸者萬三  
千餘人在瓊旱甚禱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  
再禱之復大雨歲以大熟洪武丙子三考清淨簡易稱  
嶺南第一內艱歸建文三年入京長慶慶知府未任卒  
開國臣傳 卷九 三二

子信

信字直直官吏部尚書有傳



知事黃公

公名鼎宇伯器一字孟鉉先好人後徒吉水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動學于書靡不通究父彥榮直諫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伯器天資絕人八歲能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為文章馳騁馬班論議閱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歎曰今之軼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確然必推服其兄伯器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密邇京師庶事叢雜簡廉山積既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

開國巨傳

卷九

三十一

退處山林取舊所為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六經至于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復涵泳潛久益沛然其從學者日眾善開論獎勵誘掖咸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凡教人以實踐為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數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為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楊東里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

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俛俛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為己任所從學者眾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為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廣緝者為之傳云

開國巨傳

卷九

三十二

知縣俞公 附殿奎

公名貞木字有立初名橫吳縣人祖瑛元温州學錄稱  
 石澗先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仲溫平江醫學錄  
 生公聰敏稍長能屬文篤志同學欲力進古人既冠或  
 勸之仕以學未成遲之永嘉陳文麟以易經擅聲來寓  
 吳中從遊多所聞悟後陳中進士宰慈谿負笈從之卒  
 業元季兵起辭歸不出研考程朱之說凡十餘年視榮  
 利泊如也同時有崑山殿奎奎字孝章一字年伯先自  
 華亭徙崑山少從楊維禎  
 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為赴京試高  
 等例授州縣殿因母老請近地便養許意謂成陽教諭  
 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積勞而死年止四十  
 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深性勤  
 閑國臣傳 卷九 三三

於集述所著有遺學統緒開宋體祭儀崑山成陽二志  
 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委曲兼備支離補遺城縣語奎  
 二子壁字孝遠其字孝揚俱明經篤於孝友奎卒壁同  
 歸數千里連其柩歸其舉秀才試廣西會事終大平府  
 官謝應試不仕時相往復議論 大明混一薦授樂昌  
 令外艱改都昌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大修治因以禮教  
 其民翕然從化母憂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遊屏  
 棄世故間作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與人處雖  
 甚和易而中峭厲不可犯晚節益清淨自歿安陸姚善  
 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名禮致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訢曲  
 直者妄以書抵初不與知其人遠理上刑部亦在檄中  
 事白將旋竟以建文三年卒於京年七十一

修撰縣丞蔣公

公名官字伯離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前  
 孝經論語左國十歲能屬文表章庸孟之書父喪勺水  
 不人口人以比古之死孝時陳子山方銳意釋經守從  
 之遊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于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  
 及諸文章大家官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官雖  
 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于制度沿革陰  
 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登第未幾丁祖艱兵  
 亂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  
 明州判官攝州事州在海中多警整戢備禦民得以安  
 閑國臣傳 卷九 三十四

丙午 天兵至姑蘇官知天命有在以州降見大將軍  
 求歸田不許部使薦其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  
 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常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  
 賊充斥居民存者無九宮廣為招徠一年復業五千戶  
 餘殫備捍患掩帶理皆通商販理冤滯安反側開學校  
 崇德義邑人大和考滿朝京疾卒

訓導蕭公

蕭公名峻字尚仁泰和人祖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

匡山寨一日父死匡山則去公卒之歲也公四歲母亡

承父靜安之訓恭謹知讀書為文哲不失先業性穎悟

成童以書經有聲元季運否父老未能離即退晦自守

恂恂鄉黨間為人所稱楊翰林吟窻奇之以兄子妻焉

比壯博通羣經尤長四代之書講貫洞徹識見廣遠為

諸生以誦四書終卷不失一字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

會豪士有垂老者中席爾暢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碑

銘惟蕭生是托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為人庶不闕吾筆

開國臣傳 卷九 二十五

也一座為之改容世變以冰釋法廢池間里宴集諸少

年往往誦諱恣肆動至取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

公在側欣然相即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待諸少不

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四方來學者誘掖論道

懇懇不倦或以為大勞曰教人當如此矣一言一行足

為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之屨常滿

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長者更不少也與人交不屑

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父孝愛遇盛宴有珍味不一

舉筋諸生承意輒餽下家妻亦克恭婦職靜安公年九

十卒雖亂離造次不少忽于禮哀慕常如初喪妻以連

年重憂成疾卒既而世運更革所居為於兵燹長子忠

被虜去羅羅氏羅伯兄允道嘗借赴鄉試力致公於其

里因家焉 國朝康清典文大徵諸儒首舉不就洪武

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有司盪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書

其畧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

者以便上書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蚤分檢

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蚤行移折收以便民間預備

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閹局

拘監以便民自為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寅九曰依律

料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較書奏復懇陳

開國臣傳 卷九 二十六

民無寸鐵之外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上嘉納賜

宴右角門明且召入授潭王府左長史以年老辭至再

四件旨請教楚雄明日 上念其忠且年老追還入見

留京師別望一人觀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別室有

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

異之是歲除平涼訓導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

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于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

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誘率就雅飭益與人

為善本于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

播省憲二十三年教文湖廣又三年教福建奉 詔考

定典籍宴奉天門趨朝 上月之曰真老成人可敬賜  
御候令十日優與供給入對屢稱 旨宿會同館往來  
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季安論議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犒輓給  
道里費比歸管墓東山自誌而銘之寫真自贊曰吾以  
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時時語人曰吾已老若等  
宜守法律勿犯條例 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  
也二十九年正月誕日親友捧觴為壽笑曰吾益衰白  
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于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  
公以六月得疾無一語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于

開國臣傳

卷九

三二

是乎言終而逝年七十二子二忠字用文以被虜為臨  
洮百戶何遇罔消息不聞公自平涼還用文適入覲避  
逝道左且哭且慶遂得歸遵字用道篤于孝行治喪始  
末一依家禮公所著初有正固集在京有金華稿入平  
涼有歸來稿在湖廣有鄂清稿求文者填塞常曰吾為  
文不肯諛人片言但移置別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  
要義傳於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為之解併為  
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語先生胡為合而釋之  
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為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  
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陳

海桑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間清修  
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  
式者歟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  
赴救之曰此人家稟不正之氣故得此一症鬼安在耶  
學者私謚為正固先生因其齋名也泰和蕭氏相繼起  
為大官顯于時者多其裔

云

訓導金公 附錄

公名固字守正新淦人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  
就外傳日記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  
援筆立就有奇語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  
則潛置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兼通  
書詩春秋史漢尤究心于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  
道存皆以治易名往質所業忘年與交有所疑必先求  
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至於天文地志律曆器  
物數度之詳無不用心焉集寒暑兵亂艱危之際未嘗  
釋卷名其居曰正心學以孔氏為宗漢以下則曰周程

周同巨傳

卷九

三十九

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守聘為訓導嘗慨師道不振學  
者日趨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而身率先之于道  
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為之開論反覆詳明戒以  
敦本務實學為正人無徒苟事文藝止從利祿計至評  
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為准諸生翕然嚮服稱曰  
雪崖先生公存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為  
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  
義一介不取而周旋姻舊振匱乏常如不及同郡宿儒  
惟梁孟敬劉仲修胡行簡張美和蕭恭之  
器之名銘清  
江人洪武庚  
戌舉于鄉辛亥中會試  
東宮建注訂職名為光緒  
傳三印日謝忍超

而分拈之敘得廣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民之疾苦何  
者為劇對以食早雖食之復繁為劇故曰民病而不  
上問非所以事君也即奏於朝 上遣使賜藥以  
共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時功臣子弟多在班列故  
容誘導使就寵檢尋遂翰林典籍十三年老疾賜歸十  
八年召考會試得國學如名之士甚眾 上悅得復用  
之因辭召問所欲以年益高求便地乃授廣度學  
教諭終 相與為其運交洪武乙巳得疾長子幼攻從學  
于外次子行侍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攻書遺命數  
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自題神主付  
諸生使投勿夜沐浴更衣端坐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文  
有湘瀟稿若干卷

周同巨傳

卷九

三十

教諭趙公 胡公 李公

公名謙字拱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蚤歲  
孤貧寄食山寺勵志聖學東遊鄞台聞金華鄭四表學  
有根源往師之尋考亭陸緒歸而兀坐場山萬書閣博  
究六經百氏因積武王諸銘并列四物歲於座右嘗謂  
士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  
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  
義以從其剛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  
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繪圖又作學苑以  
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

目罔巨存

宋元

三十一

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  
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剛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惠仲  
地謂造化經繪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後學既進之徑  
四明鄭氏有曰學者以斯為範當為名世大儒洪武十  
二年 上命詞臣修正韻應聘出年纔二十八宋景濂  
浚知道二子從游自信其說象娥之目為狂生出授中  
都國子典簿及正韻成多用其說明年與僚友論事不  
合罷去放歌東歸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  
二年 朝廷搜訪遺賢文部郎侯庸薦奏 上曰朕知  
之久矣將老其才大用之又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識

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  
為教官有志者曰可行蠻貊乃領教現山解大籍為文  
送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贊聖人於南海之濱又  
增一本鐸矣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雖將門子弟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  
義而遠方從游者若莆田朱繼伯紹三山鄭尚賓鳳陽  
孫一仲岳臨川吳平仲均輩為最著由是南海始開聖  
學而名世之儒浸出矣二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永樂初  
門人柴廣敬擢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上奏 詔  
藏秘閣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 英宗實錄以先生

開國臣傳

宋元

三二

為浙之人物廣之名宦纂入其中然不能詳其本末先  
是臨終手書別瓊士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  
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  
數之自然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為而為者予之此身  
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為水矣水與冰時為之非  
其自為也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也方圖成授  
王仲迪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  
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易與中庸皆聖  
門傳道極致之言也而先生此圖又所以發二書之秘  
故其臨終所得如此先生于世利聲華澹然無所罣礙

直義所在日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

胡公

胡公名璉字商用江西高安一曰人魁梧奇偉身長七

尺虹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竦動性孤騫傲岸不曲合

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稱之恐後士大夫與

遊者或有過輒曰胡公共知之否公或聞之曳杖來痛

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許

也平生不尚華麗布衣脫粟處之澹如少從豫章陳仲

易學尤精於易元季兵起杜門惟事親為務母喪終制

弗御酒肉父旅歿括蒼時道阻不通家難走二千里卒

開國臣傳

卷九

三三

負以歸癸丑袁州偽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高安據之

一時名流皆為所羅否則遇害公獨歛迹遷去甲辰

大明兵至敬大恐謀掠士女金帛火高安退保新昌公

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偽院判雷均正員外郎袁友德

曰事已迫矣不蚤為之所恐立受禍高城既不能保况

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 真主觀大將軍用兵可知

戰勝攻克迅若雷掃勢必不敵事貴幾先失之悔無及

也友德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請自往說之

敬懼聽命欲先請督府投書而難其人復要公以行公

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也友德

叩頭誓不敢遂至臨江白于大將軍與譚深喜欲即官

之苦辭賜衣一襲俾還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

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懼然以為更生洪武八年擢

教句容直諫忠信士子化之尋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

乃止於是命也萃易詩書諸家說折而係於各章之下

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會通之而及其繁識者謂其得

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

視之曰即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為文間存其稿遺

命不用浮屠將易黃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舉

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遂逝

開國臣傳

卷九

三十四

李公

李公名德字仲修番禺人夙負逸才博覽羣籍工文詞

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薦至京師 上親

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典史遷濟

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徧覽帝王遺墟登高作

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

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

非其也也歷職郡邑十餘年自陳表暮願就教官得為

漢陽教諭當兵革初息贊舍驛遂罷中子徒僅十數輩

皆野蠻不可與語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民間子

第俊穎者館穀焉人始知向學秩滿改廣西義寧縣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指幣賙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方有薦達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詩多效長吉太白孫黃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躡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爲古聖哲心要所作詩有曰意識諸妄遺可以通天地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真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仲修子乎字底信亦能詩

開國臣傳

卷九

三五

教授吳公

胡公

附李希明

徐公

公名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學者稱桂江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母龍氏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以手指地媪不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所欲取以爲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置案問人皆異之十二三于五經羣書咸成誦文章煥發欲就試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應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第仲謹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兵亂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立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切中時弊守不能用戊戌避難于洪都時陳兵至被圍一日上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我得千人守此賊安得至斯聞者壯之欲薦于司徒道童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日司徒遣公出間道歸癸卯上遣將平吉安紀律嚴肅曰此真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參謀相見卽傾蓋劇談達旦不寐遂出所爲詩命公編正言于總帥署爲泰和令以親老辭洪武初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有旨治經者俱赦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其餘俱入雜流銓注公以高等除武昌教授日與學者講明問學于

開國臣傳

卷九

三六



聖經賢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底于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參政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及三年皆勸趨駕就道曰吾安于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強居數載以從第平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將去弟子各持餼贖不受及歸惟窮後盛故衣及錢數緡而已遠近學者接踵于門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請為諸王子師至則待以殊禮北十載小心慎密教日有益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亦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過褚虞自愧謏才思見面故慙

關國臣傳

卷九

三十七

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體筵薄設待君又同賦淮南招隱詩歲寒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高年馳驅良苦却其聘幣而自遺幣如其數若是者數矣 文皇蒞祚纂修 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資優以開職除開封教授周王召繕贈予甚厚世子尤加崇重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卒年七十六公學問博達于羣經于史靡不究析文章溫淳平易不為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遺漢魏五七言近體有盛唐音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嘗燈下書小楷盡一鼓可數千字雖年少者自

歎弗及性至孝友弟沒撫諸任田產悉與之謙已接物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辭朋次軒轅未嘗有分毫塵滓每于廣席掀髯論辯一坐盡傾時誦佛經學者疑而問之法然曰先夫人遺命也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禽集大義齋集若干卷

胡公

胡公名翰字仲中金華人父英元未為太平路教授翰幼聰庸甫七歲志氣即鋒錐自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何氏何奇之曰此

關國臣傳

卷九

三十八

子必以志節顯長傳父宦游南谿從吳貞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達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而翰寒然不為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多所契合而于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尤號知己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為樂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藉金華民為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為兵徒糜廩粟耳 上立為罷之已 上獨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

纂修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道童丞相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愛北山泉石佳勝定居或乘輿入城訪故舊則留連數日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所譽甚深出言簡與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并收皇初正已諸篇皆單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五色朱絃在廟肅然其音云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日巨作

六九

三一九

徐公名希明字濟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之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綱齋集希明夙承庭訓多所淹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會選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于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御史進江西左叅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 朝廷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於其勢窘實非得已招撫不服與師未晚從之榜示流民爭先來歸乃以安撫功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徐公

徐公名與祖字宗起處州橫陽人自幼持重好學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瓊文瓊之學出於冰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公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詣至於子史百氏靡不研究遂以學行爲一時賢士大夫所譽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洪武六年薦授郡學教授具有法式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來屢其事衆壓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獨奮然抗說具城頗末及潮未嘗爲患辨甚力其役遂寢有寇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朝廷遣將殄除檄郡丞王全率民爲鄉導全就問計曰

日巨作

六九

四十

鄉民出迫脅一時詿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諭之來卽爲良民如此計烏合之衆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其言全活者甚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請致事郡列狀 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卒公教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鄰夫孺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文章簡質典重爲方正學所推有稿若干卷

徵士唐公 趙公 汪公 梁公 陳公 周公  
劉公 陶公 宣公 俞公

唐公名桂芳字仲實新安人父元字長孺號倚軒博學  
攻古文徽州路教授致仕生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洪  
潛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絕人益遊學廣所聞見客金  
陵聘主明道書院再聘司訓于昇一時名碩皆重之商  
確詩文莫不心服後主句容杜叔良家以薦為崇安縣  
教諭再為南雄路學正未上居艱新黃盜起挈家避亂  
陳友諒留軍中一夕脫去戊戌 太祖下欽訪問耆  
儒會院鄧愈以朱升姚瑛及公薦召見 上問曰喪亂

日巨傳

卷九

四一

以來民心望治吾漢知之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  
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曰頗怨 上曰必愈所為  
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  
敗之迹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  
天下其道何如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  
天下于一 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聖除禍亂未  
嘗妄殺出民膏火措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  
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  
是也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  
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養之曷

嘗忘也皆頓首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得矣 上曰有  
不便者盡言之皆拜謝賜布帛鄧愈院聘掌儒學事  
秋祀三獻未終知府魏均祥飲福受胙而得卒遽覆其  
肉以出公惡其瀆法蓋禮立殿階上明讀糾劾之文左  
右莫不震懾為公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校徒為終老  
計扁其居曰三峯精舍學者稱白雲先生無何駙馬都  
尉王克恭太守魏均祥偁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  
在南門外殿於兵為度地于東關重構中肖文公像傍  
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有二穹碑乃宋理宗賜紫陽書  
院四大字龜趺墮城濠中雖經兵革而二碑岿然不毀

日巨傳

卷九

四十二

眾以為復興之兆也至是果驗日課講築堂曰文壽辛  
亥病于孫環侍自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  
逝年七十三先生長身美髯鬚雙瞳如漆面如紅玉氣  
柔邁老而彌壯雖遭困躓意氣浩然每富貴客席會酒  
未酬清談娓娓議論風生莫不傾聽澹于利欲輕財仗  
義與人交洞見肺腑孝友特至方留金陵崇安遇父生  
辰嘉會必刻期而歸文章以氣為主辭嚴理正勃勃動  
人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有武  
夷稿白雲集畧四十卷

趙公

趙公名汭字子常歙人一日休少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開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再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又再往留歲餘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甲申父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投館於家一歲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虞大稱之元末四方擾攘起鄉兵輔汪同保鄉里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最得其時用兵之弊丙申天兵克定郡邑於爾之柯山潛心著述不少暇壬寅復歸有司屢徵辟繼以議禮召皆辭已再起山林遺佚徵修元史在召中竣事得請還丙申卒年五十二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邵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爲學公獨超然得其大者每謂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

皇明開國臣傳卷九

皇明史概

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其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勉向上工夫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起如蠅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即以名集

皇明開國臣傳卷九

汪公

汪公名克寬字德一又曰祁門人世傳理學父應新字元美記議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臺省不果母康氏生五子次四爲公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於理學浸悟取四書自定句讀

四六五

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極諸書元延祐戊午郡  
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吳可堂先生仲迂于州學  
以文印正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新體諸身文章異時可  
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  
曰思復銘于壁以自勵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使克  
貢答以斯之未信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先生朝陽與  
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心法矣是秋舉浙  
江鄉試次年對策見黜南歸益刻勵為學遂厭科舉取  
春秋博考諸說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為主而研究眾說  
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學士虞公序行

開國臣傳 卷九 四十五

之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  
補遺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于經史聖賢  
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淵故為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  
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鄒師山先生  
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汪巢溪先生謝事家居尤重  
之四方從游甚眾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  
操存省察為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為志著述不以一  
毫利祿動心諸學者稱環谷先生至元戊寅父歿哀毀  
踰禮至正壬辰蕪黃兵至避兵浚山所居焚掠殆盡處  
之晏如事平返故廬洪武二年聘至京同潘漢請公廟

修元史九月事畢特旨俱留祿仕老疾力辭乃命禮  
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米段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壬  
子年卒年六十九

梁公

梁公名寅字孟敬新喻人家貧力學通六經累舉鄉  
不第棄去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交辟集慶  
路訓導居一歲親老辭歸明年兵起隱居教授及上  
平定四方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為三局  
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帛將授  
以官老病辭許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為梁

開國臣傳 卷九 四十六

五經或問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  
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泰已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  
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愈于華封三祝矣新昌有  
士人負氣自豪望仕得巖邑比行來謁請教應曰清慎  
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得矣復何言士子意未  
滿請天德王道之要徵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  
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以不檢罷官歸越且歎曰吾不敢見石門先生  
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泰義詩書演義  
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

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陳公

陳公名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命坐賜茶議禮學士宋濂侍制王禕文章請留為國子師引疾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勿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時務一一籌諸胸中有如響嘗謂學必教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士靡然從之事親至

刊巨傳

卷九

四二

孝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商鼎器之古也大羨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洒落邵堯夫其為人克似云

周公

周公名南老字正道本道州人濂溪先生之後宋季徙吳祖才父文英元末有傳南老府薦授永豐縣學教諭改當塗縣代還會天下亂省臣奏為吳縣主簿僧普益殺人久不得尸移徵責縣神次日覺羣鳥飛繞有異跡

其所止得尸於湖濱縣稱神明尋辟為浙省椽上書言

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辨禮分公

銓選除兩浙鹽運知事進淮南行省照磨改江浙行省

擢本省理問 國初徵詣太常議郊祀禮成發臨安居

住放還卒公端毅好學本於義理而詳於制度所著有

易傳集說喪祭禮舉要姑蘇雜詠拙述齋稿子敏字選

學洪武中舉任長洲縣學教諭後與金華胡隆成同召

以親老辭歸親終改廣東軍器局副使于汝安溪主簿

淵遂昌知縣孫綱字文叙以薦授廣東融縣丞進知縣

卒制治融十有八年有惠政成化中都御史韓雍以融

開國巨傳

卷九

四八

人思制不忘奏劄于奎為融丞未幾進孫知縣兼攝羅城懷遠二縣後丁母憂改茶陵州判官卒

劉公

劉公名于字允恭先自新淦徙永豐父庭蘭業儒于幼

淵敏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羣從子

第賦詩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稍長以文謁虞文

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中再舉南宮不利獨請親友曰

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清而人心不同時鼓邪說以蠱

其中醫猶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署

泰和州學正羣盜遙起永豐亦為盜所掠二親皆陷徒

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就藤養州當嶺  
吉之衝守帥互猜疑調解之秩滿還鄉烽火未息潛遁  
岩穴不以世故嬰念洪武元年徵至京欲用之以疾辭  
四年薦至命講書 上首肯賜冠服欲處以州縣之職  
老力辭 上召前熱視曰爾誠老矣命賦詩立就以進  
上悅賜酒放還山會行科目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  
試得士為多明年卒年五十五子四壽厚鼎正皆世其  
業厚尤善文辭

陶公

陶公名宗儀字九成先閩人再徙黃巖父煜行樞密院

開國臣傳

卷九

四九

都事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  
去好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張翁朱喜李孝光  
杜本問等肆力文章其結撰法度過人尤刻志字學工  
舅氏趙集賢雅篆筆家甚貧揚華亭教授遇人無夷險  
伎直一按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  
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師秦不華南臺御史丑問辟舉  
行人又舉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一時文士依以周  
旋者甚盛議者軍諮獨不往洪武辛亥 詔取天下士  
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推上皆以病免或謂讓之歎曰親  
不逮養捧檄祗令人悲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

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取觀乎藝圃一區果蔬著積度  
給賓客祭享餘悉種菊栽接液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  
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笑人莫測也崎嶇亂離  
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因避兵家城  
北泗水之南老焉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邪一百  
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  
脫稿者不與焉第宗傳代壽令宗儀文選郎中

宣公

宣公名昂字彥昭浦江人生長寒家而不崇貴執之習  
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還金者不許元

開國臣傳

卷九

五

末判平陽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於子家儒生有百畝  
之園為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贖屬吏連年不  
決昂立斷還之儒生兩金為謝叱去曰爾法當爾吾豈  
私汝者耶翁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  
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釋之曰吾姑  
試汝爾後十日儒生書菜一本裝潢成簋入謝曰判官  
清苦敢以一菜為獻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  
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  
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  
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簋于我何損耶隸卒

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觀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  
給賓客祭享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  
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笑人莫測也崎嶇亂離  
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因避兵家城  
北泗水之南老焉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邪一百  
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  
脫稿者不與焉第宗傳代壽令宗儒文選郡中

宣公

宣公名崇字彥昭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慕奢侈之習  
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浣衣巾慈愛不靳元  
月日巨集 卷九 三十一  
未判平陽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儒生有百畝  
之園爲世家所侵屢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  
決出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叱去曰薛法當爾吾豈  
私汝者耶猶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  
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其實不受金釋之曰吾姑  
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滿成登入謝曰判官  
清苦敢以一菜爲獻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  
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  
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  
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登于我何損耶隸卒

不響響無不震且清越也任滿當爲因子助教以母老  
願官江南權歸安縣丞築海鹽塘費省而民不勞陞江  
山令居生母憂除改永康所至葺廟學聘名儒講說平  
民徭賦民有私人妻而殺其夫者一訊立決以無援官  
久不遷雖仕下位而公卿貴人皆尊禮行省較士輒延  
至主共事者三同考者四門生學徒貴顯者甚衆謝歸  
高皇都金陵徵至賜粟帛問以政教之要以贖辭歸官  
其孫桓俾以祿養洪武元年卒年九十其學無所不通  
文章厚樸端方謙抑家政肅然所著聽雨集二十卷桓  
後官石州同知

開國臣傳

卷九

三十一



耆儒陳公 黃公 吳公 王公 附葉子奇

公名雅言以字行永豐人父立本與元路學正公生年十三祖可權常閉戶較書偶至其傍祖捕架上書與讀聲琅然無一字離唇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于傅翠微授書于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歎賞之舉業既成肆力于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筒分丸藥啗之繇是文思大進元末以茂材薦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捨獲中殮葬必盡禮國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廢陞永豐首請典教事屬創始戶口土田失實供需

月同巨傳

卷九

五三

百出縣官束手無策代為規畫公私稱便建廟學成祭器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孤寒者無而訓之有貧者衣食之父母妻子均無以殮者又具棺衾為葬之行之數十年無倦民有負官租至三年不能輸督逋甚急鬻其一女為貸所逋女得歸改嫁士人郡守屢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瘞苦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日愈草便宜十五事徵上未行疾作洪武乙丑卒年六十八

黃公

黃公名珏字玉合號菊東餘姚人八歲始能言言即中節

母喪哀毀如成人力學不間寒暑初習春秋收學蔡氏書諸公爭延致授館者且四十年屢試不售棄去晚年喜說邵子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其極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其全然非朱子訂定後人何能窺見彷彿蓋其學至勞而益勤至博而守之以約有獨窺其深者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瑤玠庶母行譜遂失愛于父而孝友益篤終始無間父沒分產悉推善者曰此遺志也有富人庶弟欲訟兄者引大義切責得止兄聞來謝却之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朱子之學既行四明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家之說及慈谿黃文潔稽考經史一折衷于朱子士方翕然向風文潔沒其弟翥菴彥實以家學接續于宋元之間及門之士甚多而卓然有立則菊東其最著者子熙有學行

吳公

月同巨傳

卷九

五三

吳公名海字朝宗號魯齋閩縣人在元季以學行著稱時四方釋騷所在盜賊紛起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聞與同志者講說經義庠和詩篇一時名人如貢師泰輩皆重其人 國初部使者欲薦于朝力辭不就闢一室於家園隙地繡經就史娛適其中因採摭古人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姊妹之相宜者附以感應

爾福各爲一卷以傳布同巷令小生釋女誦而習之名  
曰命本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  
揚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  
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莫說爲文章之賊上之人亟宜取  
其書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歧徑之當塞  
名曰書禍平居虛心樂謹言或有因事規正者欣然立  
笑因扁其延賓之所口聞過常慕鄒魯士風之淳厚屢  
欲徙居不果因以魯齋自號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  
與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  
行于世

月國巨傳

卷九

五十五

王公

王公名教字剛叔龍泉人初西鄰有王氏子奉神甚謹  
嘗斷木禮拜其當額處成窪教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  
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  
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  
痰疾大作身熱如火燄燭時懸繩代無風自搖及能  
言備陳入浴時如踏大海落無津涯風人手足間痛若  
亦割姑衣有鱗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熟弗能  
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臥心知其爲已也熱退  
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

一編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  
而讀之隨牛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春溪演快冊  
坐轎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爲  
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修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  
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盡夜分燈屢潤猶聞其吟誦聲  
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  
階梯也人心天地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原善  
來爲郡錄事往質所疑鄭甚器重之已而往謂許文遠  
謙於金華山中許爲詳陳理一分殊之旨豁然如夢斯  
覺居久之絕淮泗濟黃河觀泰山鬼釋之雄徘徊關里

月時巨傳

卷九

五十六

俄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籍紳若王文獻潘搢文  
安侯斯翰林承旨。歐陽玄恭讓中書危素爭相引  
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皆固辭  
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  
利欲沉冥處聞者或至感泣一邑化之歲饑語縣令勸  
分之法民賴以濟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  
鄙盡入策贊將軍石抹宜孫破之未幾盜發青田揚言  
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遁盜遂深入召門人章溢季汝期  
曰吾豈忍以良民界豺兕乎溢等奉命部勒鄉民爲兵  
遂殺羣盜大府錄功賚以金幣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

丁忽罪丁志集季漢惡少年據險阻方命首害殺千家  
年五十二弟子胡浚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帥帥剪夷  
之越二年始平隱居不食祿其尊主庇民好善疾惡之  
念甚切余闕持節浚禮重之謂卓然不讓古人而獨歎  
千文詞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  
麟鳳莫能知重輕乎然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  
奇氣可誦自幼不嗜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閉居  
欵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寢  
者談辨遽起晨與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  
而不亂如此時同邑葉子奇字世傑生元季世博達今

開國臣傳

卷九

五七

古詭德匿名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羣吏先竊飲猪腦  
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羣吏林連就逮獄中以瓦  
研墨著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  
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  
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漬夷戎希乏之  
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尤律曆推步易衍  
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  
得兵荒苗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鏡通玄  
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

參軍王公

臣朱國禎輯

公名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竊人學舍聽諸生  
誦書輒默記暮歸忘其牛人或牽牛來責瑛田父怒撻  
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  
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現  
現達旦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稱通儒性卒  
門人事冕如事性時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  
母思還故里買白牛駕母車中自被古冠服隨車鄉里

開國臣傳

卷一

一

小兒競避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  
史罵曰吾有用可哢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  
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  
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倚樓長嘯使者聞  
之慙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  
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  
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士即呼酒共飲慨慷悲吟人皆  
異之北遊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  
方辭曰公誠疑人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  
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濼陽唯兩幼女一

童留燕無所依知之不遠千里走溧陽取生遺骨且其二女還生家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咸斥爲狂曰狂人非我誰當爲者常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通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戴大帽穿曳地衣翩翩而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尋攜妻孥隱九里山種萱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主嘗傲周書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夜深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月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濤海怒讀者毛髮爲聳客到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辭謝善畫梅求者相望以楮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以比楊補之笑曰吾藉以自食豈欲求畫名耶未幾汝類兵起一如言高皇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見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同知宋公

公名克字仲溫長洲縣人以所居稱曰南宮生偉軀幹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用周養賓客及四方豪士時與少年飲博遂戲盡喪其貲遠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兼工騎射將北走中原從秦傑討事會道梗無所合遂沂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沈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素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接有二軍將侍武橫甚數毀辱士類號虎寇其一嘗召飲或曰彼醜不可近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慷慨風生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客次願克不下已目攝而起他日見客獨騎出其入從健兒帶刀策馬踵後若將肆暴者克故緩轡來轍當中道徐進不少避知非儒儒遂引去曰此老精神望之尚可畏况觀而耶吾不可不一見明且介客詣謝請結驢性抗直多辨好箴切友遇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授事析理衆終不能折時藩府欲致幕下不能得將中危法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暗相樂四方遊士

至吳考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管具之終飲其惠不言故人皆德之謂婁君卿原臣先之流久之稱厥事闔門寡將迎開一室皮法書葬鼎古琴自娛工草隸遂以書名章草久不傳至公始得其法用筆精妙可與古人並驅日費千紙厥之遂自閩希復執筆款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朱廣字昌裔亦善草書人稱一宋祝允明謂仲溫書如初筵忽見三代自葬蓋有天授工人工所傳七姬志等大類鍾允常

開國臣傳

宋一

四

王府右相李公

于伯震

公名質字文彬先自祥符徙廣東之德慶通經學有人志與弟文昭詩酒山水自娛元至正間何真保障廣右辟參機務德慶民何國賓張宗達倡亂真以兵遣質歸募鄉兵二萬餘立堡棚于龍岡之上與陳文仲設策防禦時官舍民廬俱焚毀殆盡守令將帥悉付印綬于質質亦挺身為經畫練兵遣從子伯豫同文仲督募兵討諸賊悉平之戰麾下非遇敵毋得殺人素饒急于賑施得敵兵多給衣糧縱去尤好文士多往依之江右伯顏于中茶陵劉三五建安張智羊城孫仲衍王彥舉其

開國臣傳

卷十

五

最著者洪武元年廖永忠等征嶺南質封府庫詣轅門款附同何真入覲 高皇慰諭授中書省斷事明年轉都督府斷事以執法見重五年遷刑部侍郎尋陞刑部尚書慎于刑獄寬猛適中山東饑遣往賑賜以御詩云遣卿持檄向齊東念爾賢勞苦厥功經國老臣勤撫恤行天使者起疲瘵官儲有粟宜從賑囊橐無私任至公七十二城皆歷過馬蹄無處不春風浙江地重陞參政往綏之政蹟甚著八年以老致仕居京師誥贈其祖次不父廣孫皆尚書時召入便殿問時政直言無隱 上重之十一月復授資政大夫靖江府右相乞歸省墓

詩之工坐事去國公隨之未幾卒所著有樵雲集次子伯震舉懷才抱德科試大祀慶成賦及策論皆中高等博學無所不通能為詩歌江右十才子周慎者至廣見而稱許之初授廣西容縣知縣永樂甲申改知大興時方肇建北京卓有勞績後以父任拜光祿寺丞

開國臣傳 卷一 六

給事中王公

公名佐字彥舉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宦南雄經亂不能返因奉母寓廣州遂為南海人時孫黃與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佐才思雄渾體裁甚工書深重之構辭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沉著孫不如王會何真據廣東開府宋士與黃首被禮聘真敬重使掌書記軍旅事多見咨詢李質者德慶豪帥也據肇慶佐恐其有異志與黃往說之甚歡質遂修好然質尤好文義衣冠之士多往依之歸言于真遣使招致由此士凡以一藝名者真皆館教之廣中人文號為一時極盛洪武六年薦拜給事中論思補闕恒稱上意學士宋濂嘗拜賜黃馬 上為歌命諸詞臣和之佐斯須而就清新質驟有臣騎黃馬當赤心之句 上覽之喜賜鈔 上遊幸或遇會心處多命之賦詩三吾嘗同詠署中桂鶯其才尚語妙以為名世之作性不樂樞要嘗曰蚤朝何如宴起章服何如箕衣即欲告歸或曰少恐之不虞性命付一擲耶遲徊二載乞骸 上憐其誠允之陞辭賜鈔五十千為道路費時 天威嚴重臣僚自陳者多被譴斥或有不測佐以恭慎得歸故當時以為難性孝弟父沒時貧甚有廖元正者為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

山終身事元正如父及仕于朝元正子犯法言于有司  
以已資贖罪元正既死哀慕終身著述甚多評者比之  
高適岑參散失不可得見人咸惜之

開國臣傳

卷十

八

經孫公

公名黃字仲衍順德縣人性敏警儀表秀偉於書無所  
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拔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

可誦少負節槩不妄交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貞保

南海甚禮重之與王佐黃哲趙介介字伯貞番禺人博  
通六籍佛老諸書悉

究其與氣字彙遺與物無芥帶與至印揮毫賦詩人莫

測其涯也父景元臨江府中典其連喪介孤憤閉戶讀

書無復任進意惟二松于所居扁其軒曰臨清以淵明

自號蓋昭其志云南海文士李輝以薦起介力止之不

可臨別介泣謂曰堯天維長烈日實短于獨何心輝竟

去後伴南康被累乃歎曰趙伯貞真高士也介行常以

囊自隨遇景即投詩其中絕不為人留題獨與劉樂善

輩相倡和日往還西樵泉石間有司屢薦皆辭免法武

已已以累逮赴京道南昌卒于舟中介顏如渥丹丰度

類神仙中人于潔繪釋純皆善詩文工篆隸時稱四德

開國臣傳 卷十 九

絢隱居有父風所謂趙懷黎者後純費贈介為御史有

臨清集行于世方孫黃玉佐結詩社南園一時名士如

李德黃香暨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文架周蕭

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安中之弟通判澄微士謝更

唱述和文士宗之等並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

廖永忠至黃為真作書請降永忠徵典郡岸三年庚戌

始 詔天下設科取士公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使陞

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民還其業一

載召為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皆推選日嶺

表青士也日侍 上奏對便給容觀飄洒一時見者屬

目 上亦自重之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

節監祀四川居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

左較築塋望都門誦吟為粵聲督工者以聞 召至陳  
詩語極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里十五年召為蘇州府  
經歷二十二年請成遠東都督梅思祖素聞其名迎居  
家塾是年黨禍時思祖已死其家得免賓佐皆原忌者  
獨錄 籍中坐死長歌就刑天下寃之門人黎貞時亦  
在成收其骸葬於安山公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  
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濂  
所序也既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於世傳者  
論公寃天人性命之理窺濂洛關閩之學書雖散逸無  
可考意其風采似爾衡而器量或過之與

月同臣傳

卷十

十

林坡黎公

公名貞字彥時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酒自放故號陶  
陶生晚更號林坡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  
塘弟溺塘井中雙足猶漾漾未沒貞亟投水以手捉其  
足登淺處鄉間異之曰此可持磚破銅者五羊孫菁才  
美絕人為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  
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可及發為詩文洎  
洎寫自胸中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與廢與世運汗  
陸人物賢否類出已意而多得之自然洪武初補郡生  
以學行署新會訓導辭去築釣魚臺於宅前自擬殿于  
用相臣傳 卷十 十一

陵後以事受誣成遠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中學愈博  
識趣愈高脫伍歸聲聞益著從者甚眾諄諄善誘隨從  
深有所造就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游飄飄  
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管彼力穡乃亦有  
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  
林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遠孫黃以  
事見修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葬安山之陽  
為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比自遠歸道已薄暮明月滿  
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人疑以為偃乂之乃  
扣門還家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雪蓬先生黃公

公名哲字庸之番禺人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抄之沈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與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辭家度庾嶺過吳楚燕齊間一時英豪皆與遊焉嘗風雪時薄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二人喞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 太祖駐金陵李善長等交薦乙巳建國吳拜哲翰林侍制侍 太子讀書尋兼典籤 太子愛重之丙午六月大將軍北伐獲元右丞忻都應制賦詩稱

詩曰巨傳

本一

十二

旨 上祈雨獲應賜七言詩令和甚見嘉賞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公剖決如流不事苛察一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跪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禱焉甘澍應祈民舉呼曰此黃公用也浪溪有惟物出沒竊人啗之哲為文禱于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人稱其誠感時經毛貴亂後民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日滋辛亥四月遷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攀留是歲河決梁山中國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有方民不告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

計謂此乃胡元覆轍可永戒毋貪目前事遂寢尋上疏陳時務數十事 上怒其狂會山東分省奏公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乃釋不問未幾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領郡較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七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治在郡註誤竟置干法郡邑人士爭購之且家為奠祭公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嘗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備一軒名聽雪蓬學者稱為雪蓬先生

南國巨傳

卷十

十三

按察使楊公

公名基字孟載先蜀人祖宦游江左基生吳中遂家焉  
穎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鑿  
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於吳之赤山張士誠時辟  
為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王師下江南籍  
錄諸臣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  
歸尋起為滎陽知縣滿居鍾離久之被薦為江西行省  
幕官以省臣得罪落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  
部員外郎出為山西副使進按察使後被讒奪職供役  
卒于京基工詩初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  
聞因臣傳 卷十 十四  
自蒙基嘗於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  
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曾就之學優於老鐵學也  
著有眉菴集

侍郎高公

公名啟字季迪吳人生元丙子少嘗穎力學能詩文尚  
氣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據平江文士譽臻  
啟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時饒  
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見啟詩大驚禮為上客啟怡  
然不以屑意也尤好權畧一時武勇士多下之明興以  
薦借謝徵等應召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命教諸王及諸  
王子第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召見啟及徵聞其對句  
大悅擢戶部侍郎徵吏部郎中未幾力辭罷去仍賜金  
給牒放還復居江上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翩翩  
聞因臣傳 卷十 十五  
先是啟以史事為祭酒魏觀所知一日遊江 及是觀為  
吳守延居城中延闕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與繕郡治議  
者構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啟手遂同及於難時年  
三十有九啟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聞為文  
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  
基翰林侍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  
世啟集曰鳴丘集

布政徐公

公名賁字幼文本蜀之鄰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居蘇之  
聖齊門賁工為詩與高啟諸人齊名尤善寫山水秀潤  
可愛張士誠居吳辟為屬俄謝去居湖州之蜀山洪武  
中以薦至京奉使晉冀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而已他  
無所有授給事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巡按廣  
東又改刑部主事陞廣西叅政以政績卓異推河南左  
布政使方命大將靖洸岷道出河南以賁勞不特下  
獄死所著詩曰北郭集

月國臣傳

卷十

十七

司丞張公

公名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元季假  
優徙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  
四年以儒士徵至京應對不稱 旨放還再徵為太常  
司丞撰滁陽王碑俄坐事謫居嶺南未半道召還自沈  
於龍江驛前公博學好古文章精潔有法尤長於敘事  
詩法清麗作畫師小米所著有靜居集同時同縣一道  
士亦曰張羽字伯 能詩書法甚工客潘左丞

大使張公

公名適字子宜長洲人父澤元海道萬戶府總管母徐  
氏適幼穎悟十歲能賦詩彈琴時稱奇童嘗以詩經應  
浙江鄉試元季天下大亂隱不仕與同郡周砥砥字履  
博學工文詞解所著故典義典馬治善諸之不合更舍  
金路山中馬孝常日往見之多游病不見諸富人聞其  
名為具以召不往孝常自往逆履與俱持酒不肯飲夜  
半去歸吳復與故人和歌書跡甚工亦善圖畫已後走  
會稽死 相嗣往洪武初以秀才召為水部郎中病免後  
復以明經薦授廣西布政司理問提控案牘調滇池魚  
課司大使考滿改宣課司大使卒年六十五自號曰甘  
白生一日甘節博學攻詩文與高啟楊基齊名所著有  
樂圖江餘南湖滇南及甘白諸集孫祝宣德間由進士  
除大理評事正統初上疏言畿甸旱蝗乞暫停徵稅放  
免匠役獨除倒剌馬匹以惠民困後坐事左遷處州知  
事改刑部檢校陞大理寺正保定知府致仕卒

月國臣傳

卷十

十七

稅使鄧公

公名學詩字崇雅吉水人有孝行元季之亂寇至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饋金得免繼復有獲者求金盡矣斷之已斃繼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子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又遇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自為詩令和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少好學買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開國臣傳 卷十 十八

開國臣傳

卷十

十八

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平生矧令丞乎時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歛歎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洪恣狗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斯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為縣文學獨愛重之官滿將去念將無以為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為備飲葬之具酒去自士希去知者加鮮未幾卒有紫雲覆屍上聞旬日面如生人咸奇而葬之兄尚字崇志開國臣傳 卷十 十九

開國臣傳

卷十

十九

即與楊子淵羅

齊名者

更生子錢公 孫所

公名甦常熱人博學深于性理文章能曲寫事情而不  
 屑屑蒸績語洪武十年應 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  
 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 天子不敢拜丞相也遂於本  
 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 詔募撰祭元切主文  
 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  
 其朔漢所本無朕固無愧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喜即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  
 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 迪代刑年方十  
 者父迪以從李當刑也亦未弱冠請代  
 即伏銷銷從客賦詩無懼色亦常熱人代之死故易今  
 名每自詫曰此所云再世爲人也因自稱更生子獨憐  
 吾子不知歸何處耳子亦時時見夢曰兒在帝所甚樂  
 無煩記憶矣曾孫斯字景實宣德進士歷湖廣布政以  
 廉慎稱同時有魚也者亦常熱人歷開封知府亦有廉  
 名然斯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  
 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斯貧不愛錢魚侃 侃東進士爲部  
 郎以能諱刺選  
開封府知府府號繁劇且俗獨狃不易治侃一切以惠  
 又彈治之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且避匿不取進臣夕惟  
 脫粟鮑魚松菜而已蕭考稱疾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餓  
 寒節掃益顯臺使者所有饋遺不受既病久因床褥去  
 以一疑耶啖之輒呼曰廉官何  
 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寔

鐵笛道人楊公 附得散生

公名維禎字康夫會稽人 一日謂  
 聖人其地鐵崖山高百丈  
 上有葶絲梅數百株築層樓俯花積書數萬卷號梅花  
 道人父宏母李氏生有祥徵稍長授春秋講析辨刺凡  
 百十家人莫能難父期以重器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  
 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下帷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推  
 進士署天台尹地有八鵬廉其姦治以法民皆稱快然  
 其黨蟠結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屢  
 白民病頓首涕泣爭之終不聽至欲投印去獲減引額  
 三千俄外內艱環廬所植竹節發葉牙枝葉鬱如遲赴  
 開川臣傳 卷十  
 二一

調者十年會修遼金宋三史獨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  
 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  
 有沮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日夜爬梳姦不得容  
 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悉心獄情務使無冤陞江西儒  
 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  
 毘陵聞晉中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游大  
 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尋鴻漸遺蹟自雲間東抵海  
 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  
 自稱鐵笛道人鐵笛者洞庭湖中冶人蘇氏子嘗掘地  
 得古莫耶無所用鑄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窳其

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寒皆應律奇聲絕人江上老童  
狎道人不時唱清歌乃道人為作起波引和之仍自歌  
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  
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久見鳥生羅城中  
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吹笛道人為一  
弄畢便臥遣客即容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  
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始  
張士誠據浙西聞其名累使求致不能屈換五論反覆  
告以成敗順逆之說 太祖聞而高其誼天下大定詔  
遣賢修纂禮樂書召至京師僅百日疾作作老婦是志

三二

上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寓病且革移在頰樓中呼左  
右謂曰吾欲觀化一遊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  
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僕侍  
且又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由道登樓其步履之  
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初陳氏  
忽遺惡疾錢父母請罷婚不聽卒娶之疾尋愈繼陳氏  
陳氏子一人抗鄭出也孫一所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  
餘錄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讀歷代史錄補正三史  
綱目富春人物志履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  
及平鳴瑞臺洞庭雲間神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

為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仕不得志遂大肆其力於古  
辭賦以先秦兩漢為文準評者謂如商牧周葵雲雷成  
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駁  
駁將逼盛唐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鏘野刻布剝東南間  
然其風神爽冲無一芥榮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履登山  
縱情遐視咸古懷今直欲起千載豪傑與遊而不可得  
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書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  
之其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仙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  
耳熱呼侍兒出詞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臨

卷十

三三

躍起舞願盼生姿超超直上蓋數奇諸家特託此以依  
隱玩世耳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新進小子或文詩一  
句字之美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示客尤不錄人小  
過點奴負金度無以償逼書收牒笑與之家藏古各書  
為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揮手曰吾業與之矣無賴  
者偽為公文冒受金箱或疑將發其姦曰此誠予所作  
不論遠近皆頌其寬厚長者云生平無它嗜好病棘危  
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喜奕書為奕損用  
心高為人役見即屏去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  
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孫知歸叟釋堯

清客叟釋信為方外友臨歿以志銘托宋潛溪世稱錢  
箇道人

李公

李公名詞字孟言錢塘人少受學鐵崖負氣尚節善為  
詩賣藥金陵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樗散生市人病  
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  
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誇尺有尺誇  
尋惟恐人不知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  
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  
其嗜好與人不同也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

開國區傳

卷十

三十四

不欲居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苟自以為  
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  
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  
足用者固存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也夫  
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艱斷然欲奪  
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  
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  
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  
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肯  
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膝而賂吾前

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  
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  
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者

開國區傳

卷十

十五

謙齋隱公

公名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更號謙齋父榮甫教子耕讀隱居不仕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人先生其仲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尤精於詩王正壬午進士仕江陵公廨稍東有曲江亭亭盡植梅江澄景霽簿書之暇散步徘徊間發為歌詩可與蕭遠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致仕歸兵亂避地錢塘與楊康夫相友善先王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之之時時懷鄉見吟咏其寄

開國臣傳

卷一

十六

塘經亂後應是滅繁華遠信秋憑馬過魂夜到家兩江催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日長淮杳杳暮雲橫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為問柴荆嘗與諸名勝讌集江閣酒酣口占念奴嬌一闕擊節自歌之聲振金石一座盡傾題于壁其詞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

衰草斷雲何極便解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酬適免牧人道西風門掩秋寂國初天兵定河南復歸故里歎曰吾得至此豈非天哉人民非故天地自如足以老矣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聘為考試官壽百餘歲終于家著宗譜圖說謙齋稿春容雅澹多殘軼又有春秋要旨亦失去子禮字敘儀有隱德



滄江散人徐公

公名昉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攻藝  
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  
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  
是如蠹書蟬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人生貴適意習古  
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陸多詩人唐有  
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頌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  
號為睦州詩派公悉取諷咏期于超邁既久精熟璀璨  
猶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詩道益昌江  
浙行省參政蘇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避去築室江皋

開國臣傳

卷一

三二八

口苦吟條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  
益翰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踪跡庚子夏 高  
皇聘宋劉棻章諸君子于金華舟沂桐江而西公戴黃  
冠服白鹿皮裘腰絛青絲繩立於江濱貌偉神竦揖劉  
而笑且以語侵之急延入舟中棻章競來讓讓各取冠  
服服之欲載上駉川公不可宋原不相識問於劉得之  
故聞其名亦起鼓譟為謀酌酒而別劉如公以隱故自  
高數欲招致之愈自匿不可得至正丙午卒年六十八  
有瑤林滄江二集唐詩通考若干卷公平居喜怒不形

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用測涯際性尚氣義宛陵羅氏率  
五百指來避兵衣且食之藥病瘥死居久之勿解事平  
具巨舟載還家卒後宋為立傳而題曰詩人滄江徐方  
舟之墓子膺亦有文

開國臣傳

卷十

三二九

雲林倪公 附張介福

公名璿字元鎮無錫人父柄勤治生雄于資母蔣氏側  
巖生瓚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輕財田  
廬生產托子弟各有程度師事章昌土仁輔王老無子  
養終其身見義則為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  
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利靡豪習談辯絕人好客  
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間老莫不受重所居清  
隔關幽迥絕塵藏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盡皆成編古  
鼎彙名琴陳列左右巧于位置松桂竹梧之屬敷紆綫  
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溪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

附國巨傳

卷一

三一

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為世  
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書  
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  
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贊求之  
者無虛日張士誠欲釣致之逃漁舟以免遲者遇之微  
聞飄香曰此必倪處士也跡得將縛以獻給以計逸去  
同時有張介福 介福字子祺自單侯徙家長洲少從許  
故介素不能具其禍或以紆絮遺之不受雖繼介必以  
禮至死不後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為起命導之  
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後取冠戴之  
坐自若兵惟以為為畫見異物驚走去又悉或發其墓往  
盧馬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賦  
無貪天禍無忘國家憤之力辭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

日吾志慕古未能萬一 亦力拒不應人並高之晚益務  
惟毋汚于時庶幾哉 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丰  
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街暴清而  
不汗混迹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傲然不渝年既老  
益聰明飲啜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克然則其所養可知  
矣詩尚古雅理致冲澹與虞范詩先輩並所著有集即  
以號名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受之為書成快哉于家  
洪武甲寅疾卒年七十四

附國巨傳

卷十

三一

醫隱王公 侄溪漁子

公名元吉字國祥金陵人父閔之子三人元吉最少幼奇偉喜兵家書年十四桀然凌等輩出其上歲饑與兄行糶旁縣道遇盜將劫之兄懼走匿獨不為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可善防之勿使失事盜以為然散去福壽守金陵盜陳也先潘甲自稱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舉火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壽問計對曰此難與爭鋒盜有兩元帥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兩人必

別國巨傳

卷一

三三二

相讓則主者當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彼一人易矣從其言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知不足與言復歸 高皇已都金陵鄉問子弟多致大官因歎曰 人在吾鄉不之識而棲棲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多談何為因噤不更及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務為訥樸事父孝謹友愛其兄人莫知其為奇杰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九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 千餘人煙顯

顯號溪漁子字敬仲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輒處其上什伍部署之無敢違者父素長者禁切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問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其師奇之謝曰子非吾博人也顯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結交大俠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撫髀若有意于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家士善擊 知兵而長于為文穀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顯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引歸逆旅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為樂驩聲撼動辨難

別國巨傳

卷一

三三三

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非狂生或不識則共矚指笑之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是適意時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垢短衣躡市人後市人呼之弗辭也後盡悔故所為買書千餘卷讀之好深湛之思為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祖有識然不足望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為聞者以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為何如士也

楮園王公

公名行字止仲號半軒吳縣人父某市藥擊為助尚碧  
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耐應無或遺主媼老  
好聽稗官家說即默記數本迨晚歌之為娛主異之為  
語若能讀書否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大奇之聲以  
所度經史百于恣其探閱所得益深未弱冠辭去受徒  
于齊門舊居時聲譽殷發一時名士咸願與交而議論  
踴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實無留策詢  
所學日向得之藁主人耳為詞章汪洋與美關節開解  
千緒萬端參錯雜出一時老生成長之臨川饒恭政介  
別國巨傳 卷十 三十四

之分守浙右以詞翰蒙視東南號醉樵為之詩歌者殆  
備惟難于一文耳間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殫其  
形容即席為說不加點竄饒頓足曰吾見中朝才雋亦  
夥未有類于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時天下多事  
未及用長洲周莊沈萬三秀者資雄當世為禮聘于家  
每成章輒償白金以繼應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然勝之  
慘無及也何濫取多口翁為又善談兵三吳鼎沸所據  
多壘礮石自周私語曰兵法不云柔可以制剛也或詢  
何居曰設植蕩條願而韋者繫布于其端如旌幟然人  
出沒其下雖礮至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蓋

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敵兵計窮城遂破  
武初郡庠延為經師時訓導無常祿備儒生衣巾弟子  
員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雜進問難悉為辯講極底  
蘊消潤課業亦迎 解節有評品至是皆吐舌曰王  
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書厨皮漆麓之號以  
其該博而無滲漏也郡守江夏魏河內王俱名觀者以  
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遷于蘇胥重之思欲聞之朝  
不果年漸老解去避跡石湖以經訓為常凡碑銘序記  
等文求者悉歸焉間為圖其上自適旁通緝黃家學與  
論苦空玄寂累日忘倦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  
別國巨傳 卷十 三十五

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劄子二卷通意宜資  
一卷宋系統圖二卷二子皆役于京欲往游焉或尼以  
法網密非儒者泮渙之日微晒曰虎穴尚可嬉吾為布  
衣士何室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于京國藍公延  
誨其子孫每恨相知晚數薦之召對勸 上行王道正  
禮樂簡賢立根為首務以其迂濶弗之聽也未久連坐  
破實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

竹溪逸民陳公 林清 陳亮 葉顛 朱應辰

公名洞烏傷人自號竹溪逸民因其所居且取李白孔  
巢父等竹溪六逸之義切治經長誦百家言文筆蔚茂  
喜馳騁聲聞起薦紳間意功名可赤手致忽抵掌曰人  
生百歲能幾且暮所難遂者適意耳他尚何惜乃戴青  
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  
然當明月高照水光灑灑共月爭輝逸民輒腰短簫乘  
小舫蕩漾空明中蕭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  
龍鳴淅淅絕可聽蕭已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  
月照今頭成雪頭成雪今將奈何白髮起兮衡素波人

月日巨傳 卷十 三十六

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欲見且不可得况舞而近之  
乎識者則曰是有志當世生非其時有托而自放也性  
喜菊種之滿園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人不倦人或  
譏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耳一息自怡  
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早綠尊微吐赤脚踏深雪  
若溫見輒疑視移日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  
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  
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  
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  
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山

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  
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  
時聞有林清者避元不仕受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  
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  
命次之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菑屋自天開  
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實曉收栽藥圃  
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  
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  
忽論海濱人物因曰如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  
清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是耶清曰若林君安得見之

月日巨傳 卷十 三十七

此民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罷明日府公物色無清蹟  
矣清孫誌見縉紳

陳公

陳公名亮長樂人字景明元儒生學無所不窺 明興  
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  
下有箕穎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于志慊矣不願仕也  
作讀陳搏傳詩見志山中為小樓曰儲玉購四方名書  
藏之又作草屋滄洲因以自號與名士王恭高棟為文  
酒會日相遇從暇則汎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  
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終

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葉公

葉公名顯字伯昂東洞庭山人父國瑛豪俠能趨急稱山中宰相教子學于耿炳文之家既成試浙省不第為和靖書院長知亂且起挾策走燕中道梗流落漆澗間天兵平江表始來歸兵燹無家時耿已鎮長興招而館之方治兵禦張士誠力戰有事多諮決欲薦用固辭曰時去志遠徒取辱焉日與諸名士訂盟講論竟卒長興時有許燁亦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詔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賜布衣遺歸今山中有許處士亭在焉其以文

詞客于士誠得官及敗滅得免歸故鄉者都陽周伯琦

三十八

仔死應天者臨川饒介夫 高皇復收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家者臨海陳基居吳中 徵為太常博士卒于官者請暨姜漸

朱公

朱公名應辰業舉子數與計對不售棄去為古文辭亦與楊維禎游洪武初辟郡掌故應辰為文繁而不復詩工長句篆籀逼古洪武初命書符印有集傳

樂澹先生唐公

子璧

公名豫字用之南海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牧論博洽羣書鄉人號為唐書隱湛菜冠至被執不屈死有龜峰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黃遊作詩文有古風性剛介交友盡義痛父死非命作蓼莪亭寓感每日再至其中東望灑泣久之益其墓所也學者即其號稱樂澹先生與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菴劉子羽芸菴何淮素菴劉子高稱平步六逸皆德行醇謹永冠履偉為人所欽酌定鄉約人皆信守行之輸公賦補尺籍必遺少壯當行之人禮遵文公必敬

開國臣傳

卷十

三十九

必戒子弟教以孝友睦于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毋令修其衣冠博奕飲酒為父母修卿立為甲議其出入與所行事即有奇乘開之有司子璧有文行母瞽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母遇醫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莫不敬重叅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盜友也壁動循禮暑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為迂澗曰文藝未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正統黃蕭養之亂趣之佛山畫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于家

金粟道人顧公 附沈萬三

公名瑛字仲英別號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家宕自好慕孟嘗君之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彙鼎秘翫築別業於茜涇西日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饌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聲調婉轉與諸公亦略相當嘗舉茂材者會稽教諭碎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耻之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既

開國臣傳

卷十

四十一

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仍葬于吳所著詩曰玉山瑛彙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以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弟萬四名貴字仲草先本湖人居南海其大父祐始徙長洲之東蔡村力田致富每謂子孫曰樂莫如兼濟太祖都應天萬四兄弟率先輸其稅百者萬復獻白金千五百兩佐用上曰爾用心誠厚弟繁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敬是放利源一有不放人必不自安我公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游却之不得適釋田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營是金乃已嗣是其家或被告訐或旁累往往曲宥以示風

屬尋擇富民為京朝官萬四孫英餘讀書益廣其業子玠川薦為戶部員外郎辭祿奏曰臣玠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蒙恩宥得保其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尊官之榮遠妻子何敢更受祿哉許之按劉三吾集中所載如此今俗傳萬三被抄徙塞外其富如故又稱曰沈萬三秀三者行秀者如今秀才稱相公之類尊之也而萬四絕不說及然劉公所述并及萬四子孫而萬三之後無聞焉則遠徙之說未必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開國臣傳

卷十

四十二

旌士王公

公名升字晉叔號竹南德清人至正間舉遺逸授德興縣尉辭不赴洪武初子軫為平涼知縣升以書托御史臺幕官勾管公事宇文桂達之書曰自舊年十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其一已浮沈矣尋汝兄會采至言歲終可到任所不知果否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各處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家中上下俱無事家須在彼稍安詳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也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 朝廷許容侍親則上章求歸或得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備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處治民以仁慈為心報 國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必須努力暇日即以性理諸書及羣經玩索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感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此後倘有餘俸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筋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覩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十文一

皇明史概

卷一〇

皇明開國臣傳卷一〇

升可見太平之時西安雖有來者而往者絕不可得汝之外舅向嘗寄書與蓋屋俞主簿祗候去若達必能道吾家之平安矣桂坐事下獄刑部搜得其書以奏 上覽嘉歎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材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尚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者有如螻蟻蠅蚋不知悔悟若是者豈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今因閱汝私書知汝之善教能以忠盡之言丁寧其子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睹此家訓能誰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務茲命中書遣使賚

賜國臣傳

卷十

四三

家

詔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斤以旌爾賢升奉表詣 闕謝 上召見賜宴及衣一襲仍復其



鄭青汪公 附夏宗顯 王公 楊公

公名灌字慶衍金華人為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如經界如隅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許灌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祀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迨胥科縣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資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昇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

開國臣傳 卷十 四十四

於衆也公無廢事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與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犂持符遠至莫畢集吏說

功悉論以死灌詣俯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試來未嘗敢打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際者止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供輸轉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錄賦輒先時而集同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妾供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誨訓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公名順字性之義烏人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

開國臣傳 卷十 四十五

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成作龜所民進退不自寧順卽集衆與築之約田爲輪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民賴其利 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捕比鄰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疇疾急不能致善藥順備時以待其需鄉間有單寡者出粟賑貸沒給椽檣瘞之通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

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冠中焉以孝友睦  
鄰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其賢凡婚嫁資產之訟  
往往下順所謂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  
科錄之籍請順鈎較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  
會病卒素服而臨塋者千餘人大雨中皆為嚴立縣大  
夫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通  
周易有猷為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為人講釋  
之閑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曰古者族師  
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  
睦姻有學者較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  
用國臣傳 卷十 四六

楊公

楊公名胤字嗣慶吉安人楊忠襄裔孫家世儒又知自  
力故學有根抵行端謹妙于詩文洪武中宋太史濂陽  
叅政安朱尚書夢炎交贊之以為有退之子美遺孀助  
資爭迎致為賓師吉安侯子陸贊以駙馬從受學入朝  
舉止不凡 上喜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胤也立召見  
賜食久之贊以襲衣冠見胤大息曰是其心易我不可

以久處此矣即引去是時 朝廷以不次用儒生儒生  
朝藜藿而夕台鼎者比比有司連以孝廉文學善楷書  
舉皆不赴以纂修起亦不就取足壘故不謀他生理襟  
抱洒然以老壽終公簡嚴有雅度於古聖賢言行心慕  
而身行之於人無游言諸態教學者先操履而後文藝  
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  
納為哉節飲食時動息忿慾是務戒故神守寧固隆寒  
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漆黑視聽精明其事親孝與人  
交久而彌篤性行和易然遇權力罕知識坐終日  
片言偶知已論古今竟夕不倦士有雄視一世者見之  
用國臣傳 卷十 四七

氣失汗下部使而下往往禮於其處劉忠愍嘗稱其學  
探道原文範後世去就出處之際卓然陶潛徐禰之風  
云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一

東莞伯何公

臣朱國禎輯

公名真字邦佐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仕元隨瑒管勾河源縣務副使嶺表騷動棄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舉義兵討之掄仲玉成築砦自守進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以出真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餼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嗑火奴一號祥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子密不過是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一

也行省上其功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食暴民不堪命眾募真議迎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癸卯邵宗迂陷廣州守將何添死之真聞率眾復其城擢廣東叅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功擢宣慰使尋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宗迂復來圍廣真力禦絕糧出避城陷明年復克之宗迂退走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為射作計者逮而戮之示無二心洪武元年廖將軍率師取廣東先遣人以書諭降真遣都事劉朝佐輸款有勅諭以資駁李勛為比入朝授江西行省叅政蒞官有

成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叅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四年命真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土豪三萬餘人明年再往收集未至軍較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朝京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 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真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庶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

貴其塚上時有紫氣歸國風夜寅畏惟謹 高皇推心弗疑故能以功名終論者謂保障南服識時知命南越以來所未有也子八榮字輝先諱晉有文名洪武二十一年襲封後以藍黨被誅迪反南海捕得伏誅次貴字奉先常侍 皇太子為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大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事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知縣汪公

公名致道字成德歙縣人幼倜儻不羣父文初延倪仲弘先生教之與弟存心成性皆知勸勉十六喪父事母盡孝總理家務植立門戶尚義氣卓然自信為識者所稱越十年喪母壬辰兵變損家資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著縣簿丁酉天兵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克定徽州即散所部兵歸田里籍其名于有司邑令賢之仍牒委縣簿率吏民往築郡城初議發三千人止以千人往比工成衛先諸縣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授全椒縣簿改監安慶湖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三

得地即與其弟謀捐重資贖地于余思竭力為遷葬接人待物忠信端緒終始不渝故人無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倪仲連望廬息訟如王彥方其為人所欽重如此

開國臣傳

卷十一

四

司直郎汪公

公名叔字仲魯號貞一婺源人能詩文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末應鄉舉不售會兵亂與其弟同集義旅協官兵復饒州元以同為餘干州同知叔為浮梁州同知叔即辭歸其帥苦留之對曰叔本田家不通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於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則非所望弟同為國吾當為家耳遂得歸事親至孝連內外艱廬墓 天兵既下婺源同方率兵爭鄱陽不克亡走西湖 朝廷疑之錄叔及妻程併

附錄

卷一一

二五

次子淵存為質已其弟為張士誠所殺方釋投安慶稅使妻子俱往壬寅奏事還京安慶城陷于陳寇妻與鄰婦襁褓幼子竄入山谷勢急棄子以身免家僅從竄者見子抱之求乳以活逾旬子母復完城再平定復任尋從唐同入蜀隨軍參贊肺疾辭得歸洪武初駙馬王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又調入闕延以從越歲疾辭歸雖臥病猶激厲鄉里子弟使勉于學有白謙者濠梁人也壬寅歲來為宰廉公有威逼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遇害尸暴于河為擇地葬之洪武甲子召至京 上舉書西伯載黎篇命釋之發明詳盡

稱 旨時受顧問侍 東宮授左司直郎 上亦日召

侍講與朱善劉三吾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 上

憫其年老勅賜朝房命繪製薰風南來詩請作皆見褒

賞常春夏時有罪至死者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

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曰此發于真懇非他

微名市恩者比每每稱為善人明年賜語曰朕求人輔

政人不易得益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意善言不

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虧乃近而不狎苟非備美曷稱

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爾獻輸忠効

誠小諷大戒若積實以期山如導流而入海無有所隱

附錄

卷十一

六

期之為善再踰年丙寅力請歸期秋再至允之將行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宣召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召見意乎起對曰未知日昨有不須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若喘病劇誠然恒見得此病者往往壽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于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返時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閉門以絕否則筆之于東俾僮僕輩示之曰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

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恒制其敢以是自速厥  
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獻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  
適茲 聖朝是欲臣全其晚節敢不欽佩以矢毋負上  
心明日辭 朝送車百輛莫不歎嗟以爲千載一遇也  
生平和而純莊而毅然而智言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  
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期中道所爲文章深厚古雅賦  
頌詩歌其要咸歸于正名曰滄溪集又十有六年卒年  
七十九

縣主簿潘公

公名樞字景嶽鄱陽人元末吉安爲劇盜李道明父子  
所據安福州屠掠尤甚 王師下江西李父子遁去有  
薦樞者擢爲安福通判署州事舊有俘略男女數千官  
軍將奴之衆無敢言者樞聞曰此輩何罪王師如時雨  
將平天下而反累平民且及其孥乎白于主帥鄧衛公  
請一切釋放衆皆憤憤鄧獨欣然令騎兵大索曰敢匿  
者斬衆乃得出自設糜食之婦女稍艷者俾以塵土浣  
而衆卒議乘夜來劫樞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傲當同  
聲大呼已而果然衛公驚起擒首惡者鞭之乃已因度  
別副巨伴 卷一一

道里遠近次第放歸無家者與居傍縣者召其戚屬辨  
識而歸之大軍遠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半潛與  
李寇通夜鈔略爲姦利民訴于庭懼變作如所失償之  
日撫循賑恤漸以完實而卒終不悛引寨丁二萬鼓噪  
南下知不可守開城門縱百姓避寇請府乞師與賊大  
戰敗之州以復完已而中山王以大兵壓境走棧門獻  
計見用進攻永新轉餉不乏戊申攻州爲縣卽爲主簿  
前後九年治爲江西第一癸丑召赴闕未及用卒年五  
十一父希古有文學推善易數號東湖遺士一日病疫  
將革妻胡氏拔髮祝天期以身代翼日愈後五日胡氏

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受汗後遇寇將加害樞及弟槐  
楫柄爭欲代死賊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

宋二十一 九

知府陳公

公名灌字同叔廬陵人幼孤事母孝讀書穎悟絕人元  
末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塲圃樹木人莫測  
其意數年樹成列盜大起募義勇屯其中部署精明人  
人效用一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來  
招俱至九江知陳氏必敗去之 上在武昌因羅復仁  
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贊軍事從大將軍北征既  
克秦州督築城之役旬日工成賞勞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除寧國知府公凝峻清介然治務寬厚興教化是  
開國臣傳 卷一一 十

時習亂人久不識祖豆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  
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之  
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隄防伐石作水門以  
時蓄洩諸邑率虛藉民租官廩懸磬人有發其事者衆  
皆洶懼念此特循舊習耳非始作奸也屢言當以某時  
行視邑廩俾得豫為計及期公帑皆盈有劫麥舟坐死  
者四十八人覆案曰此鄉民因舟漂抵岸挺引取之非  
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坐先取一人餘從減得代去代  
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目無前人及觀公設施不覺歎  
曰第謹守當勿失耳寧國人今猶稱之其年奉命督軍

餉請北平撫卹有方民皆趨事還朝力辭歸省洪武四年復被召至京未命卒年四十七

開國臣傳

卷十一

十一

行省平章王公

公名溥僂州府安仁人仕陳友諒為平章守建昌第漢亦為友諒別將 高皇南征命師取建昌不克辛丑正月院判朱亮祖擊溥於饒州之安人港溥以兵拒戰我師不利六月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引兵來援擊破之擒明道并漢二等十八人送朱文忠傳致應天上命皆仍舊職八月 上帥師討友諒以為鄉導江州既拔友諒奔走武昌溥遣使來降仍守建昌已而龍興守臣胡廷瑞亦具書納款壬寅正月 上至龍興溥率眾來見 上慰勞之尋遣率兵取撫州及江西未附諸

開國臣傳

卷十一

十二

郡是年元張昶泛海來招溥實遣人報於 上甲辰從克武昌遷中書右丞洪武元年諸功臣進秩詔溥兼副唐事從大將軍平山東河南燕冀二年克陝西屢有戰功賜文幣七表裏三年天下既定論功行賞陞河南行省平章食祿不視事世襲指揮同知採木蛇舌巖有黃衣人歌聲奏之見大尋卒于京溥初以饒信干戈似擾奉其母葉氏避兵貴溪倉卒間母子相失凡十八年是歲正月忽夢母若告以所在者命十者筮之其筮辭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及是溥言於 上請推恩賜諡歸省丘墓許之因詣貴溪之桃源山向母舊時避兵處



木入山物色求之不得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居人吳海能言賊兵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溥又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井及井索之葉氏遺骸果在溥哀號益不自勝具衣衾棺槨即其地葬之

傳

卷十一

三

行省左丞吳公

附會萬中

公名宏饒州府餘干人仕陳友諒為行省叅政守餘干至正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遣使請降時會院鄧愈屢殲友諒舟師威震境內宏淚懷疑沮辛丑愈以江南叅政行總制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宏大感激會 上親取江州友諒奔武昌遂全城來降 上嘉之命招諭龍興其將胡廷瑞納款壬寅正月 上至龍興宏率眾來見 上慰勞遂改愈為江西叅政移鎮龍興宏代守饒州尋遣率兵取撫州等郡調守撫州又從征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後遷親軍指揮宏涉獵經史開國臣作 卷十一 一四

傳

卷十一

一四

副使吳公

公名彤字文明臨川人穎異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  
 二公深相器重應鄉舉不利補行省吏益種學績文不  
 倦至正丁亥進士授贛州路錄事至府數與守貳抗辯  
 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與家說有踰半世不  
 葬親者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千數民  
 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知詆競奔湊之形  
 口是左道惑眾宜除之上官持不可則謂其母曰坐脫  
 甚奇吾聞作如是觀者必焚身收舍利乃可修像立廟  
 約以明日行火毋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  
 金條脫者絕無左驗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  
 弟獨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朱甲與湯乙仇抵  
 為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燬治竟誣伏察其色有寬以  
 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卿  
 李放甫無以快忿搆其盜攘已資訊得情往白守怒令  
 易辭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  
 廳市吏尋為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民每為直之  
 守不悅民怨羣起遂守因擁公為代公曰擅廢置二  
 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取  
 重禍也眾始散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

皇明開國臣傳卷十一 一五

公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實不問  
 一郡帖然時管國公火你赤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  
 拜署公為郡治中至正戊戌偽漢兵圍城踰三月調度  
 供億無闕及勢感慷慨自誓躍馬欲解圍民爭擁不得  
 前城陷偽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者予百金  
 遂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避匿巖谷日以  
 奉毋為樂 上平武昌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七  
 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職掌祠祭之  
 事皆與聞贊決丙午正月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盡  
 下曹國公方議征進轉輸軍餉至軍前公稱其能吳元  
 附國臣傳 卷十一 十六

年丁未召還與禁林諸儒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武戊  
 申正月擢湖廣僉事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  
 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  
 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又疏言典學置安陸  
 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諸事 上皆從之  
 已酉九月改山東庚戌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  
 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汜七縣糧稅尋拜北平副  
 使薦剡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得上尤多癸丑  
 還京疾卒年五十有七

知縣張公

公名理字文玉安仁縣人少意氣自豪醉墨淋漓為眾所異入鄉闢不中學詩喜虞文靖公集襟度冲曠有名于時元末兵起同第象保鄉里自衛其外孫政有精兵三百人召至命伏戶內誘偽帥二十四人飲于庭縛送官斬之降其所部會白沙盜入境擊滅之進斬大盜彭浩遂復饒州無何象戰死益感激疾戰大破平之求殺象者五人烹之以祭辛丑 天兵取九江贊守臣王溥全城歸附命知縣縣奏寬通賦改知漳浦縣萬戶吳世英等叛救戮之海寇出沒悉以計縛致磔于市俗尚妖術好以蠱毒人嚴禁窮其根穴毀淫祠數十區摧擊豪右築隄墾田良善樂業凡三年政化大洽以事見誣尋得釋卒年五十九方在官其子負販白給歿也囊無一

國朝傳

卷十一

一七

太僕卿朱公

公名守仁字元天徐州人幼有大志好讀書落落自豪視輩行屹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謀破羣盜歷官至樞密同知守舒城甲辰王師攻廬州守仁知天命有在舉城附徐大將軍陸見 上嘉其朴茂授中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瘳守仁提身廉潔撫 有方又表裏恢廓無哇吟民多德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為本部尚書改北平參政尋以餽餉不繼請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改高唐州俱有善政十年以幹治聞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奸伏叢穢易婦守仁威令簡嚴銅酷吏懲頑民郡邑從化爭以惠利顯未及一考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為楚雄府 上念漢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役無偏累又肇建學較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績來朝閩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菴 上留心馬政謂守仁舊臣練達特拜太僕寺卿首奏准都督府等

國朝傳

卷十一

一八

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草息日盛屢荷賞賚有所款納  
無不俞受 上詔省天下寺觀惟能泉寺以守仁奏准  
留二僧主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永樂二年  
朝京疾卒

開國臣傳

卷十一

十九

尚書薛公

公名祥字彥祥無爲州人元季與舒城許崇崇字榮卿舒城人元  
未其地民皆潰散幸即榮國鄉民立身沙屯戊明年結  
好他部假號兵元帥守之甲午春青軍至大肆殺掠嚴  
備連營扼險規知有備遁去秋趙雙刀陷盛州率兵逐  
之復其城丁酉陞同會樞密軍城建七門堰防水明年  
再陞同知樞密甲辰 天兵至榮營衆口我堅守茲上  
已十年但爲鄉井全生計今天命有歸吾屬其無憂矣  
卽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視賊悉厥以獻有 旨遷事  
未寧仍領所授如故趙慶同知府事凡五年受惠爾  
篤人皆祀 各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命通海內附爲水  
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 上語俞平  
章曰汝之功非彥祥不能成以後攻浙拔吳定中原皆  
命祥傳報密 旨洪武元年漕運孟津 上遣人謂曰  
聞有亡命潛伏來劫毋得輕敵夜半抵蔡沙賊果至祥  
諭曰汝皆良民兵亂曠聚情非得已今 聖天子已出  
汝等當歸家守業汝千人不過劫千石我所部二十萬  
待曉縱兵汝將安逃衆皆散 上聞甚喜祥方患背疽  
親視之顧延安侯曰托在汝等且言祥歷多軍功供億  
糧餉若古之蕭何寇恂特命爲都漕運使自楊達濟修  
築壩堰衆勞無怨論以奏功授職者三十餘人時幽薊  
初附官民南遷者皆賴之海州亂駙馬都尉黃琛討平  
之擒萬餘人公與會問無名號者皆釋之所活甚衆八  
年召爲工部尚書李善長奏鳳陽工人屨鎮公面折曰

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棟出無罪者活數千人九年管謹身殿部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上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公抗諫得下腐復奏曰是成廢人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為布政司授公北平醫子女者贖而歸之儉朴安靜三年治行第一時宰不悅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十三年胡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 上問姦臣讒汝何不言對以無所知十四年他事死杖下子四凱能政官皆徙于瑗公仁厚直諒周恤無吝不避斧鉞以活人為心益國初之于定國而才又過之

國朝巨傳

卷十一

三二

知府呂公

公名文燧字用明永康縣人元末處州盜起轉掠而東陷永康委諸縣釋騷散家財數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中壯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呂氏之聲聞於東南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不敢怒益為之盡力或以為言曰地方大計所關吾自有所重不暇計及私門也大臣義之承制表問復其家委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力焉 上克娶族人藉兵甲以文燧名來降 上喜特立永康翼用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尚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燁攝

國朝巨傳

卷十一

三二

之既還復召為營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視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賊至據城懷印冊內衍集壯士力抗曹公兵至賊遂就擒諸將欲屠城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得釋滯三載入朝奉 詔持節諭閩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疾卒年五十四公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年皆哭相弔喪歸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墮法死者數十人有可以公嘗署名例籍其家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時

呂氏家已遠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下皆舉于相賀初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教子姪至公踵其志卒成之爲人如儒夫比其齋祭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十三

指揮俞事郭公

公名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岸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潞州泉白寨累官至湖廣行省平章元主北奔中原恐下屬雲堅守屢出戰不降徐大將軍以書諭之亦不報乃遣指揮曹諒將兵圍其城雲食盡不能支夜遁爲追兵所及被執送大將軍殺罵求死不少屈大將軍壯之繫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授書使讀朗誦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忠義厚加賞賜并及妻子授深水知縣民咸稱之 上益以爲賢特陞南陽衛指揮俞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十四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十四

尚書等官單公 世公 錢公 劉公 周公

公名安仁一名居仁鳳陽縣人少為府吏洗冤澤物元未兵亂安仁集義旅保鄉曲號曰青軍自稱元帥元授樞密判官丁酉從鎮南王李羅普花鎮揚州王為長槍軍所逐安仁仍力守其年 太祖克金陵招之即來附 上嘉之授元帥守鎮江署浙江副使行浙東有訟邑丞受金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許之命圖金短長方圓狀來既至藏之復命取諸左證圖之皆不合罪其人告許之風為衰以軍守常州性忠謹屢有功其子單大舍叛降張士誠後克蘇州生擒付安仁自處對曰不忠

開國巨傳

卷一一

三十五

不孝之人何忍見之即殊死辛丑進浙江按察使本年召為中書左司郎中佐李善長恭斷無滯吳元年調瑞州千戶尋為將作卿洪武元年論製 太廟祭器又論製棉布戰衣三萬襲用黃紫青紅四色八月設六部為工部尚書仍領將作時庶事草創調度有方甚稱 上意二年命定雞鳴山功臣壇房屋務于整潔改兵部尋致仕賜田三千畝尚書牛祿六年起叅政山東辭八年再召為兵部尚書九年命錄故武官遺棄者十年致仕賜誥十一年加二品階卒年八十五

世公

世公名家寶臨穎人其先出家古性剛果有文武才本姓初仕元賜姓世至正末以集賢院學士守膠東登萊諸郡洪武元年大將軍下山東遣叅將傅友德取萊陽正月丙子家寶藉車馬之數同僉院王世隆等詣降 上嘉納授大理寺少師是年八月始設六部以家寶為禮部侍郎二年陞刑部尚書未幾坐事貶知廬陵召還授兵馬副指揮改兩浙運司同知十五年知臨安府秩滿賜致仕還後復召至京遣賑廣東與寧長樂二縣饑民所活甚眾二十七年冬卒子寧軍功授泗州鎮撫

錢公

開國巨傳

卷十一

三十五

錢公名用王廣德州人元末進士編修張士誠用為淮南行省叅政乙巳 王師下淮南歸附授副使尋遷中書省叅政吳元年改御史臺經歷裁定律令洪武元年陞禮部尚書八月議釋奠先師奏請三獻禮以丞相初獻學士亞獻祭酒終獻從之遂遣官致祭本年十二月乞休賜居湖州

劉公

劉公名仁即劉仕武昌人元行省叅政仕夏為右丞相四年大軍入蜀仁懼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夕何益不如蚤降仁奉

命入廖永忠軍既降慰撫下令母得使掠仍撫向大  
戴壽家令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廷引家屬并  
降人于京 上留仁侍左右察其不欺六年授兵部尚  
書七年出為廣東叅政九年召為應天府尹十年調左  
通政諭以無壅蔽無專恣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  
故尋卒于官

周公

周公名時中原姓彭吉安龍泉縣人元季從彭瑩玉起  
兵改姓彭復從徐壽輝稱平章以兵守本縣又從陳友  
諒 上拔江州時中降倂仍原姓預征討 上問舊所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二

將兵多少對曰昔聚則為軍今散為民矣又問熊天瑞  
何如曰彼兵本強嘗約陳氏攻江西而不以兵應致陳  
氏之敗其人不忠他日必叛及天瑞叛 上始信任之  
率兵會常將軍攻天瑞於贛州 上戒以保全生民為  
主乃浚濠設五寨困之未幾城降復命授管田使改中  
書斷事洪武元年運糧開封還授邵武知府召拜吏部  
尚書命招集舊部曲凡萬八千人坐事出知鎮江府以  
錢糧有誤逮至京宥之調福建轉運使十三年坐事當  
斬復宥為民

郎中詹公

公名鼎字國器寧海人父鬻餅市中舍縣民吳氏家生  
鼎年六七歲不與市兒嬉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  
能誦吳氏愛之論使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  
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籠  
下誦不休父更憐遣之讀書吳亦子育之未數年遂為  
吳諸子師聞同邑有王迂可先生者學甚博從受春秋  
通其說元末方國珍起海上鼎見獲為其府都事有廉  
名國珍弟平章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罪平章之妻  
受賂請於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  
開國臣傳 卷十一 二二

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妻怒請之繫鼎獄半  
載乃釋復起守上虞與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眾  
以鼎儒生稍違約鼎會眾於庭引一驛丞責以罪斬之  
眾皆股栗請罪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以事  
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  
之能貴人乃至此乎至正末天兵臨慶元國珍懼遁于  
海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辯 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  
人是可以活其命矣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  
至京師為書萬言請闕下須 駕出上之 上立馬受  
贖付丞相與官楊憲方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濠



又徙陝去數年憲放凡為憲用者皆受羨鼎賴此得免  
 在陝七年薦至京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鼎以  
 資屬孫史願留孫為言於丞相得召見美髯又能為梁  
 趙間言步趨進退開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眾曰  
 詹鼎尚書才也除留守銜經歷改刑部郎中丞相曰刑  
 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在部一以寬仁行法  
 罪人當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  
 除軍吏受賂事發誣鼎有賊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  
 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卒坐誅鼎文章氣韻迥古人守  
 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  
 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偉如此  
 及死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周國臣傳

卷一一

三九

中書平章李公

公名思齊字世賢羅山人至正壬辰汝穎兵亂江淮諸  
 郡皆殘破兀兵致討卒無成功思齊奮義起兵邑中子  
 弟多從之破賊事聞遂以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在義  
 士俱將兵來會得數萬人丁酉二月破崔德李武於同  
 華等州陞四川左丞壬寅正月攻張良弼於武功不利  
 明年夏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思齊與擴廓帖  
 木兒合兵攻貞降之乙巳六月加平章政事邠國公丙  
 午春與擴廓帖木兒有隙擴廓遣兵西擊張良弼思齊  
 與良弼連兵拒之時元遣禮部侍郎滿尚賓持詔諭思  
 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洪武元年聞  
 王師取河南即與張思道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  
 道管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等守關  
 都督馮宗異進兵攻之思齊棄關走鳳翔方在鳳翔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  
 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  
 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  
 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  
 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眾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  
 道專尚詐力擴廓以兵出沒然非勦敵足下當時不能

周國臣傳

卷十一

三十

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今中原全我爲有與足下相爲倚  
內者皆披靡鼠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  
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厥期則必深入沙  
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亦我族類其  
心必異據地不足以爲資失地適足以自損夫使兵威  
人從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  
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不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  
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難素深遠慮  
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賓融  
之禮相報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麾下誘與  
開國臣傳 卷一一 三十一

西人吐蕃思齊信之二年三月焉宗與師至夙務思齊  
懼遂率所部十餘萬與琦等俱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進  
逼之思齊窮蹙遂舉臨洮降入見 上深嘉慰之命爲  
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京師時擴廓尚爲邊患三  
年正月命從大將軍北征有功賜文綺及帛二十四疋  
進中書平章復征大同行次代縣得疾還京賜第一區  
授其子世昌金吾右衛指揮同知七年卒年五十二  
上親爲文造官祭之妻鄭氏亦自縊死追贈淑人諡曰  
貞

指揮僉事左公

公名君弼廬州人元季羣雄倡亂有彭祖者擾江淮間  
君弼聚衆應之未幾彭祖敗遂獨據廬州 上起兵和  
州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  
君弼往助 上怒帥諸將擊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三  
月未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解圍往援君弼來追遇伏  
敗歸友諒既滅復攻之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  
克彝使守陳州吳元年二月 上遣使陳州諭之有曰  
以身爲質而末安千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  
之妻獨居寡處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  
開國臣傳 卷一一 三二

若幡然來歸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于天  
理人心舉無不順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  
于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 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  
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自效從征克捷二  
年左江蠻賊黃英餘聚黨鬱林州命君弼爲副總兵討  
捕窮追至十萬山七洞口殲之英餘陣死英覽就俘餘  
皆撫安兩江種酋膽落三年請收籍故所部合肥軍士  
赴本衛調用從之凡得一千八百餘人就令統領守禦  
四年平溪洞蠻獠有功賜緡帛二十疋

行省平章潘公 附李伯昇

公名原明泰州人張士誠起鹽徒結黨凡十八人原明及李伯昇呂珍等與馬既克高郵元丞相脫脫以重兵來圍士誠勢太促將突圍走有望氣者言元兵不久自退乃止凡三日脫脫得罪兵皆散去原明等出城收其輜重糧馬無筭士誠遂不可制渡江據姑蘇原明亦積功為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詰曰未戰而降得無給我為緩兵計耶對曰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蕪粉居民莫不震懼及聞將軍布德勞來難

開國巨傳

卷十一

三三

犬不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即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出于見幾民實同于歸善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軍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其官屬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

至于亡洪武三年既封功臣 上于原明食平章祿不署事世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年大兵平雲南擇守臣以原明署布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卒賜葬鍾山之陽伯昇亦泰州人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士誠據姑蘇以伯昇守湖州丙午十月徐大將軍帥諸將攻湖州先降舊館兵六萬伯昇遂出降 上命仍其官洪武元年進中書平章仍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往守陝西三年十一月大行封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為征南右副將軍統兵討靖州五溪等處蠻寇功與江陰侯同 上嘉之十三年春命往漳州理軍務未幾遣使齎符召還卒於京

開國巨傳

卷十一

三十四

孝子列傳

朱國禎輯

朱公名煦一日仙居縣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管擊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父季用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僅五月亦以例逮日用錢僱役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為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熊羔開國臣傳 卷之二

共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即戮死無恨父察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病亦死或者以煦身死得免為幸又以父子俱死為命王叔英憐而傳之是時黃巖陳叔弘與鄉人警警人以賊告弘罪當死其子圭上狀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父陷不義圭罪當死使父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

意今日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有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而請其父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惜其死恨濟之酷卒從誅夷有天道也又有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李英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患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周炳事母焦至孝母病篤購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律肉求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得以供復愈趙讓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弭尾環繞而去盜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反遺之鈔即埋於

開國臣傳

卷之二

二

地不用與侯昱李文選顧仲禮俱得旌給事中魏敏在吏利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走墓所哀備水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園子生張翼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召母路逆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采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為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之父墓命表其門

錢公

錢公名璞字可大吉水人祖木和號梧岡以篤行稱煥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年十三中試元亂奉其祖及母

崎嶇避難最後自雷州奔廬陵之李坑路極險盜又進及之梧岡被鎗不灰縛之瑛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告無子惟此一孫兩人爭請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義兩釋之瑛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妻張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宥行賊持之急益大罵攢刃解之 國朝兵定江西有司知其賢凡三薦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為人豪健慨然以氣自負有劇寇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立擒殺之年若干卒于家居吉水之錢塘其南數十里峻峯躍起視衆山特高即文信公所居也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僉憲

孫公

孫公名惟中濰州人世爲農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歷歷也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爲寧海州吏尋貢益都府會父琳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淡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

開國臣傳

卷十二

三

開國臣傳

卷十二

四

泣下日吸渾糜一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不對聞之縣令戴友諒勿之信夜半携二蒼頭往康之廬廬而聽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歎息上于部使者請旌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室室不近酒肉者三年三子尚志業儒禮部主事洪武末用重典肅下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四人焉具修撰王叔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蓋京師有伯兄坐法官成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訴于朝請代 上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當成誠不忍見兄成而獨生二人者身贖兄成足矣 上陽許仁而成行刑者曰有難色者下刃不則舍之以告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赦之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矣有戌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成汝年少當再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語時當淺整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妻請先遂投壑而歿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當從子俱成時視河橋上見夫歿即自沈又有兄弟罹黨禍被戮其姊幼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已歿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況又世間最汗

最醜處也遂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

### 祝公

祝公名大昌字公榮麗水人色養父母意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如失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滫糜以進衣久不解穢惡叢生其間徬徨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為墮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歛殯奠祔一束於古禮會場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而弗而已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

開國巨傳

卷一一

五

之如生存州里歎以為古蔡順丁蘭復見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哭頓仆久乃蘇草草以同費為念請于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莫敢不率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為吾不睦不友之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傅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歿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鄉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潘國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 瞿公

瞿公名嗣典字華卿常熟人父逢元初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捕盜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生而純慈依依親側母患癰癩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為煇湯洗滌執扇驅蚊納至月餘乃休既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乃頓頰流血刀弗動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芟食時

開國巨傳

卷一一

六

芟始花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履履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芟人以爲精誠所感稱曰孝子既而貧益甚歎曰事急矣株守不變如父母何移入蘇城稱貸多錢翁買還分息十之二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宅心仁厚單簣者必思賑給而不欲其知德 王氏家無擔石且臥疾不能興難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糶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伴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糶十千耶遂如數與之甯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投翁令補餘錢翁驚而辭孝子

父果至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給供養驩然忘其貧未幾母弟鈞擢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疾鐸晝夜泣禱請以身代及沒哀慟幾絕葬鳳鳴山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今逝矣可委吾母乎無人之墟乎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到白晝虎狼旁午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虎交跡廬外聞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歿皆返葬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開國巨傳 卷十二 七

伍公

伍公名洪字伯宏安福人資稟清純為人剛介幽居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耻元夷虜不仕高皇卽位之二年庚戌經義試士慨然曰道可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春官明年登吳伯宗榜進士授臨清丞會有族任意司改績溪簿有惠政秦最陞上元令 上察其清將拔置要職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奉歸悉做禮制既久或起之仕辭曰烏有母

日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至價高下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用乎歲大儉來相俵者數十人孝子獨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方寒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見而感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密偵而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歎謝曰三尺微命皆公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有士夫所不及晚喜浮屠讀其書豁然有會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開國巨傳 卷十二 八

丘公

丘公名鐸字文振祥符人勸青田弟子也通儒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儒學提舉鐸侍母馬雷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路梗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 鐸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 鐸母所在 已而其

老而養不顧者又吾切失恃荷母訓愛良多而吾之志亦小試矣笑必計壽之崇卑乎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有異同曰是吾德薄強之終不安且生他隙於是隱居梅溪養母至於舊積憑弟自擇惟捨一二朽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釋母子子無可依爲子視之及長割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得罪出亡上遣官較槍之弗得直趨所居執其母復命公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婦當也媼族朋舊諷之亦然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第故累老母全已身也官較頗難之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用國巨傳 卷十二 九

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功於名教甚大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來條湯呼徵先生其誰乎 曾公 曾公名鼎字元友泰和人祖懷可教授稱陽江先生父思立篤學不仕稱竹間先生三子公其季也性孝謹元末紅巾亂奉母走避寇追及執其母以去晚陳母老無供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號泣以身翼蔽寇益怒連數刀砍其頂肩及足流血被地而控母不捨寇帥墮至憫之送其母子入管調而藥之得愈資遣送出江西行開國巨傳 卷十二 一

代第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竟成年五十九人皆悲之詩文溫雅見李忠文于童子時奇之動必教以正遠別送者數百無不涕泣神色怡然進忠文等曰吾爲家也子異日爲國勉之勿自怠劉忠愍球編集郡志李運所見聞托之并遺其冢孫桂東司訓冕故其事得傳忠文贊曰余讀經史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疎之歸田薛包之讓產固美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况我 國朝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肉相殘名利馳驅者

省全普庵撤理辟爲濠溪書院長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縣經兵焚室廬皆燬縣尉楊爲構數椽居之榜曰曾孝子廬母沒哀毀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典課稅人稱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爲縣知縣劉昭以明經舉辭八年知縣郝思讓辟教社學十一年卒年五十八鼎眉宇秀朗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彊記專禮經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爲小印章渾然古意精康節數占筮奇中人皆稱之二子迂頑 陳公 陳公名思禮字用和鄞人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



節自守督思禮學甚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或少懈泣對之曰爾父為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賴汝有知取法成立也奈何背之思禮皇恐請罪大肆力于學不夜分不休母五十卒思禮被髮狂號曰母何往母何在所辛勤萬狀不釋者思禮也既不待養又未見成立顯吾親何以生為于是求死操刃欲自割家人奪之百方喻解久乃稍釋服闋入郡庠母先為擇婚石氏至是年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為養姑也失母又焉用婦親友交責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乃得成禮合卺後號泣凡七晝夜不絕婦亦化而隨之益勉學不廢洪開國臣傳 卷十二 一一

毛公

毛公名聚字德玄掖縣人幼事繼母秦盡孝冠至眾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死耶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夜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飲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將及塋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忍棄之乎卒掩塋而還再從母殯城隅

世亂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皆出資為粧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且遺錢數百緡而去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紘紘皆以道學名紘由國子生為禮儀司序班

吳公

吳公名宗元字長卿山陰人上世有諱者以學行聞門人私謚為文簡先生後遷為諸暨人宗元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穎發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母病憂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宜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老年得力田為養不啻足矣何以仕為固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號慟幾絕服除久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璫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大病足子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性恬沖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其與

開國臣傳 卷十二 一一

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十寸遇風日  
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  
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屬鸞行以進次第舉  
觴爲壽宗元頽如也及卒恭功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  
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聲不絕云

朱公

朱公名環義烏人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無子養爲  
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  
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欲人財桂有金數百  
兩與璧謀產窖中璧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襁環襦袴  
開國臣傳 卷一一二

立之大雪中一夜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辯其冤桂  
虐使日甚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願受無怨言桂  
死遇壁益厚璧于慶多暴入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  
有子曰元女曰壽元字子初盜起縉雲置砦峽源山將  
劫環及其兄魁奉之爲帥環莫知之也元聞逃歸走白  
二父當速避環老憚奔走又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  
不聽罵之元度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抗盜者必殺盜  
庶有名伏垣下賊偵騎至斫殺梟其首以血手入示父  
負之去未幾台賊既獲環亡奴素有怨在焉誣以通賊  
道之金逮下獄時所司方忠盜凡盜獄所連多論死會

元病不能出辨壽已嫁戚象祖適歸寧元視壽泣壽曰  
昔纓紫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聚賢  
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  
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  
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爲惻然良又揮  
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推碎奴口不果  
誣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入 明不受州縣辟年  
八十六終于家

危公

危公名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坐  
開國臣傳 卷一一二

法請役浦江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  
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  
無父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言得如請卽日上道詣  
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  
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年九十且暮念之  
恐染霜露之疾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齒方殷願  
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  
惟良矜焉 上從之貞昉乃欣然改服就役然體羸弱  
不勝負任苦越七月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  
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祖父之且曰使吾生其時亦當

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為利害惑卒年二十八聞者悲之

姚公

姚公名玘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中大姓麻氏塾師就讀業成元季亂奉母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身為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玘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伴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又為淮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邗上軍辨得白將署為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小舟載母適母病開國臣傳 卷十一 十五

鮑公

鮑公名典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間隨父宦浙江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展貨以為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母喪後廬墓三年形改骨立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蕉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見者咸曰此鮑公父子繼張善乘榜貫斗牛翻翻仙去不落人間蹤蹟矣

盧公

盧公名宗濟字思訓常熟人元時祖安澤為德清令入國朝以鄉兵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私念此涉縣徼事法嚴必有死者父老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且未子吾幸有子得代父兄死含笑入地矣即挺身詣吏曰宗濟精力強久任官中事父兄無所與更不疑按訊一一引伏獄具洪武辛亥夏六月斬于市顏色不少變年甫二十二二人皆哀之

崔公

崔公名敏字好學襄陵人生四十日其父仕元為綿竹尹父子不相知識踰三十年獨依母氏洎兄居幼好學壯而彌篤元末兵亂與母及兄皆相失孑然獨居思其父母辭室家往求之入秦遍訪其母不遇乃入蜀抵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為荒落詢遺民求父丘壠無一知者乃獨彷徨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而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經秦行文鳳翔于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丘壘即啓殯負其骸以歸塋人皆稱曰崔孝子

李公

李公名得成涑水人父德儀母張氏父蚤亡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所

度不得脫因投河死得成年纔十三居嘗痛母及父既長立像搏土爲馬與其妻銜勒負鞍朝夕立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與父會者方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得成夢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妻膝行至河濱裸而臥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有出時其妻亦跪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忽化水可十餘畝母恍惚若有見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又以割肝報効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學士劉三吾爲傳其事北兵起李景隆敗於德州 文皇至濟南城下遣請

開國臣傳

卷一二

十一

於官

劉公

劉公名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請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衆勸勿行卒不

能厄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子逆旅相持號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未能自立於是又復歸悉罄其家貲以往蓋三往返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俾爲傳其事後于孫相繼科第人稱天道

陳公

陳公名添佐新會人爲人玄曠讀書長隄高柳間徜徉焉嘗夜泛偶有所適遂有終焉之志性至孝五歲失怙

開國臣傳

卷十二

十八

與少弟添佑育于李母元末益起奉母遊山澤俱陷賊中母子潤絕者十年添佑苦思母每欷歔泣下賦詩而歸之見母於樓閣囑因採拾以養至洪武初年始與弟奉母還鄉築報本亭于先墓爲堂二日報德曰娛親志不忘也縣令舉孝廉以母老不就後以崇祠踰制戍邊海以母老乞骸骨得代歸時母病倍道奔未至母逝哀毀骨立治喪一奉朱子家禮而祭以鄭氏家規時南海李真佑避薦而來微服爲人傭人不識也添佐延至其家相與訂爲家式百條及三省九思十戒訓其家人

那林爲作月溪處士傳

楊公

楊公名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死於陣時敬纔十歲聞計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營之次事母艾氏溫清以時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開家塾以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哀擬之後母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隣不戒於火將及極敬仰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賢之事聞 詔旌其門于憲舉人任知州

顏公

顏公名秀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成鳳翔以母轉行秀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寢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扇扇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為令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瘦以審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于昌亦有孝行

包公

包公名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復往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詢其

衣之左腋曳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亦對虎而踞謂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亦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屬苟存終還汝啗虎起曳實夫穩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胡公

胡公名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請沒泗上以避役當死 勅騎馬都尉梅殷監刑時剛往省代役立河上求渡聞之遂裸跣泗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追悔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准人至今傳誦云

開國巨傳 卷十二 七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十三

朱國祿

義門鄭氏 顧氏

鄭氏金華浦江人出唐宰相榮陽浦江白麟之後於妻  
為山邑俗樸茂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  
居宋淳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至軌道間鄭氏有曰淮  
者自榮陽遷邑之威德鄉居焉去白麟十九世矣淮生  
照照生精綺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  
事父母孝父非罪違常成精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代得  
白母張氏病風舉精保護如嬰兒每適廁必抱負就之

附錄傳

卷十三

三十年不解數萬辟不仕卒賜號冲素處士當處士世  
實始創家規勅子孫無異費精生開闢生運運生政政  
生龍浙承德珪青田尉德璋致睦彌固為仇家所傾兄  
弟相爭以德珪竟以計先成之子文嗣文泰家益昌基  
同居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至大四年詔避門  
順帝至元二年復其家初文嗣既卒德璋子太和王家  
政方正端慈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  
斑白猶加鞭誨過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  
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  
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衛無敢參差見者嗟慕

以為有三代風吉凶之禮一遵朱子所定有家範二卷  
使者余闕行縣書東浙第一家褒嘉之太子聞其事數  
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  
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贊勒石子鉅

鉅字彥宏七世矣方諸父王家時日侍左右操其權度  
助大小之政益能以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相周旋畢  
得其權心比王家確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鉅  
字景葵次當王家以母喪哀痛甚泉弗忍請至終喪羣  
從固請而鉅先為養脩於蓮塘張氏畫籍所得張氏田  
廬歸之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從子淵

附錄傳

卷十三

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淵亦固辭因虛其  
席者久之銘受春秋學於吳公萊大義畢通吳公愛之  
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仲申翰宋潛溪濂書  
夜相摩切大肆其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素  
嗜鯨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力致之  
善香糝以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面  
目嚴毅不妄言笑不妄與人交終日默坐或焚香以銷  
世慮臨事重然諾不苟取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為  
人卒年六十二從弟鉅  
鉅字彥貞嗣王家政方嚴有禮度父病適喪妻不敢哭

顏笑進湯藥後八日父卒一慟幾絕三日鬚髮盡白  
或勸再娶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見陷之  
耶年未四十竟不要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  
化一堂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疎也  
有家務羣趨並赴雖甚勞不懈不知其事非已出也義  
泱仁孚和氣克溢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  
沮無餘也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  
可覆諸子弟盡趨功夜秉坐棹軒講說古今論理道  
至更餘始休雖貴仕若無羅韋布色克然自得于孫從  
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酒肉三年卽童幼不識塵市嬉

開國臣傳

卷十三

二

戲事諸婦惟執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  
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僕  
有施慶者父歿行喪禮如其主蓋所感如此鉉持正尚  
風義善文辭而於人有恩出游至燕揚文安公侯斯貴  
文獻公潛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與之交論詩文  
或達旦不休仲子泳與從子溪同講授脫脫太師家鉉  
上書陳時政多採而行之一時士大夫無不敬信卽  
飲聞公疑履未嘗不飲容也故人子失官留武林貧不  
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且三十年里中號獨  
廢疾者多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填門餉之不厭元

末兵亂大將數統兵入境皆戒士卒無犯樞密判官阿  
魯灰衆五萬驟至劫掠說以利害阿魯灰愕問計對曰  
浙東據山阻海其民柔順撫而有之使盜兵不敢東爲  
朝廷障蔽功莫大焉阿魯灰不覺屈膝致束帛爲謝  
天兵取婺州構家避入諸暨李左丞統兵至歎曰此義  
門也躬爲扇輪事平遣兵護歸浦江甲辰年七十卒葬  
于諸暨州以承封從仕郎浙江行省左司都事  
涓字伯陽文嗣之孫也父履義門第八世王家政均平  
齊肅有盜入林僅往禦爲所擊僅妻往護墜斷灰禁勿  
訟官自殮之人皆感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二繼者濬

開國臣傳

卷十三

四

字仲德號采苓子美髯長身貌肅而氣和田賦推擇爲  
長入覲 高皇識之既與弟浦浚消爭瓜得宥 上問  
濬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  
而已 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濬拜賜以手擎至額出  
殿門終不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 上遣人謂知之  
歎曰真家法也欲官之辭老不任 上生辰捧香詣闕  
拜賀勞遣之時浙巨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數千指獨完  
且食祿被賞人以爲忠信之報云 上患俗習澆偽益  
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會御史嚴震直有疏薦 詔拔  
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舉赴闕召見擢用其儀狀端正

識明敏可用者官之當選官察濟為春坊左庶子同時有王氏亦著家法 上知之選一人曰懃為春坊右庶子久之擢濟弟沂為禮部尚書從子幹為御史濂自成童至老言信行謹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竭盡誠心 正家政十七年洪武二十六年卒年八十四其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吾逢昌皆開義門之風而與起者

洪字仲持奇警有長才貌魁偉洪武十四年二月有訴其家交通胡氏者吏捕之急謂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受刑自詣吏請行濂方以事至京迎別國臣傳 卷一三 五

謂曰吾家長當謫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爭入獄上聞召至勉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賜酒食擢湜為參議 上命舉所知以同郡王應等五人對詔皆授參議並能其官湜抵官吏民熟家聲相誠勿犯豪將病民與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為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為奴言于王將縱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公夜取盜物訊囚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沉屍井中明日詰之驚服人以爲神十五年入

京卒年五十六

洪字仲容 國初曹國公辟為參謀軍事已而薦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生法者辭連洪累次獄中妻石氏悲傷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歎曰生為義民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凶豈使汚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絕食而死事聞 高皇悼之謂侍臣曰此真義門婦矣並歸其喪 洪字仲宗好學篤義既爭歿入獄病卒 高皇憐之歸其喪鄉人私謚曰貞義子栢

別國臣傳 卷十三 六

濂洛關閩之說潛溪亟稱謂其有闢于道文冰潔而木茂進未有量也母病逾年抱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醫患瘧不能坐跪進藥膝為生厭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闕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李諸暨盜作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資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涸寒不恤也從弟澧與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曹貴嫁之家族屬眾即有疾不擇疎戚夜三四起視有疾喪匍匐身任殯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館之數



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即欲養其可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食建渡濟物者世衆淵為人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矍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有薦為書院山長者不就 國初求賢有司致請以贖辭洪武六年卒年四十八潛溪深痛惜曰其事我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先予而進引徐仲車事謚曰貞孝所著有遂初稿十卷子楷鄭氏既多賢子弟曰濤仲舒曰源仲本皆以行義聞源剛介有志節好施與濤温恭學多深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人經筵為檢討官危學士素稱南門曰巨傳 卷十三

顧氏

顧氏先金華人後徙台相傳以為梁顧歡之後南宋有知言者通黃帝內經治疾奇效歲大疫日夜囊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為郡學官明經講授出其門者皆鞠躬君子也鄉間質平周卿舉進士為奉國軍食判娶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勸而假寐施戲泚筆塗其面覺而怒且即出之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于幼抱育之商卿孫曰玉文宋季亂父申為盜得抱父頸求代被劊得免議婚應氏已納綵而女墮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日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庸何傷竟娶之而應後盡婦道

門曰巨傳 卷十三

八

窳而北仕者德行當推濤為第一其兄弟皆與宋學士為金石交 洪字仲微王家建文四年詔旌其門漢人謝 陛辭曰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浦江鄭洪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印靖難兵既入有告建文君匿其家者遣人索之先是廳事中列十楮五貯經史訓子序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經史乃寘其半不數而榜以鈞陸暫輟乃得無事浦江歎美以為神實陰佑之也

不可書者不為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自鄭氏外若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與開洛關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行如此

明國臣傳

卷十三

九

義士何公 張公 楊公 王公

公名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上海民錢鶴皋乘時未定率鄉民鼓譟入城執華亭知縣馮榮瑒官李肅袁浦等將害之潤挺身嬰其鋒曉以大義願舉家為保榮等乃得免猶置獄中知府苟玉珍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疾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遷葬焉府及屬司入印皆散失不知所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贖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為真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眾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克憚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貴皆自己出既又

明國臣傳

卷十三

率父老請徐大將軍拜其孺果脅從則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溪德之將聞其事于 上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禎錢惟善諸公為傳其事而歌之

張公

張公名翼字飛卿大父克仁負氣不羈至元中江南皆亂有賈降投官出入震耀夜遇之張曰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賈爾王尚敢作此態耶反足蹴破紗籠其人恚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詞款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翼身長七尺而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盡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騫雖富時貴人言不循

理必兩折不少貸或譏疾惡本甚則曰天生吾口所以  
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季張士誠據姑蘇無  
錫為莫天祐所據與士誠相左右號莫老虎其所部髡  
黥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  
恐且暮有屠戮之慘或謂公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  
書邵堯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歿我一聽于  
天有何不可降曲來問計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  
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徐魏公縛士誠送京  
師遣豫章侯胡公爾弼錫天祐猶欲聚土孽固守魏公  
再命使者諭降俱被殺魏公怒傳令曰即不下可屠其

明國巨傳

卷十三

十一

城公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抗言曰吾民不見  
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欲何為況未  
必能守邪金陵兵有節制櫻之者無不盡粉一城灰生  
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  
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謂胡公胡問所以來之故進曰  
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  
近奚翅千里耳目塗塞若用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頓  
兵城下勢若泰山歷卵義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  
民請命惟公加察胡公觀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  
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公叩城門呼曰亟開

吾事濟矣關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  
公去民爭聯帛為賦詩詞餞之公作行草書鳳舞鸞翔  
人以為不可及素有志事功官路忌其峭直不敢薦洪  
武二年卒年六十九嗜學不倦酷愛孟子養氣之說反  
覆為諸子誦之聲詩須臾成章皆可觀而未嘗存稿子  
箒字惟中博學攻古文元浙江鄉舉第一未仕洪武四  
年詹同薦授禮部主事與尚書周凱等接藩王善惡可  
法戒者為昭鑒錄五年凱出湖廣六年箒亦出廣西皆  
叅政九年陞禮部尚書定王妃喪服 皇帝及中官大  
功餘以次降十年凱輸作十二年起員外郎免

明國巨傳

卷十三

一一

楊公

楊公名煥文其先孫關西遷汴再遷江左後官于鄆家  
焉生而精悍奇偉讀書尚氣義至正壬辰四方兵起  
及于鄆公倡義族結寨民賴以安或勸乘時樹功乘則  
使首不答洪武初鄉里有劇寇馬某匿山谷剽劫為民  
害官捕之久不獲懸重賞有能致者給之公糾膽勇數  
輩往覘其巢寇覺鼓其黨奔出拒公嬰其首鋒三戰  
却而不受議奏與爵關其勞辭曰特為民除害耳豈希  
利祿耶竟拂衣歸同郡劉某往拜之曰茲不共戴天之

嘗微公之計不能殄也獻白金為壽公笑曰官賞且不  
受寧受私謝乎為士者固當除殘去暴況在交遊之譽  
不與共國乎飲酒三日而別時議多之稱曰關西義隱  
會朝廷有旨凡民年高有德者入覲計議公在行中  
廷見條治安十餘事上之不報遂告病歸先時嘗涉海  
適遼規邊域形勝阨塞及得敵人虛實之情因慨然曰  
邊務曲折多有可議為丈夫者安能坐受黜虜詭偽不  
一大創乎將圖上方畧或勸之曰計若遂恐公筋力非  
少壯之任矣幸審之乃撫膺歎曰計誠晚矣景在襟袖  
矣遂絕口不復言每良辰暇日登高指顧山川見長雲  
開日臣傳 卷十三 一一三

王公

王公名剛象山人少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元時  
薦為台州學錄益起黃巖檄攝東門延檢事居六年益  
不敢犯郡奇其才輒屬以事明斷有一言感釋而去者  
初國初蘭秀山民得方國珍舊印為亂寇象山虜縣丞  
殺指揮徐瑋張俊據縣以海為窟與友壽直謀曰事關  
主大兵必來民將盡必先格殺亂首以獻邑可無害適

縣令孔立自府計事還走與計募兵駐東禪山盜來攻  
先伏兵兩山間以數百人迎戰佯敗走盜追之伏發就  
擒事聞遣大理卿周禎賞其功賜金各百二十兩國破  
賊狀于鳳羅山佛寺之壁時 朝廷已發郡縣兵聞事  
平乃解于是居民萬餘人環拜曰微公邑人皆以不義  
歿矣先世以資雄修息過當皆以供施于卑身好士有  
急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貴其報晚受誣遠京師洪武  
十二年客歿子用聘好學有文

日國臣傳

卷十三

十四

駢義蕭公 遺民程公

公名猗字鵬舉西昌人早孤育于季父自成受學于劉尚書松園初廣京師城賦郡縣民困餽運 上遣御史廉治奸者自成長于戶猗往代役為奸者所發被收自成請御史言縣續命我非任也猗亦曰躬任役者我也叔固無與御史驗 藉名竟坐自成請滁州猗號泣傾囊送之自成後亦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鵬翥同居相親愛諸弟亦皆敬事公惟言是聽劉尚書著五義傳美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應制賦指伎草稱 旨授蘇州府同知

附同傳 卷十三 一五

盡力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月坐泰府買民物不舉請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甚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問者公曰彼所自得與吾何預聽之去復起為山東運副或言公長厚宜牧民曰孔子不為委吏乘田乎儉素不變至沒商禦寒一緇袍循河南時所製誠心恤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詠而已三司以下皆敬禮之長于詩有集若干卷元進士劉雲章常贊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凍乎大阿之未出匣也噉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

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躋其鱗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不逸于柙吾嘗求之古人蓋不啻陳蕃之醉而唯嘯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風雪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卒年七十二

程公

程公名彥澤純公之後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以助業自見元末政衰度不能用自歎有命能以功德及人者獨惟醫爾又不屑為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為名醫其志如此後遊于五湖有葛先生者其術甚神能治人奇疾

附同傳 卷十三 一六

即成可立起偶遇之野寺中喜曰是真吾師也紹介為先容荷未許久之請益勤葛自戶隙窺見神采煒然曰非庸人也見之盡授以術人因疑葛為僂公道引彥澤為弟子教人云天下大亂避地武陵有欲薦為官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汗我何可汗 高皇平吳前之被薦者不問得官與否皆送入京君夷然自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人皆稱洛下遺民云

樂氏兄弟

公名拚定海人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拚承其役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縊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聞上以浙東凡亭之大家皆同上賊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常數者悉赴京鞠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拚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稅願代往拚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歿焉吾有二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拚拚白于官曰拚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拚也稅未之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累豈獨拚一人縣因不敢遣及拚行可一舍

開國臣傳

卷一三

十七

稅又追及拚叱之去不聽即乘堦垣以塊提稅垣之覘去者半稅度兄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拚果死京役中年三十六拚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人聞其歿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為鄉頑儒被貢天官方以老巧歸而拚歿人皆惜之

南湖處士鄭公

公名天祐字若作蜀人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豪傑之才耻同于衆處南湖塢中意氣灑然遂稱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競為饕餮恤恤然周貧憐寡一物價平出納欲銷世之貪鄙者後遊四方齋餘貨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需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咸呼曰顛公云公嘗假人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需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復告曰而祖所需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故晚

開國臣傳

卷一三

一八

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鼠白兔龍駱鳳應終日不釋轡卒以熱灰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踞蓄善戲衆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懼患不避穢以養精也鄭善夫其後也

白鹿生楊公

公名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外族某方建塾聘賢士恒往受諸經頌其立言稍事文墨輒明潔如漏珠泉譚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競邀為師多不應浦江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僇戒于姓執贄致辭躍然赴之以倡道為己責言必稱古為諸生勸歷十年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寇被羊裘帶經耕煙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請為州學師力辭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歸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必移書諄訪恒白以利病裨開國巨傳 卷十三 一九

助恒多風為謝再與所殺其妻 氏以身翼蔽亦為殮而送之後數年侍御史唐錚出守越欲辟起辭如前性醇篤無矯偽事乖名義峻言斥不少怨家貧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歿憫其愁謀諸鄉鄰活之氓輟耕牛為謝曰東作方興非此何以集俟冬或可耳至期民復來請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求連族持其成暨委禽致饋繼以金幣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耶悉遣去人復譚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堅執如此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必指為法因其所居稱曰白鹿生與宋學士游宋在國史欲薦之聞不受州縣辟乃止

水壺周公

公名釋字世英松楊人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資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氣者寤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發之富可立待釋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曰世守也奈何乎幣之釋聞之慨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即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贏一日坐中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遞至者發視之釋氏名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訝之蓋鄉時遇客感其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開國巨傳 卷十三 二一

官為卒不往以其清潔稱曰水壺暮年卜 為樂丘作兩菴一區招朋命觴自娛

樂善王公 樂善鄭公

公名德良字秉彝和州人智識過人議論磊落有奇氣  
鈎經索史與人縷縷談輒片語折衷得其解倘伴奇山  
水中情思熒熒然曰精聚神會吾殆與之無間人曰王  
公其所謂烟霞痼疾也勸之仕不答壬辰兵亂崎嶇戎  
馬間雖窘迫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  
百至凍餒不恤也道遇羣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榜笞之  
叱曰不予金當就烹視之鄉人也輟白金二斤贖之出  
京口軍帥有置酒招者既請入左廡倒懸一夫頭宰宰  
控地作乞命聲曰欲享賓而虐無辜吾食不下咽矣帥

開國巨傳

卷十三

三

悟使釋豫章有夫婦避兵夫歿於溺婦苦風學不能行  
為葬其夫藥婦疾至愈乃遺過廣德達健兵反接萌隸  
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阿曰子脫可殺獨不哀其  
母老乎解接縱去又遇一婦腹未辟兒左手引垂髮童  
童有三兄累累相援泣游卒荷戈隨其後為呼游卒止  
出酒飲之且讓曰子壯士也胡為殺婦人殺一婦人姑  
實之奈殺其五子何肩舍諸乃皆得免僑居金華一老  
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為之動容搜困中得米  
二斛悉予之建藥區市中畜善藥販人急甚實者不受  
直球是樂善之稱聞四方聞而笑曰是善名我遂以榜

其堂江左及海邊士皆為辭章云年九十餘卒

鄭公

鄭公名采平陽人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  
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文成宋太史讀而  
賞以為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  
也自以性勁挺痛自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  
予雖甚貧客至輒款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  
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謂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  
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裸跣走訴采盡舉衣余巾履遺  
之嘗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  
開國巨傳 卷十三 三  
布終不問其姓名



杜公父子

公名元字一元先居吉水渡江居金陵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張文穆公起巖為江南行臺中丞見其詩願以為椽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卒以布衣終少時父患靈疾夜數驚冠帶伏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見在斯侍疾數月不寢至愈乃已母沒服喪行古禮貴人賢士多樂與游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矢志者則為用力不怠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教授張鉉被黜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命婦鞠之不異已于兵部主事常允恭家夜失火方解臥象

附錄

卷一三

三三

怖散無賴子利其資將劫之則率壯士數十輩為出篋筒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矣鄰人陳府舉室炊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奮曰脫并殺兒陳氏絕矣為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解吏受笞榜號泣莫為計憫之為貸於大賈以償吏以物來謝却之蔣山僧為御史所誣夜窺求救藏之故人家獲全宋楊忠襄邦又廟在城南公本吉人歲時率本朝游寓具牲酒以祭攻醫良於治證疾病來造者不問有無必于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歲大疫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錄是人多稱其賢及

兵亂相戒不忍犯洪武壬子卒年七十子二日瑛曰環

環字叔循博通經史長於翰墨其書法端妍至於行草亦各臻妙歲丙午太學初建環以儒士薦除學錄以其書法示六館之士皆倣而式之尋入侍春坊大為 皇太子所眷時天下以工書名者皆被徵至然流輩中罕見其比焉故環之書名騰京師洪武紀元遷太常贊禮郎後贊晉王府錄事終太常寺丞為人謹飭重然諾好問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

附錄

卷一三

五

曰安慶守譚敬先非而子友乎盍往依之毋如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子嘗仕金陵親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隨人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已歿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外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故嘗識母是時對奕容滿座乍忘之已忽省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馮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余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又不

知伯章存也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

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養乎且環父與九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無所遇而返購布帛令妻為製衣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證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疾語越十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

明國臣傳

卷十三

三五

耳環促之終越起未發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  
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歿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子孫世咸如杜君言終而絕環殯而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學士朱濂為傳其事

善士李公

王公

公名疑字思問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為利一室月費錢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朋朋未瞑即輿棄之而欲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損不舍其少思如此地在葦葢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故罔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得粟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貪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為吏部掾得疾無他子弟人危之不肖舍扶杖踵疑門告困延坐就掃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

明國臣傳

卷一三

三六

滋甚洩汗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歿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至同發棺取囊按籍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贈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至京其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

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歿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歟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善視之踰月辭去不取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交見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請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

王公

王公名賢字希躬江陵人性公直尚義洪武初入太學與友王讓同居讓以事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十兩并已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尹攜之任讓回授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

開國臣傳

卷十三

三七

其子曰父素貧安有物寄乎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節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

遜國臣傳

皇明遜國臣傳目錄

首卷

魏國徐公

開國常公

第一卷

文學博士方先生

二方公 二女

少卿盧公

侍郎胡公兄弟

修撰王公

附碑兩文

太守葉公兄弟

遜國臣傳 八目錄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

恭政鄭公

僉事林公

御史鄭公

解元劉公

斷事方公

侍講樓公

少卿廖公

都督廖公

春坊大學士林公

孝莊先生王公

第二卷

兵部尚書錢公

兵部尚書齊公

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公

禮部尚書陳公

按使陳公

尚書陳公

侍郎卓公

侍郎張公

遜國臣傳 八目錄

僉事湯公

三長史 附盧震 龍公 石公

伴讀余公

文學杜公

侍郎徐公

尚書張公

附毛公

侍郎毛公

侍中黃公

刑部尚書暴公

御史大夫練公

御史大夫景公

尚書侯公

侍郎盧公

侍郎郭公

都御史周公

副都侍郎茅公

太常少卿廖公

大理少卿胡公

大理寺丞鄒公

御史魏公

長史鄒公

退隱巨傳 八目錄

長史劉公

第三卷

侍郎二陳公

侍郎董公

訓導林公

少卿高公

按察使王公

按察副使程公

司業豐公

御史韓公

三

員外郎王公

八御史

王公 王公 高公 連公 甘公 董公

林公 謝公 丁公 牛公

主事巨公 樊公 徐公 劉公

經歷宋公

蕪州知府姚公

知府陳公 附黃公 楊公

理問徐公

縣丞衛公

退隱巨傳 八目錄

知府孫公 徐公

知府王公

同知石公

知縣顏公 唐公 黃公 鄭公 張公 向公

知州蔡公

吏目鄭公

縣丞劉公

典史周公

教諭王公 陳公

第四卷

四

編修程公

修撰王公

編修陳公 劉公

修撰王公

博士黃公

紀善周公

紀善程公

侍讀唐公

給事中黃公

給事中陳公 韓公 葉公

通國臣傳 八月錄

拾遺戴公

第五卷

各都指揮等官 內都齊同知一人并李駙馬

彭公 馬公 宋公 孫公 余公 彭公

楊公 朱公 俞公 瞿公 莊公 楚公

張公 小馬王 宋公 張公 倪公

周公 陳公 盧公 鄧公 李公

參軍高公

都指揮卜公

指揮王公

奉祀何公

三義士 儲公 王公 宋公

駙馬都尉梅公

文學高公

鎮撫楊公

遊野諸公

梁公 郭公 梁公 梁公 宋公 何公

梁公 何公 雪菴和尚 河西備

川中補錫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樵人 雲門僧 大呆子 何司徒

通國臣傳 八月錄

七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首

朱國禎輯

魏國徐公

公名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生而白皙秀眉目豐下及長身長八尺五寸顧盼威容如神王數鎮北平甯宿衛御家衆肅然理左府事月給祿二十石王還自北平道病疽 手詔遣往迎勞王亮又三年戊辰襲爵賜詰稱楊中山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明年齊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厥陽賜第以歲時

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復賜鈔四百錠 皇太孫

年長以嫌名賜今名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支祿五千石時諸將皆老公以材器特見信用數往陝西山東西北平河南練兵治餉降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為人所告齎密劄往諭王謂得實合策捕誅之還領中府又遣諭 文皇送虜酋至京并出獵勒兵之法二十九年學正吳啟請重臣甄別國子師生以公同禮部翰林官詣監試藝分別送吏部銓用 建文皇帝即位用肺腑與曹公李景隆領朝班加太子太傅先是公嘗侍孝康皇帝于潛邸同諸王講讀學通經史又從詹希原

學書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與駙馬都尉梅殷往來提督絃誦大興時藩國溼盛齊黃方主削奪亦與密謀數宴見定進止燕王尤以屬尊見疑先 高皇崩遺詔諸王各臨本國王不從入臨至淮特勅阻歸明年小祥王入朝行皇道被劾不問尋辭歸世子兩郡王皆留既猜嫌益甚王稱病請還世子郡王朝議以遺命喪畢方遣不許王因請未決召公及其弟增壽議之公堅執不可且密奏二郡王高煦好勇無賴自恃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它日必為大患請收之增壽以百口保無它高煦已竊公善馬逃公遂以聞欲追之增壽與駙

遜國臣傳

卷一

二

馬王軍力為庇黃子澄亦曰留之生疑并世子二郡王高燧遣歸 按世子之歸不知在先 燕謀得行仍數數陰來餌確然不撓 上益信重之北兵既起謀大將當屬公終以王妃相左嘗一出兵又有疑而言者謂顧私親戰不力亟召還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 於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 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九而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 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 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退思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 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按輝祖將兵不少數見惟揚本 疏中有一語似可信今因之陳建之說班班可見然國 史述兵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 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奪旗何以不及一字北

將戰成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  
地亞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皇等用乃以傳言遂  
召何福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大極此由是諸將連  
時事體都恍惚難據惟此有可據一及之  
大敗增壽密爲內應燕兵日迫渡江公與開國公常昇  
分道出戰甚力衆皆散不可支燕王入城獨守先廟不  
迎既卽位廷臣論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開國功  
文皇大怒曰此與齊秦輩同罪當誅沈吟久之削爵削  
私第尋下獄五年成或曰自裁年四十餘十八年上  
念中山王功大且以 后恩召其長子釋伽保見賜名  
欽襲盡還諾參虞祿賜田明年來朝乞守父墓不待命  
辭 上恨之復削爵徙鳳陽 仁宗卽位欽來朝復爵  
遜國臣傳 卷首 三  
尋卒于顯宗嗣增壽爲建文手誅 文皇憐之封武陽  
侯進定國公子孫世襲魏公雖得襲其恩數視定差減  
云  
弁州外史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魏公其妃弟也毋論  
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卽革命之際小一移志爲  
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曠能易之公舍而  
恬然趣歿一何快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  
矣 文皇以歿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令  
天子又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哉雖然亦可  
觀天道焉

朱史氏曰北兵既起 朝廷舍耿炳文李景隆以魏公  
爲將其可勝乎炳文老矣景隆驕汰妄人其敗固宜公  
誠實一節人兵略難言與大英雄爲對難之又難公之  
將而召還天成之也守歿不移出自性定若公而肯爲  
景隆所爲貪元舅上公之尊則先與其弟合謀久矣至  
廖都督以功臣子收正學遺骸不免坐歿孝莊先生附  
正學 罪與都督同又親正學之僭得終牖下是 文皇  
之待中山反在王學士下亦以世子郡王之歸公獨  
堅尼爵高名高易動人耳目且武陽屍分可憐志其兄  
彌甚必欲盡之獄中耶嗟乎藩邸受困用兵三四年幸  
遜國臣傳 卷首 四  
苦危迫謂 陵痛哭恨恨何如幾敗得成大洩其憤信  
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又曰弁州謂中山王有令于是矣然又有孫如欽者更  
可異焉欽方蒙恩襲爵 文皇此時亦謂易世氣平可  
以相安矣乃乞守父墓不待命辭歸欽不負父與其父  
并不負中山性定固然庭訓之漸磨抑可知也當日  
文皇之怒能洩于方齊諸族然終不能使之少屈而魏  
公父子悻悻相抗無如之何長公主率衣大哭應之大  
是踟躕雖得天下雖殺數萬人終有大不安大不快處  
兼以江海使命紛紛漢趙效尤種種建文之不幸甚矣



亦豈 文皇之幸也耶

開國常公

公名昇開平王次子洪武二年王卒于柳河川三年十

一月大封功臣王長子茂襲封鄭國公祿三千石四年

四月冊其女為 皇太子妃七年十月生長子雄英十

年十一月已卯生第二子允炆生母呂氏太僕卿本之

十一月十一月常妃薨十五年五月雄英薨追封虞王

諡曰懷二十年納哈出之後茂坐罪廢次明年戊辰十

月魏公子允恭當襲封 上嘆曰二王同功遇春先亡

子又坐廢朕實痛焉不可無後同日以昇襲開國公賜

諡曰先王定天下必割符封功臣使其子孫世祿與國

咸休其立子法論嫡不論賢或無嫡立庶論賢不論長

爾常昇父遇春昔從朕渡江東征西討所向富先開拓

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爾父已逝時朕急

於報功追封爾父以王爵即以爾庶兄常茂襲鄭國公

使世其祿初不服論其賢否爾兄茂不知起家之難問

思報國之意虧忠違禮自取黜免然爾父之功朕實不

忘今特改封爾昇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右柱國

開國公食祿三千石世襲爾其以忠報國以禮律身益

彰乃父之勲毋貽爾兄之失天必眷佑昌及子孫命往

湖廣練兵上言辰州軍糧事報允明年賜第金銀鈔紅  
與諸公侯等 皇太孫即位加太子太保親重用事性  
忠謹盡職北兵渡江同魏公分道出戰不能支 文皇  
即位安置雲南之臨安洪熙初召入朝賜鈔幣尋遣還  
久之卒一曰于繼祖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  
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初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  
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北兵起諒時時奉密命  
往來諸將軍中覺察之 文皇即位諒坐廢次

遼國臣傳

朱首

六

皇明遼國臣傳卷之首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一

少師大學士湖上朱國禎輯

文學博士方先生

先生名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縣人祖燭二

子長克勤次克家一曰克勤為濟寧府知府見開國三

子先生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于其所幼精敏絕倫

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

子七歲失母林氏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

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

世無尼父安所瞻依七十子中如顏閔固未可企及他

遊夏輩假令共遊孔氏之門亦當比肩伯仲聞者以為

狂曹公李文忠見之期以國士歸從宋景濂遊同門多

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

弗如比于歐少師蘇長公先生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剛異端為已任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笑

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從景濂入京景濂侍

宴受命作靈芝甘露頌歸家醉臥已忘之先生度未能

與密代為之北明宋愕曰疾矣先生慰曰無恐某已屬

筆未知有當否宋閱甚喜即携以入上覽曰此非學

士筆也宋吐實上曰良勝汝即召見試以一論五策

立成上改容謂吳沉揭摺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

於臣景濂請在十三年所謂還家惜別者當不相蒙因

數曰誠異才也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見東宮宴禮

部使人試故所坐几以視之先生必正乃坐上喜舉

動端整而猶嫌其傲謂東宮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

汝論遺還家景濂告歸復來侍庚申辭歸景濂贈詩

惜別因敘其素有之善易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

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為知言其秋景濂徙蜀

先生欲往省不獲為文頌天願以已之壽年輸委乞延

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巾山絕

頂縱譚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謂此樂乃蘇子瞻夙後

三百年所無也杜門著述不出為仇家所連藉逮至京

上見其名曰是方生耶釋之令奉祖母葉孀妻子還二

十五年以薦召至入對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

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

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

甚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講經論文無虛日各其讀書之

禮曰正學丙子考文京府一日建文已邪通曰皇太

孫即位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

侍經筵備顧問先生守宋學甚固日治先制作經制在

周官 建文皇帝虛已以聽德望既隆一時倚重每讀  
書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先  
生就座前批答嘗作書事詩曰芥辰臨軒几視開春風  
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又曰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言聽諫行近世所無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會改護身殿名正心先  
生獻銘作凝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  
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其手先是 文  
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托江南

建文臣作

卷一

一

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國城之日必不降請勿殺之殺之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頷之兵旣渡淮及江上晝策  
堅守誓死社稷建文遜去先生卽持斬髮服晝夜哭爲  
鎮撫伍雲等執以獻不屈係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  
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聲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  
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  
渠自焚成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  
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  
苦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大批數字  
云云投筆於地大哭且罵且哭曰成王卽成詔不可草一

上大怒叱曰汝焉能遠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兩目  
傷至耳復繫獄以俟據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  
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 上旣怒甚乃使朋友門  
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慨然就戮爲絕  
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繇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與二千中  
憲中愈先已經成二女溺淮水成宗族坐成者八百七  
十三人四十七人時外親之外親族盡抄沒發興州  
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成者復千餘人

建文臣作

卷一

四

先生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守濟寧被誣  
請成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景濂葬妻州自漢中走  
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娶備至每私居念  
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譚及輒交淚不能止成時去景  
濂正二十年矣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奏請各士  
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  
爲言浚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  
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  
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說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

之治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溪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夷  
狄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  
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於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稔  
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者同時文學用事之臣  
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  
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分州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年等直著其抗命  
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上命執之下於獄鳴  
呼是何心哉謀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其手考  
實錄述於宣德五年是時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親  
焉且賦龍德詩頌羣臣實錄重事仁宗嘗諭羣  
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姦臣黨與從寬與方氏遺  
孫則自也

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即故居立祠祀之  
後王稔輯遺文為侯城集成化中知寧海郭紳新其祠  
堂謝方石鐸與黃文選孔昭菟集共三十卷拾遺十卷  
為文千二百首并履行常本稱遜志齋集先生所自號  
也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  
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  
忠請表祠先生等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為言  
皆不報至萬曆初恩詔許褒錄建祠於是南少宰李  
廷機建表忠祠於朝天宮前祀諸死節者首徐國公與  
先生南都察院司務余養蒙建顯祠於聚寶山之木末

亭香火碑題甚盛余亦台人方氏既無焦類惟克家子  
孝復初名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國公和城海上加賦軍  
民毅然赴闕奏戒請寧夏慶遠衛軍携宗圖以行先生  
歎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  
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  
合訓海門衛軍尋釋為民琬是方氏之的亂始歸成化  
十八年方石葺先生遺稿謂琬孫方志淵出迎方石  
喜先生有後且孫軍救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內有  
孫枝一葉是君恩之何遺扁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  
有仇人曰葉瑛者遊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  
廷國自也

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辭  
也而松江人俞斌原電丁販布於寧欲脫其籍且薨墓  
邱錄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前  
去黃萌三行挿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  
任勉名色求俞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  
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潤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王  
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繼晉江人戊戌成  
光斬水人辛丑進查明黜華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  
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  
真實錄也然斌之後冒襲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傷

之足以亂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厄也

二方公

公名孝聞字希學先生同母兄也少有至性十三喪母  
輒稽典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及父卒居宿於外祖母  
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起於是  
寢成羸疾行步偃僕守禮益確家素貧吉凶之禮儉而  
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遠於易精求聖賢旨  
趣務篤踐履德器完粹才具優長文章理深意遠議論  
甚偉從學者甚衆先生嘗曰某所以屢知斯道者非特  
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於家

維日耳傳

天一

公名孝友字希賢先生庶母董氏出就我時先生目之  
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  
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  
壯之

方氏二女

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度言受經  
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  
生二女當先生歿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  
歿當時西楊欲為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後王以南都  
守建昌亦未及為先生篤學守道不二厥心而歿君難

精誠重浸家庭閨閭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  
不憚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歿同時爭光云

宋景濂送門生鄭楷還鄉詩并序

楷義門弟之孫濂之子濂受業於景濂洪武六年奉  
年四十八景濂為志云一子楷亦有文學考楷亦出  
景濂門下以善書名而它不少景見未足當此贈其  
為方先生無疑後未詳而致之實固不可掩也至詩  
有同餐太令栗共勸典與填句則見上焉宴食  
無疑况舊志所存與詩之小序迥合更可無疑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鄭生楷過從以文為贊一覽輒奇  
之館賓左右與之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  
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

維日耳傳

天一

八

一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  
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  
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  
常新象象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  
而月不同儻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  
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  
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  
謙就為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  
後二十餘年嘗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  
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久將歸者馬予淚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之善  
 而復揚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當駿  
 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驟見開終然無根蒂欽散空中雲  
 鄭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携錦繡書面帶繡縠杖  
 遜入禮域陳義陵秋曼同餐太倉米共勘典與墳潛將  
 索蘭遠窮欲攀蟬蛸踏雪忽言別涉險濟江津梅花似  
 相憐沿途慰孤擊湛恩來九天爾吾髮如銀特勅還故  
 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蒼叩大始  
 溟泮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鈎錯之若  
 大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爾君臣也和免慈憐臺奏  
 龍圖傳卷一 九

歸釋純系滌侯揮斥潛哇竟何存黃鍾歷瓦在庭煉滅  
 荒憐似茲稽古力可敵金定勳潘毫寫雄顯勢欲移峻  
 岷瀟洩混池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璫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鼻具腐塵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  
 山鬼富灑泣湘靈且遠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續紛豈  
 知萬牛毛難燒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  
 荒傑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  
 世士慕南越七旬妍蚩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  
 易顛倒甲與種切渠中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  
 不忤祗為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欽松竹根咲摘黃金

花起泛青瑤尊酒爾雙耳熟劇論如抽絲豈無贈別言  
 有意須當遠真儒在用世寧能滯爾文文繁必喪質遠  
 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  
 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寶玉生乃魯  
 興璿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孽孽務踐行勿負七尺  
 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華  
 特立晚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無  
 走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魏典史詩

公名澤字彥思深木人有學行洪武末官督府經歷建  
 建國日傳卷一

文中遷宰海典史永樂三年陞詹事府錄事過孝孺故  
 居為詩悲悼曰荀與衛雨過侯城先生所居撫景令人  
 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後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  
 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  
 不勝情一曰洪武中累官至刑部尚書後請海寧典史  
即志書上所 考抄本列解紀國初刑部尚  
編改三行者 書年表無之刻本則不可知

謝文肅贊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禺庵克勤實聞而知禺庵之  
 子是日遜學益擴而宏上沂伊洛如磨在藪如星在辰  
 旁觀一世絕類離倫心實希聖自視欣然盤銘書紳襍

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就頓執忌禍福歛生歷宋迄元土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文肅過侯城詩

欲向西風醉一尊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留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彭惠安臨江詞

原名通江南公名部前田人刑部尚書

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歎息叩之送自目伴

至再三欲語還踉蹌為言有新臣名字不記憶失二內

臺司風紀道遺陽九危失二飛簡論曹魏戮力事失九

淚落臆膠固不知幾意顧願與道失一奇禍嬰六威茲

事有始末賤子請挂一 神考蚤謝世太孫推正嫡母

妃開平家元勳戴帝室姻姪盡雄豪力闢萬人敵隱然

九鼎失六嫌隙一以開謔言肆罔極失八見斥居然尾

不掉大都是耦國時有黃常卿輕佻故無匹伴讀東

官失七蹤類叔文論事時造膝一旦削王侯失二何太

急細人暗大體國蒙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栗

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失二內相方夫子失二樞機

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儻英特失二餘者亦黨人我

今半遺失當其自靖時俱立萬仞壁之歛矢靡他問雙

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矚五嶽重坤維賴

以立父母且不顧爵祿何能易寄語謝諸親怨尤竟何

益所貴士明志真段奚足邱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

我坐夜長四壁蟲聲寂耿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

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牛戀 甘心取族滅不親解

與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聲名垂簡策

何司徒曰孝孺平生傑然必為君子也賤文章而貴道

遜國臣傳

德恥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訓敷陳王道當是

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

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為必可師田必可井間必可

比刑必可惜何其勇也哉自待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

信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誠教時之良藥惜乎

好古太堅求治大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

道狹小前人紛更 高皇帝之制夫先王之道仁義禮

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 建文君者宜莫孝

孺若也於此操縱可以少紓而刻削大驟坐生蕭牆之

禍謀及行間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

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以斬衰晝夜哭觸犯嚴威刑七日乃以宗族親戚朋友坐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文皇英武宏遠求士如饑渴令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勳當時固將列葵陽勒景鍾又令稍掩剛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成者埒於市矣猶然轟雷霆赴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必然也。孝孺歿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其斯人歟其斯人歟。未史氏曰方先生以聖門之學擅蘇氏之才。高皇帝廷國臣傳卷一 一三

轉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歿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人才是天地能生乳枝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面又姑隱其詞務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凡追憐先生者文字甚多余先在南中爲方祠義舉碑文一篇謬謂頗得情實并錄於後。當大金川啟鑰。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成王而既遠矣新主舊臣先生不得不歿。文皇不得不殺先生以一歿自誓衰麻號哭計不返顧。文皇廷國臣傳卷一 十四



符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 文皇帝之功而先生及諸公節者憤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絕地維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絲為保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帝之功可以謝 太祖即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歿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任夫自逃自積與後之人自憐自歎自碑自記而終無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余官南中所遇余司務同年也出先生小像觀之神骨清勁凜凜有生氣又墨竹一枝高不二尺灑然直上筆蹟如新蓋成化中謝方石先生求遺文得此二幅藏於家方石既歿司務之大王父其婿也乞得遺傳至今余既得身其夕夢中一絕云當年殘骨不堪尋畱得真身直到今竹影似疑標舊主看書無語對沉吟

少卿盧公

公名原質字希魯初名質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文學得於方門為多洪武戊辰進士及第第二等第以

詩質之曰奉天殿上榻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居士謂景濂也今年文運屬天台授編修庚午父喪詔賜楮幣驛舟遣歸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密參謀議 文廟登極坐黨族其家弟原朴等皆歿

侍郎胡公兄弟

公名子昭字仲常一名子韶字伯尚四川榮縣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之贈以詩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 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四年九月十一日坐方黨歿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

非國日傳

卷一

二六

年四十一國族被擒父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外其子五人紹緝繼等皆誦成一日子繼年十四紹年十二繼年九年收正德中憲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弟子義一名志遠薦辟為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僉事聞兄死棄官辟世丹陵蜀獻王深憐之令削髮為僧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養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從母嫁陳氏一日依外姓陳因其姓久而後復少年豪義不屈負節義嘗曰余在陳世

往往開孝子友弟即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為後世勸文章嚴重明禮洪武中與楊太中業見秦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有禱雨文三首隨澍隨止皆應其請建文初孝孺被召詔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于高帝能用其才者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嘗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平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答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

述國臣傳

卷一

七

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同學曰謹好惡曰辨義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姦剔穢抑

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痛去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識者知其有經濟遠略 建文深嘉之與孝孺日見信重北兵至淮上進兵逼江干 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奉 詔行至廣德人已驚遁聞 建文遜位勸哭會齊奉出奔相值曰奉賊心矣急擒奉至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奉且圖後來已而知事不可為止於祠山道士以歿自誓命治棺書絕命詞藏襦間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述國臣傳

卷一

十六

案對之不能曉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是良獨偏高蹇遶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編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歟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以辭裏全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玄妙觀之栢樹下一曰銀時年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遂以其棺飲之葬于城西五里橫山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 文皇治姦黨妻金繫獄次二女赴井灰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弟以點變姓名匿京師商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斬之叔

英居家以孝稱既仕好獎進士類正統中楊文貞移書廣德守臣訪得其墓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翺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遙致鵬英神其來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文貞徵時館漢陽村落中公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係其所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邀致薦為府學訓導交以文

通國巨作

卷一

一

字相推重後審理之除實由其力黃巖張璣者嘗遊公之門正統間貢入太學文貞詢公之後或以璣見待之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請成大同文貞以百金與同鄉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痛哭復與金若干遺之遂不知所終璣為涿定二州同知孟範後為治中亦文貞所薦公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公人兩賢之後祠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眾是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迄饑以成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蕭田周

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請州判官立懷忠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以祠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嶽山公白號靜學即以名集

附錄

禱雨文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四月漢陽旱禱雨文三首 初一首云天不施雨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況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民命生歿之機實決於此為官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官之耻也

通國巨作

卷一

二十

為神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肯救豈非亦神之羞乎若以縣令無實心借以警之罰之民則何辜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蘇息此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即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為或反有病於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謹待罪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則減二食六日則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第二首云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於神

神於是日及夕即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  
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  
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即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  
有加蓋雨三日為霖過則為災今田麥有未穫者多雨  
則腐不可食未禾之田又水溢秧不可種種者亦浸傷  
不可活過則為災其實如此乞神之惠止於今日既  
告於神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敢  
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  
當減食如前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第三首云某於  
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齋宿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

送國巨傳

六一

三十一

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  
乙丑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為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  
又即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  
所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領我何修而能致此方  
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為及  
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  
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  
宜未即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  
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

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  
者使以愛民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某  
一人之私哉某非敢誇功於人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  
德於民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儀牲不  
足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是乃所以  
為報也是乃所以為謝也惟神其鑒之

太守葉公兄弟

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刑部主事夷仲  
見泰並有文名時稱二葉各有集以傳性亢直雅為方  
幸獨所知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建文初以知縣入史

送國巨傳

六一

三十一

館與修 高廟實錄建文二年同考會試陞知府未行  
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生實錄書北兵為逆黨錄籍  
其家年六十四

寺丞劉公郎中王公

表忠錄作  
瑞附王高

公名瑞江西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遷大理寺丞廉明  
執法 建文避位與同邑王高並生縱方孝孺息樹隆  
剔鼻而歿生平負氣每以天下事自任獄中詩云綱常  
千古事此日錫銘曩著有儒行十二篇懷古詩集并百  
家輯錄後建大節祠祀之高與瑞同年進士又與瑞同  
官或曰高為刑部郎中 致國史二人或在永樂十一  
年正月以獄奸惡奴親棄一

叅政鄭公

公名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頰美髯髯從父官閩中因從貢尚書秦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為河南試左叅政永樂初坐方黨成有閩南集關隴行葉歸來棗隨棗檜廷葉子孫因留居福州之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被江海子焉覽德輝濟濟璫環琳天門何嗟峨羣僑日相待晨沐暉朝陽夜息欽沈澹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

進傳正傳

朱一

三三

來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和孝孺云閣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議臨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 為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劔氣萬卷有虹光為政慚吾拙構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溪負豚甘棠孝孺亦贈之詩謂其叅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信愛以不能留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二年

僉事林公

公名嘉猷初名昇以字行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真

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特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為喜曰匡我

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孺士較文四川蜀王訝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良顯建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為編修遷陝西僉事嘗被召入燕邸知二郡王被寵素驕悍謀傾世子以告孝孺達於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請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責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北兵至坐方黨逮入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九月丁亥歿之

御史鄭公

進傳正傳

朱一

三三

公名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猷皆方氏姻戚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數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御史史事精敏持法不阿北兵至坐方黨論以宋濂孫情又坐鄭黨刑部侍郎張本一曰請罪之 文皇曰濂名儒開國特事 皇考有勞原弗問

解元劉公

公名攷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聰睿肆力學問建文己卯鄉試時國家

多難命題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方孝孺得其文  
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批之有羣鳥中之孤  
鳳吾當虛左以處之之語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  
居首一時稱為得人平生忠義自許及北兵起感慨不  
食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朝臥疾未得行數月同其  
宋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慮其疾之殆也秘不以告京  
師既定政久乃知之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  
一伸其志以歿也因頓足榻前嘔血歿一日誓不仕教  
授終其身

斷事方公

送同巨集 卷一

公名法字伯通桐城人少孤母程氏教之奉訓勵志以  
儒術顯令南昌胡儼籍入為諸生素有至性事母以孝  
聞魁梧奇傑美敏過人間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欲以  
身任建文已卯方孝孺典應天試士經義五篇謂之簡  
場中式同舉者二百十四人明年歷政臺寺授四川都  
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 文皇即位諸藩入賀有  
長當署名獨投筆而出曰舊君安在此名節所關歟矣  
庶可見方先生尋詔逮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丈  
望江家人曰此安慶境也瞻望再拜慨然曰得望我先  
人鄉可矣遂沈於江求屍不獲妻鄭收其餘髮爪置於

巾筒藏之鄭守節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爪納  
懷中襖而葬七代孫大美大鎮大任俱進士御史大鈺  
主事大任今為大理少卿于孔炤進士職方郎中文學  
孝廉甚眾

侍講樓公

公名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  
歷宜寧仁壽主簿藍田知縣擢御史請戍雲南 建文  
君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侍  
讀北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不屈  
歿改命璉見方受刑之慘惶懼不敢辭歸而憤問妻子  
送同巨集 卷一

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  
同之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惡累  
及爾輩耳遂延一夕自經歿或云草詔者乃括蒼王景  
又云是無錫王達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 高皇實錄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  
為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志 副總裁翰林修撰  
李貫 國子博士王紳 漢中府學教授胡子齊府審理副

揚上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和  
等纂修官另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著南北用兵事語  
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  
人訣自縊歿狗義諸臣昇歿最先都御史陳珠秦昇黃  
觀王叔周是王良顏伯皆不順天命歿建文計其存  
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都督廖公

公名鏞德慶侯永忠之孫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  
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殿庭 文皇  
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

廷尉巨傳 卷一

辛二

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收  
孝孺殺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  
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  
獲鏞送刑部論亦弟銘及從父淮安指揮食事昇俱  
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  
指揮同知自首獄歿

春坊大學士林公

公名右字公輔臨海人元亂不仕洪武初為中書舍人  
與希直交莫逆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  
輔導 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北兵起聞

希直族誅為位哭于家永樂戎子島夷訖海上台被其  
毒監司聞右才請為問里計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  
弟剝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愷至京  
師然猶為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右對云罪人逃歿已  
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剝  
之歿後數十年葉恥齋銓次其遺文鄉人陳龍山復為  
之傳右節始著今祀鄉賢祠同時有許繼者字士修兒  
時屹有成人之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言暢而旨澆  
一時名流咸歎賞而士修不自足也玩心天人窮願探  
微將大究六經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有得乎心  
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慮難易其志自號觀樂生與希直  
及公輔友善相切磋不怠繼甫壯而病病三年二公每  
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此歿神志不亂泃然於晝夜  
歿生云文集五卷希直序其首又撰墓文嘆為篤志尚  
德之友且曰使假以年所至當卓越過人而年僅三十  
有七

廷尉巨傳 卷一

辛六

孝莊先生王公

公名祿字叔豐忠文公之孫紳之子也受業方先生妻  
以女方歿難徐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  
外求遺骸歸葬卒坐建紫 文皇念其祖歿國特宥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兵部尚書鐵公

公名鉉原色目人居鄧州聰敏剛決入辟雍學問愈進除給事中遷都督府斷事官 高廟每試以事知其能喜而字之曰聘石藩府有大獄刑官久鞠不能決屬鉉治立具 上益喜令法司請疑獄盡屬鉉建文朝陞山東叅政元年秋北兵起耿炳文戰敗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歸二年四月師再進又敗北兵乘勝追襲鉉在行與叅贊高巍

並轡南奔五月五日道出臨邑晉酒同盟起集民丁固守濟南十六日北兵臨城生員高賢寧射書及論曰周公輔成王城中堅守不肯下城壞則夜募藍帛裹以葦席荒白如縫若城旋卽補築 文皇堰濟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人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請命時 文皇在軍甚苦諸郡縣旋破旋堅守至是大喜謂諸將曰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關江淮可以得志軍中皆呼萬歲鉉則懸鐵版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 文皇入城時呼千歲卽下版拔橋 文皇乘馬徐行率勁騎數人度

橋直至城下北入門門中遙呼千歲版下稍急傷 文皇馬首 文皇急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伏發做橋橋不可動乃得馳去大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辱罵

文皇攻益急以大礮臨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三月國卒解捷開資金幣加布政使其父仲明母薛氏年皆八十並與誥封及三代歷城侯盛庸代景隆將合兵戰東昌大捷鉉起朝受賞宋叅軍說鉉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守臣郭

遜國臣傳

卷二

二

資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諸將潰逸者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宜署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破則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若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既久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同辛苦述賦賦歌激發忠義尋陞兵部尚書佐盛庸

軍事北兵既至滄州十月徐凱見擒復命鉉專守濟南  
與高魏賦詩慷慨相對泣庸帥兵往來邢博間北兵以  
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由萊河還戰棗城遂  
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璧  
至宿州鉉率兵踵其後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  
文皇幾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  
督兵渡淮盛庸連敗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擁殘兵在淮  
南爲人執以獻十月至京故老相傳鉉俘見反背坐廷  
中正言不屈令一頓終不可得剄死罵不絕時年三十  
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  
遂國臣傳 卷二

歲充匠尋戮死

福昌

家屬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

上聞曰渠竟不屈耶赦出之皆適士人鉉以非常之才  
臣難殉國遭天命已改志不克就然剛毅果敢之氣耿  
耿激烈不可屈撓自其蚤歲受知 高廟已負託孤寄  
命不奪之節乃卒以烈誠奇畫震耀今占 文皇每對  
羣臣特稱其忠焉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死義甚烈三公  
皆節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歿後二女入教  
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  
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

敢以此語聞上手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沃如海嫁得  
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聞錄云公於三十  
五年十月十七日遇害于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父  
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  
與文恪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口然當時以鬲石非內  
朝臣雖數窘 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朱史氏曰歿節諸臣其家屬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  
或爲蝦鼈所弄同歸于盡皆當暗垂淚付之冥冥乃好  
事者捏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欲吐女不幸而收又重  
不幸遭此枉誰爲明之者前錄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  
遂國臣傳 卷二

建文諸臣多矣

兵部尚書齊公

公名泰深木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發解應天明年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嚴 太祖將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時 上年高 皇太孫恭機壽召與語甚悅曰此經濟才也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 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尚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遣詔諸王臨邸中毋奔表王國所在吏民聽朝廷節制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遂因巨傳

卷二

五

言於新君矯 皇考詔問我也比燕王入臨至淮安泰請急出符勒歸國泰嘗使燕得厚餽歸而上于朝 上嘉之益倚重遂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諸王有罪輒除國泰以燕王英武志廣氣剛剛者易挫加以不軌之事孰信其誣去之則其餘自警于澄不以爲然于是迫尚王補選之雲南徙代王桂于邊執齊王博因之湘王柏閩宮自焚降岷王概爲庶人圍燕王宮符下甚急燕兵遂起泰慷慨任兵事 建文皇帝得自寬日召學士輩坐便殿議行周官法度泰請削燕屬藉移撤釋罪致討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克衆不能奪時諸

老將惟耿炳文郭英尚在而炳文子尚主最親英在

太祖時未嘗特將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自遣東會兵五十萬進征北兵以誅奸臣爲名疏請發齊泰黃子澄等付臣訊究不者進兵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監督諸軍泰以谷王穗漏師先遁又慮遠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遠王汎海至寧王竟不至炳文既敗使李景隆代泰極言其不可任 建文皇帝直以門第肺腑至親且空言班班遣之師大綱四年北兵日逼至淮泗誦泰與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亦書于燕謂齊黃屏窳避荒可息兵歸藩燕王曰此給我也不聽進益急尋召泰未及

遂因巨傳

卷二

還金川門失守建文遜去泰追之不及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白馬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既而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相與之籍九族從兄弟敬宗等皆成叔時永陽彥等請戍兒前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備嘉靖中知縣謝廷灌爲祠祀泰稱中山院已酉尚書海鹽鄭曉至深水造泰祠見其五世孫裕卽六歲兒之後也

史氏曰齊尚書居奸臣之首既以不屈死夷族矣然與胡少卿之子傳福皆六歲發配可見族夷固未

嘗及幼丁也乃萬曆十二年御史屠叔方請赦諸臣外

親得 旨允詔而首曰除齊泰黃子澄外若有新焉者

其閣臣所擬乎抑 御筆所增乎閣中稟擬滿閣稟用

考未及計神皇英明未必考據到此當國者申文定

又非刻薄之人且元年之詔豈獨不聞為何着此一句

反覆思惟終不可解後十四年吾友徐若谷知深水縣

若谷名良彥新進人戊戌會魁知縣徵入為御史巡

按四川陞副使入為太僕少卿命都御史廷樞宜府取

的商齊承恩衣巾奉祀仍勝書當路悉請赦外親之戍

與州衛者其言曰齊司馬始受顧命之重終守殉難之

節罪雖莫赦心實可原方孝孺之面觸 文皇也而赦

廷日臣傳 文皇也而赦

鐵鉉之幾危 文皇也而赦齊黃之罪何獨不可蒙赦

也况 皇上登極一詔表忠有祠春秋有祭業已蒙恩

一視矣乃司馬雖獲原于既死孫枝雖濫錄于費宮而

司馬之外戚遺戍如故何司馬之罪可原而司馬之外

戚不可原邪乞慨疏云云疏竟寂然均一憐忠均一報

忠於曠蕩中微有參差天平人也安得起九原問之

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黃公

公名于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袁州府分宜縣人

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典學受尚書梁寅受春秋博

學負俊聲嘗賦寒江把釣圖詩云風捲蘆花雪作團扇

舟隨處足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款

乃數聲天地窄遊遊湖海水雲寬絲綸直下三千尺願

得鰲頭與世看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

揭榜五色雲見廷試第三授編修陞修撰 東宮伴讀

累官至太常寺卿建文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屏左右

召于澄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

廷日臣傳 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

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曰茲事終仗先生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兼翰林

院學士與齊泰同倚任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頓

首應曰不敢遂出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泰欲先圖燕

子澄曰燕王素孝謹不可誣周齊岷代在 太祖時每

以不法督過何況今日于今作過必先周王周易取耳

燕母弟辟如手足剪一則墮若先議周罪燕必來救

以連坐泰曰甚善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

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道歸 垣

侯無疑也乃白建文先使李景隆襲執周王勅燕議其  
罪王上言若周王所為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寬宥  
如其顯著 祖訓具在臣何敢私伏望 陛下體 祖  
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建文覽之惻然謂  
事莫若中止二人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  
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  
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  
盛及今不去後難圖也建文猶豫且曰朕在位未久連  
去數王何以自解於天下燕亦疑懼稱病不出于澄曰  
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

遜國巨傳

卷二

九

人此之謂也 建文曰燕智勇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  
宜更審之乃以備邊為名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  
守臣伺府中事日急北兵遂起以索紆臣周公輔成王  
為言一云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考 文皇雖起兵屢  
上言稱臣稱陛下豈有去年號之理惟入金川門  
稱洪武三十五年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  
憂之召問于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  
糧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一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  
進且夕且成擒矣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隆尤  
驕佚妄自負文武才臨行于澄授以策依違而已退而  
悔且憂之既戰輒敗棄其師遁還京又赦不誅于澄請

正罪哭且諍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厲士卒練于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  
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于澄拊膺慟曰大事去矣錯薦  
景隆悞國萬成不足贖罪賦詩云仗節曾登大將壇貂  
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  
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劔憑誰借哭  
向蒼天幾墮冠北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送于澄及  
泰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  
也請悉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即已 建文為遣少卿  
薛巖求罷兵又不許兵抵江于澄來密詔携妻許氏

遜國巨傳

卷二

十

四于珪玉潤澤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  
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籍崑山珪為道士更名玄微守  
譜籍玉為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約善同歿國事善又  
上言于澄才略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開遠以快敵人乃  
亟召于澄未至金川門失守購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  
京師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  
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  
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  
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  
用耶汎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為訓

一第...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惟者 上變色曰此天命有

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 皇祖起義兵

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狄

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

何異 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

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

一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

號震天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為我用當認何罪責書

於紙曰混本為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

此克殘後嗣慎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

逐國臣傳 卷二 一一

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際成年五十三族人無

大小出江西者皆斬獨彥修為崑山音語克解役收骸

骨江行夜藏焦山一受妾在繫所為紙碑祝之忽一日

晝雷大風發 以覆其主去又數年會漢王高煦謀逆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

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為諱於是路防稍弛携歸欲

葬江陰君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嘗熱皆不可至

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

山入永樂十年進士任御史陞山東參政宣府軍

自德十年加戶部侍郎督邊備轉左仍兼巡撫累升

上老必審諭云果陣中獲於何所遇敵力戰何狀人

無取日賞者其後都御史李秉晉邊悉依禮法景泰二

年致仕卒於通州不歸歸遂即其地葬焉天順三年兼

文北處參政山西奏璉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為立傳

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歿之力天祐眷屬友

之力藏銘于中萬年出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軌同以

上冢酒醉爭地致訟還舊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化青

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裂一潭見劉御史舊志驗實

上聞表墓立祠宇其在分宜葬者亦曰馬鞍山國初舉

發革除之黨者亦曰蔣軌人皆神之兩地各以奇一人

主祭時萬曆四年也熊亦博古為人所重吾學編云一

逐國臣傳 卷二 一一

子走易姓名為田經遇救家湖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

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

朱史氏曰北平兵起願以齊黃為主名坐曰亂政日奸

臣且連 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

籌之上承 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彊主父偃之策迂

緩何及于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即削奪不遇兩端抑事

有未易言者周王悍詩嘗棄國走鳳陽泰晉二王數以

失德譴責甚至召還此皆 孝慈親生子也當 高皇

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 高皇可以父道訓

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 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

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基骨肉爾義不勝恩 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 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疆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暗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泰既親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畫策自當如此若一主優容人心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暗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制謂仁明之主疆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為天下萬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效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

送周巨傳

卷二

三三

贈同里劉醫士歌

世人欲學醫國手今人不見古人有古人已遠可奈何力退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淫窮簷蔀屋多呻吟眼前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京國相逢舊相識囊中賸貯活人方住市懸壺不盈尺夜來疎雨敲梧桐為言歸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行李便逐南飛鴻嗚呼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還家種杏蚤成林宋清富有河東傳志云其詞跌宕奇

絕讀之快然惜其時無有收輯之者今方孝孺正學集練子寧金川玉屑集皆盛行而子澄文章泯滅尺牘片語流落人間氣焰光華固不必多也

初見梁寅令作枯梅詩賦曰百千年樹未為枯三五個花何太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無寅奇之攻黃之先世有名嘉者靖康初為太學生從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及用李綱退詣開封貴府尹王時雍曰初見獻熙豐十事將喜君有為乃今姦邪如此時雍唯唯執政者見嘉輩論事曰諸公日止食國家二升米耳吾徒有愧多矣後終廉州司法叅軍

送周巨傳

卷二

十四

禮部尚書陳公

公名迪字景道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  
賢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  
百戶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八年薦辟為郡學訓導嘗  
為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薦召編修十  
八年陞侍講濂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捕蝗  
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奪情起服明年陞雲南布  
政使諸夷煽亂率土兵擊破之賜金幣 建文皇帝即  
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代禮部尚書鄭沂北兵起上  
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  
遂用臣傳 卷二 二五

極言庸暴不可用二年知貢舉水早有旨集議迪言刑  
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  
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宗業既喪且畏逋負夫  
今不師必囂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  
籍暫免差役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兼俸李景隆  
及諸將屢戰敗受命督軍儲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  
師 文皇繼統召迪責問慢罵不屈與于鳳山丹山等  
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叱勿使言罵不  
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熱與食問迪好否曰忠臣孝子  
的肉香美無比益唾罵俱凌遲成既成人於衣帶中得

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  
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  
來保拾遺骸歸葬縣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  
湍幼子珠生五月乳母芮港置溝中得免八歲為怨家  
所訐 文皇特宥成詔戍撫寧尋徙登州為蓬萊縣人  
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  
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  
郡人私謚曰靖獻教美贊曰江漢之水濯濯精靈不瑞  
於物鍾為詒人畫英翰苑人文有紀天馬行空一日于  
遂國臣傳 卷二 十六

里乃叅東藩乃伯南詔政懋師和匪舒匪放天子曰都  
宗伯汝諾直哉惟清上副虛懷痛泣流涕昌言時疾宮  
保峻秩臣何敢有與錢如飴臣死臣職方練同歸青天  
白日宛陵大節百世惟公嚴祀在郡尸祝曷窮時有本  
部侍郎黃魁行高古有文學習典禮與迪共事相善亦  
不屈死有言魁巡某地 太宗詔至力拒欲起兵被縛  
去死者乃黃彥清非魁也迪四世孫鼎

按使陳公

賜字文相號大竹弘治乙丑登第授禮科給事中總摩



愷子倅舉鄉試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宜與巨璫爭持  
不屈坐事繫獄罷歸嘉靖改元詔復陝西參議撫治商  
洛時逆賊猖獗聲震三輔督兵平之擢副使兵備延綏  
番夷叛化三十餘年比至撫循有方所在寧帖及處哈  
密事竣擢浙江按察使尋陞應天府尹未任卒于其學

尚書陳公

其學聰慧博聞強記嘉靖甲辰進士行人沈靜自守太  
宰許松皋甚重之丁未選御史彈劾陞陸炳擅作威縱  
諸較乘傳驛發道路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于罷市又  
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專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

廷國巨傳

卷二

十一

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姦凜然敬憚戊申按兩  
淮鹽法增通泰之堰清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值勅總兵  
李某縱容羣盜奉御王某沿途侵擾疏呂梁洪夫額設  
之濫及河漕二大臣遷轉之非 詔皆尤之庚戌陞陝  
西僉事榆林參議五載秋防邊境無事尋以副使備兵  
肅州時哈密諸夷為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  
其猖獗乃定陞本省參政守花馬池尋山西按察使晉  
僉都撫大同酋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  
走之癸亥陞副都撫山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處參  
將孟鸞戰捷斬首百餘人先是韓藩歲祿已六萬而宗

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  
至是奉國將軍融燭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徵藩司  
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甯賊罰鹽鈔年例課  
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 旨悉如議廢融燭為  
庶人燭不受詔逐遠者且執平涼知府祁天敘殿之百  
姓恒授競言諸王子反徐載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  
糧儲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  
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兼兵左總督如故虜大舉寇花  
馬池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人會別部有所亾失歸待  
勅事白即以原官總宜大逆人丘福等入犯弘賜堡趙

廷國巨傳

卷二

十八

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  
部尚書尋致仕久在邊習虜情偽戰守相資多所斬獲  
歸家鄉大忠祠以祀少保京兆市田以同學較屢薦加  
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餘謚恭靖子琛官生太守

侍郎卓公

公名敬字惟恭浙江瑞安縣人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性至孝晨昏定省雖遠不廢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望遠微有火光尋之乃小院見一老叟與僧帽不受求歸與一牛騎而行到家則黑虎也洪武戊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為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于上曰朝廷視效全在官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遂固臣傳 卷二 十九

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今天下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事以六科爲發政本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建文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 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曰此

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 文皇怒欲殺敬憐其才且曰奸臣欲害朕敬止欲從朕內地耳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勸敬不聽姚廣孝名僧有重名敬每輕而抑之街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蓋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 陛下所藉爲重全在地勢使敬言見用一至江南直囊中物耳豈有今日哉 上猶使中人諷之堅不屈歿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歎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爽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得卓敬一人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 遜國臣傳 卷二 二

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落著凡五十卷遺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又若干卷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携小像求侍講劉球作傳球稱其與爽齊當並不朽私謚曰忠貞江陰高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毀軸之中副使李夢陽又驟作小傳云

朱史氏曰卓公爲建文效忠義不必言然最初論諸王服飾當辨後言燕當徙封又究心周邵理數之學此其學問識力青田之後一人乃姚少師以舊怨激使必殺夫當日迎則生不迎即死公之歿計已決 墓自

然不容即委曲宣諭必抗必死何藉于激少師智人也  
周惓惓于方正學矣何獨于卓繼此心多此口人不可  
無學學儒則仁義學釋則慈悲少師所學何事佐 文  
皇取天下誅殺慘夷既不能救又益薪焉即溥洽之請  
亦在屬纊之時豈慈心至此始發抑恩怨大重英雄本  
色固然 文皇又可達不可拂湊成此殺運耶

侍郎張公

公名昂澤州人洪武中舉人初累官刑部侍郎二十八  
年四月轉左 建文皇帝初即位諸大臣言周代岷谷  
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成望者為守  
臣岸歷推昂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都指揮使謝貴並  
受審命未幾詔讓燕 文皇皇恐遜謝眾疑不測昂貴  
方在部著規朝命為緩急符屢下乃列兵防守王城

文皇稱疾不出長史葛誠何內事報昂謂王實無恙昂  
且信且疑謀甚罔皇惑無措領兵備已嚴觀王府在階  
甬中不甚加意也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

昂貴是主謀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

朝廷遣人坐名逮府中官較 文皇盡縛置庭中召昂  
貴入付之二人猶與未敢進 文皇促南使者急趨之

二人謂 文皇實窘不得已應朝廷命獻出腹心人以  
自解免且倉卒中連聲追呼遂入至端禮門為伏兵所

縛一曰較昂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

耳昂不服死之屍得還葬一曰燕王以三千得還昂疾

言寒或臥土壞或坐什物日昂等密語云非病  
也不得干 上故耳昂弟信防盜密語云非病  
疾愈府僚三司畢實尚快雙杖臨朝送賜宴酒爾輩  
瓜分較昂碎之以進已而曰米去不填取刀剖之於是  
所處代兵盡出梓昂下權杖曰我何病為爾輩所迫

道耳謂不服遂斬之以殄 按李氏之事其于寧王亦  
然當日兵謀已定各官皆人掌中安用以瓜分號  
以皇師稱病何至奪食市中 易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  
機警寄心腹令察府中勁靜友直輒先事泄易謀以故  
府中得為備易歿權友直北平叅議渡江後族易家株  
連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 太宗曰張易之親與  
鐵同頑直須爐冶耳引出生燒之疎遠及里人並戎邊  
一子得避脫 文皇屢夢易被髮為厲山焚其屍面色  
如生易家祖墳在水南去城東三十里洪熙元年詔易  
戚屬戍邊在家藉一人餘悉縱還正德十五年知州馬  
汝驥立祠祀之

遼國巨傳

卷二

三三

僉事湯公

公名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  
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遣瑛謫廣西 文皇入  
京即召瑛還窮治 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捕  
至宗歿之

三長史

附盧震

葛公名誠以進士為燕府長史 建文即位燕王使誠  
奏事京師規 朝廷所為 上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  
隱遂密有委托使為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詞  
色有異深疑之 一云曾 王伴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猶

自言寒官司入問疾皆懼危篤獨誠知王以 朝廷猜  
嫌不自得有所托私告易貴便勿信又使人上受會燕  
遣人奏事齊泰等言于 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燕  
府官屬而張易謝貴受密命約誠與護衛指揮盧震為  
內應既擒易貴梓誠震下殿斬之後族其家

龍公

龍公名錕字德剛萬華人洪武十七年貢為國子生授  
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北  
師起朝廷徵兵于晉錕引大義力主發兵燕王即位械  
錕下獄不屈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  
遼國巨傳 卷二 三十四

石公

石公名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靖難兵  
起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言于主將獨嚴守備 上怒  
攻拔之得撰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伴讀余公

公名達辰字彥章宣城人或曰鎮江人為燕府教授陞  
伴讀北兵未起達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

起兵時逢辰泣諫不從久之

文學杜公

公名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卽位乃族

送周臣傳

卷二

二十五

侍郎徐公

公名座字宗實以字行黃巖縣人穎銳豪邁弟宗茂宗原皆有才質自相師友又從永嘉彭庭堅遊學益充慨然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每誦先憂後樂之語元未登居永嘉授徒自給大學士黃淮出門下性嚴毅教務實理不尚浮詞諸士咸知振勵洪武壬戌聘入京敷奏剴切授以風紀職辭除銅陵尉請歸迎母就養上怒諭役淮陰爭延致為師尚書楊靖率先受業未幾召還教駟馬胡觀當講中使援例設駟馬位南向師席于階上東向公毅然曰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

送周臣傳

卷二

三六

布衣故誦師道哉引駟馬位使下明日位如前拂袖出貽書責以三事大義及富貴駟人之說觀為下泣執弟子禮上嘉之復命梅王二駟馬訪論稽古屢主文衡號稱得人作鏡歌題偃女圖上聞而喜陞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賑饑當春暴漲與治水之役上官以為妨農欲止之力言它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孰甚焉且有田者量募貧者得食佚道使民夫豈為勞其年水既得通田亦大獲郡乘載節婦王氏屬邑有樓貞婦請旌禮部以前朝事難之公曰武王封比干墓非前朝耶遂著為令海州有女未嫁而夫死者歸夫

家成喪剪髮自矢請旌以未及格為疑上言立志卓異非尋常者比從之太守李善馮可大用擢兵部侍郎使兩淮以過家稽胥左遷尚寶丞不數月復官上十事皆切時要與諸大臣議侃侃不相下頗為所嫉上獨知其其使淮浙便宜行事工部需銅數千斤毀銅佛以充易之先為文告曰佛以慈悲為本今官民迫切勿謂真慈悲也因得足數盡遣還族風回翔而去異之湖災上有數尸伏其下衣袋中得梭布小印戒所為濫給言部割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應者雲集窺盜得者眾驚以為神浙西郡庫與寺僧密通庫焚坐僧失火

遼國臣傳

卷二

三十一

番庫多桐油嘆曰非僧罪也取油置日中晝而火發僧遂得釋北兵起奉使集兩浙義勇又明年北兵入京家因以獲終不少挫卒年六十二

一云文皇繼大統乞

原越二載長可拘囚獄詞李連至京得疾卒於此絕無然之象不少壯

尚書張公 附毛公

公名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著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皇太子器重之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擇守臣改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以賜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禱祀公廨上下典禮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乎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富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同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年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賜勅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莫韓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

遼國臣傳

卷二

三十八

述亦畧見焉當是時才良並出所命皆賢所以君有易位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歲亾異吁今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起寒微出望外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為善從者罕焉何其艱哉西南既平爾統撫守實先今五年矣言出則蠻方耳入令布則人信心字功出九州十二牧土朕不待考而知茲復命仍治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統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學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載之廟學而其端曰書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謀功烈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

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莫定之後神機廟算出自上裁有詔有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開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西於四表故能拔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予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瞻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遠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二十六年再朝褒賜

進國巨傳

卷二

二十九

如前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夫父母時建文新立旁求遺逸日集閣下率命統試選議精絕各賞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得楊士奇策喜曰此用世才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 文皇既立仍其官因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統與其數既迎附散為尚書如故與戶部尚書王鈺並召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成統嘗為雲南公解記曰公解廣三十七夫表百吏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為行省 皇明成化歲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

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惟堂與殿製頗精緻旋築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直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蠲者元之改作也東垣左右司以下西垣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阡焉統備員以來烏合之徒內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備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香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葺門簷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今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虧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

進國巨傳

卷二

三十

其便其與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大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輪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求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歛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

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開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勿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獵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際斷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難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常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忝賊則乘其未

建文

三十一

滋靈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并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尹直贊曰亦粵太宰赫赫桓桓蚤舉明經歷掌旗箠于戈甫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治行第一乃嚴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旣遠國凶智力莫殫自經自靖節重泰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顏

### 侍郎毛公

毛公名泰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吏部左侍郎蹇義爲右侍郎秦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北兵起

數上封事條方略張統歿泰亦歿或曰卽毛泰亨也朱史氏曰張公之死說者不一或曰聞 文皇卽位自堂上投于地痛哭徹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追曉竟自縊一日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而嘗者則曰 文皇以改散官事詰責愁懼自縊又云謁 太宗受勅慰諭最後自經不宜與方錢諸公同歿公死在文皇卽位後之十六日則前二說似捕寫太過不可信最後賜勅或者通行朝臣非止一人惟散官之諸理或有之似與烈死道死者異然公之縊與董倫賜罷同日倫出城數方死尚在可憐當收入 建文遺臣中公又

建文

卷二

三十一

先之以大臣不容于新朝卽可以見故主分表忠一席非過也



侍中黃公

公名觀字淵伯一字尚賓又曰尚觀貴池人初從父贊  
姓許幼穎敏受學元待制黃嘒嘒死節觀益自砥礪嘗  
築翠微書舍誦讀甚勤遂博通今古有聲名洪武甲子  
貢入大學是歲領鄉薦第一外艱起服仍入監嘗繪父  
母墓為圖攜以自隨閱之淚輒下辛未會試第一廷對  
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  
法為言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 御前敷奏明爽 上  
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食等錄 上以其有政事  
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

遼國臣傳

卷十一

三

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 東宮講論累遷尚寶卿禮  
部侍郎乃復其姓 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侍中一員  
位次尚書命觀為之仍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燕兵起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諛斥四年北兵已迫密  
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 文皇已即位列文職  
奏臣罪狀觀名第六先索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黃觀  
出起兵矣觀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  
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齊至言夫人暨  
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  
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 一曰黃工橋 觀慟哭

至李陽河聞 建文皇帝避位新天子即位三日矣

朝使索寶來召知不可為紿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  
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  
絲棕網以獻命東芻蒙觀帽而倒於市年三十九遠姻  
黨百餘人繫獄 仁廟初悉放還友人柯暹立傳不敢  
出是後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二女郎立溪  
畔人為公也駭歎立祠景泰中邑人進士孫仁使遺有  
老卒朱徽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邊者徽故為諸生從  
觀遊仁問舊事且泣且言甚悉其文集尚存泰州儲尚  
書家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有破棺倚頽垣下詢之

遼國臣傳

卷二

三

父老成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蓋投水時三人執手如賈  
土人懼有後命具棺將盛以奏後亦不問故置之尹直  
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帝擢大魁歷貳春卿國步斯  
棘奉命徵兵兵未入援聞華符更自度厥偶志節剛貞  
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遽赴水言友屈平從容慷慨二  
俱可偶孰記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匿其名則馨清江  
奠守迂知貴池始於學宮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而  
南京祠亦益拓同時金侍郎失其名建文末年命與觀  
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六月南昌左衛百戶  
某縛送京死之有朱進者常州人隨金侍郎往江西某

兵同被縛送又有松江同知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  
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比兵乖恩  
違義 文皇卽位械至京磔於市

葉少師黃侍中忠烈祠記

忠烈祠者祀建文中歿難黃公及夫人翁氏與二女也  
據舊志黃公募兵江上聞建文君遜國自沈羅利磯夫  
人 詔配象奴不辱與二女俱沈淮清橋下 溪之居  
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歿所也夫人之歿  
乃在賽工橋今葬骸其處祠宜于賽工不宜青溪也余  
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卽兩祠何不可者且賽工僻久則  
述國臣傳 卷二 三二

沒矣青溪通衢過者式焉是可以風也或又曰青溪故  
有小姑祠乃蔣子文之妹亦烈女也謫爲翁夫人耳余  
曰趙宗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寇案者携女郎二三人  
立溪畔故就其地構祠僅三楹以時禁未解置土穀神  
徽焉又云顧瞻遺像欷噓泣下則公夫人之有祠有像  
所從來矣非自小姑謫也豈小姑故有祠今失其處耶  
公夫人祠得宗伯而顯又後數年而少宰晉江李公稍  
加飭焉然堂迫于門門迫于街淺隘譁驚登降無所余  
時爲禮官念欲改作而力詘未皇項自留銓攝曹事屬  
署中有所摘發得數十緡并有捐助者貿祠傍民宅一

區輸入祠基址益拓于是鳩工慮材詎日從事祠故昔  
河改而面之廟貌異如顏曰一門忠烈客有過祠下談  
靖難時事者輒咨嗟感歎於諸臣之歿若有難于言而  
且引叩馬事爲解余直語之曰無以爲也 高皇帝肇  
造乾坤功德冠千古然而有 高皇不可無 文皇何  
也 高皇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之者其力難徵 文  
皇則 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時建文之故臣以功  
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 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何也  
文皇神謨遠略以守代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徵故臣而  
明亦不失爲明也夫天下事視得已與不得已耳 高  
述國臣傳 卷二 三二

皇不可無 文皇則 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 文皇  
可無建文之故臣則故臣之事 文皇爲得已昔管仲  
事桓夫子仁其功以爲微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  
則仲亦未臣故可以無成夫如黃公輩者成可哉乃婦  
人女子志節皆與公同斯爲奇矣或曰然則 文皇固  
欲歿諸臣否歟余曰此亦 文皇之不得已也夫諸臣  
不事 文皇而又不歿則固無所置此身矣歿之以成  
其是而使萬世知有君臣是聖人之微權也他日曰彼  
食其祿自盡其心蓋予之矣嗣諸臣者從 文皇意也

刑部尚書暴公

公名昭字 山西浮山縣人洪武中以薦舉授大理  
 司務歷北平布政司叅政二十八年陞左都御史二十  
 九年陞刑部尚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麻履而已三  
 十年五月奉 旨取大誥條例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  
 詔六月署政平訟理二藩論罪囚 上諭昭等曰人言  
 法家少思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  
 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  
 惟武臣勿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  
 逐國臣傳 卷二 三六

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檄傳旨諭之  
 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檄宣德意遣之繼今府部院科  
 等官詳加審錄寃者即為奏聞無寃者實犯勿罪以下  
 悉如律其雜犯勿罪者准贖建文即位充采訪使至北  
 平知有變或歸言於朝請為備北兵起設北平布政司  
 于真定昭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營北兵入  
 京執之不屈 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  
 斷頭乃已

御史大夫練公

公名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信字伯尚養  
 詩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歸  
 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即英邁從鄉長者竹庄  
 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  
 雷長籜龍梢長與金少保幼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  
 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安慶謂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忠  
 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  
 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  
 懷追國士為君感慨莫椒蒸洪武十八年會舉入對

逐國臣傳 卷二 三七

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長神人趨事以履  
 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  
 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自代元統一華夷  
 官遵古制律儆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  
 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奏  
 於事束手手中才下志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  
 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  
 此無已奈何為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  
 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操  
 名世在斯始舉必如朕意子寧對曰 陛下以得人之

難詢草茅之陋謀之至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凶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欲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大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進國臣傳

卷二

三八

報國之效何耶狗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遷進之以小過而遷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為難又忍以區區小故而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以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為治陛下與天下之學較育天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分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於先則可逸於後

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於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上覽而善之賜第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滿三載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己任多所建白辛巳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拜御史大夫北兵起李景用兵屢敗召還于執景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壤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卷二

三九

因大哭求死建文皇帝駭而罷朝北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用道初名暹以字行西昌人父尚仁學者稱正國先生被徵高皇與語重之授潭府長史有根據父沒學者即就之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吉安知府朱仲智來送京師罷靖江府長史召修會要北師渡淮與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議用事者怒且詬練子寧言乃止文皇嗣位預修洪武實錄從王之國柱林數遺正言又陳八事作四門箴以進王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意寓諷諷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與實皆諸影與形有形則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月同悠久惟陛下魁大在己之實耳建文請必反覆勸賜永樂十年乞歸許旨補宣府總兵求合布袍疏卒官年五十五許文數十卷子術府紀善周修上書論食不改處士時許文數十卷子術府紀善周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議用事者怒詬二人

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話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指揮劉 縛至

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 噴血直前曰

成王安在 一曰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此時尚許從容放手而見耶 遂族其家

姻戚遠歿者百五十一人戊邊者亦數百人越數年吉

水錢禮其姻也每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 乘

間以聞 一本有 文皇欣然曰使練 尚在朕固當用

之況 習乎 與方 孝 同朝 稱其多學而文弘治辛亥

郡丞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 蓋邑人胡憲使所

其賢 洪武中由國學授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

利於民父老 朔望請見必使誨于弟 遷善遠罪 郡中俞

然從化 郡諸生又廢學 為申教養之令 躬督之 召修承

前大與泉後更數守其民思 不已 陸貴州 按察使治

年七十一 致仕 宣德三年 卒 器為人 和厚 簡重 言必備

禮而持行 有恒 故于寧 遺稿 時 禁嚴 不敢 出人 莫能知

也 正德壬申 提學 副使 李 刻其集 并建 金川 書院 祠

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 嘉靖壬午 提學 僉事 邵鏡 祠 伯

高于鄉賢公 歿時 有侍 腰抱 匣 歲于 匿 民間 得免 一日

氏有身生于戊 所名曰善慶 洪熙初 放還 知縣 展轉 人

閩 備係 六世孫 為新寧 陳 掌書記 萬曆 戊戌 陳 計

偕入浙 有江右 生同舟 先一夕 夢公持刺 來謂 心異之

比入舟 見書記 侍側 雅哲不羣 指問 何姓 荅曰 姓練 生

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 綺 不應而涕泪滿面

生疑駭固叩之得其詳為言自先世來有血裙可據大

書一練字蓋被擒前夕書以付侍妾者則不示人 綺

于衣領中至是發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亟以百金

贖之陳不受遺 綺 不肯行曰以死殉國 人臣之恒且九

族赤矣歸將何為 生益賢之歸家具白常事者以幣來

聘授以衣巾俾奉公祠為置廬田百畝一時聞者歎息

泣下以為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公本淦東山之三

洲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隸峽陰

與峽爭立祠詔晉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 峽江有玉簡

送國臣傳 卷二 四一

南經廣穴則練氏先隴在焉其居人往往以練氏溪園

為苦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鄉 煙水

草中門堂塔垣遺跡隱隱階石數聚則數歸之人姓名

猶可歷指 蓋其先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

公三洲南上一舍為玉峽峽今為縣公實峽人也此及

第復居淦城洪熙初元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

洲仍歸練氏而練氏居界陳塔練故與練貴劉三氏者

黃山練且世姻交稱 練始練守時因練之請 祠公

風山巔淦之人士諱曰公淦人也何與於練至為書

晉之時不為變然亦未及三洲之本末也 舊題其前之

祠曰自清故事 練登陞 幸請主祀之行 署道 判 雜 祠

與成之 漢 移 祠 山 腹 制 尚 秋 監 何 乃 關 山 麓 將 併 倉 址

厥性彤廷大對肝膽精神直哉吾道遑恤批鱗載筆卜  
天文譽四起薦承內臺矯矯風紀射虎在廷憤不忍瘖  
欲飲其血以快我心故官煙沈臣心不涅首陽無薇甘  
灰爲烈倒戈垂志惟帝念忠九原可作爾爵爾庸文山  
疊山西江間氣公神與遊含笑無媿  
李空同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  
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  
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  
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淅淅泠泠被物而物不

遜國臣傳

卷二

四二

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爲最文  
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  
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  
耶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耶不然  
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  
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  
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  
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非斯人其孰當  
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余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既

今立祠祀之刊其遺文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  
然堂

朱史氏曰吾讀浩然堂記深感死事者其忠同其時勢  
之遲速不得不異也文山一逃于京口再逃于空坑囚  
燕三年從容就死疊山居家已久徵入燕不食死其室  
家皆無恙黃練諸公一日并命又盡其族此豈文謝之  
遲留黃練之勇決而 文皇至仁大聖反不如元祖之  
寬厚哉元以全力舉宋得其降臣甚衆狎之亦太甚所  
不能降者獨此兩人耳必欲降之故用緩法文山亦時  
時志在興復必死爲期必報主爲快一日可三年可十

遜國臣傳

卷二

四三

年亦可乃若 文皇則異于是以孤軍渡江縱其將士  
甚聚疑之亦太甚所不可緩者獨此數人耳且 舊主  
已出諸人走廣德走吳畢走海上謂何宜其用急法若  
不能一日待一人留也辟之木然在廣谷大川滔滔汨  
汨信流直下而崩崖斷壑汗潁震盪目眩心悸躍山過  
賴萬折必東善哉平時爲之斯其稱浩然乎而諫死者  
又當別論已

御史大夫景公

公名清本耿姓陝西真寧人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  
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且即還書  
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  
酒清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即誦徹卷  
祭酒問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  
生曰吾以子珍秘大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  
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  
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  
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遜國臣傳

卷二

四四

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錄四書經義及對及第第  
二授編修三載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左  
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  
疏字訛懷印人刑科更疏為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  
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初陞北平叅議往  
察燕邸動靜 太宗譙之清言論明快大被稱賞尋召  
還為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金川門已開宮中火起諸  
臣效節者甚眾清素與兵謀且方齊黃相善約慷慨殉  
國獨還回覘 建文所在審知其出也猶思興復乃  
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即仍其官委駝侍班

若不介意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  
座甚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  
劍詰責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為故 主報仇耳 上大  
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即親王敢爾命抉其齒且抉其  
罵項之合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御衣 上命剝其  
皮草植之械長安門鐵蒂刷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  
上夢清使劍透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索忽斷行二三  
步為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猶時入殿庭為厲命籍其  
鄉轉相禁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

遜國臣傳

卷二

四四

尚書侯公

公名泰字順懷南和人官刑部尚書北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即位泰至高郵與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獄七月十日歿弟敬祖子玘皆歿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時有徐尚書者坐匿建文又縱之去誅歿一女止十三歲俾屬樂籍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為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遜國臣傳

卷二

四六

侍郎盧公

公名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迥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北兵至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台郡祀于八忠祠或曰盧琪

侍郎郭公

公名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為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誠以為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為者然而

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此豈上策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 文皇聞而惡之及兵出給餉不乏北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歿之子經亦坐歿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都御史周公

公名璿山東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兵起時戮力戰守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贊兒永樂中猶繫獄

遜國臣傳

卷二

四七



副都侍郎茅公

公名大芳名誦以字行揚州府泰興縣人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嘉興陳堯道父友也嘗遇之贈以詩云計爾生年今二十每懷聰慧奮無如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獻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擢泰府右長史勉勞甚厚引董子輔相為北大芳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其得大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方孝孺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副都御

送國臣傳

卷二

四十八

史史部左侍郎北兵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開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助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葢北兵起為錢鉉等所拒尚未渡淮時也 文皇臨御得所作詩八月十七日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坐誅孫二添孫歸孫死獄中正德末祀于縣遺文五卷郡人侍郎儲燿輯之名曰希董遺集

太常少卿廖公

公名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 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為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貴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齊府審理副揚州崇仁學訓導羅煥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日程本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南北用兵事語多據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請割地不許慟哭與家

送國臣傳

卷二

四十九

人訣自縊效狗義諸臣昇歿最先都御史陳瑛奏昇黃觀王叔周是王良顏伯皆不順天命效成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 上詔勿問

大理少卿胡公

公名閏字松友江內鄱陽人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素為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歎曰天下何時平乎畫一松于壁題曰蒼龍出壑系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飛雨奉飛騰作靈物太祖征陳友諒下饒州遇而見之甚喜問得其名召見越八年上即位已四年矣郡舉秀才入見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即位改官制以直諫選為右補闕北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文皇入京召遷國臣傳

卷二

五

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陛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該死而傳抄提恐之竟不屈命力士以金爪擊其齒齒盡聲不絕上怒繼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懸武功坊籍其家子傳慶一日與其族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放聲大哭兩列御史掩淚陳瑛亦色慘次子傳福年方六歲發光錦衣衛幼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誦成數百人累死數千人其地胡家橋故址左右荒榛時見光恠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悄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號祠之學宮萬曆

中御史屠方叔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吏許楠邑門忽為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素鸞翔翅自午迄申復還邑正堂之中人皆異之

傳福

傳福年十一歲即出幼戍交趾仁皇即位當宥為民值亂赦文不通獨未蒙宥宣德五年取回交趾各衛軍傳福類調永清七年以二千里外親老單丁改附近例調饒州所南北遷徙一貧入骨無力上伸至十年同邑南兵部史主事考績北上携往備奏方宥史乞養還家同歸天順元年傳福年六十一鰥而歿主事子桂芳

卷二

五十一

曰此豈章惇所為耶母亦胡公數之窮耶不然天以完節付迢遠天下為重一族為輕萬世為重一生為輕南安詩云忌公人是愛公人信哉萬曆壬辰仲冬七日夜漏四下書

郡奴

郡奴方四歲母任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糞墨汚面秃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二年赦諸戍事者苗裔郡奴得與

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嫗王安人居誓不有  
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然而巳年五十六  
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萬曆二十年饒守  
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於父祠

通國臣傳

卷二

五三

大理寺丞鄒公

公名璋吉安水豐人嘗遊蜀之重慶及巴渝間洪武二  
十七年遇金華王神稱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喜忠  
義人也既而至成都士皆願與之交洪武末薦至京建  
文二年為大理右寺丞北兵既入與其甥魏見等俱歿  
之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巴縣學  
訓導遷御史一日湖廣金事歷陞都御史歿建文時

御史魏公

魏公名冕亦永豐人建文時為御史勁直有才名北兵  
至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見率同僚十八人即斃前殿  
之幾於會輟朝見及理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  
賊同生聲聞禁中明日宮中火起或謂見宜急迎附厲  
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為時所用奈何徒自壞也即自  
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長史鄒公

鄒公名朴字爾禺永豐人仕至秦府長史建文初以儒  
官仕周府直言謹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  
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具  
言始末陞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公履歿憤激  
不食卒時人謂朴為永豐連壁云

通國臣傳

卷二

五三

朱史氏曰初讀鄒朴之傳疑之曰聞瑾死情激不食卒其同志耶同宗耶又曰永豐連壁其兄弟耶吾學編不以官分彙從其類似有深意特未能顯然合之為一惟吳太常副書稱朴為瑾之子太常守吉安甚久有異政留心節義確據無疑而吉安同時著節者修撰王良寺丞彭與明御史曾鳳韶知縣顏環教諭王省縣丞劉亨太常合祀又為之贊余既服其古雅因歎耳目難周不履其地亦不能攷其真也既有徵實喜不自勝義無掠美為標出見志云

太常贊曰吉之先何多忠義也王良先事殺身瑾見見

逃國巨傳

卷二

三

危授命與明遠引遊各鳳部刺血書憤王省觸柱明倫伯璋孤城抗節劉亨不仕終老或死或不死忠等耳李蕭顏有為從夫朴有為從父臣死忠婦死烈子蕭顏有為死孝至今猶觀英風余守吉州為祠祀諸賢而採其遺載之三祀志

長史劉公

公名環字仲環文成公次子也生時月食復光父歎曰夫墜乃緒而卒或幹之者也弱冠師事石樓子沈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父歿不仕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環破賊還薦環才略高皇喜曰環真伯温兒矣召見與其任為同賜金綺省墓還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紀惟閣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為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以剛直聞一云金書除姦捕侯四百官取有不法刑特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奏事作百官當嚴以簡擊其項上曰正當如此王余淵辨為

逃國巨傳

卷二

五

無且引彈唱宋八大王曲本為言金陵項事不謂伯家寶藏此錄簡每出以示各何謂無余淵不逃使止于宣達即今之通政司官豈有令特錄簡擊事大臣之理簡上全書譯語可嘆況環之得用在洪武二十三年此時規模大定決無此事家中之簡或其子孫聞此說奇而實之亦如劉文會谷王初封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者諸大臣故忌環對曰閣門使劉環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并提調肅遠慶寧燕趙六府事吾學編及諸書皆有此語王余淵曰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遠慶寧在甘肅遠府在遼東慶寧在寧夏寧府在大寧燕趙在北平安能遠府在武關趙王初封肅遠府在肅州此也考之閣門使初設即以環為之在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明年四月谷王受封至九月罷賜賜使改充良徐日新等為禮部主事並不及環則先已為谷王長

史明夫同封者慶王懋寧王權斌王棟韓王松濟王穆  
安王楷唐王桂鄂王棟伊王棖凡十府並未之國官屬  
不必盡備則提調各府事或有之第與道無涉不相干  
而谷王之國實在二十八年三月若只據分封地面曰  
安能造制則屬未 谷郎在宜府從王之國 上諭曰凡

事執正兵機尤不可忽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輒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朕耶璟正

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此兵起璟從谷

王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奉李景隆軍言不見用景

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

日雪走良鄉趾為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貂自大同赴

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指揮陳玉素待璟指

遜國臣傳 卷二 五十六

點先後駛騎及涿遇璟翼上馬南奔知軍事多悞必不

可交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與疾赴關進聞見錄于

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即位凡仕建文者悉

令起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姦黨璟稱疾不起法官論

璟逃叛逮至京入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

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蓋謂 詔下獄辨髮自經疾時鄭

朱子方罪歿法官希旨緣請 上曰璟家難例鄭朱子

悉以文成功也遂得歸葬嘉靖乙丙提學萬湖視學邑

生陳中州白其事立像配享父祠

卷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三

朱國禎

侍郎二公

公名性善禎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

士上第過御前 上見其容止姿重屬目久之謂侍臣

曰向唱名性善者君子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

為編修初誠意伯劉基薨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

書基子璉出書石室中蓋觀象玩占闕術也從鐸詣闕

上之命簡工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與焉天威嚴

重進見者無不人人懾恐或戰汗不成一字性善動止

遜國臣傳 卷三

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賜酒食時諫臣測性善留

中竟日家人以為必死既出乃大驚久之拜禮部左侍

郎薦達流人薛正言等雲南布政使韓宜可方錄請籍

亦以薦起副都御史 建文帝在東宮已熟性善名既

即位一日退朝獨留賜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使書以進

性善益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

為推奸所尼一日請對曰陛下不以臣迂狠承顧問臣

既借塵聖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矣

何以信天下 帝為之動容未幾北師南下 建文帝

命改副都監平安軍大戰靈壁敗績遂與大理丞彭與

明與明高安人賈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給事中陞  
刑部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金事尋陞大理寺丞  
風裁者出江北齊察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  
皇聖會何福戰敗被執與陳性善成之一日既執文  
皇遣歸今傳語中朝士與明性善成之一日既執文  
數年歸窮餓惟悴殆不可議或論欽天監副劉伯完  
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曆象占步風角者得未食  
於官戶有征討必選通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  
有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敗被執獲釋還竟  
去莫指揮王資等數十餘人皆被執 文皇旋殺遣  
之性善曰辱命罪也何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于河以  
厥後加追戮家徒已而赦還洪熙初已人吳璽傳其事  
時餘姚黃堦陳子與性善同歿節堦有詩曰為臣真欲効  
運國臣傳 卷三 二一

全忠宣料繇成與叛同方詩曰北狩綠藏青史筆南還  
猶是白頭公

### 侍郎陳公

公名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建文中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慷慨誓師有督將謀降  
燕者植責以大義甚厲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  
於 文皇文皇立誅督將使人飲葬之植家不知 上  
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 侍郎董公

公名倫字安常先山東恩縣人後徙宛平縣遊遊山林  
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恩縣古貝  
州也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 國初擢用單縣  
儒士張寧寧薦倫徵為贊善大夫事 懿文太子陳說  
多長厚語 高皇聞而善之十八年陞左春坊大學士  
東宮堯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政盡心民事名其退  
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儒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  
多當 上意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召  
伯衡為陝西叅議三十年註誤免官與教滇南 太孫

### 運國臣傳

卷三

二二

憐其老賜道里費行至成都蜀獻王深重之賦詩八章  
道行至滇作養成就雖蠻夷豎皆知向方 建文即  
位以東宮舊臣召至京師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  
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髻几玉鳩杖各一  
賜之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  
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  
噫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  
物或有顛連之歎或曰此孝孺代筆也初御史解縉嘗  
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書泰恨縉中傷縉 上令  
縉十年著述來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嫉

之謂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吏倫與縉善左右之得召還  
為翰林待詔倫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建文間屢  
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北兵至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  
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訓導林公

公名大同字逢吉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  
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于史手自抄讀不問寒暑洪  
武中為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人取召卒以疾  
辭所著易經與義并文集若干卷

永樂初洞庭湖濱有隱者自號洞庭居士已後有二人  
至居一室嘗汎湖大醉輒大哭居士病革乃呼鄰曰我

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始去林訓導特往哭之

少卿高公

公名異志一作志字士敏號青菴先蕭縣人元末父德為

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嗜文辭一時文章

巨家如貢周伯鄭之公皆師事之故其為文深純典

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為郎山書院山長洪武二

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轉泰府紀善累官侍講學

士未幾引退又召為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胸山

弟士表往省之有送弟南歸序建文元年召為太常右

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地侍中黃觀知貢

舉公與董會為考試官取吉水王良常熟黃鏡莆田陳

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濤建安楊子新淦金幼石首楊濬

武進胡濬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志存沒不可考一日奉

吳易業趙士徐旭張東監試御史王度俞士皆一時

之選惟忠王度疾難餘皆位如故徐旭永樂初為吏部

郎中與志皆預重修高廟實錄陞國子祭酒士承

樂初為會都御史

按察使王公

公名良字天性祥符縣人洪武二十六年任僉都御史  
二十七年遷刑部侍郎建文初為刑部左侍郎辛巳坐  
問燕軍較罪未減出為浙江按察使謂岳鄂王墓誓曰  
苟愧步武非人也金川門之變慟哭誓必死 文皇以  
前事頗德之特召將大用使者至良執下獄詰旦縛出  
期戮以徇道中忽眾鼓譟起奪去良遂坐堂上收抱司  
印及其餘九印悉膝置於篋携歸入門謂妻曰我分應  
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爾妻厲聲曰我不難處君為男  
子乃為婦人謀乎從容飽食抱其子歎歎如廁自投

遜國臣傳

卷三

六

於池而死良久往覓子旬旬池旁其鞋猶在頃之之屍  
浮起矣良殯殮畢積薪閉戶戒其家人毋得出或云身  
人命妾抱幼子往某家事家以宗祀為托或云良子時  
托婦人之高於杭者遂來火以印投之與家人同赴火死時六月  
二十一日也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印吾 父皇所  
制擅毀之特可罪耳詔徙其家於邊既而風雨晦暝人  
或見其出沒後至者不敢居台人陳璉私謀其事翰林  
編修黃佐為之傳正德戊寅按察使梁材始即司門內  
東南水鑑亭為祠祀之榜曰忠節提學副使劉瑞萬潮  
皆記之瑞銘曰允烈王公受其震矣火其身不火其名

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時有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為御  
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中以奸惡誅

朱史氏曰幽冥之事自不可據或謂正德戊寅公之廟  
祀由見形而然御史王彬亦于正統年間白日見于楊

州察院與某御史談其歿事然後祀名宦是可信與曰  
可信不曰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星辰明則復為人而幽

則復為神乎二復字最妙百千萬轉莫可窮盡謂二公  
偶然見形可也謂千伯成難之人其形日日皆見亦可

也靈之妥也在後歿或于鄉或于官在在有不獨二  
公光之赫且明也見不見未足加損而其見也亦足為

遜國臣傳

卷三

七

二公之佳話劉學憲之銘可思也已學憲名瑞內江縣  
少敏甚日記于言為文有奇氣選慶吉士授檢計日壽  
古自歷至於應酬敏速履履遠俗悉理道遠理惡之  
致仕寓居涪州五年走用內縣十年再走浙江提學副  
使公明敏於皆知名士陸南大僕寺少卿署故在濠作  
碑記興起者尤多陸光祿大常卿履禮部右侍郎皆在  
南率行諸籍然為籍紳所稱決之日無以為為為贈南禮  
部尚書陸慶元年從孫作律律開始推官軍國推儀制主  
事 武廟南起抗疏止禁杖頰成楊遂卷賦詩謂江西  
四君下 世宗立詔復職推南江提學會事廷按濟萬  
之有學統聖賢之與才兼儒吏之全等語果官廷按濟  
撫不副都嘉靖壬寅官官論邊事調川行至宜君卒年  
六十



按察副使程公

公名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抗再徙崇德今浙  
桐鄉父德剛字克柔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  
成兵過阜林暴掠為陳利害成悟戰其部眾欲奏官之  
以疾辭本立少有大志從邑人鮑恂貝瑗遊讀書不務  
章句與海鹽沈康壽友善喪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  
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執手告  
公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實吾所不  
取子質近厚年且富當務聖賢之學公遂篤志修檢閱  
金華朱克得考亭正傳于白雲許先生往問學焉寓金  
蓮國臣行卷三 八

華最久造詣益深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泰府  
引禮舍人同秦晉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楮幣母  
艱去官十三年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  
史從王來朝被累請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司吏目留  
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酋史可伐  
煽誘百夷為逆公單騎入夷巢諭之酋咸感悅歸附西  
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公深  
憫民夷之患矢心盡瘁以救一方創為賑濟安撫之策  
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大  
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遇饑便宜賑恤民夷稍安

二十五年英卒公為文祭英宗人重請撰碑記述功德  
許之三十一年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尹向賈翰林學  
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  
修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會都御史作御史箴自勵  
尋即真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清御史建文三年坐  
失陪祀調降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  
副使未行北兵入京自縊歿一日建入京自盡于壬午  
方入金川門清宮文皇即位追奪官藉其家無遺資所  
著有與隱集十卷後百三十年布政使吳昂刻於闕林  
庭榻為之序比于古之夷齊齊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  
蓮國臣行卷三 九

縣王文禮重之

司業豐公

公名寅初字復初先瑞昌人後徙於鄞洪武中國子司業抗疏諫張燈講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五歲卒于慶慶正統己未進士兵科給事中諫南滅反易儲事繫詔獄景皇方怒章鍾廖有言痛與杖偶志慶得免英廟復辟陞河南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左布政正糧稅之派清徭役之編中州備便廉聲人著一日行部有貪知縣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為燭餽之賂數初未之省也既而屬子以告公伴曰試然之乎屬子曰然而不然也又曰不然則還之耳

遜國臣傳

卷三

十

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人謂此一事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于上官者上官惡其染也暴揚之眾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于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子松教授松子然

熙字原學少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也十六母王氏喪廬墓守孝昂昂字恒類吳縣人也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所及遠自以不寬門無刑卒然無潘四三年召試御史方子松省得俸率同列就論杖午門外親老改前

請理原建戎籍推知河南府能大早至則而隨常足浴人并舞每晨吏白事遲終日閉閣觀書豫養懸不用母年八十歲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德兩三至乞降階生或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同官皆減去與馬本貢使遇郡望風飲不敢譁六年復以母老奉進福建參政不起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竟以生平取予毫不敢苟在官日買肉少誦奉母自食蔬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筆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師事姚鏞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孝廟親閱卷奇之置第一已易第二特賜狀元袍帶授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轉諭德逆瑾用事出掌南院考滿歸省外艱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世宗立陞學士詔定大禮議不合用事者撼以危禍卒守前議不變遂

遜國臣傳

卷三

一一

得罪戍鎮海衛居十三年杜門著書絕口時事嘉靖丁酉卒熙性嚴重不妄交博極羣籍潛心六經尤遠於禮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整於矩度金石之作尤其所長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者有魯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自庵集一齋集子長坊解元嘉靖癸未進士南史部主事工書法次釋

御史韓公 員外郎王公

公名郁字康郁鉛山人為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

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

文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

其心安乎臣每念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

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

王濠湘王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

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

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

送國臣言 卷三 三

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

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

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績之不堅 陛下

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迂感恩至厚不敢不言

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

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

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

社幸甚不聽 文皇未至郁先進去曾孫和天順已卯

舉人乙榜漂水教諭嚴毅方正篤學力行處家治喪一

依古禮人多化之為縣令張嵩所重人稱才可濟世惜

其用之小也郁同時同邑王直字德良由鄉貢授禮部

員外郎 建文即位與韓郁力諫 陛下變祖法削親

王起二大故而不知收天之所壞不可支矣不聽郁去

之直呼曰子去我諫不失智士仁人然子雖行毋自金

玉而忘我國家三四追隨大慟而別 文皇清宮執直

問罪直正色不應忤 旨部臣以直曾力諍 建文君

有王魏之忠奏保獲免死

送國臣言

卷三

三

八御史

曾公名鳳韶一曰唐姓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御史會諸藩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官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遣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施廣孝言于 文皇却其書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皆不報北兵起入京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情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剛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官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我文天祥屬妻李及子公望曰我死勿易我永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

皇明史概

卷三

十四

王公

王公名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肆力經書稽理修辭為人所師儒士薦拜御史繩糾必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 高皇帝崩諸藩不靖與齊秦等會議兵事庚辰監會試李景隆敗績退保濟南歷城侯盛庸代度密陳便宜可制勝者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譏間遂行度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南告急師累敗度奏請募兵益貞楊戍兵壬午春小

河之捷勞師徐州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為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語不遜聞門被繫實於法時年四十七按惠大記云度革除初為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為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焉酒闌作詩印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咏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噓到帝畿因詢十事大奇之又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冀逃脫詭稱度為他產冒籍然亦莫能免也

皇明史概

卷三

十五

王公

王公名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御史巡按江淮北師日南彬方在揚州括餼糧修樓櫓器械銳意守禦指揮鄧崇剛沉鸞善謀彬使贊其軍崇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內其言日夜巡城率屬將士七日不解甲靖難師畏之揚州衛指揮王禮謀以城降訶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揚有力人能舉千斤彬恒以自隨北將楊玉招諭揚州飛羽書入城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第宗及其黨欲應之憚力人莫敢脫已乃厚賂力

人毋誘其子出彬適解甲洛宗等先約千戶徐政為內  
應突入即擊中縛彬并剛絕城送北師破獄出禮等與  
俱降北將欲降彬彬不屈死剛亦死之府衛官皆降江  
都知縣張本尚為守禦計其母丘曰此天命也遠天不  
祥於是本亦率江都父老詣北師降即以本知揚州府  
後歷官兵部尚書

高公

高公名翔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為御史諸所  
論奏皆國家機要當 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  
激發忠義 文皇兵至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

遜國巨傳

卷三

十六

不遜遂族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屬  
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  
以其地為漏澤園

連公

連公名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  
善故沃甚多 高皇美其剛正改御史久任十餘年北  
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輒露章彈奏立  
金川門下冒馬首欲犯 文皇被擒詞色不屈引頸受  
刃有曰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甘公名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為御史剛介持正  
言中臺推重之北兵至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  
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又御史王  
玘蘇州人坐匿奸黨誅

董公

董公名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  
時為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  
不負此心將較懷二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城開後為  
衆所持謂鏞逆黨也論於家徒戍邊

林公

林公名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由貢士選御  
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 太祖以狀授英諭使供  
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議言大都以重郡縣願民心為本  
太祖深嘉之賜廐馬楮幣建文初請裁抑宗藩在行主  
父懷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李景隆誤國其語激切反  
為所中下都察院拷訊請知瑞安時民多遁亾在者苦  
稅差為按畝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鄉約行文  
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北師起用御史大夫耿  
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  
勢不可為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

遜國巨傳

卷三

一七

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 文皇即位取  
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繫獄自經死

謝公

謝公名昇沛縣人建文時為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  
兵後不屈死父旺子咬兒請戊金齒

丁公

丁公名志方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吳橋知縣擢御史  
北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  
其携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  
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為龐孫教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

廷國巨傳

卷三

十八

其姓

牛公

牛公名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  
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函遂改姓名徐行疾于杭州寺中  
後因究治齊黃事執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疾  
遺子名能娶吳氏生智智娶顧氏生誠誠娶朱氏生  
鐵鐵娶張氏生演凡五世不肯失身辱祖萬曆二十三  
年九月二十六日祠祭郎葛寅亮詢訪忠良之家大賜  
洗滌知演果係嫡派具文呈堂云看得該院樂工多係  
忠臣後裔但久離桑梓習染煙花鄉黨薄為下流無節

之望田廬化作烏有徒增禾黍之悲今之還鄉

流徙東樂戶皆自沈晦徐演獨首先舉明世派既有

可尋眾證又多相合揆情度勢諒非詭証況自來仇儷

為偶並無樂婦營生歷世相仍家聲未隕夫清白入羣

不亂先德彌著其堅貞既有寬恤之條合從釋放之例

庶上彰 國典下慰忠魂伏候批示准令徐演改為牛

濱出院從良部科冊籍除名仍給護身批照任從五城

二縣地方居住生理備由稟堂奉批 時署事者葉忠義

後昆久塵穢籍能自洗拔殊為快事俱依擬并除名給

照 公之官爵死生初皆無及至是始明其妻于被殺故列于此

廷國巨傳

卷三

十九

王事巨公 樊公 徐公 劉公

公名敬平涼人初為御史仗直敢言建文中為戶部主  
事充史官清慎有聲後與陳迪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  
夷其族

樊公

樊公名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  
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死後夷其  
族

徐公

徐公名于權新淦人今分屬陝江洪武十八年進士為

刑部主事北兵至聞練子寧成憫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歿

尚書劉公

劉原弼字良輔扶溝縣人洪武中以貢任刑部主事北兵入京城原弼率家人巷戰遇害歿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為人葬之六世孫自強云 自強字體軋嘉靖甲辰進士廣平府推官徵吏部主事歷員外郎忤嚴世蕃已遷太僕少卿猶出為陝西叅議晉山西副使營卒上慶乘夜為變城中大駭知慶有變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携孥斬其首以殉餘黨无解遷陝西叅

進國臣傳

卷三

二十一

政違按察使大旱一城凶所得水相屬舍旁鑿之泉源涌出居人神之名劉公井遷湖廣右布政轉左歲侵賑饑甲子遷應天府尹一尚書以事囑怒擊其隸人什之右副都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鷲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策曰中穴鼠耳封而守之可立斃伯貫出押虎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之回兵向中所據牛欄坪險絕斬木百章為雲梯陽攻之偵察山旁側有少婦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賊大潰悉降捷聞賜金綺丙寅拜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右都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

務庚午入為刑部尚書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權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為名卿萬曆初累疏得歸公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族寡婦若祖姑疏聞於朝旌之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為德於鄉甚多萬曆壬午卒年七十五賜祭葬子懋武蔭為澁江知府

經歷宋公

公名徵建文元年為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貳心當治罪 文皇既立得其章疏責

進國臣傳

卷三

二十一

問不屈歿夷族

蘇州知府姚公

公名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舉為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借靡遠式繩以重法器惡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數延郡賢詢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由是眾皆易嚮轉稱大治隱者王賓獨居陋巷躬往侯見舍車步人叩門賓問為誰對曰太守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謂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侯

送國臣傳

卷三

三三

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奕潛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錢芹芹字繼忠吳人少負氣節欲以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祿從徐大將軍出北平經大漢漢族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廿食樂道自守甚高郡守善之善以林德宿之建文君求直言東山林業穴憤才抱德為為戶部司務醫中議事尋行軍辦事從大將軍議議軍事會道芹入奏事道病卒歸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年七十二賜棺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

耳善喜欲往侯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

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期月朔胥

會於學官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

之業今事有急於此者方煩公料理耳善益竦然請問

之芹但出一簡投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

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下善密結傍郡起

兵赴難薦芹為行軍斷事給事中黃鉞等奉軍事善尋

至京師請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建文君用

漢破七國策賈責於外善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畧

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

送國臣傳

卷三

三三

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黃太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金川門失守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常鎮嘉五郡兵勅王未及職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于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爾與復善職守上義富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公為麾下計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公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成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坐配保兒習匠有沈魯者以詩吊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據史何曾說果卿聞者悲焉正德中巡撫秦金鹿



之鄉賢祠

朱廷舉贊曰維公守蘇懷國隱懼三吳根本實切畿輔乃消乃息與利則盡百凡中程威單澤布黎庶既寧亦開賢路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怵式詢時務矢志勤王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亾與亾公言弗誤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楊儀合贊姚善黃斌曰叔揚克一之歿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歿族夷君子悲之叔揚舉葬赴難屢絕復食忍須臾以待克一之徇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蔓騰不

遷國臣傳

卷三

二十四

紆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知府陳公 附貴公 楊公

陳公名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歸安丞被誣論歿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戍遠東大父及母涂于善胥從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歿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去賴貧不能歸聞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往依之遂從其姓更名曰禮積良罷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未幾聞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皇帝之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閏十三月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一日

遷國臣傳

卷三

二十五

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徵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祖母卒承重徵父老走京乞雷會彥回衰經赴闕自首出身所由并乞訪弟林存亾復其故姓詔許之釋前罪不問除彥困戍籍仍還任又乞竟服不許許裏事畢即落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徵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召徵人泣諭曰吾故莆田前罪人也向所蒙恥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辱沒固宜自請歿 上矜宥之恩大何以報日走墓下哭甚哀方回昇視事徵人名為太守山先是恒以亾命日宗為愧悒悒不自安因號日訥齋屢欲陳首輒自箠

曰祖母年高卽蹉跌奈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  
北兵至江上奉詔糾義勇勤王適彥困至自遼東遷近  
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愈感泣曰朝廷爲重  
身爲輕況身蒙再造又骨肉重聚者乎予固有以處之  
矣當遣吾弟歸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予身許國他  
不卹也爾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世願末仍爲索名筆  
書務本二大字以遺吾弟俾其歸以孝弟力田修身克  
家爲務庶於國恩家慶爲無負耳時大勢已去新安卒  
真典縛以獻不屈歿之年四十七籍其家彥回旣去有  
黃希范代府事政令嚴明士民信服修武備待戰聞變  
遂國臣傳 卷三 二六

楊公

楊公名任嘉興人母章氏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  
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戮耳性至孝嗜學洪武間  
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州  
府政多宜民北師起引疾歸壬午于澄出徵兵往約蘇  
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于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  
聞舉大事感奮誓歿收集義勇爲人所告任與于澄俱  
擒至京磔于市任于禮亦坐歿籍產族誅凡九十三

人嫻屬全莊章范諸姓戍邊者甚衆任有田二百餘畝  
無人承業正德間知府徐盈取爲名宦楊太守繼宗遺  
愛祠祭田

理問徐公

公名讓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齋書  
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建文四年五月還授衛  
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縣丞衛公

公名健山西孝義縣丞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與徐  
讓同應募使北平不答健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聽還

遂國臣傳

卷三

二七

投衛鎮撫與讓同赴軍前差遣後戰歿

知府孫公 徐公

公名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為諸生以經明行修中  
制科入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高皇嘉之  
賜金旌旌項之上以課程事連坐部官進諫以傷國  
體為一氣峭直遂謫戍滇南已邛郭資等論薦召復  
官應禁柳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徹浮屠興  
學課士民樹畜驢蝗禱雨神率效靈燕王兵起郡當  
南北之衝風夜防衛民賴全活兵既南下守備內臣倡  
謀迎附鎮堅守不下迨文皇登極以抗節不附者置  
之法乃謫戍山海歷二十餘年宣德初御史王紹首薦  
送國臣傳 卷三 二二八  
赦回至京師除上饒丞不就卒于邸別號冲玄子有稿  
若干卷

徐公

徐公名安鄆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至山東濟南府  
太守後調鳳陽壬午燕王自徐州起南京徵服間道從  
鳳陽出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上  
遣一漁舟以濟後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  
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泰安  
不體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莊業上始怒  
曰朕昔猶為所困况若曹乎遠安至謫戍雲南

知府王公

公名璉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  
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  
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  
外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  
一石梁損俸增建左右二梁曰豈可使師生馳中道而  
入也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輒用廩灰識而  
葺之毀諸淫祠或以殃譴為戒璉曰如其有靈宜降割  
我躬不汝累也時三皇祠亦在毀中人以爲疑曰此惟  
天子得祭況於郡國又況士庶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

送國臣傳

卷三

二二九

祠而祠曰瀆其失一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為  
之變自奉儉約一日僱用魚向大怒謂內曰汝尚不識  
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撒而瘞之人稱埋瘞  
太守時武璉橫暴璉痛抑之洪武壬午北兵已至江上  
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文皇問造舟  
欲何為對曰泛海直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  
還田里鄰人黃學憲洞玉贊曰富貴不濡患難奚恤神  
明其心始終一德方行時父喪追贈皆不受寧波人至  
今思之

同知石公

公名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為鬻官逼姦而死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群宦銜之糾結巧譁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率郡兵防江諸將皆降且潰知不可為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 文皇怒亦解人止贖米五十石命于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躬環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遷過南畿感愴

送周臣傳

卷三

三十

病卒舟中遺文曰過安集

知縣顏公

公名瓊字伯璋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辭建文元年徵賢良擢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兵終歲給餉環布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搗濟寧過沛民皆竄匿兵退設法招來之復業如故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築七堡為備禦計尋調三千益山東軍所存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遊縣丞胡先百戶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呼弟珪暨次子有為曰兵勢如此孤城無援事不

送周臣傳

卷二

三一

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自大人無過傷且為我善善得令終為孝瓊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為士歸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祭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願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各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有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一鼓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具冠帶升堂南望再拜經年五十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成珪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父子屍已為胡先埋瘞乃至徐告公友人晏璧壁與同郡

有行義宦於徐因爲公傳其事言其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

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效之謀人之邦國危則

亡之若公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效如歸賢於人遠矣揚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

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辭丘墳何處是離離荒

草淚空垂正統初御史彭勗行部至沛詢諸戶部主事

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祠祀尹直贊曰忠孝二端

天經人紀烈烈賢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侯死無二力

屈接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于亦刻成父爲忠臣子爲

孝于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唐公 唐于清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璋令沛專訓兵

食一切運察事皆付之北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

且留于清曰願從顏令於下地死之 黃公 黃謙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戡下伯璋禮遇之益効

力盡職北兵執之使至徐招降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

鄭公 鄭公名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

雅家甚貧抗志毫不妄取蕭然斗室學徒數十人日與

講論經理高標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新至素聞

其學行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

四年北將王聰來攻力拒城破不屈死之年五十六後

籍其家妻彭氏妻夏蓮及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

溫及請北平種田或曰恕常有平燕疏歸起義兵時無

其二女 張公 張公名彥方龍泉縣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

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舉旗糾義起兵一邑

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

緩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北來游兵執至樂平縣泉首

向公

向公名村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之後也  
 父耆宗慈湖之學世稱為樂齋先生村益精究其旨力  
 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  
 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  
 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對  
 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兵燹  
 開荆榛春毛磔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  
 業北兵起獻官兵衝無城郭乃集民兵激以忠義與北  
 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歿年四十三獻民哀  
 建國巨傳 宋三 三四

之拾遺骸葬道左後陳瑛為都御史瑛亦獻人也懷怨  
 成事諸臣最深請究治不已有楊姓父子懼瑛知狀發  
 掘黃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王中秘尹實北上  
 詢得葬所夜夢村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為文  
 來星月往哭之消川令韓彥起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  
 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峰庵佛座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  
 道淳道微道淳被徵稱痼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柏悲號  
 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  
 宦祠萬曆初奉 詔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  
 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氏父子服食焉

知州蔡公

公名運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四川恭政清勁直諫  
 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後以  
 奸黨論歿百姓憐而思之

吏目鄭公

公名華臨海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  
 使川廣稱旨受賞建文元年詐讓請東平州吏目靖難  
 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歿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  
 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子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  
 無錫丞趙大進至遷州州長貳以下盡棄城走華獨率

建國巨傳

宋三

三五

民更憑城城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  
 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  
 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時年甫三十台州  
 祀於八忠祠

縣丞劉公

公名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皇帝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甲於五府當並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投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採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傍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褒廷臣巨傳 卷三 三六

美四年縣民李德茂馮阿寶作亂白郡守毋令滋蔓率眾擒首惡戮之論降散其黨北兵方急尚遣使勞以金帛文皇即位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又坐他事罷歸遂杜門不復出有薦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典史周公

公名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永清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爭先逃散度不可為懷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聞南師燔天命去矣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請成典州居數年子代運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為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為丁公而倖免者嗟夫夫縉亦所謂不可奪志者哉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兵起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俱逮成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廷臣巨傳 卷三

三六

教諭王公 陳公

公名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獨乞歸養尋以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雅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稱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皆哭遂以頭觸柱歿女靜適邑人周鳳岐為卽墨王簿聞北兵至濟陽女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

遜國臣傳

卷三

三八

省子頽成化中亦抗節歿于賊有傳

陳公

公名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藝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珪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成以身殉或曰歿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思賢侑以六生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三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四

臣朱國禎輯

編修程公

公名濟朝邑人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既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歿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為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為何後文皇過徐見碑問得其故大怒起左

遜國臣傳

卷四

一

右以鐵椎推碑再推遂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後事平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惟脫處得免曩之祭廢碑也其神術如此淮上諸將敗建文帝召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竝以明經徵翔厲名節公好術數翔止公勿為此此小道耳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蒞官盡廉戰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已而有兵事公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公同公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歿之



建文帝急召入問計泣曰天數已定無可奈何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命僧為建文帝落髮遂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以術竟得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莫知所終朱史氏曰建文皇帝以世嫡承基其臣方齊黃練輩皆奇才也在事四年道化融洽路不拾遺可謂盛矣奈何生文皇既之殺運未除文之不能勝武也而天意甚微天心甚愛又生程濟翼之文之半明半滅終歸于天定也建文即失位失國有文皇在可以見太祖文皇終以成王藉口欲窮其往而無奈護行之神術自古有變事有恨事即有奇事事莫奇于程編修矣

遜國臣傳

卷四

二

修撰王公

公名良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解元明年廷試當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居首靖後名廣以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動搖等語見擢良次之又次李貫並授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設文史館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祕閣書目彙修高廟實錄總集類要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屢上書言當時切務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憊金川門已開羣臣多往迎附良獨闔門痛哭即告母曰兒且死有弟三人足養母請勿憂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遜國臣傳 卷四 三

遜國臣傳

卷四

三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  
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  
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歿獄中貫亦吉水人

編修陳公 劉公

公名忠字思中鄞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官翰林編  
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北兵入金川門忠不屈歿之

劉公

劉公名現字朝紳永嘉人建文初進士高等除翰林編  
修為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  
歿與一子孳然獨處會諸藩多事出師連敗憂之日夜

逃國臣傳 卷四

四

思歸既而臥病骨立數請得允治殮具卒於家無何索  
師焚矣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黃巖人少孤從母嫁陳氏因其姓久  
而後復少年豪氣不屈為文嚴重明粵洪武中與楊太  
中業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  
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有麟雨  
文三首隨澍隨止皆應其請建文初孝孺被詔詒書曰  
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于房之于高帝能用其  
才者賈誼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于房督高帝可  
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陸  
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于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答  
廷臣傳 卷四

卷四

五

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  
能用其才也方今明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載一時雖然  
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  
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  
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  
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  
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  
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時孝孺欲復井田故言及之孝  
孺得書感其意薦之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  
聞學曰謹好惡曰辨表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

實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  
太祖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  
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  
具識者知其有經濟遠略北兵至淮上遊兵逼江干建  
文遣使四出募兵奉 詔行至廣德人已驚遁聞建文  
遜位勸哭會齊奉出奔相值曰秦貳心矣急擒秦至密  
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秦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為  
止於洞山道士以歿自誓命治棺書絕命詞藏柩間詞  
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

遜國臣傳

卷四

六

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羸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  
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賊歿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逸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  
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  
時歿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以辭裏金置道士所治棺  
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玄妙觀之栢樹下一曰銀時年  
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遂以其棺斂之葬  
于城西五里橫山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  
文皇治姦黨妻金繫獄歿二女赴井歿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弟原然變姓名匿京師商

旅中鄉有金寬者告捕斬之叔英居家以 稱既仕好  
獎進士類正統中楊文貞移書廣德守臣訪得其墓題  
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曰先生之學  
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  
生之道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止子道臣  
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文貞徵  
時館漢陽村落中公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  
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一編  
係其所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遂致薦為府學訓導交以  
文字相推重後審理之除實由其力黃巖張璠者嘗遊

遜國臣傳

卷四

七

公之門正統間貢入太學文貞詢公之後或以瓊見待  
之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文貞以百金與同鄉  
孟範訪得教誨甚篤卒無成文貞曰奈何抱之痛哭復  
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變為涿定二州同知孟範  
後為治中亦文貞所薦公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公人兩  
賢之後祠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已歸  
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是百  
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迄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  
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莆田  
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蒲州判

官立懷忠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以祠  
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舉山公自號靜學印以名  
集

傳

卷四

八

博士黃公

公名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為國子博士北兵既  
入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 建文君坐歿并逮  
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  
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  
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  
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北  
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詣  
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僮  
販目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其志蓋可悲云  
通國巨作 卷四

或曰彥清本大臣出外巡訪忠節錄云黃清以都御史  
巡撫某處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下皆効命顧  
兵力不足歿之或曰王訛為黃

紀善周公

公名是修初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  
母避難苦行力學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返十餘載  
學成不仕洪武末薦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 太祖問  
家居何為曰教人為善子弟孝弟力田 上喜罷周府  
奉祠正先日有異人送藥 上嘗之甘苦占云當得善  
人至是符夢賜書褒美在府每應教賦詩優筆立就王  
甚重之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尋得侍 皇  
太孫大承恩眷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遣府中官屬于獄  
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 上聞其母賢書賢母

遼國臣傳

卷四

十一

二字賜之因言師胡機清賢復書標者二字賜之一日  
帝檢古樂府作思美人賦以賜王未就國留翰林修纂  
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與蕭用道  
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下集議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  
屹不為動北兵渡江蕭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  
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  
國故常問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  
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  
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  
言皆不行至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

門庶無罪悔因自經於尊經閣下其帶至今子孫世守  
之祭必以陳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  
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遂歿途中是修  
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歿北兵入  
城廣方問家人飼豕餘悉約後士奇作傳曰是修汲  
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 無少長貴賤皆  
藥親之性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 必欲盡  
學有文才和內介初知沅陵動于緩撫縣介溪嗣因  
設多竄計了費差之流後悉歸有爭訟為周倫再三心  
服而後遣之官市物于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免  
於煩瀆之患陞行部員外郎時兵饑相仍廢務兼行

遼國臣傳

卷四

十一

部總編諸部工曹尤甚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  
六曹官往往被其繁縟以廢勤見重復有當省官職見  
聽召修永樂大典其去沅陵六年矣沅陵民果果陳乞  
還遂陞辰州府同知民惟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  
師民就役示樂十八年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  
悲慕之且殮祭後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州 皆知  
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于明綱常為世道計必  
身履之而不徒托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  
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 今本曰解然屬  
倉卒不及詳今二十又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  
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  
遂致泯沒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駿使傳焉仍語駿曰  
當時我亦同歿今誰為若翁傳者公內貞外和孝友忠

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坦直寄懷冲澹其學自經史百  
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每旦伸紙濡毫自  
述所懷文允理致若不構思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  
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大極圖綱常懿  
範通言家訓莠莠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  
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生歿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  
取先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不負其志蓋北  
兵渡江翰林諸臣先歿者實惟公云轅亦有文章萬曆  
中鄉史饒位卽歿所立祠祀之

皇明史概

皇明遜國臣傳

卷四

紀善程公

公名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有傳

平字德正幼失父母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素與友人  
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價事罹法凡百餘人波  
及平御史廉得其情喻曰灑於衆則汝免矣起謝曰家  
世業儒非義不敢為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人是欺天  
也天可欺乎御史歎異之尋請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  
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憇道傍樹下仲杰  
曰子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  
行囊平自救不服仲杰還盛怒責償于平如數還之不

遜國臣傳

卷四

十三

與較迫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  
年仲杰臥疾知不可起以所有畫寄之梅曰待吾子至  
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平又任後事或曰其人待子如  
是獨無憾于中耶平曰彼自虧德我當自致聞者歎服  
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觀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  
篋又為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  
葬父於城東矣又出其所携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  
庚申平子定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信報朱氏  
子令迎柩還葬德生藐然不復顧丙寅秋平自延安歸  
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為負之

歸由積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虧一篑乎且其子既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即命孫通為送至其家寔字以誠剛直尚義兄以忠洪武庚申川人材舉知湖之程鄉縣有治跡其子奉將省父程鄉稚不任行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章作借行者誅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捨生赴救棄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疾聞者悲之通其長子也

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洪武乙丑貢入太學丙寅父喪徒步過嶺迎柩還葬已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太學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

通國臣傳 卷四 一四

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憐之持其章不下私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玉階下顧問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對哽噎不能

仰視 高皇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舉應天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

貢士於廷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問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東時王府未建祖喪歸復廬

三年復任未幾 高皇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北平兵起草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辛巳進左長史明年

十月王從國荆州從行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國事皆以咨焉先在遼府中衛士紀綱者山東黠生也狡猾善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管戒之 文皇即位綱得見留為錦

衣指揮使被寵乘間言通前有封事械公詣京師慶歎家人發戍邊簿錄其家得猶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

枯皮數張黃希范方知府事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積溪程姓最眾幸使者仁慈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敬重命圖其像又錄

世語親為贊後十年異母弟彥迪以事至荆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王

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學居常抑抑如有弗逮至臨

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詩文辭氣超超有稱百餘卷悉燬於官

通國臣傳 卷四 一五

侍讀唐公

公名之淳本名曷士以字行父肅字微處號丹崖居士  
先新城人父遷山陰敏而勤學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  
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  
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  
江浙中選道梗不得上省臣便宜授杭州路書院山長  
轉嘉興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以父憂東還  
洪武三年春用薦召至京纂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  
字科舉法行預告南京扈 東宮拜 英陵以疾失朝  
例免官歸鄉後例請佃于濠甲寅至暹相山卒年四十  
進國臣傳 卷四 十六

四  
之淳生有異質負奇志從父在官宋濂亟許其才勉之  
學肅請歿臨濂公扶喪歸葬求父遺文窮探備錄伏讀  
凄切聞者掩泣善筆札為文瞻蔚有俊氣尤長于詩洪  
武中屢薦不起李景隆好士聘為子師征行四方皆與  
之俱援筆而賦詞旨超絕性善飲酒酣則高談傾注時  
間諧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詞臣集經史中事為一  
書以考治亂昭鑑戒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  
孝孺以公薦 帝亦推知其名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  
讀與方同領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之淳長身巨鼻

博聞多識練達世故未幾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在  
遺言請第 孝孺年五十二家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  
緡倚辦景隆 孝孺為同 上詔有司給舟歸葬所著有  
淳居稿文斷諸書

淳居稿文斷諸書



給事中黃公

公名鉞字叔揚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輒盡每以無餘為恨楊浚者元末隱士也學古而行高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豈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過目即不

送因臣傳

卷四

十八

忘也浚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豈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即從浚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浚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能記憶浚大喜曰吾架書且萬卷寶惜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浚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畢此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從之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

為深福才能問學並曰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外艱歸乃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也君吳人又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其心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

送因臣傳

卷四

十九

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因附書致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越相對慟哭自誓必死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牲禮客者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勅王以書招鉞

鉞即日葬畢詣軍慷慨曰明知無益義不可諉也既而  
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  
許千戶性權譎因得親近縛善邀賞一曰鎮鉞聞遂絕  
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  
瞪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  
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七月  
十一日善就刑報至公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哭曰吾  
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  
死國烈矣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  
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處捕善黨縱橫郡邑  
遜國臣傳 卷四 二十

中且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獨具棺衾晝夜  
泣橋側百方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  
貌如生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敗竟成禮葬  
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  
澤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  
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滄泥墓  
在虞山北麓邵圭潔立石

給事中陳公 韓公 葉公

公名繼之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嘗以江南  
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為限制僧道人給五  
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建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  
于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  
已而果然 文皇即位召責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  
四秀母黃氏年番七十發甘肅編伍皆卒于道男徵仔  
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奴阿宗女給指揮袁江為奴弟  
余翔等坐戍邊

韓公

遜國臣傳 卷四 二十一

韓公名永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時  
為戶科給事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 建  
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門不出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  
同以奸黨遠至欲官之對曰吾王蠲耳矣以官為不屈  
死之時同約歿義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  
始官如故

葉公

葉公名福字叔嚳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  
中北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必  
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為孝子矣又嘗語客人

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拾遺戴公

公名德彝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編修陞侍講上諭以翰林雖職論思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以唐陸贄崔羣李絳為法德彝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直聲震於朝後改御史益善於其職建文中改右拾遺北兵迫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 文皇即位召見不屈死族其家有姦匿其遺孤法吏追索髮兩乳見五臟終無所承德彝因有後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卷五

五

五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五

朱國禎輯

答都指揮等官

內都督同知一人并李駙馬

謝公名貴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當死上特宥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議削諸藩時燕王稱病朝廷名為備虜齊泰薦貴智勇為北平都指揮使張芮為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伺變練兵先發後聞元年六月貴等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城內圍王城外牆又以木柵斷諸門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遜國臣傳

卷五

一

雖塞可也貴等乘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王城守卒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外勢日急而王已久知其故為備甚嚴七月有醉卒磨刀于市者降媼問故媼聲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指揮張信信入備告二人密謀乃召指揮張玉朱能等集護衛勇士八百人議先擒貴昂王曰彼防守如此猝難動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官逮護衛所屬悉依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昂付所遣者貴昂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譚淵等諸禮門內遣召父之方至衛從甚眾至王門門者呵止其從惟貴昂得入至端禮

門被擒王親臨詰斬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不出稍稍散去遂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令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盡克九門起兵

### 彭公

彭二逸其名以行稱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驍勇善戰有威名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曰燕府反從我有賞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瑞禮門 文皇遣使卒龐來與丁勝格殺二兵亦散

### 馬公

馬公名宜北平都指揮使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卷戰度

### 宋公

宋公

二

不能勝東走薊州悉發守兵西逆戰不利復還州張玉等來攻閉城堅守 文皇遣使反覆諭之終不聽諸將力攻宜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建文帝褒卹其家時薊州衛鎮撫曹濟與宜守州城北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繞城大罵出兵力戰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死之

### 宋公

宋公名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山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并宥百戶成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

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以往凱旋復官錦衣視四川傳道建文元年

三月疑忌燕藩名備虜 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

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節制護衛胡騎指

揮關重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

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與

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閻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為內應盡

拘親藩官屬燕既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

關適守將俞瑱敗走退保懷來燕兵遂守居庸 文皇

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關須乘其未至擊之眾皆曰敵

### 遼關至傳

卷五

三

罕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王曰用兵當以智勝論力則我不足以智則有餘彼眾新集其心不一且忠輕躁寡謀狼懷自用先擊之必破乃率馬雲徐祥等精兵八千人卷甲倍道趨之甲申至懷來獲諜言忠誕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報國恩 文皇聞之急令其家人張故族幟為先鋒眾遂識又識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故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率親兵倉卒列陣未成王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將入城不及被執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王笑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為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

則敗幾萌矣爾曹飛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編  
軍伍後亦賜死

孫公

孫公名泰都指揮使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北  
兵擇善射者叢射泰中矢流血被甲僚既衰創力戰奮  
呼陷陣死之

余公

余公名項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項走  
居庸關宋忠承制令項守關項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  
進攻北平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百人守之萬夫

遼國巨傳

卷五

四

莫窺我得此可無北顧憂項駐兵于此譬如家之後戶  
豈容它人錯足非彼即我勢豈兩立今彼不量力欲來  
攻城莫若乘其初至人心不服易以取也緩則增兵繕  
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項且  
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再謀攻關忠兵又  
敗北兵給曰石頭城破矣應曰石頭城即破吾自與此  
城共存亡力盡被執不屈死

彭公

彭公名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敗  
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較為北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

肯降發憤死者十八九不可考矣

楊公

楊公名松濟公名忠俱都指揮使耿炳文帥兵三十萬  
駐真定遣松為先鋒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  
屯鄭州松帥驍勇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繼 文皇  
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為備且飲酒為樂此可破  
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兵未至松令軍士登城  
大罵北師益憤黎明破城入松率麾下南走 文皇度  
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當與松合遂分兵千  
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接戰

遼國巨傳

卷五

五

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進兵逆擊路傍砲舉水中伏兵  
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之生擒忠  
松 上問忠鄭州軍馬幾何忠云尚有戰士萬餘馬九  
千餘匹遂連進兵盡獲之後二人皆不屈死

朱公

朱公名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勇冠諸將虜皆  
畏而避之北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  
縛罵不絕口死之 建文帝加卹與 文皇撤中所謂  
萬段凌剝處死者即鑑也

俞公

俞公名通淵廬州巢縣人以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說因  
公通海南安侯通源故得充參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  
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  
畜尋轉餉江西充偏將征都勻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  
俘獲多封越嵩侯世襲討建昌叛賊城遂嵩二十六年  
坐累奪侯還鄉 建文初遣艾端召起曰老將也授豹  
韜衛指揮充偏將從大將軍禦北兵號敢戰白溝河之  
役諸將兵大敗通淵與陸梁衛指揮滕聚皆歿于陣  
朝廷哀悼勅葬南門外聚寶山號公墓旁賜神策衛老  
軍劉海等守之妻廖氏封侯夫人子三長翊先卒次靖  
遷國臣傳 卷五

瞿公

瞿公名能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  
徐凱統兵從涼國公由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  
徐司馬爲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  
帖木兒已而改副涼國公藍玉能破賊雙狼塞 建文  
即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  
通洪武二十九年都督僉事瞿通卒贈右都帥精騎千

餘人殺入張掖門今爲彰景隆忌之令侯大軍同進于  
是北平連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而滑明日南軍雖  
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兵大敗退駐白溝河北軍追及  
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北兵甚衆北軍遂却北有  
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率衆力戰王自率數萬騎夾  
攻破之擒其都指揮何清時日已暝各收軍還營明日  
復戰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南軍飛矢如注馬  
三被創三易射矢亦盡幾爲能所及王佯招後軍疑之  
脫去及日薄暮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騎百餘  
人俞通淵滕聚復引衆來會旋風起王見陣少動乃  
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  
子于陣通淵聚皆死精兵萬餘人並沒無一還者

莊公

莊公名德一作得又洪武末任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  
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  
惟德一軍獨全盛庸賊夾河德力戰燕將譚淵望見南  
軍奔潰遂出師逆擊德死戰不退遂殺淵明日再戰勝  
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莫辨燕軍乘風  
大呼縱擊之南軍大敗德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皆死焉  
楚公

楚公名智洪武中稱驍將數從宋國公涼國公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守北平尋召入京從曹國公統驍卒遇北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張公

張阜旗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戰輒揮阜旗先登軍中呼為阜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敵至夾河力戰歿猶執阜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小馬王

小馬王失其名為指揮每騎一小馬人遂以名臨淮人太祖朝功臣之子北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戰于

遂國臣傳

卷五

八

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斃於而亡

宋公

宋公名瑄鄆國公晨之子也洪武中為參隨舍人立功遷指揮僉事建文初陞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後屢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土侯請于孫名乞嗣封瑄子晨本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于土木

張公

張公名倫河北諸衛指揮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向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後竟歿之

倪公

倪公名諫燕山左護衛千戶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諫周鐸誅死 文皇即位收諫殺之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教習局幼軍

周公

遂國臣傳 卷五 九  
周公名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重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有功後不屈死之

陳公

陳公名質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北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朱忠忠敗退守大同後被執不屈 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盧公

盧公名震一日見長史葛誠傳

鄧公

鄧公名崇剛見御史王彬傳

李公

李駙馬名堅武涉人父英

英仕元為樞密院知院洪武元年自陝州來降授指揮

事從平中原收北平二年從平陝西諸郡三年從征定西攻走王保保復從湯將軍征察罕

等州四年伐蜀傳將軍進克階文二州英為先驅賊偽丞相燕壽于成都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漢與哈刺章戰

于烏龍江破走之十年從沐將軍征西番擒三副使等有功累遷總兵右衛十四年傳將軍征雲南為前鋒

既克雲南進攻楚雄大理皆與有功及烏撒諸蠻叛大兵進圍之英率所部兵直至烏撒之作官嚴野濬土官

官上等率發衆數萬來拒英與麾下死贈指揮使堅尚 太祖第七

逐國臣傳 卷五 十

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都尉嘗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

賑濟北平 建文皇帝即位進公主大長公主堅素負

才勇充左副將軍都督審忠充右副將軍從長與侯北

進遇北兵諸將謹備西北北兵突擊出不意破西南長

與侯大敗北將丘福又攻于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

堅濼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世參已而兵敗濼汜河薛祿

引禦中堅墜馬祿揮刀直取堅堅大呼我李駙馬勿殺

祿擒堅見 文皇文皇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械送北

平道卒于莊以公主故特宥當嗣公主懼禍繳語券莊

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彰德志載堅為郡人與李謙同為駙馬都尉諫廢附燕為之宜

力封 公主至宣德初卒或曰堅子莊嗣侯謙成壯弟成

為中都留守改山東都指揮成子陞世南京衛指揮使

附錄

表忠錄曰 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執縛委身不貳莫

考其終者尤非一人滄洲之戰都督徐凱程邁陳輝

之戰陳輝為大將 都指揮俞瑛趙游胡原李英張傑德

州之掠千戶蘇獻濬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

圍都督審忠都指揮劉璉朱榮 一日秦師 雄縣之戰都

督潘忠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廖定州之戰

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渡冰水則指揮賈榮

逐國臣傳 卷五 十

拔東平則指揮詹環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濁河之戰

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婁鬼里

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壁之敗則都指揮孫展

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

朱史氏曰南北構兵當時將較死者何限然 文皇能

革除盡快其意之所至而起兵歷戰四年之苦不得不

叙叙矣南將之突犯悉力抗拒者不得不書于是留名

者亦自有人錄而存之如左此皆雄勇憤烈為北兵所

畏雖曰死自其職然亦表表為 朝廷出氣力塗肝膽

足光俎豆矣乃若戰而被擒如唐禮諸人既擒之後或



續或反為用或死庸下自李駙馬外皆不可知安得  
盡錄至文武諸臣有坐廢死有終身不仕死雖未嘗顯  
從刀鋸嘿效投環而秉心不二或憤厥未盡之年或甘  
採西山之蕨下之衛卒編民亦義形于色不難捐生尤  
為奇持而唐之淳以文學事 建文皇帝先死不值此  
變不見此慘幸也并著于篇

遜國臣傳 卷五 十一

恭軍高公

公名龜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癩疾奉湯藥不懈  
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貢入太學十七年孝  
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  
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後因它事坐罪不測以議賢謫戍貴州關  
索額仍許姪代役 建文皇帝即位上疏陳乞歸田里  
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龜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日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  
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

遜國臣傳 卷五 十三

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  
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  
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  
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供  
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  
肉食弓馬是務遠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  
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以  
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碁布比  
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  
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無

所顧忌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  
我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眾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  
裁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謀當  
行王父偃推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  
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遠  
谷代處蕭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  
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  
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  
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遜國臣傳 卷五 十四

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  
德惟 皇上覽焉 建文帝深奇之會北兵已起命從  
李景隆參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  
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  
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  
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  
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  
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  
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  
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向出在朝諸臣執言仗

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  
者復王若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風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  
草故求盡一言即頸血汗地所不惜耳昔周公開流言  
即避位右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  
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謔  
賊離間之口須當與周公北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  
邇大興甲兵襲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  
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淠偪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  
自毀然後人毀之恐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  
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  
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  
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  
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  
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  
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  
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  
可保終身用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  
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  
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與師旅

遜國臣傳 卷五

卷五

十五

悉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  
 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僅有嗟歎取讓萬世于是時  
 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齊生時時復命生歎不懼  
 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  
 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必忠必孝臣至  
 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竄自拔南歸建文二年  
 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憫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  
 城拒退北兵飛書報捷魏與魏燕天心水面亭作賦志  
 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趙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  
 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  
 進附傳 卷五 一六

愈憲高公之糾護大恭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  
 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較之論議斯文王肯  
 播之勉旃東資軍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  
 可考矣京城破魏繼成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建文時成  
 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

上時政疏 賀登極表

十八年上疏論時事一墾荒田臣讀劇風七月之詩見  
 周公拳拳以農桑為念者蓋農桑者衣食之本生民之  
 命教化之源也有國家者誠不可以緩夫不耕則無粟  
 不蠶則無衣豈非衣食之本乎無食則饑無衣則寒豈

非生民之命乎禮義出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豈非教  
 化之源乎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士自兵  
 燹以來盡化為蕪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百不存  
 一地廣民稀開闢之無方展轉于臣心久矣今欲變曠  
 野為沃土臣有三策焉一則當下 明詔頒告鄰境布  
 政司末役游食之民示以開墾之田各取地方順便兩  
 處有司各立文簿去者審其所往來者根其所從官給  
 子種牛隻蠲免三年之稅使之盡力開墾此一法也二  
 則凡官吏軍民人等全家遷發化外者似不必行照依  
 荒田去處限以畝數使之自備牛隻子種料時科徵此  
 廷附傳 卷五 十七

又一法也三則我國家承平日久于戈無曠武之勞走  
 馬有糞車之用當廣設屯所使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又當內立司農之官外設田畯之屬使之巡行郊野督  
 責勸勉始見四野無曠土之譏平疇有多稼之美矣二  
 抑末役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為何益因  
 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  
 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收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為商  
 賈者坐列街市日登權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  
 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于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  
 冬溫夏清妻奴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羞之饍四時有

通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得衣錦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過三五年間未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于南畝矣三慎選舉惜名爵慎選舉者得人材之本源惜名爵者待有功之盛典故古之明王愛一嘆一笑况名爵乎古者舉逸民揚側陋實聖王激厲之權古所謂逸民側陋者如太公之釣渭伊尹之耕莘百里奚之販牛孫叔敖之魚鹽一旦舉而用之不惜高爵

遜國臣傳

卷五

十八

重爵而勸賞之端何才足以頓綱振紀德足以變風化俗故不問其昔之鄙賤也今我朝所取人才科目最多曰孝第力田曰聰明正直曰歲貢人材及舉孝廉等項命各處有司每歲務舉一人往往輒赴吏部以聽選官除之雖知人如劉穆之識人如裴行儉未能一時別辨其賢否也舉當無賞不當無罰是以有因循苟且而不得其人以臣愚見若保得其人儒吏兼濟及器量重厚聰慧敏達加以吏部復考查而任用之其後稱職而當者有賞不當者有罰儒吏如此名不得虛爵無妄費也故漢宣帝有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可不慎其選歟故漢時有官者子孫後為姓氏曰倉氏庫氏此倉庫官之後也可不愛惜歟四開鐵冶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鹽金銀銅錫鐵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既興不可復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鐵所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且金銀雖寶不過富貴之家為婦女之首飾銅錫為器皿粧點耳惟黑鐵一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下山澤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臣鄰境所有言之今在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西之東山東之西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崔墟曰祁陽曰山嘴兒曰沙窩曰渡口詢之故老言說在

遜國臣傳

卷五

十九

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抽取曰萬貫例禁民間不敢私販此胡元之舊弊今三布政司地面農民多缺利器使自抽取許納課程猶且不敢以臣愚見以產鐵去處行移文榜如有丁力之家或兩戶三戶或五戶相合起爐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每月課收鈔貫止徵鐵數易換粟帛許民與販如此上濟國用下便農器庶不棄山澤自然之利也臣昔經過礦炭之場計料礦炭之例而與販之實得軍國所用之大利也 上嘉納之 建文君即位乃上表稱賀云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五里指民誠忻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



都指揮卜公 指揮王公

公名萬從守大寧謀勇自負效死無貳每戰輒先登北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不敢發燕胎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絀議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卒惟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詭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與賞其人大恚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聞於朝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東大寧相遂因臣傳

卷五

注

繼不守矣亨後戰死子懋領其兵封寧陽侯

錄云萬為北兵所殺

王公

王公名資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多糧委棄狼藉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遂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然事不可為矣後追罪廢死

奉祀何公

逸其名先鳳翔人父諱某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觀其俗質直可居遂家焉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處羣從怡怡聞人至忘其為故吏廉訪公亦自忘為寄寓也課子弟嚴甚督以躬行故諸子凜凜不失尺寸奉祀公尤謹怒少時昕夕不敢離父母察情順旨凡廉訪公所閱經史刻行細讀暗記撮其精切者細釋體驗雖兵革充斥竄避亡虛日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為文根經串史詞意遠茂太祖首建太學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第

遂因臣傳

卷五

注

子員受業祭酒閩中推擇公應詔就學益力裏火炊糗寒則注沸水於壺納臥被下燂足以記書難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蹟不履成賢街外行

梳推為冠首積分升率性堂洪武九年燕王之授府奉祀營職甚勤王深重之時召入屏人議具以質對時或力諍王察其誠不罪也常書忠恕二字賜之退為銘以自盟北兵起絕不與謀上既正大位府中人無不顯貴獨稱病固不起以奉祠終於家陳昌積曰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嚴淮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又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謂蜀

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邪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三義士

儲公名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末挈母韓妻范逃去 文皇即位詔換贖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歿母妻為管地葬之妻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

堽岡巨傳

卷五

五

三

聞之姑也有欲委禽者乃一貴官猶甚不可忤執刀自防曰俟其來吾有以待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若蘇蘆因取之織蓆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為廬於墓旁姑年八十餘卒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王公

王公名翔字大章崑山人素遺書史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北兵入衆皆迎降翔走隱僻處大哭後還鄉授徒自給宣德中周文襄巡撫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

就曰翔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勸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宋公

宋公名味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 建文君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疊牀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為管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堽岡巨傳

卷五

五

駙馬都尉梅公

公名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為稍鄱陽之戰矢幾及上梅稍偃上坐得避之矢從上左側過僅一線耳時力戰與歿者甚多上倉皇不能盡憶亦不能一一頒賞比上即位稍已老失明無為言者他日候上郊使殷掖之路隔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稍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洪武十一年殷尚高皇第二女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恭謹有謀動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十九年勅

漢國臣傳 卷五 二六

殷提督山東學較兼理地方勅語謂殷篤學精通經史堪為儒宗受密命輔建文皇帝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文皇起兵已三年所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殷

出告語及遣詔授曰敢有違天者汝為朕伐之至是北兵漸逼建文令召集兵民號四十萬以殿統臨淮上苑燕王遣殷書以進香至京為辭答曰進香燕王有禁道者為不違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與兵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傳數語曰臣汝口即去說知其詞甚峻扶而末命又切勿防閑是身縱之遺其難于後人且開之也誓詔遺詔且不足據一騎馬其何能為且建文時年二十二亦非幼主也高皇后崩及皇太子薨人皆違香親王何以有禁只是止其入臨耳存之侯考文皇俾其詞直又城堅兵勢重不可攻而鳳陽取道又有礙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殷尚據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嗔指血為書付李中使至殷殷得書慟哭詢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

漢國臣傳 卷五 二七

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日勞而無功徒自惡耳文皇寵養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股第察之殷愈恐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燕王命私匿胡人瓦剌灰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說幾得罪上前後以公主故隱忍而心啣益甚明年冬早朝殷替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篋橋下一日水淺不能渡而曦又誣殷自投水歿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



果殺殷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笑曰為公主踪跡  
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 上以順昌為中  
府都督僉事景福為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  
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俱改孝陵衛指揮  
使宜德中與世襲孫純成化辛丑進士為定遠知縣忤  
上官棄歸戔武階官至中都副留守初北平兵起公主  
嘗貽書以大義阻 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  
與師不得已之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  
不答殷成瓦刺灰持刀割手足割取其腸持祭殷遂自  
縊于旁

通國巨傳

卷五

三六

朱史氏曰北平師起中朝用兵其籌畫于內者俱不必  
言而勦力于外稱知兵善戰守者莫如鐵尚書持重有  
威望者莫如梅駙馬而盛庸于安輩亦皆良將可以立  
功者惜天命已去智不及謀勇不及決即傅藍二公尚  
在付之大兵不走即降何況其它駙馬雖不即死其曰  
君存與存意念深切朝對之語極中事情婉而實亢履  
主心愧當亦霽威公主貽書及率衣之哭一時見憐者  
然烈丈夫之風若駙馬者無耿李之耿甘深曠之沉真  
負建文可以下報 太祖矣

曰劉宋會稽公主武帝之女在宮中每不如意輒大

哭文帝甚憐之義康既廢蔣山之誓遂得幾死天地英  
靈之氣鍾于婦人偏霸之朝猶然 高皇神聖統一  
天下配以 孝慈二十六子中有 文皇十六女中有  
寧國其材氣似足相抗起兵貽書書中之語決自可畏  
故不能答兵既入城太平門外必不肯遷既見決無屈  
降辭色書召駙馬曰迫文之也度不可輕致而假重焉  
度不能成功而噴指焉一紙血書 文皇不無俛首心  
折矣入朝匆匆不殺併不下獄豈有愛焉笠橋之擠幾  
乎行刺何曲諱也二子之官幾乎延賞何曲解也姑自  
含怨從而為之詞寧國之理正氣固有以益之也孫權

通國巨傳

卷五

三十九

之姦凜凜有兄風可與會稽並傳 太祖有此女遠出  
其上駙馬不解不意而見詞直從容待死視彼亦大呼  
求免者迥異吾故表而出之見章朝衣節諸臣供 文  
皇之怒得駙馬公主怒有時而窮差足為建文吐氣吁  
亦奇矣

文學高公

公名賢寧濟陽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內使降時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文皇曰此乃作論秀才邪好人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較棄才舍而事新王固當吾食廩有年義則不可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乃被黜庠生也

都督同知孫公

公名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源國正傅 卷五 三十一 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宥安置海南

鎮撫楊公

公名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于道法建文元年十二月募才略之士本曰可以行矣惜未必得主耳既至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王及左右並駭問故本曰此水道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功不上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營之一圍以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

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北平喪軍士二十萬 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鞏下此實總兵之罪而邪說得行支吾廢法將何以戰乞假臣柄用賢能官 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法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莫宗社于泰山矣本

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文濟南失利  
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怒曰本  
有才略予且欲用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  
爵賞不及

遂國巨傳

卷五

三二二

避野諸公

梁公名田玉定海人官郎中北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卿  
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  
藏聞藏上噴噴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  
書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泯字多  
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可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  
梁中節梁良用朱和郭節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  
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  
錄贊良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郭公

遂國巨傳

卷五

三二三

郭公名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去  
合贊曰駕言導引噴傲林阜用以自默就此龍輅戈我  
虞川重明麗霧瀕波莫挽仰天以號自覓晝見使我心

梁公

梁公名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與  
郭良葉官同走出京城為道士入山去

梁公

梁公名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金川不  
守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

梁氏父子兄弟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相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慰我心終焉以沒屈子同名

宋公

宋公名和郭公名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公

何公名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約棄官為旅客死異域竟莫識其姓名王詔合和節州而系之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

道有宜吉烈烈英賢寥寥冥鶴

朱王

三十四

梁公

梁公名良玉中書舍人梁郎中族也北兵入誘妻子易姓名挾微貨走出金陵城踰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溥孰書玩市貨以盡瘁中如邈如哀此陸沈

何公

何公名中不知何許人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

此寧不惕息鄭端簡為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縱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鴻豈吝姬嚙而甘漢卜山椒水陸天涯海溥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灰以明我心白電盡見虞淵沉沈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倍為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雪菴和尚

遂國臣傳

朱王

三十五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誦成窮邊其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宜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叩之未應題絕句於圖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請與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蘿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斯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誦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佛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佛書恐有蹤蹟然又不肯顯言

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閱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某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收豎入飲飲半能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暝焉而寐和尚頰形秀頰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星流電走紺雲迭出能感愴人時與一補鍋匠相接日與補鍋匠至或曰和尚國初舉賢良或云進士任御史與不相問訊

建文中屢疏用兵事耿李二大將失律見宥爭之不聽改翰林學士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發喪以衣冠歸葬實與編修程濟從建文帝出走日金川門失守詳北兵因秘跡以死灰之日其徒問曰師守門者後生逆黨死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時

在成化初年踰百歲矣和尚有詩若干篇尚未敢顯行於世益松陽葉希賢也忠節錄直收入御史一冊中馮文所曰王元美嘗謂余建文君實自焚於火世所傳荒編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耶

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永洪

菴其菴在高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曾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又云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葉與程邪初相從者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得收圍邪投驛而志可知矣贊曰神蓋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無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歎先生遭世陽九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細流為友雙淚點巖溪心寄酒善慶里傍灘高岬陡慘淡雲寒喧厯雷吼孤憤猶然寧隨骨朽彼人奴哉甘心廣柳

朱史氏曰王弇州開楊行能一案甚囂故遂謂建文建文

皇帝真死于火傳為僧者謬夫焚死是真當日文皇心諸功臣皆安何必有胡濙鄭和之遺聞六七年尚釋然豈耳聞反不知目擊張皇遂至于此耶可見出亡是真其為僧亦真得免于難大都程濟之力濟為教論瞬息數千里今奉建文乘雲絕蹟佛國仙都只在跬步間建文天稟非凡四年全盛有道天子一脫人王位即躋釋梵天王位不尸解而神解去住之際夫豈偶然雖暫寄曇標決不留滯領袖眾沙彌開闢鐘磬鏡鉢間而謂永洪菴有三十年之佳吾不信也特以遺野既多往往露出端倪使人駭動兼之海內憤激痛傷

形捕影時時處處要撞出一真 建文發舒舊君之氣  
文皇心既忽忽不自安聲又荒荒不可據寧信真不取  
信妄各寺在深山窮谷者又往往借以爲重事日久說  
目長極于今日未艾然舟州只口語未嘗者筆馮雖不  
信又主西山歸葬之說而金陵人復言程濟從至南京  
人尚能識夫三十八年已逸之 建文皇帝一旦復出  
遞送入朝當日微備何如乃自雲南取大江經故都其  
隨行者招搖爲人所見而識能識程濟獨不可識 建  
文平展轉添足此亦可以臆斷矣

河西備

進則臣外

朱五

二十八

河西備 文皇入金陵備被葛衣走是冬至金陵行乞  
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備止示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  
豪魯家爲備備久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  
之故葛衣葛亦破纒纒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  
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  
問問不答備錢稍餘走市中買牛肉酒以諸乞兒食  
飲備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  
都官從宋總兵至江浪者識備欲與語備走南山中避  
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備何人者留都官亦  
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賜曰我死勿殮我

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屬我灰勿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銅

川中補銅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銅至州邑不過三日  
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銅者卽教之補銅不  
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曾學者至卽遣完學者去如  
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銅匠補銅或與錢布  
米不擇常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  
風雨寒暑不出補銅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  
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  
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銅者屏不得聞

進則臣傳

朱五

二十九

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作一詩別隨梨棗且吞之一日值三教詩老酌酒聯句  
立於側惟其語澁而艱驟然者再諸老怒曰汝能詩卽  
續詩指韻而應諸老驚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獅頭  
而後可問以它事不答若病風然卒暈以死莫知  
所終蜀中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  
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同  
首陽

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

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劔匠歸即削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瀆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開張主藉高旻時益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 皇帝安在或曰燒宮目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人高直通臣傳 卷五

樂清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 文皇即位教方博士卓侍郎等額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取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

樵人

樵人未詳所自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 東足食則已食已盡詩於溪沙盡已輒亂其沙人惟之一日窺其畫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鴉班觀紫宸覺來依蕭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

可容王蠋死有養堪濟伯夷食伶仃苟活蘇何事要了榮笑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 建文時出亡諸臣匿名晦迹者

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

通國巨傳 卷五

塵俗將死屬主人曰歛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嘗有歌云七年艱難走閭閻日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嘗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當倒屣常欲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又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建文時忠臣也時稱玉華山樵

鄭端簡合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

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  
幸天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何司徒

何司徒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即縋城  
而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  
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好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若  
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而九  
原綱之爲忠者解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 昭皇  
登極乃肆大青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百七十  
年 神皇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揚昭蘇洋洋乎死  
生國巨傳 卷五

者若可作也

何司徒合論曰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抹登人之  
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  
次亦明翰習匱可以效攻戰令不徇濇瀆之諒皆足附  
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幾既酷後烈方道至于窟蹟埋  
名報之冥冥此皆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泰三光若  
此者亦足見 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 建文皇帝尊  
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五終